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九二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九二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71.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73）

古文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滁州李
氏求要堂校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耕南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喜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賈生過秦論三首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卷一

韓退之原道　原性　原毀　諱辨　對禹問　獲麟解　改葬　服議　師說　爭臣論　守戒　雜說 錄龍說馬說　伯夷頌

柳子厚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晉文公問守原議

李習之復性書 三首錄其 末卷二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其二　朋黨論　爲君難論二首

曾子固唐論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論 錄四首孫武大國項籍高帝　衡論 錄三首御將申法田制 卷三

蘇子瞻志林 錄六首平王魯隱公范蠡戰國任俠始皇扶蘇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 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 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爲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爲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敘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僞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 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荊潭唱和詩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序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
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冠子　愚溪詩序卷七
歐陽永叔唐藝文志序　五代職方考序　一行傳
序　宦者傳論　伶官傳論　集古錄目序　蘇氏
文集序　江鄰幾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
演詩集序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
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
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序　書魏鄭
公傳卷九
蘇明允族譜引　族譜後錄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民賦錄序
王介甫周禮義序　書義序　詩義序　讀孔子世
家　讀孟嘗君傳　讀刺客傳　書李文公集後
靈谷詩序
歸熙甫汲口志序　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倪司成詩集序卷十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爲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蘇子說齊閔王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中旗說秦昭王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李斯諫逐客書　論督責書十
賈山至言
賈生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論封建子弟疏　論
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
書　論貴粟書
司馬長卿諫獵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化民有道對十三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賈君房罷珠厓對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
疏　極諫外家封事　上星孛等奏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
勸經學疏　佞應罷邊備議
谷子雲救陳湯疏
耿育訟陳湯疏
賈讓治河議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
諸葛孔明出師表十五
韓退之禘祫議　復讎議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柳子厚駁復讎議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十七
蘇子瞻上皇帝書十八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圜丘合祭六議劄子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子對賢良策三首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二十三　策斷二首錄中下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二十四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　說齊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說趙肅侯　說韓昭侯　說魏襄王　說齊宣王　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說齊不爲帝　遺燕昭王書　約燕昭王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爲周說白起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說楚懷王　說韓襄王
淳于髠說齊宣王見七士　說齊宣王止伐魏　解受魏璧馬
黃歇說秦昭王
范雎獻書秦昭王　說秦昭王　說昭王論四貴
樂毅報燕惠王書
周訢止魏王朝秦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與田單論攻狄　遺燕將書
觸讋說趙太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蔡澤說應侯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汗明說春申君
陳餘遺章邯書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枚叔說吳王書二首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二首　與崔群書　答崔立之書　答陳商書　答李秀才書　答呂毉山人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答

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衛
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重答
李翊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爲人求薦書 與陳給事書 上宰相書 後十九
日復上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
翰林建書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三十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謝杜相公書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答李端叔書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淩屯田書 答司馬
諫議書三十一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含序 送孟東野
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冊序
送鄭尚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塤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
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
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遊序三十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說 名二
子說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日喻贈吳彥律 稼說送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三十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孺人
六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皋送王篛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
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茉園序 送姚姬傳南
歸序三十四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傳之

秦始皇初幷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
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高爵詔 六年上太公尊
號詔 十一年求賢詔
漢文帝元年議犯法相坐詔 議振貸詔 賜南粵
王書 二年除誹謗法詔 日食詔 十二年除肉

刑詔　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後元年求言詔　前
六年遺匈奴書　後二年遺匈奴書
漢景帝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三十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元狩二年
報李廣詔　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
廣陵王策　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賜嚴助書
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漢昭帝賜燕刺王日璽書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元康二
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等詔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二十七年報臧宮詔三十六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鱷魚文三十七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
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
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
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
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
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
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
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
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
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圬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蘇子瞻方山子傳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三十八
歸熙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歸氏二孝
子傳　筠溪翁傳　陶節婦傳　王烈婦傳　韋節
婦傳　先妣事略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二貞婦傳方氏任氏
劉才甫樵髯傳　胡孝子傳　章大家行略
韓退之毛穎傳三十九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
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
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
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
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
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
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
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
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
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秦始皇泰山刻文　琅邪臺刻文　之罘刻文　東
觀刻文　碣石刻文　會稽刻文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四十
韓退之平淮西碑　處州孔子廟碑　南海神廟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袁氏先廟
碑　烏氏廟碑
蘇子瞻表忠觀碑四十一
右碑誌類上編
韓退之曹成王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故相
權公墓碑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清河郡公
房公墓碣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尚書庫部

郎中鄭君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四十二　河南令
張君墓誌銘　太原王公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右
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
銘　清河張君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孔司勛墓誌銘四十三　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集
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施先生墓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
墓誌銘　女挐壙銘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四十四
歐陽永叔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
道碑銘四十五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胡先生墓
表　連處士墓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太常博
士周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瀧岡阡表四十六
張子野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太常博
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孫明復先生墓
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
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大理寺丞狄君
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
銘　給事中梅公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
公墓誌銘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
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北海郡君王氏墓誌
銘四十七
王介甫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
墓碑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處士征君墓表四十
八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轉運判官劉君墓誌銘　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
深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孔處士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兵
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四十九　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
興祖墓誌銘　金谿吳君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墓
碣　曾公夫人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墓誌銘　鄭
公夫人墓誌銘五十
歸熙甫士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
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
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志五十一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
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
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
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
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河南府同官記　汴州
東西水門記　畫記　題李生壁五十二
柳子厚遊黃溪記　永州萬石亭記　始得西山宴
遊記　鈷鉧潭記　鈷鉧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
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
城山記　柳州東亭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五十三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館驛使
壁記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序飲　序棊

李習之來南錄五十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遊儵亭記　豐樂亭記
　菱谿石記　真州東園記　浮槎山水記　李秀
才東園亭記　樊侯廟災記　叢翠亭記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筠州學記　徐孺子祠堂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越州趙公救葘記　擬峴
臺記　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學舍記　齊州二
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五十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
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
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五十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
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
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寶祠記　遊凌雲圖記五十九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
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
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夢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己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蓮花漏銘　九成臺銘六十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六十一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爲之蓋非獨屈
子而已余嘗謂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
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
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
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
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
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
編辭賦一以漢略爲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
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
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六十二　遠遊　卜居　漁父六十三
宋玉九辯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
色賦　對楚王問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莊辛說襄王六十四
賈生惜誓　鵩鳥賦
枚叔七發
漢武帝秋風辭　瓠子歌
淮南小山招隱士
東方曼倩客難　非有先生論六十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上林賦六十六　哀二世賦　大
人賦　長門賦　難蜀父老　封禪文六十七
揚子雲甘泉賦　河東賦　羽獵賦　長楊賦　解
嘲　解難　反離騷六十八
班孟堅兩都賦
傅武仲舞賦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　思玄賦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七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七十二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
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生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七十三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祭張員
外文　祭柳子厚文　祭侯主簿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祭穆員外文　祭房君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
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
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甫文　祭高師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束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武季子哀辭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
七十五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
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
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
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
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
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
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
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
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論辨類一

賈生過秦論三首○○○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漢書作仰關史記作叩關鼐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爲當師古乃讀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鼐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爲秦王似誼惡暴秦不稱其諡)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閎肆)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

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卹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于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

敢諫知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

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

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古文辭類篹一

殷禮在斯堂

論辨類二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閒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

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此段闢老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此段闢佛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此段闢老仍承害至爲備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譬雜遝各無數語是筆力天縱傳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詩曰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段闢佛仍乗兼君臣父子意）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于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慼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于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姜塢先生云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韓退之諱辯 ○○○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劉海峯先生云結處反覆辨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

韓退之對禹問 ○○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

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者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韓退之獲麟解 ○○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韓退之改葬服議 ○

經曰改葬緦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于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

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與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陪傳道解惑之師而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

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韓退之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鼐按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閒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閒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緜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閒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

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韓退之雜說四首錄二首 ○○○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汩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與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一句斷）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閒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才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韓退之伯夷頌 ○○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皆字冒下實主四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太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此卑者極卑）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此高者極高若異於中道）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用意反側蕩漾頗似太史公論贊）

柳子厚封建論 ○○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

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彊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叛人人怨皆是民字避諱後未改耳）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閒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

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理人之臣治統於丞相御史大夫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亂人亦當作亂民）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

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真西山云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為作文之法]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 ○○○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女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董塢先生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為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為史佚]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 ○○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于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之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宏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李習之復性書[三首錄其末] ○○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邪休邪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

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邪。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邪。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邪。海峯先生云。文特勁健而飄灑。

古文辭類纂二

歐陽永叔本論 三首錄 其次 ○○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歛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末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閒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閒而出千有餘歲之閒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

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歐陽永叔朋黨論 在諫院進 ○○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

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二首 ○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徧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彊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彊辨折之忠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

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耳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淸泰帝患晉祖之鎭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日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淸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

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曾子固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彊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爲君也詘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衞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閒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

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秘怪以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海峯先生云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

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茅順甫云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嫋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劉海峯先生云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蘇明允詩論 ○○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驅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蘇明允書論 ○○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此段說權用而風俗之變益甚　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

（此文首先提清兩層後面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勢）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蘇明允明論 ○○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邪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蘇明允諫論二首 并序 ○○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爲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爲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讋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勸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與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

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蘇明允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蘇明允權書十首 錄四

孫武○○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者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日遝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戌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頽舊冢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耳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辭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六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
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
矣

項籍 ○○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
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
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
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
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
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
死於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
而讎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
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
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
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
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
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
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
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
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帛
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
金櫝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高帝 ○○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埶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埶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蘇明允衡論十首錄三

御將○○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蹏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邪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姦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

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兎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執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申法　○○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

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邪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罪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閒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溢於海濱磨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
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
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
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
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
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
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價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
之私價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
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
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
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
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
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
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
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
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
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
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
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
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
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
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
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
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
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
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
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
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
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
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
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
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
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
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
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彊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
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彊之利猶且不可
而況富彊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懟嗟憤何
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
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
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
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懟嗟憤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
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
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
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
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
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

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執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閒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閒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閒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閒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爲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古文辭類纂卷二

蘇子瞻志林

平王○○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頿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歿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弃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度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畔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于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

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駁論也管仲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顯徑少平直爾

范蠡○○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踐爲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靜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戰國任俠○○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于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閒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

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于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始皇扶蘇 ○○○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游會稽竝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于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及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于殺者

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于殺者

范增○○○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于稠人之中(應殺義帝之兆)而擢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應疑增之本)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蘇子瞻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此下一段承辦大事二句發論)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雙起雙承卻筆勢變幻不覺)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承無異)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承有蔽)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唐應德云斷)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

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立大節反面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敘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續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辦大事反面兩層反面翻分置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蘇子瞻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攷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于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蘇子瞻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實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樂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與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蘇子瞻始皇論 ○○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日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故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舃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于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于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

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于詐也悲夫此文格勢正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東坡才思大于厥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蘇子瞻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九數切漢劉之琉俗王逸云姤濁也即鮮腆字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閒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閒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蘇子瞻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疑脫治字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有待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有忍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

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不能待）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悲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于夭絶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不能忍兩意反正處皆序得錯綜）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愼其所發哉

蘇子瞻鼂錯論 ○○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于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閒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閒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蘇子瞻大臣論二首 ○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

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畫瑒先生云易崔允之名以胤諱故也然崔字垂休）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于國可謂大臣矣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日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閒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于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古文辭類纂四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强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閒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閒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

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子由三國論 ○○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鈍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蘇子由漢文帝論 ○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承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

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于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于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

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强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于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于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有郯子有萇

宏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辨雖非其實而好辨之端由是啓矣唐之韓愈攘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諆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閒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清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謷之大盗至胠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鬭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跡雖不同以爲似子夏似曾子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辨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岐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恣肆縱蕩庶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閎奇耳

古文辭類纂五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鼐按太史公意蓋以關雎爲師摯作與孔鄭說論語摯爲魯哀時人異義不知亦是韓詩說否）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勢，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儒家）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于神運，譜諜獨記世謚，（鼐按歷人譜諜二類七略併爲歷譜入數術略其數家隆于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于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鼐按當作治國聞者爲是）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阼成於漢家五年之閒號令三嬗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衞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襃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衞王室管蔡康叔曹鄭康叔蓋唐叔字誤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鴈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西字疑衍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孽以鎮撫四海用承衞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閒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閒犬牙相臨秉其阸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

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衞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應荊荼是徵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劉子政戰國策序 ○○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伯之起尊事周室五伯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强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併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强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强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

黔代厲之屬主從横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于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始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謀詐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此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曆已移仁不代母薑塢先生云宋書志五德遞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按前漢律歷志引劉歆三統曆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以水德在周漢之閏猶共工氏在炮犧神農之閏霸而不王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僭其位者仁不代母耳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卻慮父子作權近取于戶牖之閒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班孟堅漢諸侯王表序　○○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

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阸陿河洛之閒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強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壹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曆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亙九嶷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帀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鼐按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摹倣之

古文辭類纂六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閒嗚呼盛哉

韓退之讀荀子○○○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伯易伯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黄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閒乎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閒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於時應而和者凡十人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和者通州元司馬爲宰相洋州許使君爲京兆忠州白使君爲中書舍人李使君爲諫議大夫黔府嚴中丞爲秘書監温司馬爲起居舍人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韋侯俾余題其首薑塢先生云韋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朐䏰漢志作朐忍朐音劬忍如字說文作朐䏰徐鉉讀朐音蠢䏰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

韓退之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荆潭唱和詩序

韓退之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〇〇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
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
之艱難樂居安之閒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
至於其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
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
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罇
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斝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
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與如也有儒一生魁
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
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
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
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茅順甫云風雅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序〇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
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
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
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
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
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董塲先生云大曆中巡子去疾
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爲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以此詬遠此
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
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
之其亦不達于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
則又何說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甯
若殺人于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
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予按此文上兩段皆爲遠辯當時之論下一段申翰等之論兼爲張許辯事
誹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句爲上下文作紐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
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
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
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
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
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
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
也愈嘗從事于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州閒親祭于其
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
乞救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
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强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
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
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
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
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
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

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于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偏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于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于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柳子厚論語辯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已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仲尼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註前然鼐疑其未必然檀弓最推子游似子游之徒所為而於子游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皆如此非以字與子為重輕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己下之無湯之勢而己不得為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己之德涸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閒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為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方侍郎云標然若秋雲之遠使人可望而不可即

柳子厚辯列子○○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

之莊周為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于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遁世無悶者其近是與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偽作好文者可廢邪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方侍郎云古雅澹蕩）

柳子厚辯文子○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與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與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柳子厚辯鬼谷子○○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方侍郎云破空而遊邈然難攀）

柳子厚辯晏子春秋○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柳子厚辯鶡冠子○

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辭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為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

愚辱焉。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于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于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古文辭類纂七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嗚呼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鎭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强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鎭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一作漢唐志莫州本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鄭文相類更名此考作漢）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荊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

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鎮。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鎮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俗。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鎮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之云。茅順甫云數十年之閒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畫文如掌

歐陽永叔一行傳序 ○○○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歐陽永叔宦者傳論 ○○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藉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歐陽永叔伶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薑塢先生云晁公武論吳鎮五代史纂誤云通鑑攷異證歐陽史注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鎮書皆不及特證年字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攷異無其文蓋攷異有全書而今附注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爲燕攻潞州以解梁圍迄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交兵事又契丹傳云晉王與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受莊宗期必滅契丹則云滅燕還矢事當也想攷異不過有疑於此然公云言言想別有本又不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慨又何容也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閒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閒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並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薑塢先生云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憙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余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

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才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予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之盛而方從其遊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歎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遊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與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遊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熙寧四年三月日六一居士序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
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
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
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
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
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
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
士多從其遊居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
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
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
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笞兵走
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
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
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
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
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
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
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
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而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生平
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顧爲
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
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
其志矣 劉海峯先生云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烟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
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
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
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
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
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
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
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
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
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
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
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
閒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
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
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
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
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
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
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
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敘其詩
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茅順甫云多憮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古文辭類纂卷八

序跋類四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
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
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
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
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
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
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
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
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
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
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
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
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
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
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
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
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
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
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呂東
（萊云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
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
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
萬民之眾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
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
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
未熄之時百家眾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
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
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
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
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
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
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
見傳記百家之言皆說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眾說
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
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

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 ○○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問學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

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閒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　○○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辯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

禍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激切論大臣當時皆不說（黃璞先生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傳言致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章紱之賜詞旨狂躁判公爲致堯墓誌亦載此事）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㩁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王遵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茅順甫云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遊觀之勝約日皆會飮酒賦詩以序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稟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指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茅順甫云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

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姦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繫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古文辭類纂九

序跋類五

蘇明允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于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于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親。如足於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蘇明允族譜後錄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芈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又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强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纂錄元和國計並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虜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怖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閒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

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遂不復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青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阯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歿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立雖無漢晉強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蘇子由會計錄民賦序 ○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姦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

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斷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崇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絶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故臣愚以謂爲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陣以衞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償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二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般餽運小者治燕饗廐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齊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苛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斂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旣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擧差雇之中唯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卽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王介甫周禮義序 ○○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跡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王介甫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或莫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攷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纘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尚庶幾及見之謹序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邪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王介甫讀刺客傳

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余獨怪知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知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

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與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僊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淸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閒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閒歗歌謳吟以寓其所好而終身樂之不厭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唯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歸熙甫汊口志序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厘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惟黃山爲大大鄣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嶹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汊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汊川者合瑱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汊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汊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淸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菴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汊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尚猶恨紀載之軼汊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歸熙甫題張幼于裒文太史卷

文太史既沒幼于裒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王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

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封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譏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汩没渺瀰無垠天吳睒睗魚龍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譬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如重茵莞席之安視崇島之峌峴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没而沈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爲之序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閱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閒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少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纇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

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千有餘篇其鋟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雖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古文辭類纂十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威王問于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于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于柏舉。兩御之閒。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撲一人。若捽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爲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當作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强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于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亦聞于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弃于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鼐按冒者言覆冒子孫田祿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于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

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于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幷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蘇子說齊閔王○○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于權而務與于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傅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于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河山之閒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强于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于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飮于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溝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于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强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于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强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于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于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强也且夫强大之禍（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卽寓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積稸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

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强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于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于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于義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于諸侯之故察于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强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于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于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以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也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君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于刀金而士困于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于教士斷于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兼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于長子敗趙氏北戰于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于齊者何也不嗇于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于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于外民殘于內而城郭露于竟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于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于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强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于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之利明）

于權藉時勢者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閒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為尊利制海內不為厚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而拒之患至而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矣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憎恃字非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竟內盡堞中為戰具竟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眾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從七星之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于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于尊俎之閒謀成于堂上而魏將已禽于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于尊俎之閒折衝席上者也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鼎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發其情而竊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為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齊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邪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媾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二人國策作十六人今依史記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

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啟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媾今媾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愈强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幷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鼐按史記以始勸趙割大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中旗說秦昭王 ○○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如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帥韓魏以圍趙襄子于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

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又况于仇讎之敵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强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國策便事史記更事是)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强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于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冥阸依史策作危隘)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茅邢邱城垝津以臨河內(此句依史記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河內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于秦秦之欲誅(誅國策作許)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鼐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惠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益疏絕爲異國故取惡於魏欲并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爲趙襄子成侯爲趙成侯不知其爲魏同姓國也且趙曷爲封子姓于韓魏閒乎)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之猶及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史有山南字非是)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于趙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甯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國策無矣字史無之日字以文義皆當有之)

李斯諫逐客書　○○○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邳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于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與依史文選作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蜀之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史記有目字 今從文選）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李斯論督責書 ○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

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爲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古文辭類纂卷十一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失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

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以上論敬士）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既官之爲大臣矣而又言爲公卿者言之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爲君公故曰公大庶長等爲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此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余既爲此解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邵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謬也）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
軌事之大者也（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賈生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此之字疑衍）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此下兩段乃承上雖堯舜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顯所謂兩不能乃勢不可為與上文不能義別）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

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到殺移于上或危社稷）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䟡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薑塢先生云是時王戊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則王齊共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軍等僅為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惠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耳）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䟡盭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埶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

竊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倂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當依大戴作宮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惪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虖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奊詬亡節（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作謨胡禮切奊頭衺骩奊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奊字書讀作謨）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 鼐按弛者解去其[illegible]師古云自廢而死者非 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鼐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鼐此一段爲論積貯即錄于食貨志者是已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勸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 ○○○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鼐按此即懔懔字說文本作㐭隸省作稟此又假借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 竊爲陛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蘄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
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
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
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
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
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
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
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憤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
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
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
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
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亡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亡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古文辭類篹十二

鼂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卬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屮甘水則止屮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救一本作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鼐案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御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復論募民徙塞下書〇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鼂錯論貴粟疏 鼐按錯傳言守邊備塞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聞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以入食貨志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為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

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于水鬬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于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强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塡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雁行鼐案信陵君書請爲天下雁行頓刃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刃仍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額居前行者若額然與雁行義異厮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艸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諭伐匈奴書　〇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吾丘子贛禁民挾弓弩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是以巧詐並生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此謂本有之上林蕭相國所請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閒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奏議類上編四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論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

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迺天道也閒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迺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迺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屯田奏二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

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

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鬭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古文辭類纂十四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

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遭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二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鼐按爾雅蠠沒勉也郭注猶黽勉此奏內密勿從事顏師古注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為黽勉則非是爾雅音義蠠本或作蠠說文曰蠠古蜜字禮記鄭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數譽斯必用以綏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嘗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讙之習欲聞雜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為主中以災異為之徵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

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于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

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効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　蘆塲先生云子政之文如觀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僅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讀昌陵疏渾融道逸當爲第一災異封事次之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

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遊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埶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竝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劉子政上星孛奏○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二歲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曆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

於衡減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

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鼐按稚圭本學齊詩齊詩以關雎爲刺宴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審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

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谷子雲訟陳湯疏○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繇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蒙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耿育訟陳湯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

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卽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幙，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

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强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子雲

此奏頗擬信陵諫伐韓書

劉子駿毀廟議 ○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

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

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此文迥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古文辭類纂十五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

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朱子云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麤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

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

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〇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舋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〇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玆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玆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襃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海峯先生云。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十六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佷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

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事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舄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隮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

安百姓集四夸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真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愼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偽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愼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二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

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獘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過幾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

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悟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興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而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

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後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古文辭類篹十七

奏議類上編八

蘇子瞻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廪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

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
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
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誣）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
例司（使一作）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
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
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讒慝而召
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
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
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
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
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
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
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
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
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
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
鬬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
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
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
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
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
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
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
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

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
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鼐按此處
有脫譌相傾習氣）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
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
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
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
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
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
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竟字避宋諱改景）王子良上
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
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
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
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
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
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為客以少為多及
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
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
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
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
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
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
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
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
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
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
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

稽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
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
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
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
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
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
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
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
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
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
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
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
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
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
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
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
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
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
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
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
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
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
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
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
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
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
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
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
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
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
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
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
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
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
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
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
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
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
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籍口也古者官
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
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
爲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
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
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
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
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
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
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
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
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
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

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成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為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為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

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

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弃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蔽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蔽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蔽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一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圖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二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茅順甫云

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海峯先生云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厲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

古文辭類纂十八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馘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

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閒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輭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閒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余嘗謂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餘禍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攄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在黃州戒殺後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悔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卨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卨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說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于元豐四年又戲帝述呂公著趙卨事於元豐六年是矛盾之說也又方平乃僉人屢爲司馬溫公所彈畢書據蘇氏私懷作喆之實而嘉予之皆非實也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按公黃州上文潞公書則此奏具稿而未及上也　○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

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閒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

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飢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劍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擾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衞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後擧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

為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脩博弈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為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煖練熟技藝等第為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

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愼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鎭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

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蘇子瞻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享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旣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閒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並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泰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

洛陽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為圜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于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于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无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於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於圜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為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為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并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為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於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

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廕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為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巡者惟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為將王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為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為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為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為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

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疎闊若獨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經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廟惟享此祭累聖相承惟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發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固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蚤以時定取進止

古文辭類纂十九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

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

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

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强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

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肎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閒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閒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謖謖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

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制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勉強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

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自陛下躬行至弛其本與後段法嚴令具一至不能裁之以刑也兩段當前後互易荆公集見一南宋雕本極多舛錯世亦無佳本正之蓋世之識者一段補繞財之餘意陛下躬行一段補約以禮裁以刑之餘意均當在不能裁之以刑也結句之後而爲刊本舛誤遂無覺其文勢之不順者至然而世之議者上仍有脫字）然而世之議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下有脫文）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

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治當作害）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

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閒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閒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

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于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

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脫字）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王介甫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鎭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

中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升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王介甫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

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惟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董子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閒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以策之次第當先對作樂然語非切要故從非天降命不可反意說起以彊勉行道對夙興夜寐非無補以警動之下乃從行道引入作樂科條不弁而意自貫通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

有歸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倈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此段專對何修何飭王篇末皆意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迺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策問內不正不直一層董子所不對而寓意於此謂人君正己固無取以察察為明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屮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上段言人君正心以正朝廷修也下段皆言教也所言修飭二者而已而以祥可致關其中不截然分兩段固是古人文字變化多有如此而德教相因亦非兩事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五者脩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董子對賢良策二〇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秏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

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此篇亦應前篇設誠於內德也厲士求賢長吏教也從賢長吏內又推出選郎吏之法及官不計日月兩層亦如介甫上仁宗書綱中有目目中有細目但漢人文法自渾古耳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按郎中比三百石蓋出爲令中郎比六百石蓋出爲守其選此者以吏二千石子弟及富訾二途漢初制蓋如此若爰盎以兄噲任爲郎中是吏二千石子弟也張釋之司馬相如皆以訾爲郎惟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意其比甚少故董子云未必賢也自元光九年舉孝廉元朔五年予博士弟子嗣後郎選乃出此二途班固所云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其原自董子發之此固郎選之盛矣然漢初所云以訾爲郎者訾算十以上得就選耳去取猶決於上有市籍者猶不得官及武帝元鼎以後株送徒入財得補郎則市儈以財自操仕進之權矣是郎選之盛衰皆當武帝之世也 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董子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

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前兩策問偏問諸賢良此策蓋獨問董子故策首謝此意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迺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皆有失或觭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此篇末陳不奪民利罷黜百家二事非策所及而自發之亦因冊有遂之究之歸也然皆貫以天人古今故首尾一綫）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屮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

舍公儀休之相魯。士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

宋時制科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有博學鴻詞科子瞻此對乃仁宗嘉祐五年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也子由爲兄墓誌云歐陽公以直言舉之而宋史本傳乃云以才識兼茂舉之蓋史誤也○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曰握手丁寧之閒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處積安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未足以憂陛下也所爲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真足以有感於陛下耶雖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嘆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誠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爲某事其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違於心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遠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於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爲心

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法敘寬濫吏不知懼纍繫者衆愁嘆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己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百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辦是矣乎度能辦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也是不能辦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柰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

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盭乎田野闢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荊襄之相形而飢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若輦徙飢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名而無安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異方曾不敢近而況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吾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膇非不偉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緣邊之民不能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緣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

費彌廣者臣竊以爲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下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銷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爲費豈可勝計哉今不務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爲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爲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爲差而以難易爲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爲其難而不才者常爲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爲此者固有待也內之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惟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屬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閑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胥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卻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況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況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與夫禁防未至於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敍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

久近也繇役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則陽氣之有強弱也今有二人並行而犯霧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強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強弱異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後爲食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爲無災而其既食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溼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噏噏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也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溼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復之理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

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以皇極附益而爲六夫皇極者五事皆得不極者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爲一者也是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自知其疎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爲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救變如左氏之說乎盛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爲仲尼誅齊優之月固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羅紈爲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爲汙雖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以爲京師政在擿姦或曰不可撓獄市此皆一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爲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通人而言之則曰治內所以爲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爲擿姦也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爲擿姦則夫曹參者是爲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深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天下虛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爲不然孝文之所以爲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用儒之未純也而其所以爲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侯有術而至於興

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區區之仁壞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孝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於晏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於詩道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小大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韋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賤臣不當議令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

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單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貨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為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強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要務此臣有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而無悼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猖狂之說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進一人則人相與誹曰是進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則又相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為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為信者何也徒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為必有間之者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甚幸甚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横顚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檝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

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趑趄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獧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獧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獧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獧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

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寘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日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為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為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掇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為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為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為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

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强國富垂及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遊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

塞其門絕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闒闒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

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與器械鈍弊而不足用與抑爲城郭不足守與廩食不足給與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蚖之所蟠羣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

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〇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

閒勇銳强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其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加之明道寶元之閒天下旱蝗以及近歲青齊之饑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以益衆舉籍而按之近歲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弈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二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二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其舉軍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蘇子瞻倡勇敢〇〇〇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閒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閒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閒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　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

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聞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肎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卒然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驅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士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肎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此文體勢辭氣俱似朝尤

蘇子瞻教戰守。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閒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豢於游戲酒食之閒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蹷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鬭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

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
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
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虜者。歲
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
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
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
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
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
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
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
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
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
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
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
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
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
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
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
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
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
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蘇子瞻策斷中○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鬭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鬭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長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出而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陳與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

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蠶織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繫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鬭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囚被以羈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壍爲溝池大倉庾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士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符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朴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遺

遁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為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藪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縱橫而不可羈紲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為者然及其為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為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勃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坌湧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其勢不至於破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狃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為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變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為不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為敦厚默默以為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懾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為而天下從之今不為決之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為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為變苟其瀦畜渾亂壅閼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為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〇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〇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

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太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趑趄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達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而很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中閒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蘇子由民政策二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鬭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

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閒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公二十三年○○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鼐按王者言推尊之莊子彼兀者而王先生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人臣車蓋不建車上兩則擁之其程直若左建則曲柄建于車上御左轅矣易當爲易御馬轡之鍚其言倏於臣禮不但坐乘發蓋而已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陳軫爲齊說楚昭陽 周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

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

陳軫說楚毋絕於齊（楚懷王十六年）○○

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

陳軫說齊以兵合於三晉（大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湣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彊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伯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己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鼐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沙漠之貨自此入路皆達於燕南故南有其饒也）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促近齊趙齊趙彊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賚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恐即蘇秦說燕之年肅侯之十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此上郡是韓地在河北者平陽上黨皆是郡非魏西河之外地後入於秦之上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强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傅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幷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猲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

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 秦攻趙齊不應遠涉渤海蓋清河之誤耳史記是 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 商字依史記策作常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 國策甲下有盾鞮鍪字按㕹芮下是盾不當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項則堅甲屬下句讀與卽斬屬爲句者非是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顯王三十六年魏襄二年 ○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郪 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郪邱漢改名新郪然則此新字衍邵當依史記新都 東有淮潁沂黃煑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 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畫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都夾河南北並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謂地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大梁東北者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爲解棗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東郡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魏不北諸縱之尤則又蘇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並非正南河之南地 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訹王外交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彊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

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而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緜緜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柰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十年 ○○○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經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柰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聽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

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蘇代說齊不為帝○

蘇子說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姚宏曰劉本有王曰不如伐宋六字對曰夫約均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擯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形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史作奉萬乘助齊伐宋今從國策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讎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遙史作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擯之秦挾擯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

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齊湣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當在赧王三十六七年燕昭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鼐按此謂河內軹縣徐誤）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曰小黃與濟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史作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

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史無離字）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鄳阸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阸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史作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離（史作譙）石遇敗於馬陵（史作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羸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爲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人民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豐穀熟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國策作懸）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

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餌天下。（惜齊及攻齊國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為韓說而齊字為司馬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而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為齊說而語及韓國策誤本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當在齊湣敗走燕未盡取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非此時事亦不然也）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己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埶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策有秦盡二字），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作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蔽之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策作軍）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鼐按上黨蓋韓趙各有分地韓之上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秦兵之從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皆通燕則趙斷為三矣），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而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埊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策作交），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為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阻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陽晉（策作晉陽誤今从史記）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旣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義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強也夫以弱攻強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

之敵而忘強秦之禍。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聞之。功策作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強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秦下兵攻衞陽晉。必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爲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縱橫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懷王不應云楚王大怒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後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鷙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皐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皐。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獘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淳于髡曰諾入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敝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之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伐魏之事者髡所說不伐魏之事也)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誹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黃歇說秦昭王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鬭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地於齊(史之身上不重王字策接地上無忘字以文義皆應有之)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妒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臣爲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何則王既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為妖祥如狐也史作孤傷）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詘令韓魏（注地言地偏注於楚也史作樹怨於楚詘令言令下而韓魏不聽為所詘也史作還令一作遝令）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東山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亦非蓋言帶以則于義當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韓必為關中之侯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持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王前者耶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閒望見足下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雎

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
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
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
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
寡人日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觀范睢
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
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
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
人耶范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
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
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
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
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
之閒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
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
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
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
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
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
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

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
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
之大榮也臣又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
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
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
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
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
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
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
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
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
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
秦王亦拜范睢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
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
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
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
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
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
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
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
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
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
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
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
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
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生殺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儆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縮閔王之筋縣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爲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爲父

樂毅報燕惠王書　○○○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愼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主不同量謂夫差非其父之倫或有臣字非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耶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女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寧以爲秦耶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史記以爲蘇代）○○

華陽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姦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

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耶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二字衍）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亦衍）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路）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二字國策作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史記九二字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含（史作）

（睹繼）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含也當齊湣經過兩國兩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尙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附（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當作何字）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閒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顧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
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
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
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
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
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
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
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
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弃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 鼐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敘載爲戰國策則謬矣魯連不肯帝秦之後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王建八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間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舛已甚鮑彪不悟國策之謬反擬殺騎劫後二十餘年當燕王喜時乃有趙殺栗腹之事仲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書爲後人擬爲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偶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田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爲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爲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爲齊復聊城史皆辭見單傳太史公文備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爲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必不還齊而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仲連是書遂頌稱稽其勳燕將反國及東游於齊皆非其誠語仲連職國奇偉士也不必顧以聖賢制行且使以齊爲本國論書爲齊夫何愛於燕將吳氏乃謂拼雖解兩者必不遠人於齊而致之死耶史記言燕將得書自殺爲

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仲連之意不足爲史記難也惟攷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殺栗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而仲連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腹兵折燕之語則相去時益遠矣此似傳之謬或傳寫者失之

觸讋說趙太后 鼐按趙太后即齊女威后欲殺於陵子仲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值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諭耳○○○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
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
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
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
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郄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
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
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玄
衣玄裳故曰袀服宿衛者用軍禮故皆黑衣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
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
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
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
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
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

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史作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史有然字)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己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策作還)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史作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策有軍字)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不為危易行句)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辟難)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多(史作成)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策作惑)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國策無以上四句史有)夫待死而後可以立

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強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史作噭）叱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衞作業帝）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讎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遊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攻揚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剏（史作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策無二句）卒禽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策作棓挑）（宏本作措）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

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史有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八字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嚴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九句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矣汗明憱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知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縣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彊趙責於河閒，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絫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孰察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

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黍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齊用越人子臧(史作蒙二字)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以上一段言新仕羈旅故為左右所譖)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二字史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伯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知其忠信而益任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史作詭)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珠和璧(史作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史作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史作亂)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史有嘉字)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留富貴之樂)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其新仕羈旅而勿信左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史作縣)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史作巖巖)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末段承前兩層意言忠信之士必不以新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者也)

枚叔說吳王書 ○○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閒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絫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叔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漢書無此十二字鼐疑太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選傳本誤耳）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漢書作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illegible]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

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無(文選作與)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漢書無者字)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文選少一上字)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文選作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按李陵少爲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史令亦入宮門者故俱居門下)素非(文選有能字)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懽然僕觀其爲人自(文選有守字)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漢書作媒糵)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文選有自字)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文選作弮)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漢書無者字)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漢書作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甘分少)能得人(漢書有之字)死力雖古之(漢書無之字)名將不能(漢書無能字)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文選有於字)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漢書無矣字)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漢書無之字)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選無深字）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
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
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選有視字）左右
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
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選作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
不然邪（選作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之（漢作
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
人言也（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上風起水湧怒濤萬變而卒輸于海天下之至奇也）
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
之間固人主所戲弄倡優畜之（選作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螘何以（漢無以）
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漢無次）比特以為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
（漢無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
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漢作鬄）毛髮嬰金鐵受辱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
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無勉）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漢有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
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漢無可下同）入削木為
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
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
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
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漢無於
字）羑（漢作牖）里李斯相也具於（漢無於）五刑淮陰王也受
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漢作鄉）稱孤繫獄抵（漢作具）罪絳
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漢無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
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
決自裁（漢作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漢作
且）人不能早裁繩墨之外已（選作以）稍陵遲（漢作夷）至於
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
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
（漢作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
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
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作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
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作函無於字）
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漢無陋）沒
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漢無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漢作
摩）滅不可勝記惟倜（漢作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
（漢作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
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氐
賢聖發憤之所為（漢有作字）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
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選無明字）無目孫
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
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
失舊聞略（漢無略字）考其行事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漢作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為十表本紀十
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以上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

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
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
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漢作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
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里所戮笑以汙辱先人
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如字)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
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漢有於字)巖穴邪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
士無乃與僕私心刺(漢作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漢作
瑑)曼辭以自飾(漢作解)無益於俗不信祗足取辱耳要
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
拜

庶子王生遺蓋寬饒書 ○○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
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
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
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
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
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
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
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
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衞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

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
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意故
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
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幷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
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
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
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
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
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
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
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
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
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
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
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
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意
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
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
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
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劉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先慨歎作一頓下乃實說其抑而未施處情最深摯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枹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日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

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埶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呴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蹙蹜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埶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閤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日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埶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

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胾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後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退之答陳商書〇〇〇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答李秀才書〇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韓退之答呂毉山人書〇〇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

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茅順甫云奇氣）

韓退之答竇秀才書 ○○

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稇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此文學莊子

韓退之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筵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竢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

明矣。直百世以竢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與衞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史氏襃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襃貶邪。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衞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夭絶。宋孝

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己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獱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

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 ○○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愈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迹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揩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竢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為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為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猨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攷之以聲埶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策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攷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干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察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舍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迍邅坎坷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泯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柳子厚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
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
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
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
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
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
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
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中
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
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阨塞臲兀事
既壅隔佷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
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
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
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
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
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
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
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
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
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
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
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
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
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
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
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
罪人親暱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
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
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
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
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已
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
野道路士女徧滿皁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
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
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
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
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
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
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
自明者僅以百數（董瑞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爲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趙王倫傳戰所殺害僅十萬人以僅爲多亦不始唐人矣）
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豪
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
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
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
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
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
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蒯通據
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

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淟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埶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

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懍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鴃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强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蝨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痏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覩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癃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越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

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邪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可逮遠甚而方侍郎譏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巨源絕交書則許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輿象然子厚豈屑遺元所能逮耶

柳子厚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雖閲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闊踈之患乎還答不悉宗元白

古文辭類纂二十

書說類七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秖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

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轅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煢煢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埶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唫訟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顧其慚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

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韋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
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王明精擇臺韓云會
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令有過客樹南仲公厚贐其行郡將錢仙芝据攄以客所受爲賂公不自辯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便將愬其事於朝行次南都而卒遭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故相居宋自來遊歲爲辦後事爲按如書所云方先人之病一憲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異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
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
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
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
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
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
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
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瀦爲太湖萬世而不溢
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
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
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
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
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
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
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
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叢論
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逮此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
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憤其
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
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
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
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
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
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
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
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
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
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
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
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
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
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
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
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
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
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
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
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
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
鉏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
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效用且夫
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
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
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
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
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
己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
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

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驁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

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輊走下而不軒其技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技也夫馬者有昂首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踔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聞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技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荊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於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疎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二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遊魏自魏無所不遊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答李端叔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為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闊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為然耶不肖為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歜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為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為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為實能之故譊譊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為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已何足為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癭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為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閒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閒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閒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汩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遊數年之閒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

又幸矣。

王介甫答韶州張殿丞書 ○○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閒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

俞跗疾醫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俞跗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末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蹙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慼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閒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阨窮人之俞跗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焉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故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王介甫答司馬諫議書 ○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强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

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亦自勁悍而不如昌黎答呂醫山人之奇變

古文辭類纂二十一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强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韓退之送王秀才含序 ○○○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海峯先生云含蓄深婉近子長退之文以雄奇勝人獨董邵南及此篇深微屈曲讀之覺高情遠韻可望不可及

韓退之送孟東野序 ○○○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皐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昚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
命於天者以解之

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機應於心不挫於氣故物不膠於心故神完守固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然以之論道亦然牢籠萬物之態而物皆為我用者技之精也曲應萬事之情而事循其天者道之至也必離去事物而後靜其心是韓公所斥解外膠泊然淡然者也以是為道其道淺矣以是為技其術粗矣）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
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弈伯倫
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
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
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
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
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
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
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
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
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
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
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
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
知矣

韓退之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
百數獨衡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
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
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
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
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
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
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
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
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
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
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
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韓退之送竇從事序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
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
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
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瀕海
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皇
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
史盡牧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以文辭進於
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交遊之能文
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
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我不憚行之遠也又
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
從事少府平序（海峯先生曰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

韓退之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

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以否。蕙墀先生云以與字古通用鄉射禮主人以賓揖鄭註以猶與也又見召南詩箋 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唐應德云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海峯先生云馳驟跌蕩生動飛揚曲盡行文之妙

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 ○○○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韓退之送區冊序 ○○○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邱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閒。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辠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閒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

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
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旣傾序以識別

韓退之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
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卽賀以爲
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
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韡迎郊及旣至
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
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
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
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
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
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迹控御
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
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
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
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盡根株痛斷乃
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
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
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
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厲毒之
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
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
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
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鄭公
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
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
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
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
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
歸疾也

韓退之送殷員外序○○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
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
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
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
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
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
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
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
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
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
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
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士不通經
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
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韡袴
握刀在左右雜佩朱子考異云方從杭本刀下有在字而讀連下文左字爲句今按若如方意則當云左握刀右雜佩矣不應握刀在左亦不應惟右有佩也在爲衍字無疑杭本誤也左右雜佩當自爲一句內則所謂左右佩用是也爲按此當從杭本作握刀在左蓋握刀者其佩刀之名若不連在左二字則真爲手持刀而見無是理也此雜佩止是戎事之用如射決之類與內則之雜佩不同右有而左無無害弓矢亦在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九字相連送鄭尚書序左握刀右屬弓矢文正與此同

弓韔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爲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韓退之送王秀才塤序 ○○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海峯先生云韓公序文掃除枝葉體簡辭足

韓退之贈張童子序 ○○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路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韓退之與浮屠文暢師序 ○○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爲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邪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閒冬一裘夏一葛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辭勸之仕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辯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邪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無昧於諂言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

韓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

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意含滑稽而文特嫖姚）

韓退之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宜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韓退之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鼐按換守吾見韓宣傳）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爲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踣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今君

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白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没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韓退之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李生之尊府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爲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爲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閒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離十二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爲先輩成德李生溫然爲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飢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已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爲詩愈最故故又爲序云

韓退之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韓退之送鄭十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爲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爲大學士其它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爲校理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於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觀道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謙謙若不足真能守其家法矣

其在門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爲詩五韻且屬愈爲序

韓退之送浮屠令縱西遊序○○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秀者又善爲文浮游徜徉跡接於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爲之歌頌典而不諛麗而不淫其有中古之遺風與乘閑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人士浩浩乎不窮愔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爲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二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閑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琴之爲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者爲羽操弦驟作忽然變之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雝雝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喜怒哀樂動人必深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際亦有至者焉予友楊君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志反從廕調爲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故余作琴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爲別

歐陽永叔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荆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祿世於家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荆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望遠遂遊東山窺緑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茅順甫云風韻跌宕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

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歐陽永叔鄭荀改名序○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爲聖人之術止於此始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與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爲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爲說最近於聖人而然也滎陽鄭昊少爲詩賦舉進士已中第遂棄之曰此不足學也始從先生長者學問慨然有好古不及之意鄭君年尚少而性淳明輔以彊力之志得其是者而師焉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而又進焉則孰能禦哉余既嘉君善自擇而慕焉因爲之字曰叔希且以勖其成焉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爲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被服百物之珍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鄉射之禮自比子弟袒韝鞠歷以薦其物諮其辭說不於庠序於朝廷時節之賜與縉紳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爲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爲無爲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返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羣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而獨遊散棄乎山墟林莽僻巷窮閭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欿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閑不享乎珍好可以窒煩除薄而益安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其庠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辱哉然則古之所以殷勤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爲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爲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爲少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肆也然則何爲勤其意邪余爲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天聖二年進士與余舊且好也既爲之辨其不釋然者又欲其有以處而樂也讀余言者可無異周君而病今之失矣南豐曾鞏序

[illegible]瑒先生云仁宗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請致仕者司馬光賈昌朝包拯吳奎皆相繼設糾劾周若翔亦道進而退非止足而甘引年者也子固文殆爲擇讀文內鄉射字疑說或易作大射或作天子養以燕饗食飲射之禮皆可記云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又行葦之詩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鄭氏箋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爲賓若鄉射則天子無由親與其閑矣茅順甫云議論似屬膚淺而文章嫻波駛不足讀昌黎所送楊少尹致仕序天壤矣

曾子固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為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俗必離乎道矣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幷示蘇君以為何如也

曾子固送江任序○

均之為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閒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荊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則風霜冰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蛟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籯糧裹藥選舟易馬刀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而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可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而為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奧道途所次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兄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習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勤營職事以宣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胸中矣豈累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決事哉臨川江君任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牧相交樹木果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慧之才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講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為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為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曾子固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昆弟尤自守不苟取而妄交太夫人亦忘其貧余得之山

陛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與之向老用舉者令溫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予謂向老學古其爲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所守亦難合矣故爲之言庶夫有知予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強悍不屈之虜廷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鼐按此明允胸襟隘處昌黎必不然也）富貴不足怪吾於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劍槊相摩終夜有聲從者怛然失色及明視道上馬跡尚心掉不自禁凡虜所以誇耀中國者多此類也中國之人不測也故或至於震懼而失辭以爲夷狄笑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頓壯士健馬皆匿不見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無能爲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況於夷狄請以爲贈（茅順甫云文有生色直當與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伯仲海峯先生云其波瀾跌宕極爲老成句調）

蘇明允仲兄文甫說○○（聲響中窾合節幾並昌黎而與殷員外序實不相似）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鼐按此段形容風水處極工惜太襲長卿上林耳）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爲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爲文而不能不爲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爲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爲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爲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

可也。

蘇明允名二子說○○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仆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蘇子瞻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吾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哉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朞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乎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於家二年然後出之

蘇子瞻日喻（贈吳彥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子瞻稼說（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

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二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顚跌不肎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峩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古文辭類纂二十三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於積聚爲子弟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爲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於桑梓之閒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不可不舉觴而爲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予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歸熙甫戴素庵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爲弟子員同爲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爲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偃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

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遘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沈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既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弦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既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俗日益薄其閒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歸熙甫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王子敬欲壽其母而乞言於予予方有腹心之疾辭不能爲而諸友爲之請者數四則問子敬之所欲言者而子敬之言曰吾先人生長太平吾祖爲雲南布政使吾外祖爲翰林爲御史以文章政事並馳騁於一時先人在綺紈之閒讀書之暇飲酒博弈甚樂也已而吾母病瘵蓐處者十有八年先人就選待次天官卒於京邸是時執禮生十年諸姊妹四人皆少而吾弟執法方在娠比先人返葬執法始生而吾母之疾亦瘳自是撫抱諸孤煢煢在疚今二十年少者以長長者以壯以嫁以娶向之在娠者今亦頎然成人

矣蓋執禮兄弟如讀書不敢墮先世之訓而執法以歲之正月冠而受室吾母適當六十之誕辰回思二十年前如夢如寐如痛之方定如涉大海茫洋浩蕩顛頓於洪波巨浪之中篙櫓俱失舟人束手相向號呼及夫風恬浪息放舟徐行遵乎洲渚舉酒相酬此吾母今日得以少安而執禮兄弟所以自幸者也噫子敬之言如是諸友之所以賀與予之所以言亦無出於此矣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子敬兄弟其念之哉

歸熙甫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內閣參與密勿會天子南巡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蓋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恆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壽考乎初公為論德有安人之誥為侍讀有宜人之誥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二宮親蠶之禮曠千載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為之記所以勗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歸熙甫守耕說

嘉定唐虔伯與予一再晤然心獨慕愛其為人吾友潘子實李浩卿皆虔伯之友也二君數為予言虔伯予因二君蓋知虔伯也虔伯之舅曰沈翁以誠長者見稱鄉里力耕六十年矣未有子得虔伯為其女夫予因虔伯蓋知翁也翁名其居之室曰守耕虔伯因二君使予為說予曰耕稼之事古之大聖大賢當其未遇不憚躬為之至孔子乃不復以此教人蓋嘗拒樊遲之請而又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謂孔子不耕乎而釣而弋而獵較則孔子未嘗不耕也孔子以為如適其時不憚躬為之矣然可以為君子之時而不可以為君子之學君子之學不耕將以治其耕者故耕者得常事於耕而不耕者亦無害於不耕夫其不耕非晏然逸己而已也今天下之事舉歸於名獨耕者其實存耳其餘皆晏然逸己而已也志乎古者為耕

者之實耶爲不耕者之名耶作守耕說

歸熙甫二石說○

樂者仁之聲而生氣之發也孔子稱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在齊聞韶則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考之尚書自堯克明峻德至舜重華協於帝四岳九官十二牧各率其職至於蠻夷率服若予上下草木鳥獸至仁之澤洋洋乎被動植矣故曰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又曰庶尹允諧鳥獸蹌蹌鳳凰來儀又曰百獸率舞此唐虞太和之景象在於宇宙之間而特形於樂耳傳曰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呂氏春秋曰堯命夔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舞百獸擊石拊石夔之所能也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也此唐虞之際仁洽之極也顏子學於孔子三月不違仁而未至於化孔子告之以爲邦而曰樂則韶舞豈驟語以唐虞之極哉亦教之禮樂之事使其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歌有虞氏之風淫聲亂色無以奸其聞是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而爲仁之用達矣雖然由其道而舞百獸儀鳳凰豈遠也哉冉求欲富國足民而以禮樂俟君子孔子所以告顏子卽冉求所以俟君子也欲富國足民而無俟於禮樂其敝必至於聚斂子游能以絃歌試於區區之武城可謂聖人之徒矣自秦以來長人者無意於教化之事非一世也江夏呂侯爲青浦令政成而民頌之侯名調音字宗夔又自號二石請予爲二石之說予故推本尚書論語之義以達侯之志焉

歸熙甫張雄字說○

張雄既冠請字於余余辱爲賓不可以辭則字之曰子谿聞之老子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言人有勝人之德而操之以不敢勝人之心德處天下之上而禮居天下之下若谿之能受而水歸之也不失其常德而復歸於嬰兒人己之勝心不生則致柔之極矣人居天地之閒其才智稍異於人常有加於愚不肖之心其才智彌大其加彌甚故愚不肖常至於不勝而求返之天下之爭始於愚不肖之不勝是以古之君子有高天下之才智而退然不敢以有所加而天下卒莫之勝則其致柔之極也然則雄必能守其雌是謂天下之谿不能守雌不能爲天下谿不足以稱雄於天下

歸熙甫二子字說

予昔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二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祜字安孫以子寧念昔與其母共處顚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蓋少非有昔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亡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思所以立身行道求無媿於所生哉抑此偶與古之羊叔子管幼安之名同二公生於晉魏之世高風大節邈不可及使孔子稱之亦必以爲夷惠之儔夫士期以自修其身至於富貴非所能必幼安之隱叔子之仕予雖以擬其後若其淵雅高尚以道素自居則士誠不可一日而無此不然要爲流俗之人苟得爵祿功名顯於世亦鄙夫也

方靈皋送王篛林南歸序

余與篛林交益篤在辛卯壬辰閒前此篛林家金壇余居江寧率歷歲始得一會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牽

連繫刑部獄而鏑林赴公車閱一二日必入視余每朝餐罷負手步階除則鏑林推戶而入矣至則解衣盤薄諮經諏史旁若無人同繫者或厭苦諷余曰君縱忘此地爲圜土身負死刑奈旁觀者姍笑何然鏑林至則不能遽歸余亦不能畏訾謷而閉所欲言也余出獄編旗籍寓居海淀鏑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則館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問朝夕通事無細大必以關憂喜相聞每閱月踰時檢鏑林手書必寸餘戊戌春忽告余歸有日矣余乍聞心忡惕若瞑行駐乎虛空之遐四望而無所歸也鏑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歸子無所向而今不能復顧子且子爲吾計亦豈宜阻吾行哉鏑林之歸也秋以爲期而余仲夏出塞門數附書問息耗而未得也今茲其果歸乎吾知鏑林抵舊鄉春秋佳日與親懿游好徜徉山水間酣嘻自適忽念平生故人有褰疾遠隔幽燕者必爲北鄉惆然而不樂也

方靈皐送劉函三序

道之不明久矣士欲言中庸之言行中庸之行而不牽於俗亦難矣哉蘇子瞻曰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今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夫能爲衆人之所爲雖謂之因中庸可也自吾有知識見世之苟賤不廉姦欺而病於物者皆自謂中庸世亦以中庸目之其不然者果自桎焉而衆皆持中庸之論以議其後燕人劉君而三令池陽困長官誅求棄而授徒江淮間嘗語余曰吾始不知吏之不可一日以居也吾百有四十日而去官食知甘而寢成寐若昏夜涉江浮海而見其涯若沈疴之霍然去吾體也夫古之君子不以道徇人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劉君所行豈非甚庸無奇之道哉而其鄉人往往謂君迂怪不合於中庸與親暱者則太息深顰若哀其行之迷惑不可振救者雖然吾願君之力行而不惑也無耳無目之人貿貿然適於鬱棲阬阱之中有耳目者當其前援之不克而從以俱入焉則其可駭詫也加甚矣凡務爲撓君之言者自以爲智天下之極愚也柰何乎不畏古之聖人賢人而畏今之愚人哉劉君幸藏吾言於心而勿以示鄉之人彼且以爲譸張顚僻背於中庸之言也

方靈皐送左未生南歸序

左君未生與余未相見而其精神志趨形貌辭氣早熟悉於劉北固古塘及宋潛虛既定交潛虛北固各分散余在京師及歸故鄉惟與未生游處爲久長北固客死江夏余每戒潛虛當棄聲利與未生歸老浮山而潛虛不能用余甚恨之辛卯之秋未生自燕南附漕船東下至淮陰始知南山集禍作而余已北發居常自懟曰亡者則已矣其存者遂相望而永隔乎己亥四月余將赴塞上而未生至自桐濬陽范恆菴高其義爲言於駙馬孫公俾偕行以就余既至上營八日而孫死祁君學圃館焉每薄暮公事畢輒與未生執手谿梁閒因念此地出塞門二百里自　今上北巡建行宮始二十年前此蓋人迹所罕至也余生長東南及暮齒而每歲至此涉三時其山川物色久與吾精神相憑依異矣而未生復與余數晨夕於此尤異矣蓋天假之緣使余與未生爲數月之聚而孫之死又所以警未生而速其歸也夫古未有生而不死者亦未有聚而不散者然常觀子美之詩及退之丞叔之文一時所與游好其人之精神志趨形貌辭

氣若近在耳目間是其人未嘗亡而其交亦未嘗散也余衰病多事不可自敎率未生歸與古塘各修行著書以自見於後世則余所以死而不亡者有賴矣又何必以別離爲戚戚哉

方靈皋送李雨蒼序

永城李雨蒼力學治古文自諸經而外徧觀周秦以來之作者而慎取焉凡無益於世教人心政法者文雖工弗列也言當矣猶必其人之可故雖揚雄氏無所錄而過以余之文次焉余故與雨蒼之弟畏蒼交雨蒼私論並世之文舍余無所可而守選踰年不因其弟以通也雍正六年以建寧守承事來京師又踰年終不相聞余因是意其爲人必篤自信而不苟以悅人者乃不介而過之一見如故舊得余周官之說時輟其所事而手錄焉以行之速繼見之難固乞余言余惟古之爲交也將以求益也雨蒼欲余之有以益也其何以益余乎古之治道術者所學異則相爲蔽而不見其是所學同則相爲蔽而不見其非吾願雨蒼好余文而毋匿其非也古之人得行其志則無所爲書雨蒼服官雖歷歷著聲績然爲天子守大邦疆域千里昧爽盥沐質明而涖事臨民一動一言皆世教人心政法所由興壞也一念之不周一物之不應則所學爲之虧矣君其併心於所事而於文則暫輟可也高嵻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河流自昔爲中國患禹疏九河過家門不入而東南鉅野無潰冒渰汲之害者七百七十餘年周定王時河徙碟溪九河故道浸以堙滅自是之後秦穿漕渠而漢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泛溢淮泗兗豫梁楚諸郡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載迄無寧歲　皇帝御極之元年命山東按察使齊蘇勒總督河務吾友張君若矩以通判河上事效奔走淮水之南迺畚迺築共職維勤險阻艱虞罔敢或避河督稱其能以薦於天子使署理兗之泇河四年冬題補入覲而是時河水自河南陝州至江南之宿遷千有餘里清可照燭鬚眉者凡月餘日不變可以見太平有道元首股肱聯爲一體至治翔洽感格幽冥天心協而符瑞見至於此也張君既入覲卒判泇河將歸其官廨於是吾徒夙與張君有兄弟之好者各爲歌詩以送之原注雄直似昌黎

劉才甫送沈茱園序

去父母別兄弟妻子而遊既久而猶不欲歸滲瀡闕定省違父母有子如未嘗有子焉者有兄弟如未嘗有兄弟焉者有夫而其妻獨處有父而其子無怙此鰥寡孤獨窮民之無告者類也雖幸而取萬乘之公相亦奚以云余在京師五年矣父母年皆踰六十兄弟四人在家者尚一兄一弟幼子二人皆已死寡妻在室是亦可以歸矣而不歸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杭州人其在京師亦數年一日其家人遺之書曰盍歸乎來沈君不謀於朋友秣馬束裝載道嗟乎余獨安能無愧於沈君哉沈君行矣余於沈君復何言原注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神境惟昌黎有之

劉才甫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

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昔王文成公童子時。其父攜至京師。諸貴人見之。謂宜以第一流自待。文成問何爲第一流。諸貴人皆曰。射策甲科爲顯官。文成莞爾而笑。恐第一流當爲聖賢。諸貴人乃皆大慙。今天既賦姬傳以不世之才。而姬傳又深有志於古人之不朽。其射策甲科爲顯官。不足爲姬傳道。即其區區以文章名於後世。亦非余之所望於姬傳。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堯舜爲不足爲。謂之悖天。有能爲堯舜之資。而自謂不能。謂之慢天。若夫擁旄仗鉞。立功青海萬里之外。此英雄豪傑之所爲。而余以爲抑其次也。姬傳試於禮部。不售而歸。遂書之以爲姬傳贈。原注林濤遺宕歐公學史記之文

古文辭類纂二十四

詔令類一

秦始皇初幷天下議帝號令 ○○

秦初幷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荊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荊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荊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漢高帝入關告諭 ○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

漢高帝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漢高帝五年赦天下令 ○○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

漢高帝令吏善遇高爵詔 ○

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漢高帝六年上太公尊號詔 ○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漢高帝十一年求賢詔 ○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文帝二年議犯法相坐詔 ○○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

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旣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漢文帝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漢文帝二年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以相約者以巳字通

漢文帝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漢文帝十二年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

之

漢文帝十四年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漢文帝後元年求言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前六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毘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後二年遺匈奴書○○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仲馮疑鄰字上有脫字鼐意衍使字言與為鄰國是以相卹遺之物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絲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景帝後二年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

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秏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漢武帝元朔元年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元狩二年報李廣詔 ○○○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齊王策 ○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元鼎六年敕責楊僕書 ○○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閒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

漢武帝賜嚴助書 ○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閒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橫

漢武帝元封五年求賢良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漢昭帝賜燕剌王旦璽書。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耶。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

漢宣帝地節四年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漢宣帝元康二年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漢宣帝神爵三年益小吏祿詔。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漢元帝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漢元帝建昭四年議封甘延壽陳湯詔。

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

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幷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報臧宮詔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卽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衞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艸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

韓退之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閒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閒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伈伈晛晛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爲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纂按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列題南徐州南蘭陵郡縣中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何屺瞻云漢書高祖詔云諸相國府署行義年蘇林曰行狀年紀也此行狀所自始首行以書年幾歲爲其遺也柳河東集中此體僅存韓李爲人所刊削汨亂矣纂按何論太拘昌黎集以董公鄉邑年紀敘入行狀之內則知首行本未題列非人汨亂也雖王荊公集內行狀三篇不載人祖父此必列文前而略本者乃妄刪去之矣

韓退之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瑰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衞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士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爲左金吾衞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恆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既至恆州恆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衞大將軍由大金

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
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
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
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
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
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
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
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
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爲宰相時五月
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
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
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於時未
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
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
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
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
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
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
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
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
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
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
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爲士寧
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
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
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衞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

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
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
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
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
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後命
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
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
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
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
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於惟恭每加厚焉故
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
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
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
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
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
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
支度營田判官職事修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
來巢嘉瓜同蔕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
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
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
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
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
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
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故君子
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
闞其郛闉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友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幷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韓退之圬者王承福傳 ○○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强而有功也心難强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耳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

處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蘇子瞻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王介甫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題脫員外郎三字）○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頴陰縣檢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敢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獻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就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諫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

易請由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爲己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櫳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姪皆在而治衣櫛纔一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閒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古文辭類篹三十八

歸熙甫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
曾祖茂祖聰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父玉贈承德郎吏部驗封司主事再贈奉政大
夫吏部驗封司郎中二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選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居九年冢宰鄭閩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參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傳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十七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綰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恇懼公度之宴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屯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華縣擒獲之在鎭二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傲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人情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卽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參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祾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鄂諸雲夢閱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鎭溪大剌土兵二萬二千所過牢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敕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湖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古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有興造頗寫蜀荊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谿乃行巴庸夔道轉荊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鉤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參政游震得副使周鑰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參政徐霈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參政靳學顏入永寧邀東蘭州龍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策入烏蒙參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邀西落洪班鳩井鎭雄程鯤功入龍州參政張定入銅仁省溪

參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湖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荊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敘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卭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瀘州六月上瀘敘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嶺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柟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圓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敕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於京師簰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建殿未有期而西工縣與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爾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荊蜀民使者相望於道詔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鬮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湖南購木於九谿荊南購木於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於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湖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荊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坡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蘢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推輓崩崒鳥獸哀鳴震天岌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柘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峯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通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天子許之行至東平安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建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旨從中下蓋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既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爲荊州奪之公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誚公置酒仲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爲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

及貴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苟採辦銀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荊州府募召商胡賞購過當人皆懷之故總督二年地窮邊裔而民虜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天子方加恩臣下敘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娶顧氏封淑人子男五延植國子生延節延芳延英延實縣學生女四適孟紹顏管夢周王世訓其一尚幼孫男七世彥官生世良世顯世逵餘未名孫女六余與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參以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歸熙甫歸氏二孝子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譖譖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慙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為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為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慍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為市人也

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而能以純懿之行自飭於無人之地遭罹屯變無恆產以自潤而不困折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嚚考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熙甫鵁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舍三四楹有鵁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頎然皙白延余坐瀹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鵁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潨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哉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憀慄野草枯黃日時晡余循去徑還家媼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澹然而盡者翁殆如千歲人昔東坡先生為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為古之得道者常遊行

人聞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篘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儔哉或曰篘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與

歸熙甫陶節婦傳○○○

陶節婦方氏崑山人陶子䌹之妻歸陶氏期年而子䌹死婦悲哀欲自經或責以姑在因俛默久之遂不復言死而事姑日謹姑亦寡居同處一室夜則同衾而寢姑婦相憐甚然欲死其夫不能一日忘也爲子䌹卜葬地名清水灣術者言其不利婦曰清水名美何爲不可以葬時夫弟之西山買石議獨爲子䌹穴婦即自買甎穴其旁已而姑病痢六十餘日晝夜不去側時尚秋暑穢不可聞常取中帬廁牏自浣洒之家人有顧而吐婦曰果臭耶吾日在側誠不自覺然聞病人溺臭可得生因自喜及姑病日殆度不可起先悲哭不食者五日姑死含殮畢先是子䌹兄弟三人仲弟子舫亦前死尚有少弟于是諸婦在喪次子舫妻言姑亡不知所以爲身計婦曰吾與若易處耳獨小嬸共叔主祭持陶氏門戶歲月遙遙不可知此可念也因相向悲泣頃之入室屑金和水服之不死欲投井井口隘不能下夜二鼓呼小婢隨行至舍西紿婢還自投水水淺乍沈乍浮月明中婢從草間望見之旣死家人得其屍以面汲水色如生兩手持芰根牢甚不可解婦年十八嫁子䌹十九喪夫事姑九年而與其姑同日死卒葬之清水灣在縣南千墩浦上

贊曰婦以從夫爲義假令節婦遂從子䌹死而世猶將賢之獨濡忍以俟其母之終其誠孝槩之於古人何媿哉初婦父玉崗爲蘄水令將之官時子䌹已病卜嫁之大吉遂歸焉人特以婦爲不幸卒其所成爲門戶之光豈非所謂吉祥者耶熙甫與人書云班孟堅云太史公贊而不俚人亦易曉柳子厚稱馬遷之峻峻字不易知近作陶節婦傳懇儉甚聰明可并觀之又云昨爲陶節婦傳李習之自謂爲不在班孟堅伯喈下也得求郡中善書者入石可摹百本送達城使海內知有此奇節亦知有此文也又云近於舟中作得陶節婦傳風雪中讀之一似冒冰雪也

歸熙甫王烈婦傳○○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士家崑山之西盆瀆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旁今有薛家焉百六十年閒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士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二年二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死世謂芝之爲瑞草芝之應恆於貴富壽考康寧而於烈婦以死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士病且死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士目瞑爲絕水漿家人作糜强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嚙蹙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死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闇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縊死矣麻葛重襲面土戶也

歸子曰王士之祖父嘗爲吾家比鄰世通遊好予髫年從師士亦來長與朱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婉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論其大者

歸熙甫章節婦傳○

章節婦九江德化人姓許氏爲同縣章起妻節婦歸章氏八年夫死生子甫八月父母憐之意欲令改適然見其悲哀終不敢言也夫士後有所遺貲復失之

貧甚幾無以自存而節操愈厲尤善哭其夫哭必極哀蓋二十餘年其哭如初喪之日以故年四十而衰髮盡白口中無齒如七十餘歲人初所生八月兒多病死者數矣節婦謂其姑曰兒病如此奈何吾所以不死乃以此兒今如是悔不從死因仰天呼曰天乎不能爲韋氏延此一息乎兒不食即節婦亦不食歲如是至六七歲猶病後乃得無恙既長教之學名曰必榮已而爲郡學弟子員始有廩米之養自未入郡學無廩米之養非紡績不給食也議者以謂節婦之所處視他婦人守節者艱難蓋百倍之至於終身而毀其誠蓋出於天性尤所難者節婦既沒必榮以貢廷試選爲蘇州嘉定學官

贊曰予嘗從韋先生遊問洞庭彭蠡江水所匯處及廬山白鹿洞想見昔賢之遺迹而後乃聞韋夫人之節然先生恂恂儒者其夫人之教耶

歸熙甫先妣事略 ○○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尚姙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姙不數矣孺人舉之盡瘖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貲雄敦尚簡實與人姁姁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纑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紉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孝經即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痾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方靈皋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

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案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畫吾年耳。已市二甕。下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椁。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椑弗能易也。吾忍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子適歸皖桐。反則已竭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禱之。而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而傳布之。毋使遂沈沒也。

方靈皋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歙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即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籍。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睫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即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蔬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閒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婣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慙於其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婺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并生能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劉才甫樵髯傳

樵髯翁。姓程氏。名駿世。居桐城縣之西鄙。性疏放無文飾。而多髭鬚。因自號曰樵髯云。少讀書。聰穎拔出凡輩。於藝術匠巧嬉遊之事。靡不涉獵。然皆不肯窮竟其學。曰吾以自娛而已。尤嗜弈棋。常與里人弈。翁不任苦思。里人或注局凝神。翁輒譁曰。我等豈真知弈者。聊用爲戲耳。乃復效小兒輩強爲解事。時時爲人治病。亦不用以爲意。諸富家嘗與往來者。病作欲得翁診視。使僮奴候之。翁方據棋局。嘵嘵然竟不往也。翁季父官建寧。翁隨至建寧。官廨得以恣情山水。其言武夷九曲幽艷可愛。令人遺棄世事。欲往遊焉。

劉子曰。余寓居張氏勺園。中翁亦以醫至。余久與翁處。識其性情。翁見余爲文。亟求余書其名氏以傳於無窮。余悲之。而作樵髯傳。原注寫出鄙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劉才甫胡孝子傳

孝子胡其愛者。桐城人也。生不識詩書。時時爲人力傭。而以其傭之直奉母。母中歲遘癰痿之疾。長臥牀蓐。而孝子常左右之無違。自臥起以至飲食溲便。皆孝子躬自扶抱。一身而百役。靡不爲也。孝子家無升斗之儲。每晨起爲母盥沐烹飪。進朝饌。乃敢出傭。其傭地稍遠。不及炊。則出勺米付鄰嫗。而叩首以祈其

代㚇熅辭叩則行數里外遥致其拜焉至夜必歸歸則取母中裙襪汚自浣滌之孝子衣履皆敝垢而時致鮮肥供母其在傭者之家遇肉食即不食而請歸以遺其母同列見其然而分以餉之輒不受平生無所取於人有與之者必報母又喜出觀遊村鄰有伶優之劇孝子每負母以趨爲藉草安坐候至夜分人散乃復負而還時其和霽母欲往宗親里黨之家亦如之孝子以生業之微遂不娶惟單獨一人竭力以養終其身母陳氏以雍正八年病至乾隆二十七年乃以天年終蓋前後三十餘年而孝子奉之如一日也母既沒負土成墳即墳旁挂片席而居悽傷成疾逾年癸未孝子胡其愛卒

贊曰今之士大夫遊宦數千里外父母沒於家而不知其時日豈意鄉里傭雇之閒懷篤行深愛之德有不忍一夕離其親宿於外如胡君者哉胡君字妏彩父曰志賢又同里有潘元生者入自外而其家方火其母閉在火中元生奮身入火取其母以出頭面皆灼爛此亦人之至情無足異然愚夫或怯懦不進則抱終身之痛無及矣勇如元生蓋亦有足多者余故爲附著之原注事寫極真實而不俚直逼史記

劉才甫章大家行略

先大父側室姓章氏明崇禎丙子十一月二十七日生年十八來歸踰年生女子一人不育又十餘年而大父卒先大母錢氏大母早歲無子大父因娶章大家三年大母生吾父而章大家卒無出大家生寒族年少又無出及大父卒家人趣之使行大家則慷慨號慟不食時吾父纔八歲童然在側大家挽吾父跪大母前泣曰妾即去如此小弱何大母曰若能志夫子之志亦吾所荷也於是與大母同處四十餘年年八十一而卒大家事大母盡禮大母亦善遇之終身無閒言檝幼時猶及事大母值清夜大母倚簾帷坐檝侍在側大母念往事忽淚落檝見大母垂淚問何故大母歎曰予不幸汝祖中道棄予汝祖沒時汝父纔八歲回首見章大家在室因指謂檝曰汝父幼孤以養以誨俾至成人以得有今日章大家之力爲多汝年及長則必無忘章大家檝時雖穉昧見言之哀亦知從旁泣大家自大父卒遂喪明目雖無見而操作不輟檝七歲與伯兄仲兄從塾師在外庭讀書每隆冬陰風積雪或夜分始歸僮奴皆睡去獨大家煨鑪火以待聞叩門即應聲策杖扶壁行啓門且執手問曰若書熟否先生曾撲責否即應以書熟未曾撲責乃喜大家垂白吾家益貧衣食不足以養而大家之晚節更苦嗚呼其可痛也夫原注真氣淋漓史記之文

韓退之毛穎傳 附 ○○○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縳焉秦皇

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真少恩哉。

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幷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秦始皇瑯邪臺立石刻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瑯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幷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秦始皇二十九年之罘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秦始皇東觀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幷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罘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

遂與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秦始皇三十七年會稽立石刻文。

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道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閒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幷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度軌安和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曁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序亦用韻仿瑯邪刻石體

元次山大唐中興頌 有序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惛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睍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旟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古文辭類纂四十

韓退之平淮西碑 ○○○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摠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

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于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茅順甫云頌文淋漓縱橫並合鑴斧

韓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庳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獻講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韓退之南海神廟碑　○○○

海於天地閒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攷于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

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愼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升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罇爵靜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蛇蛇。來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飆送驅。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二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愼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愼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韓退之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既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

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粗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秃稭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睦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閭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寔守堅嶠之後達夫廟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蠲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韓退之柳州羅池廟碑　○○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

今欽於世世
韓退之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二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蹟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熹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訖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褞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二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惟將相能致備物世彌

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略奄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舍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壽雖遊成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爲順執卽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幾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廷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胎骼其尊玄清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韓退之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恆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卽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二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卽以其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

卑。於亂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走可突于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二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壇壝。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為艱為痡。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追思。來觀來齋。以饋黍稷。

蘇子瞻表忠觀碑 ○○○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破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于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眎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

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梃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册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古文辭類纂四十一

韓退之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閒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祕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讓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行跐汊川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䧟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真食二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戶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鬧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強齦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韓退之淸邊郡王楊燕奇碑。○○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海天寶中實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淸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陷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淸夷郡太守佑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二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拔冀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禆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愼終老無瑕魯陵之岡蔡河在側孫孫孝子思顯勳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韓退之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爲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爲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倬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爲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諡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鎭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爲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爲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爲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爲兵部遷

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臣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己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節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二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為之不御朝即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璟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徙秦嬴劉之聞甘泉始侯以及安邱誠詞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為不至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大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絶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承厥垂

韓退之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為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為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為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為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為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不縱為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為不及司徒卒去為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為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為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為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

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二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廐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既不可得則飛謀釣謗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滑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愒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壖盜連爲群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睍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跽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遒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廣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千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拔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觀宏本傳及李光顏傳載宏以女子間撓光顏事與誌正相反退之諛墓亦已甚矣而文則雄偉首尾無一字懈精神奕然

韓退之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薨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同官憚伏。衞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摘良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省籍籍。還萬年令。果辯擻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擧以爲容州經略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林蠻洞蜒。守條死要。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還領桂州。封淸河郡公。食邑二千戶。中人使授命。書厯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一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使於南。乃始已致。旣辯萬年。命屛容服。功緖卓殊。坻獠循業。雖不順隨。失署士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依文紀述是東漢以來刻石文體但出韓公手自然簡古瑰瑋其筆力不可強幾也

韓退之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古者書旌柩前卽謂之銘故不必有韻之文始可稱銘○○○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韓退之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君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子孫因稱以自別。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以進士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授正字。自鄠縣尉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均之爲江陵。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均之徵也。還虞部員外郎。均鎭襄陽。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均卒。李夷簡代之。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還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方選人。君願行。宰相卽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居月餘。以長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

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連日夜不厭費盡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或竟日不能設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遊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豈列禦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肇女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次嫁蘭陵蕭瓚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蹟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茅順甫云雋才逸興）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illegible]端先生云柳慶仕於宇文又不爲侍中周書本傳可考封平齊公其封濟陰者乃子厚六世祖旦慶之子也旦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儁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閒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閒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

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薑塢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長不敢平視，茅順甫以為署不得意處，大謬。唐書孫逖傳載孫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錄事參軍事，皆捻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略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云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職於諸曹也。又宋孝武起兵討元凶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在錄事，由來久矣。）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歠，揖起趨去，無敢閑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肎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閑，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顛顛，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〇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五字當衍）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遣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鼐按：此文已開王荊公誌銘法。）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

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閤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日張下民無不忭呌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己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退之尚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諱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恆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于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恆魏皆疑惑氣懾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公受命誅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相與遣使者哭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

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愼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悃悃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辛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變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緍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悍旋河犢引比相嬰援漢納孔執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刻

韓退之給事中淸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昌某（蓋闕張宏靖故沒其名嗜以爲生者蓋卽諱之耶）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强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卽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餘人非畔者黨也恐其以言動之）不如遷之別館卽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卽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

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轝傳
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
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
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衾薄厚節時
其飲食而匕筯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
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
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
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
生而嫁與之孝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
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壹喑以爲生子獨
割也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
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
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

韓退之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肎隨人後舉選
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
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
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
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
吾時邪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
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
撼乃踏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旣節度昭義軍張甚奴
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
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
待益厚奏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
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
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
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
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
顧不可强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某月
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
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
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
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
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
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惟此翁
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
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
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
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
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
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
尉姚侹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
走趨祗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
埋辭以列幽墟茅順甫云澹宕多奇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
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
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
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
道順則受成禍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當爲

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卧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卧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卽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戢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方侍郎云此用春秋鄭伯髡頑卒于鄵書法以瘧疾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于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嗜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圜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玆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玆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古文辭類纂四十二

韓退之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沈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閒自爲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臻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臣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維綱鋤削荒纇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爲每稱擧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詣門請交屏所挾爲太師薨始以祕書郎選參軍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屢黜己見歲中奏爲司錄參軍與一府政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還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恆州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爲糧料使兵罷還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公不與吏辨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死湘中年四十九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於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慧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爲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棄同官令歸公歿比葬三年哭泣如始喪者大臣高其行白爲太子舍人將葬舍人與其季弟辭問銘於太史氏韓愈愈則爲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爍毀考致要歸孰有彼此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韓退之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跋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擧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聞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韓退之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擧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

果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璟、質、曾。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嫠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韓退之李元賓墓銘 ○○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虖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誰謂其壽。死而不朽。誰謂之夭。已虖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虖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韓退之施先生墓銘 ○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曉。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雖爲博士。延爲太尉。太尉之孫。始爲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爲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韓退之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韓退之貞曜先生墓誌銘○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葬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廷玢娶裴氏女而選爲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挾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

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斂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韓退之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怍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爾若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君字直之祖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

法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既還八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邱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韓退之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徹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咸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閑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恆出爲辨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毋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邱合葬有銘壼彝是攸銘○

韓退之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於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婿昌黎韓愈爲之誌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眂於王或貳於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於行克媲德門肅其爲禮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劭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於約不矜於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寘墓以贊碩休

韓退之女挐壙銘○○

女挐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慧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以刑部侍郎稱少秋官徇俗不典雖昌黎爲之而不足法）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揚之地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與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於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於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挐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於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柳子厚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斂葬于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惟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爲曹信是遭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爲子蕝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爲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嶠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曾祖曰玑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爲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爲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時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誗也挈之信也蓍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實憫汝錫之老叟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古文辭類纂四十四

碑誌類下編四

歐陽永叔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秘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一有陳州)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靑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奪賊地而耕之六字)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進者不淺，而河外果有伏賊，一有既字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
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
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
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
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
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
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
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
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
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
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
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
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
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慶曆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
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
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
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
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
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
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
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
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
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
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

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
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
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
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
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一有爲贈以兵部尚書，所
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
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
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
祠畫像；其行己臨事，自山林一作橧榊處士、里閭田野之
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
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
著其係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
中閒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
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
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
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
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
殁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真西山云：按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屢攻呂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于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嘗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于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羅氏本于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無上復

召相呂公大字又無自公坐呂公貶已下至故卒置孳議而用之一設以此觀之諸家本乃書時定本也羅氏本竟夫改本也今從衆而載竟夫所改如此朱文公答周益公書略云蓋嘗竊謂呂公用事之時舉措之不合衆心者蓋亦多矣而又惡忠賢之異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於朝廷而後已逮其晚節知天下之公議不可以終拂亦以老病將歸而不復有所畏忌又慮夫天下之事或終至于危亂不可如何而彼衆賢之排去者或將起而復用則其罪必歸於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孫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其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於國家者相去遠矣至若范公之心則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義實在國家故承其審意起而業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謂之傾倒而無餘矣此書今不見於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傳也此最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難者歐陽公亦識其意而特書之據實而言之但曰呂公前日未免蔽賢之罪而其後日能有補過之功范歐二公之心則其終始本末如青天白日無一毫之可議若范公所謂平生無怨惡于一人者尤足以見其心量之廣大高明可為百世之師表至于忠宣則所見雖狹然亦不害其為守正則不費詞說而名正言順無復可疑矣

歐陽永叔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慈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故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二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婿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

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

耶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耶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

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二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搢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爲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執不事君。胡能必信。執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詒廟工。

古文辭類纂四十五

歐陽永叔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君於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距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閒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閒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絜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書喜爲詩閒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之誌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託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于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方侍郎云空闕澄澈無滯筆）

歐陽永叔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爲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爲泰州如皋（一作海陵）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著爲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宇）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中）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

中釋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且）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歐陽永叔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一作當與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一作云）○

歐陽永叔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鄰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

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羣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已以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 國家自削除僭僞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爲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技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隋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周君墓表〇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 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

朋友人有慢己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諡曰諷曰諲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閒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宴然內外弛武二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二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方侍郎云章法極變化語亦不蕪

歐陽永叔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誠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

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而皆以進士舉於鄉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絶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二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泯沒于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勳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

歐陽永叔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羣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戸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衞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威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諫議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禮部尚書府君以父廕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殿直監舒州孔城鎭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六府君孝悌于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廉讓於其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風竦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祕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衞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衞將軍其遷戸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衞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遊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衞尉卿仁龔之女生一男介也五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二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二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修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然則爲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爲子者祿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爲子者有克自立則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于古也深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立表以待焉

歐陽永叔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

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于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

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襃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歐陽永叔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於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讙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爲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郕仕掌坐文從文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歐陽永叔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

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於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於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揚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於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於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歿妻子凍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於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亦云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方侍郎云筆陣酣恣辭繁而不懈

歐陽永叔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强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推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廕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僉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二月十四日卒於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敵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二日其子材葬君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于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歐陽永叔黃夢升墓誌銘 ○○○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延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嘗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讀之博辯雄偉意氣奔放若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鄧後之守鄧者皆俗吏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霽忽止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予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歐陽永叔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

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處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僉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弃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二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於秘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歐陽永叔尹師魯墓誌銘○○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爲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于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部署坐城水洛與邊將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嘗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敘燕息戍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于西事

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錢貸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憑几而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然後妻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歐陽永叔梅聖俞墓誌銘 ○○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邺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於宣州陽城鎭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淸麗閒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閒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於詩然用以爲讙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鎭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淸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垌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

僉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嗚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淸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歐陽永叔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强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弈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事遷殿中丞又以父憂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盧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羣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局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辯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臣子以爲嫌而難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於京師卽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陽夏鄉之原君享年五十有六方其無恙時爲理命數百言已而疾且革其子問所欲言曰吾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濬殿中丞贈駕部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金部郎中彧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幷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祕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轅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豈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苟嗟吾鄰幾兮卒以不偶舉世之隨兮君子之守衆人所亡兮君子之有其失一世兮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得兮吾將誰咎

歐陽永叔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斂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生猶可伸于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

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譏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于人間猶可伸于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于久安尤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相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于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絶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辯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于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並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此不爲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交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昭昭其永垂

歐陽永叔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迺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于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棐廕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

飢之衰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讓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强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既大籍强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二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殁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讓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滎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韶遵徽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紘臣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云（茅順甫云進鐧）

歐陽永叔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爲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

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偉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爲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爲能予始知君山敏于爲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爲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爲吏不可以此汚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聞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于君山之藁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葛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爲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爲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冤吾不可不爲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爲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葛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

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
日葬於某所且謂余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
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
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
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幼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
有言死孰謂夭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
父母

歐陽永叔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爲吉州臨江人自其皇
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爲名家其後多聞人至
公而益顯公舉慶曆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
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
公既薨天子賜諡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
諡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
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爲更其諡
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
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
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
滿退而慍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
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
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廻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
自古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
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
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
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
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
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
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
使居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
貢舉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
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
古也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
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
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
前祫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
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
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
其號而不許其諡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
毀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
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
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
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於時矣會
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
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
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
公召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
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州皆有善
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
今以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歉所至必雨蝗輒
飛去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
不拾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
地理卜醫數術浮屠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
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

辭下直爲之立馬御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嘗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弃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聞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於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閒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閒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衞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日卒於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勳上輕車都尉爵開國彭城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璵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倫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塾曰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胸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敞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敞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塋以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蝕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歐陽永叔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墓誌銘〇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公既卒之明年其孤及其兄之子堯臣來請銘以葬曰吾叔父病且亟矣猶臥而使我誦子之文今其葬宜得子銘以藏公之名在人耳目五十餘年前卒一歲予始拜公於許公雖衰且病其言談詞氣尚足動人嗟予不及見其壯也然嘗聞長老道公咸平景德之初一遇真宗言天下事合意遂以人主爲知己當時搢紳之士望之若不可及已而擯斥流離四十年間白首翰林卒老一州嗟夫士果能自爲材邪惟世用不用爾故予記公終始至於咸平景德之際尤爲詳焉良以悲其志也公諱詢字昌言世家宣城年二十六進士及第試校書郎利豐監判官遷將作監丞知杭州仁和縣又遷著作佐郎擧御史臺推勘官時亦未之奇也咸平三年與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中一見以爲奇材召

試中書。直集賢院。賜緋衣銀魚。是時契丹數寇河北。李繼遷急攻靈州。天子新即位。銳於爲治。公乃上書。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是謂以蠻夷攻蠻夷。眞宗然其言。問誰可使羅支者。公自請行。天子惜之。不欲使蹈兵間。公曰。苟活靈州而罷西兵。何惜一梅詢。天子壯其言。因遣使羅支。未至而靈州歿於賊。召還。遷太常丞。三司戶部判官。數訪時事。於是屢言西北事。時邊將皆守境不能出師。公請大臣臨邊督戰。募遊兵擊賊。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又論傅潛楊瓊敗績當誅。而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効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天子益器其材。數欲以知制誥。宰相有言不可者乃已。其後繼遷卒。爲潘羅支所困。而朝廷以兩鎭授德明。德明頓首謝罪。河西平。天子亦再幸澶淵。盟契丹而河北之兵解。天下無事矣。公旣見疎不用。初坐斷田訟失實。通判杭州。徙知蘇州。又徙兩浙轉運使。還判三司開拆司。遷太常博士。用封禪恩。遷祠部員外郎。又坐事出知濠州。以刑部員外郎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坐擅給驛馬與人奔喪而馬死。奪一官。通判襄州。徙知鄂州。又徙蘇州。天禧元年。復爲刑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靈州弃已久。公與秦州曹瑋得胡盧河路。可出兵無沙行之阻。而能徑趨靈州。遂請瑋居環慶以圖出師。會瑋入爲宣徽使不克而止。遷工部郎中。坐朱能反。貶懷州團練副使。再貶池州。天聖元年。拜度支員外郎。知廣德軍。徙知楚州。遷兵部員外郎。知壽州。又知陝府。六年。復直集賢院。又遷工部郎中。改直昭文館。知荆南府。召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判流內銓。改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未行。遷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往。就遷右諫議大夫。入知通進銀臺司。復判流內銓。改翰林侍讀學士。羣牧使。遷給事中。知審官院。以疾出知許州。康定二年六月某日。卒於官。公好學有文。尤喜爲詩。爲人嚴毅修潔。而材辯敏明。少能慷慨見奇眞宗。自初召試。感激言事。自以謂君臣之遇。已而失職。逾二十年。始復直於集賢。比登侍從。而門生故吏。曩時所考進士。或至宰相。居大官。故其視時人。常以先生長者自處。論事尤多發憤。其在許昌。繼遷之孫復以河西叛。朝廷出師西方。而公已老。不復言兵矣。享年七十有八。以終。梅氏遠出梅伯。世久而譜不明。公之皇曾祖諱超。皇祖諱遠。皆不仕。父諱邈。贈刑部侍郎。夫人劉氏。彭城縣君。子五人。長曰鼎臣。官至殿中丞。次曰寶臣。皆先公卒。次曰得臣。太子中舍。次曰輔臣。前將作監丞。次曰淸臣。大理評事。公之卒。天子賻贈優恤。加得臣殿中丞。淸臣衛尉寺丞。明年八月某日。葬公宣州之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士之所難。有蘊無時。偉歟梅公。人主之知。勇無不敢。惟義之爲。困于翼飛。中垂以斂。一失其塗。進退而坎。理不終窮。旣晚而通。惟其壽考。福祿之隆。

歐陽永叔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曄。字日華。於檢校工部尚書諱託。彭城縣君劉氏之室。爲曾孫。武昌縣令諱郴。蘭陵夫人蕭氏之室。爲孫。贈太僕少卿諱偃。追封潘原縣太君李氏之室。爲第二子。於修爲叔父。修不幸幼孤。依於叔父而長焉。嘗奉太夫人之教曰。爾欲識爾父乎。視爾叔父。其狀貌起居言笑。皆爾父也。修雖幼。已能知太夫人言爲悲。而叔父之爲親也。歐陽氏世家江南。僞唐李氏時。爲廬陵大族。李氏亡。先君昆弟同時而仕者四人。

獨先君早世其後二人皆登於朝以歿公咸平三年舉進士甲科歷南雄州判官隨閬二州推官江陵府掌書記拜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尚書屯田都官二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九最後終于家以慶曆四年三月十日葬於安州應城縣高風鄉彭樂村於其葬也其素所養兄之子修泣而書曰嗚呼叔父之亡吾先君之昆弟無復在者矣其長養教育之恩旣不可報而至於狀貌起居言笑之可思慕者皆不得而見焉矣惟勉而紀吾叔父之可傳於世者庶以盡修之志焉公以太子中允監興國軍鹽酒稅太常丞知漢州雒縣博士知端州桂陽監屯田員外郎知黃州遷都官知永州皆有能政坐舉人奪官復以屯田通判歙州以本官分司西京許家于隨復還都官于家遂致仕景祐四年四月九日卒公爲人嚴明方質尤以潔廉自持自爲布衣非其義不輒受人之遺少而所與親舊後或甚貴終身不造其門其莅官臨事長於決斷初爲隨州推官治獄之難決者三十六大洪山奇峯寺聚僧數百人轉運使疑其積物多而僧爲姦利命公往籍之僧以白金千兩餽公公笑曰吾安用此然汝能聽我言乎今歲大凶汝有積穀六七萬石能盡以輸官而賑民則吾不籍汝僧喜曰諾饑民賴以全活陳堯咨以豪貴自驕官屬莫敢仰視在江陵用私錢詐爲官市黃金府吏持帖强僚佐署公呵吏曰官市金當有文符獨不肯署堯咨雖憚而止然諷轉運使出公不使居府中鄂州崇陽素號難治乃徙公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縣民王明與其同母兄李通爭產累歲明不能自理至貧爲人賃舂公折之一言通則具伏盡取其產鉅萬歸于明通退而無怨言桂陽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於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卽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公娶范氏封福昌縣君子男四人長曰宗顏次曰宗閔其二早亡女一人適張氏亦早亡銘曰

公之明足以決於事愛足以思於人仁足以施其族清足以潔其身而銘之以此足以遺其子孫

歐陽永叔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卽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于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三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

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秘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二。祖諱某。贈某官。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彊者。爲楚威王所滅。無彊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琢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戶部侍郎諱偃。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荊南。且葬焉。又爲荊南之歐陽。嗚呼。公於修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祿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歐陽永叔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〇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諾之。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從容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閒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數曰。君所交皆一時賢儁。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歿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

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於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潤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歸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歐陽永叔北海郡君王氏墓誌銘○

太常丞致仕吳君之夫人曰北海郡君王氏濰州北海人也皇考諱汀舉明經不中後爲本州助教夫人年二十三歸於吳氏天聖元年六月二日以疾卒享年三十有七夫人爲人孝順儉勤自其幼時凡於女事其保傅皆曰教而不勞組紃織紝其諸女皆曰巧莫可及其歸於吳氏也其母曰自吾女適人吾之內事無所助而吳氏之姑曰自吾得此婦吾之內事不失時及其卒也太常君曰舉吾里中有賢女者莫如王氏於是娶其女弟以爲繼室而今夫人戒其家曰凡吾吳氏之內事惟吾女兄之法是守至今而不敢失夫人有賢子曰奎字長文初舉明經爲殿中丞後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今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夫人初用子恩追封福昌縣君其後長文貴顯以夫人爲請天子曰近臣吾所寵也有請其可不從乃特追封夫人爲北海郡君長文號泣頓首曰臣奎不幸竊享厚祿不得及其母而天子寵臣以此俾以報其親臣奎其何以報當是時朝廷之士大夫吳氏之鄉黨鄰里皆咨嗟歎息曰吳氏有子矣嘉祐四年冬長文請告於朝將以明年正月丁酉葬夫人於鄆州之魚山以書來乞銘夫人生三男曰奎奄胄今夫人生一男曰參女三人孫男女九人曾孫女二人銘曰

奎顯矣奄早士胄與參仕方強以一子樂一鄉生雖不及歿有光孫曾多有後愈昌

古文辭類纂四十七

王介甫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升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爵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於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於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己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於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遊以灑掃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淛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二人寬定實寬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避於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騰顯兼榮孰多厚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賢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窮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瑕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

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
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鼐按揮塵錄載李定一揚州人傾蘇子瞻者一洪州人字仲求欲與賽神會蘇子美拒之致興大獄者然則此衛尉卿畫仲求之父此碑文作於嘉祐五年卽寶元元年後七年爲慶曆五年乃有賽神會之事宜荆公尚爲作文也又按李虞己傳衛尉之名虞舟其父名實又載定官爲司農少卿爲吏有能名而不及其傾子美事宋史亦取誌狀之類爲之傳而不復考定耳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
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
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
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
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
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
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
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
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
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
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
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爲戒仁宗大
獵於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
隕於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
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
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
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
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儂智
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詔會除廣西轉運
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
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崖擾卒急
之閒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壘修器械屬州多完而
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還尚書司封員外郎初
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
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
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嘉祐二年二月七
日卒於治所年五十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
朝奉郎勳至上輕車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
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
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
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
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
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
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
亂至君曾大父諱師睦以善治生致富歲饑賤出米
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日始盡棄
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遂良當終時君始十餘
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
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遘適
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
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
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秘書省校書郎二
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一本作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尚
幼一本作嫁進士鄭安平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
縣懷遠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瀾谷崎嶇之中
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
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童子
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
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

曰。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魄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變畫奇瘴毒既除賫斁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於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王介甫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斵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己而問焉使莅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秩爲諫臣無所獻替荊公以所親厚爲之飾詞然文特婉而曲

王介甫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爲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爲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爲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爲進士某今爲某官某今爲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爲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士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爲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鑱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古文辭類纂四十八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閒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夸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茅順甫云荆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又云於序事中一二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於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沈悍篤實不苟爲笑

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陜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陜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任執殺之論功還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還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爲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向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

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歎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六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與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粦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與佐時宰飪調脈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海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强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二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升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絶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海峯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明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鼐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甫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王介甫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歿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歿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衰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棊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卽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瑋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問海峯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於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恥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二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

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騰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輿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王介甫秘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二月君婿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辭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猾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穎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就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秘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直質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驅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於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輝祖諱詠皆弗仕考諱柬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隋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介甫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慰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於眞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詮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辨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數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褢沙之原君故與余善余嘗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嚮尚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旣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塗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驚兮其然奚爲哀哀煢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海峯先生云序文與田太傅同

法樸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覯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茅順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公文斂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非人所及

王介甫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披姦發伏振擿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恃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淸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seal stamp]

王介甫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瓊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莫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君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邛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當寶元康定閒言者喜論兵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弗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强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君初娶王氏尚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尚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庚幷州交城縣尉崔絳與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邱縣而以余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畸翔其德音而躓於時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二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鹽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君又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二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

家數十。君悉鉤訖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宜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荆公誤用而明代人遂有云以尙書起家以手詩起家者雜按在家曰居出仕曰起非必尊用也曰起家三十二年猶言仕三十二年爾義自可通不可以明人之誤而追貶荆公也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之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慍。祇天之役。日月有邸。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王銍默記云歐陽文忠慶曆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都運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會公甥張氏幼孤育於家之嫁姪晟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鞠於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氏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勸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王安世所勘案牘駮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貲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聞奏降殿中丞秦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而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

臨川吳氏有子與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父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閒乃微示以意既而即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著械同絓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徵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蕘适枉蕘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旰贈尙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尙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二子當天聖景祐之閒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闕之終篇而屢數葛氏之多子也既而二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與

祖與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絜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為以效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特以自見蓋久矣然與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與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與祖夫大仕之則當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之言為然與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二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與祖二男子蘩蘊皆有文學蘩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蹇於仕以為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〇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廉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蓄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錫訂君實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〇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虞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謚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二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為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為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為母而撫滕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為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閭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為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〇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

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鍾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二。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於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賉子慈。賉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疏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顧（疑懸）愉愉。教墮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顯懸。猗嗟夫人。惟德之經。媚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於銘。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於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於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遘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於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遘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蕚附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姑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二十七年。爲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獬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

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時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之云如何
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配祇兮
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古文辭類纂五十

[seal]

歸熙甫士友方思曾墓表○

余友方思曾之歿。適島夷來寇。權厝於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於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於石。蓋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於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於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值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達入於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經闈首薦。既一再試春官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於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書。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致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曾自負其才。顧彼之術實不能有加於吾。亦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閒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聞爲佛之學於臨安者。思曾往師之。作禮讚歎。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瘖聾啞羊之流。即跪拜施舍冀得真乘焉。而人遂以思曾果溺於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於此。以是知古之毀服童髮逃山林而不處。未必皆積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曾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於是耶。然使假之以年。以至於今。又安知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於是耶。抑彼其道。空虛翛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於外。安居徐行而至於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歎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曰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朝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築。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於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二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於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予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陵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於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海峯先生云學荊公爲文折旋有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爲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璜。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翮。士翮始遷嚴陵。士翮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侶。汝侶生崇侯。自定王以後。至崇侯。始失其官。爲士庶。崇侯生必後。必後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承。季承生同芳。同芳生獻。獻生四子。

濂涇涘濱涇者汝淵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瀹於朔。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愧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於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之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頓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余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飭。介介自持。非其人。未嘗假以辭色。遇事激昂。僮僕無所避。尤好觀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聞人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爲迂。貞甫獨於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於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爲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初余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歿。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歎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王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歿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卽以是年某月日葬於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於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曾氏。父諱永太。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曰霙。霆。電。女一。適錢撰。孫男五。謙。縣學生。讓。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於馬涇實濱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於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教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學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浦水時淺。時淤。無善田。府君相

水遠近通溪置閘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為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為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其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我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蓋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為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茲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邪或往往數事功之不立謂世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綿綿放績燮於荆楚迄唐而昌嗚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為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曠默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據府君碩碩才無不可實訓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敘為田處極詳悉似貨殖傳）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戌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予以為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尚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御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為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既歸為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陰嗚呼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為也

歸熙甫寒花葬誌○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方靈皐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為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於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於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子弟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教授里巷間窶艱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閒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嘿嘿去之

行於途嘗遊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
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
川亦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
獨行徘徊墟莽閒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
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
忘身世之有係牽也辛未壬申閒苞兄弟客遊燕齊
先生愔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
之先生生於明萬曆丁巳四月初九日卒於康熙癸
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
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於家其子撥以某年月日卜
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藏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與此
其的也有逸氣望溪集中所罕見

方靈皋李抑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
次日歸聞抑亭厥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余
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
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
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余移　武英殿領修
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　蒙
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
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曰百年中無或
並也按察司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
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余自獲交文貞習
於李氏族姻及泉漳閩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儔
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補國子監丞覃士日
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涖事未彌月用此
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厥而
瘖卒於君寓余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
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
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
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余共晨夕各一二
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余發病衰
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
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
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
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
進士年五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
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尚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
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
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
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羇死
乃引疾送君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勅封孺人子五
人四舉甲乙科長清馥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
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
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
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
某原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躡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悴余
生之無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爽字稱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
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
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
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
也舅氏性剛直於尋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

處。雖貴顯有不善。即面責無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櫆。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乎。居設酒食。召櫆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櫆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仰首歔欷。徐顧謂櫆曰。予窮於世。今老日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為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為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櫆受命而退。未及為。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櫃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櫆涕泣而為之誌。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并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絶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閒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嘆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蟊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薲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庥

韓退之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于京師再進再屈千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嗛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閒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

知制誥韓愈記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遊閣序王緒作賦今中丞王公爲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也）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邱曰竢德之邱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韓退之河南府同官記。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

達當時自當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于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愼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愿愨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帥荊南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鎭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董逌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宗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者鄭餘慶新書不載其爲汜水主簿及留守東都公送鄭涵校理序云爲郎於都官事相公於居守涵即餘慶子更名辯者也此餘慶爲留守之證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冗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於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噢嗥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惟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惟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於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胄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胄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胄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

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方侍郎云周人以後無此種格力歐公自謂不能為所謂曉其深處而東坡以所傳為妄豈此見知言之難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古文辭類纂五十二

柳子厚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邨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類頷斷齶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纂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悟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爲工而效法者益失之矣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啟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涖永州閒日登城北墉臨於荒野叢翳之隙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奧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棋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薉決澮溝導伏流散爲疏林洄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耋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厖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耋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於閨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

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子厚鈷鉧潭記○○○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也一日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潨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嵁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支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柟石楠楩櫧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

歡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葧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鯈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茅順甫云清洌

柳子厚石㵎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亘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於此邪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邪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㵎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㵎後石渠㵎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圮豕得以爲囿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剔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迴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横環嶚闊瀴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爲朝室又北闢之以爲陰室作屋於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於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於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屛者曰屛山其西曰四姚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李[illegible]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抗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屛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屛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櫪多櫧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多橐吾[illegible]堂攷多蘘荷伯父薑塢先生云爾雅菟奚顆凍注款冬也邢疏本草款冬一名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弈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多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山兩崖皆東西疑西字當作面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糈稌陰酒方侍郎云形當作刑[illegible]羹也見周官內外饔[illegible]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閒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柳子厚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邪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絜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爲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伯父薑塢先生云崔簡以刺連州爲州人所訟流死驩州卽子厚亦云餌五石病瘍且亂又書與之論石鍾乳則此記蓋書其婣連不得謂爲信辭矣零陵郡嘗作連山郡文安禮嘗論及之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汙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蒞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途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藂峯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于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七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

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往復而授館者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飫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有出納奇贏之數句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鼐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事儷偶語而陳腐不化辭頗蹇塞若饗軍堂江運二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尚不及永柳以後所爲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柟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誠遊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微霽合姻登舟於玆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趦趄湘中爲顑頷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玆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洑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糺逖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相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棊○○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

使貴者則皆慄焉昏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
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覘之以思其始則
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
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
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
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某者
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
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
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
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所
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
千萬且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
其始與末有似某者故敘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翺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
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
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弔孟東野遂以
東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景雲山居
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
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蔥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
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
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
未朔宿陳留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
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
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
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水波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
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棲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
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
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遊報恩水涸
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
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
轄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
堂周眺羣峯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
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
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
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翺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
月丙子翺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
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弋陽山
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己亥直渡擔石湖
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遊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
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
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
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
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湞
陽峽己卯宿湞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
水道出衢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
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
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
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
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
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
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
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
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
嶺至湞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湞昌
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

部江

古文辭類纂五十四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於子履之室。（茅順甫云：陸經字子履，洛陽人，官集賢修撰。）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章之東西序，羣玉蘂珠殿之北。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閣。）胡為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於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予竊於世久矣，少不悅於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子其為我志之。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壟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泫然流涕而書之。夫石韞玉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於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卻有一片渾雄沖澹精神。）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歿，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為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為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為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為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為夫子之尊由此為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歿有所享，以為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為其邑未踰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為學舍於其旁，藏

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殺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鼐按宋仁廟賜梅摯守杭州詩止一首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歐公云賜詩首章者左傳以書定爾功爲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烟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董瑞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蹟意變風韻溢於行布猶之儲然）

歐陽永叔峴山亭記○○○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游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迴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

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為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迹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閒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求其詳者皆不復道也鼐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壒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謂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為文之類劉海峯欲删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為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歐陽永叔遊鯈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跡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遊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遊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龍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遊鯈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鼐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於圜邱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耳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閒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閒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為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為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

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卽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共起合肥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尚有居谿傍者余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於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歲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弃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士其生平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堙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可爲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薑塢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濠滁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卽劉仁贍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贍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泯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歐陽永叔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懽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余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闢其後以爲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槪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於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於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於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施君爲施昌言許君爲許元馬君爲馬遵）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

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游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茅順甫云鳳韻蕭然靈瑞先生云嘗能始名勝志引此記云李不疑爲郡守不疑未詳何人某按李端愿仁宗時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鄆襄二州移廬州不疑即端愿也端愿遵勗之子遵勗尚萬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愿字公謹一字不疑歐公集中浮槎寺入記詩跋及與李簡議言李謹求及作記事節中數深其字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鬭。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荊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聞出一士。豈其痺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從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急生不舒愉。雖豐居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木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游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善。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記。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
京索閒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
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
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劓刃腹中獨不能
保其心腹腎腸而反移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
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
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
天之所以震耀威罰宜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耶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
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
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耶不然則
喑嗚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
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
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
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
因高以望之眾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
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
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
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
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
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
山之連者峯者岫者絡繹聯亙卑相附高相摩亭然
起崪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
若倚世所謂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
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
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
者歟既而欲記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古文辭類纂五十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為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固筠州學記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於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樸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於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鼐按宜黃筠州二記論學之指皆精甚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脈亦稍弱矣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殁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彊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

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爲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爲孺子宅又嘗爲臺也予爲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茆爲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爲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閒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爲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洩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及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封訪余於東門爲

余道長渠之事而誘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菑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游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游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茀草之閒未有即而

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晦暧遊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圖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閎隘庳樓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尚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瞰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是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

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于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于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于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平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儁。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于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閒。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予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乃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乃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于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于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熙寧六年二月己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

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彊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閒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於東江其北隄石楗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於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蒿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於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於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閒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於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閒二十七戶慶曆之閒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閒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於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涇至於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於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浚湖積其泥塗以爲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

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是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於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於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休崲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於唐又接於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覩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覩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

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古文辭類纂五十六

䨻簃所藏

雜記類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閒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閒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閒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閒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推疑）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

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阼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

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圃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廉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然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

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遊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遊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為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為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為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頌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為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為記而未果既葬忠彥以告軾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

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閒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元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閒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邪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

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原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爲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古文辭類纂五十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令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邪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沖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

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在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雖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予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茅順甫云逸興備眼餘音不絕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賜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跡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閒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卽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閒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鼐按隸耕字本晉語隸農夫也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卽書詩

四句並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鼂无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虯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螈其上有鳥黑如鸜鵒赤冠長喙俯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暮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雜記類八

歸熙甫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孃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弘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性懶出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階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冢人俞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邪因作思子之亭徘徊四望長天寥闊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其詞曰天地運化與世而遷生氣日漓曷如古先渾敦檮杌天以爲賢蛙陋饕餮天以爲妍跖年必永回壽必慳噫嘻吾兒敢覬其全今世有之死固宜焉聞昔郗超殁於賊閒遺書在笥其父舍旃胡爲吾兒愈思愈妍爰有貧士居海之邊重趼來哭涕洟漣湲王公大人死則無傳吾兒孱弱何以致然人自胞胎至於百年何時不死死

者萬千如彼死者亦奚足言有如吾兒眞爲可惜我
庭我廬我饋我膳我兒彼兩髦翠眉朱顏宛其綠衣在
我之前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似邪非邪悠悠蒼天廬
月之初兒坐閣子我倚欄杆池水瀰瀰日出山亭萬
鵶來止竹樹交滿枝垂葉披如是二日予以爲祉豈
知斯祥兆兒之死兒果爲神信不死矣是時亭前有
兩山茶影在石池綠葉朱花兒行山徑循水之涯從
容笑言手擷雙葩花容照映爛然雲霞山花尚開兒
已辭家一朝化去果不死邪漢有太子死後八日周
行萬里蘧而自述倚尼渠余白璧可質大風疾雷俞
老戰栗奔走來告人棺已失兒今起矣寃其在室吾
朝以望及日之昳吾夕以望及日之出西望五湖之
濆淞東望大海之蕩潏寥寥長天陰雲四密俞老不
來悲風蕭瑟宇宙之變日新日茁豈曰無之吾匪怪
譎父子重懽玆生已畢於乎天乎鑒此誠壹

歸熙甫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
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
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
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
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
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於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
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少匡廬衡
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
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
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闉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
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
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

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
宅所謂南楔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
隔世今獨與其幼子飲悵然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嘗
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
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
之故廬余能無恍然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
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
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輓父之母
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
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
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
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
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
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
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
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
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
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邪
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
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
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
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
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閒靚壬寅之歲讀書
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

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荊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迹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為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為給事中君之為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為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為思黃州詩子瞻為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廷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

歸熙甫長興縣令題名記○

長興為縣始於晉太康三年初名長城唐武德四年五年為綏州雉州七年復為長城梁開平元年為長興元元貞二年縣為州洪武二年復為縣縣常為吳興屬隋開皇仁壽之間一再屬吾蘇州丁酉之歲國兵克長興耿侯以元帥鎮今治開府者十餘年既滅吳耿侯始去而長興復專為縣至今若干年矣邇縣之初建為長城若干年矣長城為長興又若干年矣舊未有題名之碑余始考圖志取洪武以來為縣者列之嗚呼彼其受百里之命其志亦欲以有所施於民以不負一時之委任者蓋有矣而文字缺軼遂不見於後世幸而存者又其書之之略可概也抑其傳於後世者既如彼而是非毀譽之在於當時又豈盡出於三代直道之民哉夫士發憤以修先聖之道而無聞於世則已矣余之書此以為後之承於前者其任宜爾亦非以為前人之欲求著其名氏於今也

歸熙甫遂初堂記

宋尤文簡公嘗愛孫興公遂初賦而以遂初名其堂崇陵書扁賜之在今無錫九龍山之下公十四世孫質字叔野求其遺址而莫知所在自以其意規度於山之陽為新堂仍以遂初為扁以書來求余記之按興公嘗隱會稽放浪山水有高尚之志故為此賦其後涉歷世塗違其夙好為桓溫所譏文簡公歷仕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為況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傅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

相商周之主豈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於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其高世遐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閒而有不能自已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為不隆矣今讀其思潁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畹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於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霞春夏以往嵐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欄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為殿架石為樓鑿壁為石佛而樓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為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折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欄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周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燃火礮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溜為石池溢而至於巖口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滴珠之巖也若時值冬寒雨雪或凝為冰柱屹立巖石之下尤為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云自滴珠西轉是為閬虛之峯綠蘿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敧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中拆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為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左陟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棖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發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衆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內其中鑿石為几榻可弈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宇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梘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陂廣可數畝其形如漏卮其口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隱背金谷而當山之谿者會勝巖也巖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為殿而架閣於其右一日坐閣上值大雷雨雲霧窈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為堂三閒曰九帶之堂石三面抱之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溜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濤有洞曰三曲洞中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

古木蒼藤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泠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暘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曰樓真曰樓隱曰翠華曰桃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爲柱者二如闕二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二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壑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二門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爲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閟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二天池菰蒲被之鰋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蕖經雨則紅艷如繪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披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二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爲寺鑿石爲磴而登之冬時得南日最暖自寺左行有崖巍然高覆其承雨溜者歲久正黑雨所不到石色猶赭赭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漚如浪波之沄沄而崖簷之泉鏗訇響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音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即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澗跨澗爲橋澗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

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巖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總巖壁立之右有巖曰半月折而北有巖高敞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焉旁巖二不知其名皆可遊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磴磴纔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瞰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巖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戛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嶙峭空虛幾欲乘風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橋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爲黃鶴峯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二嶄絕不可登當其壁然下斂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曉翠日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暘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遊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甕巖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桅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自黃鶴東南復起而爲妙高峯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峯之半有巖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巖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牖櫺皆如支拄

然中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巖他巖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峯餘萊之南則華嚴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萊峯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燦然可數自黃鶴北迤是爲翠微峯翠微峯之西南壑中其水流而爲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深遠曰石駐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巖曰談玄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爲底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爲抱龍峯抱龍與餘萊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鶴之東面也登抱龍之巔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飄飄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峯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松幹蚪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爲翠蓋峯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嵋月諸巖也自嵋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而丹邱一峯二巖並立方几之下山之北載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囀獨時時往來於白雲原注桐城山名東去浮山二十里金谷之閒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原注此一篇全學禹貢章法浮山勝境凡五處一曰華嚴寺二曰金谷巖三曰會勝巖四曰連雲峽五曰壁立巖文直敘此五處在前如禹貢前並列九州也後敘諸峯脈絡次第一曰黃鶴峯二曰妙高峯三曰餘萊峯四曰翠微峯五曰抱龍峯如禹貢之有導山導水也其巖洞之在五勝境前後左右者即附在本境之後其不在五勝境之內而見於諸峯之上下者附在諸峯之後有與前相關復爲點次如九州既有壺口碣石而導山導水後見之非複亂也浮山所在及其所以名敘在中間寄奇

劉才甫竇祠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竇祠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竇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竇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竇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謹守若城且急使人請援賊今穿洞洞皆石骨不可穿計窮且去矣夾成之二卒卒出不意相顧驚愕遂以刀劈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縉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況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

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淩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寓乎此也 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脩然自適於山阯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爲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爲淩雲之遊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倘佯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委迤而來攀緣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超然遠矚澹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閒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淩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爲之記

古文辭類纂五十九

箴銘類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鼐按子雲本傳云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藝文志以州箴列於儒家此本錄從藝文類聚別無善本蓋多外誤子雲文尚奇詭而趙充國頌及此文獨平易蓋箴頌之體宜爾也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兖徐青揚荊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而田仁於天漢大始之閒嘗刺舉三河三河又在十三部之外其後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又其後罷所領兵而使察三輔三河宏農於是無三河刺史而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四部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輔宏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置州牧哀帝始復刺史而卒又改爲州牧焉司隸之官成帝時省哀帝時復然哀帝雖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直故本紀謂之正司直司隸蓋自是佐三公舉朝廷不法者而已不復如成帝以前之督部諸郡三輔也故自成帝省司隸後總爲十三部其時司隸所部必分屬於豫涼二州矣但史言之不詳耳至平帝元始三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是箴而知之爾蓋殺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州而交阯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名頗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理之書今漢書地理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元始二年知其爽州箴同時有也志內每郡國必曰屬某州而三輔宏農河東武都隴西金城天水十餘郡獨不著所屬此其舊書必曰屬雍州也班氏以雍州乃王莽專擅時所置之名故刊除之爾其實志內某郡屬某州大抵皆莽所定而廣平帝以前郡國分屬諸州之制莽所云不應經者皆不復可詳也自是迄莽之亡皆十二部建武中興改雍州爲司隸而後散涼州乃復爲十三部○○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
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
冀州糜沸炫沄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
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
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
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怙云焉有
予隳六國奮矯渠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既豬陽烏攸處橘柚羽貝
瑤琨篠簜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荊蠻
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躓於垤莫躓於山咸跌於
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
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
紹類夫差一誤泰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
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
股肱不可不孳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
執籌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荊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洚
荊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
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
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成湯果秉其
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荊風慄以

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歿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既瀦有羽有蒙孤桐蠙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漯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二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欷歔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荆山伊雒是經滎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挐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鶉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彊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閶闔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臣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盍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鯀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砮丹絲麻條暢有稉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追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彊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

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阽獯鬻。南界涇流。晝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荊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子雲酒箴○○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叀礙。爲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誡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韓退之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瞱瞱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為朋否則為讐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虐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己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為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玆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裼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崐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霆風雨雪雹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

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幷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二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閒。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緜。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

頌贊類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乎遠哉志以為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歿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

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古文辭類纂六十一

辭賦類

淳于髡諷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䐜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二句疑誤倒蓋與替爲韻齊東野語已有此說）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

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
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
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
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
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鷙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
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讒
人之害而讒于死）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
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
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
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
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
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
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吾挾此德實
將適四方乎若居楚國芳菲彌章安能使人之不忌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好修以爲常（常當作恆避漢諱改）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
之可懲（以上言欲退隱不涉世患而不能也此段卽漁父篇之義又揚子雲反離騷所云棄由
聃之所珍者屈子于此已解其難）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
婞直以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
兮紛獨有此姱節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爲女嬃辭所謂愼毋爲善也）依前聖以節
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
辭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啟九辯下十大句皆言失道君
之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啟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爲與澆並斥爲康
娛王逸誤以夏康連讀解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
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
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
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
宗用而不長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
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
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
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
可服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
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
不當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心正於舜而
無媿又安能不爲善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駟
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此下承往觀乎四荒極言之而卒歸於不
可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
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
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
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須
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爲
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又繼
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
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
而望予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
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閬風
而緤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溘吾遊此
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
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
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
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盤保厥美以驕
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
求（宓妃者蓋后羿之妻天問所謂妻彼雒嬪者是也言方令蹇修爲理而彼乃離於遷而歸我而反適）

無道之羿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耶羿自鉏遷於窮石窮石是羿國凡淮南子山海經之類多依楚詞妄為附會皆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虙妃有娀二姚皆下土女非謂神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鳥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言將以此中正適於蓋世其於楚也則如天閽之不通是哲王不寤也其於異國則世無賢君相從驕傲或有賢而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是閨中邃遠也索瓊茅以筳篿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珵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皆靈氛之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皇剡剡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鴂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

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靈氛第言世之幽昧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長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其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蘺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巫咸之詞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言承靈氛則巫咸在其內矣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上虙妃有娀一節猶言求女靈氛巫咸二節亦以求女為言欲其擇君而事也至此節則知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遨遊娛樂如遠遊一篇之旨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也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横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鑿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而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而去閭兮招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

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順風波
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
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
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
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
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
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
兮鼐疑懷王時放屈子於江南在今江西饒信地郢之東蓋作哀郢時也頃襄再遷之乃在辰湘之
間處郢之南作涉江時也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古鄣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漢初廬江郡猶
在江南後乃移鄣江北地志云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者古陵陽界及此
故屈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銅陵繁耳運舟下
浮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處地之上下非屈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淼南度之焉
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
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
不可涉忽若困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
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
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
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
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
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
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
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
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願遙赴而橫奔兮覽
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
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
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
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
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歷茲情以
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
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言所陳成敗得失無
不耿著其言猶在而至今不已驗乎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
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
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
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
兮幷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
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逴遠而
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
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
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此承上文言我祇陳言明知施報之不與而君乃不聽安得無
顧乎懷王入秦讒獲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睠顧楚國繫心懷王
不忘欲返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
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
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懷王以
信直而爲秦欺矣又無行理爲通一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蔽不悟也懷王昔者所任
用蓋皆小人爲利者耳一曰主憂辱則棄而忘之冀如瑕生之於晉惠子展子鮮之推挽衛獻者安可
得說屈子所以痛心於理弱也與離騷之理弱託意異矣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
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
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
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
思作頌聊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聊作頌爲戒以救襄王尚可及也故曰冀幸君
之一悟此篇悲傷懷王之拘囚于秦其辭我爲懷切既自抒忠愛亦所以屬頃襄報仇之心而是時君臣
方欲進業以聞國恥此令尹子蘭所以間之大惡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晠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莫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拂道遠忽兮曾吟恒悲永歎喟兮世既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將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圜實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鼐疑此篇尚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爲誣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況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陵大波而流

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昆侖以瞰霧兮隱岐山之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飄幡幡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不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

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中心兮揚厥馮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莫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江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夭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廱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

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屈原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之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寖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絕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曜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于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于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于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陵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擥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擔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列螭象而並進兮形蟉虬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于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太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慄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寧廉絜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遊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古文辭類纂六十二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
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
宋漻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
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
落兮羇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
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兮鶤雞啁哳而
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
中兮蹇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
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專思君兮不可化君不
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憺兮忘食事願一見
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朅而歸不得見
兮心悲倚結軨兮太息涕潺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
得中瞀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
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白露既下降百草
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
離芳藹之方壯兮余萎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
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欿傺而沈
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煩挐而交橫顏淫溢而將罷
兮柯彷彿而萎黃萷櫹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瘀傷
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其失時而無當攬騑轡而下
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遒盡兮恐余壽之弗
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與而獨倚
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
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
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羌無以異
於衆芳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高翔心閔憐之
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
增傷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
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
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卻騏驥而不乘兮
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
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駶跳而遠去鳧鴈皆唼夫粱藻
兮鳳愈飄翔而高舉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
而難入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
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
誠未遇其匹合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安棲變古
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驥伏匿而不見兮
鳳凰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德兮何云賢士之不
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君棄遠
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端兮竊不敢
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
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
與壄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
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
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
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
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
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
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溫竊
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

汨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霒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緜緜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強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之願忠兮妒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躣躣屬雷師之闐闐兮道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風賦 ○○○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墜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颺熛怒耾耾雷聲迴穴錯迕蹷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楗眴渙粲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陵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閒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衡槩新夷被荑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故其風中人狀直憯悽惏慄清涼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

夫庶人之風塕然起於窮巷之閒堀堁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堁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憞溷鬱邑敺溫致溼中心慘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䁾啗齰嗽獲死生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閒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莫爲行雨朝朝莫莫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爲立觀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㬐兮若松榯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遊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巉巖而下望兮臨大阺之稸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濞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蓊湛湛而不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薄岸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卻會崪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磥磥而相摩兮巆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瀺灂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鵰鶚鷹鷂飛揚伏竄股戰脅息安敢妄摯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黿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蜲蜲蜿蜿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盛葩葉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徙靡澹淡隨波闇藹東西施翼猗狔豐沛綠葉紫裹丹莖白蔕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巑岏裖陳磑磑盤石險峻傾崎崖隤巖嶇參差縱橫相追陬互橫啎背穴偃蹠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炫燿虹蜺俯視崝嶸窐寥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不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賁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離載菁青荃夜千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夭夭越香掩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鸝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羨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犧禱琁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紬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調謳令人惏悷憯悽脅息增欷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罘罕不傾涉漭漭馳苹苹飛鳥未及起

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蹝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竅通鬱精神察覽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怳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閒美貌橫生曄兮如花温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繢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穠不短纖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嫷被服倪薄裝沐蘭澤含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睹玉覽其狀其狀峩峩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温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蛾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醲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姽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閒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愔嫕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焭焭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音而哀歎頩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

然其妻蓬頭攣耳齞脣歷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爲美色必能愚亂人邪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睹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閒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鶬鶊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袪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是處子怳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膠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綪繳蘭臺飲馬西南當作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浿邱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翅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爲大鳥

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泆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

黃鵠因是以遊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囓蔆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碆盧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遊乎高陂北遊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于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鼐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諫此與漁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難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褚先生劉子政悉載敘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已

古文辭類纂六十四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飆乎尚羊乃至少原之埜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予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予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埜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生鵩鳥賦 有序○○○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

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于鵩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鵩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蟺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遊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坱圠無垠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閒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轖紛屯澹淡嘘唏煩醒惕惕怵怵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淳甘膬脭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閒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蹷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遊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承閒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為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鸝黃鳱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繭之絲以為絃孤子之鉤以為隱九寡之珥以為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歌曰麥秀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蚑蟜螻蟻聞之柱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犓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摶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臑勺藥之醬薄耆之炙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歠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強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虛穱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季為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強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紛紜玄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溷章白鷺孔雀鵷鶵鵁鶄翠鬣紫纓螭龍德牧邕邕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漃漻薵蓼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櫚

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猗靡消息陽陰
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
肴糅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
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娵
傅予之徒雜裾垂髾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
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
樂也太子能强起遊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軨之輿乘牡駿之
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遊涉乎雲林周馳
乎蘭澤弭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
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
御之智巧恐虎豹慴鷙鳥逐馬鳴鑣魚跨麋角履遊
麕兔蹈踐麖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
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遊乎太
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閒侵淫而上
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
薄天兵車雷運旌旗偃蹇羽旄肅紛馳騁角逐慕味
爭先徼墨廣博望之有圻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
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旣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
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磑磑矛戟交錯
收獲掌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
羞炰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
決絕以諾貞信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斁
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
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
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
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

揚汩者所温汾者所滌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
縷形其所由然也怳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汩汩兮忽
兮慌兮俶兮儻兮浩瀇瀁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
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
神日母汩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
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
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鼐按暮離散者晚潮去也發曙者早潮來也內存
心而自持於是澡概胸中灑練五藏澹澉手足頮濯
髮齒揄棄恬怠輸寫淟濁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
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傴起躄發瞽披聾而觀
望之也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
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
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
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涌
而濤起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進
也浩浩溰溰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
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
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
繹顒顒卬卬椐椐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
軍行訇隱匈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
渤怫鬱闇漠感突上擊下碑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
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遇者死當者壞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迴翔青篾銜枚檀桓
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凌赤岸篲扶桑橫奔
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
混庉庉聲如雷鼓發怒庢沓清升踰跇侯波奮振合
戰於藉藉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
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

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瀄汩潺湲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沋沋湲湲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闇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

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隤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 王逸以爲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題爲淮南王安作竊疑昭明之世容有班固賈逵所解楚詞或據異說題之 ○○○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巃嵷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猿狖羣嘯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莫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荒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樹輪相糾兮林木茷骫青莎雜樹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漇漇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鬭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客難 ○○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

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孶孶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遺行者故此下復言己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節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尤不能識之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何屺瞻云本望武帝知之不盡反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曾滌先生云瑰瑋宏放之氣如翻雲而上騰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瑑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

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於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古文辭類纂六十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奼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芎藭菖蒲。茳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盧。菴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蘭。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蹴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翱翔容與。覽乎陰林。（此即其北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𠛬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衯衯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此即東之蕙圃）媻姍勃窣。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發。遊於清池。（此即西之涌泉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按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雲陽在巫山下。此即至其南也）怕乎無為。憺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愼爲鄰右以湯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彭湃滭弗宓汨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冽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墜沉沉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𩶬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峨峨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施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揜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稾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累臺增成巖窔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圄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嶢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瑕

殿。華雜臿其間。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
孰。黃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樗棗楊梅。櫻桃蒲
陶。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
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
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
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
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
疏。落英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
石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纍輯。
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玄
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棲息乎其閒。
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踰絕梁。騰
殊榛。捷垂條。掉希閒。牢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
百千處。娛遊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
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
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遊。孫叔奉轡。衛公驂乘。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
泰山為櫓。車騎靁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
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
羆。足壄羊。蒙鶡蘇。絝白虎。鶡按續漢書輿服志云武冠環纓無蕤以青系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虎賁將虎文絝襄邑歲獻織成虎文此乃所云蒙鶡蘇絝白虎也孟康注鶡尾也蘇析羽也蓋得之而善注謬甚郭景純以絝為絆亦失之被
班文。跨壄馬。淩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
壑厲水。推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
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
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
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

弱。滿白羽。射遊梟。櫟蜚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
弦矢分。藝殪仆。然后揚節而上浮。淩驚風。歷駭猋。乘
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
捎鳳皇。捷鵷鶵。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
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
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
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得
獲。徒車之所轥轢。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
其窮極倦𠜱。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藉藉。
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
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建
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
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
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
鎗闛鞈。洞心駭耳。荊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
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
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妖冶嫻都。靚糚刻飾。
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袣。眇閻
易以卹削。便姍嫳屑。與俗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
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
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
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
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
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
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塹。使山
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
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圃。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淸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芔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羡乎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艸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古文辭類纂六十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陂阤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𧮰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執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長卿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顔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含靁兮前陸離而後潏湟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拏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度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汎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鼐按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閶闔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厲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南西北四段而求仙人之居意卽載其間末大句與遠遊語同然屈子意在遺去世之沉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爲鄰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爲仙人卽居此無聞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司馬長卿長門賦有序○○○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竝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杏以為梁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髣髴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耀耀而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按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兮觀衆星之行列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灑沈贍菑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循誦習

傳曾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
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
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
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
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
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
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
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纍號泣內嚮而
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物靡不得其
所今獨曷爲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
之垂涕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
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
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不亦康乎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
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
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
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
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
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
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乎秦率
遷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
可勝數繼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
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
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惟見可觀也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
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
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伯父薑塢先生云成即成王也下云躡梁父登泰山即管子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
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
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
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乎二后
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
鼐按此處文則狹小成王而夸漢實則謂古聖謹慎之道易遵易繼今舍之而更爲浩侈則難以遵繼古聖所未爲而今欲過之可乎
然猶躡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猋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末首惡鬱沒闇昧昭晣
昆蟲闓懌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
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
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
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
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
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
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百蠻執
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
至不特創見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伯父薑塢先生
云蓋古曰蓋發語辭予謂當如考工記輪人爲蓋之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
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

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濡之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兹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伯父董揚先生云周頌匪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

伯父董揚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象賦頌其設意措辭皆嫗煦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諛爲誅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駭邁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

古文辭類纂六十七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撙撙其相膠轕兮猋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䀪翕赫曶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蕤綏灕虖襂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馺遺風凌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羾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轃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葀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嗺而成觀仰撟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㨯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柍桭雷鬱律於巖窔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蠓而撇天左欃槍而右玄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陰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抗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其寥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㠑嵔隗乎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亡國（亡國字漢書無無是）肅乎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栘楊香芬茀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薌呹肸以棍批兮聲駍隱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帷弸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閒館琁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逑索偶皋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流瑕兮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建光燿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琁璣而下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眾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漎漎而扶轄兮鸞

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濙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矑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玄瓚觩醪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炎感黃龍兮熛訛碩麟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參差駢嵯峨兮嶺巆嶙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迉遲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

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玄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飆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地稠嶅簸丘跳巒涌渭躍涇秦神下讋跖魂負沴河靈矍踢爪華蹈衰顏監云爪古掌字[illegible]按說文爪亦丮也从反爪諸兩切丮持也故蕭林注此賦云掌據之是也從持丮之義不得謂爪即掌字也水經河水下篇注引掌華路衰蓋以音近而相承失讀久矣漢書作掌然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並作襃山此文與覽鹽協韻故知作衰為正衰字讀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蹲如也靈祇既饗五位時敘絪縕玄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汩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崝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雙遵逝虖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上林之末有遊乎六藝之囿及翱翔書圃之語此文法之借行遊為喻言以天道為車馬以六經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遠歷山川以為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 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惟晉語卻虎設羽先升車昭注云羽為羽繁於背若今軍將負旄矣為旌負旄畫漢以後制為古人無此車說非也大司馬辨衆注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軍象其制為之設之以待死事東京賦薛綜注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者也以在肩上故曰負韓詩外傳子路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然則羽者旄旗耳以其似羽非真鳥羽也賦內羽騎營營昈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

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訾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參乘狹三王之阸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玄冥之統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落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虹蜺為繯屬之乎昆侖之墟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徵車輕武鴻絧緁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夐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梢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僸沇溶淋離廓落戩㒨八鎮而開關（鎗按獵時先已合圍天子至乃復開關入之然後獵）飛廉雲師吸嚊瀟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鷹鷂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千駟校騎萬帥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猋拉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者奔欲㩁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挻搏玄猨騰空虛歫連卷踔天蟜娭獮閒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猋林叢為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修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浟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薑塢先生云易列其夤列即今裂字）羿氏控弦皇車幽轄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蹙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

蹈飛豹羂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野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沇沇溶溶遙噱乎紘中三軍芒然
窮尤閎與亶觀夫剽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羆之
挐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蹙竦讋怖魂亡魄失
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
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
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
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雁嚶嚶羣娭
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
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
索蛟螭蹈獱獺據黿鼉抾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
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
之珠胎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玆乎鴻生
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
振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鄰是以
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
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
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玆太古之
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
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
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爵之林奢雲夢侈
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飾
木功不彫丞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
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
有亡放雉兔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
臻玆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
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
背阿房反未央

揚子雲長楊賦 有序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
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網罝罘捕
熊羆豪豬虎豹狖玃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
熊館以網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
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
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
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
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
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獲胡搤熊羆
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功不圖
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
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
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玆邪若客
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
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
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
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爲之不
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
鉅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搟邑下將降旗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

餐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
迺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
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
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
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
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
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
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轒輼破穹廬腦沙幕髓余吾
遂躐乎王庭驅橐駝燒熐蠡分剺單于磔裂屬國夷
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尸輿厮係累老弱吮鋋瘢耆
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頜扶服蛾伏二十
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
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
鄰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
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
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
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
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
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
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𩖴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
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仿佛骩屬
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
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

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
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
磍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
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
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
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
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
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
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
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
矣此嘉微難蜀父老

揚子雲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
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
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
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
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
五千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
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
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
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
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
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
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
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

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製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遊神之庭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臾跗扁鵲悲夫

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顩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伯父薑塢先生云雄偉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　鼐按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爲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爲說故范雎蔡澤蕭曹留侯前後再言之而義別非重複也末數句言人之取名有建功於世者有高隱者又有以放誕之行使人驚異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隱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惟著書以成名耳　響若阺隤者以狀其聲名之盛文選及說文引之並作響漢書作嚮古字通也說文巴蜀名山岸脅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阜部又有阺曰秦謂陵阪曰阺然則此字作氏音承旨切或作阺音丁禮切皆本說文義皆可通

揚子雲解難 ○○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迺抗辭幽說閎意眇指

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玆年矣而殊不寤亶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撒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燿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歊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臧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獿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揚子雲反離騷 ○○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

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䵢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駕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囏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竢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芬兮颺燁燁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虖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皋纍既攀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雄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柅兮望昆侖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纍改昔仲尼之去魯兮婓婓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

之振衣弃由聃之所珍兮賤彭咸之所遺悽愴嗚咽望溪宗伯所論最得子雲用意深處

古文辭類纂六十八

班孟堅兩都賦幷序（伯父薑塢先生云凡所舉與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䌓而不縟詳而有體卽○○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在省中官也大中大夫中大夫之臣者故稱大也中大夫武帝後改爲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則董生爲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不復內侍但屬光祿之勳其秩僮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此必昭宣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賈生自大中大夫爲長沙傅亦何爲降黜乎此實非舊制据孟堅此序足知表之漏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爲中大夫不云爲大中大夫亦是漏也）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閒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睹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灃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

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
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
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棻東郊則
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
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
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
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
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
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
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
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
雕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爓
朗以景彰於是左墄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
洞開列鐘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
臨峻路而啟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
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
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
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
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
發越蘭林蕙草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
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
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
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砌玉階彤庭碝磩
綵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
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
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
堂百僚之位周時天子諸侯朝皆在廷不在堂惟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通言給
事之所曰朝耳漢時議事亦在廷中與古同異於古者皆坐而非立也其朝堂蓋本爲大臣所次止略如

古之九室前漢書內不見朝堂事如霍光傳議立帝圖在廷也至後漢則陳球議竇太后事袁安議北單
于事並在朝堂矣而熹平四年議歷則又在司徒府廷中似議人少則在堂人多則在廷耶以東京之事
推之西都或亦然耶此朝堂蓋亦南向在殿廷外偏東故西京賦云朝堂承東非如後世朝房之制也而
班云左右廷中者自指百僚位言之非朝堂有左右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
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
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鼐按此用王襃令王襃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事會注
引孔叢子功會者其樂和非也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
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惇誨故老名
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
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
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
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鼐按此二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
科爲郎中故云總禮官之甲科也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爲郎是也郎選略盡於此二句
虎賁贅衣贅衣卽綴衣古稱也其在漢則少府侍中之職閹尹閽寺陛戟百
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鉤陳之位郎衛也周廬千列卒衛也徼道綺錯
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
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掍建章而連外屬設璧門
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嶕嶢眇麗巧而
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
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馺娑洞枍詣以
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
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棼楣
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
眩轉而意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怳怳
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
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篠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
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
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嶈嶈濫瀛洲

輿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崪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嶄巖巨石隤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耀乎其陂玄鶴白鷺黃鵠鵁鶄鶬鴰鴇鶂鳧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譽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鷴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繒繳方舟並鶩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鼐按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世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民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
勤乎三五豈特方軌竝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
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
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
乃伏犧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
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
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
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
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
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
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
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三雍字見後漢書趙
熹傳）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
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
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
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
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
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
苑順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制
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
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
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
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棽麗龢鑾玲瓏天官景
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伯清
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掃
霓旌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欱野歕
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
按屯騈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

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
弦不睼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
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
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
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
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夏而布德瞰四
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燿朱垠
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
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
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
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
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
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
鼓鏗鎗管弦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
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
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
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
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
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
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
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紝男
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
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
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
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
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歎玄德讜言

弘說咸舍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
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
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
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
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
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
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
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
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
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人
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
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
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
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
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
猗與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
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
洪化惟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
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
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
億年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
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
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
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
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
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
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如其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
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以樂記干戚之容雅
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
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
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
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
以施光朱火曄其延起兮燿華屋而熺洞房黼帳袪
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
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嚴顏和
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
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踃般紛挐兮淵塞沈蕩改恆常
兮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姣服極麗姁媮致態貌
嫽妙以妖蠱兮紅顏曄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
流睇而橫波珠翠的爍而炤燿兮華袿飛髾而雜纖
羅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脣紆清揚亢
音高歌為樂之方歌曰攄予意以弘觀兮繹精靈之
所束弛緊急之弦張兮慢末事之委曲舒恢炱之廣
度兮闊細體之苛縟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
促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
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容得志不劫於是

躡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為象其少進也若翱若行若竦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袖交橫駱驛飛散颯擖合并鶣鷅燕居拉㧺鵠驚綽約閑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懷慤素之絜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喟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歎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遞進案次而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摘齊行列經營切儗彷彿神動迴翔竦峙擊不致策蹈不頓趾翼爾悠往闇復輟已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浮騰累跪跗蹋摩跌紆形赴遠漼似摧折纖縠蛾飛紛猋若絕超逾鳥集縱弛殟歿委蛇姌嫋雲轉飄曶體如游龍袖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躟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巃嵸逼迫良駿逸足蹌捍凌越龍驤橫舉揚鑣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跖地遠群闇跳獨絕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為逐末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騖驟相及駱漠而歸雲散城邑天王燕胥樂而不泆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古文辭類纂六十九

張平子二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尟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強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恆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與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寔爲咸陽左有崤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灃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寔爲地之奧區神皐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爲強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惎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枌楡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嶢闕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岌嶪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蔕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榱與璧璫流景曜之韡曄雕楹玉碣繡栭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墄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隒坻崿鱗眴（眴胡絹切）棧齴巉嶮襄岸夷塗修路陵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虡趪趪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崨嶫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煇煌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大夏耽耽（鼐按路寢謂長樂宮正殿其殿名大夏董卓傳注引三輔舊事云漢置銅人長樂宮大夏殿前）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閌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常侍謁者皆士人息夫躬傳有中常侍宋弘董賢傳有中常侍王閎薛綜注謂閹宮誤矣閹宮中常侍後漢之制耳謁者後漢選孝廉爲之前漢無定制其寺人之謁者若高后紀中謁者張釋之是也然灌嬰亦名中謁者則士人爲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顏監謂加中字爲閹亦非也）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驩蘭林披香鳳凰鴛鸞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瓀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賦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獨舉甘泉建章者以帝常居此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

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旣坦心猶憑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覛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旣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墆霓以高居通天訬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㠑華以交紛下刻陗其若削翔鶤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頫聽聞雷霆之相激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圜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翥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苕苕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層構而遂隮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鬐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覩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趫孰能超而究升馺娑駘盪燾奡桔桀枍詣承光睽罛庨豁增桴重棼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寔開高闈旗不脫扃結駟方蘄櫟輻輕騖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閈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踰延望窈窱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旣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墱道邐倚以正東似閬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潒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昈乎古切）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嶵下嶄巖以嵒齬長風激於別島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海若遊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

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以下城市風俗）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陁陊木衣綈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疇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瓌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蠆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痏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旣遷旣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以下補敘諸離宮苑囿）百四十五右極盩厔并卷酆鄠左暨河華遂至虢土（善注右扶風有虢縣非是此當引地志宏農郡陝縣故虢國左傳東盡虢略是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緜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駓騃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蓊薆薱橚爽櫹槮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

懷羊苯蒪蓬茸彌皋被岡篠簜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阯周以金隄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䵷鼉巨鼇鱣鯉鱏鮦鮪鯢鰽鰫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鷫鷞鴰鴇鷔鶂鴻鶴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䭴訇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以下田獵）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迒杜蹊塞庬鹿麌麌駢田偪仄天子乃駕彫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較璿弁玉纓（薛注弁馬冠也鼐按馬冠自名鍐耳左傳子玉自爲瓊弁玉纓賦正用此言服皮弁以獵耳豈馬冠乎）遺光儵爚建玄弋樹招搖（何義門改戈爲弋云史記杓頭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晉灼云外遠北斗也一名玄戈然玄弋又見馬融廣成頌似非誤）欃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旃蜺旄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簉載獫猲獢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俟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鼐按此六句謂旃頭）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駴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拔扈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㥄遽騤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潚箾流鏑擂擖矢不虛舍鋋不苟躍當足見蹍值輪被轢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罝羅之所羂結竿殳之所揘畢叉蔟

之所攙捔徒搏之所撞挄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獮其什七八若夫遊鷮高翬絕阬踰斥毚兔聯猭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韝下韓盧噬於緤末及其猛毅髬髵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鬕䰄髽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踽盤桓鼻赤象圈巨挺摣狒猬批窳狻措扠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杪木末擭獑猢超殊榛摕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三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𣪘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以下水嬉）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絓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栧女縱櫂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憚蛟蛇然後釣魴鱧䌂鰋鮋摭紫貝搏耆龜搤水豹馽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澥搜川瀆布九罭設罜䍡摷鯤鮞殄水族蘧藕拔蜃蛤剝逞欲畋㪍效獲麑麇摎蓼浶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擭胎拾卵蚳蝝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陁（以下百戲）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奓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撞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淸暢而蜲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粤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侲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絶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酲醉以下燕遊聲色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歡館捐衰色從嬿婉促中堂之陋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騁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嬴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淸商而卻轉增嬋娟以跐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樽奮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眳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歡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旣公而又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閎爭於坐側漢載安

而不逾高祖創業繼體承基暫勞永逸無爲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朞徙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衿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仿彿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龌龊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與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閒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旣蘊崇之又行火焉憏憏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毆以就役惟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國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紲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翫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並曰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祗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轘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虙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萇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圮巨猾閒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于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欃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洛宮曰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崇德殿在南宮見蔡邕傳注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陽殿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始立故曰作南北宮相距三里薛綜注乃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會注謂池名按池固名濯龍然賦乃指謂園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鵃春鳴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和歡安福謻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清籞以下皆洛陽城外渌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蠯與龜魚供蝸䗪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教頒常三宮皆在平城門外平城門洛陽南門也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禠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鎩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晢晢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軯礚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薛按天子下輦於東廂前者乃謁陵禮若朝則叔孫通傳固云輦出房也此廂字必房字之誤而薛李注皆未辯之冠通天佩玉璽紆皇組要干將負斧扆次席紛純左

右玉几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暇薛意作甯靜以息皇則於韵協發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逮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饔餼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熏熏千品萬官已事而踆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結飛雲之祫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玄虯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鋄鏤錫方釳方釳薛注語不分明劉昭注輿服志引蔡邕獨斷云鐵廣數寸在馬鬃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又許慎說文云乘輿馬頭上防釳插以翟尾鐵翮象角所以防網羅釳去之綴接蔡許二說合其銅乃明而獨斷馬鬃後之後字蓋前字或上字之誤所云翟尾蓋以鐵為其形耳賦內方字宜讀作防左纛鉤膺玉瓖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𨍏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鸞旗皮軒通帛綪旆雲罕九斿闟戟轇輵髦被繡虎夫戴鶡鶡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殿未出乎城闕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簫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𪔅𪔅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檟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省設其楅衡毛炰豚胉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輅而駕蒼龍介馭閒以剡耜躬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己兆民勸於疆埸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懸金鏞鼖鼓路鼗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乏厞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於是皇輿夙駕𩦼於東階以須說文𩦼連車也一曰卻車抵堂為𩦼消啟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闋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騖日月會於龍狵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鑾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惟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既佶且閑

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于上林結徒爲營次和樹表
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
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鶴鵝魚麗
箕張翼舒軌塵掩迒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
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
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
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
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
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儺毆除
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侲子萬童丹首玄製桃弧
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煌火馳而星流
逐赤疫於四裔然後淩天池絕飛梁捎魑魅斮獝狂
斬蜲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
魖於罔像殪野仲而殲遊光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
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
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
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
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
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
懷古俟閶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既春遊以發生
啓諸蟄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嘉田
畯之匪懈行致賚于九扈左暇暘谷右睨玄圃眇天
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
安念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圉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
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
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諧
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
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

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
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
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
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瑇瑁
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
抱愨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俟其禕而
蓋蓂莢爲難蒔也故續世而不覿惟我后能殖之以
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
與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
烈光燭狹三王之趢趗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
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
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
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
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缾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
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
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
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
人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鑾以節塗行
不變玉鸞不亂步御走馬以糞車何惜騕褭與飛兔
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
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畋不麛胎
草木蕃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
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顧主
夫懷貞節（此應首純懿）忿奮驕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玄
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
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勦民以媮
樂（此應首與儉）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
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

霜。尋木起於蘖栽。肤日不顧。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頹牆填壍。亂以收罝解罘。卒無補於風規。祗以昭其愆尤。臣濟奓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鼐按西朝顛覆指王莽篡弒之事辥莊失之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臭。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眾聽或疑。能不惑者。其惟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酲。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迺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鼐按西京雄麗欲掩孟堅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不若東都之簡當惟末章諷戒摯切庶為勝

張平子思玄賦。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緜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摶摶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遌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眞。旦獲譴于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增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為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執彫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趾。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員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縶騕褭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為鞶兮。雜伎藝以為珩。昭綵藻與琱琭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恃己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㜸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蓍兮。利飛遯以保名。歷眾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以下東方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皡之窮野兮。問三邱于句芒。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飄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

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為粻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之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以下南方）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繽處彼湘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䰀䰀以慕遠兮越卭州而遊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火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悒其難聊顧覊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以下西方）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以下中央）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徜徉而延佇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睢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樛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兮恆反仄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龜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深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剸刃觀所覺而弗識兮翩幽冥之可信毋緜攣以涬己兮思百憂以自疹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斃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懺惘而無儔逼區中之隘陋兮（以下北方）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幷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㑇顓頊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以下入地）迅猋潚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越谽嘲之洞穴兮漂通川之㵖㵖經重唇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深潛追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以下仙居）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憖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蛾眉舒訬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琛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層城

兮攜不死而爲牀屑瑤蘂以爲糇兮剩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以下登天）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䨘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以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勺瀯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蔑蠓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肜肜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拔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徊剹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㺷𤝕泓汩飀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逿凌驚雷之砊磕兮弄狂電之淫裔踰厖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眡兮臨舊鄉之暗藹悲

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遊娛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途乘焱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連翩兮紛暗曖儵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敺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崟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迴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

古文辭類纂七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有序○○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巋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覩斯而眙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大寧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狀也則嵯峨嶵嵬峞巍𡾊嵲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轇轕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瓌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崛岉乎青雲鬱坱圠以嶒竑崱繒綾而龍鱗汨磑磑以璀璨赫燡燡而爥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于閶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盼東西周章彤彤之飾徒何爲乎澔澔涆涆流離爛漫皓壁暠曜以月照丹柱歙赩而電烻霞駮雲蔚若陰若陽灌濩燐亂煒煒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霐寥窲以崢嶸鴻爌炾以爣閬飋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殷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矎矎而喪精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霄藹藹而晻曖旋室㛹娟以窈窕洞房叫窱而幽邃西廂踟躕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瞑以勿罔屑黶翳以懿濞魂悚悚其驚斯心猥猥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觜陬倔佹雲起嶔崟離摟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叢倚磊砢相扶浮柱岧嵽以星懸漂嶢峴而枝柱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蘧蘧而騰湊層櫨磥佹以岌峩曲枅要紹而環句芝栭欑羅以戢舂枝掌杈枒而斜據傍夭蟜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岪蔚以璀錯上崎嶬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蕖發秀吐榮菡萏披敷綠房紫菂窋咤垂珠雲楶藻棁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生姿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鬐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朱鳥舒翼以峙衡騰蛇蟉虯而繞榱白鹿孑蜺於欂櫨蟠螭宛轉而承楣狡兔跧伏於柎側猨狖攀椽而相追玄熊蚺蜒以斷斷卻負載而蹲跠齊首目以瞪眄徒脈脈以狋狋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跽而相對仡欺㺃以鵰䀛䫜顤顟而睽睢狀若悲愁於危處憯顰蹙而含悴神仙岳岳於棟間玉女窺窗而下視忽瞟眇以響像若鬼神之髣髴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伏羲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朴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

環瑒榭外望高樓飛觀長途升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頫視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咨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埶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臻朱桂黝儵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颯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彤彤靈宮巋嵬穹崇紛厖鴻兮崱屴嶙巃岑崟崣嶷駢巃嵸兮連拳偃蹇崘菌踡嵼傍欹傾兮歇欻幽藹雲覆霮霴洞杳冥兮葱翠紫蔚礨碨瓌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荊山之高岑路逶迤而脩迥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陳兮有歸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憯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張茂先鷦鷯賦 有序○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鶤鴻孔雀翡翠或淩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翾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蘢是焉遊集飛不飄颺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鶤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為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緤鸚鵡惠而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而為庸戀鍾代之林野

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 有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蒔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憀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羇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箑釋纖絺藉莞蒻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鴈飄飄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兮覺涼夜之方永月朣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熠燿粲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悟時歲之遒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群儁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猨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皋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澨澡秋水之涓涓兮玩遊鯈之潎潎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閒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緜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隔限夷險之埶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剛生簳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謐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翾翾岐岐明珠在咮若銜若垂脩樬內辟餘簫外逶駢田獵攦鯈䌲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以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嗢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惜終嵬峩以蹇愕又颯遝而繁沸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懰檄糴以奔邀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淢虺韡煜熠沈淫氾豔霅曄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踴剽急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舞既蹈而中

輟節將撫而弗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擫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筩而通下管應吹噞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憀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為爾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荊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啁嘽諧雍雍喈喈若群雛之從母也郁捋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喈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疎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塤屏篪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酃光歧儼其偕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鬱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群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 有序○○

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奓雄豔之姱姿巡邱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鷕鷕而朝雊眄箱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奮勁骹以角槎瞵悍目以旁睞鸎綺翼而經撾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葱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踉蹡而徐來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綠素身拖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粹或蹶或啄時行時止班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呃喔引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峙捧黃閒以密彀屬剛罫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鷩悍害姦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擎牙低鑣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錦逸羣之雋擅場挾兩櫟雌妒異倏來忽往忌上風之餮切畏映日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技癢伊義鳥之應機啾擭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彤盈窗以美發紛首頹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稊菽叢糅翳薈蒙茸鳴雄振羽依于其冢捫降邱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睹挺黻之傾掉意淼躍以振踊暾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蘙合而翳皛雉眣肩而旋踵欣余志之精銳擬青顱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鷩周環回復繚繞磐辟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彳亍中輟馥焉中鏑前鬨重膺傍截疊翻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

處子去如激電闚閃蘙葉倏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技如轅如軒不高不埤當咮值胸裂膝破觜夷險殊地馴巘異變昃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皋始解顏於一箭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騖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惟皁隸此焉君舉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誡而君子之所不為

劉伯倫酒德頌　○○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

瀰迤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鴈門拖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轊人駕肩廛閈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奓秦法佚周令劃崇墉刳濬洫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崪若斷岸矗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赬壤以飛文觀基扃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荒葛罥塗壇羅虺蜮階鬭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佳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莫

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

古文辭類纂七十一

辭賦類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鬬其神嗟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與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

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欻嘎嚶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虀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閒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祗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仇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閒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埶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埶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

肰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特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二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閒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代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閒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閒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余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皐之下。揖余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余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為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君回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少司命

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

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縆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莫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陵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强兮不可陵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五穀不生藂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

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緜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謇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絚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閒些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粔籹蜜餌有餦餭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酎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歈蔡謳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菎蔽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酎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

寒山逴龍赩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
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
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
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
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
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
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乎歸徠恣所擇只炙鴰烝
鳧煔鶉敶只煎鰿臛雀遽爽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
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凍飲不歠役只董瑒先生云詩
禾役穟穟毛傳云役列也不歠役言雖不及歠而皆陳列於前也吳醴白糵和楚瀝
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
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
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
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
只比德好閑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
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
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修滂浩麗以佳只曾頰倚
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秀頸若鮮卑
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
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
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嘕只豐肉微
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
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櫩宜擾畜只騰駕步
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
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
晨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
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
廷爵祿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
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董瑒先生云出若雲言其車騎從官之盛莊子讓王延之
以三旌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諸侯三卿執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乎
歸徠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
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
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
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
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董瑒先生云俊傑光輔本朝殿陛之閒如待以鎮壓
誅譏罷只直嬴在位近禹麾只董瑒先生云呂覽求士篇禹給水得陶化
益直竊橫革之交荀子成相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戰國策禹有五丞此直嬴即五丞之二也豪
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
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
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徠尚
三王只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烏虖哀哉
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翺翔闒茸尊顯兮讒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
蹻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兮生之無故
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
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
離此咎誶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
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
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仞之上兮覽德煇焉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翮

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嫭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魂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怳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沬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古文辭類纂七十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者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皆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跽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殽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旣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䬟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

猖洸洋余戇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泗君涕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洞庭漫汗黏天無壁風濤相豗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颿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觴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竢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遌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鬱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康是斡明條謹獄坻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茅鹿門云公之奇崛戰鬭鬼神處令人神眩薑塢先生云悽麗夷獨以使倔出之僅見聳而聳力堅持他人無此也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珮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籍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謹敬祭於亡友張十二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緣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覲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嗚呼建中之初予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畯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惟其嬉遊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觴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二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縲出生何樂直死何悲上讓主人內閔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於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恩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

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
而違。重我心慟。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
以弁勑二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
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
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
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
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
言否。尚饗。

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明昭昏蒙。誰使然耶。行何爲而
怒。居何故而憐耶。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
耶。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耶。抑蒼茫無端。而暫寓
其間耶。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
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
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有序○○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
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
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
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
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遊宴饗。
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
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由詹始。建中貞元
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
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
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
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
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
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
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
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
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
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
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
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
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
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
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
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
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
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
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
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
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
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
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
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
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
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
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墨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

泥華異學魁橫兄常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劃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宦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二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惑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古文辭類纂七十四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榱傾巢破鷇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辨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能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歿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侑此一尊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饗

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宜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饗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歿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尚饗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
握手相歡譚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
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
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
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阨日有聲名予猶而剛
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鬚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
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譬膏火
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
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
今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予責
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予臆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
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
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
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
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
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
鱓而號狐貍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
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
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
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
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
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遯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
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
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
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
其私嗚呼哀哉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
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咮元輕白俗郊寒島瘦
嘹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
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疎來詬
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甑絕餾慨然懷歸
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齅
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倂畀之壽云何不淑
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
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闋閒奏沙河夜歸
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
翩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
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
念子永歸涕如懸霤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
自西會哭於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
在左曰予惸惸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
相予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
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橋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
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棼如絲衆比如櫛治亂
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
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蠹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
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

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毋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享

王介甫祭范潁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酋酋以節相後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釃河江以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猘狂敢齮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瀕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閼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廄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弊綈惡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鍥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醪羞董瑞先生云虜不敢瀕瀕當作頻亂穴穴疑當作宂亂始也按疑瀕字是言虜不敢近邊也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知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歔欷而況朝士大夫平昔遊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植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出怨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

有磐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醪羞

王介甫祭王同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維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吾母曰如此人乃可與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是康定慶曆之閒愛我勸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舲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茅順甫云奇崛之文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夭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阨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閒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乙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幘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阸窮貌則侔年心顏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皺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訃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繾綣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王介甫祭束向元道文○

嗚呼束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縻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儁鶻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躓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鄰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閟閟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

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為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爭謙失中書大理再為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偪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為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方靈皐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余生同郡長而客遊同方往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為汎交己丑庚寅間余頻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邗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余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余久寓金陵亦倦遊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臯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余難與二三骨月兄弟之友相先後在諸君子不為異而余固未敢以望於左人也壬辰夏余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為將歸謂余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余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耆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止於此余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余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耶辭曰

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為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遊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纆兮得甘寢其何悲

方靈皐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為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洙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喪蔑以葬為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閒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余出塞返役而洙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余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為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洙其季也憶洙五六歲時余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余家及至京師則幹軀偉然余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屬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余每數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耶洙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寧義冢余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余哀其辭曰

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延蹇孤遊兮局窄命支離兮為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護呵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闃寂寡聊徐氏之自得與子交驩我

畀我酷我道義六藝之玄奇章逸字旣我讀書假子之廬於子焉飯歡然有餘或提一觴遠適墟墓長松之陰摻袪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煢煢低顏失氣自子云歿寡妻去帷皤皤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匪我能救哭泣陳辭惟心之疚原註瑣然之音與還之爭長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落追念平生朋好遊從欷歔晚遇石友之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布衾裯權其厚薄我生蓋寡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尊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蘧然一夢惟其令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己痛哭泣陳辭原註親布衾裯權其厚薄令讀者皆生感歎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稺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絕其嗣續使煢煢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櫆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尚饗

古文辭類纂校勘記

承淵校栞此書類在公務之餘精力弗逮且寓所藏書不多凡有所疑一時難得善本互證未免因仍闕疑老友蕭君敬孚博學多聞頗邃攷據相與揚搉雅有裨補辛丑夏以漕運北上攜至京師復就正於吳摯甫京卿慨爲審覈一過良多匡益然近年反覆細勘猶正譌不少校書如埽落葉信哉斯言顧是版成後數數刓攺固與吳康二刻大有逕庭即前後印行亦頗殊異讀者執此議彼不無滋惑今當奉諱家居偷閒歲月用將歷次校正諸條與夫各書沿誤經先哲攷訂不便盡攺者字之異同互有精善可兩存者撮其大要臚載依據附栞本書之後俾讀者檢證而自擇焉丙午秋記

賈生過秦論　周最 最當爲冣與聚同冣最字亦當作冣說文冣積也最犯取也義別段氏玉裁曰玉篇無冣字乃以冣義訓最學者遂不知有冣矣　千乘 漢選作致萬乘此從史記　異也 王氏念孫校異上當有無字　囹圄 圖當依史記作圄說文囹圄所以拘辠人也段注本爲辠人□爲拘之故其字作圉圄者守之也其義別他書作囹圄者同音叚借也　之　艱 宋氏祁校作之限　應時 原作有時依史記改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　糲粱 王校粱作粱　不朽 漢書作不巧古

音讀糅

柳子厚封建論　有周而甚詳 文粹刪此句較潔

歐陽永叔爲君難　比至 原作北至依文鑑改

蘇子瞻志林 平王　於鄀 鄀誤鄂據集改

蘇子由商論　一散 散誤敗據集改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近勢 原作世今從集解　太史公曰 應與上接不另提行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將卒 王校卒當爲率卽帥字

劉子政戰國策序　歌詠以相感 國策詠作說　主從橫 策主作生之積 策作之弊　刑法 法策作罰　易士 易策作運

歐陽永叔五代職方考序　自三代 自原脫據五代史補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　未洽 洽誤治據集改

書魏鄭公傳　待己 待集作持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此下應依姚策補有勢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十二字　兩御 御原作軍依姚策改　雀立 王校雀當作崔古文鶴　此蒙穀 此當作比校也　磨山 磨誤磨高云漢注作歷蓄磨歷俱郎的反

通借　無冒 王氏引之校冒乃冑之謨冑後也謂無後也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臣願 史記願下有先字　止亂 止原作正今從史記

蘇子說齊閔王　傅衞國城剛平 傅原作傳剛作剬依王校改詳雜志　蹻足 蹻與蹻同蹻足舉足也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王校當作與秦城爲句何如不與爲句下何如二字後人妄加也　人 衍字據鮑策刪　之 姚策衍字吳康刪是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　道涉山谷 王校山衍字涉谷地名道從也

李斯諫逐客書　損民 損文章正宗作指

賈山至言　比諫 王校比作正

賈生陳政事疏　不治 治當依賈子宗首篇作能　將不 漢紀作能　不他　所 漢書他作也顏注誤以也屬上句今依沈氏形校改　廉愧 王校愧作醜　因恬 因當爲固固與顧同反也　瞽史 王校史當依大戴禮保傅篇作夜　視已成事 王校當依大戴禮記作如視已事

請封建子弟疏　揵之江 王校揵作揵接也　頤指 王校頤當爲顧 謂目顧人而指使之也淵案恐係頤字形似之譌說文頤舉目視人兒似於義合音式忍反

鼂錯言兵事書　之音 景祐本漢書及漢紀音均作指　以一擊十 以文義而論當作以十擊一

復論募民從塞下書　相慕 漢作募依王校改

論貴粟疏　遺利 遺原作餘　暴賦 賦原作虐　朝令而暮當具

原作朝令暮改當其　而民農　農上衍務字以上四條依據唐本漢書食貨志校改

主父偃諭伐匈奴書　踵糧　踵漢作運此從史

路長君上德緩刑書　變化異舊　王校依漢紀變化作變亂異舊作僞

異　受命　漢紀說苑引此均無命字

蕭長倩入粟贖罪議　有好義　好誤爲仁據殿本漢書改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汲利　汲誤設依王校改汲貪也

楊子雲諫不許單于朝書　歸死　王校死當爲化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而約　約原作納　付畀　原作傳付

袪服　袪原作祗　三年　年原作世以上四條皆藁君敬字據明栞元豐類稿校改按祗敬

也與文義不合南豐蓋用鄒陽袪服叢臺之文服虔曰袪服大盛玄黃服也段氏曰袪本玄之異字

武士玄服鄭所謂六軍袀服也

蘇子瞻上皇帝書　此書惜抱選自文鑑與集頗多異同　臣之所謂　謂衍

字據集刪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梅山　梅原作橫據章惇本傳改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書　之僻　僻原作暇據臨川集改　其制　制誤

志據集改　議者　議原作識注曰疑議之誤寫工脫注乃直作議

董子對賢良策　非所謂　所字當依景祐本漢書刪　棄仁誼　仁誤行據

文章正宗改

蘇子瞻對制科策　果濟　果上集有事字　責其胥讓　胥誤皆據集改

策斷下　不可以　以衍字據集刪　相棄　集作相後

蘇子由民政策二　而一收　原作而取據集改

蘇季子說韓昭侯　雞口牛後　王校據顏氏家訓文選李善注當作雞尸

牛從沈括辨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

說魏襄王　帝宮　此下沿異本脫受冠帶三字應補

說齊宣王　不十日　史作不出十日策作不至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殘則　殘原作土王校依太平御覽作殘

遺燕昭王書　若言　若原作苦依王校改

張儀說魏哀王　今從者　今原作合依史記改　積羽銷骨　原無此句

據史記補

說楚懷王　兩虎相搏　王校搏當爲據讀若戟與丮通爾兩虎相揭持也

使車　王校使衍字

說韓襄王　虎鷙　鷙當依史記作賁　賁頤　王氏引之曰賁讀若彎頤弓名

賁頤即彎弓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得察　察讀若際接也　而冣　原作最依王校改冣古聚

字與驟通驟驟數驟也　磿室　磿誤磨據史策改

魯仲連說辛垣衍　俱據萬乘之國　原無此句據史策補　適會

會下史有魏字

與田單論攻狄　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　此從通鑑

國策作攻狄不能下壘枯丘說苑作攻狄不能下壘於梧丘一本作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司馬

溫公取之當時劉宋諸公同撰通鑑攷證皆精必有確見也

遺燕將書　反北　原作外依國策改北古背字　感忿　荀子議兵篇楊倞注

引作感忽曰倏忽也

觸讋說趙太后　揖之　揖史記作胥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馬服子　子上原有之字　七敗之餘　原作

亡敗之餘衆　破軍之敝　敝下原有守字以上三條依王校改正

枚叔說吳王書　所以爲大王惑也　依景祐本漢書刪以爲王三字

復說吳王　此臣之所以　依文選刪以字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抑億萬之師　抑誤爲仰據李陵傳校改師古

沿誤而曲其說非也　次比　王校二字乃後人妄加句中與猶謂也　早裁　早下漢有自字

況僕　況下漢有若字　幽於　幽當爲召與圄通

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良食　食原作用據集改良食自愛句出國

語

與馮宿論文書　不知古文　文誤人據集改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轉侈　侈誤移據集改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見其就死　其誤有據集改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所論世族　論誤諭據集改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因子子誤之據集改

送楊少尹序　方以其其衍字據集刪

送鄭十校理序　觀道道下集有德字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反從反原作及據集改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至於於依集刪　將率率誤卒據集改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欿然欿誤歉據集改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勞問集作勞苦　中心集作中甚　之據集刪

仲兄文甫說　如緬文鑑緬作個　滄海文鑑海作溟

蘇子瞻日喻　而求所以沒求下集有其字

歸熙甫二石說　允諧諧下集有日字

方靈皋送劉函三序　反中反衍字據集刪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詔　非乃乃原作毋據史漢改

後二年遺匈奴書　咸嘉使王校使當爲便嘉係衍字詳雜志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世世劉攽校衍一世字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奉幣役役原作使今從史記

韓退之毛穎傳　上休乃罷乃原作方今從文苑

秦始皇三十二年刻碣石門宋徐鉉傳本作秦碣石頌承瀾案姚選從史記實非全文蓋東漢以後史記傳寫時有譌脫故徐本與文獻爲完整用特錄之以備讀者攷其異也同爲

皇帝建國德并諸侯初平泰壹卅有二年軺登碣石

照臨四極從臣羣作上頌高號爰念休烈戎臣奮威

遂興師旅大逆滅息武殄暴强文復無罪庶心咸服

惠論功勞恩肥土域賞及牛馬隳壞城郭決通川防

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黔首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脩其業事各有序惠彼諸產久竝來田莫不安所

羣臣誦略請刻此石垂著儀巨案以上三十三句共一百三十二字爲碣石頌正文此下原本卽接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今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此徐公所傳全文凡二百十一字皇帝曰以下七十八字與史記所載竝同惟此多一今字又案正文羅登碣石據嶧山碑窺轍遠方句金石遺文錄以爲輯卽遂字云因附著之

蘇子瞻表忠觀碑　而蜀而原作西據集改

韓退之孔司勳墓誌銘　其吳衍字據集刪

歐陽永叔石曼卿墓表　亦率率誤卒據文鑑改

瀧岡阡表　之植居士集及碑刻本作殖　以其有得碑作以其有求而得　劍汝集碑均同集注云家作抱宋以來通行本及姚本同疑歐陽公初藁作抱汝後嫌近俗乃改作劍汝案曲禮負劍辟咡詔之鄭康成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乃歐陽公所本前人早經論定特表出之　溥於物集碑文鑑溥並作博　汝家故貧賤也集碑無此句乃後人取外集初藁本補之　庇賴方氏苞云當作芘藾本莊子承瀾案經典釋文芘本亦作庇崔本作比云芘也藾音賴崔本作賴向云蔭也可以蔭芘千乘也然則芘藾庇賴比賴義並同可以通用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太師孫謙益校師下有祁公二字　非所好也孫校所作其　相繼罷去脫相字據集補　荒孰問荒集作光　不昭昭不原作宜依集改吳京斠云不猶言豈不也

劉公墓誌銘　因自請行自原作而據集改

南陽縣君謝氏墓銘　魂氣則天則原作升吳京斠校改

王介甫李公神道碑　至則毀則原作於依文鑑改

蘇君墓誌銘　大恐恐誤怨據集改　亢亢原誤元元據集改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佁然佁誤怡據文苑改

袁家渴記　支流各本支作反蕭歡孚據某先生正校改

石澗記　亙石爲底亙原作巨據河東集及文章正宗改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於吳衍字據集刪

序棊　有敢輕而使之擊觸者歟原脫擊觸二字據集補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記　未聞脫聞字　少從從原作以　急生急原作給　豐居居誤年　佳木誤往求　友善善誤蓄以上大條均據居士

集改
樊侯廟災記　移怒原作貽怒據集改　宜有司者脫宜字據集補
叢翠亭記　靡迤靡原作迆據集改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爲所以爲原作而據集改文辭同
學舍記　譙苦苦誤若據集改　輿夫衍文據集刪　之惝原作之迹據集
改
擬峴臺記　得吳衍字據集刪
序越州鑑湖圖　則湖下之田旱下誤上據集改　則湖下
下衍字據集刪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慷慨有節以度量容天下
文鑑慷慨上有爲人二字節上有大字容作雄承淵案上既有公南京人則下爲人二字可省當云
公南京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句法尤健
劉才甫浮山記　幾欲乘風而去姚惜抱改如乘風而行
楊子雲州箴　渠絕渠原作果依曾校本　風慓慓誤標據古文苑改藝文初學
記並作飄　宗周罔職藝文初學記並作宗幽職作識吳京兆云漢書敘傳亦有宗幽二字
連文職識可通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傳君錫錫誤楊據集改
九成臺銘　得聞天籟文鑑作其天集作於天
屈原離騷　雖不周雖與唯同古通借　好修姱臧氏用中校好衍字　鳳
鳥鳥原作皇據王逸本楚辭改吳京兆云古多言鳳鳥少言鳳皇論語鳳鳥不至是也下文鳳皇
翼其承旂兮字自作皇各以音節求之
惜誦　懲熱羹王逸本作懲熱於羹洪校作懲熱於羹者　乃知其乃原作而
依朱本改
哀郢　憂與憂王本下憂作愁姚從朱本　去依洪本刪
抽思　遙赴王本作搖起搖疾也　歷茲王本作茲歷
懷沙　鬱結史作冤結　冤屈而史作俛詘以
思美人　纁黃洪校纁作纁
漁父　萬物史選皆無萬字故刪

宋玉九辯　騶騑騶原作騶依王朱本改　汩莽莽兮兮依王朱本刪　搖
悅搖洪校作搖吳京兆云蓋愉之借字　晏晏藝文作晏晏　躍躍誤躍躍據王朱本改
風賦　至其將衰也茶陵本選校云善本無此句胡氏克家云無是　嗽嘆
嘆原作獲吳依選注校改
高唐賦　立觀觀原作廟吳依李善選注校改　窐寥王校窐當爲窯　夜千
夜原作射吳依選注改　當羊羊原作年依王校改即尚羊或作徜徉　察滯依五臣選
剔滯字以精神察屬上爲句
對楚王問　足亂浮雲尤本文選無此句
莊辛說襄王　類爲招王校類當爲頸爲招的也言以其頸爲準的也　倏忽
之閒墜於公子之手鮑云三同集無此十字王校云無是　鱔鯉鱔當依新
序藝文御覽作鱣
賈生鵩鳥賦　子鵩子原作於依漢書改　以臆漢書臆作意　曰萬物
日依史漢文選刪　意變意讀若億史記作億　而游游原作浮依史記改
枚叔七發　蛾眉尤本文選蛾作娥　以爲約約音的五臣選作豹　牡駿
王校牡作壯大也　慌曠曠五臣慌作超　涯芟善云一本無芟字案刪芟則當以律
字句絕
漢武帝秋風辭　懷佳人懷原作攜依楚辭後語改
瓠子歌　長茭說文繫傳茭作筊楚辭後語同
東方曼倩客難　發舉事漢書無此三字　常侍郎常依文選宋校刪
非有先生論　進不不下選有能字當補　並進進下選有遂字當補　清
燕清上選有燕字當補
司馬長卿子虛賦　於齊史漢齊下仍有齊字當補　葴菥菥當依宋闕作
析音斯漢書同集解作菥　巨樹巨選作其　葳蕤葳當依史選作咸　神仙漢書無仙
字文選狌同　旌桟旌當依史作桂　揚會五臣選揚作物　齊王無以應從史作
王獸然無以漢作王無以均無齊字　左右史漢右下均有也字
上林賦　而齊史無而字　矗矗史無此二字崔巍下有嵯峨二字以崇山巃嵸
爲句崔巍嵯峨爲句　扶琉史作扶於　娭遊娭誤娭王校改依　倦狘狘原作颯依史
記改　嫚嫚史作嫚嫚漢作嫚嫚　更始更依史漢臣文選刪　五　三王史漢作三皇

而功（史漢無而字）抗士卒（抏誤抗依史漢選改）
哀二世賦　不得兮（兮依漢書刪）
大人賦　杳渺（渺漢作眇）絪繆（繆當依漢書作蟉掉頭也上音徒釣反下音盧釣反）部署（署原作乘依漢書改）
長門賦　慊移（慊當依毛本文選作熑與熑同移與嫌同玉篇熑熑火不絕善注非也）爛耀耀（五臣選作煥爛燁）頳思（王校當作積息積之為言噴也噴然太息而歔咻也）
難蜀父老　結軌（索隱軌作軼）今又接（接下漢選均有之字）洋溢（溢原作衍依李校改）躬腠胝（依集解刪腠字）奴虜（依史記刪虜字）
封禪文　旻穹（穹下史有兮字）勝數（數下史漢有也字）韶夏（韶原作昭依選改）周餘（餘下史選有珍字）示珍符（史無示字以或謂且天為寶闇為句珍符固不可辭為句）可嘉（漢作可喜）茲爾（史選作茲亦）上下之情允洽（各本皆作上下相發允答蕃吳兩君從某先正校改）
楊子雲甘泉賦　鳥䟃（䟃原作斷依王校改）魂固（原作魂魄依漢書改）枎振（王校枎作央）垂恩（漢作垂恩）衙槷（漢作衙槷）炎感（王校炎作焱）迒延（漢作厗是宋校淳化本厗作選刊誤據說文改作犀）
河東賦　路裏（王校當依漢書裏作褒辭雜志）輿驂服玄（朱校驂衍字應刪服當作驂王校同）
羽獵賦　東南至（漢無東字何校疑衍胡云無是）輿之為朋（王校依漢書刪之字輿猶以也）狡騎萬帥（漢作校騎萬師）潤閱（漢作澗門五臣選作闐閒）蒺藜（漢作蒺藜六臣選作蒺藜）
長楊賦　暇琉（選作暇梳）之樂（五臣選作之音）遐坻（漢坻作萌書萋作蔌）
解嘲　以嶸吟（漢以作難）談閒（依選刪閒字）擁帚彗（依選刪帚字）臾附（選下有臾字）扁鵲（選下有也字）抵穰侯（胡校抵當作扺音紙說文擊也）
糴貴（漢書作貴）
解難　獿人（當依王校作獿人段云卽莊子郢人）
反離騷（敘文白帖皆無離字）娭慶（王校作慶娭慶與羌通發語辭也）
班孟堅兩都賦　豪舉（後漢舉作後）增城（後書城作成）違外（違依後書刪）以與（以依後書刪）䟦轉（此從六臣後書善選䟦作胸說文繫傳引作䟦）迴塗（後書塗作涂）乘鑾輿（劉攽校刪鑾字）發逐（後書逐作胄）殛殫（王校殫作憚懼也徒丹反）舉燧命爵（李選燧作烽爵作爵）摛錦（六臣選錦下有與字）其陂（陂下選有為則二字）乃致（後書無乃字）祁祁（原誤祈祈據范書李選改）庶草（後書草作卉）嘉祥阜兮集皇都（范書無此句王校以詞句不類孟堅恐後人妄加）
傅武仲舞賦　噫可以進乎（王校噫讀與撫同則連下為句）致策（五臣作筴六臣作策）瞭收（二字玉篇目部所無當依李選作遷收遷與遷同說文遷徐也徐鍇曰傳毅舞賦遷收而拜謂徐收其舞勢也）擾攘（攘當依毛本文選作攘六臣注擾攘字見）
張平子二京賦　稽度（李選稽作啓）仰福（何校福當作福本副貳字）朱鳥（鳥原作雀據選改）大夏（夏原作廈據尤選改）嵯內顧（嵯當作嗟與羌同發聲也）（字誤解不誤）物辨（六臣李選辨均作辨）極壯（何校壯作北）繚垣（垣本作亙故薛以繞了解之李善以垣為亙丹鉛錄識其誤）柞木（五臣選柞作槎）之篷（篷當作蓬副也）（說文從卅）揘臠（五臣注猶擊刺也李選臠作畢）發其昬（六臣選無其字）鬣鑒（鬣原作鬣據說文繫傳改）不營（營當作營故注說文惑也營則說文無此訓）區宇（何校宇作寓）葳蕤（葳當依選作葳）設副（副梁校作福）感懟（何王校感均作感）時乘六龍（王校作乘時龍刪六字）天區（王校作六區）不內顧（胡校刪不字）或疑（六臣選作疑惑）
思玄賦　婁積（積原作積依段校改）後信（范書後作乃）妒嫮（妒原作妬依范書五臣選改）臚情（范書臚作攄）嫮眼（五臣選眼作眼）層城（范書層作曾）以占（以原作使依漢選改）委水衡（原作後委衡依范書改）劉流（顧氏千里校作劉）猋忽（猋原作猋依李選改）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列顥（王校刪顥字）䍥䍥（原作䍥䍥依何校改）霄靄靄（六臣作霄靄靄）蜵蜎（善選作蜵蜎說文繫傳引作西㯋）
張茂先鷦鷯賦　惠而（晉書惠作慧）鍾代（代原作岱依何校改）
潘安仁秋興賦　末士（五臣作末事）宋玉（五臣作宋生）
笙賦　彪韡（此從黃門集善選韡作韡）其落（落原作死依李善改）縹瓷（段校瓷當作瓶）
韓退之進學解　以昌陽（文粹以上有之不二字改異日一本以上有不字本）

草昌蒲一名昌陽作不以者非是羅案淮南子說林訓昌羊去蚤蝨而來蚙窮芷昌羊昌蒲也似昌
陽當作昌羊又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昌蒲昌陽兩種物也陶隱居云生石磧上細者為昌蒲生下
溼地大根者為昌陽不可服食又東坡石菖蒲贊序亦有菖蒲昌陽之辨則兩種之說信矣

釋言　不迨 諸本作不近　累月 月下諸本有又字

蘇子瞻前赤壁賦　如代 各本代誤彼據東坡手書石刻本改　共食 各本食誤適劉海峯先生選本引朱子語類曾見東坡手書此賦適作食門人問食字之義朱子曰只如食邑之食猶言享也劉先生又引明人婁子柔曰佛經有風為耳之所食色為目之所食語東坡畫用佛典云

屈原九歌　登白蘋 登字當依洪本及五臣選刪　慌惚 王本作荒忽　橫波 洪本橫上有水字　慸兮 慸王注作堅此從文苑　首雖 洪本雖作身

宋玉招魂 史記作屈原　巫陽焉乃下招 王校以此六字句絕　靡散 靡選作廱　蠠勺 原作蜜勺依朱本改　既盡 既依王本五臣選刪　可淹 洪本可下有以字

景差大招　爰謝 爰各本皆作受乃蕭君敬孚校改未知所據何本承淵還自遂昌而敬孚已歸道山無從質證俟考實再詳　嶷嶷 原作疑疑今依釋文

賈生弔屈原賦　之上 依漢選刪　增翩 翩下當依史記補逝字　鱣鯨 鯨史作鱏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延貯 藝文貯作佇　壙久 藝文壙作曠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寶者 者原作之依攷異改

祭張員外文　一夕 夕原作又依文苑改　猛獸 李洪謝三本均作孟首謂孟春之首也

祭柳子厚文　嗥敢 考異嗥或作予文苑校引集注同　矢心 矢文辨作沃

歐陽生哀辭　客主 攷異方本主下有人字文辨同

李習之祭韓侍郎文　仕宦 宦原作官依文辨改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困厄 厄原作死依文鑑改　於壍 於原作憂依文鑑居士集改

祭蘇子美文　遽以 遽原作遂依文鑑改

祭梅聖俞文　兀然 原作無幾依居士集改　余先 先原作久依集改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溟漠 原作溟溟依臨川集改

校栞古文辭類纂後序

桐城姚姬傳先生所爲古文辭類纂早已風行海內學者多有其書矣顧先生於此書初纂於乾隆四十四年時主講揚州梅花書院乾嘉之閒學者所見大抵皆傳鈔之本至嘉慶季年先生門人與縣康中丞紹鏞始栞於粵東道光五年江寧吳處士啓昌復栞於金陵然康氏所栞乃先生乾隆閒訂本後二三十年先生時加審訂詳爲評注而圈點亦與康本互有異同蓋先生之學與年俱進晚年造詣益深其衡鑒古人文字尤精且密矣然吳氏栞本係先生晚年主講鍾山書院時所授且命付梓時去其圈點道光以來外省重栞大抵據康氏之本而吳本僅同治閒楚南楊氏校栞家塾不甚行世而外閒學者雖多讀此書容有未知康栞爲先生中年訂本吳栞爲先生晚年定本又未知先生命名古文辭類纂纂字本漢書藝文志康氏不明纂字所由來誤栞爲古文辭類纂至今古文辭類纂之名大著鮮有知爲纂字本義者已又耳食之徒以康本字句時有脫譌不如吳本經先生高第弟子梅伯言管異之劉殊庭諸君讐校之精然康氏栞本實出先生高弟李申耆李君又實司校栞之役者也承淵少讀此書先後得康吳兩本互爲校勘乃知各有脫譌均未精善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爲得者也不知爲姚先生原本所據尚非各種精本未及詳勘抑亦諸君子承校此書不免以輕心掉之者也二十年來承淵凡見宋元以後康熙以前各書舊槧有關此書校勘者隨時用硃墨筆注於上下方積久頗覺近完美又桐城老輩如方望溪侍郎代果親王所爲古文約選劉海峯學博所爲唐宋八家文約選均用圈點學者稱之姚先生承方劉二公之業亦嘗示學者前輩批點可資啓發卽所纂此書不但評注數有增加而圈點亦隨時釐訂惜往年無由得見耳頃與先生鄉人蘭陵逸叟相往還偶談此書逸叟卽出行篋所錄姚先生晚年圈點本見示大喜過望詢所由來乃得諸其鄉先生蘇厚子徵君惇元徵君卽得諸姚先生少子耿甫上舍雉家藏原本而錄之者也承淵早歲浮家久離鄉土念吾滁州僻處江淮之閒四方書賈足跡罕至鄉塾所讀不過俗行古文析義觀止等本不足啓發後學神智乃假逸叟藏本錄其圈點於所校本上付諸手民栞於家塾庶幾吾滁可家有其書不爲俗本所囿矣至栞版攻從毛氏汲古閣所栞古書格式字畫力求精審又康刻於姚先生所錄漢文時用漢書古字今考姚先生所錄漢文其例不一有以己意參用史記文選及司馬氏資治通鑑眞氏文章正宗等書字句者今亦酌爲變通凡一文參用各本者則均用通行宋字惟單據漢書本文則仍遵用漢書本字以存其眞惟姚先生定本雖有圈點而無句讀承淵伏念窮鄉晚進所讀古文不惟藉前人圈點獲知古人精義所在卽句讀尤不可輕忽句讀不明精義何有昔班氏漢書初出當時如大儒馬融至執贄於曹大家請授句讀韓昌黎上兵部李侍郎書亦有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之論我　朝乾隆三年冬

詔栞十三經二十一史時方侍郎苞曾上重栞經史事宜劄子中一條有舊刻經史俱無句讀蓋以諸經注疏及史記前後漢書辭義古奧疑似難定故也因

此纂輯引用者多有破句臣等伏念必熟思詳考務期句讀分明使學者開卷了然乃有裨益云云意至美也法至善也惜當時竟未全行今姚先生所纂此書既精且博論者以漢唐文字句法古奧多有難明承淵以爲唐宋以來洋洋大篇句讀亦未易全曉矧窮鄉晚進讀書不多頓見此書恉義未通不免以破句相授貽誤來學匪爲淺鮮今承淵竊取方公之義每讀一篇精思博考句點分明雖未必一一有合古人而大要固已無失昔顏祕監之注漢書胡景參之注資治通鑑閒有破句有失兩書本恉者以二公之學識通博精神措注尚未能毫髮無憾而況後人學識精神遠出二公之下者哉惟有不偏執己見勤學好問一有會悟隨時改正而已惟承淵所讀聞有句讀與前人有異及近代名公偶有句讀能補前人所未明者且有删改康吳原書字句恐滋後人所疑者容當別爲札記一編附於本書之後不過使窮鄉晚進增廣見聞便於誦習而已非敢云能補姚先生之所不逮也第康吳之本校栞雖未精善而兩序實能發明姚先生所纂大恉今仍附錄之俾讀者詳悉而承淵更不敢再贊一辭焉光緒二十七年歲在辛丑正月元日滁州後學李承淵書於上海求要堂寓

康刻古文辭類纂後序

余撫粵東之明年兒子兆奎師武進李君兆洛申耆來語次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於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非有疾病未嘗不訂此書蓋先生之於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後曰先生博通墳籍學達古今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於道生平未嘗苟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 國家平治之際而己無言責於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歸後數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問古文法者於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海峯之作類而論之總七百篇七十四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獨勤勤於是哉蓋以爲古文之衰且七百年 本朝作者以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峯之言曰學行繼程朱而後文章介韓歐之間爲得其正昔之君子學古先聖王之書通其指要致其精粗本末賅備然後形而爲言崇之如山放之如海渾合元氣細湊無倫其於事也責之無窮用之不竭如飲食水火之不可釋者文之至盛也文則鏡治亂之體救當世之急言出乎己不必古人之盡同也量足以立不必事行之於我也若夫不徧不該駢儷事物纖麗可喜不失尺寸則所謂小言者矣秦漢唐宋文章閎備後世莫及亦比於其次而已然猶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蓋難也如是以至於今不知古人之純備不究修辭之體要而決裂規矩沈酣淫詖者往往而然後生小子循而習之則古文之學將不可復振已乎不有開之孰能起

之閉之以言不若導之以道導而不然導而不當則亦俟焉以語來者嗚呼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必也言有物而行有恆乃得與於作者之林矣先生爲先榮祿庚午同年伯父茂園先生之友余從宦金陵侍先生於鍾山講席先生曰爲學不可以不勤植品不可以不端學勤則所得固品端則行不移而知致焉氣充焉所守於內者如此其施於外者宜何如哉是先生之教也其所著有惜抱軒詩文集二十六卷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一卷惜抱軒筆記八卷皆已刻古文辭類纂七十四卷今之所刻也康紹鏞識

吳刻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姚惜抱先生撰有古文辭類纂七十五卷先生晚年啓昌任爲刊刻請其本而錄藏焉未幾先生捐館舍啓昌亦以家事卒卒未及爲也後數年興縣康撫軍刻諸粵東其本遂流布海內啓昌得之以校所錄藏其閒乃不能無稍異蓋先生於是書應時更定歿而後已康公所見猶是十餘年前之本故不同也夫文辭之纂始自昭明而文苑英華等集次之其中率皆六代隋唐駢麗綺靡之作知文章者蓋擯棄焉南宋以後呂伯恭真希元諸君稍取正大而所集殊隘迄於有明唐應德茅順甫文字之見實勝前人然所選或止科目時文之計自茲以降蓋無論矣且夫無離朱之明則不能窮青黑無夔曠之聰則不能正宮羽無孔孟之賢聖則不能等差舜武品題夷惠文辭者道之餘纂文辭者抑教之末也顧非才足於素學溢於中見之明而知之的則亦何以通古今窮正變論昔人而毫釐無失也哉逞私臆而言之陋而不可爲也執一得而言之狹而不足爲也自梁以來纂文辭者日衆而至今訖無善本其以是也夫先生氣節道德海內所知茲不具論其文格則授之劉學博而學博得之方侍郎然先生才高而學識深遠所獨得者方劉不能逮也蚤休官耄耋嗜學不倦是以所纂文辭上自秦漢下至於今蒐之也博擇之也精考之也明論之也確使夫讀者若入山以采金玉而石礫有必分若入海以探珠璣而泥沙靡不辨嗚呼至矣無以加矣纂文辭者至是而止矣啓昌於先生既不敢負已諾又重惜康公用意之勤而所見未備遂取鄉所錄藏本與同門管異之同梅伯言曾亮劉殊

庭欽同事讐校閱二年而書成是本也舊無方劉之作而別本有之今依別本仍刻入者先生命也本舊有批抹圈點近乎時藝康公本已刻入今悉去之亦先生命也道光五年秋八月受業門人江甯吳啟昌謹記

續古文辭類纂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上編目次經子

論辨類

書洪範
孟子養氣章　好辯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　養生主　駢拇　馬蹄　胠篋　秋
水
荀子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卷一

序跋類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下繫庖犧氏一節　序卦
禮記冠義　鄉飲酒義　聘義
孟子末章
莊子天下

奏議類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　魏絳諫伐戎　蘧啓疆諫
恥晉

書說類

書君奭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晉侯使呂相絕秦　晉
叔向詒鄭子產書

詔令類

書甘誓　湯誓　牧誓　召誥　呂刑　秦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卷二

傳狀類

書堯典

雜記類

禮記深衣　投壺
周禮輪人　輿人　輈人　梓人　匠人

箴銘類

詩賓之初筵　抑　小毖
左傳虞箴
禮記衛孔悝鼎銘

頌贊類

詩六月　采芑　車攻　皇矣　崧高　烝民
江漢　常武　閟宮　長發　殷武

辭賦類

詩猗嗟　蒹葭　七月　東山　采薇　出車　節
南山　正月
荀子成相篇　賦篇

哀祭類

書金縢冊祝
詩黃鳥
左傳衛太子蒯聵禱神　魯哀公誄孔子卷三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晉楚城濮之戰　晉楚邲之戰
齊晉鞌之戰　晉楚鄢陵之戰　宋之盟卷四

典志類

書禹貢　顧命
儀禮士冠禮　士昏禮　喪服子夏傳　士喪禮
既夕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卷五

中編目次史記漢書三國志五代史通鑑

傳狀類

史記項羽本紀　趙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
世家　留侯世家　梁孝王世家　五宗世家　三

王世家卷六 伯夷列傳 管晏列傳 老子韓非列傳 商君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子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卷七 李斯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田儋列傳 張丞相列傳卷七 陸賈傳 叔孫通傳 張釋之馮唐列傳 萬石君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匈奴列傳 衛將軍驃騎列傳卷九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大宛列傳 游俠列傳 日者列傳 貨殖列傳卷十

漢書高帝紀 李廣蘇建傳 東方朔傳 楊胡朱梅云傳 霍光傳十一 趙充國傳 傅常鄭甘陳段傳 雋疏于薛平彭傳十二 趙尹韓張兩王傳 蕭望之傳 張禹孔光傳 儒林傳十三 循吏傳 孝成趙皇后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五代史馮道傳十四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漢書藝文志 西域傳贊 王莽傳贊 敘傳下十五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伍被諫淮南王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中山靖王聞樂對 壺關三老茂上書 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鄒生說齊王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 諸葛孔明正議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 文帝勸農民詔 景帝令吏讞獄疑詔 吳王濞遺諸侯書 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元帝報貢禹書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 魏武帝舉賢才令 諸葛孔明與羣下教

辭賦類

漢書班倢伃自傷悼賦 班孟堅幽通賦 答賓戲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告謝毀廟十六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曹爽之難 謝石謝玄肥水之戰 李光弼河陽之戰 裴度李愬平蔡之役十七

典志類

史記天官書 封禪書 平準書十八

下編目次方劉前後之文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
李穆堂原教 青苗社倉議

姚姬傳李斯論
章實齋知難
吳殿麟天子七廟攷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梅伯言刑論　臣事論　鼂錯論
龔定盦論私
朱伯韓辨學中
曾滌生原才
魯通甫秦論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
李佐周六國論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朱竹垞秋水集序　宋院判詞序　王文成公文集
序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
朱梅崖谿音序　櫰園詩序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莊子章義序　禮箋序　南
園詩存序　程綿莊文集序　揚雄太元目錄序
左仲郛浮渡詩序　讀司馬法六韜　書貨殖傳後
鄧湘臯船山遺書目錄序
梅伯言閱園詩序　書莊子後　書後漢書後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　孫芝房侍
講芻論序　王船山遺書序　國朝先正事略序
湖南文徵序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
方存之歸樵集序　龍潭丁氏族譜序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
趙菁衫種衡山館詩序　聽緣山房詩序
吳摯甫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
王鼎丞跋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　梓湖文集序九十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應　詔陳言摺　敬陳　聖
德三端預防流弊摺　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
摺　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　預籌二支水師摺
歷陳湖北撫臣勳績摺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
數殲滅摺　通籌滇黔大局摺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犂條約必不可許摺
丁稚璜遺摺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勳事實摺十二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與劉言潔書
姚姬傳復張君書　復孔撝約書　復魯絜非書
復蔣松如書　復魯賓之書
吳殿麟答任幼直書　與程景卿論周易書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與沈閒亭書　復呂月滄書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上曾侍郎書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劉霞仙與曾滌生侍郎書
張廉卿與黎蒓齋書
李次青與劉穀齋書
徐椒岑與方子白書

王益吾復閻季蓉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　二十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贈孔撝約假歸序
贈錢獻之序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贈孫秋士序
邵位西龍樹寺壽讌詩序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曾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送周荇農南歸序
鄭子尹送黎蒓齋表弟之武昌序
張廉卿湘鄉相國曾公五十八壽序　王覲臣副戎
五十壽序　二十一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寧南侯傳
汪苕文乙邦才傳　申甫傳
丁葯園前明甯前兵備張公傳
宋潛虛王養正傳　一壺先生傳　畫網巾先生傳
薛大觀傳
姚姬傳朱竹君傳　張逸園家傳　張貞女傳
吳殿麟黃烈女傳
張皋文先府君行實　先妣事略
錢新梧搖全哥傳
梅伯言黃个園家傳　總兵劉公家傳
龔定盦宋先生述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先考行狀
曾滌生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國子監學正
劉君家傳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二十二
碑誌類
施愚山神岡山廟碑
姜湛園安城楊君墓誌銘
姚姬傳錢文端公墓誌銘　袁隨園君墓誌銘　丹
徒王君墓誌銘　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
銘　汪玉飛墓誌銘
吳殿麟鄭用牧先生墓誌銘　翰林院修撰金先生
墓誌銘
惲子居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錢新梧士姑蒯君夫人墓誌
梅伯言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遵義知府胡公墓誌
銘
龔定盦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
碑文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劉母譚孺
人墓誌銘　畢君殉難碑記　林君殉難碑記　何
君殉難碑記　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鄧湘皋
先生墓表　季弟事恒墓誌銘　仁和邵君墓誌銘
　郭依永墓誌銘　苗先簏墓誌銘　戶部員外郎
彭君墓表　新甯劉君墓碑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
銘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唐確慎公墓誌銘　誥封光
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左季高敕修西嶽廟碑
趙菁衫代閻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孫琴西袁篤臣墓表
張廉卿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

表　唐端甫墓誌銘　莫子偲墓誌銘　岑襄勤公
神道碑
薛季懷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
施均甫戴子高墓表
王晉卿王曉峯先生墓表　二十四

雜記類

湯潛庵石隝山房圖記
朱竹坨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尚書杜公疆理
記　萬柳堂記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胡稚威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姚姬傳儀鄭堂記　峴亭記　登泰山記　遊靈巖
記　甯國府重修北樓記　快雨堂記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管異之餓鄉記
龔定盦說居庸關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修治金陵城
垣缺口碑記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金陵湘
軍陸師昭忠祠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湘
鄉昭忠祠記　江甯府學記　盤谷龍神廟碑記
左季高飲和池記
鄭子尹巢經巢記　梅岅記
郭筠仙王先生祠堂記
劉霞仙繹禮堂記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孫琴西柃桔花館記
楊性農常德府署題名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二十五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忮求詩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高陶堂石鐘山銘

頌贊類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
宦莘齋瀛海名人頌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陸母林孺人像贊
莫子偲王節母贊

辭賦類

張臯文遊黃山賦　黃山賦　鄧石如篆勢賦　七
十家賦鈔序
汪容甫廣陵對
董方立西嶽華山神廟賦
龔定盦燕昭王求僊臺賦　戒將歸文
鄭子尹隸對
王壬秋謝哈密瓜賦
李慈伯答僕誚文

哀祭類

汪若文鍾廣漢哀辭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張臯文祭金先生文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毋弟溫甫哀辭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鄭子尹祭舅氏黎雩樓先生文
汪梅村招魂　祭曾文正公文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祭曾文正公文
王壬秋弔朱生文二十六

敘記類上
汪茗文書沈通明事
胡稚威王大夫述　書李晉福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書楊氏婢
吳南屏書謝御史
鄭子尹還居紀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　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二十七

敘記類下
湘軍志曾軍篇　曾軍後篇　湖北篇　水師篇
營制篇二十八

右文四百四十九篇總二十八卷分上中下三編皆以補姚氏姬傳古文辭類纂所未備也上編經子姚氏纂文之例首斷自國策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然觀其目次每類必溯源經子之所自來雖不錄猶錄也今次爲三卷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詔令曰傳狀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其爲類十有一左氏敘事之文自爲一體姚纂無類可傳則取曾文正公經史百家雜鈔之目以入之錄敘記爲一卷又別增典志一卷典志亦雜鈔之目也中編曰史姚氏纂文不錄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然推此義法類求之馬班而降可讀之史蓋少今錄史記紀傳世家爲五卷漢書紀傳爲四卷序跋奏議書說詔令辭賦哀祭姚纂所遺而尚有可頗採者爲一卷三國志五代史其書最爲馴雅有法漢以後史之良也取一二類著焉通鑑法左氏敘事體也史之八書漢之十志皆典章國故與周禮儀禮全經同錄敘記爲一卷典志爲一卷下編方劉前後之文文無所謂古今要趣於當姚氏之論卓矣而譏次方劉文或爲世儒所非此方劉文之不足以饜人意姚氏無可議也今依此例傳益之使究一代之變其爲類十有三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曰書說曰贈序曰傳狀曰碑志曰雜記曰箴銘曰頌贊曰辭賦曰哀祭曰敘記次爲十卷無者姑闕焉古文辭粗備於是矣文章之道莫大乎與天下爲公而非可用一人一家之私議自劉向父子總七略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而後先古文章始有所歸宋歐陽氏表章韓愈明茅順甫錄八家而後斯文之傳若有所屬姚先生興於千載之後獨持灼見總括羣言一一衡量其高下銖黍之得毫釐之失皆辨析之醇駁較然由是古今之文章謬悠殽亂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歸論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復於古然百餘年來流風相師傳嬗廣續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喪之患至湘鄉曾文正公出擴姚氏而大之並功德言爲一塗挈攬衆長轢歸掩方跨越百氏將遂席兩漢而還之三代使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修之文絕而復續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大雅不羣者哉蓋自歐陽氏以來一人而已余今所論纂其品藻次第一以習聞諸曾氏者述而錄之曾氏之學蓋出於桐城固知其

與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廣己於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說屏棄六朝駢麗之習以求所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者法愈嚴而體愈尊循曾氏之說將盡取儒者之多識格物博辨訓詁一內諸雄奇萬變之中以矯桐城末流虛車之飾其道相資無可偏廢故既敘述略例亦明夫不敢封己拖殘守一先生家言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以足也然遂欲執塗之人而強同則是又大惑已按茅鹿門八家之說世皆以爲定自朱右不知吳文正草廬序王文公集已言之眉山祇數二蘇氏僅得七人子由尚不與也

纂者余鈔此編成客有示余長沙王先謙氏所撰續古文辭類纂刻本命名與余適同而體例甚異王選祇及方劉以後人文多至四百數十首余纂加約本朝文才二百四十餘頗有溢出王選外者而奏議辭賦敘記則又王選所無人心者好之殊蓋難強同要之於姚氏無異趣也後之君子並覽觀焉

唐以前史漢並尊自昌黎韓氏太史子雲相如之論出不及孟堅而馬班始有軒輊其後柳子厚李習之之倫祖述其言遂若斯文之傳孟堅擯不得與此與以耳食何異獨蘇明允稱之曰遷固雖以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時得仲尼遺意焉而惜乎其少信從也余謂子長綱羅百代孟堅紀述一朝義法固自有當未可執彼議此且班書典雅宏贍微特元明人莫能爲即唐宋諸賢昌黎而外亦未有能幾之者曾文正公略師班氏其文規恢閎闊遂崒然直躋兩漢況進於此者邪故今斷以馬班韓歐爲百世不祧之宗云

桐城宗派之說流俗相沿已踰百歲其敝至於淺弱不振爲有識者所譏讀曾文正公暨吳南屏二家之書斷斷之辯自可以止然工輪雖巧不用規矩準繩又可乎哉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慎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道光初興縣康撫軍刻姚氏古文辭類纂本有晝段圈點後數年吳啟昌重刻於江甯以爲近乎時藝用姚先生命去之然觀先生答徐季雅書不又有圈點啟發人意愈解說之言乎余以後世之變何所不有自秦燔詩書而漢儒有章句之學自劉向校書而後儒有校讎之學宋元明以來品藻詩文或加丹黃判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　本朝以經藝試士科場定例又有點句句股之學皆因時適變涂轍百出不窮今悉採而用之不得以古之所無非今之所有傳曰法後王謂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吾又何疑焉

古人選文不錄生存杜標榜也余意不然文章優劣如人之有妍媸美惡觸目自見匪一人之力所能私姚先生以乾隆四十年出都數見劉海峯於樅陽其纂次古文辭時海峯尚存也余論　本朝之文蓋至咸同間而極盛錄者尤多自曾文正吳南屏鄭子尹而下其人大都生平所親炙否則亦其與接者也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夙所嚴憚無錫薛叔耘頗與去聲商訂此編桐城蕭穆敬孚雖未錄其文而匡謬啟發裨助宏多皆孔子所謂益友也嗚呼文章經國之

大業不朽之盛事世有直諒多聞引繩墨以糾余不逮者禱祀求之矣

光緒十五年秋九月遵義黎庶昌纂敘

續古文辭類纂目錄

[seal]

論辨類

書洪範第十一(尚書依吳汝綸寫定尚書家塾本按此乃余友吳君摯甫篤學者古之書今採入是編欲使適方孤僻之士窺見漢伏生所傳今文二十八篇之舊雖當時傳本未必盡然而百世下可見者祇此而已非好奇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漢書作迺)言曰烏呼箕子
惟天陰騭(史記作定)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漢書作逌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說文作垔漢石經作伊)洪
(漢石經作鴻)水汩(漢石經作白)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說文作殬)鯀則殛(釋文又作極)死禹乃嗣興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
(漢書作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漢書作叶)用五
紀次五曰建用皇(大傳作王)極次六曰乂(漢書漢石經竝作艾)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依谷
永傳改)用五福威(史記作畏)用六極一(史記漢石經幷不複舉一二等字)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
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史記作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
事一曰貌(釋文作頟)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心
(依漢書補心字)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心曰睿(漢書
作容鄭詩箋引作叡)恭作肅從作乂(漢書作艾)明作悊(史記作智鄭本作晢)聰
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
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
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厤數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史記作傅)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于女極錫女保極凡厥庶民無(史記作毋)有淫朋(漢石經作朋)
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女
則念之不協(王伯厚引大傳作叶)于極不離(依史記定正大傳作罹)于咎

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
德(依正義本校增德字)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馬本作亡侮)煢獨(史記作毋
侮鰥寡大傳作毋侮矜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王符作循)其
行而邦(王符作國乃)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
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依史記無德字鄭本同正義云
定本無德字)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無偏無頗(天寶四載詔改
頗爲陂宣和六年詔復從舊文)遵王之義(匡謬正俗作誼)無有作好(說文作㚖)遵
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史記張彝之傳引作便便一作辨)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史記作傳言)是
彝(史記作夷)是訓(史記作順)于帝其訓(史記訓作順)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史記作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
(漢書無以字)爲天下王六(漢石經無六字)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
克三曰柔克平康(李賢作丸)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史記作內
友)柔克沈潛(左傳史記幷作漸漢書引作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
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漢書引無其字)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漢石經作辟)民用僭忒(漢書作慝)七稽疑擇建立
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史記作濟鄭本同)曰圛(依說文作圛史
記作涕詩疏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定爲圛鄭依賈所奏定)曰雺(史記作霧在曰涕下)
(周禮注作蟊在曰圛下今依文選注作霧)曰克(周禮注作剋)曰貞曰悔(說文作𠧪)凡
七卜五占用二衍忒(史記作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
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民(依漢石經改)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史記身上子上並有而字)
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
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
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

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漢書作陽）曰燠（史漢並作奧）曰寒曰風曰時（史記無此二字）五是（依史記校改後漢書引作五氏一作五韙）來備各以其敘（史記作序）庶草蕃廡（說文作緐無漢書作蕃滋）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漢書作艾）時暘（漢書作陽）若曰哲（史記作智鄭本作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史漢並作舒鄭王本同大傳作荼徐邈豫音舒）恆燠（釋文又作奧）若曰急恆寒若曰霿（依漢書定正史記作霧宋書隋書作瞀今孔本作蒙段從大傳作霿）恆風若曰王眚（依史記改）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史記作畯李書同）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荀悅引有有寒有暑四字）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莊子逍遙遊（莊子依古逸叢書仿宋本）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无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穅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无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莊子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子駢拇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无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噫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者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

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莊子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態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莊子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

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當從別本作知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故絕聖弃知大盜乃止擿玉毁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絕鉤繩而弃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弃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无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弃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也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无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莊子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閒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

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閒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閒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窮時无止分无常終始无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无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无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无己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无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无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一齊孰短孰

長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
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
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
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
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
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
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
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
牛鼻是謂人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
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夔憐蚿蚿憐蛇蛇憐
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
无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
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
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
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
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
海而似无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
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
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
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
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
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
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
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
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
所制矣无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
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
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
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
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
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几大息仰
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
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
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
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
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
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
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
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
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
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
不測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
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
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
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已死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濠上也

荀子議兵篇 荀子依古逸叢書仿宋台州本。

臨武君與孫卿子按漢書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顏師古曰荀卿避宣帝諱故曰孫議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埶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埶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者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楊倞注路暴露也亶讀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閒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埵隴種東籠楊倞注皆摧敗披靡之貌或曰鹿埵下之貌如禾實垂下然埵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然或曰即鍾也東籠與凍隴同沾溼貌如衣服之沾溼然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凡在大王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强弱存亡之效安危之埶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强亂者弱是强弱之本也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强下不可用則弱是强弱之常

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是
強弱之凡也好士者強不好士者弱愛民者強不愛
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信者弱民齊者強不齊
者弱賞重者強賞輕者弱刑威者強刑侮者弱械用
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窳楛不便利者弱重
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是
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
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楊倞注毳讀為脆）則偷可用也
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
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
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
弩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
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
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
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
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鬭無由也阸而用
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
為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
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
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
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
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
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近（楊倞注近當為延）募選
隆埶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
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猶以錐刀墮大
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

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
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
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
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
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
楚之莊蹻秦之衛鞅燕之繆蟣是皆世俗之所謂善
用兵者也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
一也未及和齊也掎挈（楊倞注挈讀為契）司詐權謀傾覆未
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齊
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霸
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
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
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
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
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
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
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
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
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
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
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
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
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
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
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
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
無壙（楊倞注壙與曠同）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
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

之以恭敬無擴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楊倞注紂之庶兄名啓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楊倞注陳囂荀卿弟子）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李斯（楊倞注李斯孫卿弟子後爲秦相）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於軍將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摠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如金石宛鉅鐵釶慘如蠭蠆輕利僄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辨溝池不拑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后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

錯而不用此之謂也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刑罰埶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埶詐除阸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大寇則至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勞苦煩辱則必犇罹焉離耳下反制其上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爲道者傭徒粥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爲害邪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爲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糺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爲我民故辟門除涂以迎吾入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强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埶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楊倞注上地上黨之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兵（注作并）無强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鄗（楊倞注薄與亳同鄗與鎬同）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爲一諸侯爲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强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韓非子說難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

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一

序跋類

易乾文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易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

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易下繫庖犧氏一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易序卦 按二程子謂序卦非易之蘊橫渠張氏曰序卦無足疑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又曰觀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視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吾以張氏爲知言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

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徐楚金說文部敘仿此

禮記冠義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禮記鄉飲酒義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

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禮記文多雜此獨祇取天地嚴凝之氣一節以其議論精卓耳姚氏論文分陰陽剛柔實由此語出

禮記聘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

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之碈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孟子末章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莊子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

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愼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愼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大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

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无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寂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无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无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蝱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奏議類

書無逸第卄

周公曰烏呼君子所其無史記作毋漢書作亡逸史記作佚石經作劮漢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論衡作佚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𠼝（段據論語注校改）既誕（漢石經稽作書。𠼝作憲。誕作延）否（漢石經否作不）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烏呼我聞曰昔在（中論作在昔）殷王中宗嚴（馬作儼）恭寅畏天命自度（漢石經作亮）治（石經作以）民祗（史記作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史記並作饗石經）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中論作寔）舊勞于外爰暨（鄭引作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論語戴記并作諒）陰（戴記作闇。史記大傳并作梁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戴記史記并作讙）不敢荒寧嘉（史記作密）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史記無此二字）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史記作五）年（漢石經作百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洪适據漢石經謂祖甲在中宗之上）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漢書論衡並無自厥後三字）亦罔或（漢書論衡並作有）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烏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馬作俾）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漢石經作共）懷保小民惠鮮鰥（漢石經民作人。鮮作于。鰥作矜。漢書鮮亦作于）寡自朝至于日中昃（釋文亦作仄。成陽靈臺碑日稷不夏）不皇（依國語定正）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晏子作遊于）田（李善作畋）以庶邦（國語無此三字）惟正（國語作政）之供（國語作恭。石經作共）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烏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漢書作酒。石經同）于（漢書作毋。石經同）逸（石經作劮）于遊于（漢書石經並無此字）田以萬民（漢書石經並無此二字）惟（石經作維）正之供（漢書石經並作共）無皇（石經作毋兄）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漢書作毋）若（後漢書作如）殷王受（漢書作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烏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馬本作譸張漢引作侜上無胥字。說文同）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漢石經無此二字。上句聽作聖）變亂先王之（漢石經無此三字）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段云兩否則當爲丕則）厥口詛祝周公曰烏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女詈女則皇自（黃伯思云石經作兄自。洪适引石經作兄曰）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徐作翅）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女詈女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烏呼嗣王其（漢石經無此字）監（石經作臨）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魏絳諫伐戎 襄公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采入箴銘類）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

左傳薳啟彊諫恥晉 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汏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

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

書說類

書君奭第二十一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馬本作崇石經作道）出于不祥（石經作詳）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共（依漢書）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漢書後嗣作嗣事遏佚作遏失命上無天字天難諶作天應棐諶其墜作亡墜）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馬本作迪）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釋文又作本奏）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王襄引迪一人使四方若卜筮李善引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公曰君奭在昔（戴記作昔在）上帝割申勸（戴記作周田觀鄭云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戴記作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馬本作君）括又曰無能（漢書作士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樊毅作醇）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崔瑗作勖馬同）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說文作勖）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女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釋文或作鳳非）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烏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女作女民極曰女明勖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奭其女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女克敬德明我俊（足利本作畯）民在讓後人于丕時烏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烏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文公十七年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

寡君卽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

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利圖之

左傳晉叔向詒鄭子產書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詔令類

書甘誓第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說文作劋）絕其命今予惟共（依史記改高誘李賢並作龔）行天之罰左不攻（墨子作共）于左女不共命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史記墨子並作政）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墨子作僇史記同）于社予則奴（依鄭本詩疏引作帑）戮（漢書引作僇）女

書湯誓第五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女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作政無夏字孔傳同今本夏字誤衍）夏予惟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史記作奪）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害（依孟子改）喪予及女皆（孟子作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史記作理）女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書牧誓第十

時甲子昧爽王（鄭引有武字）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釋文作戉）右秉白旄（說文作氂）以麾曰逖（郭璞李善引並作逷）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史記作有國）冢君御事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
盧(史記作纑)彭濮人稱(漢郭璞作偁)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商王受(史漢並作紂)惟婦言是用(漢書無是字唐石經旁注是字)昏棄厥
肆祀弗荅昏棄厥國(史記有家字)遺(史記有其字)王(漢石經作任)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漢書作宗)是長是
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
商邑今予發惟共(依史記文選或作龔)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勖哉夫子不愆(藝文類聚兩不愆並作弗費)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
桓桓(說文作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史記作如虎如羆如豺如離)于商
郊弗御(依匡謬正俗)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不勖
其于爾躬有戮

書召誥第十七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
大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王伯厚云漢人引作蠢)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李賢引有吉字)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雒汭
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雒則達
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
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
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尚書越字說文引作粵漢書引並作粵)自(鄭引無此字)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
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
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漢郭璞作鰥)在夫知保
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
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
壽耇(漢書作耇老)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
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集韻丕作不說文無能字)誠
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伯厚謂許說文作嵒誤)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足利本作邇)于我有周御事節性
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
夏亦不可不監(崔駰作鑒)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
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
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
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
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
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釋文或作醻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依段校)王能祈天永命

書呂刑第二十六(戴記作甫刑)

惟呂(史記作甫)命王享國百年耄(漢書作眊鄭本作旄釋文亦作薹)荒度
作詳(依鄭本校增漢書作度時作刑)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

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李賢作延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王符作消義）姦宄（鄭作軌）奪（說文作敓）攘（陸贊作數）矯（漢書作撟鄭同）虔苗民弗用靈（戴記作匪用命墨子作否用練）制（墨子作折）以刑惟作五虐（墨子作殺）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夏侯等書作臏宮劓割頭庶剠說文作刖劓歇黥劓今作椓黥鄭作刺）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漢書作湎湎紛紛逸周書作泯泯芬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論衡作僇）方（論衡作旁）告無辜于上（論衡作天帝二字）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按趙岐引帝清問下民句無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論衡作用）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墨子逮作肆）明明棐（墨子作不）常鰥寡無（墨子作不）蓋皇帝（王伯厚云趙岐引無皇字）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墨子作有）苗（墨子引羣后之逮十四字在此文下）德威惟畏（戴記墨子並作威）德明惟明乃命（墨子作召）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墨子作哲漢書作悊陶潛作制）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墨子作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墨子作維假）于民士（梁統作爰）制百姓于刑之中（梁統作衷）以教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戴記下有而字）罔有擇言在身（戴記作躬）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戴記下有不字）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烏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依正義本改釋文本作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楊賜作平人）俾（楊賜作假馬本作矜）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馬作于墨子作於）來有邦有土告爾詳（依鄭本及兩漢書並定正墨作誦史作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墨子作言句上有女字）人何敬非（墨子作不下同）刑何度（史記作居）非及（史記作其宜）兩造具備（史記造一作遭）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馬作求以上十字史記作官獄內獄）其罪惟均（史記作鈞）其審克（漢書作核）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說文作緢史記作訊）有稽無簡不聽（史記作疑）具嚴天威墨（史記作黥）辟疑赦其罰百鍰（史記作率亦作選說文作鋝大傳作饌）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史記作倍灑一作蓰）閱實其罪剕（史記作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史記作五）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玉篇作跳）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三禮石經作型）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劉愷作挾上同）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應劭作時）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王伯厚云漢人引作佞）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漢書作鮮）（大傳作矜）折（漢書作哲大傳同）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烏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說文作訧）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烏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

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書秦誓第二十八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女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員依正義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說文作來就惎惎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員依漢書注定正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顏師古作諐北堂書鈔作僁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馬作訖訖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馬作偏言說文偏引戔戔巧言公羊傳作惟諓諓善竫言王逸引諓諓竫言釋文偏又作諞俾君子易辭公羊傳作怠史記作俾君子怠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我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大學作若有一介釋文又作个臣斷斷猗說文作㫁㫁猗大學猗作兮公羊傳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釋文亦作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此二字公羊作能上無焉字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大學注或作盤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大學作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論衡作尚有利哉人之有技冒大學作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大學作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說文作阢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昭公二十六年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二　　上編之三

傳狀類

書堯典第一

曰(李善作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說文古文作勛)欽明文思(緯作塞)安安(緯作晏晏)允恭克讓(漢書作攘)光(漢書作橫)被四表格(說文作假)于上下克明俊(大戴記作峻史記作馴)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大傳作辨史記作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史漢並作國)黎民於變(漢書作蕃孔宙碑作卞)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依史漢改)分命羲仲宅嵎(說文作嵎)夷(緯作禺銕說文引緯及史作禺銕今史作郁夷)曰暘(說文引作崵)谷寅(李仲璿作夤)賓出日平(史記作中鄭作辨馬作苹)秩(說文作豑史記作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史記作中)春厥民析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申命羲叔宅南交(鄭補曰明都三字)平秩南僞(史記作爲依鄭本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鄭引作度)西曰昧(虞翻云古作丣)谷(大傳作柳穀鄭云故書柳作樌)寅(集韻作夤)淺(大傳作餞衛包依之)內(大傳作入依段校)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鄭作稚)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史記作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奧(史記作燠依鄭本改)鳥獸氄(說文作㲪又作褎)毛(說文作髦)帝曰咨女(依段校)羲暨和期(說文作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史記作正)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楊雄作喜)帝曰疇(說文作𠷎)咨(崔篆作誰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說文作𦙍)啓明帝曰吁嚚訟(馬作嚚史記作頑凶)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說文作方救僝功一作逑孱功)帝曰吁靖(依漢書改)言庸違象恭(漢書作龔)滔天帝曰咨(白虎通作諮)四(賈公彥引作三)岳湯湯洪水方割(鄭詩譜疏引作害)蕩蕩懷(漢書作褱)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說文作㑒)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漢書作放)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

四岳朕在位七十載女能庸命巽(史記作踐)朕位岳曰否德(史記作鄙)忝帝位曰明明敭仄(依文選注校改)陋師錫帝曰有矜(依史記改)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馬鄭王本無此二字)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慎(釋文作昚)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百揆時敘(左史並作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內(史記作入上同)于大麓(魏受禪表作鹿)烈風雷雨弗(漢書作不)迷帝曰格女舜詢事考言乃底可績(依北堂書鈔校刪言字)三載女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漢書作不台史記作不懌徐廣云今文尚書作不怡司馬貞云史記不懌一作不澤)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大傳作琁馬融作旋)機(唐石經已下並從考靈曜作璣)玉衡以齊七政肆(說文作𨽻漢書作遂)類于上帝禋(續漢志作垔俗加土作堙魏尊號奏作煙大傳作湮)于六宗望(漢書望下有秩字)于山川徧(史記作辯讀班)于羣神揖(漢書注作楫唐石經作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狩(釋文作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史漢及何休鄭元並作遂)覲東后協(白虎通永和詔並作叶)時月正日同(漢書引同上有乃字)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漢書作業)三帛二生(封禪書作牲)一死贄(說文作𡠗依釋文本作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馬本作如初)歸格于藝(大傳作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漢書作傳)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大傳作兆)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徐廣一作衆)賊刑欽哉欽哉惟(漢石經作維)刑之卹(徐廣云今文作謐)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孟子作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史記作辠)而天下咸服二十(唐石經作廿)有八載放勳(姚方興本作帝)乃殂(漢書注作徂)落(說文無此字)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四海遏（春秋繁露作閼）密八音。月正（薛綜作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說文引作闢。史漢並作辟）四門。明四目。達（史記作通）四聰。（杜預引作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江熙作荏）人。蠻夷率（漢書作帥）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惟時（說文作時惟）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說文作偰）。暨（說文作臮）皋陶（釋文又作咎繇）。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黎民阻（漢書作祖。徐廣同。毛詩疏引作俎）飢。女居（依列女傳校改）稷播時五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說文作愻。大傳作訓。史記作馴。又作訓。張寵修堯廟碑五品用訓）。女作司徒。敬敷（左傳作布。漢書作輔）五教。五教（史記重有五教二字）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鄭作軌）女作士（高誘引士下有師字）。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史記作度）。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漢書作朱）斨暨伯與（漢書作柏譽）。帝曰。俞。往哉（崔瑗作才）。女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禹（姚方興作僉。今依馬鄭王本）。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女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白虎通伯上有爾字。史記伯下有夷字）。女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緯作歸）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女典樂。教胄（說文作育。史記作穉）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漢書作敖）。詩言志。歌（漢書作哥）永（漢書作詠。又作咏）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說文作龤）。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堲讒（徐廣作齋）一說殄行（史記作僞）。震（史記作振）驚朕師。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史漢並作入）朕命惟允。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鄭本作登）庸三（鄭作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雜記類

禮記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為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禮記投壺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

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爲純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按相臺本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在壺用之爲射禮句下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

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魯鼓○□○○□□

○○半○□○○□○○○○□○□○薛鼓○□

○○○○□○□○□○○○□○□○○□○半

○□○□○○○○□○

周禮輪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幅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甐于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

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周禮輿人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周禮輈人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于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閒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灂謂之國輈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周禮梓人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

穠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
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
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
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
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周禮匠人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
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
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
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
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
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
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
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
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
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
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
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
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
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
之伐廣尺深尺謂之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
之遂九夫爲井井閒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
爲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閒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
之地埶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
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
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
矩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
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
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
傳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
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
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箴銘類

詩賓之初筵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
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
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
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
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詩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左傳虞箴 襄公四年

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禮記衞孔悝鼎銘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

頌贊類

詩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采芑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

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詩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詩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詩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

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
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
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詩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
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
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
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
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
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詩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
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
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詩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
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
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
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
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
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
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
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
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
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
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
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
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詩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二櫱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詩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辭賦類

詩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詩蒹葭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詩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詩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節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正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抏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荀子成相篇（楊倞注以初發語名篇雜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故下云託於成相以喻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雜辭蓋亦賦之流也朱子楚辭後語取之）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榭（楚辭後語無榭字）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後語有之字）於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強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後語作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楊倞注而有埶之上疑脫一字）而有埶直而用抴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蹶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殃孽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楊倞注得當爲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溥（楊倞注溥讀爲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爲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爲先（楊倞注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爲楚辭後語以聖字屬下句）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

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夫(後語夫作失)道途己無郵人我獨自美豈獨(楊倞注或日下無獨字)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埶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之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卬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修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刑稱陳守其銀(楊倞注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循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楊倞注鈹與披同)滑下不私請各以(後語注以下疑脫所字)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荀子賦篇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湣湣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而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爲親而雜汙之爲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能弇迹者邪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知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員者中規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盈大乎寓宙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郤穴而不偪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者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爲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雲

有物於此儳儳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帝帝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巳夫是之謂蠶理蠶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箴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日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楊倞注書爲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刁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哀祭類

書金縢冊祝

惟爾元孫某（史記作王發）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鄭讀不史記作負）子（徐廣作負茲）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此四字史記作旦巧二字）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左傳衞太子蒯聵禱神　哀公二年

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左傳魯哀公誄孔子　哀公十六年

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

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

敘記類

左傳秦晉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弃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

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左傳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犫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犫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犫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

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

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左傳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閒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

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

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衞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左傳齊晉鞌之戰　成公二年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
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杜注
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
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
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
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
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
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
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
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
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
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
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
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
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
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
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
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
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
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

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
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
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
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
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卽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幷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
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
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
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
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
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
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
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
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
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
佐車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
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
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
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
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
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
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
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
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晉師從
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

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

左傳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夏四月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

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
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
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
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
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
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
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
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
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
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
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
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
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
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
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
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
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
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
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
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
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
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
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

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
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
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
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
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
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
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
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
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
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
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
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
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
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
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
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
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
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
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
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
反醉而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
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
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

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亡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左傳宋之盟　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

如楚治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

續古文辭類纂卷四

典志類

書禹貢第二

禹敷荀子大戴史記竝作傅土隨山栞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大原至于岳史漢竝作嶽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漢書作章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史記作爲爲依史漢改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史記作海濟說文漢書竝作泲河惟兗史記作沇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雝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風俗通作民乃二字降丘宅風俗通作度土厥土黑墳厥草說文作𦬊漢書作屮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史記漢書馬鄭本竝作年乃漢書作迺同厥貢漆絲厥篚說文作匪漢書作棐織文浮于濟漯五經文字作濕達史記作通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史記作維漢書作惟淄漢書作甾其史記作既道厥土白墳海濱漢書作瀕廣斥史漢竝作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史記作酓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依漢書改大野漢書作壄既豬史記作都東原底平厥土赤埴鄭本作戠墳草木漸說文作蔪包說文作苞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孔穎達引作剛夏翟漢書作狄嶧陽孤桐泗濱漢書作瀕浮磬淮夷蠙釋文作玭又珠暨史漢竝作臮詩疏引作洎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菏依說文水經注定正淮海惟揚唐石經作揚州彭蠡既豬史記作都陽鳥攸漢書作逌居三江既入震史記作振澤底定篠說文作筱簜釋文作蕩或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漢書作瑻馬本同篠簜齒革羽旄依史漢改惟木史漢竝無此二字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說文作苞鄭同橘柚錫貢沿史漢竝作均馬同鄭作松于江海達于淮泗荊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既史記作已道雲土夢蜀石經作雲夢土宋太宗詔從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旄齒革惟金三品杶釋文作櫄又榦栝柏礪漢書作厲栗經音義作礪砥砮丹惟箘簵說文作簬楛說文作楛史記箘簵楛作箘簵杆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于依釋文本校增漢逾于雒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雒瀍淮南作瀍澗既入于河熒唐石經作滎左傳釋文云或作榮非播依馬本改既豬鄭引作都道菏史漢竝作荷澤被孟豬大傳作孟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史記作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雒達漢書作入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岷說文作崏史記作汶漢書作崏嶓既藝沱潛史作涔漢作灊既道蔡蒙旅平和鄭讀桓夷底績厥土青黎史記作驪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鏐釋文作璆史記同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西傾漢書作頃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釋文作內又漆沮既從灃漢書作酆水經作豐水攸同荊岐既史記作已旅終南惇史漢竝作敦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史記作都野漢書作壄三危既宅史記作度三苗丕敘史漢竝作序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璆琳釋文作玪又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昆依漢書改崙史記作侖析大戴作鮮後漢書作賜支渠搜史作廋漢作叟西戎即敘史漢竝作序道史記有九山二字岍釋文又作汧馬本作開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史漢竝作嶽底史記作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漢書作頃朱圉漢志作圄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漢書作倍史記作負尾道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史作汶漢作嶓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漢志作傅淺史記作滅原道史記有九川二字

弱（釋文或作溺說文同）水至于合黎（漢書作藜水經作離）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李善作盟）津東過雒汭（漢志作內）至于大伾（釋文又作坯或作岯史記水經作邳）北過降（鄭云或作絳非）（蔡作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漢志作迎）河入于海。嶓冢導漾（史記作瀁漢志作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史記作蒼）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史記作汶王逸作崏）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醴（依史漢改）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為濟（漢志作泲）入于河泆（依史記改漢書作軼）為熒東出于陶丘北（說文出作至）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史記作東北）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史記作又東北至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雒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四奧（依正義本史記同唐石經作隩廣韻作墺）既宅九山栞（漢碑作甄）旅九川滌原（史漢並作既疏）九澤既陂（河渠書作灑）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詩疏作秷）三百里納秸（漢書作戛鄭本作稭釋文或作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詩疏引粟米上並有納字）。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任國）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緯作珪）告厥成功。

書顧命第二十四

惟四月哉生魄（漢書作霸）王不懌（馬作不釋漢書作王有疾不豫）。甲子王乃洮頮（漢書作沬）水相被冕服憑（依周禮注定正說文作凭）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氏虎臣（漢書古今人表彤伯作融伯虎臣作龍臣皆人名）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李善引昔君作昔先君又作昔我君）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漢石經作通）殷集（石經作就）大命。在後（說文作后）之侗（說文作詷馬同）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馬鄭王作勖）貢（馬鄭王作贛）于非幾。茲即（依石經改）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翌（依集韻）日乙丑成（依漢書補）（此字馬鄭並有）王崩。大保命仲（漢表作中）桓南宮毛（漢表作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白虎通作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後漢書注作翌）室恤宅（李賢作度）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石經作衣）綴衣。牖間南鄉敷重蔑（說文作莫蔑古通用唐石經作篾非）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鄉敷重底（玉篇作厎非）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鄉（依周禮注定正俗作嚮上下同）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鄉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說文作宋）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李善作杼又蔡邕引顓頊河圖洛書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路（依周禮注）在賓階面綴（周禮注作贅）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馬鄭作騏）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戉（依釋文引說文定正）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說文作鈗）立于側階。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

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說文作偁奉介圭上宗奉同白虎通作銅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女嗣訓李善作君臨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白虎通作對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說文作詫馬本作詫釋文亦作宅玉篇咸作吒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白虎通作黼黻衣黃朱紼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衞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馬鄭王本已下爲康王之誥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漢書作無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白虎通無反字喪服

儀禮士冠禮儀禮依張爾岐鄭注句讀按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左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主人戒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告事畢擯者告期于賓之家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靺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同篋櫛實于簞蒲筵二在南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脯醢南上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于西坫南南面東上賓升則東面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畢袗玄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擯者玄端負東塾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擯者告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者奠纚笄櫛于筵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

櫛設纚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賓筵前坐正纚興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興復位贊者卒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笄賓盥正纚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紘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韠容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靺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筵于戶西南面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冠者見於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見姑姊如見母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東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扃鼏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攝酒如再醮加俎嚌之皆如初嚌肺卒醮取籩脯以降如初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宿曰某將加布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屨夏用葛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純博寸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純博寸冬皮屨可也不屨繐屨

記
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
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諭其志也冠
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
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
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
之有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
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
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爵死無謚
儀禮士昏禮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 昏本作昏
昏禮下達納采用鴈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使者
玄端至擯者出請事入告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
拜賓不答拜揖入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
階上北面再拜授于楹間南面賓降出主人降授老
鴈擯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賓禮辭許主人
徹几改筵東上側尊甒醴于房中主人迎賓于廟門
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
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西
階上答拜贊者酌醴加角柶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
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
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左執觶祭脯醢以柶祭醴三
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坐奠觶遂拜主人答拜
賓即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賓降授
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
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
告期如納徵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
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
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鼏設洗于阼階東南饌
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
大羹湆在爨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
加勺皆南枋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篚在南實四爵
合巹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
二乘執燭前馬婦車亦如之有裧至于門外主人筵
于戶西西上右几女次純衣纁袡立于房中南面姆
纚笄宵衣在其右女從者畢袗玄纚笄被穎黼在其
後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
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
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
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
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婦至
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
夫入于室即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贊者徹尊
冪舉者盥出除鼏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
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
西上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
魚次腊特于俎北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湆于
醬南設對醬于東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腊北其
西稷設湆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對敦
于北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
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湆醬皆祭舉食舉也三飯卒食
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酳婦
亦如之皆祭贊以肝從皆振祭嚌肝皆實于菹豆卒

贊皆拜贊答拜受爵再醋如初無從三醋用巹亦如
之爵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
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
如設于室尊否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
受姆授巾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主
人入親說婦之纓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贊
酌外尊酳之媵侍于戶外呼則聞夙興婦沐浴纚笄
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
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
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降階受笲
腵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贊醴
婦席于戶牖閒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
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
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
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贊答
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
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婦贊成祭卒食一酳無從席于
北墉下婦徹設席前如初西上婦餕舅辭易醬婦餕
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舉肺脊乃食卒姑酳之婦拜
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婦徹于房中媵御餕
姑酳之雖無娣媵先於是與始飯之錯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舅姑先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
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若
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
月乃奠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
婦盥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
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奠
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祝曰
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婦出
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壻
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辭無不腆無辱
摯不用死皮帛必可制腊必用鮮魚用鮒必殽全女
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
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
受命乃降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
之乃歸執以反命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
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
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
適東壁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
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
不降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婦入寢門贊
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
勺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笲婦席薦饌于
房饗婦姑薦焉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
盥婦酢舅更爵自薦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
拜洗凡婦人相饗無降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庶婦則
使人醮之婦不饋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
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惷愚又弗能
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問名曰某既
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
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醴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
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

先人之禮敢固以請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納吉曰
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
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納徵
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
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
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請期曰吾子有賜命
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
曰某既前受命矣唯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
對曰某固唯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
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反
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父醮
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
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賓至擯者
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對曰某
固敬具以須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
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
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
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
與爲禮也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己躬命之支子
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
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
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
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對曰某以非他
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
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
摯再拜出擯者以摯出請受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
再拜受壻再拜送出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壻
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

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
幣壻出主人送再拜

儀禮喪服子夏傳（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

喪服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傳曰斬者
何不緝也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絰大搹左本在
下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
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
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
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
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
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
菅菲也外納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
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
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
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父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
至尊也諸侯爲天子傳曰天子至尊也君傳曰君至
尊也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
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
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
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
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
之子若子妻爲夫傳曰夫至尊也妾爲君傳曰君至
尊也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傳曰總
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子嫁反在父之
室爲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

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枲麻也牡麻絰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藨蒯之菲也父卒則爲母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母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妻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出妻之子爲母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絶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不杖麻屨者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世父母叔父母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牉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大夫之適子爲

妻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適孫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旣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爲夫之君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

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妾爲女君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婦爲
舅姑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之子傳曰何
以期也報之也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傳曰何以期
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女子子爲祖父母傳
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
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
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
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
之無祭主者也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
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公妾以及
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爲其
父母遂也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者寄公爲所寓傳
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
月也言與民同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
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
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爲
舊君君之母妻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
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
君也庶人爲國君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
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
也繼父不同居者曾祖父母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
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大
夫爲宗子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
宗也舊君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

夫去君埽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
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曾祖父母
爲士者如衆人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
其祖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
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
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
受者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
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
文不縟故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
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
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
則哭之未名則不哭也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
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
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
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
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
絰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
葛九月者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姑姊妹
女子子適人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從父昆弟爲
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
昆弟也庶孫適婦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女
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傳曰姪者何
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
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
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愼乎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

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繐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諸侯之大夫爲天子傳曰何以繐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下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傳曰問者曰中殤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爲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卽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爲外祖父母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緦麻三月者傳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緦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緦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緦也士爲庶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乳母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甥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緦也報之也壻傳曰何以緦報之也妻之父母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姑之子傳曰何以緦報之也舅傳曰何以緦從服也舅之子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夫之姑姊妹之長

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傳曰何以緦從服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按鄭氏注云布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為升俗誤已行久矣

記

公子為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為其妻縓冠葛絰帶麻衣縓緣皆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為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為兄弟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朋友麻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改葬緦童子唯當室緦傳曰不當室則無緦服也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若齊裳內衰外負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帶下尺衽二尺有五寸袂屬幅衣二尺有二寸袪尺二寸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儀禮士喪禮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

士喪禮死于適室幠用斂衾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皐某復三降衣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復者降自後西榮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奠脯醢醴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帷堂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有賓則拜之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親者在室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君使人襚徹帷主人如初襚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主人拜如初襚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親者襚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襚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朋友襚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徹衣者執衣如襚以適房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為垼于西牆下東鄉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綪明衣裳用布鬠笄用桑長

四寸縿中布巾環幅不鑿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
其末瑱用白纊幎目用緇方尺二寸赬裏著組繫握
手用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決
用正王棘若檡棘組繫纊極二冒緇質長與手齊赬
殺掩足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緇帶韎韐竹笏夏
葛屨冬白屨皆繶緇絇純組綦繫于踵庶襚繼陳不
用貝三實于笲稻米一豆實於筐沐巾一浴巾二皆
用綌於笲櫛於簞浴衣於篋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管
人汲不說繘屈之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
不升堂受潘煮于垼用重鬲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
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
面乃沐櫛挋用巾浴用巾挋用浴衣渜濯棄于坎蚤
揃如他日鬠用組乃笄設明衣裳主人入即位商祝
襲祭服褖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
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建于米執以從商祝執巾
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主人
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
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
之又實米唯盈主人襲反位商祝掩瑱設幎目乃屨
綦結于跗連絇乃襲三稱明衣不在算設韐帶搢笏
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掔設冒櫜之幠用
衾巾柶鬊蚤埋于坎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
參分庭一在南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冪用
疏布久之繫用靲縣于重冪用葦席北面左衽帶用
靲賀之結于後祝取銘置于重厥明陳衣于房南領
西上綪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赬裏無紞
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
于東堂下脯醢醴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簞在饌東設

盆盥于饌東有巾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
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
方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牀笫夷衾饌于西坫南
西方盥如東方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
其實特豚四鬄去蹄兩胉脊肺設扃鼏鼏西末素俎
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士盥二人以並東面立于西
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
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笫于兩楹
之閒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
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
人髽于室士舉男女奉尸侇于堂幠用夷衾男女如
室位踊無算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
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
踊襲絰于序東復位乃奠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
俎橫攝之入阼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右人左執匕
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杝
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
進柢執而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
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奠于尸東
執醴酒北面西上豆錯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
醴酒錯于豆南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
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乃代
哭不以官有襚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
位擯者出告須以賓入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拜
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
主人出拜送朋友親襚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
降主人不踊襚者以稭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
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宵爲燎于中庭厥明滅燎

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綪絞紟衾二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紟不在算不必盡用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觶木柶毼豆兩其實葵菹芋蠃醢兩籩無縢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脡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掘肂見衽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鱄鮒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燭俟于饌東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乃適饌帷堂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商祝布絞紟衾衣美者在外君襚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肂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卒塗祝取銘置于肂主人復位踊襲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士盥舉鼎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鬐三列腊進柢祝執醴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奠由楹內入于室醴酒北面設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墉南面主人中庭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降復位主人降出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成踊出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亦如之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君升即位衆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朝夕哭不辟子卯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主人堂下置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

人之北適饌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有薦新如朔奠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面足序出如入其設于外如于室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主人絰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槨獻素獻成亦如之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卜人坐作龜興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絰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儀禮既夕（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閒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

既夕哭請啓期告于賓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侇牀饌于階閒二燭俟于殯門外丈夫髽散帶垂即位如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即位袒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啓三命哭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幠用夷衾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即位正柩于兩楹閒用夷牀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即位踊襲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薦車直東榮北輈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曰日側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降奠當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設披屬引陳

明器於乘車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器西南上䌫茵苞二筲三黍稷麥罋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皆木桁久之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袒商祝御柩乃祖踊襲少南當前束婦人降卽位于階閒祖還車不還器祝取銘置于茵二人還重左還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薦馬如初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入復位公賵玄纁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奠幣于棧左服出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于東士受馬以出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賓賵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出告須馬入設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主人拜于位不踊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若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拜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若無器則捂受之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擯者出請納賓如初賓奠幣如初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賵奠可也所知則賵而不奠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書遣於策乃代哭如初宵爲燎于門內之右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其實羊左胖髀不升腸五胃五離肺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魚腊鮮獸皆如初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蜱醢葵菹蠃醢四籩棗糗栗脯醴酒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徹者東鼎入乃奠豆南上綪籩蠃醢南北上綪俎二以成南上不綪特鮮獸醴酒在籩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不以魚腊行器茵苞器序從車從徹者出踊如初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算從柩東當前束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讀書釋算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主人袒乃行踊無算出宮踊襲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屬引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乃窆主人哭踊無算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卽位拾踊三襲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卽位踊襲如初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卽位及丈夫拾踊三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啓位拾踊三兄弟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祔

記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有疾疾者齊養者皆齊

徹琴瑟疾病外內皆埽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于五祀乃卒主人啼兄弟哭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遷尸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楔貌如軛上兩末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即牀而奠當腢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柶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襚者委衣于牀不坐其襚于室戶西北面致命夏祝淅米差盛之御者四人抗衾而浴襢第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鬠無笄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卒洗貝反于笲實貝柱右䪼左䪼夏祝徹餘飯瑱塞耳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垼用塊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觳縓綼緆緇純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甸人築坅坎隸人涅廁既襲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紟用布倫如朝服設棜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並籩亦如之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觶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小斂辟奠不出室無踊節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大斂于阼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既殯主人說髦三日絞垂冠六升外縪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絰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

蔽御以蒲菆犬服木錧約綏約轡木鑣馬不齊髦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裧貳車白狗攝服其他皆如乘車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卒奠埽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筮宅冢人物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啟之昕外內不哭夷牀輁軸饌于西階東其二廟則饌于禰廟如小斂奠乃啟朝于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之下東面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衆主人東即位婦人從升東面奠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主人降即位徹乃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踊如初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柩從序從如初適祖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旜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將載祝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巾奠乃牆抗木刊茵著用荼實綏澤焉葦苞長三尺一編菅筲三其實皆瀹祖還車不易位執披者旁四人凡贈幣無常凡糗不煎唯君命止柩于堩其餘則否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卒窆而歸不驪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亦張可也有柲設依撻焉有韣翭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輖中亦短衛

儀禮士虞禮 鄭目錄云虞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

士虞禮特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壁西面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兩甒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坫上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匜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設扃鼏匕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主人即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宗人西階前北面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觶升止哭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贊薦菹醢醢在北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卒杝者逆退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設一鉶于豆南佐食出立于戶西贊者徹鼎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觶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

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淳尸盥宗人授巾尸及階祝延尸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閒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醴奠之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手執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尸祭鉶嘗鉶泰羹湆自門入設于鉶南胾四豆設于左尸飯播餘于篚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于篚又三飯舉胳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俎俎釋三个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

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尸左執爵右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尸答拜筵祝南面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擩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出實于篚升堂復位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自反兩籩棗栗受于會南棗在西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

賓長洗繶爵三獻燔從如初儀

婦人復位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皆哭祝入尸謖從者奉篚哭如初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

其設也几在南厞用席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主人降賓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

記

虞沐浴不櫛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日中而行事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羹飪升左肩臂臑肫胳脊脅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膉上肺祭一實于上鼎升魚鱄鮒九實于中鼎升腊左胖髀不升實于下鼎皆設扃鼏陳之載猶進柢魚進鬐祝俎髀脰脊脅離肺陳于階閒敦東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有柶豆實葵菹菹以西蠃醢籩棗烝栗擇尸入祝從尸尸坐不說屨尸謖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不綏祭無泰羹湆胾從獻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降復位于門西男女拾踊三如食閒祝升止哭聲三啟戶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始虞用柔日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絜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饗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獻畢未徹乃餞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餕在西饌籩豆脯四脡有乾肉折俎二尹縮祭半尹在西塾尸出執几從席從尸出門右南面席設于尊西北東面几在南賓出復位主人出卽位于門東少南婦人出卽位于主人之北皆西面哭不止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朐在南尸左執爵取脯擩醢祭之佐食授嚌尸受振祭嚌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繶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篚尸謖從者奉篚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尸出門哭者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主婦亦拜賓丈夫說絰帶于廟門外入徹主人不與婦人說首絰不說帶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哭止告事畢賓出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將旦而祔則薦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隮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尚饗女子曰皇祖妣某氏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其他辭一也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搔翦用專膚爲折俎取諸脰膉其他如饋食用嗣尸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用尹祭嘉薦普淖普薦溲酒適爾皇祖某甫以隮祔爾孫某甫尚饗朞而小祥曰薦此常事又朞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儀禮特牲饋食禮（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祭祖禰非天子之士按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者初祭卽薦飪熟之牲體及黍稷是用生人食道以事其親也）

特牲饋食之禮不諏日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于門外西面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于主人之南西面北上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席于門中闑西閾外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

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尚饗筮者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宗人告事畢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尚饗乃宿尸主人立于尸外門外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東上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辟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尸入主人退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厥明夕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有鼏棜在其南南順實獸于其上東首牲在其西北首東足設洗于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于門東如初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宗人祝立于賓西北東面南上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卽位于堂下如外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鼏告絜請期曰羹飪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享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羹飪實鼎陳于門外如初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實豆籩鉶陳于房中如初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二列北上盛兩敦陳于西堂藉用萑几席陳于西堂如初尸盥匜水實于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祝筵几于室中東面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于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佐食北面立于中庭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蝸醢醢在北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鼏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鼎西面錯右人抽扃委于鼎北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于鼎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芼設于豆南南陳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祝迎尸于門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祝命挼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觶答拜祭鉶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祝命爾敦佐食爾黍稷于席上設大羹湆于醢北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嚌之左執之乃食食舉主人羞肵俎于腊北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佐食受加于肵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骼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舉肩及獸魚如初佐食盛肵俎俎釋三个舉肺脊加

于肵俎反黍稷于其所主人洗角升酌醑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尸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葅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挼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筵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祝左執角祭豆興取肺坐祭嚌之興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篚升入復位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宗婦執兩籩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酒入卒爵如主人儀獻祝籩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宗婦贊豆如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籩俎入設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啐酒肝從左執爵取肝擩于鹽坐振祭嚌之宗人受加于俎燔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三獻作止爵尸卒爵酢酌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主人降阼階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薦脯醢設折俎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觶于薦北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焉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宗人告祭脀乃羞賓坐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賓祭觶拜長兄弟答拜

賓立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觶於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祭卒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觶者皆奠觶于薦右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篚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祝前主人降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徹庶羞設于西序下

筵對席佐食分簋鉶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盥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嘗食餕者舉奠許諾升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膚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餕有以也兩餕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若是者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鉶食舉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酳上餕上餕拜受爵主人答拜酳下餕亦如之主人拜祝曰酳有與也如初儀兩餕執爵拜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餕皆降實爵于篚上餕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餕卽位坐答拜主人坐祭卒爵拜上餕答拜受爵降實于篚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

祝命徹阼俎豆籩設于東序下祝執其俎以出東面于戶西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佐食徹阼俎堂下俎畢出

記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韠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冪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籩巾以綌也纁裏棗烝栗擇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棘心匕刻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肵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匜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匜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

嗣舉奠佐食設豆鹽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

尊兩壺於房中西牖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宗婦贊薦者執以坐于戶外授主婦

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

賓從尸俎出廟門乃反位

尸俎右肩臂臑肫胳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三離肺一刌肺三魚十有五腊如牲骨祝俎髀脡脊二骨脅二骨膚一離肺一

阼俎臂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膚一離肺一

主婦俎觳折其餘如阼俎佐食俎觳折脊脅膚一離肺一

賓骼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殽脅膚一離肺一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

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

續古文辭類纂卷五

傳狀類

史記項羽本紀

（史記依金陵書局張文虎校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按原本蓋作葢，戚作慼，候作候，謚作諡，島作嶋，缶旁皆作缶，今悉依之。）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誡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爲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爲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爲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

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

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閒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雝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

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

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姚纂已入書說）

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

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

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

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

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衞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爲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董翳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爲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爲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爲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爲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爲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爲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弃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幷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爲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卽墨榮因自立爲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幷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幷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

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爲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帀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閒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王可以閒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傅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亨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皋北門渡河走脩武

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桮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閒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閒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剄汜水上大司馬咎者故蘄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也不如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

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幷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

尺寸乘埶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項羽本紀爲子長絕作總八千八百餘言首尾約分五大段自籍起兵至項梁死爲一段羽去外黃至諸侯皆屬爲一段章邯軍棘原至罷戲下就國爲一段項王之國至歸漢王父母妻子爲一段項王已約解歸至兵敗自剄爲一段五大段之中又分若干節第一段籍微時發跡爲一事殺會稽守起兵渡江爲一事項梁并陳嬰秦嘉等軍入薛爲一事范增說項氏立楚懷王爲一事齊不助楚項梁過秦軍敗死爲一事凡五節第二段秦將章邯擊趙懷王并軍救之爲一事羽殺宋義自立爲上將軍爲一事渡河救趙破秦軍爲一事凡三節第三段章邯降羽爲一事羽阬秦卒入關爲一事與沛公會宴鴻門爲一事項王燒秦宮室東歸爲一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爲一事凡五節第四段項王弒義帝諸侯叛之爲一事項王自將伐齊爲一事楚破漢軍彭城得太公呂后爲一事楚破漢滎陽爲一事楚漢互取成皋爲一事楚漢相距廣武爲一事項王東擊彭越漢破楚軍於汜水爲一事楚漢中分鴻溝歸太公呂后爲一事凡八節第五段張良陳平說漢取楚會諸侯兵圍垓下爲一事項王潰圍出走至東城兵敗爲一事項王自剄於烏江爲一事魯守禮後下及葬項王封支屬爲一事凡四節以此分析觀之批郤導竅九千言自覺其少讀者無徒震怖其名也　鴻門之會沛公留侯項伯相語凡數百言東城之敗羽與騎士亭長呂馬童語凡數百言留侯世家呂澤留侯四皓相語亦數百言讀之皆逸氣流行不厭繁複柳子厚稱太史公文曰潔嘗於此類求之若歸熙甫專尚一二冷雋搖曳之筆失之遠矣　敘事文字最貴有一唱嗚咽之音流動節外嗚咽則悲壯宕微使人讀竟不盡此境惟史公獨擅其長班孟堅李陵蘇武傳差可步武歐陽公史傳志銘亦有一二近似者而氣則孱弱矣　方望溪云楚與秦合兵由趙而結怨於齊羽之東歸又二國首難而其罪事亦多齮故因與齊將田榮救東阿入諸田角立之嘗於敵趙入張耳陳餘共持趙柄以爲後事張本然後販略分明韓魏及燕於秦楚劉項興亡無關輕重則於羽分王諸將之先後詳略各有義法所以見能盡而不蕪也

史記趙世家

節鈔武靈王事

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韓會于區鼠五年娶韓女爲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中都及西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爲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爲秦王是爲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爲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

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卻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

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幷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幷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相國幷傅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

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以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塡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柰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

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衞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衞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衞衞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弗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衞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衞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謚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酇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方望溪云首舉收秦律令圖書進韓信鎮撫關中而功在萬世可知矣末記與曹參素不相能而舉以自代則公忠體國具見矣中閒但著其虛己受言以免猜忌雖定律受遺微不著於篇觀此可識立言之體要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胡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

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𡰱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祁善置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遫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鄔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爲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旣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窋高后時爲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爲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爲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爲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衞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爲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爲漢相國淸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爲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留侯世家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

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廄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柰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柰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

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橈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橈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曰於子房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

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卽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

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閒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殿本攷證張照按漢書王貢傳序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顏師古注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蓋隱居之人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于後代皇甫謐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爲四人施安姓氏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并棄略一無取焉臣謂師古之見卓矣索隱所引陳留志有姓名者又止三人無綺里季名字蓋有脫文而今陳留志無其書莫可攷也綺里季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恐皆臆說綺里季或云當連夏字讀作綺里季夏其黃公則黃爲姓顧皇甫謐高士傳已作夏黃公陶潛聖賢羣輔錄亦然莫定其孰是也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

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筴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方望溪云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紀事之文義法盡於此矣

史記梁孝王世家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爲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帝卽位二年以武爲代王以參爲太原王以勝爲梁王二歲徙代王爲淮陽王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爲孝王子登嗣立是爲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爲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爲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爲淮陽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謚爲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大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蹕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十

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後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爲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

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爲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王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壹飡梁孝王長子買爲梁王是爲共王子明爲濟川王子彭離爲濟東王子定爲山陽王子不識爲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梁共王三年景帝崩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爲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爲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爲平王子無傷立爲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爲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爲庶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爲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廢以爲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爲大河郡

山陽哀王

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爲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爲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史記五宗世家（方望溪云同母者爲宗親則其異于古之宗法）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爲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爲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閼于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閒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河閒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閼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爲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爲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爲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爲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壖垣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南郡

右三國本王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爲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爲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爲王初好音輿馬晚節嗇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爲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爲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驕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爲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爲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爲所幷卽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姦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卽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太半端心慍遂爲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卽縣爲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姦淖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鮈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爲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爲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爲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謚爲哀王子慶爲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爲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爲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爲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爲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爲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梲梲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多內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媢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梲爲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

棁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棁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三王世家

大司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太常臣充大行令臣息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大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等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職愚憧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臣旦臣胥為諸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朕之不德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彊君連城卽股肱何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咸為建國

諸侯以相傳爲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而國統備矣竊以爲竝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蕭文終之後于酇襃厲羣臣平津侯等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建百有餘國而家皇子爲列侯則尊卑相踰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爲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襃有德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騂剛之牲羣公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爲大國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爲諸侯王奉承天子爲萬世法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襃有德外討彊暴極臨北海西湊月氏匈奴西域舉國奉師輿械之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開禁倉以振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臣湯等竊伏孰計之皆以爲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可臣請立臣閎臣旦臣胥爲諸侯王四月癸未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閎等爲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誖其心陛下固辭弗許家皇子爲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臣壽成等二十七人議皆曰以爲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爲漢太祖王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他皆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太僕臣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四月丁酉奏未央宮六年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

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旦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期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俷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輕心楊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毋侗好軼毋邇宵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右廣陵王策三策姚纂已入詔令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勢彊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故弗論箸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漢代公牘文字無不彬雅絕倫如三王世家與霍光廢昌邑王奏實乎不可幾矣又按此文義法亦有所受漢書文帝紀豫建太子文帝謙讓有司固請已開其先可見漢代公牘文字之體大抵如是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傳狀類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閒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穅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方望溪云本紀世家列傳後皆有論惟伯夷孟荀合傳與論而爲一故無後論

史記管晏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

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戹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札記據索隱本各本作字伯陽謚曰聃雜志云經典釋文序錄文選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詩注遊天台山賦注反招隱詩注後漢書桓紀注並引史記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

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合五百歲而離離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卽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爲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弃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弃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閒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粥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

醜彼自知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語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遊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此篇已入論辯類）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方望溪曰老子[illegible]其太史公[illegible]老子著其國[illegible]著其邑[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史公用意知此也[illegible]是言之凡古書之存而後人不得其[illegible]其所述[illegible]說無傳者可勝道哉）

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

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

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

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卽幷魏何者魏居領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

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姚纂已入書說）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撇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方望溪書孟子荀卿傳後騶衍以下十一人錯出孟子荀卿傳若無倫次及推其意義然後知其不苟然也蓋戰國時守孔子之道而不志乎利者孟子一人耳其文推荀卿而少殿之矣故首論商鞅吳起田忌以及從橫之徒著仁義所由充塞也自騶衍自騶奭說猶近正而著書以干世主為志則已騖於功利矣其序荀卿於衍奭諸人後非獨以時相先也荀卿之學雖不能無駁而著書則非以干世所以別之於衍奭之倫也至公孫龍至吁子則舛雜鄙近視衍奭而又下矣至篇之終忽著墨子之地異時而不一言其道術蓋世以儒墨並稱久矣其傳已見於荀卿所序列而不必更詳也夫自漢及唐莊列皆列於學官而孟子猶未與以韓子之明始猶曰孔墨必相為用而較孟子於荀揚之間子長獨以並孔子一篇之中其文四見至荀卿受業於孔氏之門人則弟之著也老莊申韓衍奭諸人皆有傳而墨子則無之盡孟子拒而放之之義然則子長於道豈概乎未有聞者哉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

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曰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

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弃

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幷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姚纂已入書說董依國策與此詞語多不同）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爲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

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

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二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

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閒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柰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

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閒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

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

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
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
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
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
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
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
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
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
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
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
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
增壘秦閒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
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
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閒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
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
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
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
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
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
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
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
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
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
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
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
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
秦之閒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

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
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
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
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
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
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日爲將
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
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
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
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
奇兵詳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
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
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
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
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
言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
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
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
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爲信平君爲假相國廉頗之
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
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
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
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
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

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旣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旣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閒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卽墨燕旣盡降齊城唯獨莒卽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旣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卽墨卽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卽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

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閒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姚纂已入辭賦）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靜幽墨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

皇在玆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唫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稟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姚纂已入辭賦][懷沙本九章之一]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爲頓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弃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彌融爚以隱處兮夫豈從蟻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之上兮覽惪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於蟻螻[姚纂已入辭賦]賈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鴞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鴞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

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嬗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坱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真人淡漠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蔕薊兮何足以疑（姚纂已入辭賦）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

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灊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醳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
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
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
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閒嚴仲子至
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
黃金百溢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
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
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
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
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
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
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
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
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
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
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
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
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
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
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
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
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衞甚設臣欲使
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衞相去中間
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
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
舉國而與仲子爲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
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
衞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
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
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
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
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
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
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
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
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
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
自弃於市販之閒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
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
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
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殁身之誅
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
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衞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
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
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
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荊
軻者衞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衞衞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衞元
君衞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衞元君之支

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眾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匈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

舞陽奉地圖柙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爲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七

傳狀類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幷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幷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弃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姚鼐已入奏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　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

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

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
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閒也譬
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
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
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
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
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
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
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
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
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
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
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
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
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
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
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
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
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
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
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
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
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
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
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
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

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
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
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
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
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
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
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
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
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
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
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
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
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
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
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
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
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
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
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
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
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
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
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
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
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

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姚纂已入奏議）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

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
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
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
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
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
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
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
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
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
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
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
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
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
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
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
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
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
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
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
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
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
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
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
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
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
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
死丞相卽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

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
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
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
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
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
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
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
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
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
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
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
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
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
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
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
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陜隘先王
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
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
官鬭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
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
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
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
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
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
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衞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卽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子嬰卽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亦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

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桀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賫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武臣乃聽之遂立爲陳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

令趙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

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卽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無恨矣且人臣有簒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卽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勢利交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史記黥布列傳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俳笑之布已論輸麗山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淸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爲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爲武信君英布爲當陽君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爲上將范曾爲末將項籍爲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爲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爲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

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以漢爲弱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

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

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爲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爲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阬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故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庾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皋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阬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

史記淮陰侯列傳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

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閒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

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度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弃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身死泜上

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得黥布走入成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

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閒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

遂走宛葉之閒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

願足下孰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蹢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爲巫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

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方望溪書淮陰侯列傳後太史公於漢興諸將皆列數其成功而不及其方略以區區者不足言也惟於信詳載其言之蓋信之戰劉項之興亡係焉且其兵謀足爲後世法也然自井陘而外關夏濰水之蹟蓋略矣其舉楚破代亦約舉其成功至定三秦則以一言蔽之而其事反散見於他傳蓋漢楚之爭惟定三秦爲易信之部署亦不足言也左氏紀韓之戰方及卜徒父之占而承以三敗及韓作觀之辭遠似不相承然使讀韓之前具列兩國之將佐三敗之時地則重雖帥壁其體尚能自舉乎此紀事之文所以左史獨最也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其始被誣以行縣陳兵出入耳故則見紿被縛斬於宮禁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其與陳豨辟人絜手之語執聞之乎列侯就第無符璽節策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執醜之乎信之過獨在請假王與約分地而後會兵垓下然秦失其鹿欲逐而得之者多矣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其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史記田儋列傳

田儋者狄人也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閒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閒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

矣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旣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醳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己而亨酈生齊王廣東走高密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旣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旣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爲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並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閒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旣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

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蒯通者善爲長短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不無善畫者莫能圖何哉

史記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好書律厤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厤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公彊爲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

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爲江邑侯

高祖崩呂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後五歲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厤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厤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后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厤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大爲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侯代八年卒子類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

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讁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厤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厤何哉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此篇以御史大夫爲經以張蒼爲緯　方望溪云漢興爲御史大夫者五人皆在張蒼之前張蒼既相而申屠嘉代之故於蒼相淮南頃書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然後五人之爲御史大夫脈絡相貫而主客之分判然蒼以前人爲丞相者名跡顯著故不復言嘉以後爲丞相者大人別無所表見故最其名氏而以娖娖備員蔽之別有見者不列皆義法之不得不然者

續古文辭類纂卷八

傳狀類

史記陸賈傳

史傳未鈔全卷者刪列字按陸賈與酈生同傳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他魋結箕倨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迺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畤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爲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

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閒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方望溪云賈與尉他語入南越傳則傷國體且紀其五君九十餘年事而漫及此枝且贅矣再使南越語不復詳恐複也

史記叔孫通傳按叔孫通與劉敬同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拜為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

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閒往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閒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與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方望溪云禮書痛漢用秦儀三代聖制由是沈湮而成之者實通然時王之所用也不敢斥言其非故於後論隱約其辭若褒若諷而希世之汙則假魯兩生以發之篇首載秦二世之喜其對以爲面諛之徵也末載原廟之立果獻之與著其憑臆無稽以示所言漢儀法皆此類也）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

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

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弃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

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

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史記萬石君傳 按萬石君與張叔同傳

萬石君名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后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罪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爲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爲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爲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爲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爲嗣代侯後爲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爲庶人慶方爲丞相諸子孫爲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

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則妻子毋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鎭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

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

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

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弃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止俱解

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

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案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閒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此特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弃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卽恚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弃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

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
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
哉禍所從來矣方望溪云魏其灌夫生平事跡並正敘於前故武安事迹皆與魏其夾敘其初起也著魏其方盛而卑事之其益貴用事而下賓客進名士也以欲傾魏其諸將相其讓魏其為丞相也以天下士素歸之而用以鈞讓賢之名其好循衡與禮度也與魏其俱其益橫益驕也以言事多效天下吏士皆去魏其而歸之吏士去魏其歸武安則魏其與灌夫相歡相倚之由也武安益橫益驕則怒魏其歡灌夫之由也中閒魏其夫婦治具旦及日中與武安往來侍酒跪起如子姪相對灌夫尤歡諸士貴賤者與武安折詘諸侯王坐其兄南鄉相對好陵貴戚有勢在己之右者為後季酒罵坐發本而魏其初致名譽及後銳身救灌夫則以沾沾自喜多易敝之章法散過俾覽者心怡目眩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工倕旋而蓋規矩也

史記匈奴列傳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驘駃騠騊駼驒騱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毌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襃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閒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大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為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壍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閒中有弃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予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王以下

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犂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

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

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

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請獻槖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胥紕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姚纂已入詔令）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姚纂已入詔令）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帝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

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絶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衞青出上谷至蘢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衞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衞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衞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衞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幷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旣得翕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

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

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爲單于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

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

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見漢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犂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衞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

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讇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史記衞將軍驃騎列傳

大將軍衞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衞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衞長子而姊衞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爲衞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衞媼媼長女衞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衞氏青爲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弟數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衞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閒累千金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蘢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衞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衞夫人有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鴈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

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入略鴈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閒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繦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閒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弃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弃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

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

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酋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沮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煇渠侯禽梨爲河綦侯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

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眾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比車耆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湻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為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即靬為眾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為爵大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

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弃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得尚平陽長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

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驍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冢在大猶鄉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

博望侯後二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冢在漢中將軍趙食其祋祤人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額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横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毋功奪印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毋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首虜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續古文辭類纂卷九

傳狀類

史記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遣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淸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爲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弃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

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閒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

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旣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淸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之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閒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

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 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史記酷吏列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斲雕而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瞷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

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
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
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
寧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
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
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
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
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
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
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周
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
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
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
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
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
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
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弃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
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趙禹者斄人以佐史補
中都官用廉爲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
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
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
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
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張
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
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
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

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爲
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
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
爲寧成掾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
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
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
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
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
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
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
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
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
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
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
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
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奏事
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
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卽奏
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
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
罪予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
治卽豪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
上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
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
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
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
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

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乃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

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
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
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
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
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
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
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
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
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
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
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
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
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
深弗任及禹為九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
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
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
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
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
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
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
治敢行少蘊藉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
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
子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
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悍從軍
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
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
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
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
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
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
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
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
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
縱一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
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
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
毛摯為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
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為不
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
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
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
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
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
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
廢格沮事弃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王溫舒者陽陵
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
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
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
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
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
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
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
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

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讇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

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飮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衞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

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衞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咸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史記大宛列傳

大宛之跡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導繹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立其太子爲王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

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曰大宛（今浩罕）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今和闐）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今羅布泊）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今闢展）姑師（卽車師今吐魯番爲前王庭烏魯木齊爲後王庭）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烏孫（今伊犂西人謂之庫爾查）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康居（今哈薩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奄蔡（今櫻洼近裏海）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今裏海西人謂之喀司濱西）無崖蓋乃北海云大月氏（今布哈爾）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通攷以爲烏滸河卽今西人所稱阿母河蓋布哈爾與阿富汗以此水爲界下流西北入鹹海鹹海西人謂之阿爾拉爾）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閒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今自涼州甘州至嘉峪關外之敦煌縣一帶皆是）安息（今波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今波斯都城去裏海不過二百餘里其西南一面臨海汊通印度西人謂之波斯灣）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其西則條枝（今阿拉比亞出駝鳥高及丈可駕小車卵大者徑四寸許）北有奄蔡黎軒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溼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大夏（今阿富汗）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卽天竺今印度皆音之轉）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閒道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今緬甸）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爲衞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

可使使遣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爲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

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

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頿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眾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即輪臺今庫車東布古爾台地易苦漢使矣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

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劒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鎭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方望溪云此篇前半記通使西北國後半記以通使起兵端而終於伐宛故因烏孫獻馬預入後得宛馬以爲中閒之關鍵而通烏孫乃騫本謀故特書自博望侯死後與篇首相應然後首尾脈絡幷相貫注又云諸國地勢道里皆以大宛四面言之列序諸國皆牽連大宛以爲征宛立傳也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

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瞯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兄索隱音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眥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

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閒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閒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閒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為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曾文正公云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見其鍼線之迹

史記日者列傳日者在缺篇之中篇為何人所補今不可知方望溪謂龜策傳文氣類班孟堅非褚少孫所能作余謂此篇亦非出少孫之手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議論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

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其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重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

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書作莊）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此文學莊子別有逸致）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史記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閒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

足則如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穅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弃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鹽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閒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閒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於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埶饒食無飢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爲財用耳今

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傜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糱麴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爲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此文頭緒似繁細繹之實止兩大段自篇首至巴寡婦清爲一段漢與以下爲一段首言百姓耆欲既開不能反於淳古則莫如因勢利道次則教誨整齊之農虞工商此三代因勢利道王者富天下之事也太公管仲教誨整齊伯者富國之事也計然以富家之術施於國與呂管殊科不當以整齊論陶朱子貢白圭富其家猗頓之徒富其身尚未至與民爭也降而爲桑弘羊均輸平準斯最下矣子長不敢斥言故假王侯君長患貧秦皇帝客遇寡婦以爲喻所以譏武帝也實甚然事皆在列國分疆畫界以前至漢興海內爲一弛山澤之禁商賈車船旁行郡國無所不通故首詳交易輻湊之地次及民俗性質之宜次及居積致富之物次紀富人下至胃脯馬醫之倫而極乃傳貨殖正文中閒別入賢人深謀廊廟一段藉以譏趙綰王臧公孫弘倪寬等一歸於爲利而已意義本自分明特以文法矯變參伍錯綜離而成章使讀者如睹萬戶千門迷惑不知所嚮耳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

傳狀類

漢書高帝紀

漢書依金陵局刻仿汲古閣本此篇節鈔中閒有較史記文翔實處故用班氏

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姓劉氏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大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卽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至陳自立爲楚王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爲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

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爲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

秦二年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

元年冬十月（時未改元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秦二年十月爲歲首）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枳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姚纂已入詔令）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

二年三月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爲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姚纂已入詔令）

五年春正月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姚纂已入詔令）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爲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

秦威動海內又㠯辟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㠯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夫㠯幸天下漢王曰諸侯王幸㠯爲便於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卽皇帝位于氾水之陽　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㠯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㠯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㠯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㠯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塡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㠯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㠯爲我禽也羣臣說服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缶缶音甄布走令別將追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且朕自沛公㠯誅暴逆遂有天下其㠯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爲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㠯其爲雍齒故反我爲魏沛父兄固請之迺幷復豐比沛　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不醫曰可治於是上嫚罵之曰吾㠯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旣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㠯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㠯故不發喪人或聞㠯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㠯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㠯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旣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
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
關而廣㠯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
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
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卽位爲騎郎將吳
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㠯
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
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
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
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
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
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
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
見廣㠯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
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
盡今我留匈奴必㠯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
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
多如是解鞍卽急柰何廣曰彼虜㠯我爲走今解鞍
㠯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
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
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㠯爲漢有
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卽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
徙爲隴西北地雁門雲中太守武帝卽位左右言廣
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衞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
衞尉程不識故與廣俱㠯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
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
斗自衞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
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
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㠯禁而其
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
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
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㠯數直諫爲太中大夫
爲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㠯馬邑城使大軍伏
馬邑傍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
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㠯衞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
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
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閒絡而盛
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
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
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㠯故得脫於
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
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
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
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
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
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
遭喪不服振旅撫師㠯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㠯名聲暴
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
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
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㠯臨右北平盛秋姚纂
已入詔令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迺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爲圜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迺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士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吶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票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廣三子曰當戶

椒敢皆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

此篇用太史公文而略有刪削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迺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閒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閒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

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閒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迺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竝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

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迺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迺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

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衞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卽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衞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衞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廄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迺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衞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衞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衞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迺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衞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衞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鬭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

時謂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㠯爲神乃徙武北海卽今由恰克圖入俄羅斯境內之拜喀爾湖湖長千餘里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屮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拜喀爾湖之北卽古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㠯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大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㠯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㠯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

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㠯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㠯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㠯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㠯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㠯元始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㠯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

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迺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顓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illegible]光[illegible]武[illegible]皆[illegible]氏之[illegible]至 騎書不顧[illegible]武[illegible]除引刀自[illegible]上牧羊及哭臨武 衛律[illegible]陵[illegible]人[illegible]實定主以[illegible]面文[illegible]子有 [illegible]先律之說武也始則劫之以[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以利[illegible] 用[illegible]力[illegible]其故武直[illegible]其背[illegible]主不可降虜於[illegible] 人[illegible]再[illegible]之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以父[illegible]子亦不[illegible]及 是時武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乃在北[illegible]上[illegible]人[illegible]吝[illegible]可 [illegible]矣而[illegible]毛[illegible]合面[illegible]之豈非富[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李得[illegible]酒[illegible]而[illegible]名[illegible]奴[illegible]功[illegible]室之 [illegible]不能[illegible]孟子之所[illegible]大丈夫乎[illegible]後 韓自[illegible]之因[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昔之心志亦 白衛律可得問日而[illegible]中閒以陵[illegible]武牛羊臭 王必欲降武宣帝以武著節老臣甚[illegible]之[illegible]單于 [illegible]互文[illegible]使[illegible]相[illegible]步[illegible] [illegible]如是[illegible]令史公[illegible]之吾[illegible]如其[illegible]能[illegible]也末 [illegible]一事若入[illegible]光傳中則事[illegible]而意不 [illegible]之此傳則措置亦宜[illegible]引而[illegible]于定國等相提 [illegible]非惟文勢應[illegible]必如此[illegible]完[illegible]宕 進真如神龍[illegible]取 空[illegible]不[illegible]矣

漢書東方朔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
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
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
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
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
大恐啼泣朔敎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
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
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
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
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
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
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
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
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
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
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
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
寠藪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
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藪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
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
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
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
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
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
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

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
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
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
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
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
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
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
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
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
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一
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
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
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
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
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
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
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
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
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日糧會朝長
信宮上大讙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
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輔都
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
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
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
百姓所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
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丘壽王

奏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閒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姚纂已入奏議）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迺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時復爲中郎賜帛百匹

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

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迺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迺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迺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姚纂已入奏議）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

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皋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迺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腳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

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敎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爲虛放戮聖賢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淸燕之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旣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㠯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㠯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㠯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姚纂均入辭賦）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㠯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然朔名過實者㠯其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㠯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㠯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㠯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㠯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其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㠯臝葬將㠯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㠯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㠯華衆厚葬㠯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㠯幣帛鬲㠯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臝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

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
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
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
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
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
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
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
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
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
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
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
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
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
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
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姊皇后
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
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
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
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
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
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
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
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
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

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
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爲
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
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
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
大夫以盡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
對以爲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
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
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
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
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
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
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
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
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
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
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
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
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爲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與充宗爲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
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
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
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
言雲暴虐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
訟咸爲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

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衞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吕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吕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吕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吕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吕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吕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吕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吕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吕身服斂棺周於身土周於槨為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吕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吕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吕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文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吕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吕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所吕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吕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吕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吕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吕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

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驅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孰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

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㠯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㠯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㠯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㠯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亾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㠯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匡衡議㠯爲王者存二王後所㠯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辠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㠯孔子世爲湯後上㠯其語不經遂見寑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㠯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㠯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㠯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㠯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爲博士平帝㠯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㠯平帝爲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㠯血塗莽門若鬼神之戒冀㠯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爲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㠯爲惡人黨皆當禁固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㠯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敞可輔職㠯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亾是也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有

漢書霍光傳 按霍光與金日磾同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也㠯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㠯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迺自知父爲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

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
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迺將光西至長
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
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
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
元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
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
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
迺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
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
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
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
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
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
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
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
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爲
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病
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秺侯
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
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
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
莽莽酖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
疏眉目美須頿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
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
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
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
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

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
女爲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
主內安女後宮爲倢伃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
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
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閒丁
外人桀安欲爲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
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
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
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
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
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
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
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
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
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先置又
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
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
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
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
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
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
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
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
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
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

輔朕身敢有變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二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㠯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㠯承宗廟言合光意光㠯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卽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㠯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㠯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㠯幼孤寄將軍㠯天下㠯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㠯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㠯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迺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㠯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㠯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㠯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

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
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
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
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
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
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
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
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
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
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
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
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
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幷佩昌邑郎官
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
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
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
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
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
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
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
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
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
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
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
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
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

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籍曰未知亦旣抱子五辟之
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
鄭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
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
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
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
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迺卽持
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
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
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
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
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
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
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
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不
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閒咸稱
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
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孝
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
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
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
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
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
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
廟是爲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

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衞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㠯安宗廟其㠯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衞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卽位迺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㠯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票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㠯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㠯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㠯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㠯安社稷天下蒸庶咸㠯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衞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㠯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宣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㠯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卽具㠯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衞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衞尉鄧廣

漢爲少府更㠯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㠯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㠯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㠯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㠯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强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閒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寍有是邪顯恐急即具㠯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

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㠯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㠯尾畫地鴞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㠯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㠯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顯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㠯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弃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㠯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

欲詿誤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爲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郞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贊曰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昔霍叔封於晉晉卽河東光豈其苗裔乎

方望溪書霍光傳後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爲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漫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者而遂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姦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是傳於光事武帝獨著其出入殿門下止進不失尺寸而性資風采可想見矣其相昭帝獨著增符璽郎秩抑丁外人二事而光所以秉國之鈞負天下之重者具此矣其不學專汰則於任宣發之而謹以參乘則表裏具見矣蓋其詳略虛實措注各有義法如此然尚有未盡合者昌邑失道之奏不詳不足以白光之志事至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族姻皆可約言以蔽之者也具詳焉義無所當也假而于長若選之爲之必有以異此也夫按望溪此文推勘孟堅義法至爲細密惟以謂光之葬具顯及禹山之奢縱宣帝之易置其姻族爲可約言以蔽之則非是光傳六千餘言除廢昌邑王外惟此三事係正寫詳列具明宣帝禮遇有加著顯禹山之奢縱明霍氏禍由自作載宣帝之易置其姻族明光家根據朝廷之際斷二者皆召亡之本事前所謂一二事必具其首尾并所爲旁見側出而遂著之者正實昌邑失道奏相應豈孟堅能審義法於彼而不能審於此耶望溪疑爲辭贊謨矣孟堅文他有可議者獨至光傳幾於毫髮無憾此正班氏不爲子長所圖處世以班馬并稱豈偶然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一

傳狀類

漢書趙充國傳（按趙充國與辛慶忌同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陵令居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欲入爲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迺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

豈得入哉充國常㠯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至令居虜竝出絕轉道卬㠯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卽留雕庫爲質充國㠯爲亡罪迺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㠯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㠯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㠯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㠯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㠯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卽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㠯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㠯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

道出張掖回遠千里㠯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㠯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㠯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㠯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㠯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㠯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㠯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㠯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㠯東粟石有餘芻藁束數十轉輸竝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㠯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㠯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竝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竝來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迺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姚纂已入奏議）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迺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爲逆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薄唯陛下裁許（姚纂已入奏議）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姚纂已入奏議）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

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通埶及并力㠯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㠯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㠯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㠯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㠯澹一隅臣愚㠯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㠯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㠯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婾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姚纂已入奏議）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㠯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㠯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㠯破壞然有識者㠯為虜埶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㠯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㠯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㠯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衞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㠯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

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庭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爲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爲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迺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姚纂已入頌贊）充國爲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爲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徼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此傳祇是敘平西羌一事本末槩然非營平之忠懇謀國不肯守便宜安國家非宣帝之明不能聽任元臣計冊君明臣良千載而下讀之猶有餘慕）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漢書傅常鄭甘陳段傳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今庫車）樓蘭（今闢展）皆嘗殺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

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迺下詔曰樓蘭王安歸嘗爲匈奴間候遮漢使者發兵殺略衛司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盜取節印獻物甚逆天理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之北闕以直報怨不煩師衆其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長爲義陽侯王莽敗迺絶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栘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迺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語在匈奴傳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贏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爲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爲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爲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迺絶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疑在今車爾楚臺之南近塔里木河北岸一帶屯田處）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今吐魯番烏魯木齊皆是）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今闢展卽樓蘭之別名）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在今策特爾東魏源以爲在車爾楚臺）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絶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爲郎試弁爲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爲內附漢議遣衞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爲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迺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

勒行陳發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今阿克蘇）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疑即今特穆爾圖泊西人名勒司塔爾）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疑即今納林河鏗浩罕塔什干西北流入鹹海者自浩罕以東西人名納爾林浩罕以西至鹹海西人名西爾實水也）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

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于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閒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

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姚纂已入奏議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臧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姚纂已入詔令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

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宗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姚纂已入奏議）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埶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今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𤋲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勢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敖敖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迺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群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為訟罪得逾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大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為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姚纂已入奏議）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

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爲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爲都護會宗爲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己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爲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諸翎侯大亂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卽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卽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幷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故備列云

漢書雋疏于薛平彭傳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爲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

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爲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卽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爲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一姓張名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我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衆人之怨也吾旣亡㠯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㠯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㠯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㠯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㠯爲此婦養姑十餘年㠯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㠯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㠯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㠯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㠯不冤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㠯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爲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卽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㠯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㠯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至亡辜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後不敢復告㠯故寖廣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不實是㠯在位多不任職民田有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㠯故重困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㠯塞此咎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㠯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㠯錯繆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卽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㠯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㠯誠對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萬方之事大錄于君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㠯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也日夜惟思所㠯未能盡明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君雖任職何必顓焉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非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彊食慎疾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弟數歲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

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辥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爲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閒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閒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奉使者十一人爲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累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祿勳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爲光

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爲光祿勳御史大夫至丞相㠯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㠯爲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㠯君爲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大雪旱氣爲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㠯自持後月餘卒子晏㠯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㠯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爲右扶風遷廷尉㠯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㠯關內侯歸家宣罷數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上言迺召宣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封長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宣曰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㠯輔國家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冊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迺絕

贊曰雋不疑學㠯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絫亦其次也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遁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傳狀類

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閒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

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時光女爲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㠯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㠯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㠯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㠯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府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㠯脅之毋令窮正己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卽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㠯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㠯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㠯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迺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㠯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㠯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兄讀況）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刃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㠯爲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㠯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㠯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㠯無事時其有所取也㠯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㠯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㠯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㠯

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閒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弃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仟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

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爲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爲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迺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大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

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姚纂已入奏議）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咎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奸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効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耆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旣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日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弟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闕戒吏自問武武應曰敺藉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厎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

恐毋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閒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戹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

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為近世表張敞衎衎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惰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漢書蕭望之傳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閒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勢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

轄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漢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

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辠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皁衣二十餘年嘗聞辠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貣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爲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爲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爲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

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爲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爲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幷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丞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惲策詔左遷君爲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譽靡有後言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爲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爲丞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

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

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民除害安元元而已士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衞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橈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漢書張禹孔光傳（按張禹孔光與匡衡馬宮同傳）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禹爲兒

數隨家至市肆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讎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爲丞相封安昌侯爲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迺聽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它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弦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它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爲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它地根雖爲舅上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弟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

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爲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爲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己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封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迺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爲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卽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爲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强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襃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

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
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
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
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
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
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
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去於法無以解
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
弃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
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弃去迺始等或更嫁
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
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
免爲庶人以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
咸爲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
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卽
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卽位
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
焉襃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
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
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
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
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
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
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
央宮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
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
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
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

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
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
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
所改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
爲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
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
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
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
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
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
統理海內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朕既不明災異
重仍日月無光山崩河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
而股肱之不良也君前爲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
八年卒無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
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
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
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問君君無怵
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爲是以羣卿大夫咸惰哉莫以
爲意咎由君焉君秉社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
匡朕之闕下不能綏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於虖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
退閉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
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
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閒閱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
光上由是思之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
餘日傅太后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

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爲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所禱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謝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臷誠恐一旦顚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敞以舉故爲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

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迺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睚眥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輔道于帝今年耆有疾俊艾大臣惟國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書曰無遺耇老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

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輼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一第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爲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爲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爲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爲褒成侯後避王莽更名均

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往者吾友歙鮑甫向斷棣伯常臨愛此兩文謂如禹數視其小子自念年老子孫弱莽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此等冷雋之筆顯出鉅人長傳阿諛保位貽禍國家可為千古鑒戒

漢書儒林傳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周道既衰壞於幽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陵夷二百餘年而孔子興以聖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迺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應聘諸侯以答禮行誼西入周南至楚畏匡戹陳奸七十餘君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究觀古今之篇籍迺稱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云周監於二世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皆因近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大者爲卿相師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氂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黜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弗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孫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氏禮器而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陳涉起匹夫歐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皇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

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迺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興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能稱者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不足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它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東武王同子中雒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

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爲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事多迺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讎問讎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迺授臨等於是賀薦讎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讎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讎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爲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淸名莫如至常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迺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𦢊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讀況）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爲武騎從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爲齊郡太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敎侍中以召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飮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閒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孰專行京房法琅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迺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君孟爲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鄧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爲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眞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爲石顯所譖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爲郎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爲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

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爲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爲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閒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迺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卽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卽送汝財物愼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

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爲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爲博士宣司隸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卽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竝領尚書事爲石顯等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迺擢堪爲光祿勳語在劉向傳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算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爲廣陵太傅守小夏侯說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爲城陽內史倉曰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自有傳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永上疏曰臣聞聖王尊師傅褒賢

傳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謚昔周公薨成王葬㠯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衞侯加㠯美謚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夭年孝宣皇帝愍冊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閎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列施乎政事退食自公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㠯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謚㠯章尊師襃賢顯功之德上弔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玄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爲博士尊王莽太傅玄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㠯今文字讀之因㠯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㠯明穀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㠯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㠯能爲百兩徵㠯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㠯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迺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㠯詩經爲訓故㠯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㠯朝諸侯不能就其事迺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㠯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㠯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㠯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夏寬城陽內史碭魯賜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內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㠯百數申公卒㠯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㠯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㠯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爲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逿墬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邪王扶爲泗水中尉陳留許晏爲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迺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帝代秦卽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迺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迺假固利兵下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

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吉爲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爲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爲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閒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爲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爲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爲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爲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强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君淄川任公公爲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爲御史中丞禹授穎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

爲丞相史都與路又事潁安樂故潁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爲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瑯邪左咸咸爲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瑯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爲太史掌故太常舉方正爲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奏除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爲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爲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淸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二

傳狀類

漢書循吏傳

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闊而相國蕭曹㠯寬厚淸靜爲天下帥民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於文景遂移風易俗是時循吏如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㠯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㠯化治稱者唯江都相董仲舒內史公孫弘兒寬居官可紀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㠯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孝昭幼沖霍光秉政承奢侈師旅之後海內虛耗光因循守職無所改作至於始元元鳳之間匈奴鄉化百姓益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於是罷酒榷而議鹽鐵矣及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自霍光薨後始躬萬機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已下各奉職而進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㠯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㠯然常稱曰庶民所㠯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㠯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㠯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㠯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然任刑罰或抵罪誅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此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矣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㠯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㠯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㠯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㠯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㠯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㠯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㠯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㠯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㠯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㠯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㠯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㠯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

錢穀計簿書正吕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旣誅之遂遵武帝法度吕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上嚴酷吕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閒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吕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吕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州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吕章有德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吕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閒勸吕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吕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吕霸具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吕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吕爲棺某亭豬子可吕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吕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吕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吕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吕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吕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吕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吕爲神雀議欲吕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爲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爲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爲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

不言而心欲其爲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爲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爲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僞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爲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謚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爲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爲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衞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迺絕子孫爲吏二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爲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爲妻與之終身爲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絜守節退食自公亡彊外之交束脩之餽可謂淑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

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
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
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
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
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
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
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
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
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嘗與寢處
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
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
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
之遂迺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去逐
安等久之宮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爲有大憂
宮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
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
流涕謂曰王立爲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
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流
驅馳東西所爲誖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
陽狂恐知身死爲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
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
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
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久之渤海左右郡
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
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
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
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
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

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
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
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
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
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
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無得問持兵者迺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
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
樂業遂迺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
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迺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韰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
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
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
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
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
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
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
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
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
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
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
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宮
館爲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略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蔥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𤏐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爲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它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漢書孝成趙皇后傳 外戚傳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迺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旣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日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綺韤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閒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追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旣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

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褢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爲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

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

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誖天犯祖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闊失婦道無共養之禮而有狼虎之毒室宗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 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司隸解光奏古雅絕倫其所據即今世斷案口供也然不易學恐流入於鮮覿姚氏不錄柳子厚書段太尉逸事則知此中微旨矣

三國志王粲傳 魏書 三國志依殿本按王粲與衛覬劉廙劉劭傅嘏同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爲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

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還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為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

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

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立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規仿史記孟荀列傳本敘建安七子陳思不應入此傳故首王粲因王粲而及徐幹等五子又因五子而兼及邯鄲淳以下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蜀書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

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
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
玄卒亮躬畊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
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
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
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
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
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
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
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
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
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者非
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
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
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
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
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
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
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
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
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
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
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

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
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
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閒令人去梯因
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
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
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
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
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
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
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
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
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
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
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
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
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
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
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
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

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知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簒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閒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曾文正公云此處當有闕文按殿本蜀志考證陳浩引文選及董允傳均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姚纂已入奏議）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

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竝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

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依局本增）厥建俱詣京師同爲相國參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五代史馮道傳　雜傳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庵不設床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人之美女者以遺道道不能卻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于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于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趨至京師莊宗遇弒明宗卽位雅知道所爲問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何在重誨曰爲學士也明宗曰吾素知之此眞吾宰相也拜道端明殿學士遷兵部侍郎歲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道嘗戒明宗曰臣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蹶失不敢怠於銜

譽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也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詩常以自誦水運軍將於臨河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衛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遂相之廢帝卽位時愍帝猶在衛州後三日愍帝始遇弒崩已而廢帝出道爲同州節度使踰年拜司空晉滅唐道又事晉晉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封燕國公罷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威勝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仰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周兵反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道道殊無意太祖素不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知漢未可代遂陽立湘陰公贇爲漢嗣遣道迎贇於徐州贇未至太祖將兵北至澶州擁兵而返遂代漢議者謂道能沮太祖之謀而緩之終不以晉漢之亡責道也然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述如此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卽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劉旻少我謂我新立而國有大喪必不能出兵以戰且善用兵者出其不意吾當自將擊之道乃切諫以爲不可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世宗怒起去卒自將擊旻果敗旻于高平世宗攻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道既卒時人皆共稱歎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爲之稱譽蓋如此道有子吉

方望溪書王莽傳後云馮道事四姓十君竊位固寵於篡弒武人之朝其醜行穢言必多矣歐公無一及焉而轉載其直言美行及所自述與當時士無賢愚皆喜爲稱譽至擬之於孔子是之謂妙遠而不測也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序跋類

史記太史公自序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閒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

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姚纂已入論辨）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

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厤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

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維契作商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維弃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以人為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秦失其道豪桀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趙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惠之早霣諸呂不台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大臣洞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諸侯驕恣吳首為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脩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

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嬗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隕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埶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略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比樂書以述來古作樂書第二非兵不彊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律居陰而治陽厤居陽而治陰律厤更相治閒不容翲忽五家之文怫異維太初之元論作厤書第四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荆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番番黃髮爰饗營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嘉仲悔過作管蔡世家第五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作衛世家第七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晉國以秏嘉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

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
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少康之子
實賓南海文身斷髮黿鱓與處既守封禺奉禹之祀
句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句踐夷蠻能脩其德滅彊吳
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桓公之東太史
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盟鄭久不昌子產
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於韓嘉厲公納惠王
作鄭世家第十二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
續厥緒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
父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
作趙世家第十三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戈
翟和之文侯慕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
疑信陵諸侯罷之卒亡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
申霸道作魏世家第十四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
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
襲之嘉厥輔晉匡周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完
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政田
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世而獨
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周室既衰諸侯恣行
仲尼悼禮廢樂崩追脩經術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
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
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
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
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
第十八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
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
作外戚世家第十九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
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

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
乃王琅邪怵午信齊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
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
家第二十一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
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
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推計踵兵
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楚作蕭相國世家
第二十三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
不變不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
家第二十四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
其事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
家第二十五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
爲本謀終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亞
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家第
二十七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
獲于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五
宗既王親屬洽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擬之
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三子之王文辭
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
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列傳第一晏子儉矣夷吾則
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李耳無爲
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埶理作老子韓非列
傳第三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
馬穰苴列傳第四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與道
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

吴起列傳第五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鞅去衞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秦所以東攘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筴作樗里甘茂列傳第十一苞河山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冄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絶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爭馮亭以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黄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能忍詬於魏齊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俱重於諸侯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列傳

第二十五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李斯列傳第二十七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填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於垓下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填潁川盧綰絶籍糧餉作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筴又與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厤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埶而倍死作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以非理撓

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脩序弗能易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維仲之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撫江淮之閒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吳之叛逆甌人斬濞葆守封禺爲臣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燕丹散亂遼閒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作汲鄭列傳第六十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厤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

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第七十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方望溪書太史公自序後子長作封禪書著武帝愚迷而序其父之死則曰是歲天子方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記其言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命也夫余少讀而疑焉及讀封禪書至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然後得其意蓋封禪用事雖希曠其禮儀不可得而詳然以是為合不死之名致怪物接僊人蓬萊士之術則夫人而知其妄矣子長恨羣儒不能辨明為天下笑故寓其意於自序以明其父未嘗與此而所為發憤以死者蓋以天子建漢家之封接千歲之統乃重為方士所愚迷恨己不得從行而辨明其事也所記羣祀惟太時后土二祠自著其名而寫其意於篇末曰五寬舒之祠示太時后土二祠而外皆寬舒成之而己不與其議也獨其自序曰奉使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則是歲封禪其父子皆未與明矣而封禪書後論則自謂從行豈所從者乃其後五年一脩之封與子長之言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然則讀子長之書者不求其所以云之意可乎又書太史公自序後史記世表曰太史公讀者謂其父也故於己所稱曰余以別之其他書傳篇首及中閒標以太史公曰則褚少孫之妄耳故凡篇中去此四字文正相續惟是篇先人有言與上不相承蓋案之本二篇也其前篇遷之家傳也其父欲論次史記而遷為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其先世世掌天官而遷改天曆建於明堂則傳之辭事畢矣後篇則自述作書之指也自黃帝始以上通論其大體猶詩之有大序也百三十篇各繫數言猶之有小序也本紀十二曰著者其父所科條也餘書曰作者己所論載也總之曰為太史公書序者明是書乃其父之書而己不敢專也其本傳曰諸述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故序書既終而特以是揭其義焉其櫽出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蓋舉其凡計綴述於篇終猶衛霍列傳特標左方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耳自少孫於首尾加太史公曰而中答壺遂及遭李陵之禍並增太史公三字漢書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遂使世表稱太史公讀者幾不辨為何人而是篇所述辭指曖昧不可別白夫是篇遷之家傳故於其父始稱名而繼則以爵易焉乃復自稱爵以混於其父可乎此以知為少孫所增易也古書篇帙既有偽亂學者從百世下憑臆以決之所恃者義意有可尋耳然世士溺於所傳習矣知其解者果可以旦暮遇之邪

漢書藝文志是篇皆劉向之文與班氏辭筆實別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易傳周氏二篇字王孫也　服氏二篇　楊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菑川人　蔡公二篇衛人事周王孫　韓氏二篇名嬰　王氏二篇名同　丁氏八篇名寬字子襄梁人也　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　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　古雜八十篇　雜災異三十五篇　神輸五篇圖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　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　五鹿充宗略說三篇　京氏段嘉十二篇　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

凡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易曰宓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至於殷周之際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及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閒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

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 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
二家歐陽經二十二卷 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大小夏侯解故二
十九篇 歐陽說義二篇 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
許商五行傳記一篇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 議
奏四十二篇宣帝時石渠論
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稽疑一篇
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至
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
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
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
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
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
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
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
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
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
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
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
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
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魯故二十五卷 魯
說二十八卷 齊后氏故二十卷 齊孫氏故二十
七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齊雜記十八卷 韓故三十六卷 韓內傳四卷
韓外傳六卷 韓說四十一卷 毛詩二十九卷

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凡詩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書曰詩言志哥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哥詠之聲發
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哥故古有采詩之官王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
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
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
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
得已魯最為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
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閒獻王好之未得立
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后氏戴氏 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 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之遺事 王史
氏二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 曲臺后倉九篇 中庸說二
篇 明堂陰陽說五篇 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周官傳四篇 軍禮司馬法百五十五篇 古封禪
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武帝時也 漢封禪
羣祀三十六篇 議奏三十八篇石渠
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入司馬法一家百五十五篇
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所錯而帝王質
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禮經三
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
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
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
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
猶瘉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
樂記二十三篇 王禹記二十四篇 雅歌詩四篇

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　雅琴師氏八
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　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
凡樂六家百六十五篇（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享祖考故自黃
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並行周衰俱壞樂尤
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
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
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
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
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
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
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
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
與禹不同其道篇以益微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　左氏傳三十
卷（左丘明魯大史）　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　穀梁傳十一
卷（穀梁子魯人）　鄒氏傳十一卷　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左氏微二篇　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　張氏微十
篇　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　公羊外傳五十篇　穀
梁外傳二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穀梁章句
三十三篇　公羊雜記八十三篇　公羊顏氏記十
一篇　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議奏三十九篇
（石渠論）　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　新國語五十四篇（劉向
分國語）　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記黃帝以來訖春秋時諸侯大夫）　戰國策
三十三篇（記春秋後）　奏事二十篇（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
楚漢春秋九篇（陸賈所記）　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
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　大古以來年紀二篇　漢
著記百九十卷　漢大年紀五篇
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史公四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
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
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
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
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
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
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
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
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
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
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
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兩子張）　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
魯二十篇傳十九篇　齊說二十九篇　魯夏侯
說二十一篇　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　魯王駿說
二十篇　燕傳說三卷　議奏十八篇（石渠論）　孔子
家語二十七卷　孔子三朝七篇　孔子徒人圖法
二卷
凡論語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
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
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
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
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
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傳魯論語者常

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

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　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　長孫氏說二篇　江氏說一篇　翼氏說一篇　后氏說一篇　雜傳四篇　安昌侯說一篇　五經雜議十八篇(石渠論)　爾雅三卷二十篇　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　弟子職一篇　說三篇

凡孝經十一家五十九篇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

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　八體六技　蒼頡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毋敬作)　凡將一篇(司馬相如作)　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　元尚一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訓纂一篇(揚雄作)　別字十三篇　蒼頡傳一篇　揚雄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訓纂一篇　杜林蒼頡故一篇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二章(按昭曰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幷列焉

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出重十一篇)

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

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序六藝為九種。

晏子八篇。（名嬰。謚平仲。相齊景公。孔子稱善與人交。有列傳。）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為魯繆公師。）曾子十八篇。（名參。孔子弟子。）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孔子弟子。）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魏文侯六篇。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七十子之弟子。）孟子十一篇。（名軻。鄒人。子思弟子。有列傳。）孫卿子三十三篇。（名況。趙人。為齊稷下祭酒。有列傳。）芈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之後。）內業十五篇。（不知作書者。）周史六弢六篇。（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周政六篇。（周時法度政教。）周法九篇。（法天地。立百官。）河閒周制十八篇。（似河閒獻王所述也。）讕言十一篇。（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功議四篇。（不知作者。論功德事。）甯越一篇。（中牟人。為周威王師。）王孫子一篇。（一曰巧心。）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固因為陳古今成敗也。）李氏春秋二篇。羊子四篇。（百章。故秦博士。）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俟子一篇。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黃人。）魯仲連子十四篇。（有列傳。）平原君七篇。（朱建也。）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也。）高祖傳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父聚。高祖時以功臣封。臧嗣爵。）賈誼五十八篇。河閒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兒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難孫卿也。）莊助四篇。臣彭四篇。鉤盾冗從李步昌八篇。（宣帝時數言事。）儒家言十八篇。（不知作者。）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伊尹五十一篇。（湯相。）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呂望為周師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為太公術者所增加也。）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辛甲二十九篇。（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筦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有列傳。）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老子傅氏經說三十七篇。（述老子學。）老子徐氏經說六篇。（字少季。臨淮人。傳老子。）劉向說老子四篇。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關尹子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莊子五十二篇。（名周。宋人。）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老成子十八篇。長盧子九篇。（楚人。依殿本添。）王狄子一篇。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先莊子。莊子稱之。）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老萊子十六篇。（楚人。與孔子同時。）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宮孫子二篇。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周訓十四篇。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雜

黃帝五十八篇（六國時賢者所作）　力牧二十二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　孫子十六篇（六國時）　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　曹羽二篇（楚人武帝時說於齊王）　郎中嬰齊十二篇（武帝時）　臣君子二篇（蜀人）　鄭長者一篇（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　楚子三篇　道家言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宋司星子韋三篇（景公之史）　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傳鄒奭始終書）　公孫發二十二篇（六國時）　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　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乘丘子五篇（六國時）　杜文公五篇（六國時）　黃帝泰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　南公三十一篇（六國時）　容成子十四篇　張蒼十六篇（丞相北平侯）　鄒奭子十二篇（齊人號曰雕龍奭）　閭丘子十三篇（名快魏人在南公前）　馮促十三篇（鄭人）　將鉅子五篇（六國時先南公南公稱之）　五曹官制五篇（漢制似賈誼所條）　周伯十一篇（齊人六國時）　衛侯官十二篇（近世不知作者）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平陰人近世）　公孫渾邪十五篇（平曲侯）　雜陰陽三十八篇（不知作者）

右陰陽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李子三十二篇（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彊兵）　商君二十九篇（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傳）　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　處子九篇　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韓子五十五篇（名非韓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　游棣子一篇　鼂錯三十一篇　燕十事十篇（不知作者）　法家言二篇（不知作者）

右法十家二百一十七篇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　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先公孫龍）　公孫龍子十四篇（趙人）　成公生五篇（與黃公等同時）　惠子一篇（名施與莊子並時）　黃公四篇（名疵為秦博士作歌詩在秦時歌詩中）　毛公九篇（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

右名七家三十六篇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謷者為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　田俅子三篇（先韓子）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　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蘇子三十一篇（名秦有列傳）　張子十篇（名儀有列傳）　龐煖二篇（為燕將）　闕子一篇　國筮子十七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難秦相李斯）　蒯子五篇（名通）　鄒陽七篇　主

父偃二十八篇 徐樂一篇 莊安一篇 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趙人武帝時)

右從橫十二家百七篇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

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黃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太命三十七篇(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伍子胥八篇(名員春秋時爲吳將忠直遇讒死) 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 由余三篇(戎人秦穆公聘以爲大夫) 尉繚子二十九篇(六國時) 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 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淮南內二十一篇(王安) 淮南外三十三篇 東方朔二十篇 伯象先生一篇 荆軻論五篇(軻爲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 吳子一篇 公孫尼一篇 博士臣賢對一篇(漢世難韓子商君) 臣說三篇(武帝時所作賦) 解子簿書三十五篇 推雜書八十七篇 雜家言一篇(王伯不知作者)

右雜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閒) 宰氏十七篇(不知何世) 董安國十六篇(漢代內史不知何帝時) 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 趙氏五篇(不知何世) 氾勝之十八篇(武帝時爲議郎) 王氏六篇(不知何世) 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

右農九家百一十四篇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說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

不猶瘉於野乎若能脩六蓺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屈原賦二十五篇楚懷王大夫有列傳 唐勒賦四篇楚人 宋玉賦十六篇楚人與唐勒並時在屈原後也 趙幽王賦一篇 莊夫子賦二十四篇名忌吳人 賈誼賦七篇 枚乘賦九篇 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 淮南王賦八十二篇

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陽丘侯劉隁賦十九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蔡甲賦一篇 上所自造賦二篇 兒寬賦二篇 光祿大夫張子僑賦三篇與王褒同時也 陽成侯劉德賦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王褒賦十六篇

右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陸賈賦三篇 枚皐賦百二十篇 朱建賦二篇 常侍郎莊怱奇賦十一篇枚皐同時 嚴助賦三十五篇 朱買臣賦三篇 宗正劉辟彊賦八篇 司馬遷賦八篇 郎中臣嬰齊賦十篇 臣說賦九篇 臣吾賦十八篇 遼東太守蘇季賦一篇 蕭望之賦四篇 河內太守徐明賦三篇字長君東海人元成世歷五郡太守有能名 給事黃門侍郎李息賦九篇 淮陽憲王賦二篇 揚雄賦十二篇 待詔馮商賦九篇 博士弟子杜參賦二篇 車郎張豐賦三篇張子僑子 驃騎將軍朱宇賦三篇

右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孫卿賦十篇 秦時雜賦九篇 李思孝景皇帝頌十五篇 廣川惠王越賦五篇 長沙王羣臣賦三篇 魏內史賦二篇 東暆令延年賦七篇 衛士令李忠賦二篇 張偃賦二篇 賈充賦四篇 張仁賦六篇 秦充賦二篇 李步昌賦二篇 侍郎謝多賦十篇 平陽公主舍人周長孺賦二篇 雒陽錡華賦九篇 眭弘賦一篇 別栩陽賦五篇 臣昌市賦六篇 臣義賦二篇 黃門書者假史王商賦十三篇 侍中徐博賦四篇 黃門書者王廣呂嘉賦五篇 漢中都尉丞華龍賦二篇 左馮翊史路恭賦八篇

右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客主賦十八篇 雜行出及頌德賦二十四篇 雜四夷及兵賦二十篇 雜中賢失意賦十二篇 雜思慕悲哀死賦十六篇 雜鼓琴劍戲賦十三篇 雜山陵水泡雲氣雨旱賦十六篇 雜禽獸六畜昆蟲賦十八篇 雜器械草木賦三十三篇 文雜賦三十四篇 成相雜辭十一篇 隱書十八篇

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高祖歌詩二篇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 宗廟歌詩五篇 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十四篇 出行巡狩及遊歌詩十篇 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詩四篇 李夫人及幸貴人歌詩三篇 詔賜中山靖王子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材人歌詩四篇 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 燕代謳鴈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 邯鄲河間歌詩四篇 齊鄭歌詩四篇 淮南歌詩四篇 左馮翊秦歌詩三篇 京兆尹秦歌詩五篇 河東蒲反歌詩一篇 黃門倡車忠等歌詩十五篇 雜各有主名歌詩十篇 雜歌詩九篇 雒陽歌詩四篇 河南周歌詩七篇 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 周謠歌詩七十五篇 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 諸神歌詩三篇 送迎靈頌歌詩三篇 周歌詩二篇 南郡歌詩五篇

右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凡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入揚雄八篇）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依殿本增）詩賦爲五種

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　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有列傳）　范蠡二篇（越王句踐臣也）　大夫種二篇（與范蠡俱事句踐）　李子十篇　娷一篇　兵春秋三篇　龐煖三篇　兒良一篇　廣武君一篇（李左車）　韓信三篇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出司馬法入禮也）

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楚兵法七篇（圖四卷）　蚩尤二篇（見呂刑）　孫軫五篇（圖三卷）　繇敘二篇　王孫十六篇（圖五卷）　尉繚三十一篇　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名無忌有列傳）　景子十三篇　李良三篇　丁子一篇　項王一篇（名籍）

右兵形勢十一家九十二篇圖十八卷

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太壹兵法一篇　天一兵法三十五篇　神農兵法一篇　黃帝十六篇（圖三卷）　封胡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風后十三篇（圖二卷黃帝臣依託也）　力牧十五篇（黃帝臣依託也）　鵊冶子一篇（圖一卷）　鬼容區三篇（圖一卷黃帝臣依託）　地典六篇　孟子一篇　東父三十一篇　師曠八篇（晉平公臣）　萇弘十五篇（周史）　別成子望軍氣六篇（圖三卷）　辟兵威勝方七十篇

右陰陽十六家二百四十九篇（圖十卷）

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

鮑子兵法十篇（圖一卷）　伍子胥十篇（圖一卷）　公勝子五篇　苗子五篇（圖一卷）　逢門射法二篇　陰通成射法十一篇　李將軍射法三篇　魏氏射法六篇　彊弩將軍王圍射法五卷　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護軍射師王賀射書五篇　蒲苴子弋法四篇　劍道三十八篇　手搏六篇　雜家兵法五十七篇　蹵鞠二十五篇

右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省墨子重入蹵鞠也）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重入蹵鞠一家二十五篇出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禮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又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爲刃割革爲甲器械甚備下及
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
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
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
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
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
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　五殘雜變星二十一卷
黃帝雜子氣三十三篇　常從日月星氣二十一卷
皇公雜子星二十二卷　淮南雜子星十九卷
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　國章觀霓雲雨三十四
卷　泰階六符一卷　金度玉衡漢五星客流出入
八篇　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行
事占驗三卷　漢流星行事占驗八卷　漢日旁氣
行占驗十三卷　漢日食月暈雜變行事占驗十三
卷　海中星占驗十二卷　海中五星經雜事二十
二卷　海中五星順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
國分二十八卷　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
海中日月彗虹雜占十八卷　圖書祕記十七篇
右天文二十一家四百四十五卷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
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
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王此所以兩
有患也
黃帝五家曆三十三卷　顓頊曆二十一卷　顓頊
五星曆十四卷　日月宿曆十三卷　夏殷周魯曆
十四卷　天歷大曆十八卷　漢元殷周諜曆十七
卷　耿昌月行帛圖二百三十二卷　耿昌月行度
二卷　傳周五星行度三十九卷　律曆數法三卷
自古五星宿紀三十卷　太歲謀日晷二十九卷
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　古來帝王年譜五卷
日晷書三十四卷　許商算術二十六卷　杜忠算
術十六卷
右曆譜十八家六百六卷
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
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阸之患吉隆之
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
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强欲知天道者
壞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泰一陰陽二十三卷　黃帝陰陽二十五卷　黃帝
諸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諸王子論陰陽二十五卷
太元陰陽二十六卷　三典陰陽談論二十七卷
神農大幽五行二十七卷　四時五行經二十六
卷　猛子閭昭二十五卷　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堪輿金匱十四卷　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　十
二典災異應十二卷　鍾律災應二十六卷　鍾律
叢辰日苑二十三卷　鍾律消息二十九卷　黃鍾
七卷　天一六卷　泰一二十二（按二字疑衍）九卷　刑
德七卷　風鼓六甲二十四卷　風后孤虛二十卷
六合隨典二十五卷　轉位十二神二十五卷
羨門式法二十卷　羨門式二十卷　文解六甲十
八卷　文解二十八宿二十八卷　五音奇胲用兵
二十三卷　五音奇胲刑德二十一卷　五音定名
十五卷

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律歷之數而分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曰爲吉凶而行於世寖以相亂

龜書五十二卷 夏龜二十六卷 南龜書二十八卷 巨龜三十六卷 雜龜十六卷 蓍書二十八卷 周易三十八卷 周易明堂二十六卷 周易隨曲射匿五十卷 大筮衍易二十八卷 大次雜易三十卷 鼠序卜黃二十五卷 於陵欽易吉凶二十三卷 任良易旗七十一卷 易卦八具

右蓍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蓍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解於齊戒而婁煩卜筮神明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黃帝長柳占夢十一卷 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 武禁相衣器十四卷 嚔耳鳴雜占十六卷 禎祥變怪二十一卷 人鬼精物六畜變怪二十一卷 變怪誥咎十三卷 執不祥劾鬼物八卷 請官除訞祥十九卷 禳祀天文十八卷 請禱致福十九卷 請雨止雨二十六卷 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二卷 子贛雜子候歲二十六卷 五法積貯寶臧二十三卷 神農教田相土耕種十四卷 昭明子釣種生魚鼈八卷 種樹臧果相蠶十三卷

右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三卷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秋之說訞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訞由人興也人失常則訞興人無釁焉訞不自作故曰德勝不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鴝雉登鼎武丁爲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山海經十三篇 國朝七卷 宮宅地形二十卷 相人二十四卷 相寶劍刀二十卷 相六畜三十八卷

右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

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埶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

凡數術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子韋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麤觕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術爲六種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九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爲劇以死爲生

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容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大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漢書西域傳贊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迺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鉅象師子猛犬大雀之羣食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璧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

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㠯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迺榷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因之㠯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㠯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阸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㠯為此天地所㠯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即序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㠯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為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亦何㠯尚茲繪出武帝雄才大略文之華贍至斯極矣

漢書王莽傳贊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㠯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㠯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埶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㠯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㠯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壟發掘害徧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㠯立私議莽誦六藝㠯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漢書敘傳下

固㠯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㠯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㠯後闕而不錄故探篹前記綴輯所聞㠯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其敘曰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罔漏于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民五星同晷項氏畔換黜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㠯敗述惠紀第二高后紀第三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㠯躬帥下㠯德農不供貢辠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墓我德如風民應如中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紀第四孝景涖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㠯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第五世

宗暐暐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旣抗亦迪斯文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饗兹永年述武紀第六孝昭幼沖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辜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中宗明明寅用刑名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煇燿威靈龍荒幕朔莫不來庭不顯祖烈尚於有成述宣紀第八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外割禁圉內損御服離宮不衞山陵不邑閹尹之呰穢我明德述元紀第九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壼闈恣趙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陽述成紀第十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彫落洪支底劇鼎臣婉孌董公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第十一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第十二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侯王表第一太祖元勳啟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表第二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述王子侯表第三受命之初贊功剖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述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侯表第五亡德不報爰存二代宰相外戚昭韙見戒述外戚恩澤侯表第六漢迪於秦有革有因觕舉僚職並列其人述百官公卿表第七篇章博舉通於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敘述古今人表第八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度量權衡曆算逌出官失學微六家分乖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律曆志第一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厥後崩壞

鄭衞荒淫風流民化湎湎紛紛略存大綱㠯統舊文述禮樂志第二靁電皆至天威震燿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吳孫狙詐申商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輕重之差世有定籍述刑法志第三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㠯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永世豐祀季末淫祀營信巫史大夫臚岱侯伯僭畤放誕之徒緣間而起瞻前顧後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炫炫上天縣象著明日月周輝星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降應王政景㠯燭形三季之後厥事放紛舉其占應覽故考新述天文志第六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逌敘世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秋之占咎徵是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坤作墬埶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爲艱災及後代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文堙棗野武作瓠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爰及溝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虙羲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羣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㠯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第十上嫚下暴惟盜是伐勝廣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㠯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張陳之交斿如父子攜手遯秦拊翼

俱起據國爭權還爲豺虎耳詠甘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三枿之起本根既朽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橫雖雄材伏于海隅沐浴尸鄉北面奉首旅人慕殉義過黃鳥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襄化爲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綰自同閈鎭我北疆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克忠信胤嗣迺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賈廑從旅爲鎭淮楚澤王琅邪權激諸呂澤之受吳疆土踰矩雖戒東南終用齊斧述荊燕吳傳第五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斿宅于楚戊實淫軼平陸迺紹其在于京奕世宗正劬勞王室用侯陽成子政博學三代成名述楚元王傳第六季氏之詘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欒公哭梁田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思其政或金或社述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赳赳景王匡漢社稷述高五王傳第八猗與元勳包漢舉信鎭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玄默繼而弗革民用作歌化我湻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傳第九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圖折武關解阸鴻門推齊銷印毆致越信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迺安斃范亡項走狄擒韓六奇既設我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舞陽鼓刀滕公廄騶潁陰商販曲周庸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述樊酈滕灌傳靳周傳第十一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平質直犯上干色廣阿之廑食厥舊德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王基巳張賈作行人百越來賓從容風議博我巳文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內彊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胄禮義是創或哲或謀觀國之光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巳荒敢行稱亂窘世薦亡述淮南衡山濟北傳第十四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迺成患害充躬罔極交亂弘大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宜爾子孫夭夭伸伸慶社于齊不言動民衞直周張淑慎其身述萬石衞直周張傳第十六孝文三王代孝二梁懷折亡嗣孝乃尊光內爲母弟外扞吳楚怙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霿牛禍告妖帝庸親親厥國五分德不堪寵四支不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賈生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巳强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述賈誼傳第十八子絲慷慨激辭納說盎舉正席顯陳成敗錯之瑣材智小謀大禍如發機先寇受害述爰盎朝錯傳第十九釋之典刑國憲巳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莊之推賢於茲爲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榮如辱如有機有樞自下摩上惟德之隅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傳第二十一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德相挺禍敗用成安國壯趾王恢兵首彼若天命此近人咎述竇田灌韓傳第二十二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訬輕趙敬險詖中

山淫嗇長沙寂寞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閒賢明禮樂是修爲漢宗英述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決忝世滅姓蘇武信節不詘王命述李廣蘇建傳第二十四長平桓桓上將之元薄伐獫允恢我朔邊戎車七征衝輣閑閑合圍單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猋勇紛紜長驅六舉電擊雷震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述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抑抑仲舒再相諸侯身修國治致仕縣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爲世純儒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述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平津斤斤晚躋金門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疏食用儉飭身卜式耕牧巳求其志忠寤明君迺爵迺試兒生醇醇束髮修學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旰忘食既成寵祿亦羅咎慝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子孫遵業全祚保國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杜周治文唯上淺深用取世資幸而免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述杜周傳第三十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致死爲福每生作戾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烏呼史遷薰胥巳刑幽而發憤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孝武六子昭齊亡嗣燕刺謀逆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六世耽耽其欲浟浟文武方作是庸四克助優淮南數子之德不忠

其身善謀於國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東方贍辭詼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汙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葛繹內寵屈氂王子千秋時發宜春舊仕敞義依霍庶幾云已弘惟政事萬年容巳咸睡厥誨執爲不子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鄭傳第三十六王孫贏葬建迺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是謂狂狷敞近其衷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秺侯狄孥虔恭忠信奕世載德貤于子孫述霍光金日磾傳第三十八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曰不虖可上諭其信武賢父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救在三撫會宗勤事疆外之桀述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逡遁致仕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恥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四皓遯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拔嚴平鄭真吉困于賀涅而不緇禹既黃髮巳德來仕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蔣詡近遯之好述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漢之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國之誕章博載其路述韋賢傳第四十三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占往知來幽贊神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微術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衆迕世淺爲尤悔深作敦害述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

十五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訐上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敞亦平平文雅自贊尊實赳赳邦家之彥章死非辠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繄好剛輔亦慕直皆陷狂狷不典不式崇執言責隆持官守寶曲定陵並有立志述蓋諸葛劉鄭毋將孫何傳第四十七長倩懊懊覯霍不舉遇宣迺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蹟石許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子明光光發迹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傳第四十九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蘧蒢幾陷大理楚孝惡疾東平失軌中山凶短母歸戎里元之二王孫後大宗昭而不穆大命更登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樂安褎褎古之文學民具爾瞻困于二司安昌貨殖朱雲作娸博山惇慎受莽之疚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樂昌篤實不橈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武陽殷勤輔導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述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高陽文法揚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述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如虎如貔進不跬步宗爲鯨鯢述翟方進傳第五十四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傅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哀平之卿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咸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草法纂玄斟酌六經放易象論潛于篇籍㠯章厥身述揚雄傳第五十七獷獷亡秦滅我聖文漢存其業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述儒林傳第五十八誰毀誰譽譽其有試泯泯羣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時同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掊克爲雄報虐㠯威殃亦凶終述酷吏傳第六十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偪上并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臣禮法是謂述游俠傳第六十二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述佞幸傳第六十三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淫于褒女戎敗我驪遂亡酆鄗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我平城寇侵邊境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迺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來服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爲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閩越東甌爰洎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皆恃其阻乍臣乍驕孝武行師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西戎卽序夏后是表周穆觀兵荒服不旅漢武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驒驒致誅大宛姼姼公主迺女烏孫使命迺通條支之瀕昭宣承業都護是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㠯其職述西域傳第六十六詭矣禍福刑于外戚高后首命呂宗顛覆薄姬䃮魏宗文產德竇后違意考盤于代王氏仄微世武作嗣子夫既興扇而不終鉤弋憂傷孝昭㠯登上官幼尊類禰厥宗史娣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後光恭哀產元夭而不遂邛成乘序履

尊二世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丁傅僭恣自求凶害中
山無辜乃喪馮衛惠張景薄武陳宣翟成許哀傅平
王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怨咎若茲如何不恪述
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娠母月精見表遭成之逸政
自諸舅陽平作威誅加卿宰成都煌煌假我明光曲
陽歊歊亦朱其堂新都亢極作亂巳亡述元后傳第
六十八咨爾賊臣簒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僞
稽黃虞繆稱典文衆怨神怒惡復誅臻百王之極究
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
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
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
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述敘傳第七十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奏議類

史記婁敬說高祖都關中　劉敬傳

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
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
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
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
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
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
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
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
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
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
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
成皋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
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
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
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夫與人鬭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
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
也

史記伍被諫淮南王　淮南王傳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三代此所謂因
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
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
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
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
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
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
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
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卽從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
若振女與百工之事卽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
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
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
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
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
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
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
之聖人當起東南閒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
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
謂蹈瑕候閒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
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
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
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復不朝王四郡

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煑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秦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書南粵王上文帝書 南粵傳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㠯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毋與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㠯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㠯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㠯伐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㠯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㠯聞皇帝陛下

觀此書與史記所載詳略懸殊則知太史公刪創他人之文㠯就己範圍者不知凡幾所謂整齊百家也

漢書王恢韓安國議伐匈奴 韓安國傳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㠯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㠯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㠯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㠯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㠯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㠯天下爲度者也不㠯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㠯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

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䠶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㷭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 中山靖王勝傳

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喣漂山聚䗇成靁朋黨執虎十夫橈椎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於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覆昧不見依殿本增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漢書壺關三老茂上書 戾太子傳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敗亡故父

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漢書王子陽諫昌邑王疏 王吉傳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

漢書貢少翁諫犯法贖罪疏 貢禹傳

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迺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

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迺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㠯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讇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漢書杜子夏追訟馮奉世功疏　馮奉世傳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㠯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三國志諸葛孔明後出師表　蜀書諸葛亮傳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㠯討賊也㠯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㠯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宗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㠯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㠯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閒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

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按裴松之注云此表出張儼默記後世因其不載亮集遂生疑實余謂無可疑也試以近事準之當是孔明幕府諸賢擬而未上之作文辭懇摯與前表大略相同決非僞造不得引李少卿答蘇武書爲比也

書說類

史記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韓王信列傳

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閒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史記酈生說齊王 酈生列傳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卽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卽以侯其將得賂卽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

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

漢書薄昭予淮南厲王書 淮南王傳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歆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沬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絜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漢書杜子夏戒王鳳專政 杜欽傳

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莫偃伏之愛心不介然有閒然范睢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閒其說

漢書丞相史與韋玄成書 韋玄成傳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

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爲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婉而多風）

三國志魏文帝與吳質書（魏書王粲傳文不全今從裴松之注及文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一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閒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㠯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惔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㠯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閒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㠯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㠯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㠯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書牘有言情言理言事之別古今文家此體以昌黎韓氏爲最優而多偏於事理言情者絕少子桓子建無所規仿獨抒性靈辭意斐亹曾文正公亟推爲書牘正裁不虛也惟風骨稍隤此時代爲之不可強者）

三國志曹子建與楊德祖書（魏書陳思王植傳注）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㠯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未成反爲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忘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㠯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㠯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呰五霸於稷下一旦而

辟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三國志諸葛孔明正議 蜀書諸葛亮傳注

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毀誣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誡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詔令類

史記孝公彊秦令 秦本紀

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閒。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漢書高帝告諭天下使誅擅起兵者詔 帝紀十二年

吾立爲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爲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爲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爲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書文帝勸農民詔 帝紀十二年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漢書景帝令吏讞獄疑詔 帝紀中五年

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

復生吏或不奉法令吕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吕苛爲察吕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漢書吳王濞遺諸侯書 吳王濞傳　按史記亦載此書字句小有異同惟封千戶下多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二句

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吕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使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不吕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吕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吕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吕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閒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吕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吕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爲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爲列侯其吕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吕差次受爵金它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吕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

漢書元帝讓馮奉世璽書 馮奉世傳　此與左傳王子朝告諸侯相類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吕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吕昔不閑習之故邪吕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吕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漢書元帝報貢禹詔 貢禹傳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吕自輔

三國志魏武帝求將士後令（魏書武帝紀）

吾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㠯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㠯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似漢高祖）

三國志魏武帝舉賢才令（魏書武帝紀注）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㠯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遂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閒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爲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辭雖背理傷道而氣實雄偉與漢初詔令相類）

三國志諸葛孔明與羣下教（蜀書董和傳）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詞賦類

漢書班倢伃自傷悼賦（外戚傳）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㠯自思陳女圖㠯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繈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㠯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㠯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己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朱子極賞此賦謂其和平中正柏舟綠衣詞義之美殆不過此）

漢書班孟堅幽通賦（敘傳此篇依張皐文七十家賦鈔本）

系高頊之玄胄兮氏中葉之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野㠯颺聲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巨滔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𡰥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圮絶而罔階豈余身之足殉兮韙世業之可懷靖潛（選作潛）處㠯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魂煢煢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覿幽人之髣髴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勿墜昒昕寤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讖㠯臆對曰乘高而遌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葛綿綿於樛木兮詠南風

㠯為綴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既訐（選作訓）爾㠯吉象兮又（選作乃）申之以烱戒盍孟晉（選作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承靈訓其虛徐兮佇盤桓而且俟惟天墜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御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管彎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變化故而相詭兮孰云豫其終始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栗取吊于逌吉兮王膺慶於所蹙叛回冗其若兹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張修襮而內逼耿中龢為庶幾兮顏與冉又不得溺招路㠯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能兮卒隕身虖世既游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固行行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形氣發于根柢兮柯葉彙而靈茂恐网蝄之責景兮慶未得其云已黎淳耀于高辛兮芈彊大於南汜嬴取威於百儀（選作伯夷）兮姜本支虖三止（選作趾）既仁得其信然兮卬天路而同軌東厶虐而殲仁兮王合位虖三五戎女烈而喪孝乎伯徂歸於龍虎發還師㠯成性（選作命）兮重醉行而自耦震鱗漦于夏庭兮帀三正而滅姬巽羽化乎宣宮兮彌五辟而成災道悠（選作修）長而世短兮夐冥默而不周胥仍物而鬼諏兮迺窮宙而達幽媯巢姜於孺筮兮旦算祀于挈（選作契）龜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諡於銘謠姚聆吅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鞫條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源而分流神先心㠯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斡流遷其不濟兮故遭罹而贏縮三欒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選作易而）不忒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貶福抗爽言㠯矯情兮信畏犧而忌勝所貴聖人之（選無之字）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轄德而無累三仁殊而（選作於）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木偃息㠯蕃魏兮申重繭㠯存荊紀焚躬㠯衛上兮皓頤志而弗營（選作傾）侯少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選作其）必榮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棐諶而相順（選作訓）謨先聖之大繇（選作猷）兮亦厶惠而助信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養游（選作流）睇而猿號兮李虎發而石開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操末技猶必然兮剬湛躬於道真登孔顥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誼己而遺形若胥彭而偕老兮訴來哲㠯（選作而）通情（何義門云謂歿世不朽不啻彭老之壽可以俟百世後之人也）亂曰天造屮昧立性命兮復心宏道惟賢聖（選作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昊爾太素曷渝色兮尚粵其幾淪神域兮

漢書班孟堅答賓戲（敘傳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博學㠯著述為業或譏㠯無功又感東方朔楊雄自諭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㠯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列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㠯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煗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譬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恆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己。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諡。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咲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埶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卬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鶩。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颼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其閒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鈆刀皆能壹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蹷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埶。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徼君。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既酋。其身迺囚。秦貨既貴。厥宗亦隧。是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稟卬太和。枝附葉著。譬猶山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苓落。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從旄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沂。皆竢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楊雄覃思。法言大玄。皆及旹君之門闑。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龢氏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臧於蚌蛤乎。歷世莫眂。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顥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龢隨之珍也。旹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榷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龢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漢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王襃傳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羹藜唅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已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厀驂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已易海內也是已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已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圄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已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唫蜉蝤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皐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已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已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溱是已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翶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埶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卬詘信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僑松眇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已寧蓋信乎其已寧也合賦頌奏議爲一冶體格蓋出於封禪文

哀祭類

漢書匡稚圭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韋玄成傳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已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已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已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已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

以民爲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彊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漢書匡稚圭告謝毀廟 韋玄成傳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迺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敘記類

通鑑周瑜劉備赤壁之戰 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巨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而欲投吳巨巨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爲人所併豈足託乎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此節已見諸葛亮傳）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

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駐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

劉備在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愧喜

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鬭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飢疫死者太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請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周瑜表以肅兵益橫野中郎將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困急求救於周瑜瑜諸將以爲兵少不足分呂蒙謂周瑜程

普曰留淩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通鑑曹爽之難 魏邵陵厲公正始九年嘉平元年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游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而復爲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出爲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爲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爲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輅還邑舍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爲狂

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大將軍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儗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伺察至尊離閒二宮傷害骨肉天下

兇兇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爲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爲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木爲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爲衞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爲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許昌別庫足相被假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並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及爽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强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惋謂之曰人

生世閒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爽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選部郎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鄧颺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玄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爲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通鑑謝石謝玄肥水之戰 晉孝武帝太元八年

太元八年秋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沖爲侍中勢還不遠可先爲起第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秦州主簿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是時秦兵既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

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爲淮南太守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衞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爲彊弱異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緜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彊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暐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

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乙未以張天錫爲散騎常侍朱序爲瑯琊內史

通鑑李光弼河陽之戰 唐肅宗乾元二年

史思明使其子朝淸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皐周摯自胡良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其將李詳守汴州厚待董秦收其妻子置長蘆爲質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淮神功南宮人也思明以爲平盧兵馬使頃之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衆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按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如何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銳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夫辨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牒留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關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諸將請曰今自洛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辨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其後不敢入宮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鄭滑等州相繼陷沒韋陟李若幽皆寓治於陝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閑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步乃與之言龍仙慢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孝德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隄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衆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諸浴之循環不休以示多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

入城思明怒列戰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氈裹鐵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淸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默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果毅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怒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秦從思明寇河陽夜帥其衆五百拔柵突圍降于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潬城外置柵柵外穿塹深廣二丈乙巳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于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賊恃其衆直進逼城以車載攻具自隨督衆塡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門光弼望賊逼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爲吾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擊賊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正急召何爲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鼓譟出柵門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率衆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囂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令諸將曰爾曹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而戰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鞾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頃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同三司瑒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來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

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授其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右金吾大將軍

通鑑裴度李愬平蔡之役 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　二月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眞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爲賊右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皐之子也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鼈鳥獸食之亦盡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衞之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楊柵吳秀琳以文城柵降於李愬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僞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卽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悉還婦女於唐州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擒淮西將柳子野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郾城令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

顏從之乙未吕隨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嬀雅田智榮下冶爐城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癸卯嬀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常陵暴官軍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曩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爲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乃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吳元濟見其下數叛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七月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卿真能爲朕行乎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辰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爲卿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

顏鳥重滄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卻之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稾而去甲寅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大呼而進注弩挺刃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城傍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且告於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廐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上曰朕討淮西爲人除害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衆庚辰裴度遣馬總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

將遊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李愬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沮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于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閒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而日與僕妾游戲博弈於內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七

典志類

史記天官書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閒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爲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北一星曰舝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秏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爲疏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爲天根主疫尾爲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爲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後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爲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閒爲關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爲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爲員官主急事張素爲廚主觴客翼爲羽翮主遠客軫爲車主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若五星入軫中兵大起軫南衆星曰天庫樓庫有五車車星角若益衆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爲溝瀆婁爲聚衆胃爲天倉其南衆星曰廥積昴曰髦頭胡星也爲白衣會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旁小星爲附耳附耳搖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閒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爲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廁廁下一星曰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弧直狼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

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爲蓋屋虛爲哭泣之事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爲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爲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絶漢曰天潢天潢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臼四星在危南匏瓜有青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閼歲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旱晚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晨出曰跰踵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炎炎有光偃兵唯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房歲早旱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涒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民疾閹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謂正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黫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棓長四丈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其出如浮如沈其國有土功如沈如浮其野亡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鬬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

出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鬭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爲明堂營（按營當作熒）惑廟也謹候此厤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爲之動搖贏爲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爲旱金爲白衣會若水金在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爲焠與金合爲鑠爲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爲憂主孽卿大饑戰敗爲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擁閼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爲疾爲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爲贏贏者爲客晚出者爲縮縮者爲主人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鬭七寸以內必之矣五星色白圜爲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爲兵青圜爲憂水黑圜爲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爲八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

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曰大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爲東入東爲北方出西爲西入西爲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集解音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閒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爲月蝕晚爲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爲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爲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爲中國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其時宜效不效爲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

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鬭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閒可械劍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欃安周星細爽能星鉤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圜憂白圜喪赤圜中不平黑圜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閒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楊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觿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

抱爲和背不和爲分離相去直爲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爲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閒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閒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彊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五凡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臧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彊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

去地可四丈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於北斗旁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蛇行而倉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閒時有墜星天精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江淮之閒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摶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兌後兌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不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雲摶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亙天其半半天其蛪者類闕旗故鉤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摶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鬬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蜄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秏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秏者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地動坼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垘水澹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閨臬枯槀宮廟邸第人民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廄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俉化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旦至食爲麥食至日昳爲稷昳至餔爲黍餔至下餔爲菽下餔至日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

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晷景歲星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衡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厤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皐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后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爲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幷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爲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爲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衡者繼踵而皐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幷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幷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閒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

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厤五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塡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極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黃帝行德天夭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曰白帝行德畢昴爲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史記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以上封禪希曠不舉）尚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嶽恆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旣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以上唐虞三代郊祀大略）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

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以上秦作諸畤及祠陳寶）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閒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以上管仲與齊桓公論封禪）

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以上孔子不言封禪萇弘以方怪見殺）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

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以上秦多異徵始皇封禪）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以上秦始皇因求僊而祠八神）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琅邪過恆山從上黨歸後三年遊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上神僊之所由起言始皇遣方士入海求僊秦卒速亡可見封禪不足貴）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恆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

塞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
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衰山也岳山岐
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
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
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
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
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霸産
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
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壻山之屬爲小山
川亦皆歲禱塞泮涸祠禮不必同（以上秦所祀名山大川）而雍
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
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邽有
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
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
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
帝爲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爲歲
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
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時駒四
匹木禺龍欒車一駟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
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
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
權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
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歲
時奉祠之至如其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
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
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
（以上秦所祀諸神祠）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

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
爲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
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首而色上赤二年
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
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
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
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
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
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
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
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
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
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屬秦
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
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
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
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
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
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
常以春二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
以祠制曰可（以上高帝所祠之神）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
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
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
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
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
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厤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厤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煇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以上文帝景帝所祠之神）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

宮壼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以上武帝好異術求神僊而得李少君）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郡（以上武帝祀太一諸神）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以上武帝事神君）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

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以上武帝親祠汾陰后土因巡郡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閒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衞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以上武帝寵遇五利將軍）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嗢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閒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以上武帝迎汾陰寶鼎）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

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筴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以上公孫卿爲武帝言黃帝成仙事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餟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筴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閒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於是塞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以上武帝郊雍拜太一視緱氏迹并作音樂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澤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

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以上武帝巡狩勒兵朔方東禮中嶽遂封泰山禪梁父）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

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以上武帝再出還狩郊雍至東萊海上還塞決河）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秏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以上武帝信用越巫更興臺觀）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玊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巔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厤者以本統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以上武帝復出巡狩至泰山修封拜祠明堂還作建章宮）夏漢改厤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詞詛匈奴大宛焉（以上詞詛匈奴大宛）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以上省用牲牢）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高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

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然后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恆山（以上武帝屢次修封）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以上總記武帝所興之祠）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以上言方士求仙無效）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方望溪書封禪書後是書所識武帝事義皆顯著獨雜引古事則意各有指武帝名為敬鬼神之祀而以封禪合不死郊時叡祝不過與祠神君寵鬼同意耳蓋好神而實比於慢矣故首載夏孔甲好神三世而亡殷武乙慢神三世而亡復大書始皇封禪後十二歲而秦亡示無德而瀆於神為亡微也殷二宗遇物變懼而修德國以興歷年以承示實鼎一角獸不足為符應也其詳秦先世事及史數史備語以難之諸祠興於秦而教備妄稱符命以啓二君之汰為方士怪迂語之微兆也萇弘欲以物怪致諸侯無救於周之衰而身為僇則以方詞詛匈奴大宛者可知矣秦穆公病寤而世傳為上天穆公死年有徵則黃帝鼎湖之事乃此類耳管仲能設事以止桓公之欲而漢公卿乃徇方士以從君於昏是可數也夫孔子論述六藝無及封禪者則非古帝王之典祀明矣傳所言易姓而王封禪者七十餘君始無論其有無信曰有之亦功至德洽而告成於天如成王乃近之耳豈以是為合不死之名接僊人蓬萊士之術乎所謂羣儒不能辨明封禪事者此也故其發端卽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謂非以是致怪物與神通耳天官書論曰自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厤日月星辰蓋以太初攷厤乃辛巳初旦冬至合公孫卿札書所云黃帝合而不死故用此贊饗而須厤之詔復帝告天下使期知之古之厤日月星辰者固如是乎其義蓋與是書相發也

又書封禪書後是書意義尤顯深者其辭或問禘之說蓋謂禘雖與祀然不知其義禮不虛行況以封禪致怪物與神通乎禮之瀆季氏書旅於泰山孔子譏之謂神弗享也則以封禪合不死者神其享之乎漢興六十餘年天下乂安薦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安正度者諸經禮雅業宜以時與也豈謂其中於方士之怪迂哉世言黃帝書用事於雍時以語不經見搢紳者尚不道況天子贊饗郊壇制詔海內而用黃帝得寶鼎神策合而不死之邪說乎夫封禪之儀雖運誠不可詳而事則可辨以為合不死之名雖秦皇帝之世未有此惜乎諸儒不能辨明其事也然猶幸其東於詩書古文孔子所論述不至如方士之騁其誕耳竊中著孔子論述六藝不及封禪又曰雖成王近之蓋謂傳所稱封禪者七十二君本無稽之言但以是致怪物與神通則舉之不以其事而上古封禪之有無又不足辨矣此子長之微指也）

史記平準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

侯也以卭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脩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閒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閒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以上言先富盛而後漸貧因貧而進興利之臣）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以上田南夷入粟興利之事一）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以上募民入奴婢入羊興利之事二）其後四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以上賣爵興利之事三）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以上因言利而峻法文中樞紐）其

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厎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以上凡伐胡塞河穿渠養馬振乏五者皆耗財之事）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閒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鋊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以上造鹿皮幣白金三品興利之事四）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以上舉行鹽鐵興利之事五）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

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
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
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
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
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以上算緡錢興利之事六）天子乃思卜
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
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
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
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
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
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
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
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
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
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
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
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
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
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
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
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

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
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屩
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
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
上以式為奇拜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皋
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以上賁卜式以風天下）
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
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
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以上入穀
補官興利之事七）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
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
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
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
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
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
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
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
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
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
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
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以上顏異
以議皮幣致誅事）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
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
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

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以上廢赤側錢輸銅三官興利之事八）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卽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以上郡國治緡興利之事九）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雜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以上言官多奴婢衆耗財）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鬭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以上株送徒入財興利之事十）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以上振災耗財）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仞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以上巡幸耗財）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以上擊南越西羌戍田四郡耗財）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以上出牝馬課息興利之事十一）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以上再貴卜式以風天下）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

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以上供郡耗財）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以上置平準興利之事十二）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以上入粟補官贖罪給復興利之事十三）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幷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幷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惜抱軒筆記柯維騏論平準書後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至何足怪焉四百餘字謂是平準書之發端非其後贊其說極爲的當無可疑者惟云其文止於烹弘羊天乃爾爲敍事未竟而遷死不得成就則非是太史公此書以平準爲題敍至此年置平準則事究矣載卜式之言以論平準之失義亦盡矣無可復益以爲長語矣此書止於元封元年封禪書止於天漢三年數平準過十年以報任安書少卿抱不測之罪語推之是征和二年太史公尚在見任安之及稱又過封禪書十年矣豈因其死而有未竟哉太史公本文謂至是可以止耳若太初二年籍吏民補車騎馬太始二年鑄麟趾褭蹏之類此在漢書食貨志似當續入乃爲前後相備而班氏於元封元年之下遂入昭帝事則爲疏漏甚耳○曾文正公云凡興利之事十三分條敍之耗財之事十一併作兩處敍之輿利之事以桑弘羊平準均輸爲最失政體故末引卜式之言以譏其憤而以平準名篇）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八

論辨類

朱竹垞秦始皇論　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辭官檢討有曝書亭集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睢爲相弃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揕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於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既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燔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於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劉大山太學生伏闕上書論　康熙二十六年　劉巖號無垢原名大山江南江浦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編修有匪莪堂文集

丁卯冬　上有　太皇太后之服欲行三年喪禮詔下公卿百執事議之大司成等率太學之士五百有四人伏闕上書言三年喪必不可行請從易月之令竊以爲太學生伏闕上書非古也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漢太常博士曰教化之行建首善自京師始蓋自三代之盛禮樂宣明而其時之爲士者釋奠釋菜游居講習於學之中將以蓄其材爲公卿大夫之用而至於朝廷之政事則各有司存士或越其職而冒言之則必蒙出位而諫之罪迄乎漢宋之世太學生率其羣而以書上者乃數數見而史必謹書之如劉陶之訟李膺朱穆也率諸生上書陳東之請誅蔡京等而用李綱也率諸生及都民數萬人上書徐揆之請帝還宮也上書汪安仁之請朝重華宮也二百一十八人上書楊宏中等六人上書黃愷伯等上書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上書陳宜中等六人上書陳著率諸生上書及有明之季太學生亦凡三上書夫自三公九卿以至一命之吏而獨至於太學生其人無官守也無言責也又至卑且微者也然史必謹書之蓋由其時之公論必大有所不伸或大臣不能言小臣不敢言或大臣言小臣言而堅

不聽然後章甫縫掖之士服先王之法服執先王之法言帥其徒數千百人之衆以伏於闕下而力爭之其勢蓋出於人心之所不得已然猶可因此以見先王養士之遺而禮義教化之風尚未至於澌滅殆盡也是以太學之言出而聽不聽必書之凡以其所言者先王之法言也今三年喪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自天子達於庶人無貴賤一者也自漢文帝遺詔吏民三日皆釋服而儒者有小仁害大義之譏晉武既除服復疏素終三年司馬溫公以爲不世出之君而目裴秀傅元爲庸陋其後魏孝文宋孝宗皆致喪三年可謂卓越千古者矣且宋世喪服之制外廷雖已易月宮中實服三年而以日易月之論實自應劭發之而世俗沿之而不能變其悖於先王之法也明矣今　皇上天縱至孝卓然有千古之志　詔欲行三年喪而司成司業迺率太學之士謂三年喪必不可行吁太學何地司成何職司業何官太學生何人伏闕上書何事而憒憒行之此真可爲流涕而太息也夫先王之法其出於人心天理之公者雖興廢有時然虛存其義於天地之閒者未嘗非告朔餼羊繫纓名器之意而迺三年喪必不可行之論竟發之於太學之中則是一舉而廢彝倫也一舉而廢彝倫則是一舉而廢太學也太學廢則天下之學校無不廢矣夫爲天下人材之師表者而於　國家根本之所係如弁髦視乎哉且夫上書者將以匡時之缺也假使主上有復古之志而公卿大臣持漢唐之陋說太學生仰承　詔旨引古誼以折之而爲此舉也此所謂匡其闕者也今行三年喪美也非闕也迺尼止其美而反以爲闕而匡之此不責難於君而謂吾君爲不能孟子之所謂賊也且凡客大義必協衆心即使義屬當陳亦必召諸生集議今乃爲首者不自知其名爲從者不預知其事大司成誘之以小利脅之以必從夫彊諸生之不欲而脅之以師而欺其弟子且不可不顧諸生之不從而上之以臣而欺其君可乎哉歐陽公與高司諫書謂其不復知人閒羞恥事今大司成固不自恤也乃率五百有四人而謂無一人有羞惡之心嗚呼何其甚也故吾舉先王所以立學與不得已而上書之義所以存太學也此余之不得已也

李穆堂原教

李紱字巨來號穆堂江西臨川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直隸總督禮部侍郎有穆堂集稾

教之說何昉乎中庸言修道之謂教道惡在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是也道在於是則教在於是矣教莫古於唐虞其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也亦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已孟子敘述三代之教謂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然則舍五達道弃人倫無所謂教也魯論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修五倫之禮節也行者踐五倫之實事也忠信者以親義序別信之實心而修其禮踐其事也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即中庸之知仁勇所以行此五達道者也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孝即父子友即兄弟睦者兄弟之推婣者夫婦之黨任卹者朋友之交其教之而興之者君而承其教而升焉者皆臣也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所以相治相養而遂其親義序別信之心者也聖人繼作其教遞詳教

之以佃以漁焉教之以耒耨焉教之以懋遷交易焉教之以衣冠焉教之以舟楫焉服牛乘馬焉斷木爲杵掘地爲臼焉教之以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焉教之以上棟下宇焉教之以葬以封以樹喪期有數焉教之以書契百官治萬民察焉其爲教甚繁而總其藝之槩則曰禮樂射御書數皆五倫之所有事而已其人之等雖有君卿大夫士庶人之分其人之業雖有士農工商賈之別而總其人之類則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皆五倫之所綴屬而已是故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自二帝三王以來莫之或易也沿及後世乃獨目聖人之教爲儒而又有異端邪說與儒者之道分行畸立而多爲教之名者何也曰二帝三王之時教主於上作之師者卽作之君者也至周文武而下道在周公則移而之臣矣然猶行其道於朝廷之上也至孔子而移於士矣儒者士之別稱不必皆能爲聖人者也故孔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儒行出於漢不必實爲孔子之言然哀公問儒服而孔子猶不以儒自居至戰國時有楊墨之言然後以學周公孔子之道者爲儒墨者夷之所稱儒者之道是也而孟子亦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而儒之名於是乎乃立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未嘗遺棄五倫也而推其流弊之所極至於無父無君孟子以其有害於人倫也故辭而闢之至後世乃有所謂道與釋者出焉而後天下乃有倫外之道乃有道外之人乃有人外之教夫所謂倫外之道者何也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者理也知覺運動者神也屈伸呼吸者氣也耳

目口鼻四肢者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運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若釋之道則靜守其神而已知有神不知有理惟恐一物之擾吾神故空諸所有雖遺棄五倫之人而不顧也極其靜之明可以彰往察來而動則昏道之道專致其氣而已知有氣不知有理惟恐一事之損吾氣故淸淨無爲雖遺棄五倫之事而不顧也極其專之用可以卻病延年而勞則敗是所謂倫外之道也倫外之道無與於家國天下故曰道外之人道外之人無與於修齊治平故曰人外之教昌黎韓子欲塞而止之則孟子放距之說也歐陽子欲修其本以勝之則孟子反經之說也然吾謂不必塞而止之也彼不塞而吾之教無不流也彼不止而吾之教無不行也亦不必修其本以勝之也不修而吾本自在也吾本在而無不可以勝之也何也吾儒之教聖人之教也聖人之教修五達道之教也聖人之教而有一日不流不行不修焉則不足以爲聖何也無君臣焉則彊凌弱衆暴寡而天下亂矣無父子夫婦焉則生人之道滅而乾坤或幾乎息矣有父子夫婦自不能無兄弟而朋友則亦彼之所不能無也是吾儒之道固萬古流行於天地何必取彼二氏者塞而止之而後流且行哉或謂聖人之教後世未必能如二帝三王之修之也本之不足則從彼者衆烏在其能必勝也曰本固未嘗不修也後世之修之雖實心實政亦與時爲盛衰然未有舍五倫之說而可以治天下者也是吾之本無日而不修也本無日而不修則儒者之教無人而不遵而勝不勝不足道矣子疑二氏之衆而守儒教者之少耶儒不必冠章甫而衣逢掖也凡南面而臨天

下者君也卽儒者也承流宣化於下者公卿大夫士也卽儒者也趨走而在官者府史胥徒也卽儒者也耕且斂者農也卽儒者也懋遷有無執藝事以食其力者商也工也卽儒者也何也彼皆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者卽皆聖人之教也彼遺棄五達道而爲道與釋者特養神養氣之一術蓋千萬人而一二人者也千萬人而一二亦焉能爲有無而又何勝不勝之足言乎吾故曰天下無倫外之道卽無道外之人天下無道外之人卽無人外之教也

李穆堂青苗社倉議

朱子社倉之法與青苗同相沿至今近六百年後人以爲朱子之所爲也輒欲仿而行之然往往暫行而輒廢未見其利而先受其弊者徒知法爲朱子之法不自量其人非朱子之人則亦青苗之法也蓋奉行其法非一手足之爲烈有監官有鄉官有社首有保正保副有隊長保頭有人吏斗子朱子之始行於崇安也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今首事者之公正卽無媿於朱子而分任其事者非朱子門生故舊之比則其法亦不可得而行也且不獨後之效之者未嘗量度其人卽朱子之疏請下其法於諸路亦未嘗量度天下任事之人不能盡如己而分任其事者不能盡如己之門生故舊也則無怪乎其不能行也蓋有治人無治法者古今之通病社倉初行息取十二夏放而冬收與荆公青苗之法無異荆公治鄞嘗自行青苗之法矣鄞之人至今俎豆而尸祝之荆公以其爲身所嘗試者他日執政遂欲施諸天下亦猶朱子請行社倉於諸路而不知奉行者之不能盡如荆公也是故奉行而得其人則青苗亦社倉矣奉行而非其人則社倉卽青苗矣且青苗之法後人畏其名而不敢行社倉之法後人慕其名而亦不能行非獨利之所在任事者難其人卽民亦不能盡如吾意也蘇子由論青苗之弊謂財入民手雖貧民不免妄用及其收也雖富民不免後期如是而敲撲之事煩矣今社倉開報支米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收米也如有走失必保人均賠是亦不能已於敲撲其與青苗有以異乎且社倉之法與青苗相似此非獨余之私言也朱子爲金華社倉記嘗及之矣其言以爲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青苗爲說耳以余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子程子嘗論之而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云云然則當時固有以青苗疑社倉者而朱子於青苗之法固亦取之矣至謂青苗之所以異於社倉者以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斯言信耶以余平心觀之則亦未見其爲必然也凡事欲其有舉而無廢非主之以官不可凡官民相出納則金易而穀難惟給之以金故可以於縣而不必於鄉惟不在於鄉故止可給金而不能與穀至於社倉之法漏落增添必送縣斷罪其有走失必保人均賠則亦不能終用鄉人士君子而必歸之官吏其送官必斷罪走失必追賠也則亦不能全用慘怛忠利之心而究亦歸於亟疾推求利害始終之故未見爲此得而彼失也雖然金可以濟民用而不可以救民饑則必以積穀爲主以積穀爲主則必兼

用常平之法余己丑禮闈試策嘗備言之又嘗爲家居二倉條約頗可施行然非得任事之人亦不能如志要歸於有治人無治法之二言而已矣

姚姬傳李斯論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彊數世兼幷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於刻薄而便於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遺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於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於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於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閒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於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於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章實齋知難

章學誠號實齋浙江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有章氏遺書

爲之難乎哉知之難乎哉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爲言而已矣知其名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爲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知言我知所以爲言矣此知之難也人知易爲卜筮之書矣夫子讀之而知作者有憂患是聖人之知聖人也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知悲其志是賢人之知賢人也夫不具司馬遷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憂而欲知文王之憂則幾乎罔矣然則古之人有其憂與其志者不得後之人有能憂其憂志其志而因以湮沒不彰者蓋不少矣劉彥和曰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韓囚馬輕蓋悲同時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嚴畏韓非孝武之俳優司馬乃知之深處之當而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所謂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賈生

遠謫長沙其後召對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見生自謂過之見之乃知不及君臣之際可謂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奏而知其鬼神之對所謂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劉知幾以卓絕之學見輕時流及其三爲史臣再入東觀可謂遇矣然而語史才則千里降追議史事則一言不合所謂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賈之知而不用即如劉之用而不信矣心相知者非如馬之狎而見輕即如韓之議而遭毀矣丈夫求知於世得如韓馬賈劉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難言也莊子曰天下之治方術者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給爲不可加是不自知之過也天下鮮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世傳蕭穎士能識李華古戰場文以謂文章有真賞夫言根於心其不同也如面穎士不能一見而知其爲華而漫云華足以及此是未得謂之真知也而世之能具穎士之識者已萬不得一若夫人之學固有不止於李華者於世奚賴焉凡受成形者不能無殊致也凡稟血氣者不能無爭心也有殊致則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弊出矣有爭心則挾恐見破嫉忌詆毀之端開矣惠子曰奔者東走追者亦東走東走雖同其東走之心則異今同業者衆矣豈能皆出於同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難言也歐陽修書慨七略四部目存書亡以謂其人之不幸蓋傷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獲麟以來著作之業得如馬遷班固斯爲盛矣遷則藏之名山而傳之其人固則女弟卒業而馬融伏閣以受其書於今猶日月也然讀史漢之書而察徐廣裴駰服虔應劭諸家之注釋其閒不得遷固之意者十常四五焉以專門之攻習猶未達古人之精微況泛覽所及愛憎由己耶夫不傳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傳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與愛憎不齊之數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後之知所以難言也人之所以異於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貴者相悅以解也賢者不得達而相與行其志亦將窮而有與樂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於當時亦將歿而俟知己於後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伯牙之所以絕絃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號者也夫鷃鸐啁啾和者多也茅葦黃白靡者衆也鳳高翔於千仞桐孤生於百尋知其寡和無偶而不能曲折以從衆者亦勢也是以君子發憤忘食闇然自修不知老之將至所以求適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無涯之毀譽哉

吳殿麟天子七廟攷（吳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歲貢生舉嘉慶元年孝廉方正有紫石泉山房集）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此虞夏以來之典祀而周人因之左氏謂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故曾子問禮器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七廟惟祭法有廟祧壇墠月祭享嘗禱之分先儒嘗疑其爲衰世之法然其所謂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者未之有攺也至喪服小記乃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康成宗禮緯及韋元成之說謂

王者祖廟一親廟四凡五廟殷增契爲六廟周七廟者有文武二祧也烏呼此言出而千古天子之廟制紊矣小記言禘祭非言立廟而立四廟云者先儒謂有脫簡愚竊意其爲衍文未可援之以爲證也祭法遠廟爲祧祧者處高祖之父若祖也非處文武也周公制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特建文武二廟於東都則文武不祧之制豈必委之六七傳之後王而後定哉顧必待祧廟當遷乃能別爲世室遷而奉之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得減七而五之亦不得增七而九之也康成豈不知文武之廟不名之曰祧而名之曰世室也哉御史大夫貢禹曰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康成從其言故其論宗無常數與劉歆王肅同其意以爲五廟正也宗變也殷之三宗不妨別立廟也然則殷何以六廟周何以七廟哉噫惑矣顧康成之誤釋經者太祖以下之廟數也而後世廟制之失則又在太祖之位不定遂至變亂紛紜而成一代之聚訟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竊意功莫大於創業開國也祖有功者祖是人也繼世之賢纘建功莫克有踰此者故略功而稱德德統功也周之祖文宗武者文受命之王也然始封有邰者稷也故尊稷爲太祖此周所以有二祖而不可爲後王之常制也後之君天下者或奮起草萊或業由纂竊然其巍然開一代王業之功則一也雖世世祖之以擬周之文王可也漢以高帝爲祖善矣唐之獻懿宋之僖順翼宣何爲乎追而上之唐之元元皇帝宋之聖祖更何爲乎推其意蓋欲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遂茫昧至斯極也今必謂后稷之功德不可擬則爲人子孫未有肯斥其祖之功德不逮人者告之曰周之祖后稷者非必以其德爲聖人功及萬世也以其爲始封胙土之君澤流數十傳而得以有天下也禮所謂祖有功者蓋如此此卽別子爲祖之義也卽公子之子孫爲國君世世祖是人之義也唐宋之臣苟以此義陳之君以義當祧之祖吾知英明之主必翻然革慮欣然悅從而一代宗廟之禮正矣唐祖神堯可也景帝始封唐公以景帝爲太祖亦可也景帝而上皆親盡當祧也宋祖藝祖可也藝祖而上亦皆親盡當祧也太祖之位定則七廟之制定而羣臣紛紛之議胥可寢矣

周星叔趙孝成王論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己巳進士官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衆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爲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謝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閒違衆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爲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爲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爲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斷韓趙爲一以當秦爲韓亦爲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趣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

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將北窺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爲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利王禍上黨非上黨之爲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爲難者非秦鬪則孱之首也今人不幸鄰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當鬪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胥虎之入誠毋攖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學子瞻志林）

梅伯言刑論（梅曾亮字伯言江南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有柏梘山房集）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無弊者也法之簡者其弊擾法之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而守之不敢稍變通其法以得罪於天下後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殺人不忌爲賊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後世近古者莫如漢亦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皆法之整齊簡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殺人之情事萬有不齊而一切之法不足以悉其變也然甯從其略者以爲法貴易知而難犯決一人之死而可使千萬人之不敢入於死則易知而難犯之故也而後人曰是其法猶未詳於是同一殺也而有謀殺故殺鬬殺誤殺有戲殺有過失殺有下手加功之殺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實有不入情實者有立決有緩決又有緩決數次而從末減者蓋一死罪之成其文書之反覆詰難積盈尺之紙而不足也而後得由州縣以上於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猶或不至於死噫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難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變之則受不仁之名而得罪於天下後世雖心知其非曰姑從衆從衆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議法者曰有濫生者即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執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猶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與吾殺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於天下烏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且益民殺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殺人者民驚相告矣某殺人者死某殺人者不死民亦驚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曰鬬殺曰誤殺曰戲殺曰過失殺則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殺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別也而惟見殺人者有時而不死也夫使殺人者畢出於死之一途以懾其勃然不可遏之氣猶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於可生可死而先快心一挺刃之下亦何憚而不洶洶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無有繼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則繼死者將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誘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殺者之死也而并益殺人者之死烏呼計較於一罪之輕重而鹵莽於千萬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勢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長吏始不得以誤殺人固也長吏之不得以誤殺人也而其弊則使平民皆可以故殺人天下之爲長吏者少而爲平民者多則法之生人者少而殺人者多（梅氏文最能窮盡筆勢之妙警控縱送無不如志此殆諸家所無）

梅伯言臣事論

天下之患非事勢盤根錯節之爲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爲患也非財力不足之爲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爲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貴於農工商賈也較然明矣使農工商賈皆汲汲然有爲士之心則方其爲農也田萊必不能闢其爲工也藝事必不能精其爲商賈也有無必不能遷然天下之民卒自樂其農工商賈之業而以士爲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試場屋之苦有文字聲病之學違其程度則又有褫奪扑責之刑以隨其後凡士之所深憂以爲大辱者民皆脫然而無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萬不可以嘗試者故甘心絕意樂其業而不遷今之爲仕者則不然無愚知賢不肖也而皆有必爲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遷除或以年計或以十數年計非可朝拜官而夕遷擢也然其身靡於此而其心去此職而上者不可以層累計人有仕宦十年而不遷調者則鄉里笑之而親友爲之減色忘分苟得相師成風夫爵祿者廉恥之藥石也善用之則起不善用之則廢廉恥者聰明之隄防也固其防則盈而潰其防則竭聰明竭矣雖勉强爲作施令布政與吾民相酬對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爲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謂大患雖然是患也不成於賤而成於貴不成於貴賤之懸殊而成於治貴賤之不公大臣者將帥也屬吏者士卒也大軍之沮敗非爲將者之獨奔而法之加必自將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請問起居者屬吏也供芻薪米炭者屬吏也加聲色頤指者屬吏也聽參覈遷調者又屬吏也有罪則曰是屬吏所承辦也承審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則曰是大臣也不可與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級或罰俸不旋踵而復其故其罪同而位卑者則一蹶不可復振用法如此固賤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隱忍以爲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職有不能盡者矣則宜其以位爲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善爲治者所慎重而專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統責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於小吏其大小之罪均法必自貴者始蓋任重而責之者厚厚不爲刻也任輕而責之者薄薄不爲私也夫如是貴者難其事而不敢有以位爲樂之心賤者量其力而無皇皇於冒進之意樂其職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傳不云乎厚味實腊毒高位實疾顚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憂患遞相增也以至於卿相惟庶人則無憂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貴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無考試場屋之苦文字聲病之學褫奪扑責之刑而又無農工商賈之瘁以獲高世之名則天下有一不爲士者其心必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則非所以貴賢賤不肖之心且無以磨厲人於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貴賤非如古之世其貴賤也以爲不賢乎則固有時而爲公卿大夫矣以爲賢乎則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棄賤就貴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雖賁育之勇不能抑之聖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數與貴賤參之而聽人能不能者之自處政之失也則專其利於所貴而專其害於所賤夫避賤而趨貴罪之可也然使卑賤之憂患甚於貴富人孰不避憂而趨樂是人臣之利非國家之利也然有公忠體國之大臣則亦不利乎此矣

梅伯言鼂錯論

鼂錯以術數授景帝景帝悅之用其計削七國七國反景帝乃誅錯君子曰術不可不慎哉以盜之術授人而保其不我盜且曰是必不疑我爲盜雖至愚者不出此錯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計然之術教句踐滅吳曰越王爲人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乃扁舟逃於五湖始皇用尉繚之計亡六國尉繚曰秦王居約易爲人下得志亦輕食人遂逃去方其說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肺肝相結如左右手而二子獨汲汲不可終日豈好爲過計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術而不怍其能行吾術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術故先有棄富貴之志而成功名彼鼂錯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貴幸無比者入一人之言衣朝衣斬東市目不得反顧足不得旋踵雖商鞅韓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錯教之也錯之術盜術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盜哉或曰帝之削七國也志甚壯反書聞乃惶遽自誅其大臣且吳王白首舉事不因一錯而解兵豈帝而不知此曰帝詔諸將以深入多殺爲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赦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腰斬帝之志苟得亡吳不憚以國爲功豈冀幸於兵之一解而息事哉然則其誅錯者何曰兵之徵權也夫亂臣賊子之首事必以名劫其衆故王敦以周顗戴淵蘇峻以庾亮李懷光以盧杞而七國則以鼂錯晉不去周顗戴淵庾亮而王敦蘇峻之禍成漢與唐去盧杞鼂錯而懷光七國之勢挫雖勝敗之數不全出於此然彼所恃以爲名者吾舉而空之亦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鄧公見景帝言誅錯是爲七國報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嗚呼帝特以錯爲餌敵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審如是則七國不反錯固可免於禍乎曰不然臨江王適長太子也栗姬廢而臨江王死於吏亞夫功臣也七國平而亞夫死於吏錯之親不及臨江王而勳舊又非亞夫比也然則始所以用錯者何曰削七國者帝之素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錯以爲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擇術者亦擇其可以授人者而自處哉

龔定盦論私

龔自珍字璱人浙江仁和人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盦文集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贏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涼風冬有燠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閒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予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

為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為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為墨墨不為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議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猩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藏房帷之設枕席之匿幀柩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尚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讌遊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曰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覿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覿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周自庵云文雖不甚純正而橫恣透快足以攝鬼魅之魄而讋訐囂之奸

朱伯韓辨學中朱琦字濂甫號伯韓廣西桂林人道光乙未進士由給事中擢道員候補浙江瑀雞有怡志堂集

或曰子之言學而惡夫近利似矣其曰學不病其雜者得毋惑於卑近之說而不繇其兢乎曰非謂是也夫雜者乃所以為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傳曰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公焉而求衆善者也今夫京師衣冠之所會也中國政教之所出也遠方百賈之所觀赴也天下輻輳而至者有二塗焉一自東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塗雖以萬里之遠山砠水涯車轝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師也出於東與出於西無以異也此不待智者而決也今使東道者必與西道者爭曰彼所由之塗非也西者亦復之曰彼所由之塗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猶京師也學者所從入之塗或義理或考訂猶塗有東西之分其可以適於京師一也今之人不知從入之有殊塗也執其所先入者而爭之是東西交鬨之類也且今之爭者吾異焉彼義理考訂猶其顯殊者也程朱陸王同一義理同師孔孟奚不相悅如是為朱之徒者未必能首讀陸之書也而日與陸之徒爭為陸之徒者未必歙己讀朱之書也而日與朱之徒爭夫不考其實但惡其異己而與之爭使他塗者得以抵巇非第交鬨之為患也又如遠適者未涉其塗但執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經某山某水其間形狀險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況京都宮闕之壯百官之富觀所繪之圖而遙揣焉其庸有當乎古人有言義雖相反猶並置之黨同門妒道真最學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異者觀之不獨傳記殊也即書有伏生歐陽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詩則齊魯韓毛鄭皆各為說而唐宋以後之箋注者悉數不能終也自其同者觀之則義理考訂即識大識小之謂程朱陸王與分道接軫而至都邑者何異哉朱子亦言某與彼常集其長非判然立異者也是故善學者不獨陸王可合漢宋可合即世所謂旁徑曲說如申商老莊之說其書多傳古初遺制聖人復起必不盡取其籍而廢之也故曰無病其雜也然則學將

安從曰予固已言之矣以聖人之道爲歸而已然此又非始學所能知也此又向者塗人交鬨者之所笑也

曾滌生原才

曾國藩號滌生湘鄉人道光甲午舉人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毅勇侯謚文正有曾文正公全集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魯通甫秦論

魯一同字通甫江蘇山陽人道光十五年舉人有通甫類稿

秦之得志於天下也我知之矣周室衰王綱廢五霸力征經營天下秦嘗從事其閒矣以穆公之賢百里蹇叔爲之輔由余孟明主其謀西乞白乙效其力然嘗四戰於晉三敗而一勝茅津之役僅霸西戎未嘗逞志東諸侯也康桓以降令狐河曲輔氏麻隧屢挫於晉至十三國之伐遂泯然無聞而山東之國方日從事干戈會盟晉人世爲盟主盛於悼而衰於平楚人繼之共康靈平咆哮中國晉楚告退吳越代興天下諸侯如蓬從風宛轉委靡未有底止秦人拱手事外不發一兵不與一會天下惘然不以爲意後數十年而三家分晉田氏代齊驅除掃滅並爲六國秦人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莫能支鯨吞蛇噬不及百年天下席捲而入於秦矣豈秦衰於前而盛於後與抑諸侯彊於昔而弱於今與推原其故天下諸侯皆好動而秦人能靜動而不已則疲靜而不用故全天下皆疲而秦獨全故秦一動而不可止方晉楚之盛出其獨力足以制秦之死命故以穆康之彊不能踰焦瑕而有尺寸之土者東諸侯未疲秦力未全也二百年來冠帶之國無歲不會無日不爭小國困誅求大國倦摟伐小國困而滅大國倦而分八姓十二國之侯王展轉蹂躪卒至於不可用秦人蓄其百年不試之威以無道行之諸侯相顧錯愕負十倍之彊百萬之衆而不足當秦之一怒今有十人分曹而鬭一人袖手而觀焉及有困敗夷傷則十人必就斃於一人之手而後世之士方咎六國不合力擯秦不知擯亦滅不擯亦滅六國空有彊大之名而不悟其力之

不可用也秦既以力取天下動而不已於是北卻彊胡南取百越力既竭矣山東豪傑待其斃而取之由是論之秦之彊不彊於惠孝之耕戰而彊於哀景之息民秦之亡不亡於二世之荒淫而亡於始皇之雄武曩令始皇守之以靜則秦不可滅令景哀以前日與晉楚驅逐中原則亦斃矣而秦何自大哉嗟乎楚之橫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吳乘之吳之彊也天下莫與抗動而不已而越乘之苻堅伐晉慕容中興隋氏營遼唐宗受命皆好動自疲其力爲人所乘者也有天下國家者愼勿自疲而爲靜者之所乘哉

鄭子尹說士昏禮夫婦之名鄭珍字子尹貴州遵義人道光丁酉舉人儆用知縣有巢經巢文鈔此篇載經說中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强名之匪惟人哂之己必內怍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逆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鴈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逆女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鴈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鴈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卽衽他與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爲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其難則盡人可爲而且不爲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謹嚴醇實能探見聖人正名制禮之精

龍翰臣伊尹五就桀解龍啓瑞字翰臣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江西布政使有經德堂文集

余讀孟子書嘗疑伊尹五就桀之說及觀柳子所爲贊以爲是伊尹之大心乎生民而欲速其功蓋知尹之深者莫柳子若也既思而疑之以爲尹苟如是則無以處湯湯一見尹之賢必舉之爲相而與共天祿位豈肯令其栖栖皇皇爲是席不暇煖者耶尹於桀爲五就於湯必有五去謂湯不知其去邪不足以爲明謂湯爲知其去而不留烏在其爲任賢也然則孟子之說爲果無其事歟曰非也尹之去蓋湯使之爲之而冀桀之終能一用耳一薦之不已而至於再再薦之不已而至於三三薦之不已而至於四五湯於是知命之不可易尹於是知事之不可爲遂決然舍桀就湯而無疑是尹之於湯也未嘗去而其於桀也則疑若五就焉尹之明非不知桀之終不可爲而必往復焉回翔焉若有所戀而不忍去者湯愛桀之深望桀之切以爲一日能聽尹之說而用其身則天下

可不至於亡己亦無樂乎放伐之事湯之心卽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之心而其薦尹於桀者亦文王薦膠鬲於殷之意古聖人忠於所事而不利天下之人才以私己也漢末有荀彧者曹操辟之以比張子房司馬昭壽春之役亦引鍾會爲謀主而寄以腹心之任向使操與昭有湯文之志則當引二子而立於漢魏之朝獻髦之惡不若桀紂操昭之柄重於湯文天下雖危未必無救於敗也惟後人不能心聖人之心以無負其所事爲之佐者亦樂居於俊傑識時務者之名而以尹之去湯就桀爲藉口則安知不以心乎生民欲速其功之說移而用之於其主豈非柳子之言階之厲耶然則孟子何以不言湯使之曰孟子之意將以明尹之自任言湯則尹之自任者不見且於辭亦不應爾也否則伊尹亦管氏之流矣王益吾云用意深折

李佐周六國論李楨號佐周湖南善化人歲貢生有畹蘭齋文集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爲必如是而后秦患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邪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爲秦所爲未可專以罪秦也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溺於攻伐習於詐虞强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鄉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爲秦之所爲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爲秦謀者豈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六國以從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時之富貴倖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於秦意可見也洹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爲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雖欲以散從而就衡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所以狀衰世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尚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日挾强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之卽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俛首聽命謝過不遑迺欲責以長保從親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於欲爲秦之所爲也六國皆欲爲秦之所爲而秦獨爲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嗟夫自春秋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斮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劉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强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毒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爲之也後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爲之圖存也哉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爲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序跋類

陳午亭史蕉飲過江詩集序陳廷敬號說巖山西澤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貞有午亭文編

比在直廬　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爲誰悉以聞維時以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爲　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游絕少以今所僅而知者則翰林史某周某其人也蓋桐埜

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惠然既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惠然既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劘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爲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盛矣乎而終以窘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閒出者也桐埜久在翰林而蕉飲改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爲詩洋洋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而不可以字句盡　上嘗有是言矣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其時名卿賢士賡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兔罝考槃之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音節被之管絃蓋詩之爲教宏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未嘗不在兔罝考槃閒也蕉飲歸而涉遠林探澗谷與野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適其樂而余且歸老於田閒茅簷竹篳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遞爲屬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　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和平爾雅有歐陽氏之遺風史申義江都人字蕉飲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官至給事中有蕪城使滇遍江等集周起渭貴陽人字漁璜康熙三十三年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有桐埜詩集均入國史文苑傳

朱竹垞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泠水莫得其眞而衆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滟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儁秀自好所爲詩文每以眞意取勝無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情性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臻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爲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盎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欿然不足既而曰子曷爲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於地也下則湧而爲濫上則懸而爲沃仄者沈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忽水豈有意爲奇變哉決之不得不趨鼓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遇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鹵則苦甘者爲醴濁者爲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浴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荈別其上下析及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予爲序其有意也夫

朱竹垞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擊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句隊于照碧堂上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

若燕函秦盧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爲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士者又必遊覽四方交友之往來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亹亹不倦至爲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今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不觀夫函乎必先爲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斷至于盧摩鐧矣又置而搖之使其無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橫而搖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朱竹垞王文成公文鈔序

由孔子而前爲之君師者聖人繼起由孔子而後逾千載無有焉豈千載之人無一可入聖人之域者哉則儒者之過也夫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孟氏以爲君子不由至論聖人則以百世之師歸之蓋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其餘爲清爲任爲和道之至者統謂之聖後世儒者之論務求其全世無孔子千載無一聖人焉宜也荀卿揚雄吾無論矣唐之韓愈明聖人之學於舉世不講之時儒者猶訾之不已以爲守道不篤致有大顚往來之書自昔言虛無清淨者宗老氏言神仙者首萇弘而孔子或問以禮或問以樂彼潮州之書果足爲韓子玷與嗚呼大道之不明釋老之言充塞乎天下幸而有講聖賢之學者其門人弟子同異之辨復紛呶不置舉同室之人日事爭鬩我道無全人無惑乎異學之日盛矣文成王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世儒講學率寓之空言先生則見諸行事者也議者或肆詆諆謂近於禪學夫弃去人倫事物之常而謂之學者禪也使禪之學能發於事業又何病乎禪也耶因輯其文之尤者若干篇以示同好

茅鈍叟近思錄集註後序

茅星來號鈍叟浙江歸安人生員有鈍叟文集

近思錄集註既成或疑名物訓詁非是書所重胡考訂援據之不憚煩爲曰此正愚註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而後之言程朱之學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間而不復以通經學古爲事於是彼稍稍知究心學古者輒用是爲詬病以謂道學之說興而經學寖微噫何其言之甚歟夫道者所以爲儒之具也而學也者所以治其具者也故人不學則不知道不知道則不可以爲儒而不通知古今則不可以言學夫經其本也不通經則雖欲博觀今古亦泛濫而無所歸也宋史離而二之過矣伊川分學者爲三曰文章曰訓詁曰儒者夫六經皆文章也其異同疑似爲之博考而詳辨之卽訓詁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非儒者之訓詁乎然則文章也訓詁也而儒之所以爲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間然而伊川且必欲別儒於文章訓詁之外者何也蓋謂求儒者之道於文章訓詁中則可而欲以文章訓詁盡儒者之道則不可其本末先後之閒固有辨也奈之何進訓詁章句之學於儒林而反別道學於儒之外其無識可謂甚也夫道學與政術判爲二事橫渠猶病之況離道學於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蓋嘗竊論之馬鄭賈孔之說經譬則百貨之所聚

也程朱諸先生之說經營則操權度以平百貨之長短輕重者也微權度則貨之長短輕重不見而非百貨所聚則雖有權度亦無所用之矣故愚嘗竊以謂欲求程朱之學者其必自鄭孔諸傳疏始愚故於是編備著漢唐諸家之說以見程朱諸先生學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學者無得以藉口焉

朱梅崖谿音序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甯人乾隆戊辰進士山東夏津縣知縣有梅崖文集

楊林谿水出百丈嶺嶺界於南豐建甯二邑水初出小泉也南迤十里合衆流谿石阸之水始怒轟厖日夜或作霹靂聲人立谿上恆惴慄稍南益夷臨谿居人亦益衆未至楊林數里許水遂無聲然谿道益回多曲里人名之曰巧洋建甯方言呼水曲曰洋楊林在巧洋南二里谿水三面抱村如環爲園世居其地村多楊木故曰楊林而谿上羣山多松櫧雜他果卉彌望鬱然中夜風雨四至水潦聲與羣木聲相亂悲壯激越中雜希微如鐘鼓既闋而奏笙絃絲竹之音時或晨露淅瀝居人未起鑿隕沙頹蕭屑有無緣谿獨遊其音轉靜至於春秋朝夕蟲鳥之號平林幽澗樵採之響里巷謳吟和答舂抶機杼雞犬之鳴吠遠近續斷隨風高下一切可喜可愕之音咸會於谿爲園家谿上授徒谿西之草堂往來谿側輒聞谿音感而寫之於是其詩愈富爲園方壯時以詩名天下嘗遊太學觀京師之鉅麗所涉黃河長江淼漫洶湧駭耳盪心足以震發詩之意氣顧以不得志困而歸年幾五十回翔谿上其識有所樂耶昔之學藝者患志不精乃竄之無人之地以求其所爲寂寞專一者一日得之遂能役物以明其志今谿之幽僻而爲園樂之意豈異此耶余嘗序爲園詩以爲得高岸深谷之理今讀所補琴操古歌益淵邃正變備具至效陶諸什則無懷葛天之遺風猶有存者其更世變深日息其志邁迹於古殆將往而不可知也其涵濡蕭瑟抑亦得於谿之所助者多也昔孔子教人學詩之旨審於興觀羣怨而末不遺夫名物爲園詩益富不自名歸功於谿集既成以是名篇故余得詳其原委云

朱梅崖櫪園詩序

三百篇亡而離騷作傳騷者稱其志潔行廉蟬蛻世之垢濁先後騷之興有伯夷叔齊孫卿子者古賢人也避世疾讒作歌其辭偃蹇寥戾類哀怨者之爲也迄漢之衰士益激亢遠去以郭林宗之高節士猶有鄙之者魏晉之交嵇康阮籍之流皆負儁才輕世肆志余讀康幽憤詩所稱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余獨何爲有志不就者擬刪所稱以下十九字而深悲之以彼負青霞之奇意嬰世網不能自脫雖欲曳尾泥中以全其天豈可得哉陶潛謝靈運皆世公子也或隱以全或仕以禍然夷考其志皆欲違世遠去而有得有不得者讀其詩可知也唐風之盛有劉眘虛者史不著其人與孟浩然王昌齡遊其詩孤迥特絕因其志以考其行殆莊周所謂陸沈者或謂眘虛即迅也迅與元德秀蕭穎士齊名所著六說不傳然至今皆以王佐目之或之說未必然然讀後漢逸民傳梁鴻主者皐伯通又有高恢伯通鴻思恢詩曰感余恢兮爰集茲皐與高音近疑即一人而史兩存之者蓋以恢亦鴻之徒其迹既遠姓名本末荒略泯滅不著于世此所以爲逸民而陸沈者也夫如此人遠世而與汗漫者友其高風峻節激于詩歌往往驚絶讀者慕之雖在百

世而後如觀追逐其人而軼出埃壒之外此夫子所謂可以興者也近世士方熏灼利祿雖在簞食豆羹之細然變節者有之其言委瑣猥俗無足怪者同里李君千人束髮讀書慕梁鴻范丹之爲人少與徐文學荀力爲激亢之行余早聞其名意謂崖岸一切戛然遠去不可得而近者旣而來與余及鸒園爲兄弟交君好古學以余兄弟所爲近古故相追逐不厭爲歌詩閒濤超逸有羈人之遺風君不喜制義以先人蘭亭先生遺命始勉爲之食餼諸生貢入太學親友勸詣京師求仕不應家貧竟日無炊聚徒講誦不輟君嘗乞余爲文學立傳比令夏津來徵詩序蓋近世邢布衣昉徐徵君夜皆以處士工詩施學士閏章王尚書士正亟稱之君雖入太學其高風峻節與二處士無異詩格亦相上下故余類論古羈人以來高節之士綴君書首庶四方讀君詩者想見其爲人云云放澳

書王貢兩龔鮑傳敘而未極其至

羅臺山東莊遺集序

羅有高字臺山江西瑞金人優貢生有尊聞居士集

南郭子基曰我悲人之自喪者我又悲夫悲人者我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是言也予嘗載讀而疑之悲人也悲人之悲也宜無若聖人然聖人日與萬物酬醋往還撫摩噢咻之若慈父兄於子弟渲渲同同以萬物爲體而萬物自莫之及豈不遠哉必也離萬物以自潔寶獨畏羣是不能於物思逃空虛休息而已先自物也何遠之有然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偁不知不慍記偁依乎中庸其意與荷蓧丈人晨門接輿長沮桀溺荷蕢之倫同邪不邪聖門諸賢其文章政事達之天下皆有匡濟斯民之實非虛談者鼓瑟浴沂與轍環天下之指其果同邪不邪而聖人歎之所謂日遠者殆是與去聖久遠微言寂寥千有餘載有志之士抱質而趨各就其所明以自爲方藐然未覩憂樂之原人己通合不貳之故其夢夢於宮室妻妾文藻聲歌醉飽瑣屑之耑者不足言矣君子博觀古今得失之林又頗習聞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之說有動於中薄走匿沈冥不返之徒爲非奮然思建功名於當世所如不偶退無聖人爲之依歸則怵惕煩懣自傷往往不免焉能無令人益思聖人乎哉彭子允初輯東莊陳先生遺集成以授其友羅生有高且曰吾子昔慕先生名惟子能知先生子其敘之予讀其文其詞往往與宋之能者埒其志深而味隱其子基所謂悲人者與悲人之悲者與昔予受業翠庭雷公嘗從問當世豪傑賢人公輒言先生曉世務食貧著書有節概欲見先生上下其議論及予至吳而先生沒已五年矣所欲誦於先生者僅乃發之簡耑也

李祖陶云意旨高邈妙只用一筆寫出亦所謂志深而味隱者也此等文卸出韓昌黎手不過如是吾又惜先生不純用此手筆爲文而必故爲艱苦聱牙之音以駭人目而聱人口夫何爲者

姚姬傳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執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耼論禮之說及老子書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耼之言禮蓋所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生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

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苟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甯儉甯戚下學上達而已庸言之必謹逮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適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書成於晚歲孔子蓋不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聖耳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言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肎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彭解論語者顧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耶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竝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仙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而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爲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爲即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宜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爲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者宋地言老子所生二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

原注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姚姬傳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旣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甯儉甯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卽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窺見於道而不聞中庸之義不知所以裁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詖不偏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姚姬傳禮箋序

有入江海之深廣欲窮探其藏使後之人將無所復得者非至愚之人不爲是心也六經之書其深廣猶江海也自漢以來經賢士鉅儒論其義者爲年千餘爲人數十百其卓然獨著爲百世所宗仰者則有之矣然而後之人猶有能補其闕而糾其失焉非其好與前賢異經之說有不得悉窮古人不能無待於今今人亦不能無待於後世此萬世公理也吾何私於一人哉大丈夫甯犯天下之所不韙而不爲吾心之所不安其治經也亦若是而已矣歙金蘂中修撰自少篤學不倦老始成書其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修撰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擧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眞也豈非通人之用心烈士之明志也哉鼐取其書讀之有竊幸於愚陋夙所持論差相合者有生平所未聞得此而俛首悅懌以爲不可易者亦有尚不敢附者要之修撰爲今儒之魁俊治經之善軌前可以繼古人俯可以待後世則於是書足以信之矣嘉慶三年五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旣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

箸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侍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當乾隆之末和珅秉政自張威福朝士有恥趨其門下以希進用者已可貴矣若夫立論侃然能訟言其失於奏章者錢侍御一人而已　今上既收政柄除慝掃姦屢進疇昔不爲利誘之士而侍御獨不幸前喪不與褒錄豈不哀哉君始以御史奏山東巡撫國泰穢亂　高宗命和珅偕君往治之君在道衣敝和珅持衣請君易君卒辭和珅知不可私干故治獄無敢傾陂得伸國法其後君擢至通政副使督學湖南時和珅已大貴媒孽其短不得乃以湖北鹽政有失鐫君級君旋遭艱歸服終補部曹　高宗知君直更擢爲御史使直軍機處君奏和珅及軍機大臣常不在直之咎有
詔飭責謂君言當和珅益嗛君而　高宗知君賢不可譖則凡軍機勞苦事多以委君君家貧衣裘薄嘗夜入暮出積勞感疾以殞方　天子仁明綱紀稍在大臣雖有所怨惡不能逐去第勞辱之而已而君遭其困顧不獲遷延數寒暑留其身以待公論大明之日俾國得盡其才用士得盡瞻君子之有爲也悲夫悲夫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士立身如君誠不待善詩乃貴然觀其詩亦足以信其人矣余昔聞君喪既作詩哭之今得其集乃復爲序以發余痛云

姚姬傳程綿莊文集序

鼐往昔在京師聞江甯有程綿莊先生今世一學者也乾隆庚戌余來主鍾山書院則綿莊已死求所著書亦不得見今歲楊存齋令君乃持綿莊集見示遂獲卒讀乃究論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歿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真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與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强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孰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修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所遭或幸或不幸也綿莊書中所論周禮爲東周人書及解六宗辨古文尚書之僞皆與鄙說不謀而合若其他如解易詩所論則余未敢以爲是其文辭明辨可喜固亦近世之傑而爲人代作應酬文字則不足存錄後有得綿莊書而觀之必有能取其所當取者嘉慶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姚鼐序

姚姬傳揚雄太元目錄序

揚雄太元漢藝文志以爲十九篇今傳晉范望注本

爲十卷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以擬易六十四卦家有九贊以擬易六爻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爲元測以擬爻傳爲元衝元錯以擬雜卦傳元攡元瑩元棿元圖元告皆以擬易繫辭傳元數以擬說卦傳元文以擬文言傳惟無擬彖者耳自范望分元首冠贊之上分元測附贊之下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昔侯芭張衡之倫推太元比於聖經然世或謂其非聖而作經如吳楚之僭王宋蘇軾尤詆之至謂以艱深文其淺陋竊以爲是二者皆過也蓋謂聖人之道原本盛大以仁義中正順播於萬事惟變所適而物得其理於是作易以教世錯綜萬端經緯人事雖庸愚不肖苟筮之而見所以處事應物者皆合乎聖人之道也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得義爲吉失義爲凶故易者導民於義者也自孔子之時老聃之說興其道以觀乎陰陽運行屈伸循環制爲用舍進退之度因時而爲業若有同於易者然而古之聖人當隆盛治平之世居位則裁成輔相乎天地而維天下萬世之安非第不居盛滿功成身退而已易曰勿憂宜日中是也當否遯之日有濟天下之心有進德修業及時之志又不幸所遭禍亂必不可避則致命遂志非第全身遠害之爲善也故有休否幹蠱者又有過涉滅頂凶无咎者以老子之懦弱謙下而終不涉乎世患視世之騖於功利名譽之徒其賢則多矣及以聖人之道揆之然後知老氏之爲陋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傳誦六藝轉相爲說或得或否暨亂本真其時雜家竝興仁義蒙塞而漢世尤重黃老之書蓋至元成之閒蜀嚴君平以老子爲教揚雄少而學焉故雄嘗美君平之湛冥及自著書覃思竭精貫律厤之數究萬物之情而旨不出乎老氏而已蓋彼不備知聖人之道而以所窺於老氏者爲同乎易於是作太元以擬易而無慙也其晦家上九贊辭曰晦冥冥利於不明之貞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此特老氏之和光同塵於易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之訓不亦遠乎其他蓋多類是夫孔子之道及雄之世幾乎熄矣求於道熄之後得其髣髴而不盡通其旨夫亦時使之然也當時著書與雄先後者莫如劉向向之爲書其精深或不逮雄而平生忠直之節則逾雄矣夫雄非特始學不當於聖人亦以其行不能自副其言是以君子輕之也然而雄爲是書亦可謂好學深思言之近道者矣孔子譏臧文仲不仁不知而文仲卒以立言不朽夫雄蓋亦其倫與范望之注因漢末宋衷吳陸績之解而損益之然而於雄之旨亦未能盡得也又有釋文一卷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其後遞相益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陳振孫云司封郎吳祕有太元音義此其祕之爲與又按太元占法用贊不用家非如易之占兼用彖也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其八十一首乃擬彖傳非擬彖也自司馬光誤謂易有彖元有首政和中有許良肱者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既複而無謂矣後人不悟其失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則其謬益甚矣故悉削去不錄唐王涯有說元五篇別一卷今以附其末

姚姬傳左仲郛浮渡詩序

江水既合彭蠡過九江而下折而少北益漫衍浩汗而其西自壽春合肥以傳淮陰地皆平原曠野與江淮極望無有瑰偉幽邃之奇觀獨吾郡潛霍司空龍

眠浮渡名以其勝名於三楚而浮渡瀕江倚原登陟者無險峻之阻而幽深奥曲覽之不窮是以四方來而往遊者視他山爲尤衆常隱然與人之心相通必有放志形骸之外冥合於萬物者乃能得其意焉今以浮渡之近人而天下往遊者之衆則未知日暮而歷者凡皆能得其意而相遇於眉睫閒耶抑令其意抑遏幽隱榛莽土石之閒寂歷空濛更數千百年直寄焉以有待而後發耶余嘗疑焉以質之仲郛仲郛曰吾固將往遊焉他日當與君俱余曰諾及今年春仲郛爲人所招邀而往不及余迨其歸出詩一編余取觀之則凡山之奇埶異態水石摩蕩煙雲林谷之相變滅悉見於其詩使余恍惚若有遇也蓋仲郛所云得山水之意者非耶昔余嘗與仲郛以事同舟中夜乘流出濡須下江北過鳩茲積虚浮素雲水鬱藹中流有微風擊於波上其聲浪浪磯碕薄涌大魚皆砉然而躍諸客皆歌呼舉酒更醉余乃慨然曰他日從容無事當裹糧出遊北渡河東上泰山觀乎滄海之外循塞上而西歷恆山大行大岳嵩華而臨終南以弔漢唐之故墟然後登峨嵋攬西極浮江而下出三峽濟乎洞庭窺乎廬霍循東海而歸吾志畢矣客有戲余者曰君居里中一出戶輒有難色尚安盡天下之奇乎余笑而不應今浮渡距余家不百里而余未嘗一往誠有如客所譏者嗟乎設余一日而獲攬宇宙之大快平生之志以聞執言者之口舍仲郛吾誰共此哉（前半幅有蒼莽之觀結束亦雋）

姚姬傳讀司馬法六韜

世所有論兵書誠爲周人作者惟孫武子耳而不必爲武自著若其餘皆僞而已任宏以司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權謀班固出之以入禮經太史公數其閎廓深遠則其書可知矣世所傳者泛論用兵之意其辭庸甚不足以言禮經亦不足言權謀也且僅有卷三耳漢藝文志吳起四十八篇在兵權謀尉繚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埶今吳子僅二篇尉繚子二十四篇魏晉以後乃以笳笛爲軍樂彼吳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爲節乎蘇明允言起功過於孫武而著書顧艸略不逮武不悟其書僞也尉繚之書不能論兵形埶反雜商鞅形名之說蓋後人雜取苟以成書而已莊子載女商曰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然則六弢之文必約於詩書禮樂者也劉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於儒家且云惠襄之閒或云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然其爲周史之辭若周任史佚之言無疑也非言兵亦無與於太公也今六韜傲取兵家之說附之太公而彌鄙陋周之權曰鈞不曰斤其於色曰元曰黑曰緇不曰烏晉宋齊梁閒市井乃有烏衣烏帽語耳而今六韜乃曰斤曰烏余嘗謂周秦以降文辭高下差別顯易見世所謂古文尚書者以他書事實證之其僞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論此取其文展讀不終卷而決知非古人所爲矣蓋古書亡失多在漢獻晉惠愍閒而好爲僞者東晉以後人也唐修隋書作藝文志不知古書之逸舉司馬法之類悉載之顏師古注漢書於六韜直以謂卽今書此皆不足以言識至韓退之乃識古書之正僞惜其於此數者未及詳言之也漢書刑法志所載古井田出車之法甚詳其文蓋出於司馬法與包咸注論語辭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備故以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別以三十六井地當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合

之則百井包咸引其辭略故第言成出車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僞者其所見書寡於爲古文尚書者故舉此及他經史明載之司馬法而併遺之

姚姬傳書貨殖傳後

世言司馬子長因己被罪於漢不能自贖發憤而傳貨殖余謂不然蓋子長見其時天子不能以寧靜淡薄先海內無校於物之盈絀而以制度防禮俗之末流乃令其民仿效淫侈去廉恥而逐利資賢士困於窮約素封僭於君長又念里巷之徒逐取十一行至猥賤而鹽鐵酒酤均輸以帝王之富親細民之役爲足羞也故其言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又次教誨之整齊之夫以無欲爲心以禮教爲衛人胡弗寧國奚不富若乃懷貪欲以競黔首恨恨焉思所勝之用刻剝聚斂無益習俗之靡使人徒自患其財懷促促不終日之慮戶士積貯物力凋敝大亂之故由此始也故譏其賤以繩其貴察其俗以見其政觀其靡以知其敝此蓋子長之志也且夫人主之求利者固曷極哉方秦始皇統一區夏鞭箠夷蠻雄略震乎當世及其伺睨牧長寡婦之貲奉匹夫匹婦而如恐失其意促訾毀汁之行士且羞之矧天子之貴乎嗚呼蔽於物者必逆於行其可慨矣夫

鄧湘皋船山遺書目錄序（鄧顯鶴號湘皋湖南新化人嘉慶庚午舉人官教諭有南村草堂集）

右衡陽王先生著書五十二種已見三十八種都三百二十三卷著錄於　四庫者曰周易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尚書稗疏四卷曰詩稗疏四卷考異一卷曰春秋稗疏二卷凡六種存目於　四庫者曰尚書引義六卷曰春秋家說三卷凡二種舊已刊者曰周易大象解一卷曰春秋世論二卷曰四書稗疏一卷考異一卷曰老子衍一卷曰莊子解三十三卷曰楚辭通釋十四卷曰正蒙註四卷曰思問錄二卷曰俟解一卷凡十種外文集詩集詩餘詩話復有數卷皆奇零不成部帙餘俱鈔本其未見者存佚不可知舊刊之本類坊刻且日久漫漶顯鶴病之嘗慨然發憤思購求先生全書精審鋟木嘉惠來學以是强聒於人無應者道光己亥寓長沙時方輯沅湘耆舊集徵求先生遺詩一日先生族裔有居湘潭名世全者介其友歐陽君兆熊訪余於城南旅寓以先生詩集來且具道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於家世全將謀壽諸梨棗余大喜過望次年春遂開雕於長沙以校讎之役屬吾邑人鄒漢勛其後二年次第刊成周易內傳十二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周易外傳七卷書經稗疏四卷尚書引義六卷詩經稗疏五卷考異一卷詩廣傳五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傳博議二卷四書授義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大凡十八種都百五十卷書成以全書目錄寄示顯鶴乃僭書其後曰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遭秦燔滅蕩然無存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私相授受亦互相嫉妒馬鄭諸儒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敝也雜於讖緯墮於支離破碎魏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爲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晞矣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而是非得失未

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羣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爲博甚則剌取先儒剽落踳駁謬悠之論以爲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爲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蔀先生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爲門戶以宋五子爲堂奧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以爲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掃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未由相爲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而世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年而邪說熾其推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咎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世爲明世臣存亡與共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之不可爲乃退而著書竄伏祁永漣邵山中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築觀生居以終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生同里閈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碩北有容城西有盩厔東南則崑山餘姚而亭林先生爲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峯多聞博學志節皎然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在野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 天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竄身猺峒絕迹人間席棘飴荼聲影不出林莽門人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爲之推挽歿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敔始爲之收輯推闡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爲空談蓋經學至 本朝爲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爲新義輒爲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以余所見尤非一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裒輯 國朝經解刻於廣南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顧鶴增輯楚寶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攷焉 氣息醇厚與劉子政戰國策序相近

梅伯言閉園詩序

自督撫至州縣其尊卑闊絕下不能徑達其情於上上不能明示其意於下惟郡守之職當其樞可以通懷慮徵抒德導情至首郡則尤重於他郡而蘇之首郡獄訟徵發期會非止本郡所自具凡轄於江蘇兩布政使者其獄皆上按察使於蘇而委重於首府其民物之浩穰 國家引漕歲數百萬蘇松得三之二富商大賈巧匠蠻夷之市舶周流委輸以一郡轂綰其口冠蓋櫛居不可以武競奉使過客之廚饌車馬舟楫輸轉浮浮日夜行不休濱海之居茭葦魚蛤之利土沃地荒囂勇奪爭屢讞不成其屬縣所自具者繁劇又甲於天下而悉歸其成於守故蘇郡之劇爲天下最非有鄭僑之才冉子之藝未有不張皇補苴志煩而慮亂者也江夏陳芝楣先生以侍從近臣莅政於此適當海運之役及吳淞口徙陽河濬功之時

百政具舉委勞於身而先生從容夷猶治絲不棼邦無曠功吏無留牘譁韋白之遺風修郡治之舊貫忘其身之勞而職之劇也名其園曰閒園先生之言曰治煩者必置心於萬事之外乃可以盡萬務之情此吾園之所以名也諒哉言乎足以爲治本矣於是與鉅儒鴻生游斯園者樂而觴之詩紀其事與游者咸和之其記之者上元梅曾亮也

梅伯言書莊子後

嗚呼莊子之意隱矣夫不知泰山之爲大烏乎以秋毫齊之不知彭祖之爲壽烏乎以殤子齊之齊之者言乎其不齊也不齊而必且齊之其心固無如其不齊何也吾觀周之立說多以王公大人爲之質而折之以匹夫其廣己造大與王斗顏斶之徒無以異特詞不同耳戴晉人之說魏侯瑩是已必推遠之至於無垠而反視魏在若存若亡之閒則其視魏也不已重乎蓋周之爲人於富貴利達之見固未能忘於心而儀秦妾婦之道又所不爲故汪洋自恣務爲伸彼屈此之言以自適其意亦重可悲矣莊子者文之工者也以莊子爲言道術非知莊子者也而世之言莊子者必以道歸之曰莊子者浮屠法之所祖也又曰孔孟之徒也凡宋人之所以爲說悉舉而曲傳之莊子曰如是則理精夫書自六經以外其理之純而無疵者寡矣冒天下之不韙而必快其意之所安立言者固時有是若行不至周孔文不至六經而以中庸自居是選耎不自樹立者之所爲非所謂雄俊之君子也不然則言之純義之精未有如今所謂制義者矣而豈得謂立言乎哉莊周也屈原也司馬遷也皆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皆怨誹之書也然而莊子之怨誹也隱矣

梅伯言書後漢書後

古姦民爲亂者多矣毒官吏迫饑寒挺刃而卒起及名捕嚴急則求黨與索隨和以自救皆事勢之常態要未有無所激發處心積慮立教以惑民者也其有是者蓋起於東漢之末而大盛於魏晉之閒嗚呼教之名民所不易受於長上者也而匹夫能得之於鄉里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今夫民之生也耕而食織而衣貿然相往來不知有士大夫聲名文物之樂又非如富厚有力者有鳴鐘連騎采色視聽之娛若此者枯槁寂滅之士或能堪之而民固不能樂乎此也聖人憂之於是有飲射之典有儺蜡之禮有月吉讀法之令奔走之馳驟之而不憚其勞拙其意以爲吾法之可知者在乎角材能習教訓而消息乎時氣而法之不可知者在使民回易耳目震盪血氣陽遂其鼓舞之情而陰輯其動而思騁之意其教如是而已當漢之盛時凡鄉射大儺都肄鄉會皆太守與縣令親之猶古法也法之廢其東漢之衰乎嗟乎此黃巾米賊之禍所以起而不可禁也夫民所樂趨之事而不爲利導之草野之閒必有因民之欲竊吾意以售其姦者其始特出於私立名字斂財帛賽會徵逐而已而其後遂爲有國者之憂至於爲有國者之憂蓋非獨從而和者不樂也而亦豈倡之者之始願哉然而勢必至乎此者何也吾爲之說以導之吾聚之吾能散之故其權在上民自爲聚者非法之所許也民知意不出於上而恐法及己也鰓鰓然有與上相持之心其勢遂聚而不可復散故曰非民之所能爲也勢也昔子貢觀於蜡以爲一國之人皆若狂夫至於

一國若狂雖後世聚衆之盛無過於此而聖王行之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夫文武所不能者而後人能之必其民皆標枝野鹿如上古之不相往來者而後可也而豈有是理哉嗟乎權出於士而黨錮清流之禍成權出於民而左道亂政之禍烈然則以王者之權而謂教化不易興者則妄矣（王益吾云文特古茂盤鬱至其命意存焉可也）

曾滌生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二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覈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探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据詞章二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据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二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曾滌生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駑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湮沒而無聞及爲　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　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騖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　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閎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筲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如御駑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曾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閎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徽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慚於古而風骨少隤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　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趣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

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齊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
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殫天下之
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
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
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
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
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
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
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
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閒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
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
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
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
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滅書籍漢代諸
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卿
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
子朱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
禮爲兢兢我　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　國史儒林
傳褎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
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
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尚書
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
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　國朝先正遺
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
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
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
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

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
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如葛陸范馬在聖門
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
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
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
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
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
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
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
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
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
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佔畢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
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
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一二有力之口騰播
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
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
利之不遂則徼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
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
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
負怨及孫子若通闤貿易瓌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
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富商大賈黃金百萬公
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
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
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
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絀射策
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
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
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己之不免

爲鄉人一息之戚懼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怍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己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悱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曾滌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幣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而歸諸其孤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廛市巫卜繕橐天鳥蠱蠹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　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愼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傅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槧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茮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茮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爲家傳纍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祏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茮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茮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茮雲異而其博覽而愼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揭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辭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曾滌生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譌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竝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覩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騖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頹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迹永郴衡邵之閒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尚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閟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脣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遯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燬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蔵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麤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曾滌生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　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衎石給事儀吉倣明焦竑獻徵錄爲　國朝徵獻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鄢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獻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造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著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閟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敎起俊彥雲屯煒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

暨我　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沬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洎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　朝　六祖　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　聖祖之教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　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暑不能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臨蒞蠶壇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厤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　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　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　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筴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　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　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　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末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愼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　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曾滌生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纂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畫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有合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勝以理勝者多闡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間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　聖朝康雍

之閒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羣苗所萃蓋亦山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閒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刱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況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搜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尚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愼於擇術之道歟

王定甫王剛節公家傳跋尾（王拯字定甫號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官至通政使有龍壁山房文集）

英吉利重犯定海城亡之日王剛節公錫朋及定海鎭總兵葛公雲飛處州鎭總兵鄭公國鴻同日殉余嘗讀葛公年譜而爲之志今讀上元梅先生爲王公家傳言二公當日事大略同獨葛公年譜言公守曉峯嶺葛公守土城此言公守土城而葛公曉峯余志與梅先生傳皆據兩公家狀以書而有此牴牾何哉考城之陷實自曉峯兩家子弟豈心有惡乎是而故爲舛譌者歟抑皆不親目當日事而傳聞失實歟當二公之殉大臣奏章言葛公死東嶽宮乃據當日諜報所言東嶽宮在土城葛公死實轉戰至竹門山定海縣民徐保求屍以歸其言宜信而諜者第知城危時葛公在東嶽宮則以爲城陷戰亡必死其處耳然則葛公之守土城於此乃益有徵且以定海本鎭兵而當土城之衝於事理亦宜然然此皆不足論論其大者則二公皆非所謂折衝疆場有死難不可奪之節者哉且曉峯之陷徒以未得礮耳持飢疲數千之卒捍懸海之危城當敵大隊譬猶徒手以搏豺虎久必力盡而自斃世豈有咎其爲豺虎所爪噬之一臂指而以爲不力者乎夫何足諱而爲之掩也始定海既復夷艘寄泊海壖夷人登岸雜市賈貿易　欽差大臣裕謙執諜者二人憤剳剝焉而張其皮城門夷人大恨聞人言公力戰時中賊礮傷一足乃陷於賊賊效裕公所爲而糜其屍嗚呼豈不尤慘烈哉三鎭同戰歿而公屍未歸則或此言其可信也司馬遷曰人皆有一死而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彼輕重得矣則或一決而死或葅醢而死等死耳乃吾觀古忠臣烈士當其被禍尤烈則後之人尤感激焉抑獨何歟夫人之心必有所之彼之於利祿名位者日顚倒於膏粱文繡酣豢怡悅人見之者且將厭焉而彼方泰然自以爲得也忠臣烈士崎嶇險難或展轉刀鋸鼎鑊之閒淺夫陋人攢眉蹙額以謂大慼至相悲泣亦安知夫受之者不心甘焉如人奔走於塵暍倏然而乘清風出浮雲以遊乎塏壒之表猶夫利祿名位之徒之泰然方自以爲得耶孔子曰求仁而得仁人能各得其所欲得而又何憾焉公任壽春尤得軍士心壽春天下雄師驍勇善戰公所將數百人至定海

多從戰歿罕生歸者吾故因讀公傳論傳所不及而竝著之以備史官採錄云

方存之歸樵集序（方宗誠字存之安徽桐城人生員官直隸棗強縣知縣有柏堂文集）

際隆盛之時處文物之地席豐厚之勢華衣鮮食以養體使令婢僕以適意絃歌揖讓以習其儀度道古評今以昌其言辭筋骨無所勞心志無所苦嗜好無所拂如此成學宜易矣然而俊才美士往往陷溺其中而不克自振禍患與栽害至傾覆流離險阻艱難之備受阨於人困於天岌岌乎身無所復之口無所控訴父子兄弟凜凜然莫必其命以視向之所處幾若遊萬仞之山而墜於百尺之深淵然古之志士仁人以及文章之士其德業之盛技藝之工反多成立於此時何哉無紛華以眩其目無靡曼以蔽其耳無驕淫詐巧以蕩其心意而又日閱歷乎天道之循環人事之變化物窮則反本動忍久而才智自生也里人張君少習為詩而未成及避亂舒南山中遂專力於詩饑寒勞頓不廢積之至數百篇今年春歸寓桐之西山又作詩二卷曰歸樵集以示余且屬為敘始君居城北有小園饒花木之盛累世積古書至數萬卷畫數百軸多前賢校讎題跋手墨燦然里中知名士時往觀之而君尊人尤好余常招至小園讌飲論詩文甚樂也閒攜酒肴招遊龍眠谷林之間繪圖賦詩優遊不倦今城陷數年不惟君家之園亭書籍俱沒於賊即龍眠谷林亦迥非曩日之舊君之尊人墓草宿矣一切俱歸夢幻獨君之詩益多而日精嗟乎外物不可保而惟得於心者可以歷世變而不磨不於斯可見邪君家既素封今詩日進而窮乃日甚君雖不以此廢業而常有不平之鳴余觀天地之化春夏之交百物蕃庶氣象萬千煥乎若不可遏然此乃元氣之所以散也秋冬之際草木黃落肅殺嚴凝之氣塞乎兩閒對之愁慘生焉而不知此正天之所以斂其元氣元精歸根而復命然則前日之豐亨不足念而今日之窮困固無足憂也君其益養其心而日昌其學焉可矣咸豐丁巳秋九月

方存之龍潭丁氏族譜敘

往者衡陽彭雪琴宮保洎今相國合肥李公俱各以文儒從曾文正公倡率義師繼膺　簡命秉節鉞開府東南芟夷大難立不世之勳及天下既平則又皆以敬宗收族為心捐資修譜俱屬宗誠為攷定譜法宗誠謂二公曰譜以紀實當以近而可信者為宗其得姓受氏之祖以及歷代名人則但攷其淵源而不可以入譜恐其非吾祖而或鄰於誣也二公以為然於是皆斷以始遷之祖為一世祖自是而下支分派別有脊有倫蓋古之君子進則舍身忘家輔世長民而不及其私退則修內政立家法敦宗睦族而不忘其祖其義一也若夫以一人之身而兼修家國之政既致身報君撥亂世而反之正而於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之中仍以尊祖敬宗為懷稽古徵實以立譜法是豈非忠孝兼至仁義俱盡者與合肥丁樂山方伯少以書生懷大節當粵逆之亂淮南北羣寇四起即能立堡捍禦以衛鄉族後從李公贊畫軍事平吳越復率鄉兵數萬人從平捻逆於齊魯燕趙之閒功成解兵歸農將承其先祖之志刱修族譜以治家政適曾文正公總督直隸知其賢奏遣治軍於保定未幾奉　簡命備兵天津天津為夷船輻輳之區中外交涉釁端易起而江浙閩海運艘亦聚集於茲加以連

年水災饑民數十萬環在境內非深識大體仁心爲質而智勇兼資者不足以鎭撫之也公隨李公駐天津任大責重雖欲告歸修政於家時有所不能義有所不可乃令族子功烈竝延六安陳君子勳歸里爲詳稽博訪攷實徵信以成族譜復錄其世系大略函質宗誠嗚呼何其愼也攷丁氏得姓受氏之始本於齊丁公後世多居濟陽元季有避亂遷居無爲者其後世有諱士雲者由無爲之獨山遷合肥之龍潭河遂爲龍潭丁氏之所自始今二百餘年歷十餘世尚未有譜故公承祖父榮祿公之命而刪修之雖淵源濟陽無爲而斷自士雲公爲龍潭丁氏之世祖嗚呼是其用心取義又何與彭公李公如一轍也宗誠以庸才爲末吏公忘貴下交以譜來質且屬爲敘宗誠旣欽公始能奮迹從戎毅然爲天下除大患及今盡瘁事　國又上承祖命爲敬宗收族之謀有合於仁義忠孝之道而其譜以始遷之祖近而可信者爲宗尤有當於古法且可爲天下後世則也於是乎書桐城方宗誠謹撰

張廉卿書元后傳後 張裕釗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丙午舉人官中書有濂亭文集

班氏次元后傳居王莽前著漢之所自亡以尤成帝也烏乎漢外戚之禍由來漸矣於成帝何譏焉自高祖用權謀武力蹈秦項之瑕遂踐天子天下旣定任刀筆之吏爲一切之治不復知治之有本君人者之先自治也是以宮廷之內放無禮度苟任情縱欲而已身沒未幾而呂氏之禍雛焉漢不亡者幸耳自是之後弊制相尋沿習爲故周勃之出郅都之死王信之侯趙綰王臧之廢一自太后主之轅固譏黃老幾不免而田竇之獄雖以天子是魏其不直武安而不能不絀於東宮竇嬰灌夫卒就夷滅孝景用王夫人廢栗太子及武帝而戾園且以反誅衞皇后李夫人出微賤體至尊而莫有非之者乃益任衞青霍去病李廣利之徒北征匈奴西伐大宛窮兵數十年海內彫耗幾且大亂其實皆以女寵耳諸侯王化之外內亂鳥獸行滂與紛出君子有所不忍聞也陵夷至於成帝寵趙氏姊弟以殄其世益尊崇諸舅根據盤互訖爲亂基哀平之世傅氏王氏更迭盛衰壹視母后上下而元后壽考王莽獲助卒傾漢室君若臣邈不與聞乎道而治亡其本禍變之來豈一日之故哉昔者先王知治天下之必以其道也是故謹非幾之戒重冢宰之職立宮府之制嚴內外之治本身以徵之民由家而漸之國於是爲序其父子夫婦長幼尊卑而倫紀正明教化崇禮讓辨等列而禮俗成上下定基扃隆固後世以安漢之興也蕭何曹參之徒實爲相國脩法令愼筦籥因陋就簡而已典禮制度且不能上稽之古況至於端本正表治內及外之道其君未之或聞其下又孰有能知之者乎司馬遷之述漢初也有微詞焉後之人尠足以識之耳其後賈生興於孝文之世請攷正朔易服色分王諸侯王定經制興禮教諭教太子禮貌大臣信可謂卓然者歟然於君人者修己正家之道無一及焉道之不明也久矣吾於是知劉向之盛稱董生非妄也正身以正朝廷之言正誼明道之說孔孟旣沒而程朱未興千餘歲之中孰能與於此哉惜乎武帝之不能用也 論辭足突過姚梅

趙菁衫種蘅山館詩序 趙國華字菁衫直隸豐潤人同治癸亥進士山東候補道

有青草堂三集

蠹皮故研單心焦思世所營競轗軻而不顧兀然居散然游居未嘗不吟游未嘗不瑣瑣然歌自少而壯而老病垂不起而弗之廢口誦斷句以歿此豈有益者哉雖然世之人其冉冉而歿焉者夫何日而不有也而何嘗人之知之也知之矣而何嘗人之思之也知而思思而悲其必非無所操以見於人而能得此於人之心也清苑李先生歿於濟南余友何吟秋哭之哀夫世之人生前苟赫赫未必不得千百人諛頌而一旦而歿則將求一由衷者之涕洟不能可得而先生獨得此於吟秋而吟秋固自重其所施者余知其無濫悲也吟秋語余曰李先生生平爲詩千萬言其孤將以序屬子嗚乎先生之孤余曩與同官嘗因謁先生歲讀先生詩一日余行水亭狹巷閒遇先生湖上歸短笠輕屨婆娑來持余先生素重聽問答且久乃去既余出爲樂安比歸而先生則不可復見矣顧余於濟南數去數至有時未嘗不思先生也今念吟秋言求於先生家曰種蘅山館詩爲校而釐其尤爲一編蓋先生未嘗有言然以余不忘先生以是知先生之意或亦未必不在余也先生復工詞曰紅豆余所梓明湖四客先生者其一然則先生之令人思者又不獨詩與

趙菁衫聽綠山房詩序

巉巖絕壑窈然以深大石如屋古樾高下朽者無伐潭水渟碧細泉蜒蜿或濡漉草中雜花逸條生落自若平亦非陸直亦非徑從日至暮終歲之四時天地閉恆有其地而未有人至而人亦不易焉至且語人以可至而人不必樂乎其至强而一至之而亦無樂乎其久至夫人之生不能無所至者也不至乎此則至乎彼華城雕房肥肉大馬名花官酒高歌靡舞珠繡眯視絲竹塞耳時賓勢客趾舄不絕毀譽盈當途榮辱出頃刻喜怒哀樂一非己有而人顧樂之樂之而豈必乎其至而人顧樂之愈急十其人則十樂之百其人則百樂之而乃有人焉所樂獨有異嘗過余衣垢而中潔貌疎而內恭言山中人則喜余亦至其寓居僻無人室湫若澤草牀一席野石斷玉雜古泉幣枚枚焉枕閒壁則漢武梁石室畫几則唐賈島詩察其言詩意蓋非賈先生不屬也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以詩之道濫主於氣雜力淺觀其所爲趨定而不越所懍奉如嚴師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的必孜孜不輟而後深不其信與況詩之境大有所謂華城雕房巉巖絕壑者而以賈爲宗則尤爲恆情所苦而獨能樂而至而久之豈啻詩之工其懷抱亦軼矣詩曰聽綠山房姓曰翟名曰熙典字曰式文家曰掖縣掖縣之翟世文學而以清業名

吳摯甫寫定今文尚書二十八篇敘 吳汝綸字摯甫安徽桐城人同治乙丑進士官直隸冀州知州

古尚書百篇今存者二十八篇虞夏商周之遺文可見者盡此矣漢時書多十六篇由時師莫能說不傳卒以亡惜哉惜哉古帝王之事與後世同其所爲傳載萬世薄九閡彌厚土不敝壞者非獨道勝亦其文崇奧有以久大之也揚子雲最四代之書以爲渾渾爾噩噩爾灝灝爾彼有以通其故矣由晉宋以來士汨於晚出之僞篇莫復知子雲之所謂獨韓退之氏稱虞夏書亦曰渾渾于商于周獨取其詰屈聱牙者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信哉其徒李漢敘論六藝又曰書禮剔其僞書之僞蓋自此發且必退之與其徒常所講說云爾而漢誦述之不然漢之智殆不及此聖人者道與文故并至下此則偏勝焉少衰焉要皆有孤詣獨到非可放效而襲似之者知言者可望而決耳吾尤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灝灝者詰屈而聱牙者其夔然而莫辨猶若也於是寫其文自典謨迄秦繆頗采文字異者著于篇庶綴學之士有以考求揚韓氏之說而得其意焉嗟乎自古求道者必有賴於文而文章與時升降春秋以還丘明所記管晏老氏所言去尚書抑遠矣秦繆區區起邠荒賓諸夏無可言者獨其文崒然踦千載上視三代殆無愧色吾又以知帝王之文之肸蠁于後人者蓋終古不絕息也

自漢氏言尚書有今文古文其別由伏孔二家二家經皆出壁中皆古文而皆以今文讀之歐陽夏侯受伏氏讀不見其壁中書壁中書本古文以傳朝錯入中祕自是今文始盛行吾疑安國與其徒亦故用今文教授孔氏所由起其家用此二家之異在篇卷多寡耳不在文古今也太史公言尚書滋多自孔氏而劉歆議立逸書譏太常以尚書爲備其時膠東庸生遺學亦以多十六篇與中古文同凡前漢人重孔氏學稱古文逸書皆以此及賈馬鄭之徒出乃始斷斷於古文之二十八篇而廢棄其逸十六篇以無師說絕不講朝錯所受壁中書雖朽折至哀帝時尚在孔氏古文若廢棄逸十六篇不講而止傳伏氏所有二十八篇則與朝錯所受書何以異且又何以大遠乎今文邪今文自前漢時立學官有祿利學者習歐陽夏侯經說之成市而朝錯壁中書僅乃能傳讀而已此同出伏氏一師之所傳盛衰懸絕乃如此其於古文逸書而以不誦絕之誠無足怪若賈馬鄭諸儒者詆歐陽詆夏侯不習博士經不徇祿利背時趨崇古學矣乃亦不誦逸書何歟帝王之文至難得也遭秦焚不盡亡伏氏少失焉而復出於孔子之堂壁可謂至幸是後雖微弱猶尚絲聯繩續彌留四百年而卒廢棄於諸儒崇古學者之手自是以來逸十六篇舍太史公所錄湯誥外無復遺存者矣此可爲深惜者也光緒十三年秋七月桐城吳汝綸記

王鼎丞跋定州牧馬佳君祠碑 王定安號鼎丞湖北東湖人同治壬戌舉人現任安徽鳳潁六泗道有空舲文鈔

余讀張太史馬佳祠碑至與復古樂一事喟然曰禮樂之感人微矣哉當道光末造　國家晏清無事士大夫務爲容悅骩瑣苟且偷婧以圖目前一日之安及大寇既興一夫倡亂海內靡然騷動矣馬佳蓼蓮氏以世胄作牧定州獨能不詭於俗抉奸殖惠孜孜於古循吏之所爲政與廢舉民氣大和迺考聲定律頌容揖讓日與諸生從事於孔子之堂其流風遺韻歷今三四十年定之人思其德弗衰雖至寇盜縱橫兵戈擾攘之際誦詩習禮弦歌不輟秩秩彬彬未嘗以安危易節噫古所謂愛人學道之君子者非耶光緒七年夏四月公子葛民方伯開藩晉陽先是余權陳臬事與署方伯松君峻峯遴員赴齊魯閒訪求樂師不得僅購笙簫琴瑟壎箎柷敔編鐘編磬暨豆登簠簋若干器以歸於是方伯遣人赴定州延樂工崔和睦等選晉中聰俊子弟數十輩習其音越明年二月上丁展祭將事之夕天閭地霿慶雲晻薆星月翳

滈文武庶寮既卽位牲潔醑清果芬黍郁笙鏞閒奏鐘鼓鼉鳴麾導於前鼗播於後籥翟風蹮干戚雲聚歌者中律舞者中節神靈恍惚來享斯祭禮旣成大中丞新鄉衛公甚嘉悅之嗟乎古樂淪亡久矣曲阜孔子故里宗廟在焉而近世無有能習之者定之人乃能存碩果於剝亂之後語云禮失而求諸野不信然歟雖然微馬佳君吾晉人安知古樂之尚有存於今者於是歎公之遺澤及於人者深且遠也

王益吾重刊新安志序代（王先謙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同治乙丑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有葵園文鈔）

新安山郡也其山西北自嶺嶠下而出於休婺之閒者曰率山登高視之黃山齊雲皆出其肘腋下山水東流爲漸江歸震川汊口志序所稱率山之水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錢塘者也其西流者一由祁門達浮梁一由婺源達鄱陽爲廬江水山海經曰三天子鄣在閩西海北亦謂之三天子都浙江廬江皆出焉酈元本之爲水經注準今率山地望適合而郭璞謂三天子都爲歙東玉山則以今績溪大鄣山當之誤也余因思秦於此立鄣郡蓋取義三天子鄣爲最古而自來說地理者云秦以大鄣名郡又非也漢更鄣曰丹陽其所屬黟歙二縣迺得後世新安全地郡孫吳別爲新都郡晉太康中改新安至宋仍其名羅鄂州始爲之志觀其敘述有體徵引賅備多補前史志傳之闕洵考古者不可少之書矣自秦漢迄今郡邑割併不常沿革回惑而吾徽州一府適符宋代新安屬地之數余又性好游覽老耽詞翰念文獻之不可無徵而是書之爲山水增重也爰重刊而序之如此

王益吾柈湖文集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爲文曰柈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刊先謙獲與校讎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干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耑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奮而曾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曦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搦筆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啓導後進其言由 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顧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留意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柈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柈湖水經湘水注所稱同柈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柈湖漁叟云

續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奏議類

孫錫公三習一弊疏 孫嘉淦字錫公山西興縣人康熙癸巳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定

臣一介庸愚學識淺陋荷蒙風紀重任日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慮仰贊高深於萬一而數月以來捧讀上諭仁心仁政愷切周詳凡臣民之心所欲而口不敢言者　皇上之心而已　皇上之心仁孝誠敬加以明恕豈復尚有可議而臣猶欲有言者正於心無不純政無不善之中而有所慮焉故過計而預防之也今夫治亂之循環如陰陽之運行坤陰極盛而陽生乾陽極盛而陰始事當極盛之際必有陰伏之機其機藏於至微人不能覺而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返此其間有三習焉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則臣心服而頌仁政多則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稱聖發一令而四海謳歌在臣民原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故始而匡拂者拒繼而木訥者厭久而頌揚之不工者亦絀矣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智則下愈愚上愈能則下愈畏趨蹌諂脅顧盼而皆然免冠叩首應聲而即是在臣工以為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故始而倨野者斥繼而嚴憚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謂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為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慎辦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為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質之人而不聞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見其所過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為不踰令之所發概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既成乃生一弊何謂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今夫進君子而退小人豈獨三代以上知之哉雖叔季之主臨政願治孰不思用君子且自智之君各賢其臣孰不以為吾所用者必君子而決非小人乃卒於小人進而君子退者無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德者君子之所獨才則小人與君子共之而且勝焉語言奏對君子訥而小人佞諛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則與目習投矣即課事考勞君子孤行其意而恥於言功小人巧於迎合而工於顯勤則與心習又投矣小人挾其所長以善投人君溺於所習而不覺審聽之而其言入耳諦觀之而其貌悅目歷試之而其才稱乎心也於是乎小人不約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夫至於小人合而君子離其患豈可勝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習為之蔽焉治亂之機千古一轍可考而知也我　皇上聖明首出無微不照登庸耆碩賢才彙升豈惟並無此弊亦並未有此習然臣正及其未習也而言之設其習既成則有知之而不敢言抑或言之而不見聽者矣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惟在乎心故臣願言　皇上之心也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惟聖人而後能知過惟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大過且有小過可知也聖人在下過在一身聖人在上過在一世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也文王之民無凍餒而猶視以為如傷惟文王知其傷也文王之易貫天人而猶望道而未見惟文王知其未見也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欲望人之繩愆糾謬而及於所不知難

已故望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危微之辨精而後知執中難允懷保之願宏而後知民隱難周謹幾存誠返之己而真知其不足老安少懷驗之世而實見其未能夫而後歛然不敢以自是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閒夫而後知諫諍切磋者愛我良深而諛悅爲容者愚己而陷之阱也耳目之習除而便辟善柔便佞之態一見而若浼取舍之極定而嗜好宴安功利之說無緣以相投夫而後治臻於郅隆化成於久道也不然而自是之根不拔則雖歛心爲慎慎之久而覺其無過則謂可以少寬勵志爲勤勤之久而覺其有功則謂可以稍慰夫賢良輔弼海宇昇平人君之心稍慰而欲少自寬似亦無害於天下而不知此念一轉則嗜好宴安功利之說漸入耳而不煩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視而不見其可憎久而習焉忽不自知而爲其所中則黑白可以轉色而東西可以易位所謂機伏於至微而勢成於不可返者此之謂也是豈可不慎戒而預防之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德日新萬邦爲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大學言見賢而不能舉見不賢而不能退至於好惡拂人之性而推所由失皆因於驕泰滿與驕泰者自是之謂也由此觀之治亂之機轉於君子小人之進退進退之機握於人君一心之敬肆能知非則心不期敬而自敬不見過則心不期肆而自肆敬者君子之招而治之本肆者小人之媒而亂之階也然則沿流溯源約言蔽義惟望我　皇上時時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而天德王道舉不外於此矣語曰狂夫之言而聖人擇焉臣幸生　聖世昌言不諱故敢竭其狂瞽伏惟　皇上包容而垂察焉則天下幸甚此疏乾隆元年上曾文正公嘯原堂論文云乾隆初鄂張兩相國當國蔡文勤輔翼　聖德　高宗聰明天亶如旭日初升四海清明每　詔諭頒示中外識者以比之典謨誓誥獨孫文定公以不自是匡爲　聖德可謂憂盛危明以道事君者矣　純廟御宇六十年盛德大業始終不懈未必非此疏裨助高深厥後嘉慶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鈔此疏進呈至道光三十年　文宗登極壽陽相國祁寯藻亦鈔此疏進呈余在京時聞諸士友多稱此疏爲本朝奏議第一余以其文氣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年細加紬繹其所云三習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覺而所云自是之根不拔黑白可以轉色東西可以易位亦非絕大智慧猛加省惕者不能道余與沅弟忝竊高位多聞諛言所謂三大習者余自反實所難免沅弟屬官較少此習較淺然亦不可不預爲之防吾昆弟各錄一通於座右亦小宛詩人遹征之道也

曾滌生遵議大禮摺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奏爲遵　旨敬謹詳議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大行皇帝硃諭遺命四條內無庸　郊配　廟祔二條令臣工詳議具奏臣等謹於二十七日集議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鑠　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論也臣國藩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　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　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　聖主之博采竊以爲　遺命無庸　廟祔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　郊配一條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所謂無庸　廟祔一條萬難遵從者何也古者祧廟之說乃爲七廟親盡言之閒有親盡而仍不祧者則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廟之數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於　皇上爲　禰廟本非七廟親盡可比而論　功德之彌綸又當與　列祖　列宗同爲百世不祧之室豈其弓劍未忘而烝嘗遽別且諸侯大夫尚有廟祭況以　天子之尊敢廢　升祔之典此其萬難遵從者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從者二何也古聖制禮亦本事實之既至而

情文因之而生 大行皇帝仁愛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災立頒帑項年年賑貸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無一日之暇逸無須臾之不敬純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實而欲辭 升配之文則普天臣民之心終覺不安此其不敢從者一也歷考 列聖升配惟 世祖章皇帝係由御史周季琬奏請外此皆繼統之 聖人特旨舉行良由上孚 昊眷下愜民情毫無疑義也行之既久遂爲成例如 大行皇帝德盛化神郎使無例可循臣下猶應奏請況乎成憲昭昭曷敢踰越傳曰君行意臣行制在 大行皇帝自懷謙讓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國家之舊制此其不敢從者二也所謂無庸 郊配一條有不敢違者三何也壇壝規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繕修一甎一石皆考律呂之正義按九五之陽數增之不能改之不可 七廟配位各設青幄當初幄制闊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則每幄之內僅容豆籩七幄之外幾乏餘地我 大行皇帝慮及億萬年後或議增廣乎壇壝或議裁狹乎幄製故定爲限制以 身作則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論者或謂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暫爲目前之計不必久遠之圖豈知人異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萬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經此次 硃諭之嚴切盈廷之集議尚不肯裁決遵行則後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韙乎將來必至修改基址輕變舊章此其不敢違者一也古來祀典興廢不常或無其祭而舉之或有其禮而罷之史冊所書不一而足唐垂拱年閒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後開元十一年從張說議罷太宗高宗配位宋景祐年閒郊祀以藝祖太宗真宗並配後嘉祐七年從楊畋議罷太宗真宗配位我 朝順治十七年合祀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於 大享殿奉太祖 太宗以配厥後亦罷其禮祀典改議乃古今所常有我 大行皇帝慮億萬年後愚儒無知或有援唐宋罷祀之例妄行陳奏者不可不預爲之防故 硃諭有曰非天子不議禮以爲一經斷定則巍然七幄與 天長存後世增配之議尚且不許罷祀之議更何自而興所以禁後世者愈嚴則所以尊 列祖者愈久此其計慮之周非三代制禮之聖人而能如是乎 大行皇帝以制禮之聖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尋常之識淺爲窺測有尊崇之虛文無謀事之遠慮此其不敢違者二也我 朝以孝治天下而 遺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 孝莊文皇后遺命云願於遵化州孝陵近地擇吉安厝當時臣工皆謂遵化去 太宗昭陵千有餘里不合祔葬之例我 聖祖仁皇帝不敢違 遺命而又不敢違成例故於孝陵旁近建 暫安奉殿三十餘年未敢竟安 地宮至雍正初始敬謹藏事嘉慶四年 高宗純皇帝遺命云廟號無庸稱祖我仁宗睿皇帝謹遵 遺命故雖乾隆中之豐功大烈而 廟號未得 祖稱載在會典先後同揆矣此次 大行皇帝遺命惟第一條森嚴可畏若不遵行則與我 朝家法不符且 硃諭反覆申明無非自處於卑屈而處 列祖於崇高此乃大孝大讓亙古之盛德也與其以尊崇之微忱屬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歸之君父此其不敢違者三也臣竊計 皇上仁孝之心兩者均有所歉

然不奉　升配僅有典禮未備之歉遽奉　升配既有違　命之歉又有將來之慮是多一歉也一經大智之權衡無難立判乎輕重　聖父制禮而　聖子行之必有默契於精微不待臣僚擬議而後定者臣職在秩宗誠恐不詳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時上顧　成命下顧萬世或者怵然難安則禮臣無所辭其咎是以專摺具奏干瀆　宸嚴不勝惶悚戰慄之至謹　奏

曾滌生應詔陳言摺　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

奏爲應　詔陳言事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諭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仰見聖德謙沖孜孜求治臣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論獨至我　朝則凡百庶政皆已著有　成憲既備既詳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端賴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請爲我　皇上陳之所謂轉移之道何也我朝　列聖爲政大抵因時俗之過而矯之使就於中順治之時瘡痍初復民志未定故　聖祖繼之以寬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嚴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騖高遠故　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誇之習一時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爲者漸覺其少大率以畏葸爲愼以柔靡爲恭以臣觀之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　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爲將來一有艱鉅　國家必有乏才之患我　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頹風去年京察人員數月之內擢臬司者二人擢藩司者一人蓋亦欲破格超遷整頓積弱之習也無如風會所趨勢難驟變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轉不足以收實效臣愚以爲欲使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之從事於學術漢臣諸葛亮曰才須學學須識蓋至論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學又必自我　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　聖祖仁皇帝登極之後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　萬壽聖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　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　聖祖教諭而成就之今　皇上春秋鼎盛正與　聖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俟二十七月後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嚮風　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勗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勗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　一人典學於宮中羣英鼓舞於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張僨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所謂培養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

具論其已登仕版者如內閣六部翰林院最爲薈萃
之地將來內而卿相外而督撫大約不出此八衙門
此八衙門者人才數千我 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
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於堂官所謂培養者約有數
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之於司員一
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
之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
驥短氣此甄別之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
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之成案也雍正年閒甘汝
來以主事而賞人參放知府嘉慶年閒黃鉞以主事
而充翰林入 南齋此超擢之成案也蓋嘗論之人
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耘耔也甄別則去
其稂莠也保舉則猶灌溉也 皇上超擢譬之甘雨
時降苗勃然興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農夫日日田
閒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門堂官多 內廷行走
之員或累月不克到署與司員恆不相習自掌印主
稿數人而外大半不能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
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
別之例亦廢近奉 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而不及
京秩培養之道不尚有未盡者哉自頃歲以來六部
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或終身不得主稿內
閣翰林院員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
遷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 內廷終
歲不獲一見如吏部六堂 內廷四人禮部六堂
內廷四人戶部六堂皆置 內廷翰林兩掌院皆置
內廷在諸臣隨侍 御園本難分身入署而又或
兼攝兩部或管理數處爲司員者畫稿則匆匆一面
白事則寥寥數語縱使才德俱優曾不能邀堂官之

一顧又焉能達 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
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之愚見欲請 皇
上稍爲酌量每部須有三四堂不入直 內廷者令
其日日到署以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
直 內廷者令其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
心術長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
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之優劣粲然畢呈
即長官之淺深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
才同往來於 聖主之胸中彼司員者但令姓名達
於 九重不必升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矣然後保
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乎舊章 皇上偶有超
擢則楩柟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蓋培養之方其
略如此所謂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並
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 旨本無才
猷之可見則莫若於言考之而 召對陳言 天威
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矣 國
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
責各省道員不許專摺謝 恩而許專摺言事乃十
餘年閒九卿無一人陳時政之得失司道無一摺言
地方之利病相率緘默一時之風氣有不解其所以
然者科道閒有奏疏而從無一言及 主德之隆替
無一摺彈大臣之過失豈君爲堯舜之君臣皆稷契
之臣乎一時之風氣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
本朝以來臣言 主德者孫嘉淦以自是規 高宗
袁銑以寡慾規 大行皇帝皆蒙 優旨嘉納至今
傳爲美談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參劾魏裔介彭鵬
參劾李光地厥後四人皆爲名臣亦至今傳爲美談
自古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今 皇上御極

之初又　特詔求言而　褒答倭仁之論臣讀之至
於抃舞感泣此誠太平之象然臣猶有過慮者誠見
我　皇上求言甚切恐諸臣紛紛入奏或者條陳庶
政頗多雷同之語不免久而生厭彈劾大臣懼長攻
訐之風又不免久而生厭臣之愚見願　皇上堅持
聖意借奏摺爲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
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
而已此外則但見其有益初不見其有損人情狃於
故常大抵多所顧忌如　主德之隆替大臣之過失
非　皇上再三誘之使言誰肯輕冒不韙如藩臬之
奏事道員之具摺雖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
三迫之使言又誰肯立異以犯督撫之怒哉臣亦知
內外大小羣言竝進卽浮僞之人不能不雜出其中
然無本之言其術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試　朗鑑
高懸豈能終遁方今考九卿之賢否但憑　召見之
應對考科道之賢否但憑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賢
否但憑督撫之考語若使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
更爲核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
爲用竝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議禮一疏荷蒙　皇
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慚識見淺薄無補萬
一伏求　皇上憐其愚誠俯賜　訓示幸甚謹　奏

曾滌生敬陳　聖德三端預防流弊摺（咸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奏爲敬陳　聖德仰贊　高深事臣聞美德所在常
有一近似者爲之淆辨之不早則流弊不可勝防故
孔門之告六言必嚴去其六弊臣竊觀　皇上生安
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
可不預防其漸請爲我　皇上陳之臣每於祭祀侍
儀之頃仰瞻　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莅
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
弊爲瑣碎是不可不預防人臣事君禮儀固貴周詳
然苟非朝祭大典難保一無疏失自去歲以來步趨
失檢廣林以小節被參道旁叩頭福濟麟魁以小節
被參內廷接　駕明訓以微儀獲咎都統暫署惠豐
以微儀獲咎在　皇上僅予譴罰初無苛責之意特
恐臣下誤會風旨或謹於小而反忽於大且有謹其
所不必謹者行禮有儀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來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爲行禮禮節朔望常服既經臣
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爲貂褂　御門常服挂珠既
經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爲補褂以此等爲尊
君皆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
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謂國家之大計果安在
哉卽如廣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審度
地利又其次在慎重軍需今發往廣西人員不爲不
多而位置之際未盡妥善姚瑩年近七十曾立勳名
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參贊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則
不能收其全力嚴正基辦理糧臺而位卑則難資彈
壓權分則易致牽掣夫知之而不用與不知同用之
而不盡與不用同諸將既多亦宜分爲三路各有專
責中路專辦武宣大股西路分辦泗鎮南太東路分
辦七府一州至於地利之說則　欽差大臣宜駐劄
橫州乃可以策應三路糧臺宜專設梧州銀米由湖
南往者暫屯桂林以次而輸於梧由廣東往者暫屯
肇慶以次而輸於梧則四方便於支應而寇盜不能
劫掠今軍興一載外間既未呈進地圖規畫全勢而
內府有康熙輿圖乾隆輿圖亦未聞樞臣請出與
皇上熟視審計至於軍需之說則捐輸之局萬不

可開於兩粵捐生皆從軍之人捐貲皆借湊之項展
轉挪移仍於糧臺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廣西而言今
日之大計也即使廣西無事而凡爲臣子者亦皆宜
留心人材亦皆宜講求地利亦皆宜籌畫　國計圖
其遠大即不妨略其細微漢之陳平高祖不問以決
獄唐之房杜太宗惟責以求賢誠使我　皇上豁達
遠觀罔苛細節則爲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謹自恃
不敢以尋行數墨自取竭蹶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
宏濟於艱難者臣所謂防瑣碎之風其道如此又聞
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游藝之末亦法前賢此
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
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
其歸宿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間有特被　獎
許者　手詔以褒倭仁未幾而疏之萬里之外　優
旨以答蘇廷魁未幾而斥爲亂道之流是鮮察言之
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
專尚浮華小楷則工益求工試律則巧益求巧翰詹
最優之途莫如　兩書房行走而保薦之時但求工
於小楷者閣部最優之途莫如軍機處行走而保送
之時但取工於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
亦但論小楷試律而不復計文義之淺深故臣常謂
欲人才振興必使士大夫考古來之成敗討　國朝
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試律工巧之風乃可以崇實而
黜浮去歲奏開日講意以人臣陳說古今於黼座之
前必不敢不研求實學蓋爲此也今　皇上於軍務
倥傯之際仍舉斯典正與康熙年三藩時相同然非
從容　召見令其反覆辨說恐亦徒飾虛文而無以
考核人才目前之時務雖不可妄議　本朝之成憲
獨不可稱述乎　皇上於外官來京屢次　召見詳
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異日之督撫司道也甫脫乎
小楷試律之閒即與以兵刑錢穀之任又豈可但觀
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乎前
者臣工奏請刊布　御製詩文集業蒙　允許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聖壽已二十有六　列聖
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後　皇上春秋鼎
盛若稍遲數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聖度之謙沖
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尚虛文之意風聲所被
必有樸學興起爲　國家任棟梁之重臣所謂杜文
飾之風其道如此臣又聞　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
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
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恒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以
不防去歲求言之　詔本以用人與行政并舉乃近
來兩次　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　皇上
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
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
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　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
聽之所寄也　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
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爲當然後爲　國人皆曰賢
黜陟者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與普天下
人共之　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
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
人情不甚相遠大率戇直者少緘默者多　皇上再
三誘之使言尚且顧忌濡忍不敢輕發苟見　皇上
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　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
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

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
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
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
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輭
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
鋒鋩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其剛氣一旦有事則
滿廷皆疲苶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賽尚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
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
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
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
於俄頃　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
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遽平而　皇
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人
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昔禹戒
舜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
亂舜與成王何至如此誠恐一念自矜則直言日覺
其可憎佞諛日覺其可親流弊將靡所底止臣之過
慮實類乎此此二者辨之於早祇在幾微之間若待
其弊既成而後挽之則難爲力矣臣謬玷卿陪幸逢
聖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萬一雖言之無
當然不敢激切以沽直聲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悅伏
惟　聖慈垂鑒謹　奏

曾滌生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摺（咸豐九年正月十一日）

奏爲巡撫銜浙江藩司李續賓死事甚烈功績最多
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於上年十月聞皖北三河
鎮官軍失利比念李續賓剛烈性成必已見危致命
惟相距過遠未悉其死事情形茲據其胞弟李續宜
稟稱李續賓自攻克潛太舒桐四縣後遵　旨進攻
廬州因三河鎮爲舒廬衝要賊築僞城一座堅壘九
座九月二十八日進紮三河十月初二日親攻九壘
下之適粵逆陳玉成率大股賊自六合廬江來援捻
逆張樂行率大股賊自廬州來援衆十餘萬晝夜兼
程直趨金牛鎮連營數十里鈔大軍後路李續賓所
部除留防九江及舒桐外隨征不過五千餘人又攻
壘血戰銳卒損傷過多遂飛調防兵策應未及至而
賊已來逼初十日派隊迎擊金牛鎮戰樊家渡已獲
全勝忽左路出賊數萬乘霧來鈔我軍迴戈返鬬前
後受敵參將彭友勝游擊胡廷槐饒萬福等力戰死
之餘皆截阻不能歸營李續賓自領親兵救應而僞
城之賊復出與援賊相合我軍四面被圍初更時最
後兩營李續燾彭祥瑞越壘衝出於是賊踞其壘斷
我軍去路或勸以突圍退保無難再振李續賓曰某
在軍前後數百戰每出隊卽不望生還今日固必死
此有不願從死者請各爲計各員弁皆跪泣曰某等
願從公以死報　國不願去李續賓具衣冠望　闕
叩首二鼓向盡怒馬直出赴悍賊林立處死之臣胞
弟曾國華及何忠駿何裕王揆一李續藝吳立燮
斛源等皆死之而副將李存漢道員孫守信運同丁
銳義等猶督守孤壘以俟桐城援兵至十二日亥刻
子藥水米俱盡孫守信等死之十九日賊攻桐城李
存漢趙支財謝嗣湘李景均等死之桐城復陷凡湘
軍員弁兵役隨李續賓死者近六千人十一月三河
附近紳民從賊中覓得李續賓尸骸潛送霍山迎至
黃州卽將返葬湘鄉各等情稟報到臣伏查李續賓
戰績自咸豐二年赴援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永興有

江西湖南奏報四五兩年攻克岳州武漢廣信等處有臣國藩奏報六七八等年攻克武漢九江皖北各處有官文胡林翼等奏報各在案此次死事之烈官文等必詳奏請　卹惟臣與李續賓從事較久相知頗深有不得不瀆陳於　聖主之前者李續賓初援江西為謝夢草營中幫辦嗣隨羅澤南征勦各處循循弟子退然若無所知不自表異人亦未有以異之逮岳州大橋之戰塔齊布獨稱湘勇白旗為無敵賊亦深畏白旗白旗者李續賓所部右營也既而田家鎮之役以少勝衆九江之敗士卒多逃散獨右營勇丁依依不去然後衆稱其賢得士心矣猶復粥粥無能轉戰江西岳鄂之閒經過州縣不見一客稠人廣坐不發一語自楚軍之興人人皆以節烈相高或涅臂自盟或歃血共誓慷慨陳詞預相要約李續賓獨默然深藏初不預作激烈自許之言然忠果之色見於眉閒遠近上下皆有以信其大節之不苟臣所立湘勇營制編隊立哨略仿古法計事授糈皆有定程行之既久各營時有變更惟李續賓守法五年始終不變嘗謂臣曰立法者但求大段妥善行法者當於小處彌縫臣初定湘營餉項稍示優裕原冀月有贏餘以養將領之廉而作軍士之氣李續賓統營既多歷年已久節省贏餘及廉俸至數萬金不寄家以自肥概留備軍中非常之需咸豐六年冬曾寄銀五千兩於南昌濟臣糧臺之急七年冬又寄銀萬兩至吉安濟臣弟曾國荃一軍又寄二千兩至貴溪濟李元度一軍此外贏餘銀兩亦皆量力濟人不忍他軍饑而己軍獨飽往者故撫臣江忠源嘗論兵勇利病勇則畛域不分而患其蹤迹無定此之所革彼之所收兵則尺籍有定而患其界限太分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兵則規矩較肅而患無陷陣剛猛之風勇則銳氣較新而患無上下等威之辨故用兵以和為貴用勇以嚴為貴李續賓馭下極寬終年不見愠色而弁勇有罪往往揮涕而手刃之甲寅十月在田家鎮斬退怯之勇臣奏牘稱其有名將之風故刑人無多而歲久無敢弛慢至於臨陣之際專以救敗為務以顧全大局為先遇賊則讓人禦其弱者而自當其悍者分兵則以彊者予人而攜弱者以自隨或攜隨數次弱者漸彊矣則又另帶新營以自隨江楚諸軍每言肯攜帶弱兵肯臨陣救人者前惟塔齊布後惟李續賓此次三河之敗亦由所部彊兵分留湖北分撥臣處分防九江分駐桐城而多攜弱者以自隨其仁厚在此其致敗亦未始不由乎此此軍民所尤感泣不忘者也臣昔觀李續賓厚重少文百戰無挫私心慰幸以為可躋　中興福將之列不意大難未夷長城遽隕督臣官文等具奏請　卹想蒙　聖慈矜鑒臣與李續賓同縣姻戚不敢飾辭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就夙昔所知瀆陳　宸聽伏乞　皇上聖鑒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謹　奏

曾滌生通籌全局請添練馬隊摺咸豐九年正月一日

奏為遵　旨通籌全局並陳近日軍情仍請添練馬隊以圖進取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前調蕭啓江一軍赴援贛南張運蘭一軍進攻景德鎮並遵　旨斟酌援皖事宜於十二月十一日恭摺馳奏在案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諭王懿德奏請飭曾國藩暫緩移師留張運蘭一軍保衛閩境一摺曾國藩援閩之師前因所部兵勇

多染疾疫暫駐建昌調度徐圖拔隊繼進嗣值李續賓全軍失利皖北賊勢披猖經駱秉章奏請飭令該侍郎移師援皖留蕭啓江所帶四千餘人防守江西當經諭令曾國藩倘因汀州等處尚須兵力江西景德鎮大股匪徒尚未盡殲未能即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茲據王懿德奏接曾國藩咨稱擬率即選道張運蘭等軍赴楚勦辦該督以閩省賊燄兵單連城尚被占踞接壤之饒州寧都等府州紛紛告警專賴曾國藩大軍鎮定邊陲其前部張運蘭一軍已抵邵武轄境正資協勦未可撤回所奏亦係實情著曾國藩通籌大局如閩省賊匪猶賴援軍即將張運蘭一軍暫留攻勦與王懿德會商辦理至湖北防堵現已周備惟皖南北粵捻麕聚有須兵力而江西地方尚有大股賊匪該侍郎亦難舍近而圖遠仍著斟酌調度可也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臣才識短淺何足以規畫全局就近處數省而論則安徽軍務最爲喫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兩路賊勢臣前疏已詳悉具奏近聞福建之賊尚踞連城江西之賊竄入南安贛州戒嚴定南崇義相繼失守以臣愚見連城之賊閩省兵力應足了之南贛之賊人數尚多悍者較少非一枝客軍所能猝辦必須本省兵力輔以團練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賊黨其氛甚惡其患方長大凡官軍與賊此消則彼長彼消則此長斷無中立之理我能進而勦賊則賊將竭力禦我不暇他竄我不能進而勦賊則賊將乘隙犯我旁出四溢皖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東犯浙江皖北無進勦之師則賊必北犯齊豫故就一隅觀之則江西之南贛福建之連城均是賊黨均須兵力不可舍近而圖遠就全局觀之則兩利相形當取其重兩害相形當取其輕又不得不舍小而圖大舍其枝葉而圖其本根誠使大江兩岸各置重兵水陸三路鼓行東下勦皖南則可分金陵之賊勢即可紓浙江之隱憂勦皖北則可分廬州之賊勢即可紓山東河南之隱憂方今湖北全省肅清然與皖境處處緊接防不勝防者莫如湖北據上游之勢能制皖賊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與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現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須添足馬步三萬人都興阿李續宜鮑超等任之中流現有水師萬餘人楊載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須添足馬步二萬人臣率蕭啓江張運蘭等任之三道並進夾江而下幸而得手進占十里則賊蹙十里之勢進占百里則賊少百里之糧即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勢既重即下游之賊不得不以全力禦我其於金陵廬州兩大營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車外之輔此遵　旨通籌全局宜併力大江兩岸之微意也至臣處近日軍情蕭啓江一軍自石城拔營南赴雩都據稟南贛各屬賊蹤蔓延力難兼顧臣批令專救贛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顧他處張運蘭一軍自臘月十七日馳抵景德鎮十九日吳國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張運蘭大勝一次開仗情形由臣另摺具報贛州居江西之極南景德鎮居江西之極北相距千有餘里臣駐建昌距兩軍亦各五六百里調度不靈轉運不便且兩處皆孤軍深入賊衆兵單日夜焦思無師可濟臣前次摺尾聲明蕭啓江之軍或留防南路或隨臣北行容俟續行具奏近日詳加體察顧此則失彼顧南則失北與其懸心兩地不若專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撫臣

耆齡請其另調勁軍以勦南贛兼辦團練以散脅從臣即專辦北路調回蕭啓江一軍歸併饒州彭湖等處在江西則臣管北邊耆齡管南邊在皖楚則臣攻南岸都興阿等攻北岸地有分防斯責無旁貸師有定向斯士無二心免致到處牽掣一無所成此臣處近日軍情擬調蕭啓江并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歲在軍未聞賊匪能用馬隊近聞粵匪常以馬隊衝鋒捻匪則馬匹尤多李續賓三河之敗即係賊馬數千爲湘軍向來所未見昨吳國佐景德鎮之挫亦爲賊馬所眩今欲整頓陸軍不得不添設馬隊東三省馬隊天下勁旅根本所在不敢多爲奏調臣與湖北督臣撫臣緘商擬由官文等奏調察哈爾馬三千匹請

旨飭上駟院押解來南穎亳一帶有善騎之勇可募名曰馬勇應即添練新馬隊二千餘騎與都興阿之舊隊相輔而行於九江湖口等處擇平原曠野馳騁而操習之惟以南人而騎北馬以勇丁而學弓箭非倉卒所能奏效臣願竭數月之力朝夕講求從容訓練期於成熟而止練成之後以二千匹交江北隸都興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隸臣麾下以壯步軍之氣而寒賊黨之膽餘剩馬匹游牧於黃州鞍轡等具設局於九江以備隨時添補更換之用仰仗　皇上威福茲事若成皖豫等省軍務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置馬隊臣願自任教練之微意也溯自咸豐六年洪楊內亂河北肅清武漢再克臣方慶幸以爲大難計日可平不謂遷延歲月粵匪未靖捻匪復滋餉項有日竭不支之勢將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奮發精神變換局面將有類乎古人所謂惰氣歸氣者不得不改絃更張亟思所以振之區區愚忱謹就近三省軍事遵　旨通籌全局恭摺覆奏伏乞

皇上聖鑒逐條訓示施行謹　奏（晉之伐吳隋之平陳皆以武漢荊襄爲根本當時南北兩岸無今日千里勍敵所籌祇中江一路猶用衆至數十萬公此摺亦略師古意而事勢艱難百倍過之中興規模實具於此所謂運籌決勝不待金陵告克而已知賊不足平矣）

曾滌生預籌三支水師摺（咸豐十年五月十七日）

奏爲預籌三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即行分投試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臣自聞蘇州失守之信即以京倉無漕爲慮旋奉　命署理江督海漕係職分中事日夜焦灼猝無良策曾於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踰旬日不知新任江蘇巡撫　簡放何人駐紮何地其力能設法辦漕以濟京倉與否無從函商查淮揚之裏下河產米最多而鹽場爲大利所在若改爲就場征課經理得宜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銀百萬兩以外如果蘇松久陷不能辦漕或於裏下河辦米解京或於鹽課中籌巨款買銀解京專供京倉買米之用亦足以濟權變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非於淮安多造戰船急辦水師實有岌岌不可保之勢昨准安徽撫臣咨到奏稿亦以保裏下河爲言湖北撫臣胡林翼七次寄函皆勸臣奏辦水師以保鹽場淮揚二郡自古稱爲澤國北有長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澤邵伯高郵寶應諸湖運鹽串場人字芒稻諸河巨浸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戰船二三百號多購洋礮精選將弁則不特可以保下河之米場竈之鹽亦且可以輔揚州之陸軍使逆賊不敢北犯助臨淮之陸軍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揚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賊之守金陵也以安慶廬州爲犄角以太平蕪湖爲護衛蕪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陽石臼諸湖上則通於寧國之水

陽江青弋江下則止於東壩掘東壩而放之則可經太湖歷蘇州以達於婁江古之所謂中江者也蕪湖孤懸水中賊匪守之則易官軍攻之則難是以五年血戰不能得手而黃池灣沚屢次失利皆以全無水師之咎臣愚以爲欲克金陵必須先取蕪湖欲取蕪湖必於寧國另立一支水師徧布固城南漪等湖之中寧國水師攻其內大江水師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幾蕪湖可克而東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復此寧國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逆匪堅忍善守各路奏報皆有同辭官兵圍攻屢年往往因水路無兵不能斷其接濟從前武昌九江臨江吉安等城之拔實亦舟師之功居其少半側聞紅單師船體質笨重非大江狂風不能起椗又不能接應陸戰不能巡哨汊河金陵所以久而無功亦由水師一面始終不得絲毫之助今蘇州既失面面皆水賊若阻河爲守陸軍幾無進兵之路城外幾無紮營之所臣愚以爲欲攻蘇州須於太湖另立一支水師浙江無事宜於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於安吉孝豐等處造船必使太湖盡爲我有而後西可通寧國之氣東可拊蘇州之背而陸師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師急宜籌辦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如力不能兼則先辦淮揚及寧國二支如力仍不逮則專辦淮揚一支蓋蘇省財賦之區淪陷殆徧僅留下河之米場竈之鹽若不設法保全則東南之利盡棄矣臣自咸豐三年奉　旨辦理水師閱歷頗久而二三處皆臣管轄之地鹽漕皆臣應辦之事義無可辭責無可貸頃已專丁至　欽差大臣袁甲三軍營函詢淮安等處尚有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寧國安吉亦當派人前往察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難易至礮位一宗擬卽日派員賫銀至廣東購買洋礮五百尊由大庾嶺過山以達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縣過山以達固始而出長淮計往返須五月有奇程途雖遠而限期必嚴搬運雖艱而志在必行是否有當伏乞　聖慈詳明指示屢據探報逆首陳玉成欲由徽州竄擾江西臣進駐徽境與張芾一軍聯絡防勦俟鮑超張運蘭及左宗棠新募之勇次第到齊將皖南布置稍定立腳粗穩臣或輕騎馳赴淮安監辦水師或奏派大員赴淮辦理屆時再行奏明請　旨遵行所有預籌二支水師俟皖南賊勢稍定分投試辦緣由恭摺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曾滌生歷陳湖北撫臣勳績摺（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奏爲湖北撫臣忠勤盡瘁勳績最多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前湖北撫臣胡林翼由翰林起家洊歷外任咸豐五年三月蒙　先皇帝特達之知由貴州道員不及半載擢署湖北巡撫當是時武漢已三次失陷湖北州縣大半淪沒各路兵勇潰散殆盡胡林翼坐困於金口洪山一帶勞身焦思不特無兵無餉亦且無官無幕自兩司以至州縣佐雜皆遠隔北岸數百里外一錢一粟皆親作書函向人求貸情詞深痛殘破之餘十不一應至發其益陽私家之穀以濟軍食士卒爲之感動會湘勇自江西援鄂軍勢日振六年十一月攻克武漢以次恢復黃州等郡縣論者以爲鄂省巡撫可稍息肩矣胡林翼不少爲自固之計悉師越境圍攻九江又分兵先救瑞州督撫之以全力援勦鄰省自湖北始也九江圍勦年餘相持不下中閒石達開自江西竄鄂陳玉成自皖北犯鄂者二次

胡林翼終不肯撤九江之圍回救本省之急或親統一軍肅清蘄黃或分遣諸將驅掃皖豫卒能克復九江殺賊淨盡爲東南一大轉機溽功甫蕆復奏明以全鄂之力辦皖北之賊迨李續賓覆軍於三河胡林翼先以母喪歸籍未滿百日聞信急起痛哭誓師不入衙署進駐黃州論者又以李續賓良將新逝元氣未復但可姑保吾圉不宜兼顧鄰封胡林翼不以爲然驚魂甫定即派重兵越二千里援解湖南寶慶之圍援湘之師未返又議大舉圖皖是時臣國藩方奉入蜀之　命胡林翼留臣共圖皖疆先滅髮匪保三吳之財賦雪數天之公憤繪圖數十紙分致臣與官文暨諸路將領晝夜諮謀十年春間大戰於潛山太湖相繼克之遂定圍攻安慶之策親駐太湖督勦本年五月回援鄂省病中猶屢寄臣書縷陳勿撤皖圍力勸援賊之策故安慶之克臣前奏推胡林翼爲首功此非微臣私議蓋在事文武所共知亦　大行皇帝所洞鑒也大凡良將相聚則意見紛岐或道義自高而不免氣矜之過或功能自負而不免器識之偏一言不合動成水火近世將材推湖北爲最多如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都興阿多隆阿李續宜楊載福彭玉麟鮑超等胡林翼均以國士相待傾身結納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歡或分私財以惠其室家寄珍藥以慰其父母前敵諸軍求餉求援竭蹶經營夜以繼日書問餽遺不絕於道自七年以來每遇捷報之摺胡林翼皆不具奏但推官文與臣處主稿偶一出奏則盛稱諸將之功而己不與焉其心兢兢以推讓僚友扶植忠良爲務外省盛傳楚師協和親如骨肉而於胡林翼之苦心調護或不盡知此臣所自愧昔時之不逮而又憂後此之難繼者也軍興以來各省皆以餉絀爲慮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蕩盡乙卯丙辰之際窮窘極矣自荆州推鹽各府抽釐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綜覈之才冠絕一時每於理財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豐三年部定漕米變價每石折銀一兩三錢而各省州縣照舊浮收加至數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數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於七年春間創議減漕嚴裁冗費　先皇帝硃批獎諭謂其不顧情面祛百年之積弊甚屬可嘉統計湖北減漕一項每年爲民間省錢一百四十餘萬串爲帑項增銀四十二萬兩又節省提存銀三十一萬餘兩利　國利民但不利於中飽之蠹向來各衙門陋規臺局浮費革除殆盡州縣征收正課不准浮取毫釐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爲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員日有訓月有課批答書函娓娓千言以爲取民賠軍使商賈皆知同仇而敵愾是即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員皆知潔己而奉公是即所以興廉貞白之士樂爲之用欺飾之徒譴責亦重故湖北瘠區養兵六萬月費至四十萬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運非操切之術所得與也自頃八月以來安慶克復江鄂肅清方幸全局振興便可長驅東下不圖大功未竟長城遽頹湖廣督臣官文奏請將胡林翼　敕部優卹諒蒙　聖慈矜鑒臣與該故撫共事日久相知頗深咸豐四年曾奏稱胡林翼之才勝臣十倍近年遇事諮詢尤服其進德之猛不敢阿好溢美亦不敢沒其忠勳謹將該故撫以死勤事大略情形據實瀆陳伏乞　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胡林翼之子胡子勳讀書聰慧可否　加恩之處出自逾格　鴻慈所

有湖北撫臣忠勤盡瘁緣由恭摺附驛馳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曾滌生金陵克復全股悍賊悉數殲滅摺（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奏爲克復金陵全股悍賊盡數殲滅恭報詳細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於十六日亥刻會同臣等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勦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拚死鏖戰之苦實爲久歷戎行者所未見自得天堡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堡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二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尚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二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爲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礮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距城十數丈修築礮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溼蘆蒿草堆細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於聲攻右路地勢極低利於潛攻如是者半月未嘗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損傷精銳不可勝數總兵陳萬勝王紹義郭鵬程等素稱驍將數日之內次第陣亡尤堪憫惻十五夜四更地道裝藥之時曾國荃與李臣典正在洞口籌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黨數百人由太平門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壘別從朝陽門東角出數百人裝官軍號衣持火彈延燒各礮壘及附近溼蘆蒿草官軍久勞之後夜深幾爲所乘賴伍維壽李臣典黃廷爵張詩日堵住左路驚賊無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殺右路擒斬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黎明曾國荃將四路隊伍調齊預飭各軍穩站牆濠嚴防衝突惟將太平門龍膊子一帶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報地道封築口門安放引線曾國荃懸不貲之賞嚴退後之誅劉連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維壽熊登武陳壽武李臣典張詩日各率營官席地敬聽願具軍令狀誓死報　國遂傳令即刻發火霹靂一聲揭開城垣二十餘丈煙塵蔽空磚石滿谷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譚國泰劉連捷張詩日沈鴻賓羅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衝倒口而入各弁勇蟻附齊進銳不可當而左路城頭之賊以火藥傾盆燒我士卒死者甚衆大隊因之稍卻經彭毓橘蕭孚泗李祥和蕭慶衍蕭開印等以大刀手刃數人由是弁勇無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維壽朱洪章劉連捷譚國泰張詩日等各率隊伍登龍廣山與右路太平門之賊排列轟擊移時賊乃卻退李祥和王仕益從太平門月城攻入羣賊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復似前次之可以堵禦矣維時官軍分四路勦擊王遠和王仕益朱洪章羅雨春沈鴻賓黃潤昌熊上珍等進擊中路攻僞天王府之北劉連捷張詩日譚國泰崔文田等進擊右路由臺城趨神策門一帶適朱南桂朱維堂梁美材等亦率隊從神策門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與會合齊進兵力益厚直鏖戰至獅子山奪取儀鳳門其中左一路則有彭毓橘率羅朝雲趙清河黃東南與武明良武明善武義山等由內城舊址直擊至通濟門左路則有蕭孚泗熊登武蕭慶衍蕭開印率蕭致祥周恆禮李泰山蕭清世蕭恆

書朱吉玉趙太和劉長槐蕭上林等分途奪取朝陽洪武二門城上守陴城門守樓之賊及附近一帶賊隊悉被殺戮其抄截疾馳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門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戰及東北兩路抄勦之情形也方我軍大隊之抵龍廣山也西南守陴之賊猶植立未動迨奪取朝陽門賊始亂次而羅逢元張定魁彭椿年張光明楊西平何鳴高彭光友熊紹濂羅興祥葉必信等各率所部從聚寶門之西舊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劉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張正榮等率隊從通濟門月城緣梯而上而陳湜易良虎易良豹龍清垣率吳隆海張葉江晏恭山馮盛德陳放俊劉定發各營則猛攻旱西水西兩門月城偽忠王李秀成方率死黨狂奔將向旱西門奪路衝出適為陳湜大隊所阻遏乃仍轉回清涼山江南提督黃翼升率許雲發等水師各營攻奪中關攔江磯石壘乘勝猛攻濱江之城遂與陳湜易良虎等奪取水西旱西兩門將守賊殲盡由是全城各門皆破大勢已定日色將瞑陳湜易良虎遙見忠酋賊隊隱匿西南房屋如鱗之內益戒所部嚴防賊衝彭毓橘置守聚寶門通濟門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門黃潤昌王遠和朱洪章等見星收隊結為圓陣站立龍廣山稍資休息此水陸各軍攻克西南兩城及分守要隘預防賊股衝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與賊搏戰於偽天王府城北之時沈鴻賓周恆禮袁大升等率隊從左路捲旗疾趨繞偽城之東設伏出奇為擒渠掃穴之計迨朱洪章戰馬帶傷悍賊隱扼石橋我軍隊伍不能飛越城河繞偽城之西當日暮苦戰之後正兵收隊龍廣山而伏兵深入由偽城之東逶迤而南不能收隊時已三更矣偽忠王傳令羣賊將天王府及各偽王府同時舉火焚燒偽宮殿火藥沖霄烟燄滿城袁大升周恆禮沈鴻賓等見偽殿前南門突出悍賊千餘人執持軍器洋槍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竄至民房遂率隊腰截擊之殺賊七百餘人奪偽玉璽二方金印一方寬廣約七寸卽洪酋僭用之印也其偽宮殿侍女縊於前苑內者不下數百人死於城河者不下二千餘人其時偽城火已燎原不可嚮邇街巷要道賊均延燒塞衢官軍以暮夜路徑生疏不能巷戰遂收隊站城此十六夜攻破偽天王內城斃賊極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賊一股假裝官軍號衣號補手持軍器洋槍約千餘人向太平門地道缺口衝突經崑字湘後左右各營截擊多用火桶火彈焚燒人馬死者已多約尚有六七百人騎馬衝出向孝陵衛定林鎮一路而逃伍維壽楊鉀南陶立忠等率馬隊跟追曾國荃一聞騎賊裝扮官軍逃出之信卽加派張定魁李泰山黃萬鵬黃廷爵等馬隊七百騎追之并飛咨溧水東壩句容各守將會合追勦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維壽黃萬鵬等回營面稟追至湻化鎮生擒偽烈王李萬材帶領前進追至湖熟鎮見逃賊在前當經馬隊圍住全數斬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陽據百姓言前路并無賊蹤經過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首逆洪秀全實係本年五月間官軍猛攻時服毒而死瘞於偽宮院內立幼主洪福瑱重襲偽號城破後偽

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應俟偽宮火熄挖出
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確據續行具奏至偽忠王李
秀成一犯城破受傷匿於山內民房十九夜提督蕭
孚泗親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達二十日曾國
荃親訊供認不諱應否檻送京師抑或即在金陵正
法咨請定奪其餘兩廣兩湖江北多年悍賊十七十
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鄧吉山劉泰財聶福厚譚信
高胡克安朱連甲王春華黎冠湘彭維祥陳萬合朱
連泗謝三洪李臣榮彭玉堂劉金蘭等分投搜殺三
日之間斃賊共十餘萬人秦淮長河屍首如麻凡偽
王偽主將天將及大小酋目約有三千餘名死於亂
軍之中者居其半死於城河溝渠及自焚者居其半
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賊踞高屋之顛以
洋槍狙擊官軍者此馬隊窮追逸出之賊及搜勦首
逆并羣賊之情形也現在派營救火掩埋賊尸安置
難民婦女料理善後事宜百緒繁興竊念金陵一軍
圍攻二載有奇前後死於疾疫者萬餘人死於戰陣
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賴　皇上威福
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國荃咨報前來臣等伏
查洪逆倡亂粵西於今十有五年竊據金陵亦十二
年流毒海內神人共憤我　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
屢次削平大難焜燿史編然如嘉慶川楚之役蹂躪
僅及四省淪陷不過十餘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躪尚
止十二省淪陷亦第三百餘城今粵匪之變蹂躪竟
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餘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黨
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啓容守九江葉芸來守安慶
皆堅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餘萬賊無一降者至
聚衆自焚而不悔實爲古今罕見之劇寇然卒能次
第蕩平剗除元惡臣等深維其故蓋由我　文宗顯
皇帝盛德宏謨早裕戡亂之本　宮禁雖極儉嗇而
不惜鉅餉以募戰士名器雖極慎重而不惜破格以
獎有功　廟算雖極精密而不惜屈己以從將帥之
謀　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舊章而加之去
邪彌果求賢彌廣用能誅除僭偽蔚成中興之業臣
等忝竊兵符遭逢際會既痛我　文宗不及目覩獻
馘告成之日又念生靈塗炭爲時過久惟當始終慎
勉掃蕩餘匪以蘇子黎之困而分　宵旰之憂此次
應獎應卹人員另繕清單籲懇　恩施臣國藩拜摺
後即行馳赴金陵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
陵後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
緣由謹會同陝甘總督臣楊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
麟江蘇巡撫臣李鴻章浙江巡撫臣曾國荃恭摺由
驛六百里加緊馳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
示謹　奏按此摺前銜與官文公聯名

曾滌生通籌滇黔大局摺同治四年三月十五日

奏爲遵　旨通籌滇黔大局恭摺覆陳仰祈　聖鑒
事竊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四年二月
二十六日奉　上諭滇黔慘遭蹂躪十有餘年誰非
朝廷赤子豈忍坐視其顛危而不一拯救惟以東南
未盡盪平西北尤關緊要是以徵兵籌餉不得不先
清腹地再顧邊陲茲幸江浙肅清東南底定張亮基
身任黔撫自不得不爲滇黔籌畫曾國藩等前奏遣
撤楚勇能否派員酌帶赴黔交張亮基調遣及各省
釐金能否酌量先爲分撥若干以資接濟之處著曾
國藩李鴻章妥爲區畫等因欽此又奉三月初四日
上諭此時滇中軍務未平紀綱廢弛非有督撫大

員帶兵入滇相機勦撫不足挽回全局林鴻年現擬進紮昭東保全完善以期節節前進第餉項支絀寔後跋前仍恐於事無益官文曾國藩等素顧大局務當與吳昌壽李瀚章等各就本省情形於撥解西征餉銀外每月可以協解滇餉若干酌定數目迅速奏明辦理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廑念民瘼綏靖邊徼之至意臣查滇省於天下爲最遠黔省於天下爲最貧當此事局糜爛之餘實有鞭長莫及之勢然　聖主紹承大統雖在新疆萬里之外猶且尺土在所必爭一民在所必救況滇黔尚屬內地豈得不力圖遠略規復舊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爲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爲根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竊謂謀滇當以蜀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爲根本卽以籌餉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勦卽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旣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試就湖南論之近年西勦貴州東防江西本省之兵爲數不少而又有東征一局以臣款解濟皖吳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處之籌餉愈多則本省之進款愈少斷不能大有所爲上年惲世臨派周洪印戈鑑等進勦貴州連克古州都江上江天柱四城黔民已有來蘇之望當時若能乘勢進取北勦鎭遠南攻都勻卽可與貴陽省城通氣勞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餉項無幾惲世臨不敢募勇添營大舉深入致負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遠慮思出黔民於水火飭臣與李鴻章妥爲區畫新任撫臣李瀚章本在臣營六年之久又係李鴻章之胞兄金陵同湘之將蘇軍得力之員多與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選將練兵專圖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東征局旣裁之後只能酌添本省之釐以濟平黔之餉不能多供甘肅更不能分濟雲南謀一則情專餉分則力薄此謀黔之一說也又就四川論之近年肅清本省協濟外省亦已悉索敝賦杼軸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二千里萬山叢雜兵多則糧運極艱兵少則回匪難制卽竭蜀力以圖雲南尚恐無濟又況川北之保寧龍安須以重兵防甘肅之賊川南之酉陽瀘州須以重兵防貴州之賊其勢不能專事滇境而盡棄他處然滇省孤懸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東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隸四川雍正年閒始隸雲南　皇上不忍棄滇民於化外舍蜀別無下手之方儻使四川督臣能兼督辦滇省軍務之銜或竟赴敘州駐紮半年調度一切每月專解滇餉四五萬撫臣林鴻年進紮昭東庶幾有恃無恐而文武兵勇之相從入滇者去其有往無歸之懼乃可鼓其立功殺賊之心數月之後果能於昭東立定腳跟修明政事滇民感　天子之不棄遐陬信撫臣之足資保障相率來歸共圖勦回之法然後開銅廠以興鼓鑄造戰船以利轉運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謀滇之一說也臣亦知湘蜀兩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節節進勦則守黔省者將因援盡而終陷非四川月月饋運則進昭通者將因糧絕而仍退後此愈難措手矣張亮基欲徵兵於蘇皖林鴻年欲分餉於長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難期儻蒙　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責之湘撫以滇事責之川督則甘肅之餉應責成江蘇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

不敢有所推諉所有遵　旨通籌滇黔軍務緣由謹
繕摺由驛五百里覆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
訓示謹　奏

左季高覆陳交收伊犂條約必不可許摺（光緒五年月日）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陰人道光壬辰舉人官至東閣大學士二等恪靖侯謚文襄有盾鼻餘瀋及奏議一百二十卷）

奏爲遵　旨覆陳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九月初九
日欽奉八月二十二日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奏籌辦交收伊犂事宜請飭疆臣覆議一摺據稱連
接崇厚電報內稱約章現皆定議崇厚定於八月初
八日起身赴黑海畫押後即由南洋回京覆命并將
現議條約十八款摘要知照詳加覆核償費一節尚
不過多通商則事多轇轕分界則弊難枚舉亟宜籌
畫布置迅圖補救各等語崇厚出使俄國固以索還
伊犂爲重而界務商務關繫國家大局者自應熟思
審處計出萬全且疊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電致崇
厚若照來緘有礙大局節略內並言所損已多斷不
可行該大臣尤應遵照辦理設法與之辯論乃竟任
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現在俄約既經議定其
第七款所稱中國接收伊犂後陬爾果斯河西及伊
犂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
擬稍改照同治三年擬定之界又於西境南境劃出
地段不少從此伊犂勢成孤立控守彌難況山南劃
去之地內有通南八城要路兩條關繫回疆全局尤
非淺鮮至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
外增出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
魯木齊古城七處亦欲酌設領事第十四款並有俄
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
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同路之語不特口岸過多并與
華商生計亦有妨礙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復翻則
曲仍在我自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左宗棠於新疆
情形瞭如指掌金順錫綸久在西北各路諳習邊情
且西路通商應如何布置始能害少利多左宗棠必
有權衡至張家口漢口係南北洋分轄地方所有通
商諸務亦應彼此通籌著左宗棠金順錫綸將界務
商務各條款悉心酌覈李鴻章沈葆楨素顧大局除
商務各條詳加籌畫外其界務如何辦理若必不可
允則邊防尤宜及時籌辦各等語此事一出一入關
係綦重左宗棠督辦軍務事權歸一尤當通籌全局
權其利害輕重一併核議密速具奏原摺片均著鈔
寄閱看將此由六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同日欽奉
八月二十四日　上諭昨因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
崇厚與俄國商辦交收伊犂事宜輕率定議畫押當
經諭令左宗棠等籌畫密奏本日據左宗棠奏覆陳
邊務一摺所陳界務商務大略及妨民病國各條慮
遠思深洵屬老成之見特崇厚現已定議畫押事機
已誤惟有亟籌補救設法挽回著左宗棠懍遵昨日
諭旨將商務界務如何辦理始臻周妥之處或約章
必不可允邊防一切如何布置始無患生肘腋之虞
詳細籌度妥議具奏等因欽此跪誦之餘敬悉我
皇上軫念邊陲勤求馭遠方略　聖謨廣運明照無
遺曷勝欽服竊維　國家建中立極東南濱海西北
以崐崙枝幹爲界畫向與俄羅斯不相聯接以蒙部
哈薩克布魯特浩罕爲之遮蔽閒隔也近自俄人日
迫誘脅日衆哈薩克布魯特各部落多附俄人俄又
取浩罕三部落拓其邊圉於是俄與中國邊境毗連

無復隔閡矣適中原兵事方殷未遑遠略俄人乘閒佔據伊犂藉稱代我收復為要索計並照其國法按寵科賦以充兵費亦稱饜足矣 朝廷重念邦交既予以代我收復之名並允給償款盧布五百萬圓盧布亦呼嚕布即所謂俄元者也光緒二年西洋新聞紙載俄國議願得俄元二百五十萬交還伊犂海上傳播未必無因此次償款忽議增五百萬圓其挾詐相嘗已可概見至界務與商務兩者相因西北與東南事體各別道光中葉以後泰西各國船礮橫行海上闖入長江所爭者通商口岸非利吾土地也亦謂重洋迢遞彼以客軍深入雖得其地終無全理戰則勢孤守則費鉅合從之勢既成獨據則譸爭分肥則利薄也中國削平髮捻兵力漸彊製礮造船已覩成效彼如思逞亦有戒心而渝約稱兵各國商賈先失貿易之利苟可相安無事其亦知難而息焉若夫俄與中國則陸地相連僅天山北榦為之間隔哈薩克安集延布魯特大小部落從前與準回雜處者自俄踞伊犂漸趨而附之俄已視為己有若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而秦隴燕晉邊防且將因之益急彼時徐議防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覆按也夫陸路相接無界限可分不特異日無以制憑陵即目前亦苦無結束不及時整理坐視邊患日深殊為非計且俄人專尚詐力不以信義為重其情易變屢遷與泰西各國不同斷難望其守約而持久即如佔踞伊犂之始謂俟我克復烏魯木齊瑪納斯即當交還比官軍連下各城並克復南疆而俄不踐前言穩踞如故方且庇匿叛逸縱其黨類肆出窺邊上冬今春陝回及布魯特汗安集延條勒入犯時官軍獲生賊訊供搜有俄官路票昨次布魯特安集延諸賊由俄境阿來地方出竄經官軍勦洗殆盡漏網數十人仍逋匿俄境據活賊口供亦由俄官驅遣所致四次縱賊犯邊官軍追賊均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約如此彼之違約如此尚何信義可言嘗崇厚與俄官議交伊犂時俄人首以 恩赦為請並以曉示難於遍及為慮崇厚奏奉 諭旨飭臣照辦臣謹遵 旨並會同金順出示曉諭伊犂漢陝纏土各回民等宣布 皇仁以安反側金順即派提督殷華廷齎示前赴伊犂張帖俄官七河邊撫忽變前議將殷華廷擋回不令帖示借稱應俟圖爾齊斯坦總督回信比金順二次遣殷華廷復往探詢七河邊撫竟派人阻之伊犂境外不準復入似此任意把持不獨違慢 朝旨並置其君與外部諸臣成議於不顧其悖謬又如此俄之佔踞伊犂也將大城西北三城廬舍墮為平地遷東清水河塔爾奇綏定二城均毀棄以居漢回蘆草溝城盤子等處均棄而不守而取各城堡木料於大城東南九十里金頂寺營造木壘幾二十里臣上年十月二十二日覆陳摺內已略言之玆接金順錫綸所言伊犂情形亦同察俄人用心蓋欲踞伊犂為外府為佔地自廣借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鉅資於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犂只賸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閒皆俄屬部孤注萬里何以圖存況此次崇厚所議第七款接收伊犂後霍爾果斯河及伊犂山南之帖克斯河歸俄屬無論兩處地名中國圖說所無尚待詳考但就方向而言是劃伊犂西南之地歸俄也自此伊犂四面俄部環居官軍接收墮其度內

固不能一朝居耳雖得必失庸有侔乎武事不競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茲一矢未聞加遺乃遽議捐棄要地饜其所欲譬猶投犬以骨骨盡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異日之憂何極此可為嘆息痛恨者矣金順錫綸之擬緩收伊犁而以沿邊喀什噶爾烏什精河塔爾巴哈台四城宜足兵力濬餉源廣屯田堅城堡先實邊備自非無見惟伊犁現無定議謀新疆者非合南北兩路通籌不可現在伊犁界務未定則收還一節自可從緩計議喀什噶爾烏什規畫已周毋庸再議其塔爾巴哈台精河急需加意綢繆應由金順錫綸自行陳奏請　旨外所有崇厚定議畫押十八款內償費一節業經奉有　諭旨第八款所稱塔城界址擬稍改照同治三年議定界址尚只電報應俟崇厚奏到再議第十款於舊約喀什噶爾庫倫設領事官外復議增設嘉峪關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七處十四款並有俄商運俄貨走張家口嘉峪關赴天津漢口過通州西安漢中運土貨回國均經總理衙門奏奉　諭旨指駁外第二款中國允即　恩赦伊犁居民業經遵　旨照辦被俄官截阻賫示委員不準張帖第三款伊犁民人遷居俄國入籍者準照俄人看待意在脅誘伊犁民人歸俄而以空城貽我與截阻賫示委員同一用心第四款俄人在伊犁準照舊管業雖伊犁交還中外商民雜處無界限可分是包藏禍心預為再踞之計至商務允其多設口岸不獨奪華商生理且以啟蠶食之機總理衙門原奏籌慮深遠實已纖細畢周　諭旨允行則實受其害先允後翻則曲仍在我應設法挽回以維全局竊維邦交之道論理而亦論

勢本山川為疆索界畫一定截然而不可踰彼此信義相持垂諸久遠者理也至爭城爭地不以玉帛而以興戎彼此彊弱之分則在勢而不在理所謂勢者合天時人事言之非僅直為壯而曲為老也俄踞伊犁在咸豐十年同治三年定界之後舊附中國與中國民人雜處各部落被其脅誘俄官即視為所屬藉以肆其憑陵俄之取浩罕三部也安集延未為所併其酋阿古柏畏俄之逼裹其部衆陷我南疆我復南疆阿古柏死逆子竄入俄境俄乃認安集延為其所屬欲藉為侵佔回疆腴地之根現冒稱喀什噶爾住居之俄屬本隨帕夏而來之安集延餘衆俄之無端冒為己屬實與交還伊犁仍留復踞地步同一居心觀其交還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此數百里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商志在貿易本無異圖俄官則欲藉此為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非僅若西洋各國只爭口岸可比就商務言之俄之初意只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並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腳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制耳嘉峪關設領事容尚可行至喀什噶爾通商一節同治三年雖約試辦迄未舉行此次界務未定姑從緩議而烏里雅蘇台科布多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古城等處廣設領事欲因商務蔓及地方化中為俄斷不可許此商務之宜設法挽回者也此外俄人容納叛逆白彥虎一節崇厚曾否與之理論無從懸揣應俟其復　命時請　旨確詢以憑核議臣維俄人自佔據伊犁以來包藏禍心為日已久始以官軍勢弱欲詐榮全入伊犁陷之以為質繼見官軍勢彊

難容久踞乃藉詞各案未結以緩之此次崇厚全權出使嗾布策先以巽詞餂之枝詞惑之復多方迫促以要之其意蓋以俄於中國未嘗肇啓衅端可間執中國主戰者之口妄忖中國近或厭兵未便卽與決裂以開邊衅而崇厚全權出使便宜行事又可牽制疆臣免生異議是臣今日所披瀝上陳者或尚不在俄人意料之中當此時事紛紜　主憂臣辱之時苟心知其危而復依違其閒欺幽獨以負　朝廷就便安而誤大局臣具有天良豈宜出此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次決之以戰陳堅忍而求勝臣雖衰庸無似敢不勉旃除烏里雅蘇台科布多邊務應請　旨飭下該將軍大臣預籌布置以臻妥愼外所有新疆南北兩路軍務臣旣身任事中自當與各將領敬愼圖維以期有濟現調南疆立功後告假回籍飭赴喀什噶爾軍營換防之頭品頂戴題奏提督陝西漢中鎭總兵騎都尉世職伯奇巴圖魯譚上連挑帶舊部一營幷統楊昌濬所練關內二營赴肅俟明春凍解先赴喀什噶爾仍歸劉錦棠總統外幷催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寧夏鎭總兵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嘎什普詳巴圖魯譚拔萃頭品頂戴記名提督甘肅巴里坤鎭總兵騎都尉世職加一雲騎尉霍隆巴圖魯席大成頭品頂戴記名提督騎都尉世職額爾克巴圖魯戴宏勝由籍挑選舊部到甘分統楊昌濬所練之關內各營馳赴喀什噶爾均歸劉錦棠總統以厚兵力而資分部臣率駐肅親軍增調馬步各隊俟明春凍解出屯哈密就南北兩路適中之地駐紮督飭諸軍妥愼辦理所有進止遲速機要應祕密者卽據所見緘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核酌務期內外一心堅不可撼維持大局仰副　宸謨現將軍械先運哈密諸凡布置已有端緒其軍餉一切最關緊要臣與楊昌濬往復籌商如果各省關三年以內能符原議每年解足五百萬兩而各省應解金順錫綸張曜金運昌各專餉又歸有著不致分臣餉力則此次應用應增之費尚可於臣軍餉內騰挪挹注毋庸另請增撥合無仰懇　天恩飭軍機處戶部嚴催各省應協各款迅卽大批起解以速補遲庶甘肅新疆大局可期無悞時事之幸亦微臣之幸也謹一併據實覆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　奏（壯懷激越絕似趙營平陳兵事利害書屯田奏此不可以迹象論）

丁稚璜遺摺（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丁寶楨字稚璜貴州平遠州人咸豐癸丑進士官至四川總督諡文誠有□□）

奏爲微臣病勢陡增危在旦夕伏枕哀鳴叩謝　天恩仰祈　聖鑒事竊臣自去冬因病兩請開缺荷蒙溫旨慰留自顧受　恩深重不敢再瀆謹於三月初四日力疾銷假具奏在案起假以後連日督同司道籌畫京協各餉整飭捕務鹽務會商護理將軍臣署提督臣將邊防營務藏衛各事宜擇要辦理用心過度氣血愈傷本月初十過堂定擬秋審忽感外邪牽動舊疾日增一日至十七日晚肝風陡作更形危篤當將臣署日行公事委藩司代行代折二十日省城文武均至臣榻看視尚可與言延至本日氣急痰喘食不下咽卽刻將總督關防文卷等件交藩司分別存庫臣沐　三朝豢養之恩頻叨　異數犬馬餘生尚願以身報　國今遽鐘漏向盡區區微悃結草何年瞻望　闕廷罔知所措臣在籍勳匪卽誓效命沙場今行年六十有七獲保首領以歿尚復何憾惟

念川省東連長江北通關陝地接滇黔民情浮動加
以英法兩夷逼處雲南狡焉思逞英人俄人又均有
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臣前所陳防邊一切尚未
及時布置汲之寸心徒呼負負大抵外洋和約萬不
足恃海軍既已創辦即應實力操練腹內防軍不宜
再議裁撤只可以安爲攘不宜重外輕內抑臣更有
請者　皇上春秋鼎盛指日親政應請舉行日講以
裕　聖功帝道之隆要以近賢人君子遠宦官宮妾
爲圖治之本勿以財用不足而進言利之臣勿以時
局多艱而行苟且之政固結民心即所以深培國脈
此皆臣戀　主之忱所耿耿不能自已者也至臣在
川十年深知利弊所裁之夫馬局不宜再開所辦之
官運局不可遽改機器製造爲西陲異日之軍需積
穀倉儲備全川不時之荒歉愚昧之見伏維　鑒察
臣病勢至此萬無生理伏枕哀鳴望　闕叩頭口授
臣幼子體晉恭代清摺叩謝　天恩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我朝之制大臣身故例得呈避遺摺然大率出自幕賓子弟之手敘述生前服官履歷子孫名次以爲乞恩地步求其指陳朝政匡濟君德者百無一二此摺係公病革之前兩月自知不起預爲撰擬故所陳皆肺腑欲吐之言忠誠懇款與昔賢尸諫何異宜朝邑相國之傾服不已也）

薛叔耘代李少荃擬陳督臣忠勤事實摺（同治十一年薛福成字叔耘江蘇無錫人咸豐乙卯副貢生湖南按察使現充英法義比國出使大臣有庸庵文編）

奏爲督臣忠勤卓越始終盡瘁謹陳大略情形請
旨宣付史館以備查覈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惟大
學士兩江督臣曾國藩因病出缺業經欽奉　恩旨
軫念忠良飾終典禮至優極渥伏讀二月十二日
上諭稱其學問純粹器識宏深秉性忠誠持躬清正
天語褒許允爲千古定評至其生平戰功政績昭
昭在人耳目并有歷年奏報可稽無俟臣之贅述惟
臣昔佐曾國藩戎幕數年適來共事亦爲最久知之
稍詳其前後所歷困苦艱難之境隱微曲折之情與
其夙昔志行之所在有外人所不能盡知者請爲
聖主敬陳之伏查咸豐初年粵賊蔓延東南各省分
黨北竄羣寇和之流毒幾徧海內承平已久民不知
兵綠營將士既未得力各省辦團練者尤鮮成效曾
國藩以在籍侍郎奉　文宗顯皇帝特旨出治鄉兵
於舉世風靡之餘英謨獨奮不主故常雖無尺寸之
權毅然以滅賊自任奏請仿前明戚繼光束伍成法
募勇訓練旋駐衡州創建舟師凡槍礮刀錨之模式
帆檣槳櫓之位置無不躬自演試殫竭思力不憚再
三更製以極其精初次出師援岳州長沙皆不利世
俗不察交口譏議甚者加意侵侮當是時勢力既不
行於州縣號令更難信於紳民蓋不特籌餉籌防事
事掣肘已也曾國藩忍辱負詬堅定不搖庀材訓士
奮兵復出湘潭岳州連戰大捷盡驅粵賊出湖南境
遂克武漢蘄黃肅清湖北咸豐四年秋冬之閒長驅
千里席卷無前湘勇之旌旗遂爲海內生色厥後各
路之殺賊立功者咸倚爲重以一縣之人而征伐徧
於十八行省以捍衛鄉閭之舉而終以底定四方前
古未嘗有也湖北既清遂率水陸諸軍循江東下駸
駸乎有直擣金陵之勢無如事機不順進圍九江不
克而督臣楊霈之師潰於上游賊復竄踞武漢曾國
藩以孤軍困於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將皆遣回援湖
北金陵巨寇勾結楚粵諸賊乘閒颺至曾國藩兵分
餉絀又無地方之任事權掣肘一如在湖南時崎嶇
數年僅支危局然其所規畫設施非僅爲屏障一方

之計。丰采隱然動天下矣。咸豐七年丁父憂回籍。三疏懇請終制。文宗顯皇帝鑒其孝思肫切。准令暫守禮廬。旣復奉命視師。廓清江西。進圍安慶。旋以蘇常淪陷。授鉞東征。畀以兩江重任。當此之時。賊勢如飄風疾雨。蹂躪大江南北。幾無完土。蘇皖兩省。糜爛尤甚。曾國藩於無可籌措之時。多方布置。奏薦左宗棠襄辦軍務。募勇湖南。徵鮑超於皖北。調蔣益澧於廣西。定計不撤安慶之圍。自率所部萬人。馳入祁門。甫接皖防。而徽寧復陷。諸路悍賊。麕集祁門左右。疊進環攻。幾有應接不暇之勢。曾國藩示以鎮靜。激勵諸軍。晝夜苦戰。相持數月之久。羣賊望風披靡。喪膽宵遁。自是軍威大振。而時局遂有轉機矣。迨安慶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復陷。吳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國藩以賊勢浩大。定議分道進兵。其弟曾國荃統得勝之師。進薄金陵。攻守並施。鏖兵連歲。楊岳斌彭玉麟專率水師。掃蕩江面。鮑超以遊軍東西馳擊。外此則左宗棠援浙之師為一路。臣鴻章援蘇之師為一路。其淮潁一帶。則有袁甲三李續宜多隆阿諸軍。分途並峙。將帥聯翩。羽書絡繹。曾國藩總持全局。會商機宜。折衷至當。數年內軍情變幻。奇險環生。風波疊起。其籌兵籌餉議勦議防。屢易情狀。殆難縷述。朝廷復虛衷延訪。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無不殷殷垂問。曾國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聖明鑒其忠悃。每有論奏。立見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頻奏。議者以為戡定粵逆之功。惟曾國藩實倡於始。實總其成。其沈毅之氣。堅卓之力。深遠之謀。卽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覯也。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國藩授臣以手訂水陸營制一編。臣披玩數四。

覺其所定人數之多寡。薪糧之隆殺。皆參酌時勢。備要精嚴。允為久遠不敝之規。又酌撥湘勇數營。俾獲觀摩練習。臣抵滬之後。擴充訓募。實以此軍為發軔之始。迨金陵旣克。累函囑臣勿撤淮勇。以備勦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閒。曾國藩勦捻齊豫。雖未見速效。然長牆圈制之策。實已得其要領。臣得變通盡利。以竟全功。其創始之勞。實不可沒。臣於七年七月。曾經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辭也。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國藩之在江南治軍。治吏本自聯為一氣。自軍旅漸平。百務創舉。曾國藩集思廣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經久。勸農課桑。修文興教。振窮戢暴。獎廉去貪。不數年閒。民氣大蘇。而宦場浮滑之習。亦為之一變。其在直隸。未及兩年。如清積訟。減差徭。籌荒政。皆有實惠及民。前後舉劾屬吏兩疏。尤為衆情所翕服。其法於涖任之始。令省中司道。將所屬各員。酌加考語。開摺稟進。以備校覈。一面留心訪察。偶有所聞。卽登之記簿。參伍錯綜。而得其真佞賢否昭然。具疏舉劾。闔省驚以為神。官民至今稱頌。曾國藩平生未嘗專講吏事。然其培養元氣。轉移積習。則專精吏治者所不逮也。兩淮鹽務。自兵燹以後。疲滯極矣。商本旣虧。引岸漸廢。加以營弁把持。票法全壞。曾國藩自駐安慶。卽將淮南北鹺綱。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運商運鹽到岸。弊在爭售。則立督銷總局。以整輪規。揚商收鹽入垣。弊在搶跌。則立瓜洲總棧。以保牌價。以商本宜輕。方利轉輸。則定緩釐以紓商力。以正課所入。絲毫為重。則定奏報以務稽查。計自同治二年春初至九年冬杪。共收課銀至二千萬兩。以外釐錢至七百萬串。以外近來湘淮各軍餉項及解京之項。實以鹽利為一

大宗而商民樂業上下獲益則其平日用意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自泰西各國通商以來中外情形已大變於往古曾國藩深知時勢之艱審之又審不肯孟浪將事其大旨但務守定條約示以誠信使彼不能求逞於我薄物細故或所不校曾國藩自謂不習洋務前歲天津之事論者於責望之餘加以詆議曾國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辯然其所持大綱自不可易居恆以隱患方長為慮謂自強之道貴於銖積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語不可矜張其講求之要有三曰製器曰學技曰操兵故於滬局之造輪船方言館之繙譯洋學未嘗不反覆致意其他如操練輪船演習洋隊挑選幼童出洋肄業無非求為自彊張本蓋其心兢兢於所謂綢繆未雨之謀未嘗一日忘也臣於曾國藩忠勤之蹟謹略舉其大端若此至其始終不變而持之有恆者則惟曰以克己為體以進賢為用二者足以盡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則本原不立始為學術之差繼為事業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見曾國藩自通籍後服官侍從即與故大學士倭仁前侍郎吳廷棟故太常寺卿唐鑑故道員何桂珍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其清修亮節已震一時平時制行甚嚴而不事表襮於外立心甚恕而不務求備於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無前人講學之流弊繼乃不輕立說專務躬行進德尤猛其在軍在官勤以率下則無間昕宵儉以奉身則不殊寒素久為眾所共見其素所自勵而勵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難取巧為深戒雖禍患在前謗議在後亦毅然赴之而不顧與人共事論功則推以讓人任勞則引為己責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繼而同僚諒之終則各省從而慕效之所以轉移風氣者在此所以宏濟艱難者亦在此曾國藩秉性謙退受寵若驚從戎之始即奏明丁憂期內雖稍立功績無論何項褒榮概不敢受迨服闋之後戰功益著　寵命迭加其弟曾國荃累以戰功晉秩亦必具疏懇辭至於再四其深衷尤欲遠避權勢隱防外重內輕之漸故於節制四省節制三省之　命辭之尤力非矯飾也臨事則懼大功之難成終事則懼盛名之難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欿然不足之思前歲回任兩江　朝廷許以坐鎮聞曾國藩仍力疾視事不肯少休臨歿之日依舊接見屬僚料檢公牘其數十年來逐日行事均有日記二月初四日絕筆猶殷殷焉以曠官為疚戰兢臨履之意溢於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彌篤雖古聖賢自彊不息之學亦無以過之也自昔多事之秋無不以賢才之眾寡判功效之廣狹曾國藩知人之鑒超軼古今或邂逅於風塵之中一見以為偉器或物色於形迹之表確然許為異材平日持議常謂天下至大事變至殷決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維持故其振拔幽滯宏獎人傑尤屬不遺餘力嘗聞江忠源未達時以公車入都謁見款語移時曾國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稱後乃專疏保薦以應求賢之　詔胡林翼以臬司統兵隸曾國藩部下即奏稱其才勝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國藩經營軍事卒賴其助其在籍辦團之始若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李續宜王鑫楊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諸生或拔自隴畝或招自營伍均以至誠相與俾獲各盡所長內而幕僚外而臺局均極一時之選其餘部下將士或立功既久而

浸至大顯或以血戰成名臨敵死綏者尤未易以悉數最後遣劉松山一軍入關經曾國藩拔之列將之中謂可獨當一面卒能揚威秦隴功勳卓然曾國藩又謂人才以培養而出器識以歷練而成故其取人凡於兵事餉事吏事文事有一長者無不優加獎借量材錄用將吏來謁無不立時接見殷勤訓誨或有難辦之事難言之隱鮮不博訪周知代為籌畫別後則馳書告誡有師弟督課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與自好之徒皆樂為之用雖其桀驁貪詐若李世忠陳國瑞之流苟有一節可用必給以函牘殷勤諷勉獎其長而指其過勸令痛改前非不肯遽爾棄絕此又其憐才之盛意與造就之微權相因而出者也竊嘗綜敘曾國藩之為人其臨事謹慎動應繩墨而成敗利鈍有所不計似漢臣諸葛亮然遭遇盛時建樹宏闊則又過之其發謀決策應物度務下筆千言窮盡事理似唐臣陸贄然涉歷諸艱親嘗甘苦則又過之其無學不窺默究精要而踐履篤實始終一誠似宋臣司馬光然百戰勳勞飽閱世變則又過之臣於曾國藩師事近三十年既確有聞見固不敢阿好溢美亦何忍令其苦心孤詣湮沒不彰反覆籌思義難終嘿謹撮敘大略據實瀝陳相應請　旨飭付國史館查照施行以彰　先帝知人之明而示後世人臣之法所有督臣忠勳卓越始終盡瘁情形恭摺由驛馳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自記云傳相初聞文正公之喪亟欲具疏臚陳事蹟請付史館惟以相隔較遠於近事未能周知乃馳書金陵幕府屬福成與錢子密京兆就近攷悉福成遂草此疏寄呈輾轉稽延候踰兩月時則署兩江總督何公湖廣總督李公安徽巡撫英公皆已陸續具疏表章　朝廷恩禮優渥至再至三傳相以謂若再陳奏近於煩瀆因懷不上然其後每與幕僚談及頗惜當時未用此稾又謂此等大文其光氣終自不磨滅也　庶昌按當時吳楚皖三疏大綱已具吳疏出李眉生廉訪之手楚疏出李次青方伯之手二君皆文正高弟雖極力推揚究不若此疏之翔實醇備予尤服其綜敘生平處勘論至當非窺見精微焉能道此昔孔門四科冉閔之徒善言德行今吾於叔耘亦云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書說類

宋潛虛答伍張兩生書 宋潛虛桐城人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閒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于一于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于文章嗚呼其無以加于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偽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謂精也而有物焉蔭驅而潛率之出入于浩渺之區跌宕于杳靄之際動如風雨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是物也傑然有以充塞乎兩間而蓋冒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語言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皐視之九方皐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迹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謾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于文章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爲文章意思蕭然既閑且遠蓋有得于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爲方仙道形解銷化其術祕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望之

宋潛虛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日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爲文之爲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以一心注其思萬慮棄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壒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閒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後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言斯無以取世人之爲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琱飾爲工觀其菁華爛漫之章與夫考據排纘之際岀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略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覆吾足土石封吾目雖咫尺莫能進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煙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遊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聞嗚乎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爲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

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愁神志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遊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閒所著有蘆中集天問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删其十之二三棄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曩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姚姬傳復張君書

辱書諭以入都不可不速嘉誼甚荷以僕駮蹇不明於古不通於時事又非素習熟於今之賢公卿與上共進退天下人材者顧蒙識之於儔人之中舉纖介之微長掩愚謬之大罪引而掖焉欲進諸門牆而登之清顯雖微君惠告僕固媿而仰德久矣僕聞蘄於己者志也而諧於用者時也士或欲匿山林而羈於紱冕或心趨殿闕而不能自脫於田舍自古有其志而違其事者多矣故鳩鳴春而隼擊於秋鱣鮪時涸而鮒鯉遊言物各有時宜也僕少無巖穴之操長而役於塵埃之內幸遭　清時附羣賢之末三十而登第躋於翰林之署而不克以居浮沈部曹而無才傑之望以久次而始遷値　天子啓祕書之館大臣稱其牖解文字而使舍吏事而供書局其爲幸也多矣不幸以疾歸又不以其遠而忘之爲奏而揚之於上其幸抑又甚焉士苟獲是幸雖聾瞶猶將聳耳目而奮雖跛躃猶將振足而起也而況於僕乎僕家先世常有交親接迹仕於朝者今者常參官中乃無一人僕雖愚能不爲門戶計耶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於季桓子是也古之君子仕非苟焉而已將度其志可行於時其道可濟於衆誠可矣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何則所濟者大也至其次則守官攄論微補於國而道不章又其次則從容進退庶免恥辱之大咎已爾夫自聖以下士品類萬殊而所處古今不同勢然而揆之於心度之於時審之於己之素分必擇其可安於中而後居則古今人情一而已夫朝爲之而暮悔不如其弗爲遠欲之而近憂不如其弗欲易曰飛鳥以凶詩曰卬須我友抗孔子之道於今之世非士所敢居也有所溺而弗能自反則亦士所懼也且人有不能飮酒者見千鍾百榼之量而幾效之則潰胃腐腸而不救夫仕進者不同量何以異此是故古之士於行止進退之閒有跬步不容不愼者其慮之長而度之數矣夫豈以爲小節哉若夫當可行且進之時而卒不獲行且進者蓋有之矣夫亦其命然也僕今日者幸依　聖朝之末光有當軸之褒采踴躍鼓忭以冀進乃其本心而顧遭家不幸始反一年仲弟先隕今又喪婦老母七十諸孫在抱欲去而無與託又身嬰疾病以留之此所以振衣而趑趄北望樞斗而俛而太息者也遠蒙教督不獲趨承雖君子不之責而私衷不敢安故以書達所志而冀諒察焉詞旨淵永眞得司馬子長之神而遺其形貌

姚姬傳復孔撝約書

鼐頓首去聖久遠儒者論經之說紛然未衷於一而又汨於同異好惡之私心以自亂其聰明而長爭競

之氣非第殘闕之爲患而已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禮失求之於野夫於羣儒異說擇善從之而無所徇於一家求野之義學者之善術也雖於古禮運失之餘亦終不能盡曉然而當於義必多矣承教禘說其論甚辨而義主鄭氏則愚以謂不然禘之名見於禮經傳春秋國語爾雅未有云祀天者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韋元成釋之云王者受命祭天以其祖配不爲立廟親盡故也所立親廟四而已元成以是解禮記之義已僻矣此班彪所謂不博不篤不如劉歆者也意元成之爲此言固非臆造當時儒者固有以禘爲祭天神之解矣元成又引禮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此亦當時儒者之說蓋出於公羊經師推是說固以禘爲宗廟之大祭非祭天神也惜元成濫引其辭不能分別擇其一是耳東漢而後儒者說經之義或繼或絕或闇不章而鄭氏獨著鄭氏所受師說同於元成夫以祖之所自出爲天且人孰不出於天何以別爲一王所自出別爲一王所自出則必如康成所用緯說感生靈威仰之類而後足以達其義故究韋元成之解必至於用讖緯而後已然則禘說之失萌於西漢之士而極於康成之徒西漢之士說非皆誤也雖有是者傳述之不明而廢於無助也夫逸禮尚有禘於太廟禮安得如鄭說以祭昊天於圜丘而謂之禘果周以禘祀天而以嚳配孔子告曾子宜與郊以稷配明堂以文王配並舉之矣而反遍不言乎禮記喪服小記大傳兩篇皆以說儀禮喪服者耳因喪服有宗子適庶之禮異故推其極至天子承祧主禘而後止何謂從言及祀天乎兩篇皆言禮不王不禘鄭君釋以祀天不達經之本旨者也且夫郊以祭天其禮誠重矣然自人鬼言之則禘之祭祖所自出而以祖配其禮尊爲祖設者也重在人鬼者也郊祭天而配以祖所重非在人鬼者也故展禽之言禘先於郊春秋外傳屢言禘郊者以此不可因是遂謂禘乃祭天神與郊同義也當康成注周禮知是說之不可通矣亦謂宗廟之祀有禘祫祠禴烝嘗六者然不能舉禘祫之別惟鄭司農注司尊彝有云朝享追享謂禘祫也夫王者先祖之於太祖皆子孫也子孫得朝於祖而合食故祫謂之朝享王者之追遠未有遠於祖所自出者矣故追享禘也以是求之司農之說當矣而後鄭不達顧捨而不從及王子邕難鄭君作聖證論斷以禘爲宗廟五年之大祭以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帝嚳四代禘此二帝是爲禘其祖之所自出然後禘義大明故究禘之論仲師啓其萌子邕暢其義後儒所不能易已然竊意子邕之說亦有未盡蓋王者太祖以下皆其祖也禘祭祖所自出則其祖皆得配之祫有不禘而禘無不祫是以皆曰殷祭也其祖皆殷祭而立廟者四是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隆殺之分有如此故雖有太祖之廟而非其辭意所及也非如元成謂遠祖無廟亦非如子邕言專以太祖一人配也然子邕之言大旨善矣後有執鄭君以難子邕者皆好爲說而無從善徙義之公心者耳當明時經生惟聞宋儒之說舉漢唐箋注屏棄不觀其病誠隘近時乃好言漢學以是爲有異於俗夫守一家之偏蔽而不通亦漢之俗學也其賢也幾何若夫宋儒所用禘說未嘗非漢人義也但其義未著耳夫讀經者趣於經義明而已而不必爲己名期異於人以

爲己名者皆陋儒也攜約以爲然乎鼐於義苟有所疑不敢不盡非有爭心也苟不當願更教之得是而後已鼐頓首規撫劉子駿而能神明變化人不易識

姚姬傳復魯絜非書

桐城姚鼐頓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爲君子矣讀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嘗論古今才士惟爲古文者最少苟爲之必傑士也況爲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爲師友剽取見聞加臆度爲說非真知文能爲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鼐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閒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廖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爲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鼐亦竊識數語於其閒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聽所好恣爲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秋暑惟體中安否千萬自愛七月朔日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見道之言古人所未道也

姚姬傳復蔣松如書

久處閭里不獲與海內賢士相見耳目爲之聵霿冬閒舍姪浣江寄至先生大作數篇展而讀之若麒麟鳳凰之驟接於目欣忭不能自已聊識其意於行閒顧猶恐頌歎盛美之有弗盡而其頗有所引繩者將懼得罪於高明而被庸妄專輒之罪也乃旋獲惠賜手書引義甚謙而反以愚見所論爲喜於是鼐益俯而自慚而又以知君子之衷虛懷善誘樂取人善之至於斯也鼐與先生雖未及相見而蒙知愛之誼如此得不附於左右而自謂艸木臭味之不遠者乎心乎愛矣何不謂矣尚有所欲陳說於前者願卒盡其愚焉自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多矣其合與離固非

一途遠宋程朱出實於古人精深之旨所得爲多而
其審求文辭往復之情亦更爲曲當非如古儒者之
拙滯而不協於情也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以
踐行其所言而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以來皆以
其學取士利祿之途一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
而已其言有失猶奉而不敢稍違之其得亦不知其
所以爲得也斯固數百年以來學者之陋習也然今
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以專宗漢學爲至以攻駮程
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因
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
從者也然苟大小之不分精麤之弗別是則今之爲
學者之陋且有勝於往者爲時文之士守一先生之
說而失於隘者矣博聞强識以助宋君子之所遺則
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鼐往昔在都中與
戴東原輩往復嘗論此事作送錢獻之序發明此旨
非不自度其力小而孤而義不可以默焉耳先生胸
中似猶有漢學之意存焉而未能豁然決去之者故
復爲極論之木鐸之義蘇氏說集注固取之矣然不
以爲正解者以其對何患於喪意少遠也至盆成見
殺之集注義甚精當先生曷爲駮之哉朱子說誠亦
有誤者而此條恐未誤也望更思之鼐於蓉菴先生
爲後輩相去甚遠於潁州乃同年耳先生謂潁州曰
兄固於鼐同一輩行而過於謙非所宜也客中惟保
重時賜教言爲冀愚陋率達臆見幸終宥之

姚姬傳復魯賓之書

某頓首賓之世兄足下遠承賜書及雜文數首義卓
而詞美今世文士何易得見若此者某之譾陋無以
上益高明求馬唐肆而責施於懸磬之室豈不媿甚
哉顧荷垂問宜略報以所聞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
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
不可厭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
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以通者義理也雜以辨
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
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以一內
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
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
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
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
乎今而達乎古也以海內之大而學古文最少獨足
下里中獨盛異日必有造其極者然後以某言證所
得或非妄也足下勉之不具六月十七日某頓首

吳殿麟答任幼直書

丁酉之冬識先生於廣陵邂逅之交情逾故舊矜我
窮屈吁歎再三昨復辱書過蒙寵念謂今歲將還朝
供職願定出其文章先生攜而獻之卿大夫好士者
之前必有賞歎逾常拔而出之深淵者此由先生致
致進賢故不量定之庸駑而惠恤之執書感唏敢違
嘉命雖然竊有說定以頑懦之資二十年來學嘗骨
肉憂患六經百氏攻討未遑所爲文章空疏弇鄙不
足邀巨公盼睞明矣且夫三尺童子皆言富貴有命
而天下之大無數人知命者知之而仍不避水火以
求之必其中猶有徬徨莫之能信者在也昔黃允以
儁才知名或謂之曰子有過人之才恐守道不篤耳
後司徒袁隗爲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壻如君足矣
允聞遂黜遣其妻其妻大召親屬歷數允隱惡而去
允以此廢於時嗚呼毀行求榮不用反廢知命者固

如是哉大抵衆人之知命也亨屯既定衆知之甚且衆悔之君子獨知命於亨屯未定之先故可貴也君子因禮以知樂因古以知今因時以知命觀國家之勢通鬼神之情黃直卿筮易遇困之兌去職隱于幽谷者三年識知命之君子也定近亦筮得遯之卦辭命之窮灼然可信矣先生雖委曲爲鄙人謀豈能回定當遯之命哉且夫儲石成城而後能嚴出入儲貨成市而後能通往來儲禮義成君子而後能治天下之人之衆羣生以洽萬物以昌楊素使謂文中子曰盍仕乎曰汾水之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鬻彈琴著書不願仕也今定生逢有道非不願仕者顧自以齒踰三十學行僅比于中人中夜悲思識有不知所以進者而易乃幸告定以一言曰遯吾聞君子紆鸞龍之翼於韋布之任養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定將考道窮山順天地之心分先賢之責以自奮也夫六藝富于江河而乃欲積水潦以成其大道德崇於山嶽而乃欲積土石以成其高日月疾如駛亦未知駐足何如矣豈敢復逆命爭名忘其踰分哉夫薦士盛節也定不敢援上而先生顧爲之誇耀其文於定亦非有汙行也所以吝於獻者則通塞有命之說耳且淮南子不云乎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惑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定之文恥不若莫邪碧盧也苟莫邪碧盧矣百世之後豈無歐冶猗頓其人者何日暮之名爲辱先生寵眷而不獲奉教感偕愧集無任惶恐不宣

吳殿麟與程景卿論周易書

六藝經秦火焚燒殘缺之後獨易以卜筮得爲完書今之學者以漢去周未遠象數之學宜尚守其傳故言易者每宗之竊謂理也數也乃易之源而非易辭之所繫者也辭之所繫以明吉凶者象而已漢儒求易於象似也而未必得聖人立象之旨也孔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嘗曰立象之根源必灼見夫六位之屢遷非此象不足以顯此卦此爻難顯之情者而因設此象之非有典要典要莫加矣易之第一卦第一爻象潛龍潛龍坎象也以漢儒爻變之例繩之則巽也夫昔之繫爻者豈惟巽坎非所拘卽潛龍亦奚必泥哉有象焉能闡乾初陽在下之意焉足矣是故取象在彼不必執也而假象以宣其意者在此不可易也是之謂立象以盡意也漢儒不克因象以究其根源而惟拾掇其枝葉是以愈繁其法泥其方而易象愈昏然莫之能曉也豈不謬哉馬鄭荀虞漢儒箋易之最著者也虞翻以其書奏上謂荀爽馬融鄭元宋衷之傳於易皆未得其門難以其書示世設以馬鄭諸儒議虞氏之易有不彼我易觀更相笑乎而學者猶亟稱之不亦惑乎厥後魏王弼出病漢儒鑿智之私乃闢而廓清之觀略例所陳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善之善者也然四聖而後能與於此者誰乎是故泥象而不究象之根源者漢之失也不存言則無以得象不存象則無以得意者又魏晉以來求易者之失也夫以聖人道德性命之奧託諸卜筮之淺術以牖迪天下俾天下秀士頑民咸得與於道德之休以免咎焉道至大心至苦也乃二千餘年註易之士千數百家卒無一人深入其微而盡闡之可不惜哉雖然漢以後言易者雖各有偏然其言之善者如金玉亦時出於泥沙土石之中定不自揆閉戶陳列古今

註易諸書博稽而精采之者蓋二十餘年矣有其義求之諸儒之訓未愜者輒蒙僭越之罪而以私見釋之書成名之曰周易集註區區之心冀自漢至今鬱而不明之易教十闡一二焉斯幸矣而四方君子見其書者謂於漢儒之言采掇尚嫌疏漏真能匡小子之紕繆哉獨足下不隨聲和之且謂勤求聖人立象之意確乎能見其根源未有越此書者殆阿所好而譽之乎何其言之與諸君子反也夫著書立言爭一時之名以耀愚俗之耳目者陋儒之見也志在明先聖之道書傳則萬世蒙其教不傳則一己之名不妨汲焉者君子之心也昨蒙惠顧樽酒之間卒卒未盡所陳故復傾肺腑略罄其狂愚惟足下正焉

吳仲倫復吳耶溪書 吳德旋字仲倫江蘇宜興人生員有初月樓文集

耶溪吾宗足下德旋前與耶溪書以子香謂耶溪不宜務博爲非耶溪實兼人之才異日可望追蹤蘇子瞻朱晦庵兩先生者惟耶溪一人耶溪來書務自撝謙而轉以相屬則過矣德旋非能以言榮辱人者德旋譽耶溪謂今時已足抗衡子瞻晦庵于耶溪無毫髮裨況期之異日耶特以見善而不知則已知而不揚是蔽賢也是孟子所謂不祥之實也德旋之譽耶溪懼當不祥之實耳豈敢以一人之口爲足敵千百輩之呶呶者乎德旋幼未識學年踰二十始少知自好讀書爲文家無藏書所居窮僻無從借得性又善忘從他人架上案頭讀之旋即與未嘗寓目者等所守兎園冊子妄意進退古今人高下豈有當哉嘗念性不能自賤觍阿諛苟合取容當世然遇人無賢愚少長貴賤未嘗敢少有自矜負之色而久處困約之境若墜坑谷無有垂之綆而出之而引之平夷之路者以是默默而居踽踽而行閒入邑城中則其所相與游從往還不厭者皆窮蹇抑塞無聊之徒然且追逐雲月舒悲娛憂强作任達以自附于陶元亮王無功諸人之後一日不饑死即爲天地閒一日之幸民如是而已他何望哉他何望哉耶溪年未及壯所造已欲上追古人而從之固當以遠者大者自期而切切然惟以文章爲不朽之事業亦非德旋之所望于耶溪也德旋衰老廢學已久耶溪愼毋曰效德旋之所爲則耶溪進矣耶溪其勉圖之不宣

吳仲倫與沈閒亭書

閒亭足下德旋年二十許時與吾郡張編修皐文同學爲文編修甚見稱許且欲以此事相推遜編修之言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其時譽德旋之文者十八九編修既歿之後惲大令子居大肆力于文章其論文也自歐陽永叔而下均有貶詞以德旋爲若可登文章之錄者而亦得幸與所貶之列曰才弱大令之言又吾郡士人所取信也故此時毀德旋之文者亦十六七俗耳庸目移其聽視于人以爲譽毀于德旋之文無所益損也韓退之不云乎要以俟知者知耳而乃者足下見推以直接退之云云此又世人之所深疑而怪駭者也漢以後爲文者莫高于退之退之其可至耶世人之深疑而怪駭之固其所也雖然退之誠不可至而求其法而效爲之則奚不可者抑豈惟退之而已今且由退之而上溯之司馬子長又上溯之至于屈原莊周又上溯之至于易繫辭論語左氏檀弓亦孰得禁吾之求其法而效爲之者豈曰效爲之而遂能至之耶孟子之書謂人皆可以爲堯舜夫堯舜豈人之所能至哉然其言曰子服堯之服誦

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爲文者之宜取法乎古亦若是焉已矣至其所可至而其所不可至者相違豈遠耶得其傳而已矣湯武得堯舜之傳者也歐蘇曾王得退之之傳者也世人自不爲之而遂疑爲之者爲僞得之者爲妄是詎可以執途人而喻之者哉足下方少年于爲文非由師授而塗轍甚正持是以往如德旋者越之倍蓰奚難焉偶有所見伸紙疾書不覺累幅非欲爲文也暑熱幸自愛不宣德旋頓首

吳仲倫復呂月滄書

月滄先生執事德旋爲世所簡棄久矣自以學殖不深行能無足比數二三同志信而稱之實爲逾分而世之簡棄之者適當其所宜今執事之信而稱之乃不啻雅故相識者之所未有用是俯而慙伏枕而思不自知何以能得此于執事也德旋與執事未嘗相見而評議執事之文略無所隱飾顧忌此其愚直爲何如哉雖然不敢以不如此也德旋嘗欲自附于古之狂者而不直則爲聖人之所深棄而敢不懼乎德旋之所期于執事者蒙莊史遷以執事之宏才卓識而從事于斯深以數年之功力震川惜抱宜可紹而兼也此亦殆有天焉盡乎人以俟之而已德旋聞桂海間往往平地孤巖拔起削立千仞造物者之爲至是而實無以尚其氣鬱積數千年必有所屬以發之者今安知非執事耶幸自愛無失時不宣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吳敏樹字本深號南屏湖南巴陵人道光壬辰舉人官教諭有柈湖文錄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庸嘗識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爲麤知文事重復贈寄巨槧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云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偕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鈃之餘教以彊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躬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道以彊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劍於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

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吾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似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爲不見之義嘗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徧識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偏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嘗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塋表謹錄奉覽所論卜地無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嚮寒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二月敝郡湖上倉卒分張恨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聽蹋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敝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陽少北梗塞至今聞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屢覆之憂矣伏惟兵事反復多端國之無人民之無特非先生孰任此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更豐賤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脅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閒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耶然則雖軍餉絀竭萬計艱難而時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於千秋矣又遂驅氛掃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時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敝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閒紀述歌謠稍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厲而發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自記云此文似柳子厚蓄氣知之者

曾滌生復劉霞仙中丞書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書及繹禮堂記敬悉興居康勝勤學不倦所居疑在蓬島之閒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營觀物深窈靚希聲而友前哲殆未足語於此辭究三禮洞徹先王經世宰物之本達於義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覺後世之昏昏甚盛甚盛欽企何窮國藩於禮經亦嘗粗涉其藩官事

繁冗莫竟其業所以沮滯而不達者約有數端蓋禮莫重於祭祭莫大於郊廟而郊祀祼獻之節宗廟時享之儀久失其傳雖經後儒殷勤修補而疏漏不完較之特牲少牢饋食兩篇詳略迥殊無由闚見天子諸侯大祭致嚴之典軍禮既居五禮之一吾意必有專篇細目如戚元敬氏所紀各號令者使伍兩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進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獨無軍禮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輯乃僅以兵制田獵車戰舟師馬政等類當之使先王行軍之禮無緒可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古禮殘闕若此則其他雖可詳考又奚足以經綸萬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禮樂並重而國子之教樂乃專精樂之至者能使鳳儀獸舞後聖千載聞之忘味欲闚聖神制作豈能置聲樂於不講國藩於律呂樂舞茫無所解而麻算之學有關於製器審音者亦終身未及問津老鈍無聞用爲深恥夫不明古樂終不能孥究古禮國藩之私憾也郊廟祭儀及軍禮等殘闕無徵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達者也所貴乎賢豪者非直博稽成憲而已亦將因其所值之時所居之俗而剏立規制化裁通變使不失乎三代制禮之意來書所謂苟協於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時俗亦有未易變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婦聘饗亦及夫人誠以在宮雍雍斯在廟肅肅妃匹有篤恭之德乃足以奉神靈而理萬化所謂有關雎麟趾之精意而後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陽侯殺繆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後世若以主婦承祭則驚世駭俗識爲異域然全行變革則又與采蘩采蘋諸詩之精義相悖古之宮室與後世異議禮之家必欲彊後代之儀節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載品

官冠禮幾與儀禮悉合不知曰東房西牖曰房內戶東曰坫明世已無此宮室也然稍師儀禮之法則堂庭淺陋必有齟齬而難行者誠得好學深思之士不泥古制亦不輕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簡將必犂然有當於人心國藩於昏喪祭三禮亦頗思損益涑水書儀紫陽家禮纂訂一編以爲宗族鄉黨行習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禮俗之中卒未能從容爲之斯亦自沮而不達之一端也閣下山居靜篤將爲禮經發微及或問等書何不先取此三禮撰著鴻篇使品官士庶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義等殺之精儀亦淑世者所有事乎來書又以文章欲追歐陽公輩而與之並而志願有大於此者將決然而棄去抑兩利而俱存就鄙人而卜取舍國藩竊維道與文之輕重紛紜無有定說久矣朱子讀唐志謂歐陽公但知政事與禮樂不可不合而爲一而不知道德與文章尤不可分而爲二其譏韓歐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措辭甚峻而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亦以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分爲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孫豹所謂立德也施之事見之言者即豹所謂立功立言也歐公之意蓋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與言爲不足貴且謂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皆爲可悲與朱子譏韓公先文後道譏永嘉之學偏重事功蓋未嘗不先後相符朱子作讀唐志時豈忘歐公送徐無黨之說奚病之若是哉國藩之愚以爲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質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

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將喪未喪歸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謂道之將廢由命孟子亦以聖人之於天道歸之於命然則文之興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間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與文俱至吾輩欲法孔孟固將取其道與文而並學之其或體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則各視乎性之所近苟秉質誠不足與言文則已閣下既自度可躋古人又何爲舍此而他求哉若謂專務道德文將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亦未必果爲篤論也僕昔亦有意於作者之林悠悠歲月從不操筆爲文去年偶作羅忠節李忠武兄弟諸碑則心如廢井冗蔓無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見矣少壯真當努力光陰邁往悔其可追姻丈於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爲銘章必不足稱盛意南屏亦已衰頹共遊衡嶽之說果踐約否鶴仙修通志之議事甚浩博未易卒業近又喪其愛子憂懷何以自遣寒門已嫁四女二家未得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愴無涯內人失明之後諸病叢集醫藥相尋冢婦亦多病次兒於元日得舉一子差爲忻慰賤軀惝適惟目光日蒙於花鏡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煙霧直隸終年亢旱去秋未種宿麥今歲夏收失望疆吏對此如坐鍼氈公私孑孑都無好懷南望故鄉恨不得屏棄百事從閣下一豁襟抱也

劉霞仙與曾滌生侍郎書　劉蓉字霞仙湘鄉人生員官至陝西巡撫有養晦堂集

士之進說於門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圖規遠略陳天下之大計者乎翁嫗之智不出豆簞之間吾固知其無有也亦曾有獻忠言陳讜論攻執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進獻諛言以取容悅吾尤知其無有也然則執事所飽聞而饜聽者幾夫小儒道聽塗說之流街談巷議之倫耳惟箸人能受盡言而君子樂成人之美執事今世所謂賢者有忠言至計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賢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處故輒貢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淺薄者有不足陳則請畧發其端執事試平心察焉擴其量以受之以爲可采將繼此而有進若罪其冐昧斥而不錄則執事之過咎非吾黨之責矣稱執事之能者曰文祖韓愈也詩法黃庭堅也奏疏所陳歐陽修蘇軾之倫志量所蓄陸贄范仲淹之亞也數者誠足以暴於天下矣道喪而文敝得一二賢者起而振之豈曰小補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於時而有待於後者之所爲耳旣已達而在上矣則當行道於天下以宏濟艱難爲心而尚思以區區之詞翰自見不亦左歟託文采以庇身而政綱不問藉詩酒以娛日而吏事不修陋習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禍殃所自始將唾棄之不暇忍復蹈覆轍而躬爲之驀哉大疏所陳動關至計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見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責乎國是未見其益而聞望因以日隆度賢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於懷也若夫陸范之志量則遠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則未伸學已正而道或未盡然匡主濟時之略先憂後樂之懷實足以信當時名後世執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陳古訓以自鑒而不矜於氣規大道以自廣而務宏其度集思廣益庶幾近之若規永叔子瞻之節概以自多采退之魯直之詞華以自

豪此承平無事之世所爲優游以養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時之所急需以無救於治亂之數也須執事之賢者曰其廉可師明執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國雖執事之自許也亦然曰不愛錢不惜死壯哉言乎雖然以此二者明執事自待之志爲戡亂濟時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賢豪之望盡大臣報國之忠則豈但已矣貪夫之殉利也如蟻蚋之競逐於糞壤埋首隕身而自以爲得於此有人焉志節皎然大利當前而不動可不謂賢乎然自君子觀之特亦士行之一節耳貞女之自號於衆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該淑媛之賢德乎不規其大而遽以自旌則何其見之陋也今天下禍亂方興士氣彌懦欲驅天下智勇材辯之士棄墳墓捐親戚出沒鋒鏑之餘與死寇相角逐非賞不勸漢高捐四千戶封趙壯士而陳豨授首項羽印刓不忍予而韓信陳平閒行以急去故濫賞則志士恥與庸豎爲儕而吝賞則抑無以繫豪傑之心以廉自槩則抑將以廉繩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語執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蓋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責之人人者也

張廉卿與黎蒓齋書

前在金陵相從譚藝譏評古今人私心甚快別後倏忽月餘日矣寒牕短檠時時隱几思足下不可弭忘裕釗自惟生平於人世都無所耆好獨自幼酷喜文事顧嘗竊怪學問之道若義理攷据辭章之屬其涂徑至博其號稱爲耑家亦往往而有獨至於古文而能者蓋寡自曾文正公沒足下及摯甫又不得常聚晤塊坐獨處四顧举然無可與語近者李佛生乃頗有意於此時相從問爲文法所入雖未深然佛生故天亮出於人人乃時有解悟處此差足語耳夫文章之事非資才負絕而程功致力之深且久者則必不能以至才優而力深矣其能至以幾於成與不能成則亦有天焉既至而幾於成矣其傳不傳與傳之顯若晦若近與遠則又有天焉且誠令其至而幾於成成焉而傳傳焉而顯且遠而吾文信不敝於百世吾身則既泯然死矣其取吾文而歎慕貴惜之者吾皆不得而見之矣捐棄一世華靡榮樂之娛窮畢生之力苦形瘁神以徼幸於或成或不成或傳或不傳之數而慕想乎千百歲後冥漠杳渺邈不及見之虛譽而不以自止豈非所謂至迂而大惑者哉宜彼世之所謂賢儁能一切以取富貴顯榮者訕笑而背馳之也雖然莊周有言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生人之耆好各賦受於其生初其不齊至不可以巧歷則夫孳孳焉勤一世於文字之業者無亦所耆出於其性而不能以自解者歟且吾觀古之能文者若司馬遷韓愈歐陽修之徒其始設心措意亦無過存乎以文自見卒其所至世不得徒文人目之是故深於文者其能事既足以自娛婜及其所詣益邃以博乃與知乎聖人之道而達乎天地萬物之原獨居謳吟一室之中而傲然俾倪乎塵壒之外雖天下又孰有能易之者哉又遑暇校量於我生以前與身後之贏失而爲之進退哉思足下不得見索居無聊輒一吐其匈臆之所積自怡取快意而已非足下僕亦不發此也天氣驟寒惟萬萬保練自愛不宣

李次青與劉毅齋書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道光癸卯舉人官至貴州布政使有天岳山館文鈔

中春肅復寸箋繇張春宇大令郵呈討邀英鑑尋將
忠壯公祠碑墓誌銘別傳譔就適聞執事大功告蕆
天山南北路縱橫二萬餘里一律蕩平　兩宮慈聖
嘉豫　皇帝告　廟冊勳晉湘陰伯相爵通侯執事
躋九列封五等諸將士遷擢有差此我　國家萬億
年無疆之庥抑從古武功所不數覯也　史宬方略
執事當爲功宗尤偉者在克成忠壯公未竟之志事
使英魂毅魄得含笑於九京嗚呼盛矣蓋嘗論唐平
淮西內地一隅之叛將耳其幅員曾不足當南汝光
之一道吳元濟抗朝命阻兵四年竭天下全力勦乃
克之當是時昌黎柳州之徒譔爲碑若雅震鑠千古
柳州獻平淮夷雅表至謂周宣王中興僅於詩之大
小雅若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暨崧高韓奕烝民江漢
常武諸篇鏗鍧炳燿盪人耳目望之若神人其揚厲
之也至矣顧以逸周書考之宣王中興諸詩多夸而
失實無論韓碑柳雅之過侈也蓋自穆王遷犬戎於
太原歷懿孝之世戎車屢征至夷王七年虢公伐太
原之戎至於俞泉昔之內徙者今爲寇矣宣王三十
三年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逋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逋四十年
遂料民於太原蓋與後漢西羌之叛略相似然則宣
王之功不過如唐之宣宗而尹吉甫之頌周宣亦猶
奚斯之頌魯僖事劣而文侈此六月采芑諸詩所繇
僅列諸變雅歟洪惟我　大清盧牟六合胡越一家
在昔　聖祖親征準噶爾時則有若費揚古馬思哈
孫思克　世宗兩征厄魯特時則有若年羹堯岳鍾
琪有若策棱查郎阿　高宗蕩平準部回部時則有
若傅恆兆惠成袞札布有若舒赫德阿桂阿里袞富
德旻達　宣宗重定回疆亦惟有若長齡有若楊遇
春有若武隆阿有若楊芳罔不桓桓仡仡焜燿旂常
用能肅將　天威修和我有夏顧其時峙粻輓粟士
飽馬騰諸將帥得一意辦賊其底績尚易從未有提
孤軍絕大漠借餉異邦采入其阻不踰歲即奏蕩平
如今日者也抑忠壯公所部老湘軍肇自王壯武張
忠毅二公迨忠壯帥之以平粵逆平捻寇平關隴逆
回直與賊相終始忠壯死事後適寇入關俶擾我西
陲執事復領公舊部會諸帥蹶勦草薙而禽獮之偉
績奇勳實遠出　國初先正上即周之方叔召虎申
伯韓侯仲山甫尹吉甫輩方斯蔑如若唐裴度李愬
烏重允顏嗣武之徒抑更不足並論矣使昌黎柳州
生今日能無變色卻步自哂其言之過侈也哉是宜
鍥石昆侖之椒洗甲蒲萄之海倚劍崆峒之岊包嬴
越劉比隆軒昊以彰　聖清神武不殺之殊猷惜下
走才非韓柳不足導揚徽懺也謹上所作忠壯公祠
碑及墓誌銘別傳碑用左相銜名誌續曾文正遺稿
弁援歐陽公尹師魯合誌張司錄例而補綴以銘別
傳紙　國史較詳未知有當萬一否

徐椒岑與方子白書（徐宗亮號椒岑桐城人廩生有善思齋文鈔）

亮行能淺薄不足辱當世之知而皇皇道塗焉以求
遂其一飽之欲此在今人爲不材而在昔爲鄙士足
下乃謬聽其一日文字之譽屢存問於逆旅之中所
以慰勉之者良厚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夫亮與足下素非相善也足下自知而得之然亮至
此數月矣先足下而知亮者有之後足下而知亮者
有之抑嘗有知而問之如足下者乎然則亮得此於
足下蓋古人之所謂知己也甚荷甚荷亮嘗慨交道

之衰不特市井泉貨之有無相軋卽吾輩文字往復亦各挾上下窮達之分其在上而援下者不必遽有見德之意而辭氣泰然有令有識當之隱抱不安者道義之交似不如是也前足下在幕府數過亮亮未一報悠悠之口不以爲足下之急相援引則以爲亮之陰相附麗矣然足下所與言者講學修德之事耳於人事未嘗有所闗白雖甚愛亮所爲文亦未嘗輕持以去亮於此益見足下知亮之深非淺俗之所識也昨足下之官和州有過亮者曰甚哉方子之愚也薦子於幕府不得請爭至面赤者屢矣嗟乎足下亮何以得此於足下哉昔王沂公進退人士士人不知史以爲宰相之器而恩怨二語范文正終身佩之足下誠取鑒於此願矢之以俟大用而於亮非所宜也夫所謂知己者知其長亦知其短面黨也而粉傳之足下以爲可乎願足下之戒之也亮今者行歸故山薄田數頃苟足供家人生計暫且閉戶闇修以希蹤古人萬一庶不負足下之知交乎相見無由託此以佈腹心幸爲民自愛不宣

王益吾復閻季蓉書

奉二月朔手教知前函已達左右足下恕其愚直而復有以誘進之盛心勤勤佩仰無量足下謂明代士習之壞始自中葉其論允矣至謂　國朝康雍以前士習端謹至今遍天下皆遊手浮宕之民由於漢學之以名相高以利相誘士始奔走於津要而蕩焉無復廉恥則僕不敢附和　國初承宋明講學之餘風氣窮則思變天下稍稍惡虛趨實抑陸王而尊程朱此以爲理學中之善機乾隆以後學者務於經籍傳注考訂發揮卽有宋諸君子之書亦復多所辨正其實事求是使古籍闇而復明微言絕而復續有裨學術甚鉅如江河之不廢也聖賢之書義蘊閎深雖經宋儒闡明容有疏漏亦非必一無舛誤此固待後人補正而爲其學者高談義理以實事求是爲不足爲於是各尊師說互相詆諆竅啟寡聞之徒沿波逐流遂有漢宋家學之目矣所謂漢學者考據是也所謂宋學者義理是也今足下之惡漢學者惡其名也若謂讀書不當從事考據知非足下所肯出也去漢學之名而實之曰考據之學則足下無所容其惡矣去宋學之名而實之曰義理之學則訾詆理學者無所容其毀矣此名之爲學術累也然謂二家之學無流弊則非也理學之弊宋明末流著於載記者大略可覩考據之弊小生曲儒失之穿鑿破碎者有之至謂其爲世道人心之憂以理推之決無是事今之士習日非矣然所謂奔走津要蕩無廉恥者豈考據之學導之邪彼身居津要能通考據之學者誰邪又孰肯持一卷漢學書以奔走達官貴人之門也果有之僕與足下當心識其人今茫乎未有聞也謂考據家以名相高似矣謂其以利相誘則何利之有謂今天下皆遊手浮宕之民彼爲考據學者終日鑽研目眵髮禿以求歿世可稱之名豈游手浮宕所能爲功此不得辨也僕在江南續刊經解有謂不當如阮文達不收李文貞方望溪輩著述以爲排斥宋學者僕曉之曰子誤矣經學之分義理考據猶文之有駢散體也文以明道何異乎駢散然自兩體既分各有其獨勝之處若選文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文派也爲義理考據學者亦各有其獨至之處若刊經學書而必合爲一未可謂知學派也僕僕續通志堂經苑二書則

必取言義理諸書而考據家皆在所弗錄矣其人大悟此可見彼之爲說者於學術之深未嘗兼通而博究也本朝糾正漢學者姚姬傳氏最爲平允其時掊擊宋儒之風過盛故姚氏非之以捄時也非爲名也至其論學以義理考據並重無偏而不舉之病道咸以降兩家議論漸平界域漸泯爲學者各隨其材質好尚定趨向以漸於成而已本無所用其辯爭孫芝房先生以粵寇之亂歸獄漢學大爲士林姍笑良由於考據一道未加講求致茲鉅失故曾文正起而亟正之今足下痛士習之頹靡發憤著書思拯其敝深心大力敬佩何已惟言漢學似不若姚曾兩君子之持平謹貢其愚惟亮察焉僕於學問惟務躬行不欲以口舌相爭私念忝附心知義無緘默足下方以其道倡於沅澧之間一言之出承學者奉爲依歸關繫至重儻不棄芻蕘而俯納之學術之幸也吳崖村詩文一卷戛戛獨造優入古作者之域真詞必己出者乞代致傾慕之誠爲幸

江叔海與廖季平書 江瀚字叔海福建長汀人有□□文鈔

月日瀚白季平大兄足下瀚不佞闊別三年學弗加益每接高譚輒增慙悚足下以去聖浸遠大義久乖慨欲繼絕扶微存真剟僞甚盛甚盛瀚經術荒淺無足比數顧於尊說竊有未安敢略陳其愚以求教益周道既衰孔子以詩書六藝設教受業之徒各以性之所近轉相流衍其於夫子之道固已不能無稍歧互如檀弓所記曾子子游之事是也二子者皆門人高弟尚猶相戾況後之不及聖人之門而徒守遺經者其亦安能盡合哉夫五嶽分形並極於高四瀆殊源咸就於海三代異制共臻於盛故君子之爲學也唯求其是譬之貨殖或以鹽或以鐵冶或以畜牧或以丹穴其操術有不齊致富則一也彼夫老墨名法諸子雜家言之踳駁者多矣而通方之士猶有取焉柰何皆爲誦法洙泗乃妄分畛域橫相訾謷非莊生所謂大惑不解者與今足下爲今古學攷有孔子晚年論定之說嚐其異矣今文家於西漢皆列學官然大小夏侯同受尚書勝既非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嚴彭祖與莽歆僞書瀚亦未敢附和史記述十二諸侯事多本左傳唯往往捃摭異聞故不免抵啎況年表序中明分左氏春秋國語爲二安得謂左氏春秋即國語邪孔子世家言狩大野獲麟亦今文所無尤可證韓非子載楚靈弒郟敖以爲春秋記之其文廑見左傳而楚策則作孫卿謝楚相書云云是其授受之故淌未可誣不出天漢以後明矣周禮一書從來疑信參半然必曰莽歆所爲終無定讞莽引尚書春秋爲居攝即真之據誦六藝以文姦言莫此爲甚豈特緣飾周禮乎是書雖晚出其制度典章非盡無攷見凡汪容甫周官徵文已詳者不復贅六官之設雖不見他經然大戴禮記有之又管子偁黃帝六相唯以司馬屬秋義少別然正足審其沿革之由不得反援以排之也學者離全經久遺文放失茫昧難徵與其過廢毋甯過存故雖東晉古文尚書僞迹昭著或者猶不欲黜蓋其慎也若夫尚論而心知其意是在信古闕疑之君子矣至於力攻鄭君論亦非是康成之學博大精深爲兩漢冠自王肅虞翻趙匡輩未嘗深究本原妄加駁難其氣力不翅什伯今人究於鄭君何損豪末乎然經義深廣靡得悉窮雖在大賢詎能無失且所注既多

或有先後不同彼此互異補苴罅漏聚來者是賴近世尊奉高密每義有未衷不惜援引附會屈經以從其說殆有如王邵所譏甯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者是誠過矣苟必刻意矯之若姚際恆魏源之大言非毀其庸有當乎况混合今古固未足爲病漢氏諸儒顓門傳受抱殘守缺是其所長膠固尟通道乃鬱滯鄭君崛起實綜其全注古文尚書則采今文說箋毛詩則參稽齊魯韓囊括網羅一洗前師之陋善夫陳左海曰守一先生之言而不敢雜此經生之分也總羣師之言稽合同異而不偏廢此通儒之識也焉可詆厲之哉且夫六經之書弁包三才大小畢具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貴能致其用也何必盡同不斷爲此而務勝人斷斷焉以張徵志爭門戶於聖人垂世立教之意不已傎乎遠哉至決別羣經悉還其舊誠一大快事雖然吾生也晚冥冥二千餘載以迄于茲何所承受取信雖欲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且不可得徒支離變亂而卒無益於聖經奚取紛紛爲也瀚承足下知愛有顏安樂俱事眭孟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其紛然不一也如此孰爲有師法邪孰爲無師法邪足下崇今擯古果將何以適從哉且其所謂家法者卽當時之功令焉耳彼欲邀求博士自不能不篤守師說誠祿利之路然也是以馬融指博士爲俗儒何休亦詆古文爲俗學是猶世之工辭章者與夫科舉之士更相笑耳方今功令十三經注疏與宋元注四經並重足下欲遠遵西漢功令胡不遵　本朝功令乎此其舛矣昔王伯安講良知作朱子晚年定論已爲舞文之書茲更尤而相效加諸孔子可乎哉可乎哉抑瀚所最不解者足下謂王制爲今學之祖兩漢經師均不識此夫表章王制乃足下獨剏之見前人何由知之盧植據史記以王制爲孝文博士作近孫季仇力辨其誣姑勿論而瀚疑王制者二事簡不帥教黜歸田里可也放流之刑舜所以罪四凶若庠序造士何至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四誅不以聽與附從輕赦從重之義不合非仁人言也矧曰孔子法乎或因易緯乾元序制記有文王稱王制一語遂定爲文王作則更非瀚所知已又足下謂史公不見左傳周禮乃所疑不敢畜言多未當勿吝指摘或遂置之以示不屑之教誨亦無慍焉交好之情要不以此易也惟足下亮之瀚再拜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一

贈序類

魏冰叔送孫無言歸黃山序 魏禧字冰叔一字叔子江西甯都人諸生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不赴有叔子文集

休甯孫無言將自廣陵歸隱乎黃山十年而未行四方之士各爲文以送之詩歌之屬凡千文若序凡百數十壬寅余客廣陵吾鄉涂子山數爲余言其人余因得交之癸卯再來廣陵則無言已新易居其言歸黃山如舊時作詩文送者日益多子山曰無言悅子文子盍爲文以趣其歸余謂子山曰廣陵爲南北大都會四方商賈輻輳仕宦游俠買田宅長子孫者十餘萬家舟車過其地餔饜而食者先後踵相接不絕廣陵故利藪豪俊非常之人失志無聊恆就利以自養而天下之欲因是以願見其人者又往往寄迹於此故廣陵非獨商賈仕宦之都會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會也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吾鄉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爲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而歸葬於南昌然則無言之居廣陵與歸黃山其輕重蓋可知余以爲無言倘能以其交游之力從屠沽賈街中物色天下非常之人雖使無言居二十六峯深絕處余猶將作招隱之詩勸無言出居通都大市不得與衣草食木者同其寂滅若無言謝爲不能則絕交游束筆硯揮手而疾歸乎黃山可也北宋時汴人有知其將亂而竊歎者鄰之人聞之徙家他適及金師破汴鄰人適在軍事護其家出之曰吾竊聞公言此所以報也眞人拊膺太息曰吾言之君且行之吾所以爲君幽乎以無言之才與智當審擇二者欲歸則速歸毋持兩端然吾終願無言之爲廣陵有而不爲黃山有也若夫無言果能行吾言與否則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子山曰然遂書以送其行

胡稚威送周司馬序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舉乾隆丙辰博學鴻辭辛未再舉經學有石笥山房集

今世之制文吏不治兵至中書舍人官視古尤異其選以舉人必試之書書爲衆人悅乃得署日入閤門下札錄編敕惟宰相左右指于天下事不許列詔下可否不敢持制詞無所掌職事無所發揮容容循循祿入不供然以便遷轉得舉進士入翰林故居其閒者咸願守待不樂外徙今年南澳司馬缺宜舍人歲滿者授于是西清周侯適當是行羣惜侯者謂某某與侯同官皆已取上第或歷臺省侯才右出宰相識深知勢得請留柰何聽其出隨郡守後或且謂侯南澳去京師萬里孤懸大海中俗獷風狺面猩舌鳥魚濤颶怪留疾駭作藪盜陸梁島嶼舶突倭人紅夷暹羅荷蘭東西南萍國百千稱使貢市獸情腥服互雜紛呀猝失威理莫可帖壓侯官中朝習從容文雅恐往非意所慣侯既受任無勉彊辭色趣裝具約日以行聞司馬所治地六百里防閩粵閒一得自爲政且獨有兵則大喜今夫儒者勢藉華處衣冠襜襜予之以變而不能定有衆而不能使利乎安而怯乎計不可爲通侯挾其有以殊于時無所于試惟棘壤阻隅亦庶自表甯娗娗終日閱所施爲然則海澨崎嶇知方談笑以往而忘其慷慨也侯喜究兵法臨事不惑況以有謀其至也登城而望重溟空虛天地解散蜃鱷青紅倏忽明晦必有益自壯以聳其奇者予將遂

而觀焉姑辭焉以俟

姚姬傳劉海峯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雄 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為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為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閒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彊著述不輟有衞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為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為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絕者不可勝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典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黏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傳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閱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歎然前年春 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為孔氏榮而以為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為國獲得人之譽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己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而有高才廣學而遠志蘄為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撝約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福莫盛乎與天下為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碕岸崩根拔而絕士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撝約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慎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撝約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為之說以贈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桐城姚鼐序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

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淸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闚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彊識而精思爲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塵滑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閒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彊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臥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可緩急輕重漫不敢訾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體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和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叟悼心官吏灰氣公乃破戚側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盡下爲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甯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　天鑒下蘇民生官淸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魚不災貨商流馳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思獨運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爲覲歸之獻上元梅曾亮謹序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暗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敝衣冠獨行市中斷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

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可居居困矣然困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貌忻慕笑抃而欲從之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貌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邵位西龍樹寺壽讌詩序（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人道光丁酉舉人官刑部員外郎有遺文一卷）

夫人之久生於世年自六十以至七八九十從未至乎是者比觀之而彊名之爲壽從已至乎是及又進乎是者比觀之是皆其數自致爾亦未始見爲別異而可貴也惟夫能文章之士其所爲文固已足垂數十百年之久甚至逾遠而彌存而其文章之工又必待其年至而積以多而工者且益工若近世號工於文者取集中所爲作而覆其年月四十以前者蓋無幾其尤工而爲人所愛誦者多五六十以後之爲蓋閱天下之理與事益詳而人之與人流連往復之情亦愈久而深且至則所謂垂數十百年之久以至逾遠而存者果亦視其生世之久遠以爲差而其他不幸中道而止者往往猶留未至之境爲後人所慨歎故夫能文章者之久生於世非如世人之但久於世而已也而與並生於世者或以其祿位容貌而視之與凡爲壽者等則未達於天之意也道光乙巳之春三月二十有五日伯言梅先生壽六十吾黨之士相與讌於龍樹之寺以致其庶幾久生於世之意各爲詩而懿辰爲之序惟明以來之爲壽序者不詩而序溯元人所爲序皆諸詩序也亦猶唐之爲贈序者始莫不有詩後乃無詩而徒贈以序是皆詭而失文章之體不可無辨而吾伯言先生之爲壽意天將繼今而遞與之年以大昌其文其義非詩所可盡故反復於天所以開先生與先生所宜益自重者以揭於詩卷之端（與笑盤析）

吳南屏屠禹甸夫妻八十壽序

巴陵洞庭天下壯區也而吳中太湖之山亦名洞庭古志稱巴陵地道謂君山有穴潛通吳之包山者其語荒渺蓋難知也余家巴陵濱湖之鄉人工作布而以布賈者多吳之洞庭人家自先大父時頗以居布致生息故多與吳客熟識而鹿角市臨湖有屋一區賃而賈者爲吳洞庭人屠氏屠氏業此蓋數世矣近乃輟不自賈而更助他人余自幼少時見與余家往還者屠翁禹甸此數十年翁歸老其鄉其子介錫猶在鹿角今歲辛丑之春來請曰吾父母年皆八十念家貧無能廣賓客稱觴爲壽乞吾子一言將持以歸爲老人光榮余以屠子之言人子之至情也然以余之鄙薄名不出州里其言奚足重而吳又士大夫文章之林藪也顧以數世交游卽不敢辭而翁之行事余又無以悉之憶自少時見翁爲人恂恂長者行步從容不類賈肆人舉止遇人無少長莫不敬禮言惟

恐傷之其若是固宜壽余又見洞庭人之賈吾鄉者其生平夫妻別離之日至久也然老則歸休猶不忘其本而其人久慣吾鄉或歸而數數仍出今翁自歸吳後即不更來與其配氏偕老於家又健甚俱享高年其可嘉也已吾聞洞庭之山爲峯七十有二登而瞰太湖三萬六千頃其光景氣象視吾岳陽之巳宜有勝焉者山中多奇花異果供采擷四時而有也晴和佳日翁與媪扶杖偕行鄉之父老兒童相迎問語笑山水閒亦可以樂而彌永其年矣曾文正公云此文置之歸集中幾不能辨

曾滌生送劉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竊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姦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散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斷無不斷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姦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曾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賓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彊有力者之手口羣數十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課迹而責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曾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澌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歸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砭焉

曾滌生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爲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類於是刺譏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爲韓氏

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甚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由是言之彼其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摋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爲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遠矣　國家承平奕禩　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閒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爲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爲無類　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儁天下翕然爲浩博稽覈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爲文務閎麗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不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閎麗之文闃然無復有存者矣聞者吾鄉人淩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爲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爲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　皇太后萬壽　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　誥命以歸覲出所爲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贈言之義以爲同志者勖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鄭子尹送黎蒓齋表弟之武昌序

人之制於天權於人者不可必惟在己者爲可恃格致誠正以終其身是不聽命於天人者也功名事會之倘至起而行之吾樂焉否則胼胝於畎畝歌嘯於山林亦樂焉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者也非是則必待上之有以勸之而後士有所恃得專志於學而後成其爲身士各成其爲身而後天下治亂乃有所賴　國家養士二百餘年矣讀書者自束髮受五經四子書學八股文應選舉由府州縣學生試省闈禮部以成舉人進士遂授官而食祿次則由廩生副貢優行選拔貢於京就別頭試亦得停年循資而授官焉是爲入仕正途外此則以貲進顧或不足之甯長年盻目伏臘以從事於學以應三載歲科鄉會之選誠恃有勸之之道也自盜賊起粵西蹂躪吳越秦楚邊省亦寇擾騷然在上修文不暇給爲士者乃始失所恃吾貴州已兩科廢省試府州縣科歲考至有停十年者生童望考途無去處力不能提刀殺賊建軍功致尊顯復不能鑽營長官借奏書屆名保舉又不能因緣句當公事稽團務庀釐局中閒乾沒以苟且養妻兒城鄉富家子弟倘佯怳歲月莫就師貧者捨策而易業則欲倚舌耕求束修之奉又賤且難也吾意此時當有權宜之法以收士心而振士氣如宋因軍興詔川陝類試未嘗必至京師也宋元明鄉試皆即臺秩選聘屬官及家居士大夫或儒士主考亦未嘗必遣京朝官也或可倣其意行之而無一二府爲足藏事地然則士生此邦值此時如之何其不怨吾又意士誠志聖人之道聽命於天人者誠無如何矣自修其可恃而亦無如何哉是固難爲一概道也表弟黎蒓齋行謹而能文自弱冠補廩膳生久

屈於不試將適武昌省其從兄擬足貲遂北附順天鄉試過我言別此其計良苦然計此行至綦市登舟出涪陵魚復下三峽秭歸夷陵順流趨荆州經洞庭之口及大別而拜汝兄若復前去更過雪堂觀廬岳北歷徐兗瞻光日下水陸不止萬里驅檣輪轍之閒畢然想望孔孟之所爲教程朱之所爲學以及屈宋李杜歐蘇之所以發爲文章必有相遇於心目閒者則斯行也誠快彼聽命於天人者雖不可知而在己者所得多矣況以子之才又在必售之數乎行矣吾雖衰猶能待他日歸而觀子之所得也

張廉卿湘鄉相國曾公五十八壽序

往者湘鄉相國曾公開壽五十爲咸豐十年裕釗郵觴詞稱引南山有臺之詩以爲祝且必公當平賊致太平越五年大軍克金陵粵賊平及今歲捻賊亦平裕釗私獨嚮然謂往者壽公語固終效邪及是 天子詔公自兩江移督直隸於是公年五十有八矣南中人士之在金陵者惜公之去而不可留也謀以公誕日衆執爵爲壽乃復以壽言屬之裕釗裕釗惟公提一旅起湘中義聲感動天下豪傑魁桀才節偉人雲興而從之淵謀羣策雷動神應萬衆一詞順風而邁遂南清江表北至於河朔匈妖蕩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薰冒煦育瀕萎而蘇十五年之閒而海內大定澤流於千里文武威德忠誠愷惻徧乎於中外鴻鉅人學士大夫隴畝山澤之甿外薄四海鑿首魋結之遠人愛悅而歌頌之於千萬年永世無極顧公則澹乎不以自有若春風之被物儵然飄浮雲而過乎寥廓之表而百菓草木皆甲坼也則裕釗烏足以知公之所爲哉抑又聞之成萬物而不有其功者天之道也是故歷古今而不毀君子法之常虛其中以與物相銜雖震動憂勤苦身勞形而內不撓利澤被於人功高乎百世而不以己與是故其神全其神全故物莫之能傷而祉福慶壽應焉莊周有言汝游心於澹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不爲私焉則天下治矣又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長生周之言與夫聖賢之旨固若有閒而自通人者觀之則其理未嘗不可以相發然則天祚 聖清其將益佑我公黃髮壽耇輔成萬世無疆之庥乎夫裕釗往者之言既驗矣今之言此其必有合也落落數百言於文正公意量勳德包舉無遺淵雅超逸壽序之傑作也

張廉卿王覲臣副戎五十壽序

人之盛衰果以其壯與老乎哉人生十年曰幼二十曰弱三十四十而曰壯曰彊五十始衰至於八十九十而爲老與耄者世之大常也然商周之際師尚父老起海濱而鷹揚於牧之野漢趙充國遭諸羌畔獨自請馳至金城年亦且七十餘矣其規恢宏遠而計慮周盡雖盛壯之人不能過也由是觀之人之所以爲盛衰無亦以其志若氣耳志氣頹而苶然其不能振雖若年二十三十四十不啻其老焉耳志定而氣充神王而守固雖若八十九十不啻其壯焉耳而得謂之衰且老乎而況其未及是者乎天下之務莫不以志氣爲盛衰若夫受任軍旅之事國之虎臣則尤以其壯勇膂力爲用者也故其盛衰彊弱而天下乃與爲輕重平居無事總三軍之衆營陳之制鐃鞞之數擊刺角力教練之法將士之材鄙勇怯車甲兵械之良楛皆以一心嘗劑稱量而識其利病一日有變提數千萬人之命爭勝負存亡之機而俯仰縣於壁

嗟芸乎艱哉非夫志足以帥氣歷百變而不撓者烏
足以任此哉往者海內兵起軍帥武臣遘遇事會攘
兇盪寇人自奮於功名大難旣夷　國家甄勞賚功
所以　褒寵優渥之已甚其上者　錫爵傳胙榮施
於孫子原其初類皆起於庸沽屠販市井田野之夫
一日高門豐屋名園膏壤琦服玉饌帷帳狗馬婦女
象犀珠玉瓌物充積爛漫於前貴極富溢心蕩志盈
濡首酣豢而驕侈至於無等肆焉自以爲天壤之內
莫我尊且賢者彼其人固尚犖然壯佼也身則未老
而其質固已敝矣天地之道老者秕而穉者嗣遞相
嬗而日新以不窮故私嘗獨論今日之事欲贊桀佼
厲武節爲疆本折衝之計莫若差擇戎臣之中視其
名位之稍後者任之以事而察其材徐焉而乃以希
其成功其他則皆所謂物之旣老者也副戎王君覲
臣樂善而不矜與人交必爲之盡吾黨故時樂從之
游而悉其爲人蓋其志與氣有足多者先是君亦以
從軍隸諸將麾下其後特爲曾文正公所器累官至
副將任江甯左營游擊兼治新兵營其申儆軍政率
厲戎卒勤而篤公而明嚴威而不殘警敏而無欺所
治軍標姚精整爲一時冠衆莫不稱之又洞明諸務
於人之情僞事之利鈍無所不究悉居常義勇激發
時時思一得當以報　君上未有因也始君雖在軍
中故未常特將其所蘊蓄鬱而未施今方內雖鄉甯
然伏莽之戎諸行省往往而在東南瀕海萬里之地
疆事尤絕重鉅自　朝廷及中外大吏孳孳以求將
帥之材爲亟以君之所挾如是所謂穉者嗣而日新
以不窮者其將在茲乎君年甫五十其氣蓋方盛而
未衰然雖由是而進以至於八十九十吾知其猶今
日也師尚父之烈非後世所敢望巳且使君得如趙
充國者益老其材而寄之以疆埸之任豈非　國家
之所重賴哉今茲九月爲君五十覽揆之辰裕釗與
同志諸君謀爲君壽不敢爲世俗虛美之辭獨爲論
當今之勢與其勖君於無期者而書以祝之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二

傳狀類

侯朝宗司成公家傳

侯方域字朝宗號雪苑河南商邱人順治五年戊子副貢生有壯悔堂集

叔父司成公諱恪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讀書爲詩賦三歲而方相國從哲賢之以爲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論議終不肯苟同方相國公性寛厚長者嗜飲酒不事生産常家居其門下生董嗣諶爲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請閒顧有以爲公壽公固閉閤不與通日召其故人飲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卻之更飲以酒數歲以爲常以故歷從官通顯矣而析産不輒豐公爲詩推杜甫而洛陽人王鐸者後公舉進士能爲詩既第家貧甚公更推薦之鐸以此得入館後卒以詩名當世自唐杜甫沒大雅不作至明乃復振雖李夢陽何景明倡之得鐸益顯公之力也天啟閒公爲編修而宦者魏忠賢竊政日殺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楊漣而與繆昌期友漣指忠賢二十四罪條上之天子不能用反爲忠賢所害昌期亦坐死尋有言忠賢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傳趣公代具稾忠賢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殺公而其假子金吾將軍田爾耕顧素知公進曰是人頗以詩賦謬名公卿閒而能書米芾書翁必無意曲赦之耶忠賢仰視屋梁日影移晷不語良久乃顧謂爾耕兒試爲我招之爾耕退詣公話故舊因佯言我之游魏翁者欲爲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悅呼酒與飲輒慷慨指當世事爾耕默不得語居數日又詣公則益爲款言伺公嬉笑飲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楊繆故重得罪我爲公晝計某月日乃吾魏翁誕辰公自爲詩書之言未得竟公大怒推枝起酒羹覆爾耕衣上淋漓爾耕低頭嘿恧已而乃大發怒去適南樂魏廣微者亦忠賢之假子也以大學士掌貢舉而公爲其下校官廣微心嗛公公所薦取士鄭友元宋玫輒有意推抑之以語挾公公力與爭曰人生貴識大義恪豈戀日夕一官負天下賢才哉語侵廣微而忠賢里人子御史智鋌廉知之乃力劾公罷官忠賢積前恨更矯傳上旨奪所賜誥而令公養馬公即日脫朝冠自杖策出長安南門而其門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於蘆溝橋共置酒觴公公飲酣遍顧二十三人者曰吾歸矣幸無靦顏以羞諸生諸生第識之異日有言諸生爲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誠不願諸生爲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終工部侍郎仗節死友元以御史直諫譎當世名公爲知人公既歸則益召其生平故人者與痛飲不事事而里人鄧生者妄人也搆小豐訴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效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會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飲以酒一無所問鄧生亦醉公爲人和易有容不修苛節見人無貴賤皆與飲酒然遇有所不韙者輒義形於色屹不可奪以庶子遷爲南雍祭酒太學諸生聞之曰是故與南樂相爭鄭友元宋玫者耶願入成均近萬人明興三百年未之有也滿歲以病請歸公生平善爲詩每賦詩輒飲而前後慮天下事有不當意則又感憤日夜縱飲久之積病竟以卒年四十二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當崇禎二年公之爲庶子也

職記注有浙人溫體仁者揣天子意自爲書訟言羣臣朋黨得召對對時體仁鉤挑訐評數睨望顏色伏叩頭爲側媚曲謹狀天子大悅趣立以爲相公跪墀下纖悉疏其醜而出颺言於朝體仁病之數曲懇公願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謂人曰體仁之姦過李林甫而僞强介若盧杞果執政天下且亂吾所以颺言者冀天子神明一聞而感悟耳體仁聞恐遂言之乃出公於南京云初文相國震孟爲吳門孝廉年五十餘老矣以書謁公於史館公一見稱之曰子慎自愛終當輔天子子必勉之其後十餘歲震孟與體仁同執政以爭諫臣許譽卿事不勝去而體仁終相位者八年卒亂天下焉公著遂園詩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從賊中搜得之負以過河公六子方鎮方岳方巖方聞方隆方新而方鎮城破死有才名別傳

侯朝宗寧南侯傳

寧南侯者姓左氏名良玉字曰崑山遼東人也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苦貧嘗挾弓矢射生一日見道傍駝橐馳馬劫取之乃錦州軍裝也坐法當斬適有邱磊者與同犯願獨任之良玉得免死既失官久之無聊乃走昌平軍門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嘗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讌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巵日日謁司徒公請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軀豈任典客哉吾向誤若非若罪也會大淩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人尤世威者爲總兵官入見司徒公曰大淩河當天下勁兵處圍不易解世威當行今既以護陵不可公且遣將誰當任者中軍將王國靖書生也左右將軍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則誰可世威曰獨左良玉可耳顧良玉方爲走卒柰何帥諸將司徒公曰良玉誠任此吾獨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諭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詣良玉良玉初聞世威往以爲捕之繞牀語曰得非邱磊事露耶走匿牀下世威排闥呼曰左將軍富貴至矣速命酒飲我引出而諭以故良玉失色戰慄立移時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而司徒公至乃面與期詰旦會轅門大集諸將以金三千兩送良玉行賜之巵酒三令箭一曰三巵酒者以三軍屬將軍也令箭如吾自行諸將士勉聽左將軍命左將軍今已爲副將軍位諸將上吾拜官疏夜即發矣良玉既出而以首叩轅門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當自刎其頭已而果連戰松山杏山下錄捷功第一遂爲總兵官良玉自起諸校至總兵首尾僅歲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嘗往劉見司徒公司徒公曰將軍建大功殊不負我欲有言以贈將軍將軍奚字良玉曰無也司徒公笑曰豈有大將軍終身稱名者哉良玉拜以爲請司徒公曰即崑山可矣自此乃號爲崑山良玉長身赬面驍勇善爲左右射每戰身先士卒既至豫則向所苦賊帥一斗穀蝎子塊滿天星等皆平最後戰懷慶與督府意不合乃歎曰吾即盡賊安所見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患始大熊文燦者繼爲督府嘗受賊金而脫其圍良玉尤輕之以至楊嗣昌以閣部出視師倚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調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丁啓睿代督師則往來依違於其間爲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然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時强兵勁馬皆在部下流賊憚之呼爲左爺爺壬午大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鎭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初良玉三過商丘必令其下曰

吾恩府家在此敢有擾及草木者斬入城謁太常公拜伏如家人不敢居於客將朝廷知之乃以司徒公代丁啓睿督師良玉大喜踴躍遣其將金聲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變乃命距河援汴無赴良玉軍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司徒公於河北司徒公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兵以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衆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未幾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以呂大器代良玉愠曰朝廷若早用司徒公良玉敢不盡死今又罪司徒公而以呂公代是疑我而欲圖之也自此意亦離遂往來江楚爲自暨計盡取諸鹽船之在江者而掠其財賊帥惠登相等皆附之軍益强又嘗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請於司徒公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更欲爲調和計封良玉爲寧南侯而以其子夢庚爲總兵官良玉卒不爲用燕京陷江南立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亂政良玉乃興兵清君側欲廢弘光帝立楚世子至九江病死而英王師尾其後夢庚以其軍降初尤世威爲總兵時往謁薊遼督府曹文衡文衡尊嚴不少假更謁司徒公司徒公諭令勿長跪相見如弟子禮世威感悅願效死後司徒公行邊至黃花鎭上遇火礮災司徒公墜於敵樓下背上積二十二死人世威震而仆五里外起立卒不肯去號而呼求司徒公復至敵樓適有電光照司徒公世威乃趨而抱之而以手起其二十二死人者火及冠脫其冠及袍脫其袍遂燒其鬚及其左耳世威堅不動竟袒而負司徒公以出行四十里抵於山下邊人謂之尤半耳云邱磊者既坐斬繫刑部獄十三年良玉每一歲捐萬金救之得不死卒受知司徒公後爲山東總兵官按良玉援大凌河時已先復官進秩其事迹應以明史爲據此傳所言未盡實取其文可也

汪苕文乙邦才傳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順治乙未進士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編修有堯峯文鈔

乙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明愍帝時以隊長從監軍太監擊賊河南江北閒主者未之奇也總兵黃得功與賊戰於霍山得功乘勝舍其大軍單騎前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得功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洞胸與之相持會天欲暮所餘一矢耳得功自分必不免而邦才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之識其冑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自拔出邦才授以己馬分箙中矢與之步從得功且走且反射凡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於是得功德邦才以語主者主者始大奇之稍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從總兵劉良佐亦以驍勇知名賊兵圍六安危甚提督馬士英帥軍救之始至立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孰爲乙邦才張衡者入見兩人廷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出文書曰爲我入六安取太守結狀以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騎與之約使人持一角十人共建一纛夜趨賊營突貫賊陳遂入城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城中人大喜合譟兩人者促太守具食食已揮太守曰署狀急懷其狀復引騎冒圍出賊大驚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偪既得報竟不亡失一騎自兵與之後潁壽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邦才常在其閒大小十餘戰破圍陷陳所俘馘無算主者或攘其功或移諸

他將者數矣同列爲邦才不平時時諷之使言輒謝曰此我衆不惜死耳我一人何能爲終退讓不自言也宏光帝卽位史公可法督師顧得邦才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未幾　大清兵至而邦才戰敗死矣邦才形貌僅及中人白皙坳準猿臂而蠡履善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與潁州劉子公勇善原集傳後有論楊性農選本删去今從之

汪苕文申甫傳

申甫雲南人任俠有口辨爲童子時嘗係鼠嬰於途有道人過之教甫爲戲遂命拾道旁瓦石四布於地投鼠其中鼠數奔突不能出已而誘貍至貍欲取鼠亦訖不能入貍鼠相拒者良久道人乃耳語甫曰此所謂八陣圖也童子亦欲學之乎甫時尚幼不解其語卽應曰不願也道人遂去天啟初甫方爲浮屠往來河南山東間無所得入嵩山復遇故童子時所見道人乞其術以師禮事之道人瀕行投以一卷書遽別去不知所之啟視其書皆古兵法且言車戰甚具甫遂留山中習之逾年不復爲浮屠學矣已而瘞其書嵩山下出游潁州客州人劉翁廷傳所劉翁故潁州大俠也門下食客數百人皆好言兵然無一人及甫者劉翁資遣甫之京師甫數以其術干諸公卿嘗不見聽信愍帝卽位我　太宗兵自大安口入遽薄京師九門皆晝閉庶吉士劉公之綸金公聲知事急遂言甫於朝愍帝召致便殿勞以溫旨甫感泣叩首殿墀下呼曰臣不才願以死自效遂立授劉公爲協理戎政兵部右侍郎金公以御史爲參軍而甫爲京營副總兵然實無兵予甫聽其召募越三日募卒稍集率皆市中窶人子不知操兵者而甫所授術又長於用車卒不能辦方擇日部署其衆未暇戰也當是時權貴人俱不習兵與劉公金公數相左又忌甫以白衣超用謀先委之嘗敵日夜下兵符促甫使戰而會武經略滿桂敗歿於安定門外滿桂者故大同總兵官宿將知名者也以赴援至京師愍帝方倚重之旣敗京師震恐甫不得已痛哭夜引其衆縋城出未至蘆溝橋衆竄亡略盡甫親搏戰中飛矢數十遂見殺於是權貴人爭咎甫而譏劉公金公不知人及北兵引歸竟無理甫死者距甫死數日劉公復八路出師趨遵化獨率麾下營孃孃山遇伏發督將士殊死戰逾一晝夜諸路援兵不至亦死之

汪子曰當是時士大夫往往訐申甫之學又責其不善用師說以予所聞核之皆非也夫毆烏合之士以臨彊盛之敵其勢已不能相當而諸文法吏又欲引切繩墨以持之甫雖祈不死豈可得哉善乎馮唐之告漢孝文曰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蓋自古歎之矣予所敘甫事得之劉子體仁體仁得之其父廷傳云

丁菿園前明寧前兵備張公傳丁澎字菿園浙江仁和人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

張公諱春陜西同州人少慷慨負大節起家鄉舉筴仕有能名稍遷寧前兵備道副使時遼瀋連陷邊兵益濅弱不能守公甫下車繕城堡儲糧糗修戰具規畫少定崇禎十一年爲　太宗文皇帝改元之三年統軍帥祖大壽師潰退保大凌河勢皇劇三衛所部不及蓐食城門啓公單騎突圍出戰敗爲敦健兒所執擁至帳中　上方踞坐公不屈據地瞋目叱咤左右捽公頸投地相臨爭持久　上笑釋其縛欲降之公躍起奪旁侍者腰下刀大呼速殺我聲震山野目

眦盡裂　上益奇之終不可屈令安置三清觀得如宋劉鞈故事公意姑不死以俟其變自秋徂冬足不履戶外坐立必西嚮每月朔仰天而泣具衣冠朝拜成禮一日升東階趨不拜見者訝之乃新設　御額於座及撤去復伏謁如常　上屢召不奉詔或時遣使慰勞稱朝廷意佯驚曰域中有兩朝廷邪但呼部領不稱名其倨侮嫚傲類如此不之罪也居數年

王師分道出圍連塔下寧錦松山失陷諸將吏降者稍稍衆檻車至西戟門爭引佩刀自刎其髮趣走伏馬下頓之諸將吏各將　上意過慰公公裂裾爲誓曰咄諸君諦視吾頸尚在髮可斷乎衆皆俯泣數行下以故行間有大期會必相戒曰毋令張兵道知先是航海初歸命者得稱舊人比名王君長下甚貴盛念與公舊常分牛羊頭畜醪糒餉公悉謝勿與通曰怒馬豈與豚犢共槽櫪哉及　上盡招遼西地賜大酺牛酒召羣臣令公俱來使三返是時諸降者新拜爵皆冠赤幘衣復陶衣銀貂珠韎赫奕羅拜呼萬歲遙望見公從輦道入衣冠甚偉鬚眉戟戟欲動咸曰送之不敢仰視　上南嚮坐公東嚮坐羣臣席氍毹且笑且睨之觴三舉揖而退終無所言　上罷酒起舞顧近臣曰有公等百不如一春矣既有人掠得盧龍生口爲公同里言夫人聞公虜知必死囑家人曰某婦人當殉地下家人謂公未死柰何夫人泣曰公虜即我死時竟自經公聞狀喜是真張春婦也知觀請爲夫人薦亡　上使齎白金賚之公揮使謝曰欲紀年於牒亡且勿歆況生者乎　上然之以乃公倔彊毋涸公爲也值歲除雪　上憫公苦寒以錦繡毯四爲衣裝還報曰將貽我折腰邪許毋謝乃納而勿服大抵公居東六載齒髮雖改而未嘗有挫折遼人咸服其誠忽　上欲幸公所預戒侍臣往覘公所爲入閤端坐勿爲禮衛士環立問起居亦不應衆怒罵曰　上來何倨乎捉其衽拔劍公起仰迎之　上大笑躬自抱持叱扈者下曰姑以試翁耳時關東悉定　上猶以請和爲意使人微伺公曰大人思故鄉耶老矣留何益請具車騎供帳送汝歸公默然踰月病死　上頗惜之嘗問榜式范公文程曰朕見中原名將虎視角出迨勢絀計困倒戈歸命如摧敗朽文臣一豎儒往往不易屈何也程對曰讀聖賢書忠孝名節生平所學故危不愛身　上曰爲臣子不可不讀書於張春乃信由是悉令諸王貝勒旂下子弟皆遣就學以公始公死後　詔禮葬於千山之南爲建石塔表其墓使後世知有張春云所作有不二歌隨自削稾不傳公死一年李自成陷京師明亡

論曰余過鬱州之墟得聞張公抗節事甚晰野夫牧豎皆能言之皎皎昭日月也苗知觀譙明每向余述其事必泫然流涕或謂公陷後曾代上書請款有愧夫人翟氏嗟乎公不竟死獨磨淬有以自見烈矣微

文皇之培養成就惡能至是哉語曰匹夫之志勇於奪帥其公也夫（按明史忠義張春傳云春及參將張洪謨等三十三人俱被執諸人皆行臣禮春獨植立不跪令薙髮不從居古廟服故衣冠迄不失臣節而死初敗書聞以春守志不屈遙遷右副都御史恤其家春妻翟聞之慟哭六日不食死當春未死時我大清有意議和春爲言之於朝朝中譁然誠意伯劉孔昭遂劾春降敵不忠乞削其所授[illegible]辭不從而有司繫其二子死於獄可以觀當時之是非矣）

宋曆虛王養正傳

王養正字聖功一字蒙修鳳陽泗州人也舉崇禎戊辰進士官至建昌兵備副使歲乙酉　大兵發建昌

養正被執不屈死養正自成進士至乙酉死國難中間凡十八年其宦游大半在江西而江西號文章節義之鄉一時名宿如姜曰廣袁繼咸楊廷麟黃端伯皆天下有道高名之士養正嘗從之游養正初授海鹽令以父喪不果行服闋知秀水秀水大縣田六十一萬八千餘畝豪有力者多據沃壤隱丁賦而貧弱者往往困徭役養正爲之正經界均田賦賦役始平而豪有力者以是側目遂中傷養正左遷以去亡何陞襄陽府推官是時羣盜張獻忠馬守應等引衆數十萬據穀城僞降於制府熊文燦文燦信之全楚兵吏皆以爲不可文燦不聽養正出入賊中知賊降非實不敢與撫賊功已而賊果叛久之遷刑部主事再晉員外郎是時天子綜核羣臣惴惴每有大獄輒懸揣意旨或持兩端相避就不敢爭而養正獨多所執奏奉命恤刑江西巡歷十三郡多所平反既還朝擢知南康府九江土賊鄧毛溪熊高聚衆山谷閒南康人恇懼議請兵養正移疾閉閤臥陰遣閒說鄉兵殺賊居數日賊盡殲暇時輒與諸生講論道義修復白鹿洞學舍黃端伯與養正同年友善設精舍廬山下日與往復議論諸生多所興起甲申春三月李自成犯京師莊烈帝死社稷南中立君以養正備兵建昌養正抵建昌部署既定而　大清兵已渡江遣降將金聲桓定江西江西諸郡皆望風潰養正欷泣誓師堅城拒守聲桓遣其精兵來攻養正以鄉兵敗其前軍會所徵滇兵叛內應因襲陷建昌執養正赴武昌見主兵者過南康南康人號泣隨之養正謝曰父老良苦然吾有死所矣臨難之日主兵者再三說養正使降養正卒不屈奮首大罵遂死時乙酉八月二十一日也是年黃端伯盡節于南京明年袁繼咸死于燕市楊廷麟守贛州城破死又二年姜曰廣起兵南昌戰敗自殺

贊曰余嘗讀先生詩文蓋其孫贊化所刻四逸園集者是也余既已爲之序而復書其事如此嗚呼淮泗之閒高皇帝之所以起也當其初起雲蒸龍變一時將相皆出於其閒而及其亡也一二孤忠閒出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觀明之所以起與其所以亡而淮泗之盛衰亦可以考見焉

宋潛虛一壺先生傳

一壺先生者不知其姓名亦不知何許人衣敝衣戴角巾佯狂自放嘗往來登萊之閒愛勞山山水輒居數載去久之復來其蹤迹皆不可得而知也好飲酒每行以酒一壺自隨故人稱之曰一壺先生知之者飲以酒即留宿其家閒一讀書歔欷流涕而罷往往不能竟讀也與即墨黃生萊陽李生者善兩生知其非常人皆敬事之或就先生宿或延先生至其家然先生對此兩生每瞠目無語輒曰行酒來余爲生痛飲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自放於酒嘗從容叩之不答一日李生乘馬山行望見桃華數十株盛開臨深谿一人獨坐樹下心度之曰其一壺先生乎比至果先生也方提壺飲酒下馬與先生同飲醉而別去先生蹤迹既無定或留久之乃去去不知所之已而又來康熙二十一年去即墨久矣忽又來居一僧舍其素所與往來者視之見其容貌憔悴神氣惝怳問其所自來不答每夜半即放聲哭哭竟夜閱數日竟自縊也

贊曰一壺先生其補鍋匠雲菴和尚之流亞歟吾聞

其雖行遁而酒酣大呼俯仰天地其氣猶壯也久之忽悲憤死其故何哉李生曰先生卒時年已垂七十

宋潛虛畫網巾先生傳

順治二年　大兵既定江東南明唐王自立于福州其泉國公鄭芝龍陰受督師洪承疇旨棄關撤守備七閩皆沒而新令薙髮更衣冠不從者死于是士民以違令死者不可勝數而畫網巾先生事尤奇先生者其姓名爵里皆不可得而知也攜僕二人皆仍明衣冠匿迹于邵武光澤山寺中事頗聞于外光澤守將吳鎮使人掩捕之逮送邵武守將池鳳陽鳳陽皆去其網巾留于軍中戒部卒謹守之先生既失網巾盥櫛畢謂二僕曰衣冠者歷代各有定制至網巾則我太祖高皇帝創爲之也今吾遭國破即死詎可忘祖制乎汝曹取筆墨來爲我畫網巾額上于是二僕爲先生畫網巾畫已乃加冠二僕亦互相畫也日以爲常軍中皆譁笑之而先生無姓名人皆呼之曰畫網巾云當是時江西福建閒有四營之役四營者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曹大鎬曰李安民先是自盛隸明建武侯王得仁爲裨將得仁既敗死自盛士入山與洪國玉等收召散卒及羣盜號曰恢復衆且踰萬人而明之遺臣如督師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正詹事傅鼎銓等皆依之歲庚寅夏四營兵潰于邵武之禾坪池鳳陽詭稱先生爲陣俘獻之提督楊名高名高視其所畫網巾班班額上笑而置之名高軍至泰寧從檻車中出先生謂之曰若及今降我猶可以免死先生曰吾舊識王之綱當就彼決之王之綱者福建總兵破四營有功者也名高喜使往之綱所之綱曰吾固不識若也先生曰吾亦不識若也今特就若死耳之綱窮詰其姓名先生曰吾忠未能報國留姓名則辱國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則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則辱身軍中呼我爲畫網巾即以此爲吾姓名可矣之綱曰天下事已大定吾本明朝總兵徒以識時變知天命至今日不失富貴若一匹夫倔彊死何益且夫改制異服自前世已然因指其髮而詬之曰此種種者而不肯去何也先生曰吾于網巾且不忍去況髮耶之綱怒命卒先斬其二僕羣卒前捽之二僕瞋目叱曰吾兩人豈惜死者顧死亦有禮當一辭吾主人而死于是向先生拜且辭曰奴等得事掃除泉下矣乃欣然受刃之綱復謂先生曰若豈有所負耶義死雖亦佳何執之堅也先生曰吾何負負吾君耳一籌莫効而束手就擒與婢妾何異又以此易節烈名吾笑夫古今之循例而赴義者故恥不自述也出袖中詩一卷擲于地復出白金一封授行刑者曰此樵川范生所贈也今與女遂被戮於泰寧之杉津泰寧諸生謝韓葬其骸於郭外杉窩題曰畫網巾先生之墓而歲時上冢致祭不輟當四營之既潰也楊名高王之綱復追破之死逃略盡而敗將有願降者率兵受招撫於邵武行至朱口一卒獨不肯前伸項謂其伍曰殺我殺我其伍怪之且問故曰吾熟思之累日夜矣終不能俯仰事降將寧死汝手其伍難之乃奮袂裂眥抽刃相擬曰不我殺者今當殺汝其伍乃揮涕斬之埋其骨而去揭重熙傅鼎銓先後被獲不屈死張自盛曹大鎬等後就縛於瀘溪山中

贊曰自古守節之士不肯以姓字落人閒者始于明永樂之世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故多匿迹

而死以全其宗黨迨崇禎甲申而後其令未有如是之酷也而以余所聞或死或遁不以姓名里居示人者頗多有使出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惜也夫如畫網巾先生事甚奇聞當時軍中有馬耀圖者見而識之曰是爲馮生舜也至其他生平則又不能言焉余疑其出於附會故不著於篇

宋潛虛薛大觀傳

薛大觀字爾望雲南昆明人其先江南無錫人洪武中遷雲南大觀有妻曰楊氏生子二女一其長子曰之翰之翰之妻曰孟氏大觀父子爲諸生能文章重然諾以氣節重於滇南崇禎末羣盜張獻忠陷四川已而　大兵討張獻忠破殺之於鹽亭其將孫可望李定國等走滇滇人多附可望得官而大觀父子名士或勸之出大觀曰此孫氏之官賊官也余義弗爲當是時永明王即位於廣東可望陽臣明實不用其命而李定國與可望共迎王入滇可望走北降滇人之前不附可望者皆爭出自表異或又勸大觀大觀曰此李氏之官非明官也於是挈家隱居城北之黑龍潭潭上有觀曰龍泉觀有樓曰魚樓大觀父子讀書其閒誓弗出歲戊戌　大兵破李定國軍尋至滇永明王出奔緬甸大觀聞之嗚咽流涕謂之翰曰國君死社稷臣死君義也今日之事雖天命不可以力爭顧獨不可效死一戰乃崎嶇域外依小夷求須臾活耶吾書生不能徒手搏敵計惟有一死汝其勉哉之翰泣對曰父爲國死兒安敢不爲父死大觀曰汝死誠善第汝母及汝妻將奈何當是時楊氏孟氏皆在傍乃曰君父子爲國死吾姑婦獨不能爲君父子死耶而旁有婢曰鎖兒者抱大觀幼子在懷聞諸人語乃前曰主等死有名婢子何以處此大觀曰婢爲主死亦義也於是相率登魚樓大觀夫婦上坐子婦拜鎖兒亦拜拜畢攜手下樓俱赴黑龍潭死明日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婢懷兩手抱如故道旁人舉而瘞之先是大觀之女適同縣鄒生是日隨其夫避亂西山距魚樓數十里兵至火起其夫復他逃女曰嗚乎吾一婦人將安逃脫辱身非義不如死也遂赴火而死

贊曰自神宗以來天下多故行閒大吏惟有逃耳一逃而廣寧失再逃而流寇猖又逃而金陵亡而閩亡而滇黔亡嗚呼東南諸王之死視烈皇帝之死爲何如也大觀諸生以其家死無孑遺焉余讀其臨死之語尤悲之

姚姬傳朱竹君傳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少皆以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進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以過降級復爲編修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以爲疏儁奇士及在安徽會　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爲煩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啓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　上語及先生　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

督福建學政逾年　上使其弟廷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游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卽有過輒覆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竟日夜而博學彊識不衰時於其閒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於義理事物情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小學爲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爲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遊山水幽險皆至余聞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題名爲想見之焉

姚姬傳張逸園家傳

張逸園君者諱若瀛字印沙曾祖兵部尚書諱秉貞祖諱茂稷考諱廷瑑皆贈左都御史廷瑑二子長若濉仕至左都御史而君其季也都御史爲人端凝樸愼而君慷慨彊果自其兄弟少時里人皆異之矣君始以諸生爲書館謄錄敘勞授主簿借補熱河巡檢熱河今爲承德府君仕時未設府縣以巡檢統地逾百里歲爲　天子巡駐之所四方民匯居其閒君以嚴能治辦姦蠹屏除留守內監爲僧者曰于文煥君一日行道見其橫肆立呼至杖之於是熱河內府總管怒奏君擅杖近御直隸總督亦劾君　上聞之顧喜君彊毅不之罪而以劾君者爲非其後爲良鄉知縣順天府南路同知有旗民張逵祖居首輔傅忠勇公門下始有地數百頃賣之民矣久而地值數倍逵祖以故值取贖搆訟經數官不敢爲民直君至傅忠勇使人示意君也君告之以義必不可卒以田歸民畿南多回民久聚爲竊盜不可勝詰君多布耳目得其巨魁或親捕之凡半年獲盜百餘盜畏之甚乃使一回民僞來首云有某人至其家巨盜也及捕之至卽自首某案己所爲盜有贓在京師禮拜寺君使兵役偕之至禮拜寺則反與鬨鬭至刑部訊以某案事與此人無與以君爲誣良議當革職既而　上見君名疑部議不當召君令軍機處復問減君罪發甘肅以知縣用是時　上意頗嚮君然卒降黜者大臣固不助君也在甘肅二年嘗爲張掖復營兵所奪民渠水利又以張掖黑河道屢遷所遇之田爲沙磧數百頃而歲輸糧草未除力請於總督奏除之時甘肅官相習僞爲災荒請賑而實侵入其財自上吏皆以爲當然君獨不肯爲其後爲者皆敗於是世益推君君引疾去甘肅里居數年會兄都御史已進用　上數顧問君狀君乃復出補直隸撫寧知縣其勤幹如昔然君年已六十餘矣以子鴻恩爲兵部郎中受封朝議大夫例不爲知縣遂去歸里又數年卒君居里爲園時遊之名之曰逸園言己不得盡力爲國勞而苟逸也故人以逸園稱君

姚鼐曰余家與君世姻好君爲丈人行所謂逸園者負城西山面郊余先世亦園址也君數飲余於是自述平生爲吏事奮髯抵掌氣勃然誠充其志所就可

量哉君在里建毓秀書院爲族人設藝局以養貧者親姻婚喪急難毎賴其施以濟君亡久矣人方思之不能忘也然余尤偉君杖內監僧及不爲傳忠勇曲論民田事爲有古人剛毅之風故爲著傳君能著於世矣才節遇知　天子而仕抑屈於縣令惜哉命爲之耶抑古之道終不合於今乎君長子鴻肇爲戸部員外郎先卒次鴻恩爲福建延平府知府次鴻磐

姚姬傳張貞女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謂女在父母家不應以身屬人所許嫁者亡而爲終守不合於義吾謂熙甫是言過矣今律與人約婚而中背者有刑而晉王裒以其壻葬父洛陽卽以其女别嫁以今律論裒爲甚不誼以裒之賢衡今之法則制刑非矣然而皆不然者古今情事殊也且伊尹五就桀柳下惠不羞汙君而伯夷非其君不事季歷文武興周室而泰伯逃隱夷齊叩馬而諫士各行其志所安耳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吾近覽鄉曲之事高貞女之節悲傷其志以謂靡病於古誼焉張貞女者父曰張裕昌其五世祖爲明末山東左布政使秉文殉難於濟南者也貞女許嫁之夫曰葉孝思孝思父母皆老病將死獨有孝思一子又病瘵甚篤欲迎張氏侍其父母疾張氏親戚皆難之貞女曰既以身許人奈何聞其病篤安坐以待其死乎卽布衣乘輿入葉氏視其公姑及夫疾晝夜不怠一年而舅姑及孝思皆死僅有屋三閒張氏迎父弟共處以屋居父而己所處幾於不蔽風雨時爲父浣炊爲弟縫紉晝夜營女工以爲生及父死而治其喪立族子友賢爲子聘姪張氏爲婦得孫曰傳與一年而友賢又死其婦亦能效其姑立節槃焉貞女自十九歲守節至今五十四而葉孝思之族祖曰蔭寰聘妻胡氏蔭寰失愛於繼母悲憤以死胡氏農家女也聞而誓必爲夫守父母不能奪卽送至持喪其夫伯母楊氏亦寡婦憐胡氏與同寢處其姑久亦愛焉胡氏今年四十餘守節三十年矣其居皆在縣城內之西又有周氏者居縣城東百四十里許配法洪山章彌六年十五而彌六死請於父母來夫家服喪遂不返其夫家爲立嗣撫之至有元孫年九十二去歲冬歿乾隆五十五年也鄉俗焚葦輿以送終章氏數千人見其焚煙上徹聚爲白鶴久乃滅云而桐城城內又有馬鳴玉之聘婦方氏鳴玉死方氏居父母家極窮困然守而不嫁至老先周氏二年死始馬氏諸子疑方氏初未卽至夫家不敢迎入門至其老將死乃服其節請於官而旌之嗟乎行必久而後信女子固然非耄期不亂者曷以爲士乎哉

吳殿麟黃烈女傳

明正德閒歙程公子然未婚之妻曰黃氏同縣富人黃某之女也公子之父忠節公材嘗爲言官屢疏劾諸執政及太監劉瑾馬永成谷大用輩言甚力瑾畏之忠節死瑾追論前疏矯旨徙其家並逮其二子默然胥役日相望也是時然歲十二女歲十四然之母以然寄于黃令匿之而黃某懼禍及私詣有司白之女乘父出疾至公子所排闥呼曰公子行矣捕者且至矣公子驚然未知所往女潛引公子至舍後園啓門出之公子裴回門內外以所佩囊示女曰囊無一錢安行乎女笑曰我固慮之矣因出袖中金贈之戒曰若行矣毋多言然以是得脫而女念己未爲婦私見男子且饋遺之越禮也反室不見父母而死其後

瑾敗。有旨宥程某家。又八年。然舉正德丙子鄉試第四人。世宗即位。上書訟父冤。詔賜祭葬予諡。一時稱公子孝子。而是時公子年踰三十。日夜念黃氏不欲娶也。都御史曹公祥有女賢。欲妻公子。謀諸夫人。夫人曰。程公子長且聘有女矣。女死而以吾女繼之。得毋傷女心乎。女微聞母言。曰。是何傷哉。昔吾兄深甫登第。即率同弟進士陳瑾逆狀于朝。天子命跪午門五日。辭卒不屈。朝臣震動。今公子之父忠。公子孝。正吾門耦也。曹公喜。令媒妁請於公子。公子兄默強之。乃聽命。無何。然歿。無子。默以季子應會爲然後。曹氏諭應會世祠黃氏焉。

贊曰。黃氏以一小弱女子。而脫其未嫁之夫於危。其智勇豈顧問哉。顧自以爲羞見其親。而殉之以死。又何其審於廉恥之防如此也。嗟乎。恥之於人大矣。彼女子以死明其志。所遭之變也。悲夫。夫其賢於齊君王后者。不亦遠乎。

張皋文先府君行實

張惠言。字皋文。江蘇武進人。嘉慶己未進士。官編修。有茗柯文編。

先府君諱蟾賓。字步青。號雲墀。姓張氏。其先自宋初由滁遷常州。常州之張多由滁。譜牒廢。世不可紀。其後曰端。當明宏治中。居南門德安里。是爲大南門張氏。張氏非大南門不共譜。端孫欽。欽生洲。洲生宏道。萬曆中舉於鄉。官開封府通判。生典。典生以鼎。以鼎生銘偃。銘偃生采。采生金第。娶於白。生府君。自典至金第。皆補郡縣學生。有文章名。世以教授爲事。而銘偃當明之亡。獨不爲制舉業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家貧。日不得再食。奉白孺人教。兄弟相厲以儒學。補府學生。試高等廩膳。常教授鄉里閭。其後游沅州。一歲得疾歸。遂卒。年三十有八。府君既不得志於世。無所表見。又不獲永其年。尤所學以致不朽。所論著皆未就。其卒時。惠言方四歲。翊遺腹四月而生。凡其言行可紀者。弗得聞。聞之於人。所傳又弗敢審。而府君之執友湯先生賓輅。鄭先生夢楊。篤行君子也。知府君深。守道德。不毀譽。輒著其言。以爲府君行實焉。湯先生曰。君好學深思。不事穿鑿。善爲詩及制舉文。操紙筆立就。性沈摯寡欲。少言。尤不喜說人過。與人交。不設城府。久而能敬。鄭先生曰。薛心銘董仲容湯賓輅君兄弟總角交也。賓輅抗希古人。好考核故事。不輕出門戶。君兄弟與仲容則常集於薛氏。予亦時時在坐。雍容出論議。率常連日夜。君色溫而恭。言簡而中。余心敬賓輅而酷愛君。謂兩人於入道近也。篤於孝友。平生未嘗與人迕。人亦未嘗迕君。或問之。曰。天壤間何處可使性氣。其爲人如此。鄭先生又言。府君有異表。中夜目光閃閃。或一二尺許。嘗自言秋夜偶翫月。見河漢間雲鱗鱗。士女數十人。雲裳霞佩。執諸樂器。飄飄過太虛。膚髮纖悉可辨云。湯先生名修業。鄭先生名環。皆常州武進人。

意境如雲羅在空。輕微淡眇。

張皋文先妣事略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陽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時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異財。世父別賃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弟不幸以歿。兩

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爲夕飧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啗惠言比日昳乃貸得米爲粥而食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常數錢爲節每晨起盡三十錢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告者未嘗不佽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爲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以爲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人歡於先後委宛備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姊適同邑董氏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皆爲流涕先妣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府君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言乾隆丙午科舉人翊武進縣學生爲叔父後觀書之壻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臥惠言戲牀下以爲母倦哭而寢也頃與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幸而得蘇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錢新梧搖全哥傳

錢儀吉字新梧浙江嘉興人嘉慶戊辰進士官給事中有衎石齋記

事畧

明京衛經歷搖士忠之女子子曰全哥蕭山人也母氏曰鮑全哥麗容而慧解有兩弟一妹皆秀穎皆不及全哥全哥鍼繡纂紡不習而能觀書偶講析必出常意父母絕憐愛之尤莊默退讓日勤業未嘗有惰容士忠性剛急有拂意全哥每柔顏侍旁從容婉譬以諷諫事大小輒中條理士忠怒爲霽嘗崇禎之末全哥年及笄矣而李自成入京師賊有僞權將軍者入其室欲得全哥全哥瞋目叱之曰頭可斷身不可辱賊使人執持全哥而盡縛其父母弟妹以劫全哥曰若從我皆免否卽死於是士忠慷慨顧其妻子女而曰使吾女辱生猶死也吾本意當死今日吾與若曹俱死死得其正幸已衆皆曰諾全哥大哭曰生不能孝父母友弟妹今以我一人而斬搖祀天乎何其窮也亟觸柱求死賊又持止之全哥遂絕不飲食期必死賊乃日笞箠其父母弟妹於全哥前冀全哥不忍見或改意而全哥輒號慟求死會賊以事出防稍弛全哥曰可矣於是士忠鮑全哥及其弟妹亟求繩帛巾帶之屬以縊一弟繫絕墮而逸薄暮賊歸見五人者皆縊死矣賊亟下全哥全哥之縊也繩上於會厭未殊頃而蘇焉賊大喜過望顧全哥曰天也今將

柰我何方是時全哥氣息僅屬手不任舉則曰若能厚葬我父母弟妹者惟命賊曰諾於是厚葬其父母弟妹全哥亦稍稍飲食既葬全哥盛服至其父母冢前拜跪忽起出所藏利刃亟刺賊賊罵曰畜產今日乃知搖氏女也賊駭且怒而奪刃斫全哥全哥死

論曰搖之先出東越王搖句踐之裔也句踐深謀忍辱卒存其國若女子守身誠不可依回父義子孝俱獲死所烈已嗚呼天之監觀人其必不遠焉搖女一呼天而其弟竟逸遂存搖祀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梅伯言黃个園家傳

君諱至筠字个園甘泉人父牧趙州時生君十四歲孤人叕其遺產年十九策驢入都得父友書見兩淮鹽政某公與語奇其材以爲兩淮商總時嘉慶初軍興事方亟兩河決口丁夫楗石之費戶部以正供弋不足充募富民出錢粟以職君首輸爲衆倡前後數十萬由府道加鹽運司銜入都祝　嘏圓明園聽戲　賜克什長子次子皆郎中當是時上至鹽政下至商一視君爲動靜販夫走卒婦孺乞丐揚人相與語指首屈必及君而是時承　純皇帝六十年豐豫之後商人皆席富厚樂驕逸詼諧舞歌窮園林亭沼倡優巧匠之樂沈酣居積惟主計者可否割朘日深名實虧而私商朋與官吏盜放手湖北岸費銀百五十萬鹽政又務進奉冀久任進奉無現銀使虛數於商以取息於是庫額增而所納益不足而商人始困也及道光時裁鹽政淮北改票鹽而商總權絀人得見運使人自言事利各私己而仍委其重於君而商總始困然君自以受　國恩深且於諸商爲丈人行不與較長短代償官銀自取多數而視衆商之殿痛差所代多寡皆聽命集事每奏銷時君入運使署定議肩輿出人撫掌曰奏銷過矣道光十八年七月君卒其時諸舊商大抵皆敗新進多文巧機利乾沒而不顧後私小智破大體爲之首者縮蓄深閉莫肯任患而奏銷始失期運使乃檄吏督之吏滋不公受賕任情入貨者引身惜財者倍償於是羣情渙離營巧謀退庫引懸而無商綱運減數而　國課虧鹽法益壞不支而當事者議變法矣蓋君之爲商總者四十餘年支拄救敗者又十餘年卒五年而庫始有懸引減運綱又七年爲道光三十年而淮南之票鹽興綱商廢而昔之忌君畏君有不足於君者皆慨然思君以爲無復有斯人也

梅伯言總兵劉公家傳

公諱清字天一貴州廣順人以拔貢生歷官布政使終總兵然人皆呼爲劉青天從其官四川縣令時民所稱也嘉慶元年達州王三槐以教匪倡亂時公以縣丞還知縣數以鄉兵破賊於南充廣元閒公撫民及士卒皆以兒子畜之人樂爲死賊自爲民時知公名戰人莫爲用故遇公輒逃　睿皇帝知之由南充縣驟遷至建昌道　賞戴花翎後屢起屢躓先是上以賊久未平有進招撫之說者試行之經略大臣念撫賊莫如公宜隻身入賊營數返三槐遂降而冒功者譌言生得之三槐誅他賊皆疑懼不出故功不時就而官兵持勦撫兩端戰不力然賊卒深信公前後降黨與二萬人及行堅壁清野議　上命經略大臣一委公賊卒由是破散捕餘匪裁撤鄉勇公功爲多八年大功告成入覲　賜詩取民所呼青天者以爲句由四川按察使改山西還布政使以屬吏事責

授刑部員外郎轉山東鹽運使時嘉慶十七年矣逾年而教匪朱成良陷曹縣定陶公自請從戎以官兵五百敗賊於犁山復定陶又敗之於韓家廟殺賊二千餘賊保扈家集於曹縣樹土牆荆棘四周公自定陶攻其東縱火拔柵賊突出多死稍逸者南北官兵至合擊之誅賊首朱成良王奇山賊在山東者皆盡而河南賊自滑縣奔定陶者亦殲於公十一月賊平公之破扈家集也　上諭曰劉淸年逾六旬且係文職能身率士卒取賊巢勇敢可嘉　賞布政使銜及玉翎大小荷包至是遂授雲南布政使旋以二品頂帶留山東鹽運使任二十一年八月改登州鎮總兵復改曹州鎮總兵　今上卽位二年以疾乞休在籍食全俸七年卒於家　上深惜之子廷楏先候選知縣乃官其孫繼昌兵部主事鎣舉人尋賜祭葬

論曰　國朝漢總督以武起家者二人岳公鍾琪楊公遇春也布政使改總兵惟公一人公軍中久坦率厭苛禮改是官未必非意所便也然復定陶時專將有功亦不能無中於上官之忌云

龔定盦宋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璠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纖羣書並進天日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棊子小書如蚊脚墨書或濃或淡朱書如桃華日盡五七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扃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還家兆手一卷書嘗畚鍤有白蟻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第子龔自珍謹述凡議可書

吳南屏程日新先生家傳

余幼時聞諸父兄言里中程日新先生先輩讀書識長者而未及請問其行事近以詢之從甥程禮明禮明曰我高祖也以老儒爲鄉里以篤行高年鄉黨宗敬之其言行之詳遠矣莫能多道之也僅一二事識於家人代傳之相訓厲不敢忘者非曰奇節異行也然固常人之所難者祖公少讀書而家極貧年十六卽爲人課童子師里胡氏請之以歲俸八金公諾之矣他家聞而爭請三胡氏之奉或勸公還航之公曰吾貧金多固善顧吾已諾胡氏且吾始出而誘於利利可盡乎竟館胡氏主人高其義歲增其奉學徒益進卒以教讀致有薄產遺之子孫今百餘年矣公應試於府列名首縣士聞父病不待竟後場而歸父尤之命復往則已畢試矣太守嗟異之明歲更新守公又試得首以入學焉此二事者雖微見問禮明固願有謁儒蒙賜爲之文推揚其先世之美以承詔其後嗣其可乎余聞而稱曰吾里中昔時讀書長者之行有如是哉而何今者之不見乎夫不以利傷信而師者利之所便居也不以名忘親而親又甚樂其子之有名也世之人苟名利之在不必其有辭有辭焉藉之無問矣若先生之行微獨吾里中不復見之凡吾所見於今之人皆不然也禮明之稱其先世爲而知

要書而論之不惟程氏之傳亦使學者習聞舊儒之
風而信於得失之命也先生諱煌曰新其字年九十
一乃卒妻賀氏年八十七夫婦偕及見元孫子孫繁
盛多能繼儒業者（原注李習之自言敘高愍女楊烈婦不後班堅習之文高妙微至商非班氏所及儼此傳及書義纔殆欲步其後塵矣）

吳南屏先考行狀

先考研田府君既歿之二十年不肖中子敏樹欲有
表於其墓既以請於戶部郎中上元梅先生伯言而
許爲之文矣謹具列里居世次先人之性行事迹大
略如狀我吳氏上世明初曰伏一公者始自南昌徙
來巴陵之南鄉十有四傳而至府君我高大父府君
諱書泰曾大父府君諱宅揆大父府君諱傳經是生
先考研田府君兄弟三人府君次居長始吾家故貧
先大父之世起有貲產爲里中富家府君始讀書即
篤信宋儒之學期必行之於身嘗扁於其塾曰學四
字而爲之序以自勵取朱子淳熙入對時荅人語也
爲文章理致深厚樸而不華試有司輒不利年二十
尚困童子試中時昆明錢公灃爲湖南學使待士嚴
府君嘗入場人擁失屨見屨乃復入錢公怒其遲退
之不令入既而召之府君歎曰所以就試者爲進其
身也豈可受辱如此哉而先大父年且老家務多府
君遂棄舉子業佐大父治家家益起初府君年九歲
而先大母胥太孺人卒繼大母孫太孺人又繼大母
李太孺人府君事之皆盡誠孝而大父昆弟二人仲
季兩大父皆早卒府君待諸孤弟尤有恩禮然自敏
樹生時府君年已五十有一其前者皆不得見而盡
知之矣顧自其微有知識之日日趨侍府君於家而
仰其容貌則見其溫然以和又儼然以莊也其於兄
弟也與吾仲父異母以生同居以及老未嘗有一言
之相責望也吾季父早世季母守節孀居其於府君
未嘗有一事之不然於其意者也其於子孫也愛而
教之加意以撫之然未敢有不恭敬於其側者也其
日接於鄉之人也雖妄少年未有不藹然於其坐者
也嗚呼此其外之大略可見者也抑其行事猶有能
道者焉吾鄉家有贏穀者多積頭穀頭穀者人資貸
其穀加息以償至來歲春夏閒除其息仍以本穀貸
而吾家所積頭穀蓋盈萬石矣嘉慶癸酉之秋府君
與仲父謀曰吾田產足可業也而積穀又多遂積而
不已以多財遺子孫吾懼其爲不義也今歲頗不登
貸者艱償不如放之此兩利也仲父以爲然而所貸
出穀萬石盡放出不復收然府君平時治家纖嗇不
忍妄費一錢人或疑其吝及是放穀萬石一鄉盡驚
有稱頌於府君前者則徐應之曰吾年老力衰計自
逸耳然自後府君果益少事唯觀覽書史自娛尤喜
鈔書積巨冊首尾端楷若一無違誤者素善飲酒乃
益召諸昆弟歡飲未嘗至甚醉酒後滋益恭時時自
飭菜畦樹瓜果及課傭人治田必盡其法子孫讀書
訓課甚勤不多望以進取敏樹年十七時補縣學生
訓之曰汝今爲學校中士人矣士者行義必可觀也
可不勉乎臨歿戒子孫曰願後世不失爲讀書善人
富貴非所望也自府君之歿二十年閒鄉之人往往
有歎而言者曰厚矣夫先生之教我也我奉其教以
有今日之安也又有言者曰某某婚喪不舉往貸於
先生必得所求焉不以其貧故疑難之也某與某訟
以厚質請貸則不得焉又力勸諭而已之凡先生之
行皆此類也又有言者曰昔先生之存鄉之長者常

有所聽聞善言以教戒其子弟少年之爲非者不敢肆今不然矣嗚呼此皆府君之實也府君諱達憙字懷新別自號曰研田太學生按察司照磨職銜以子敏樹候補教諭得贈修職郎生於乾隆乙亥八月二十二日殁於道光乙酉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一卽以其年十一月初五日葬橫板橋之新阡直家南十里府君元配吾前母羅太孺人生吾伯兄支樹附貢生繼配吾母徐太孺人生吾姊適劉氏次卽敏樹道光壬辰舉人大挑二等候補教諭次吾弟庭樹縣學生孫男八人昌烈昌煜昌燿昌煇貽孫慶孫似孫兩孫曾孫男十二人垣堅均圭墉垣垕堂城坤域堪今吾伯兄與吾弟皆已卒世敏樹幸侍養老母無能進取以圖顯揚惟思託賢人之文章垂先型於不朽謹狀其實以俟文爲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不肖中子敏樹謹狀 梅伯言曰不虛美不繁辭能信其親於人者也

曾滌生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曾祖承昌　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　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鎭總兵君諱廷枏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展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卽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翦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爲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二年遂有陳爛展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酖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莠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爲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爲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爲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弇中設子母礮佐以鳥鎗近則發擊之黯人與火闇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日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二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發糾餘孼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有送部引　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互市瓌貨日至姦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閒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爲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爲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爲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　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勦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　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尚威猛懲刈姦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二阿三者大猾貲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之曰斬斬之至發門擒阿

三比還署關說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二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噬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輿爾偕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僞也雖衞何益從二傔棹小舟徑至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　天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睨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士有然今且柰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尚伏天誅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游擊罪在不逭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妓何處之幾也　朝廷幷包海外荒顆萌生削逆育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啻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知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某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擢廉州知府節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威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疾卒子六人曰鳳翮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墀復寫書抵余季父之行義槩甄敘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書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驟曉其孤世圭尤幼卽他日長大終無以窺尋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卽別爲家傳鑴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貺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褸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達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圍不爲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剌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婦勞憂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據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辨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以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門內積其

議以嚴父母之事以違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最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分無憾蓋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爲發其擇術之意既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曾滌生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徵也姑劉孺人端嚴臣敕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纖劇易壹委節母不以向問他人節母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稽其闕遺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衆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群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餐就湢浴爲之潔除群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檗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壹壹登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蕃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

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家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褵之資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遣之節婦陰返其錢置釋篋中而繫鑰匙其端父歸而室無見櫃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笄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槃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即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攻爲以適厥指即疾病婦責藥母嘗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脇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痹挽便輿日游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劉孺人九十而終節母且六十矣二脇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劫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歿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歿實八十有二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

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福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誦述兩世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　高宗皇帝常下　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覯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

至難孰踰是哉從禮記內則運化而出拔潤於經者至深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三

[seal]

碑志類

施愚山神岡山廟碑施閏章，字尚白，號愚山，安徽宣城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任江西參議，裁缺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侍讀。有學餘堂集。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爲廬陵太守，政洽於郡人。既卒，其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它無可告，則惟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饑，以涌其糴，會旱，私丐神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于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悼魂奪，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尚書、明惠侯。宋宣和中，賜惠佑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閒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譌。廬陵縣令于君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應，又能奮餘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覽，奚以顯神德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于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駕遊兮赤虬，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阿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膏我黍苗兮甘雨以零。擊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揚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殁我師，嚋敢不率兮公知之。

姜湛園安城楊君墓誌銘姜宸英，字西溟，號湛園，浙江慈谿人。康熙丁丑進士，官編修。有湛園未定稿。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賓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寧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　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不允。又沿　御舟行數百里，呼號竄突騎從閒，人馬蹂踐，衞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出彊辭與抗，幾斃，終不得達。由是見者皆感泣，稱爲孝子。孝子既而諗知其父得罪狀，又有可憐者。賓父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謂安城府君者也。君既謫塞外，是時賓年纔十三，後二十八年，賓始得往視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君竟歿於戍所，君所坐於國法不得還葬，妻隨行者例留之。賓聞赴，衰服跪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日，號泣陳訴，垢形骨立，醆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爲求比例，遂得請蓋　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寶扶柩抵潞河，母范孺人亦隨到。賓與余族弟寓節善，數爲余述其賢。旣聞余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徇友謫死，非子寵之銘，不足以慰吾親于地下。銘曰：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聲其字，居越安城，晚遂自號。不忘所生，父蕃業儒，旣而不就，果官總兵，副鎮京口。君年十七，補博士員，適當明季，厭經生言，散金結客，豪俠滿門。卒以賈禍，亦不言寃，君之得禍，以友滋蔓。友亦被牽，密書屬援，爲邏者獲，友固弗承，君謂我出。事始得明，國有常憲，棄友于市，處君末減，南冠而縶。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墮馬上，渡混同江。那木色齊，種種惡道，及諸阿機，萬木排比，仰不見天。老根亂石，斷冰結連，不受馬蹏，起踣其閒，異鳥怪獸。

叢哭林嘷同侶失色百聲號吪君獨凝睇山川阨塞誵形殊勢筆之于冊忽然長嘯攬轡支策掉頭吟詠不爲戚戚人傳君貌有頎而黑修髯大聲雙眸電射至則讋懾其守士士彼愕不知或瞠而視時法初立漢人罕至至輒爲傭犬彘之飼君教入山斫木爲屋藏以木皮炕銼具足以我所攜布帛絲枲易其魚皮人稍知市爲賈而豐教以字書禮讓蔚與藹藹郵墟贖諸羿韓生者養之死給之櫝婚喪以時不足爭助後則爲恥曰不可見楊馬法矣長老之稱馬法是云馬法既死哭聲田田柩所過道設祭魚饋錦壽七十子三寶寶季名曰寵女二孫九女孫亦二幼尚未字初君之出其色揚揚視死與生如去來常況死而歸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轂守爾初服銘勒諸幽允臧壓卜（錢叔子云以銘辭敘生平不編不支委帖排奡蓋上摹荆公下轢時賢者也）

姚姬傳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傅錢文端公墓誌銘（并序）

刑部尚書嘉興錢公登朝爲名卿老而告歸上承
聖人之眷下爲海內文學之士宗仰爲耆碩者又二十餘年乾隆二十九年正月辛酉薨於里第聞
上悼惜甚至製詩哀之命贈太傅祀於賢良祠謚之曰文端　賜祭葬如制特予銀千兩治喪其子汝誠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武原生坊南化城請予爲銘按狀公諱陳羣字主敬明給事中贈太常卿徵者公六世祖也曾祖諱嗣祖諱瑞徵考諱綸光二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之少也讀書穎悟過人未二十遊京師則已與諸名士論文唱和相得時言才士即曰錢君康熙四十年公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　世宗時三進官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今　上登極擢通政使司右通政四進官至刑部侍郎以疾歸里公當事持大體守成法爲編修時嘗爲陝西宣諭化導使在事稱爲能及久任刑部讞獄剖斷得情甚稱職然　上尤愛公詩文之美嘗與考論今古稱爲故人公之歸也
上每思見之公以所作詩奏進　上覽之未嘗不稱善也公歸後五年　上南巡　賜在家食俸後三年
皇太后慈壽七十公入都慶祝　命加尚書銜與九老之會圖形禁中後又兩值　南巡加命以刑部尚書致仕晉太子太傅至　皇太后壽八十公再入都年八十六矣猶健步　上見公益喜　賜騎馬紫禁城再與九老之會公子汝誠爲戶部侍郎侍養於家及是隨公入朝父子卿貳持杖扶攜出入宮苑禁闥之中觀者以爲榮其歸也又　賜詩以寵其行公嘗一爲會試總裁二典鄉試再提督學政及年益高天下文士翕然趨之公亦和易與後進談說往復論難不厭吟誦詩章音節抑揚要眇說先朝故事歷歷首尾如披史傳聽者每至中夜忘疲是時長洲沈文慤公在吳公在嘉興天下以爲齊名雖　上亦稱爲二老也文慤既歿後四年公亦亡於是上自　九重下洎朝士以及閭閻識與不識莫不歎息悲傷謂東南耆舊盡矣公年八十又九再娶皆俞氏皆一品夫人與公祔葬子七長侍郎汝誠次汝恭汝懿汝隨汝豐汝爾公以汝爾嗣弟界後幼子汝器　上南巡爲公　賜汝器爲舉人女九孫男十五曾孫二銘曰

多士雲興蔚此昌時孰爲魁英備履福祺秀水之郭鴛湖之湄公起登朝作吏之儀歸榮太平爲耄士師

上與　天子賡和其辭衆望夐然既老不衰我嘗識之丹頰白髭飲酒笑談寡怒多恰國有上瑞匪鸞匪芝進覲公貌退讀公詩詩則永留貌不可追刻示後來吾言不欺

姚姬傳袁隨園君墓誌銘 幷序

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甯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遊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中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甯知縣江甯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遂居江甯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櫺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試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甯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甯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甯從君遊最久君殁遂爲之銘曰

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藹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姚姬傳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幷序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　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　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　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渺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饋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獸

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子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迹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君年七十二夫人黃氏生子槐慶女四壻曰溧陽狄某丹徒陳某商邱陳杲長洲宋懋祁孫男六將葬君某所鼐爲之銘以代送窆鼐爲王氏秀山阡表具君世矣故不復述銘曰

茫乎其來何從乎芴乎其往何終乎嗟吾禹卿乎生而燕樂與世同乎名表於翰墨之叢乎骨蛻於黃壤之宮乎倘乎寥乎憑日月之光而遊天地之鴻蒙乎

銘辭高絕邈然難攀

姚姬傳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誌銘 幷序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爲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殉節死謚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殁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公之曾祖也爲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爲陝西道監察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以四川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麐賸生次預早卒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日葬公及夫人於江村祖塋之側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巍副使公彪文績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不欺命作御史有辭謇謇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閱殷廣閉杜謁言搜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牘奏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惏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卻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欲律令意授威惕或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改任川北畀以疲羸親入山林擒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於後歸罪邑令大吏藉口公曰憊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遭彈奏吏籍其家繳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詎不爲後同穴江村高墳磊砢我銘直詠以厲辨柯

姚姬傳汪玉飛墓誌銘 幷序

汪生行忠信而立志甚高不與今世士同流謂士舍宋儒程朱之所道以爲學舉不足云學也晝勤而暮休必考一日所爲得失離合悉書於一冊以自爲戒勸事其父兄撫其妻子交其師友循今世之禮適以

古人之意見者未嘗不以爲當於人心爲今世揚屋之文必求發古聖賢之旨而不爲苟美余主鍾山書院生以上元學生來爲弟子余德薄不足爲生發然生親余尤至相見論說依依者幾二年而生遽死生故有咯血疾而爲學研思不懈余時戒之乾隆五十六年秋冬間忽大甚至失音余方歸里亟以爲憂其次年春正月疾進時時念余遂卒余復至遂不見生嗟乎使生不死必追逮古賢人必有立於天下不幸亡學未成行未著知其異於今世學者惟余而已生年二十六其父七十餘子雲官甫六歲妻楊氏割肱療生不愈慭爲嫠而守之余爲擇攝山東南故曇花寺址右阜葬生而爲銘曰

古秣陵明南畿粵汪生挺產茲名兆虹字玉飛聖不作塋婚哉負有轍崇有階逴勤志胡弗幾抗發塗礙駿材芒天乎理則乖痛無沫伐石埋繄姚鼐綴此辭

吳殿麟鄭用牧先生墓誌銘

先生休甯人也休甯與歙境相鄰而先生產于兩縣人文最盛之日當是時以考訂之學名天下者有戴東原程易田金蘂中以古文名者有吳蕙川以制舉之文名者則有潘在瀾胡澹中胡珮聲胡授轂方雨三方驎原以逮先生先生與此數君皆友善數相過從各以所長相攻錯然是時漢儒之學盛行求其於四子六經之書力宗程朱之釋而不可有片語之違者則惟先生故先生雖與諸君子相得甚歡及講論經義常至於不合而爭嗚呼觀先生志趣所嚮往者如是則其行可知矣夫以君子之論觀之宗程朱者貴宗其道也宗其道卽宜宗其言固也然有其言雖善而或揆之立言者之旨偶未之符不惟不足貽玷高賢亦不必爲高賢蓋藏也後之人苟克窮思研慮契聖人之精效於微茫而不敢盡與之比附吾知程朱公天下萬世之心且欣然樂與之也必一言一字阿所好而從之末矣然當此過崇漢學以抑宋賢之世如先生者蓋可多得哉先生諱牧字用牧年七十有□以歲貢生終子五人曰珠曰文皆縣學生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里之原而乞銘于予予素善君者乃爲之銘曰

亹亹乎其行修郁郁乎其文工然而不可挽者君命之窮嗚呼於命爲窮於道爲通君又奚恫

吳殿麟翰林院修撰金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金氏諱榜字蘂中一字輔之晚更號檠齋先世自杭州徙歙北呈坎二十二傳徙郡城又六傳而先生之曾祖五聚徙歙北趙邨祖公著乃自趙邨復徙巖鎮今爲巖鎮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吏部稽勳司主事諱長溥者先生之父也以翰林官御史出爲浙江督糧道諱雲槐者先生之兄也先生少負偉志思博學深造爲通儒而不屑溺沒聰明於科舉之學受經學於江永愼修暨戴震東原學詩古文辭於吾師劉大櫆耕南學科舉之文於方楘如朴山數君子者各以所長擅天下先生或師之或友之而皆得其宗故其學偉然爲江南魁俊嘗語定曰予之獲師友此數公者生平之幸也吾聞猿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士之有明師賢友也猶百鳥依鸞皇而毛羽因之改色也君子其急求天下士廣交之乎年三十一　高宗南巡以詩賦蒙　恩擢受中書舍人越七年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嘗一出爲山西副考官以父喪歸遂不出邃于經尤深于三禮自江

慎修開經學之宗先生暨東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經學遂冠於時桐城姚姬傳嘗曰　國家經學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識者以爲知言所著有禮箋一書詳稽制度卓然可補江戴之缺而尾隨之必傳於後無疑也始先生登第時齒盛名高扶掖者衆乃獨浩然勇退杜門深山沈浸於著述有諷先生復登朝者先生笑曰富貴者一日之榮也所謂夏日之裘冬日之箑時過則無所用之者也君子幾不獲爭光日月或者猶得比壽丘陵乎嗚呼此其見卓矣曩先生嘗招定館于其塾訓其少子童孫編三下往往猶相與講學論文不輟甚相得也而今乃濡淚銘先生先生以嘉慶六年六月十一日卒年六十有七始娶吳氏續娶洪氏汪氏子二人應瑭太學生應琛郡庠生孫四人銘恩培恩達恩炳恩會孫一人希曾將以某年月日葬先生于某鄉某原定老矣豫爲之銘曰

赫赫榮名世莫匹兮衆華黯之中心折兮先生曰害電飄瞥兮龍蛇蜒蚓同埋沒兮緊惟名山之藏顯億祀兮彌光

惲子居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文端公神道碑銘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嘉慶十有六年四月戊申朔太子少師體仁閣大學士戴公薨事聞　皇上軫悼己酉榮郡王奉　命奠甲寅　皇上親臨喪次奠爵三戊午贈太子太師謚文端祀賢良祠壬申禮部遵行　諭祭禮是年十二月甲子公之喪至南昌越一年十一月甲□公之子嘉端遵行　諭葬禮葬公于南昌岡前嶺之北立祭葬碑如令式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先是公以省墓歸南昌敬見於丙舍公慨然久之仰視日舉酒曰吾身後文屬子矣子無辭時敬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富鄭公文潞公曾幾何時公遽捐館舍言之爲憮然然敬與弟子籍最先在京師視公含斂今復襄窀穸之事其敢自外謹次公之事如左公諱衢亨字荷之一字蓮士曾祖時懋由江都遷大庾　誥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傅氏周氏梁氏　誥贈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祖佩　贈官如曾祖祖妣溫氏　贈封如曾祖妣父第元太僕寺少卿　誥授通奉大夫　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　誥封夫人　累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七本省鄉試中式二十二應天津　召試　欽賜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乾隆四十三年公年二十四會試中式　賜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旋充湖北正考官復　命後奉　旨仍直軍機處充江南副考官督山西學政繼丁內外艱服闋充湖南正考官督廣東學政升右中允累擢侍講左庶子侍講侍讀學士嘉慶元年　皇上登極凡大典禮諸巨製悉出公一人公之受　深知膺殊眷內贊緝熙之業外宣康定之猷蓋于是乎始二年　賜二品京卿銜隨軍機大臣學習轉少詹事升內閣學士補禮部右侍郎轉戶部四年　高宗純皇帝賓天　朝廷黜陟誅賞之事甚殷公夙夜攀慕且趨事遂疾乞假假滿兼吏部左侍郎五年轉戶部左侍郎六年教習庶吉士升兵部尚書十二月教匪平加太子少保世襲雲騎尉八年調工部十年調戶部充會試總裁直　南書房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充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十二年奉　命視南河　予假省墓十四

年　皇上五旬萬壽加太子少師十五年授體仁閣
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十六年二月　皇上以綏懷
西北屬國幸五臺公扈從臨發送蹕于正覺之門復
理前丙舍語敬愕然不敢對辭去閱月回蹕公途次
得疾至正定疾甚奉　命歸京師治疾馳至　圓明
園邸第敬往問公不語二日矣是日遂不起年五十
有七敬允惟唐宋以來羣輔肩背相望然或賢矣而
不得其時則節耀而功不暨得其時矣而不得其主
則業豐而禮不終若夫功暨禮終朝野動色而世有
先賢之狀家藏舊事之錄褒揚過溢漸至譾誣斯亦
古者大臣之心所必不敢承者也惟我　聖清一家
作述　太祖　太宗肇造丕基　世祖　聖祖并包
寰海　世宗　高宗以勤以養訖于無外歷溯　國
家創業守成諸大臣皆蠲蠲粥粥如不勝衣其麻蘇
之謨讜議之論數陳密徵者　朝廷時布之遠邇以
爲天下光蓋有道之世進退之權毀譽之柄皆自上
操之道固如此前教匪戡定　皇上以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詔天下公薨復申繹之而公所面取進
止雖同直勤舊大寮及公之親屬無有能知其說者
於是而知公之爲　國家非淺近所能測識不可沒
也公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四坐皆士大夫言人
人殊公不置可否而　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歲
之後者其燕閒之論則以爲先代黨禍皆緣加摧落
有激而成若以事漸去之必無他變論度支主減費
守常賦論治河主謹隄防不改道而論三省教匪則
以爲小醜跳梁無遠略當以忠勇將帥驅殄之勿使
文臣支格其閒此卽公立　朝大旨也公娶陶夫人
子一嘉端徐宜人出年始十一　欽賜舉人世襲騎

都尉銘曰
王澤之和萬物承之芃芃瑩瑩在于所施河收其淘
山斂其嶨篤生哲輔如磨如錯始對大策遂冠仙瀛
出驅使車入奉　樞廷　皇上龍飛試之心膂操圜
循規引方合矩蕩乎而升芒乎而作景星在天青猨
自落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扁之當楣爲萬事儀如何
徂謝曾不崇朝丹旐南來霜冽風蕭象金之純大玉
之粹巧鏤萬變其真則貴九州四隩視此刻辭後世
之公敢告不欺文非絕至而規模整肅實爲神道碑銘正格

錢新梧士姑蒯君夫人墓誌

儀吉第七姑適蒯氏善繪事自吾高祖母陳太夫人
鬻畫以妙教成我曾大考褒顯於　高宗遂以畫名
天下百年矣姑畫出人皆以爲能繼太夫人嗚呼繼
之者畫邪其有由然者邪我錢之先自明中葉仕者
五六世及明亡或奔走瘴海或遯於鄙家往往破矣
康熙中我五世祖綸莽府君教諭西安貧田治行高
祖康江府君侍左右不忍離而屬家政于太夫人太
夫人乃留居所謂南樓晚以自號者也樓在海鹽中
饑里朽蠹敗瓦矗立村野中並港港南北屋數十星
散處皆吾宗也大抵耕桑不自給覽窺塞聽太夫人
則存恤之甚厚外暑非意平心愼處從容以應而以
其間俯仰晨夕察時物之變態見天地之生意得之
心而寓之於畫當是時從父少宗伯公幼太夫人卽
教之畫及姑問畫於少宗伯公公遂言曰妹亦知太
夫人之德蓋所處至艱難而詩禮之氣常怡然有以
自樂者邪六十二歲文端始登第有祿以養太夫人
猶藉畫補不足其後孫曾科目繼起盛矣然載固知
老人作畫時有未嘗望及此者蓋種德者之於天豈

其有所望而且以自必邪矧夫繼之者積或厚其或否將無復有所以天者邪妹其思之姑乃僾乎追慕題所居曰仰南樓時端坐卷舒遺翰如見太夫人而思其用心故姑之事舅姑也以孝聞子之幼也即授之小學成照芬旣同舉京兆試歸常令之靜坐曰養汝生機則理可明矣撫庶生甚有恩待人靡不厚事雖可危可忿無所于迫激謂儀吉曰我之於家也若種樹然深根勤漑以俟其天而已蓋所得于家學者如此多見元明名蹟聞論其工拙厚薄之故皆有理詣始病痁聞儀吉言事奪俸肖廉以賜振其志遂爲絶筆諸子將卜葬屬爲銘嗚呼先考同氣十有一人十數年來惟我姑獨存而姑又沒矣至哀無文其何以辭謹質書其世出嬗屬忌日曰

噫乎斯丘之藏是爲故江南安慶府江防同知嘉興錢府君諱某之幼女諱與齡字九英大考爲太傅文端公妣歸安沈氏封宜人所生陸氏貤贈孺人始生在沭陽縣廨十二歲失怙恃十七歲陸孺人卒二十而嫁爲前權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吳江蒯君嘉珍妻生四男晉保嗣保成照芬一女夢蘭嘗從蒯君入京師西踰鬱林南觀濤江年六十有五棄堂帳于棃里之居時則道光七年秋七月庚午也

梅伯言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墓碑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李公以道光二十六年葬山陽縣郭南十五里曰高梁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增署江甯布政使何俊以牲牢樽俎奠祭於墓及禮部員外赫特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亦與焉皆門下士也旣禮畢周覽兆域追維教思外碑巍然文字未琢僉喟然曰吾師有碑不宜無詞以屬曾亮乃謹譔曰公山陽人姓李氏諱宗昉字靜遠亦號芝齡曾祖諱培祖諱慶曾考諱崇德皆贈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以嘉慶六年辛酉拔貢舉於鄉壬戌進士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　實錄館纂修　文穎　國史兩館協修甲子陝甘鄉試正考官己巳會試同考官十六年大考　賞大段遷贊善中允任貴州學政歷侍講侍讀庶子國子監祭酒旋改侍讀學士授浙江學政還少詹事充　日講起居注官還京稽察覺羅學遷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道光元年辛巳監臨順天鄉試稽察中書科補禮部左侍郎充壬午會試副總裁　殿試讀卷官江西鄉試正考官接任學政回京自戶部左侍郎調工部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充經筵講官戊子順天鄉試副考官己丑會試副總裁　朝考閱卷官教習庶吉士兼管國子監順天府府尹署吏部右侍郎以失察戶部書吏僞照降二品留任再署吏部侍郎充辛卯順天鄉試副考官壬辰浙江正考官　賞還二品服調吏部右侍郎母憂服闋補吏部左侍郎擢都察院左都御史父憂服闋署兵部尚書補原官充武　殿試讀卷官　賜紫禁城騎馬升禮部尚書兼署兵部尚書以疾乞休二十六年四月十日薨年六十八所著有妙香室詩集十二卷文集十九卷經進集五卷詞一卷金石存十五卷黔記四卷致用叢書十七卷應塲屋詩賦文若干卷配沈夫人先卒以弟子鼎琛嗣其詞曰

公爲世瑞文華道豐天衢揚光攬輝八紘西北之英東南之美輶車風馳入我包匭成均大師六館詠歌秋賦春闈頻繁主科謂公得士述德未備其於民瘼

靡不黔計黔撫見功請丈匿田瘠土增賦利一害千當乾隆初議此被歐公持往告撫乃大覺豫章有饑蠹吏束手碁之成規民活升斗建此兩利皆以學臣循分辨炯執此比倫公有幼弟年減二十不慢以童蒙教惟式公有年友宦蹇而終恤孀教孤俾以仕通神明內舍不傀人詬告匱拯窮咨過所望嗚呼我公叚爲人思況門下士厚蒙恩私輕重泯懷不以勢差扶其顛顛完其痏瘓誰無門牆執如公師憶春載陽養堂致壽公侍尊前羣士拜後羔雁委積垂纓佩珂擁戶交階綷縩聲磨榮親致歡威儀之多盛事如在流光逝波刻文此碑以永摩挲

梅伯言誥授朝議大夫貴州遵義府知府胡公墓誌銘

君姓胡氏諱鍾字山音又字蘭川後自號曉晴居士江甯人其先自婺源以明末來居數世有隱德不仕君性孝友博學多能書畫尤工年十六補邑庠生應乾隆丁酉科拔貢以是科舉於鄉以四庫會要　內廷方略兩館謄錄議敘授雲南太和縣歷任至貴州遵義府知府以嘉慶九年致仕歸始在雲南時增變民嚴苞苴立學校卓卓可紀述而家居不一語人鄉里善事銳身堅行與後進均勞逸當事者知君署可輒行而平居不一至官府自學士大夫老親流輩新進小生至山僧羽士無不交茂樹幽石寂寥莽蒼之墟無不遊州閭聚會文酒之盛事人必引之以爲名而未嘗辭以事古今圖書錢鼎書印其姸媸真僞有問者必告以誠所作丹青真行篆隸無琉咸爲之必盡其技然常退然若無能和平齋莊以一律持物不見其待富貴貧賤迹者二十年而不衰七十七歲而卒嗟夫士君子度其身其時其地有可以裨國家庇民人者則出可也不自苦其心而道遙無爲以適己則處可也使君乞身之時不早志不堅以增其祿位榮寵卽優游彊健之樂亦時有兼得者而必有所棄以全之可謂能尊生矣君卒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後二年而配盧恭人卒以道光某年月日合葬於聚寶門外某鄉子燦湖南候補縣丞燉嘉慶癸酉科舉人充鑲紅旗官學教習沛縣學生女三人適張適藍適汪孫男八人女孫六人凡婚嫁皆仕族雍雍可風銘曰

騁高衢日未晡忽解轡肆嬉娛眺崟水舒舒古官人爲民癯昧其艱謂退愚明古義先生歟銘其質奠幽墟

龔定盦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鉤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燬伊倬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慭晉代之作僞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

紿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覺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　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逌然思鬱鬱然歎憤憤然而竊謀方是時　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　主上萬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己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討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累遷至禮部右侍郎　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者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綴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尚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饋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　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留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既亡粵嘉慶二十有二年綴甲始爲書謝君志以告綴甲友其友籀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龔定盦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無稱乎先嗇陳君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而異稟膚色黝黎腈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圍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衎然魁碩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二讓產伯兄竭窶夙逝去之無迹是時　皇政熙清后祇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孰閱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谿然劃然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茫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粥草屋斬木爲耜冶釜爲犂夫任半耦婦任半耦一耦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堅沙膚窳者立厚稭苗既成黿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衎自保於是遠近之民聞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斵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犂賣騾以求牛懷錢挫餳瓶缶牽大

男穉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穉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
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　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餬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既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歿爲功神尚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觴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曾滌生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誌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某里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洽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　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己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秘本鉤校朱墨並下達日不休久之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騖瑣瑣不以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饒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務爽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歿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讎校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儻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歿齒無聞而誓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黽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麤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校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之志也銘曰並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

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曾滌生劉母譚孺人墓誌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誼亦莫隆焉以是標於人人亦標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屨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朞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疚而是時粵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艘數十里旌旗蔽江讙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　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憾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患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莧衝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故旣獲私於曾君葬有日宜從曾君謀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妣衞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敎我未匱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畸以平觭如羽諧宮賡賚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饎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疇淵蓄吾見亦寡二仲並殤化爲黃土次葵次蕃膝薦如舞三女婉娩皆嫁士人兩孫蕤茁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壆女孫惟四不書諱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泐銘以詔茫茫

曾滌生畢君殉難碑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轂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飆馳瞋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敘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果敘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　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大胥飛謀蔑謗迭相汚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寇賊

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拏十人搜勦後街賊蜂起從卒士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𩏽血而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冶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娼疾外偪彊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舐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曾滌生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荊揚二州之域其閒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暝志不得少伸名不褉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軼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撫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訾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既痛其擯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數曰丈夫壹死彊寇耳慭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二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壘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摒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彊吞弱伏佞者刀椹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

大信不盟堅可鍥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曾滌生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　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奬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𤁣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二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士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麪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彊自振厲然憊甚瘦痺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感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伺伏詰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　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傅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莅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

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錯牙鉤爪殪我閎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訴三光下訴無竟

曾滌生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兄歿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為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貫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為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　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蕎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碁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鑪礦寡耗衆散為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韙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鏟雪而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奠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為壽塡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棗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遵義府學教授遵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日暮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　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儕易惠氏書閻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屬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遵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配唐氏繼配李氏子九人希芝次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瑞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為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為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為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為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為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尚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　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為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申

張惠言皋文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目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爲吏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與於偏陬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未易遽定也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曾滌生鄧湘皋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皋先生先生自甫援科名即已厭薄仕進慎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礀東以詩相屬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過之使平終歲顓顓皆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礀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窒極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二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著述與礀東略同然礀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礀東牆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纂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譴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宣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耆舊集六十四卷東起灉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沅湘耆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輿郵經緯圖以詔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元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時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有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仁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逵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琮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黼光緗光敍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弆藏其未刻者

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瑞所爲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曾滌生季弟事恆墓誌銘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吏褒譏歟惡不甚厝意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條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已顧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顧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䵝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噢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沴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彊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敘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二縣　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　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䘏　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　聖主之於臣家　恩寵不嗇獨惜　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　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立於時賢忠足以結　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何矢堅貞而無怨懟彌久而不磨

曾滌生仁和邵君墓誌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祁門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纔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之妻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逃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

以城破時盡室飢困其父庀家人出避圍與宗祀亦義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二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喪周詢具得二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文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　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遜親歿則死賢者固難如是其不苟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辭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遊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己之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醖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二三諫焉無問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屢遭相齕人不能堪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書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尚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責人病其戇直由是觸焉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擠濟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既罷歸則大殫思經籍纂著尚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錚然徹於巷外亂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曾祖王父實勤王父又曾父宗贊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蕃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遘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歿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封殷瘵親疏而事姑有禮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月十二日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壻郭與儀具位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祔順年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祔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維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蟻而同搰著述盡其菁華僅孑遺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存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儀

曾縣生郭依永墓誌銘

依永名剛基一名立篪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嵩燾之子而國藩之第四女壻也少而羸弱善病就學數歲猶戒其師無過督責年十四五筠仙奉　命巡撫廣東依永從親於南海使院遂志研求學以大進其後從親還湘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揚屋經義律賦試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繪畫皆窺其藩而究其趣而於古近體詩爲之尤勤同治七年以試藝冠其曹補縣學生員父兄或詔以專事科舉之業而於詩姑暇焉依永以爲志廣塗遠安能斂斂獨事舉業退輒篝首長吟囊稿滿室有龍光輔樹棠者老僧東林者年皆六十與爲忘年交時時相從倡和不厭或騎驢焉挾一僮攜尊游古寺覓句以歸用是自適依永之詩嵯峨蕭瑟如秋聲夜起萬葉傷懷又如閱盡陵谷千變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摶者長老皆怪名門少年不應有此東林亦嘗詰之依永則自謂吾每爲詩百慮中來不可遏抑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

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皆以鶚仙貴　誥
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妣氏陳皆　誥
贈一品夫人子二一本舍本謙女生月餘而殤疾革援
例爲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葬
於某縣某山嗚呼衰齡而哭子仁慧而不壽皆人世
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遭之者矣豈天之所可否與人
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紛紜萬變
造物者都不嘗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邪天
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生其詩已頗知
一得喪齊彭殤之旨今其既死殆將沛然而大覺矣
於是述吾所聞爲之銘辭以賀幽遐亦塞鶚仙之悲

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闈苟遭禍譴
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順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與化
推移攖心任運有若委衣雖宗旨之各殊要安命而
無違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胡含愁而鬱鬱
豈其中有不自持修德之報或爽雖神聖不能測其
微主之人者爲吾能爲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等死
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抑情而復禮逝者奠
魄而永綏

曾滌生苗先麓墓誌銘

君諱夔字先麓肅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
爲科舉文藝而竊耆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
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渙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
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吾守此終身矣年二十餘
卽篹毛詩韻訂繼又篹廣韻一書授徒窮鄉制藝試
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
往孑焉寡儔聞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塼又得
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
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
翼經書院明年爲學使沈侍郎維鐈所知舉辛卯科
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
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
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
西繼隨祁文端公寯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
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譔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
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醵金刻君所著說
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
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
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
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
離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
部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槩括羣經之韻書出
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
藩薦君僑仕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
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
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
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
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閒子貞嘗
命工圖己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蓑笠而處田閒蓋三
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
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
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
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聞亦過余劇談歸自山
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辟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
著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

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蠢僮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鐵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爨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著書尚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著書曰說文聲讀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曰經韻鉤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衆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焉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

銘曰

視以多岐而瞀聽以雜奏而聾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謀形而得聲勘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掩此孤賞永奠幽宮

曾滌生　戸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恍恂縝栗吶吶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斷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徙補楚雄縣楚雄故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傳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甲次以稻問乙次以粱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辭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闤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右軟乎頗憶軟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軟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士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搆訟數十年君以牘祭宿獄終無已時令舁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八字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捽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戸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鑄通賦釐定鹺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皋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

輿販夫農父相狎自忘其爲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　貤贈奉直大夫考勝柱　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　朝祖妣氏范妣氏黄皆封宜人君之配黄恭人以賢孝特爲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敕始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奴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錫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篝鐙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志本序本豐本孚本孫女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壠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天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賡續有子有孫更千萬禩長裕後昆

曾滌生新甯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村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兒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賈矣遂游貲於江漢之閒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痰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痰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歿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懌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日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嫠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嫠皆　旌表於　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敢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繚挽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閒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纖嗇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既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貲財隨手散去壹以濟物爲功息秏都不訾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贍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棄葬數百人新甯大饑籲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冢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隤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蔬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即蔭渠也以拔貢生歷

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尚書銜次
長佐某官次長伸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承祚承祺
　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
君配鄭氏暨祖妣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
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
儉寬仁悉稟夫教叔婦娣婦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
君卒以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
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
新寧西鄉楊溪村之鷺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閒江忠
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
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
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德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
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
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觀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
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隴
夫彝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曾滌生江忠烈公神道碑銘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
瞻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
而豁朗英峙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
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
曾國藩陳源兗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
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
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何久無驗也公具道
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
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
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
上其功　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
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
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蠭起
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
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尚阿公督師廣西
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
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
意嚮而薄厚之敘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
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
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
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冀感動向公
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
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
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聞警募勇
倍道赴援將迨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
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江家軍矣既解廣西
之圍旋大捷於蓑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衡永以安
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
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
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發壞慨吾謀之
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
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劉平徵義堂會匪
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
城殲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殲寇數萬　天
子褒歎由是有幫辦江南軍務之　命公拜疏將赴
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
　朝廷命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
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　朝命然殘敝之區救

遷而事易江西雖無　朝命然完善之士稍急而事
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馳四百里犇入南
昌翼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
攻闢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竊公方略
凡九十餘日而圍解　上嘉公功　賞二品頂戴
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鎭失利上疏自劾　詔
旨雖許鐫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　命又　詔公
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　聖
主倚公辦賊不復中制而海內企踵喁喁亦咸知非
公莫屬也公以爲武昌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
在日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疏自鄂
之皖觸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遭病公亦病至六安
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舁疾竟達廬州部分
未定而賊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
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
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濬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
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
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
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　天子震悼追贈
總督賜祭葬　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褒公
三代如其官　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間關
歸公喪新寗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
即忠濬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
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　予諡壯節次忠淑縣
學附生保敘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梧爲嗣
妾楊氏公旣歿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
切磋　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奮疏請三
省造舟練習水師又嘗寓書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

清江面以弭巨禍其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
公謀也自公之殁忠濬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遭大難
相許神人共鑒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
邂逅及難而倖蹈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
之急有　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　詔且留
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
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皎然不欺者耶嗚呼
忠已余旣揭其用兵始末乃竝述他行義舉之銘詩
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竝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
頽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
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曾生燕南旅死謀歸二喪
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
作宰吳越風教靈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蘇其枯瘠
衣以文藝儒吏之風竝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
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戡大難重奠九垓半壁而稅
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二十萬人金甲總貔
死者半之白骨萬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
有進無休終殲元惡盡復名城天河遄洗海宇再淸
公刱其始不覩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曾滌生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
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欽仰以爲名將
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
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
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
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
衍義一卷幼儀不愼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

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日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　贈通奉大夫父嘉曰公沒後　賞加頭品頂戴曾祖王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卽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慼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二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　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捦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鎮筸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二縣將攻武昌公手

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　興國大冶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蹙之江濱罣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　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　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數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時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剿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閒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鼇嶺屯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潰義甯既克有　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　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衄於濠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　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

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 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二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勖又相從於金革中之以婚姻迺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瀾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羅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睎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讎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壘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慎其趨旣辨其詭仍立豐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謂豪傑百世可宗

曾滌生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賓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二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歿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二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鎭破之田家鎭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二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摩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 賞給摯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 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旣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剿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撓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慼公亦深憂之痛世亂之靡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跳羊樓峒擣蒲圻援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脃而己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己取其窳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厲剗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剿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 天子偉其功 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救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剿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暹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辛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 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

京朝者疏請 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
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圖皖而固鄂 天子許之公乃
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
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
路我軍銳氣日渫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
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陳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
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
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 文宗
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尚冀其忠靈不昧
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 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
湖南立祠 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
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祖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
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沒後 特恩加封光祿大夫
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
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尚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
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
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 朝廷遣官賜
祭三年克復金陵 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
尉世職配諶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 欽賜舉人
引 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
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
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
丐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既爲敘戰績乃兼述其懿德
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
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
公分其緒振衣恂恂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
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劈衆流曾不出口
負重含汙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贏財
不卑我私不忍己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illegible]
返自潯陽少憩武昌將請於 朝覲親還湘王事有
嚴離局匪違斯願不遂茹涕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
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剖精銳星散自攜部
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贈以仁隕
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二辰德或不
顯考此銘文

曾滌生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
次居四公其季也余既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
家世公少好深湛之思殫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
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咸豐二年羅公募
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 賞
戴花翎而名顧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
撫胡文忠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賓所掩耳有 詔
以知府選用 賞加道銜既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
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偕諸軍圍攻瑞州會皖北羣
賊上竄蘄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
黃州與胡文忠公並轡諜野周覽形勢自巴河蘄水
廣濟黃梅六戰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
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頡頏矣公率所部既集九江忠
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澤小孤梅
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
安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殄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
北事已大定胡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 敕
忠武公廓清皖北而留公以固楚疆 天子亦南憂
江淮絕重李氏昆季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之變

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岌公在黃州哀迫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遺卒思鄉者遣歸願留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纔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　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之　命統兵自鄂援湘　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慶之圍圍中官軍二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　賞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曰青草塥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　命公具疏以謂逆酋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為衆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等縣公經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位　文宗亦晏駕八音遏矣　今上嗣位　褒安慶功　賞穿黃馬褂調補湖北巡撫既又　命移撫安徽公初涖安慶繼駐六安屢奏　密詔以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剿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圖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與使為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　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賊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　詔授為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　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辭始奉　命賞假百日回籍治喪公既以苦思遘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奏　詔旨起復墨絰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輿疾就道又請假四月併開巡撫之缺　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　詔召相衛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　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　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闢靜如山寒終日闃寂動若電飛百嬰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渟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齎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曾滌生唐確慎公墓誌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卽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　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歿而葬於山東之肥城

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瘞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
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
生入貲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
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
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
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鐫級以
六部員外郎降補會　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
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鐶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
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
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
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甯布政使敭歷於外蓋二十
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猺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
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
病卽引疾去官省覲江南既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
城廬墓讀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
二年廣東湖南生猺爲亂公出防邊圉內讞奸宄往
來富川賀縣安撫熟猺懾而兇蓄之設立五原學
舍延師教讀羣猺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於先等十
餘人立斬以徇而貰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
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
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
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澍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
牘如山賓僚塡咽昧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
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刻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
雜撫他端以相訾毀　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
　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
內　召爲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
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敎其躬亦以牖於人亦

時時論著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
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
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
授設立義塾誨誘寒畯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
如之及入爲九卿又著易牖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
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艮峯侍郎吳廷棟竹
如侍御竇垿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
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搉古今覩其陋室危坐精思
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
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　文宗踐阼
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
罄　諭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
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
展先塋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居於甯鄉之善嶺
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
集別爲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
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
中國藩以聞　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
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
男二人某某孫女二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
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爲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鍊其要唐公翼翼
與世殊趨懼明戒曰篤信程朱有識其隘或諷以迂
浩然不顧履我康衢　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
陳嘉謨要道顧致吾　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斂茲
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
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偕之大同播此芬馥昭示
無窮

曾滌生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誌銘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藩國葆謹視含斂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　天子賡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壁衝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强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離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戎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僅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痹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瘖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頻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溲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間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溲則令他人啓移手足而身翼護之或微沾汚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日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汚襦袴滌濯爲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使與遊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七遷而爲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　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　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　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　誥封中憲大夫累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　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幷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尚妥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曾滌生大界墓表

王考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考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遊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識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嵋山下壠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畛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飫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擷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

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徼福求諸幽遐吾以為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為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音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泛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卜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戚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常居閒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誡數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憚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唏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婦奴斂其所為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詘已甚時逢慍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婦孫曾婢從外姻童幼僕嫗皆恩有惠逮之權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還太夫人之柩祔焉其後十年為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　貤封中憲大夫後累贈為光祿大夫大學士兩江總督祖妣初封恭人後累贈為一品夫人　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為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間國華貞幹歿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緊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令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眾徵無虛美云惟古于辭必己出

曾滌生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二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畫耳提不達則再詔之已而三復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童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鈍者不以為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橐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二應小試者十七役

矣吾曾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他人亦痛繩長子竟日詾詾詰數愆尤閒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踧踖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痿痹瘖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籍奉
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　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屢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　朝廷褒卹并予美謚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蓋驅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閒官京師恭遇　覃恩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閒四遇　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　今上嗣位四遇
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叨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曾門事舅姑四十餘年饎爨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賈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强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腰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葬於周壁沖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一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歿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逮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歿女四人其一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曾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左季高敕修西嶽廟碑

同治元年華渭回亂糾鬬黨種族與民閧遂戕王官陷城邑　朝命誅梟桀宥連者回不用靈阻兵安忍自外覆載西師以勤　帝曰吁哉其曷可赦命臣宗棠總師西討六年持節入關過華陰尋嶽廟故址則燬於火五年矣與前巡撫使者臣典謀復之召知縣瞿良份董其役經始六年十月訖九年十月都用銀二萬九千兩有奇金工木工石工陶者漆者都一十萬有奇今巡撫使者臣志章攷落上其事財用輸將無耗帑藏工作和雇無勞里氓而新廟渾堅完整瀰山帶河規制宏肅神奠民誠會戎事漸平秦圍孔固靈夏戡定　皇威鬯焉五氣來備年穀順成祀事孔明登俎飲序權禮商道方鼎鐘諸刻諸石爲華嶽位

西神惟葬收金神司兵主義刑義殺廟成亂熄殆其
徵也文曰　帝命率師捕不道嚐亂者亡茲莫保西
戎用格　帝所矜　敕弗究武窮誅討芟夷遷徙化
無心用愛用威天再造始知太平幸民樂各幼而幼
老而老歲時香幣薦新宮於萬斯年永祈禱

趙菁衫代閻丹初丁文誠公墓誌銘

同治七年春捻匪張總愚擁逆數萬自晉而豫嚮犯
畿疆北蹂定州踰及保定勢且燎原去　禁輦僅二
百里　朝廷震動至遣宿衛之旅出　國門備寇當
是時有越境聞警炳燭會軍僚號所部騎武兼鄄入
援一日夜數百里猝出賊前轉戰雄任祁高肅之交
復饒陽城倥傯之際其他將帥多得詰讓而一軍北
上首先奮勇往迅速保衛近畿之褒不絕於辭
詔凡七下聲赫中外則山東巡撫丁公也八年秋有
樓船銜尾自潞津來泝運河南下旗繒殊異侶倡都
甚力人健師歌兒浮屠詭處其間奪觀駭聞嘶呼佚
揚所經爲之下無敢發者蓋安得海以太監稱有密
遣而山東巡撫執而鞫之謂大臣未聞有命汝曹私
出制令所無必詐無疑奏言置於法亦丁公也公諱
寶楨字穉璜貴州平遠州人曾祖考公俊生員祖考
必榮四川昭化縣知縣考世棻鎮遠府訓導祀鄉賢
以公　封皆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黃妣諶魏皆
一品夫人鄉賢四子公第三魏夫人出少能文有操
略道光二十三年舉於鄉咸豐三年成進士改庶吉
士會母喪里居遵義楊龍喜造亂蔓平遠公起毀家
練鄉兵衆始難之公曰賊至家豈吾有耶募壯士出
奇計戰嚮及遠龍喜平當事奏留公黔軍給其餉
朝廷嘉公行閒除編修異數也公之能軍自此始既
簡湖南岳州府知府遣所練待鑲金十餘萬籌者以
爲憂公取五百集而謂之曰遭時變亂而累父老子
弟協力捍閭里恍惚十年死者已矣予與諸君幸無
恙今被　命將行庫饟不給其何以爲情視諸君徒
手歸則皆泣下曰公破家急難吾衆亦以義起必有
求乎公行矣公亦泣下即日而別蓋供億之少解旋
之易軍興以來未嘗有也抵岳州粵賊石達開方寇
楚而陳玉成由金陵上竄鄂諸南岸州縣盡陷賊岳
不守者四公至以死誓方略堅密民悉返城以完越
歲爲同治元年調長沙嘗值客軍數千將不在鼓噪
來公請於大府貸發二萬金斬其倡五人頃刻而定
旋擢山東按察使晉布政使歸巡撫始至東用兵者
六年善恤將士能推有功賊往來剽忽公乃卷甲窮
驅人樂爲之急又銳於乘勢不主畫疆自守而與跨
壤諸連帥和衷戮力其後諸軍會聚先後殲羣賊任
柱賴文洸張總愚逆酋悉平皆於山東中原肅清暇
嘗東登蓬萊歎息而返於是盡整吏事礪僚屬務持
大體不爲刻覈而器量恢豁廉剛有威苟遇曖冗之
夫猥緩之政則必痛擿深剔事之所繫在國與民則
必行其志而後已黃河入東其始決侯家林及賈莊
也東南幾爲澤國羣工集議莫敢當公慨焉自請植
立沙千冰雪中費不半原估卒以集事撫東且十年
吏治稱於天下光緒二年擢四川總督公在東久故
視蜀中百務皆竄隳斬然設施人不能堪謗至京師
朝廷知公深不爲動公得畢其力無鉅細必舉復
都江故隄還民田數十萬畝裁滅夫馬民困大蘇川
鹽久敝利官胥　國家歲失成利百餘萬公創滇邊
黔邊官運法悉收復之計自通籍至薨坵初治軍旅

繼任封疆迭以殊勞　賞孔雀翎一品冠帶　太子
少保　紫禁城騎馬　恩大寵濃功偉績張而未嘗
以一好自娛一息弛學問凡有興革不避怨嫌奏議
諮牘動數百千言不手假於人其曠然不欺其毅然
不撓其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其天性然也督川亦十
年光緒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薨於位春秋六十有
七遺表　聞　九重悼惜　贈太子太保　予諡文
誠　賜祭葬祀賢良祠併建祠山東行省　朝廷亦
知公於山東朱邑之桐鄉也者初公夫人卒黔亂不
獲歸請於　朝葬山東歷城縣華山之陽至是　詔
仍葬公於東喪之歸郊野祭弔相屬奔者望者悲者
歎者則有述軼事者曰公始至東忠親王方蹙淄川
賊王驕見督撫兩司不設坐公至門謂同役　國家
事坐則見不然勿通左右大驚王聞之遽加禮焉聞
者稱公并賢王也其實微公無以成王之賢也然以
余觀公生平處大事無所趨避多矣此又足道哉娶
諶夫人男子五體常山西河東道體勤直隸永平府
通判體仁候選知縣體成光緒九年進士刑部陝西
司主事俱嫡出勤仁成先卒體晉　恩賞郎中女子
五適黃桂棻適陳洵慶俱嫡出適吳以業未字者二
孫道臣道源道津道敏俱體勤出以公故　旨均俟
及歲引見公薨之次年體常等將以九月二十五日
葬公於前阡而以銘幽之文不可缺也乞敬銘為之
嗚呼余忝知公公之德不以人言充歉者也雖不文
又焉辭銘曰
萬物自柳之浮萍賢者自松之茯苓巨人自人之列
星噫嘻文誠惟公之生其氣英英惟公之歿遺疏在
閼其光烈烈川亦匪遙山亦匪高惟公之靈匪瀾
亙齊孰黔之西孰魯之北其精在天是安其魄辭雖未甚矜鍊而格律精嚴氣勢雄邁實古文家不易至之境

孫琴西袁篤臣墓表

孫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道光庚戌進士官至江甯布政使有遜學齋文鈔

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達官大僚務
貴倨為威重羣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咸豐軍興
吏道益雜望彌輕體亦益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
殊則儀制異甚凡趨蹌應對及班行次序苟毫髮有
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羣訕譏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
於是輕儇者投隙競進而嶔奇磊落有志之士困矣
予友袁君篤臣以高科為曹郎喜讀儒書有志於經
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甯陵湯睢州之為學束身
自好不肯苟促隨俗已而奉　特旨發往山東以知
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閻公為巡撫稱當世賢者極欲
革靡風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篤臣在山東數
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四品而儀節殊異凡公事期
集不同次舍由知府得道員當綴兩司班後然必逡
巡再三俟藩司再三請乃敢即次以為謙讓有禮篤
臣在府廳班久已鬱鬱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
藩司某深嗛之先為道員者亦慍篤臣與齟齬而篤
臣素氣盛好論議無所回避同官益不喜所以陵折
之萬方篤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
皆知篤臣才而無一人右篤臣與篤臣傫然處羣閩
中益寂寥無與語欲棄官去未能堅決而馬端敏公
由浙撫擢督兩江遂奏調篤臣來兩江差遣是時予
亦以端敏公疏起先至金陵後數月篤臣亦來篤臣
既得端敏公則意氣益發舒知無所不言端敏公尤
傾下之初端敏公慮楚軍不可獨用奏調淮北舊部

將召標兵三千置營金陵教練之卽以篤臣盡護諸將復令赴上游疏通官鹽篤臣能洞見利弊有所罷行端敏公無不以爲善其大指在簡易核實無文具篤臣旣爲大府重賓客輻輳日盛而篤臣獨暱就予予亦樂親篤臣閒數日一視篤臣卽出所著書視予多切近中理如呂叔簡薛文清兩家之言篤臣好論天下事視同時人無甚當意者予嘗微語之曰以子之才無所不可然宜益就靜深以觀世變必是非可否之理盡於吾心而後可以決爲而無悔否則浮動傾仄之徒將有以中之篤臣以爲然越明年七月端敏公遇賊暴卒金陵城中大擾予方提調鄉試將入闈卽語諸淮將曰各速歸守壘備非常徒效兒女子聚哭幕府無益衆愕然獨篤臣以爲是又謂篤臣曰今賊幸就擒宜及其惶遽未定嚴刑掠治務得其本謀若稍縱示賊易與則玩不吐實矣篤臣尤然予言其後治賊者率惡言用刑獄遂不能竟已而　朝廷亦以爲疑出大臣覆治大臣至欲用尋常殺制使例爲速了卽弁檄予暨篤臣同讞冀無他言予復語大臣曰賊旣承爲粵逆黨矣倖脫不誅死復敢爲此與叛逆何異今卽不能鞫得實宜棄常例用重典東南大亂初定不可遷就損國威大臣尤不悅卽具獄欲奏上予遂不書諾篤臣亦不書諾當是時獨篤臣與予議合端敏公旣卒文正曾公再督兩江素賢篤臣令治營政如故及文正公卒香山何公權總督尤謂篤臣幹力無習氣旣而予由鹽道擢皖臬卽奏以篤臣署鹽道予旣來皖篤臣時時寄書相策勵人由金陵來皆極稱篤臣治狀時閒縣李公來制兩江文正高第而端敏同年也予謂篤臣雖不得端敏公然上官相繼皆賢者其必有以盡篤臣之才矣而竟以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卒嗚呼此豈獨篤臣之不幸也哉

張廉卿誥贈奉政大夫山東長山縣知縣黎府君墓表

君諱安理字履泰號靜圃姓黎氏先世自蜀之廣安遷貴州遵義爲遵義人考諱正訓廩貢生以君子貴贈奉直大夫妣鄒氏贈宜人君生而家窶貧繼祖母悍戾無人理嘗取毒蠱內君口又誘之溪旁推置水中皆瀕死獲救蘇贈君旣以不容常外出後遂遠館四川灌射洪鄒宜人亦逐居母家君齒甫十歲獨留繼祖母所督課之過於成人晝則刈薪芻刃傷指幾斷夜使舂舂不舉繩碓首挽踏之刻實盡米二舀乃罷日食恆不飽泣諸鄰鄰憫然飲之已少長鄒宜人乃復歸則日從宜人齋粟事祖考及繼祖母祖考古貧木彊老人也繼祖母又益責君備稍不合詈楚隨下君屏息竦待益謹以遜恬無怨言鄒宜人旣歸而憊益甚所居室榻連於爨轉側不容足重積勞嬰錮疾尤苦操作君常分任勞辱以貧故復躬負販供羞膳又以其閒習舉子業多授徒至數十人稍閒輒歸佐治家事左右往來周章恆挾一冊就薪火或置器閱誦之庭無缺供館無廢業閒值嘉會燕御親賓獨身佐鄒宜人代治菓脯飲饌之屬米鹽淩雜條夫無遺如是者歷二十四年用能得祖考歡訖祖考卒殯力營葬鬢髮爲白至乃繼祖母之歿侍疾連晝夜不倦治喪事一無闕違人人數息稱願以爲至難能者也贈君之館於灌也竟客死葬焉君於祖父母旣以尊親之故無敢疾怨又絶痛父母遭値屯艱所不忍言私獨銜恤飲恨贈君旣卒歲時走灌縣謁日繞墓

彷徨夜則臥墓側時時悲號泣下愴惻行路又以兩弟遨放不返亡不知所如鄒宜人以爲大慼君則徒步走數百千里出入黔蜀歷二十餘郡縣卒迹仲弟得之而其季竟不歸遺一子㬎甚三年不能識一字而君撫之如己子其後鄒宜人痛病困夜不能寐爐火坐達旦以爲常服食臥起一自君調護親意所需冥會逆合未發輒喻乃益具酒食召宗親相過從晤語以順適親指婁婁道往事至有可傷者鄒宜人泣君亦泣侍坐皆相顧泫然如是者又數年而鄒宜人卒君於是精力瘁憊志亦益恫矣君生平遭遇不幸人倫之變毒酷慘絕之境萃於一身而處之壹無不盡如史傳所記孤臣孽子奇節至性稱於當時而傳誦於百世其困躓危苦或未至若是此天下之至行也君以乾隆己亥舉於鄉嘉慶戊辰大挑教諭永從復選授山東長山縣知縣越四年告歸己卯十一月辛未年六十有九卒道光元年十二月甲申葬下沙灘大林山君長身鐘音讀書目數行下貧無所得書書皆出手寫於經易史通鑑尤致精制舉之文上逼國初諸老爲人方直剛毅鄉邑以爲模楷歸田後里中無少長咸稱之曰長山公其令長山著稱廉明家居惠澤周於閭里尤惠急難從兄某以事罹法君往救出之道墜崖幾死友人厄遠所求援君立馳赴迫夜困極遂宿亂冢間不悔亦不德也諸所爲世或以此稱君然於君抑末已君所爲書曰四書蒙講夢餘筆談鋤經堂詩文集合若干卷藏於家配楊宜人子二恂嘉慶甲戌進士雲南巧家廳同知愷道光乙酉舉人貴陽府開州訓導皆有潛德邃學女子六長適周善萃次適縣學生張顯謨次適鄭文清次適國子監生詹祖榮次適舉人吳朝東次適張欽昊孫九人兆勳湖北隨州州判兆熙國子監生兆祺軍功保舉候選知州加知府銜　賞戴花翎兆鋐雲南姚州知州　賞戴花翎兆普翰林院待詔銜庶壽咸豐辛亥舉人庶蕃壬子舉人兩淮候補鹽大使庶昌以諸生獻書於　朝特予知縣分發江蘇保擢直隸州知州庶誠從九職銜多以文行知名曾孫十七人其賢者曰汝謙好古學光緒乙亥舉人烏乎由君之爲報施之說信有不誣者黎氏之大孰知其所極至哉君歿且六十年而墓刻有待庶昌故與裕釗友善又有新特之好狀君行義來告曰有若吾祖之德泯不昭於紀載誰謂世有醇懿卓絕若是者乎於是獨論君之至孝大節殊特古今者使揭於阡詔於永永無極之世武昌張裕釗表

張廉卿唐端甫墓誌銘

今年夏友人唐端甫以疾卒於金陵書局裕釗既往哭越三月孤子嘉登將以其喪歸葬於某所於是爲之銘以歸之曰端甫姓唐氏諱仁壽浙江海甯州人考諱鳳林國子監生家故高貲富商及端甫生而穎異絕人年十四歲補學官弟子有神童之譽是時嘉興錢警石先生以宿學官海甯州學訓導喜獎掖後進晚年得端甫及濮陽蕤齋春泉則大異之兩人皆從錢先生遊端甫既負異稟又其家故饒於財大購書累數萬卷往往多祕笈珍本乃益發憤鑽研尤究心於六書音訓之學讎校經史文字疏譌舛漏毛髮差失皆辨之由是名譽益聞其後屢應鄉舉不得志及咸豐八年粵賊躪擾浙中端甫奔走流離田宅財物掃地剗絕所購書亦蕩盡端甫又善病既經喪亂

志意蕭然與少年時負絕矣然端甫故處之恬如好讀書如其故所詣日以邃性靜正不以喜怒隨人與人相對或移晷無一語獨善食酒引滿連數十不亂酒後輒面赭乃頗振厲談噱亦時爲感慨不平之鳴其介特故內函罕有知者篤於古誼今之人有不能及也與君同處金陵書局德清戴子高望者死而無子死後無一不賴端甫力者端甫及戴君皆曾文正公所招致也端甫來金陵以同治四年越八年而文正公薨其明年戴君死又四年而端甫卒實光緒二年六月十四日自同治三年大軍克金陵曾文正公及今合肥相國李公相繼總督兩江始開書局於冶城山校梓羣籍延人士司其事文正公尤好士又益以懿文碩學爲衆流所歸於是江甯汪士鐸儀徵劉毓崧獨山莫友芝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及端甫德清戴望寶應劉恭冕成蓉鏡四面而至而文正公幕府辟召皆一時英俊並以學術風采相尚暇則從文正公游覽燕集邕容賦詠以爲常十餘年之間文正公既薨逝劉毓崧莫友芝戴望諸人皆先後凋喪汪士鐸已篤老自引杜門不復出張文虎亦謝去其他或散走四方及是而端甫又以死金陵文采風流盡矣　國家自　聖祖天縱睿知右文稽古　列聖相繼益紹明制作廣厲學官鴻生鉅儒應期並出度越百代而吳越爲尤最際會者或被　殊恩蒙　渥賚遺聞盛事爲藝林傳說及乾隆中葉以還薄海纖豐　天子命建三閣於杭鎮揚諸郡　頒四庫書庋其中而江浙所至家尚藏書刊布珍冊流衍海內紘誦相聞其封圻大吏若阮文達畢尚書等尤意招延文儒之士一時號稱極盛逮咸豐初兵起區寓糜沸東南尤被其毒諸人士死亡轉徙典籍焚燬蘄焉無遺學者亦益廢壞物盛而衰乃至於此其後雖以曾文正公削平寇亂興起儒學然薨逝曾不數年而人物蕩然豈人文與時興廢固天實主之而不可彊者邪余既以悲端甫之故因弁有感於今昔之事於是遂備論之抑以明端甫所以至是故時與命則然其聚散存亡之數亦非獨一人之可爲悼慟也端甫娶莊氏早卒子一卽嘉登女一未嫁端甫之卒年四十八矣其生平所爲書皆未就獨有詩若干卷藏於家銘曰

嗚呼端甫子墓吾銘吾獨子悕子而有知其唯吾詞

張廉卿莫子偲墓誌銘

子偲姓莫氏諱友芝自號郘亭晚號眲叟世居江南之上元明宏治中其遠祖曰先者從征貴州都勻苗遂留居都勻至高祖雲衢又遷獨山州自是爲獨山州人曾祖嘉能祖强州學生皆以君考貴　贈如其官考與儔嘉慶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改官爲四川鹽源縣知縣再改官爲貴州遵義府學教授曾文正公表其墓曰教授莫君者也教授故名進士曰以樸學倡其徒教其子弟子偲獨一意自刻厲追其志而從之當是時遵義鄭子尹珍亦從教授君游與子偲相劘以許鄭之學積五六年所詣益邃黔中官師徒友交口推轂莫子偲鄭子尹而兩人名遂冠西南子偲之學於蒼雅故訓六經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尤究極其奧賾疏導源流辨析正僞無銖寸差失所爲詩及襍文皆出於人人而於詩治之益深且久又工真行篆隸書求者肩相摩於門子偲瘦貌玉立居常好游覽善談論遇人無貴

賤愚智一接以和暇日相與商較古今評騭術業高
下正論該𠴰閱作窮朝昏不勌自通州大邑至於山
陬嶺海公卿鉅人學士大夫咸推子偲以爲不可及
下逮武夫小吏閭巷學徒語君名字無不知及其他
嚮與君晤無不得其意以去者然君雖樂易而中故
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舉於鄉其後連歲走京
師朝士貴人爭欲與之交然君必慎擇其可有權貴
介君友求書辭不應某相國欲招致授子弟讀婉謝
之既屢試禮部不得志以咸豐八年截取知縣且選
官顧君意所不樂弃去不復顧以其年六月出都門
從胡文忠公於太湖明年復從曾文正公安慶越四
年又從至金陵胡文忠曾文正公皆君嘗所與游舊
知君者也及今合肥相國李公巡撫江蘇請州縣吏
於　朝而是時中外大臣嘗密薦學問之士十有四
人　詔徵十四人往君其一也於是文正公暨李相
國及諸朋好爭要君出仕敦勸甚至君一辭謝不就
攜妻子居金陵時獨出往來於江淮吳越之交子偲
既好游而東南故多佳山水又儒彥勝流往往而聚
迺日從諸人士飲酒談詠所至忘歸同治七年冬余
與子偲自金陵偕送文正公於邗上返過維揚登焦
山道丹徒至吳門竝舟行者累月日日接膝談語十
事而合者七八余尋別子偲赴杭州明年復來吳與
子偲益買舟徧覽靈巖石樓石壁之勝觀梅於鄧尉
越日至天平山謀且上其巔子偲苦足力乏坐寺中
待余余乃獨從一小童攀籐葛淩怪石陟絕頂以望
太湖既下子偲迎余而笑相詫以爲極一時之樂距
今忽忽四五年日月夢想屢欲尋舊游不復果而子
偲則且卒矣子偲之卒以同治十年九月辛丑春秋

六十有一生平所爲書曰黔詩紀略二十二卷遵義
府志四十八卷聲韻考略四卷過庭碎錄十二卷郘
亭詩鈔六卷樗繭譜注二卷唐本說文木部箋異一
卷其編訂未竟者尚有詩八卷郘亭文影山詞郘亭
經說古刻鈔書畫經眼錄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舊本
未見書經眼錄資治通鑑索隱梁石記各若干卷藏
於家配夏孺人子彝孫附貢生先一歲卒繩孫兩淮
候補鹽大使女二人孫一人尚幼子偲兄弟九人多
有名於時子偲既卒其季弟祥芝官江甯知縣者請
假於大府以十一年二月與繩孫載其柩歸於貴州
卜六月壬申葬於遵義縣東八十里青田山先塋之
次且行徵銘於余余與子偲故相得也既踰月爲之
銘而歸之其辭曰

烏乎子偲迹半天下名從之馳卒歸藏於故邱無所
不慊矣其又何悲

張廉卿雲貴總督岑襄勤公神道碑

公諱毓英字彥卿姓岑氏其先蓋漢舞陰壯侯彭之
裔宋皇祐中有仲淑者從狄武襄平儂智高留知永
甯軍遂家焉其地於今爲廣西之南甯後徙泗城由
泗城再徙西林故今爲西林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
諱某文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妣皆一品
夫人文學贈君有子四人公爲長次毓祥次毓寶次
毓琦並以材能著稱而公尤爲魁倫年十七試於縣
府及提學使皆第一補學官弟子咸豐初廣西亂起
倡團擊土寇有功議敘候選縣丞於是雲南回寇方
倣擾六年以縣丞率義勇入雲南從克趙州賊巢將
攻宜良之湯池破之遂克宜良會參將何自清擊路
南賊大破之路南自克宜良當事者察公謀勇堪兵

事且任治民卽檄署宜良復檄攝路南督兵攻澂江
又兼行澂江府事先後以功　賞戴藍翎留滇以知
縣用擢同知直隸州加運同銜丁大母鄧太夫人承
重憂奏留給假治喪仍辦軍務尋奉檄入回衆說馬
如龍如龍心折公卽來歸盡獻其所據城邑公益推
誠相與結如龍委心至於其後雖或入讒構尋復感
寤卒得其力用同治元年代理布政使事加按察使
銜換花翎無何回弁馬榮賊殺總督據省城反公與
諸弟率所部千餘人保藩署及城東南陬而密馳書
如龍激以大義趣赴援如龍遂以夜至內外夾擊盡
殪諸賊獨馬榮遁走曲靖而省城復安堵公旣已定
省城之亂乃西出師當是時滇中回寇充斥其杜文
秀尤凶狡爲諸賊最憑蒼洱上下關之險而竊據大
理爲巢窟嘯召數十萬人悖逆恣睢放爲不道千里
咸被其毒公師出行攻取諸近縣首路楚雄而東路
告警卽以兵東指克霑益平彝仍西攻楚雄克之益
西克定大姚諸州縣至鶴慶浪穹且進規大理而馬
榮與回酋馬聯陞再陷霑益犯馬龍東路復告急公
不得已復還大破賊聯陞及榮得誅之遂克曲靖迤
東大郡也又糧運所由旣克公則大喜而楚雄以西
諸所克城邑復皆淪陷公乃壹志經營曲靖籌軍食
簡兵馬爲重固不可拔與省城相輔近峙東偏隱然
重鎭矣於是公乃以迤西巨寇延蔓猝不可爬梳自
亂起以來當事者謀不素定東瞻西失此捷彼挫從
賊而與爲犇命故訖無成功今宜專意東討先治黔
中豬拱箐之賊綏定邊境稍以次討平迤東南諸寇
東方靖而後楚雄以西乃可圖也會勞文毅公崇光
自兩廣改督雲貴行次平彝公迎謁文毅詢滇兵事
具以其意對文毅則大韙之於是乃遣馬如龍出西
路而專屬公以豬拱箐之役豬拱箐者居貴州威甯
州境其近接者曰海馬姑皆穹山巉峻幽阻險絕苗
衆十餘萬穴其中時出攻剽滇黔蜀三省之閒屢合
軍攻討不能克夙以爲患公旣受任且發而鎭雄降
賊叛據州城師出東道應時討破先是公已累功升
用道員矣旣克曲靖晉布政使銜　賞勉勇巴圖魯
名號及是歲同治五年補授迤南道明年正月補授
雲南布政使二月公師次豬拱箐所部五千人黔楚
諸軍之先至者望見之以謂與賊衆懸絕若是且立
殲必無幸也衆相與目笑之公則堅壁休士而日密
與諸將謀計設間窺形得其瑕釁一日縱奇捷出突
入其胸腹萬衆崩沸自二月始至訖六月凡百二十
有四日而豬拱箐海馬姑之賊一剗殄絕諸軍詫服
相顧愕然捷聞　賜頭品頂戴於是公且班師還而
省城之急聞先是如龍兵出失利杜文秀知公之遠
出也悉衆東犯連陷數十城邑進薄省城人大恐公
聞急馳還道宜良七甸以趨省城所過連破賊壘數
十斬獲萬計至則益遣師出攻澂江及城西南州縣
皆立破而馬如龍亦來會驩然相約戮力破賊賊爲
氣奪然環城賊壘尚棋布如故皆錮若金鐵阻若阱
擭牢堅不可撼重援賊飈至豕突震蕩不可常我軍
蠭銳力攻死傷相繼而卒無可如何諸將苦之公知
賊狡悍難驟與力搏非旁出以撓之勢不可戢也旣
以七年三月拜雲南巡撫之　命乃分遣諸將出賊
後直搗迤西益約結騰越永昌麗江諸豪傑與相援
應蠭午騰擊更進並舉賊惶駭不知所爲公乃督將
士亟攻城外諸壘應手迸破悍酋劇寇二十餘萬人

壹獨雍無遺類公威震遠近坐潞江復陷降二級留
任是時公已命諸將進攻迆西而自督軍攻迆東南
諸賊日漸有緒矣及賊復陷潞江乃進攻潞江圍其
城九年秋以鄉試還省城事已仍往攻十年春克之
仍進討諸賊越十一年而迆東南悉平而前所遣出
迆西諸軍亦已先後克永昌鄧川浪穹趙州雲南永
平蒙化諸城進據上下關以逼大理公聞以十一月
馳赴大理躬督諸軍環城力攻文秀出戰敗還走入
城飲藥未即死其黨以獻立斬之軍前大理平明年
順寧騰越雲州諸賊復以次悉殄滅全滇底定矣奏
入　賞穿黃馬褂並　賞給騎都尉世職已而復晉
太子少保銜其騎都尉改一等輕車都尉開復降二
級留任處分兼署總督自咸豐之初粵賊肇禍其後
捻寇回寇羣不逞之徒相繼蠭起　國家徵兵轉餉
龕除中土大難摶精殫力僅而克濟其雲南懸隔西
南萬里之外承歷久凋敝之餘兵弱而莫之助餉盡
而莫之繼亂瘉益滋日進無已公起諸生閒關羈旅
洊膺艱鉅乃始統規全局謀定後動益蹈難感激躬
履行閒率先士衆危困艱阻出入百死之中卒翦巨
憝奠定全省以有成功故自軍興以來論邊地人才
九牧同聲推公爲冠以繼母鄧太夫人憂去官光緒
五年服闋入　覲授貴州巡撫加兵部尚書銜七年
改福建督辦臺灣海防尋改署雲貴總督九年遂拜
爲眞於是越南法蘭西之釁作公誓師請出關於時
和戰尚未有定局進次興化以須旋奉　詔命節制
關外粵楚諸軍統歸調度公方具疏固辭而他軍遽
潰走興化孤軍無繼糧又盡則以便宜退保保勝復
坐鐫二級留任居無何有　詔與法決戰命至公立
督軍進力戰於宣光大捷於臨洮前後攻取越南入
城破殺法衆萬餘人斬法酋數十人獲輜重兵械至
不可數方部署諸將渡河以規北圻諸省會和議定
罷還初公復出　天子閔塞外用兵之勞重嘉公不
避艱險　詔開復前處分　疊頒尚方珍物藥餌以
勞勤苦既還奉　詔嘉予加一雲騎尉世職頒之奉
皇太后詔頒內帑銀五千兩以　賜南征將士而
論者亦以謂法人之亂諸軍苦鬬於瘴雨毒霧之中
領命搏戰以死相貿爲內地所未有然諒山澎湖基
隆皆有利鈍而滇軍始終無撓且以雲南極徼之區
而著績若是故尤以爲難能然公亦以瘴癘洊侵嬰
茲貞疾矣十五年春用　歸政大典晉太子太保銜
越五月薨於位享年六十有一疏入　天子痛傷贈
太子太傅　賜祭葬　予諡襄勤　命建專祠雲南
諸子孫　推恩賞官有差而貴州及泗城府屬復從
畺吏之請並建祠祀公先夫人同邑江氏後夫人連
平賴氏皆先公卒江夫人生子春榮山西即用道春
暄知府銜選用同知賴夫人生子春煦工部主事升
用郎中春蓂國子監生妾周氏生子春藍女六人孫
八人諸弟皆以從公立功致通顯毓祥按察使銜分
省補用道毓寶雲南按察使毓琦分省補用道十六
年閏月十四日葬公於臨桂縣東之堯山高嶺江夫
人祔公既平滇亂先後經畫善後事宜及撫貴州福
建皆具著功績生平於鄉里宗族朋友故舊恩誼尤
篤俸入所餘不留私橐以行德惠其善治蓺行不可
殫述獨述公之偉烈系安危之大者具綜其始末而
聲以詩其辭曰
黑水洪波滔天羣飛豺虺貙獠猺毒爭歸莽莽六詔

一方而彝猗歟岑公其守洸洸崒如一柱持我危疆爰公始迹聲自宜良雷厲四征遂度瀾滄千艱萬扤有奮無恇奠彼虩虓謚若金湯坻㩧讙謠童耋相羊島夷不諒眄我南徼　帝命公往是征是攘萬跕之鄉毒淫所湊曳足觀賊桀敿長嘯飧蔘寢蠚爭命於寇卒其憤發羣衆忘死一決罔顧萬酋崩阤封狼讋慄俆帖其耳最其功伐嚌歟公比惟是害殄浸淫被體疾疢用淹躬瘁名偉臨桂之邑堯山之原伐石紀績惟以萬年

薛季懷誥授朝議大夫運同銜山東候補知州賀君墓表（薛福保字季懷江蘇無錫人生員保舉知府有青萍軒文錄）

光緒五年夏吾友賀君慶餘自成都使院以病歸德陽未幾喪其長子源溶源溶婦不食死長兄逢世又死君慟甚遂卒數日次女暴疾死凡四十餘日而五殯在堂君母劉太恭人年八十有二杖而大號憯慟不可爲懷知君者皆以君孝友隆至不宜罹禍如是之酷且死生短長之故不足道既死而孝子之志不能無憾於冥漠之中此天下之至悲而知命者無以爲君解也君諱逢吉慶餘其字先世自江西蓮花廳遷四川之簡州考有榮又遷德陽遂爲德陽人君以咸豐辛酉拔貢　朝考授七品小京官分刑部轉主事改山東候補知州數年以憂歸又客今四川總督丁公幕府配金恭人子源溶舉人分發補用知縣源清源濬源澈女三最幼者存孫一孫女一君歿以五年七月十二日年四十有六以七年正月十九日葬德陽縣東柿子溝之新阡君忱恂慎畏衷懆完好至其銳身赴人之急則又豁然無町畦類俠者徒也居官尤以謹力自將山東兩塞河決君所督護尤劇每暴汛挾大風雨俱至役夫夜呼庸穿坊蠶能鼃驕豪聲勢震撼天地君將席卷原隰而東浮於海君堅立不讓尺寸部分精嚴萬指駿作卒完不圮攝鄆城縣有所董勸徵發未嘗以文告吏民或夜分白事直趨君寢呼君起君處分竟無不滿意去移汶上縣兼攝東平州又攝莒州皆未滿歲治尤辦往余客山東雅重君治行然未相識也及來成都君視余逆旅中語畢去客或謂余曰嗟哉若人令德而不卑其年其氣先觀矣余默然不應甫期歲而其言竟驗悲夫

施均甫戴子高墓表（施補華字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庚午舉人官山東補用道有澤雅堂集）

同治十二年二月國子監典籍銜候選訓導戴君卒于金陵其年七月海甯人唐仁壽以其柩歸湖州十月歸安丁寶書烏程施補華卜葬君于仁皇山之東麓去其先塋一里而近既葬補華爲表其墓曰君諱望字子高先世德清名族至君之曾祖諱某始遷郡中君祖銅士先生諱銘金以詩詞名嘉道閒有二子皆俊才而伯叔早殞仲氏諱福謙字琴莊中道光丁酉舉人君之考也君生四歲其考復歿于京師當是時君之曾祖年八十餘祖五十餘皆在母及諸母皆寡三世煢煢抱一孺子而泣而君生有奇慧六七歲時讀書日數十行人謂戴氏垂絕而續矣而曾祖輿祖殂謝相繼家貧歲飢益無依賴於是君挾冊悲誦寡母節衣縮食資君以學時時空無相對啜泣然君雖孤貧荏弱端緒則見烏程程君可大樸學至行君奉爲師而友丁君及予晨夕淬厲不懈益勤十數年中君之學凡三變始爲詞章之學已爲性理之學最後至蘇州謁陳徵士奐而請業焉遂專力于考据訓

詁學未大成而庚申之亂作亂之初作也君奉寡母避之城南東林山久而飢困無所得食其至戚方官閩中寡母命君往依之明年遂至閩中　今上之元年君自閩中歸思迎其母而湖州已覆君聞仰天長號僵仆數四已而出入豺虎之叢以尋其母暮行晝伏神沓鬼諏淹旬滯月卒無所遇遇予賊中執手慟哭而去三年官軍復湖州君歸省其祖父之墓復與予遇由是佐幕蘇州校書金陵至痛在心未壯而艾時時寄書述其病苦然君於顛頓狼狽呻吟哭泣之時獨不廢學學能進而益上由考據訓詁之精以通古人微言大義斐然有述作之志爲戴氏論語注若干卷輯習齋顏氏學記若干卷校正管子若干卷又爲尚書述未成而病以亟矣蓋君自至金陵數病病稍間卽著書復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於不可爲以卒無子以族子後之嗚呼噫嘻君自始生以至旣卒三十七年之中無一日不可哀傷惻怛者造物者之於君可謂酷矣豈所謂命也耶而學術以成就如此卓卓又似不偶然者豈於此有所予必於彼有所奪耶然前世學人福澤壽考時有兼得之者又豈君適丁是艱耶三世煢煢望于君者何如而君則旣歿矣君之學術山陰趙之謙錄入續漢學師承記所著詩文亦爲采刻今不詳敘敘其區區僅有之者致窮于天如此與天下學人共惜之吳桐雲云末路往復慨歎聲淒以悲神理極似六一子高傳矣

王晉卿王曉峯先生墓表王樹枏字晉卿直隸新城人光緒丙戌進士四川銅梁知縣有文莫室文鈔

新城士夫以詩書授讀起其家者余王考竹溪公及曉峯先生二人爲最著王考自爲秀才迄成進士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凡數千人先生老於諸生亦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亦不下數十百人王考之爲教也不責人以繁節碎目視其資賦高下靈鈍學詣之淺深詳詔曲譬窮日夜不厭聽者往往舞躍怡懌如饑者之得正味迷於行者之獲呂途以去也故人皆樂其教之寬而受益常無窮先生之爲教也衣服飲食進退言語皆有常制犯者過雖細不貸成人以上往往責跪於庭終日立課程期之必行無敢有跬步尺寸逾法式干先生怒者故人皆喜其教之嚴而受益亦無窮王考初食貧田不過二十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沒也田逾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先生初食貧田不過百畝歲以脩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沒也田逾數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今夫師弟之際以道相授非以利相受也然束脩之禮聖人所不廢禁士之居窮教士以此代其耕而贍其身者自秦漢以來未之絕也降而逮於今師道乃至敗壞如商賈負販之行較量財幣視多寡豐薄以爲去就甚至從學數年或至戚若故好一旦不繼卽屏棄以爲其人不可教而富豪子弟往往以多金夷視其師寒畯之子至以此廢學不獲進取於世王考教讀五十年從游者量其家之有無以爲贄貧而志於學者終身不取其尤者或助之貲先生爲王考高第弟子其設教一以王考爲法故從學者多而家亦以此致饒裕焉先生自奉儉約而豐於事親厚於待人嘗因歲饑出貲市穀設義倉建置義學以教里士之不能自給者命門人歲主其事喪妻不再娶無婢妾侍榻側日與門人子弟朝夕討論所以讀書

及爲人之法孳孳以爲樂事王考嘗曰竭志人己敦行不怠者曉峯一人而已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先生年六十九卒於京師其子工部宅中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兆次先生沒後門弟子念先生學行懼遂滅沒無以彰於時乃持狀屬樹枏爲文揭諸墓上樹枏念先生父執也不敢固辭爰摭先生教世大凡以詔當世之有先生之責者先生姓王氏諱晶字曉峯其先自古北口外小興州來居新城數傳至其祖諱百齡父諱建極皆有隱德不仕先生始發憤讀書教其子毓芝成進士於是王氏始大光緒某年覃恩封中憲大夫配周氏封恭人周氏有淑行先六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毓芝現官工部主事毓荃縣學生女一人適雄縣拔貢生署四川東鄉縣知縣郭錫齡早卒孫男二人孫女幾人光緒十三年七月

新城王樹枏表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四

雜記類

湯潛庵石塢山房圖記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初任江西嶺北道告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辭官至工部尚書謚文正從祀孔廟有湯子遺書

吳郡山水之佳為東南最而堯峯名特著者則以汪鈍翁先生結廬故也鈍翁文章行誼高天下嘗辭官讀書其中四方賢士大夫過吳者莫不願得其一言以自壯而鈍翁常杜門謝客有不得識其面者則徘徊澗石松桂之閒望煙雲杳靄悵然不能去也以此鈍翁名益重然亦有病其過峻者矣王子咸中舊家吳市有亭臺池館之勝一日攜家卜隣構數椽於堯峯之麓曰石塢山房日與鈍翁掃落葉烹苦茗嘯歌晏息乎塢中鈍翁亦樂其恬曠數賦詩以贈之稱相得也鈍翁應　召入都咸中復從之舍舟登陸千里黃塵追隨不少倦蓋其有得于鈍翁者深矣余嘗過吳門晤鈍翁于城西草堂讀其所為堯峯山莊諸詩慨然欲往遊不果至京師始與咸中相見叩其所學大約以鈍翁為宗閒出其山房圖請記余既心儀其為人而又自悔不獲身至堯峯以觀其所謂文石乳泉者猶喜得于圖中想見其藤門蘿徑芒鞋竹杖相過從吟咏時也乃撫卷太息者久之昔王摩詰輞川別業山水據終南之勝時有裴迪以詩文相屬和至今覽其圖畫所謂斤竹嶺華子岡彷彿猶想見其處摩詰在開元天寶閒立身不無可議徒以文詞之工猶為後人所豔慕如此鈍翁品行之高潔學術之正大有非摩詰所敢望者咸中志趣卓然其所進未可量或亦非僅僅裴迪比其見慕于後人更當何如也故為之記

朱竹垞杭州洞霄宮提舉題名記

宮觀之設其初本崇奉道士之教玉清昭應宮使趙安仁王旦丁謂領之景靈宮使寇準馮拯領之會靈觀使王欽若李迪領之真宗嘗以命王曾曾辭不居仍以讓欽若得毋恥以宰臣主道院事與仁宗手詔有云老臣朕之所眷禮也故于引年辭疾者從其請增其秩給其奉加恩及其子孫遇大禮許綴舊班失儀勿劾宋之敬大臣體羣臣可謂至矣舊制在京曰內祠以前宰執留京師及見任使相充使次充提舉下此提點主管判官都監各有分職元豐再定官制據祖宗所設不廢居是位者食有奉衣有綾絹羅緜傔有餐錢相循為佚老優賢之典焉杭州洞霄宮自熙寧初設有提舉高宗南渡特改內祠崇其體貌以提舉受祠祿歲有其人稽之國史合之野紀其先後倫序爵里姓名猶可得而考也康熙癸酉九月予尋大滌洞天閱鄧牧心所撰志建炎以後主是祠者前言往行均未之載并爵里姓名亡之堂中止設昭武李公新安朱子二主因語道紀司遺獻不宜湮沒許為補錄書之壁歲華荏苒一十四年乃始具錄寄之自建炎迄咸淳凡一百一十五人嗚呼漢之丞相遇日蝕星變輒行策免或以微罪下獄致自殺其得安車駟馬賜金歸里者幾人哉南宋諸公獲退保祠祿不可謂非厚幸然迹其避賢者路未必皆安于義命有再出而僨師辱國者百世而下公非公是之心人皆有之安能箝天下之口而淆亂其功罪易之傳曰窮大者必失其居升而不已必困君子所貴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若夫趙嶸胡交修李正民以徽猷閣待制季陵以右文殿修撰衛膚敏沈晦以集

英殿修撰法原以顯謨閣待制紀傳概書曰提舉竊疑所充乃提點主管之職與提舉蓋有別矣至于文公當日第主管崇道沖祐雲臺崇福太乙諸祠提舉鴻慶一宮未嘗主此地事從其實故不書康熙四十六年秋七月前翰林院檢討充　日講官知　起居注入直　南書房纂修明史一統志秀水朱彝尊記

朱竹垞尚書杜公疆理記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廈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今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勸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爲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并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　皇帝嘉悅解衣賜琅幷製詩褒美焉諏吉日告祀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茲海澨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咨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內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粵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衞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戀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衞四所五巡檢司二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戀軍之營二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馱涉不啻二萬里蠻煙瘴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傔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驪莫及行則射麋以爲粻鏟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溫飽忘一身之辛勩勞來安集俾氓反其宅商趁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闕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於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爲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彝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纂舉大綱作記焉

朱竹垞萬柳堂記

度隙地廣三十畝爲園京城東南隅聚土以爲山不必帖以石也捎溝以爲池不必甃以甎也短垣以緣之騎者可望卽其中境轉而益深園無雜樹迤邐下上皆柳故其堂曰萬柳之堂今文華殿大學士益都馮公取元野雲廉公讌游舊地以名之也古大臣秉國政往往治園囿於都下蓋身任天下之重則慮無不周慮周則勞勞則宜有以佚之緩其心葆其力以應事機之無窮非僅資游覽燕嬉之適而已方元之初廉公定隴蜀還進拜中書平章政事賜宅一區暇同盧趙諸君子出郊置酒所謂萬柳堂者故老相傳在今豐臺左右當其飲酣賦詩命歌者進驟雨新荷之曲風流儒雅百世之下猶想見之今公爵諧盛際

謀謨內贊坐致太平其勳業與廉公等然廉公宣撫隴蜀荆南威望著于方隅而公澤洽天下廉公在廷日少公自翰苑登政府立朝且三十年廉公畏譏憂讒而公一德孚于上下所遇之隆有過于昔賢者要之勤學好士孜孜恆若不及則異代同揆宜其曠世有契于心也彝尊客山東時道經臨朐觀乎熏冶之源清泉白沙淪漣側坎之下叢竹百萬詢之則公別業循階以登徑之翳者當辟石之戴土者當剔亭之圮者當葺公輟不治顧專力于是則以洽源公所獨樂而京師與天下人同其樂也入其門者勿禁升其堂堂焉者勿問庶幾物我俱忘者與堂成後適四方人士應召至京師公傾心下交貧者爲致館病饋以藥喪者賻以金一時抒情述德咸歌詩頌公難老又慮公舍斯堂而請歸里也爭賦咏公前期公樂之而不去彝尊椎鄙無文獨未獲游公之門其爲斯堂記者譬猶山禽楚雀啁啾翠陰之交公之聽之未必不欣然悅于耳焉

姜湛園十二硯齋記

余至京師交汪舍人蛟門聞有所謂十二硯齋者輒欲一至其處舍人曰無有也硯者吾夢也而齋者吾所假於大司馬梁公之館以挈吾妻子與奴婢所朝夕而處者也自吾之來京師攜一硯粗理而不受墨其旁緣缺然吾挾貲以僦人之居則朝至而夕徙然而硯者吾之所癖好也嘗夢得之其數十二故以名吾齋聊以寄吾生平之趣而已余曰善哉子之所託也今夫伝伝而生者其所需於物者寧有涯耶嘗擇取於天貨財取於地日用玩好耳目之養取於山川雲物鳥獸蟲魚草木之繁夥若是者何一非假之於物者哉及其事去時移則向之所需泯然無一存焉已夫且與物而俱化而愚者妄信之以爲實然且執之以爲己有庸詎非大惑歟夫日中而行索夢於途之人指逆旅而號之曰吾廬也則人必溺然疑之而不知吾生之孰非夢而吾所居之孰非逆旅也不亦悲夫若知凡物之本非吾有吾皆得資之以爲吾用此其爲樂豈不大哉其處也仰而探於山俯而汲於泉煙雲足以資吾之懷抱琴書足以供吾之嘯傲其達也宮室帷帳以爲安黼黻旗旂以爲飾鐘鼓筦絃八音之備以爲樂肥甘以爲吾之飲食而輿臺以爲吾之使令彼其初皆非有與於我也而吾皆得而有之其得之以爲固然取之不知其爲誰予終身享之而不可以厭是尚不知吾身之爲吾有也而況凡物之自外至者乎故曰身者天地之委形也知身爲吾之所本無與物之原未嘗爲吾有以無有遇無有則汜然而若辭充然而不居若是者以語于道則幾矣然則舍人曏昔之夜殆非夢也子之硯固在而子之齋固不待假而有也予以舍人爲知道得莊生齊物之趣

胡稚威蒲州府復涑姚二渠記

蒲晉之坤河帶如玦川在州域北汾南涑涑自唐都督薛萬徹導水夏縣至臨晉西委張澤入於河解之平陸泉出橫嶺澗合渠赴會流以盛隋都水姚暹渠引焉至蒲虞鄉縣澤首受亦西入于河然暹所引本北魏永豐舊渠而鄺善長謂涑水西逕郇瑕又西南逕張揚城屬於陝則非萬徹暹所始營唯二渠源瀆山谷悍挾泥沙時時壅不循其理久益爲變暹徹所以條其攸歸必使之復去害致利以予其民宜著史書稱名勿絕至今渠自兩人後開塞幾變近廢不治

瘉甚而張澤者卽善長書涑所屬陂今以爲湖變其名五姓湖故瀦渠鄆以輸河泗二數十載前時入河道凡二渠積閼流當就湖者或不能至若夏秋會甚風淮雨噓漲鼓怒涑衝遲渠力併壯決敗解鹽池蕩廬稼駭撼郭邑因颷注湖莫有洩容游波肆騰四齧原陸蒲解之人用爲困河東兵備道喬公涖蒲二年政理孔成邦俗大和前寧武太守周侯用循賢移知蒲府事相與謀吾民幸保生聚樂安業今數縣氓庶釋咨畢恬猶若未者且解池繫國賦鉅唯水是病御蓄底輯使無灌沈川瀆順性歲穜時慶經務之要莫急且先乃召父老告以渠河興罷孰利咸曰苟導復之利世世於是討涑與遲渠左右夫家其田溉潤得及者率戶役焉其非蒲所治而梳於河東爲解州以畀其守其在蒲縣四曰猗氏臨晉虞鄉永濟周侯董其令分主之以爲禹治水施先下流湖渠同時乃畚乃钁乃疏乃穿乾隆甲戌春正月水功是興逮四月成自解安邑屬蒲永濟二百餘里循渠樹防翼翼傑傑式砥式遏而邸家營者介虞鄉猗氏勢尤南庳異時涑橫擣入里爲巨浸狂溜勇淘地盆底深岸高下絕懸五六丈崩口不可塞合周侯謂此涑要害如軍陳攻守必爭險勝出俸錢買其傍田盡土實之奪其凶門卒杜服上爲其隄崇築加倂厚固瀰鞏貴官吏以時衛於是憒呫嚮宣嫉謠其暴乎野者變出其淪於墊者昔若食得饘茲委墊如紡土燥厥穉復於田耕塗讙里歌忘其恐懸方役之興公及周侯躬巡渠所勞其人勿怠日夕既訖徧酒肉賚賜慰遣焉今夫去疾病而復於壯者之爲復國地失而復克取有之之謂復城郭道路陂澤隄渠其既廢而治興焉之謂復修其圮壞其患用其利猶起膏肓奮武烈均乎大庸予診斯謀実河東公功太守侯之勞烈同德協慮康享斯民視遲萬徹所爲尤有尚思揚其光嘉昭無休且告繼爲政者斯循之亦克保奠以終永厥緒毋墜

姚姬傳儀鄭堂記

六藝自周時儒者有說孔子作易傳左丘明傳春秋子夏傳禮喪服禮後有記儒者頗裒取其文其後禮或亡而記存又雜以諸子所著書是爲禮記詩書皆口說然爾雅亦其傳之流也當孔子時弟子善言德行者固無幾而明於文章制度者其徒猶多及遭秦焚書漢始收輯文章制度舉疑莫能明然而儒者說之不可以已也漢儒家別派分各爲專門及末造鄭君康成總集其全綜貫繩合負閎洽之才通羣經之滯義雖時有拘牽附會然大體精密出漢經師之上又多存舊說不掩前長不覆己短觀鄭君之辭以推其志豈非君子之徒篤於慕聖有孔氏之遺風者與鄭君起青州弟子傳其學旣大著迄魏王肅駮難鄭義欲爭其名僞作古書曲傳私說學者由是習爲輕薄流至南北朝世亂而學益壞自鄭王異術而風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嗟夫世之說經者不斷明聖學詔天下而顧欲爲己名其必王肅之徒者與曲阜孔君撝約博學工爲詞章天下方誦以爲善撝約顧不自足作堂於其居名之曰儀鄭自庶幾於康成遺書告余爲之記撝約之志可謂善矣昔者聖門顏閔無書有書傳者或無名蓋古學者爲己而已以撝約之才志學不怠又智足知古人之善不將去其華而取其實擴其道而涵其藝究其業而遺其名豈特詞章無

足矣哉雖說經精善猶未也以孔子之裔傳孔子之學世之望於攜約者益遠矣雖古有賢如康成者吾謂其猶未足以限吾攜約也乾隆四十五年春二月

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峴亭記

金陵四方皆有山而其最高而近郭者鍾山也諸官舍悉在鍾山西南隅而率蔽於牆室雖如布政司署瞻園最有盛名而亦不能見鍾山焉巡道署東北隅有廢地昔棄土者聚之成小阜雜樹生焉觀察歷城方公一日試登阜則鍾山翼然當其前乃大喜稍易治其巔作小亭暇則坐其上寒暑陰霽山林雲物其狀萬變皆爲玆亭所有鍾山之勝於玆郭若獨爲是亭設也公乃取見山字合之名曰峴亭昔晉羊叔子督荊州時於襄陽峴山登眺感思今古史既載其言而後人爲立亭曰峴山亭以識慕思叔子之意夫後人之思叔子非叔子所能知也今方公在金陵數年勤治有聲爲吏民敬愛異日或以玆亭遂比於羊公峴山亭與此亦非公今日所能知也今所知者力不勞用不費而可以寄燕賞之情據地極小而冠一郭官舍之勝玆足以貽後人矣不可不識其所由作也

姚姬傳登泰山記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乙未與知府朱孝純子潁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潁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蒱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　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圜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典要凝括余以同治五年從曾文正公登岱觀日出讀此益服其狀物之妙

姚姬傳遊靈巖記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壘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澂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鶩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　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

子頴約來靈巖值子頴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頹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頴子頴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姚姬傳寧國府重修北樓記

佳山水名絕著爲古今賢士君子所頌歎四海之內可百餘區雖其所以稱盛之故大體略同而其間各負絕異之境非人意度所至有必不可以相似之地儷而一之者此天地之文也君子因所身遇覽天地之至文以養神明之用是爲智而已若夫較量優劣之論則智者所不爲余素持是論往時丹徒王禹卿侍讀最取其說而稱之今夫江以南列郡之名樓鎮江有北固寧國有北樓其山勢皆自南入城陂陁再聳樓當城北而面南山此圖可傳言可著者也而其各有獨絕之異境非親覽不知圖與言不能具也此二樓皆在太守署內余嘗數至丹徒不識其太守不獲登北固幸識寧國太守魯君矣而余足迹未至宣城二地之勝故皆想慕而不見焉嘉慶十一年魯君爲守之三年治內謐安惜故北樓之頹敝命工飭之既竣以書告鼐使爲之記余謂君賢明仁決善吏事而能文章可謂智者也又王侍讀弟子家於丹徒而臨宣州其成是樓也余雖未登而能用吾意以觀於其間將以踰越謝元暉李太白之所舊得者非君而何爰書以爲之記君名銓乾隆庚戌科進士其樓之落成在嘉慶十一年月桐城姚鼐記

姚姬傳快雨堂記

心則通矣入於手則窒手則合矣反於神則離無所取於其前無所識於其後達之於不可迕無度而有度天機闔闢而吾不知其故禹卿之論書如是吾聞而善之禹卿之言又曰書之藝自東晉王羲之至今且千餘載其中可數者或數十年一人或數百年一人自明董尚書其昌死今無人焉非無爲書者勤於力者不能知精於知者不能至也禹卿作堂於所居之北將爲之名一日得尚書書快雨堂舊扁喜甚乃懸之堂內而遺得喪忘寒暑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閒或譽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今夫鳥鷇而食成翼而飛無所於勸其天與之邪雖然俟其時而後化今禹卿之於尚書其書殆已至乎其尚有俟乎吾不知也爲之記以待世有識者論定焉

梅伯言吳淞口驗功記

太湖三萬六千頃以經流達於吳淞吳淞首枕太湖尾掉黃浦亙二百餘里入海源長流鉅非洪壯闊深不足以吐納靈湖綱絡神委明嘉靖初一治於官一濬於私後曠不修喉吻縮蓄浦漵差互茭葦怒生高卑平夷水旱皆困安化陶公巡撫江蘇以道光七年冬十二月奉　命瀹疏時羣情獻疑或守卑論或求新功奚斟酌古今延覽地形以爲徙武康紆溪穿新

渠言失之鬱廢吳江全邑以濬松江言失之縱遷沙村鑿千橋開白蜆徙湖委於青龍言失之擾而元時疏黃浦至新洋功施卑卑不利洩宣又失之率乃鳩工立程爬抉填淤縫咋曲岸惟其寬深無改故渠巨皇達朧神移鬼推盤涖涓滄雲解天動不踰三月水工蕆事擇期驗功於吳淞口時當春和桃楊獻新水光納天積葑雲卷鼉魚舒波墍墟永歸千帆怒張如馬縱野農利普存歡謠載途公頌載愉詩紀其事和者千焉雍雍乎元臣之訏謨吉甫之清風也乃屬曾亮實事以紀則道光八年九月之十日也

管異之餓鄉記

管同字異之江南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有異之詩文鈔存

餓鄉天下之窮處也其去中國不知幾何里其土蕩然自稻粱麥菽牛羊雞彘魚鼈瓜果一切生人之物無一有焉凡欲至者必先屏去食飲如導引辟穀者然始極苦不可耐彊前行多者不十日已可至至則割然開朗如別有天地省經營絕思慮不待奔走干謁而子女之呼號妻妾之交謫人世譏罵笑侮輕薄揶揄之態無至吾前者爣然自適而已然世以其始至之難也平居每萬方圖維以蘄勿至不幸而幾至輒自悔爲人動故非達世乖俗廉恥禮義之士不得至是鄉非彊忍堅定守死善道之君子雖至是鄉輒不幸中道而反昔周之初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恥食其粟由首陽山以去至餓鄉餓鄉之有人自是始其後春秋時晉有靈輒行三日幾至之矣終爲賊臣趙盾所阻反感盾恩爲所用而齊有餓民卻黔敖嗟來之食翩然至是鄉雖曾子數其微而論者以爲賢輒遠矣孔子之徒顏曾爲大賢原憲爲次三子者皆幾至是鄉而猶未達及至戰國於陵仲子立意矯俗希爲是鄉人行三日卒廢然而反孟子譏之自戰國秦漢後教化不行風俗頹敗搢紳先生之屬以是鄉爲畏塗相戒不入而凶年饑饉禍亂遞作王公貴人下逮田野士庶遭變故而誤入是鄉者往往而是梁武皇帝天子也趙武靈王漢趙幽王藩國王也條侯周亞夫將且相也鄧通上大夫也其人皆尊崇富厚志得意滿無意於是鄉而其終卒誤入焉豈非天哉豈非天哉然豈與夷齊以下立志自入者同乎哉語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漢龔勝唐司空圖宋謝枋得之倫立志忠義先後至是鄉夷齊輩得之相視而笑稱莫逆交云嗚呼餓鄉何鄉也何其難至也若是予窮於世久矣將往遊焉考始末而爲之記

摹擬醉鄉太似然格局較爲整飭

龔定盦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謂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蹙居庸實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蹏涉之琤

然嗚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橐駝與余摩肩行時時橐駝銜余騎顛余亦揭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覩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揭戲乎萬山間生我 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歲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网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其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閒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坌道

吳南屏新修呂仙亭記

岳州城南呂仙之亭當南津港口古所稱灉湖者水反入爲灉城東南諸山之水自南津西北趨湖湖水起則東南入山蠹十餘里皆湖也故山水之勝亭兼得之由亭中以望凡岳陽樓所見無弗同者而青蒼秀映之狀幽賞者又宜之至於爲月夜汎舟之遊無風波卒然之恐惟亭下可也唐張說爲岳州刺史與賓僚遊燕多在南樓及灉湖上寺見其詩中南樓即岳陽也寺今尚存而亭踞其左阜稍前相去裁數百步寺之勝已移於亭矣然岳陽樓之居城近自唐以來名賢學士皆登而賦詩其上播於古今盛矣亭之興後於樓其去城且二里四旁之客過郡旣登樓莫亭之問以此不若樓之有名天下而基高以敞亦復其上爲樓有連房容飲席及臥宿逾於岳陽而遠市囂少雜遊亦處地之善也呂仙者世所傳洞賓仙人一號純陽子唐末人其蹤跡故事在岳州者頗多蓋嘗有三醉之詩皷岳陽樓塑其仙像又有城南遇老樹精之語則此亭所爲作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城南白鶴山有呂仙亭亭之始自宋也後乃增大之云矣道士李智亮募貲而復之智亮有才能樓加其層廣亦過舊亭廊旁廊歷歲克成以余之夙於此也求爲之記余惟神仙之事茫哉孰從而知之揚子雲曰仙者無以爲也有與無非問也秦漢之君以求仙荒遊卒無所遇唐士大夫喜餌金石多爲藥誤小說載唐時仙者甚多皆妄陋無稱而純陽氏之名獨雅而著余觀張說岳州諸詩屢有言神仙者時未有純陽氏而岳之湖上固傳有仙人往來之語矣得非隱人高士出沒江湖閒人乃目之爲仙與抑湖上諸山磊磊浮波面若近而遠令人有海上蓬萊之思乎蓋仙者可以不學而意亦不能無之若山川奇異幽遠之鄉使出世之士俯仰其閒必將有怳惚從之者果有與無俱不足論也余昔在亭見老張道人者鍊形最久能以氣自動其兩耳後竟以老死而其徒方東谷者不學爲仙獨能飲酒余至則與之皆醉吾聞呂仙仙於酒者今智亮其爲仙耶爲酒耶余雖老不喜入城猶願得遊處亭下如往時也

曾滌生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

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楹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傅以小亭曰且閑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鏡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鏖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劃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然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啾蹌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攖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寧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搆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曾滌生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二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鑱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曾滌生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破金陵據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並及於難當是時　天子已命向榮爲　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　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寧

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歿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　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克復鎭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洑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攻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鎭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廬州寧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三千里孤軍轉鬬累月不歸饋餉乖時忍飢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汛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還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並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犁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士不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賊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寧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寧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寧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鎭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鎭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具於　國史茲不復備述云跌宕似子長深厚似孟堅繁而能簡實而不俚唐宋大家無此境也

曾滌生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焦萃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

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開地道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攢以小營障以長塢甃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甯鎭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洑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甕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等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鎭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爲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鍾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趫者倖脫而愨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數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殆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偽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蟻傅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櫓楯挾西洋

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諡也連捷之言曰李酋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既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桐城閘之賊遂偕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聞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直伐沿江諸城凋喪尚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悉今存者幸荷　國恩封賞進秩而歿者拋骸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　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檣棟枉橈繕宇攲陊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扃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敘所聞於諸君者而

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夭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既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診厲乘之積髗若山偉哉多士夷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鑒彼巧偷守茲貞拙纏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撿王寵賁冥漠千禩馨香新廟孔赫奠斝將將　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曾滌生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　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遵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洑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惆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戰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壘未拳艣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洑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鎗礮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岸行師如福山之役輕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鞵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顓己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　朝廷開方略之館襃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獨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發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儆畏云

曾滌生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

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　命治團練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醵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故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二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發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羣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聞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　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膺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續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捷於岳州克武漢下蘄黃發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閒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閒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庳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　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歿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宜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歿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數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捻匪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主蹈百死而不辭困厄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逐風塵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已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麤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埸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曾滌生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粗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賡續成之鑿

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藪既周初終無懈治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日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淸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畤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淸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櫛比鼓舞吽庶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　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　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胾有定位綏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敎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敎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敎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敎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敎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敎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衺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聃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斸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敎習焉而成俗俗之旣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肄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淸靜無爲之旨帝天禱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興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　聖朝匡直之敎下以闢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躋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曾滌生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禜或有旱暵主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方色爲象土禺繪繢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　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庥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洎兵興祠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禁禱之術旣窮國藩乃與布政使李君宗羲督糧

道王君大經暨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坼壤膏流橋苗勃興嘉蔬蓊蔚陂澤旁匯魚鱉讙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棼榱堅致黝堊無華取足嚴祼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戚甲第湧殿飛甍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尚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剗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即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澌盡者今龍神廟巋立基緒而全寺之麗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祝求者也

左季高飲和池記

輪挹河流上西城傍堞迤行東入節園園西北阜壘石崚嶒高逾仞疑積石也阜下摶泥沙煆石爲灰斛爲二池甃之靜極明生黃變爲碧如湘波然繞澄清閣供烹飪汲飲灌溉暇遊其上謀目謀耳者應接靡暇樹石其髮膚風其態度月其色或作響如球鍾或涓涓如笙磬則其聲也爲曰河伯丐我多矣其有以溉吾人民池溢北出少東迤而南繞瑞穀亭如經三受降城曲折銀夏間也又南趨隆阜下如出壺口過龍門而面二華渠中石起上立數石則底柱然遵射堂東而南循流汩汩注大池中命曰飲和與古之大陸何以異也用工萬九千餘皆親軍力未役一民也用錢五百餘緡使者之俸餘也彌月畢工役之征繕之暇未廢事也呼民取飲則缾罍瓢勺罌盎之屬畢具乏者或以樴桝之器來或手匊而飲老者弱者盲者跛者羣熙熙然知惠之逮我也記此落之凡有事於此者條其銜名碑陰歲在元默涒灘月紀屠維作噩

鄭子尹巢經巢記

非居盛文之邦或游迹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親戚僚友子弟力爲羅捨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泛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余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牂牁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薦舉之因可藉攜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脉脉寒栗象亦每歔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冢宋元來名人真迹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儻寫夷牢水上若鷇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撣緘固鐍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有不爲累或用而僅藉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爲書巢入其中不辨奧窔而卒以浮文誕詞名至記南園爲世詬病下民侮予或亦其不善讀書之招也可無懼乎

鄭子尹梅岐記

岐卽所謂側峯而猶隮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隮等而峯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寬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峯不足觀也初土人鏟履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蜿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岐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修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夭閼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閒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發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二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岐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桑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劃前之田爲方池中蓺蓮而上蓋柳每春夏葉茂枝撑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緝績麻或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竹榿梠閒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往其際亭之外皆圃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聞舉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榿梠爲所架竹者宛宛皆能記識而據岐北望纍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岐爲瑤林爲雪海遇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出自先孺人手也岐者寓陟瞻之意屺岐同字義蓋依毛詩云按子尹望山堂記云望山堂子午山舊名也其義其可祿桔山超與閫秀抱以二臂右者宛宛子若垂腋側峯而攜其隮也太孺人墓於隮記之首句義如此

郭筠僊王先生祠堂記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兵部侍郎有養知書屋集

自有宋濂溪周子倡明道學程子朱子繼起修明之於是聖賢修己治人之大法粲然昭著於天下學者知所宗仰然六七百年來老師大儒纘承弗絕楚無有卓然能繼五子之業者吾楚幸得周子開之先而自南宋迄今兩廡之祀相望於學獨吾楚無之意必有其人焉而承學之士無能講明而推大之使其道沛然施顯於世若吾船山王先生者豈非其人哉先生生明之季下逮　國朝抗節不仕躬涉亂離易簡以知險阻通德達情氣誠以明而其學一出於剛嚴閎深肅括紀綱秩然尤心契橫渠張子之書治易與禮發明先聖微旨多諸儒所不逮於四子書研析尤精蓋先生生平窮極儒老之蘊知其與吾道所以異同於陸王學術之辨尤致嚴焉其所得於聖賢之精一皆其踐履體驗之餘自然而愜於人心至其辨覈名物研求訓詁於　國朝諸儒所謂樸學者皆若有以導其源而固先生之緒餘也先生所著書存者六十八種都三百四十七卷書佚者又十二種始刻之衡陽者五種善化賀耦耕先生刻之貴陽又二種新化鄧湘皋先生刻之湘潭別爲二十種燬於兵湘鄉曾沅甫宮保再刻之武昌合五十八種二百八十二卷凡歷二百餘年而其書始大顯鄧先生始謀建祠衡　之故居不果行嘗以爲有宋諸儒之崇祀類由門弟子私祀於所講學地及所涖仕之州邑既久而彌光先生伏處窮山無友朋之討論無門弟子

之推崇潛德闡行慨然以斯道自任無所求知於人其書晚出天下之士皆知貴之吾楚或不能舉其名蓋其遇視有宋諸儒爲尤艱而心尤隱矣同治庚午嵩燾掌教城南書院始言之中丞劉公爲建祠南軒祠之旁而成君果道羅君世焜實先後董其役將使吾楚之士知有先生之學求其書讀之以推知諸儒得失而於斯道盛衰之由國家治亂之故皆能默契於心又將有人焉光大先生之業以上溯五子之傳確然有以知先生之學非元明以後諸儒所及也儻亦先生之遺意也與氣盛辭雅

劉霞仙繹禮堂記

物生而後有倫倫立而後有法法修而後有教詩書禮樂皆聖人因倫物之粲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讀儀禮郊廟邦國之大居處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著等威彰示節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聖王綱紀天下所以範民心思耳目而納之軌物意義深矣士之生其時者有動作威儀之則以閑其外有道德仁義之訓以養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謹守法度而恥納於邪故成康之治稱爲至盛則禮教之浸淫於人心積久以成風俗豈一朝夕之故歟東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無名世之佐人紀紊而禮意寖微然其時朝聘會同以及戰陳干戈之際猶必誦說先王陳典禮以決得失勝負之數至於執玉高卑俯仰之容或短其度君子猶以觀德厚薄而休咎之徵亦果應之則知聖王所以定志凝命養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後敬怠斂肆尚警動於不自覺傳所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何其神也漢承秦燔書之後禮經殘缺諸儒掇拾煨燼存什一於千百微言幾於絕矣雖有願治之主慨然復古之思然文獻無徵抑無以備制作之德即其勤襲前聞緣飾經術亦數陳而義失末合而本離唐宋以來得失之數略可覩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隨世運推移遞升遞降無與維持於不敝者治術所以趨於苟簡民俗所以即於澆漓曾不百年盛衰異視亦理勢之必然者歟昔之君子蓋有憂之綱羅舊文列爲經傳以著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將以儀型四方綱維萬事後有王者取而讀之由幹以達枝窮源而竟委則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即或聖伏神徂曠絕千祀然日月經天江河緯地乾坤未毀固將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與斯文之盛少承庭訓篤好禮書遭時多艱濫竊祿位馳驅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區區未嘗一日或釋近獲歸休竊窺墜緒迢迢千古獨契予懷於是始作繹禮之堂取周官儀禮經傳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禮書綱目秦蕙田氏之五禮通攷陳諸几案朝夕紬繹而詠歌之上窺往聖制作之原下較百代修廢之迹奧旨宏綱曠然心會以爲善讀者抉其精微綜其條貫則以進退百王權衡萬變而莫淆予鑒即後世事變紛歧文質異尚因革損益不主故常然大綱之昭垂莫易曠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碩德篤學嗜古欲崇德而廣業必於此會其歸新學小生詳其品節服而習之優游矩矱之塗淪浹肌膚之會亦將由之以弗畔焉余之樂此而不厭也舍此欲奚適乎當春融和萬景畢會天穹然其上地隤然其下山川草木鳥獸森殖蕃

泆其文粲然其序秩然於以仰思聖王肇修人紀經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幾日暮遇之至若許馬鄭之異同探名物之繁賾嗜奇綴瑣以資證附則近世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汪梅村張楚寶君子居記

余自知駑下不敢輒志於干祿輦昔賢量己守分之訓性愛竹苦屋宇仄隘從友人乞文竹二三四竿明年老竹茁筍筍先後次第各森森具淩雲氣不依將於物物亦無攀援之者以爲介節幽亂用自怡懌合肥張子從余游坐竹下譚藝亹亹無與於道也然張子幸有賢父兄知其染余深爲築書堂冶城山陰瑱玕數萬竿一碧數十百頃張子與其友檢書講藝於其中涼颸徐來戛戛作聲與歌詠若贈答余適往游裴回不能去張子匄余記之余取淇澳之詩名之曰君子居且謂之曰昔王陽明居龍場龍場多竹陽明作茀亭其間日與其徒講學不輟脩然若忘身世者名其亭爲君子亭且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勳德爛然照今古而或以爲先生講學自此起也且余聞之切磋琢磨君子之學也非勁直無以自立不虛其心何以受天下之善不靜其氣何以研萬彙之蕃變不疏其節目何以綱羅一世之英傑而集思廣益道不閑窮達願張子勉之以無負賢父兄之期望無若余之頑鈍斯可矣此先生自道所學有序有物文品潔淨精微恭竹巖詩之流亞也

孫琴西枌指花館記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　天子移蹕圓明園於是駕在大內五年矣兩書房翰林直廬在澄懷園者多湫隘其可居者諸君或先之於是黃縣相國析其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筍之齋也屋南向才三楹其東南小屋數間南檐下細竹二三五十竿疎風纖瓏青出於垣當塗黃尚書鉞之所種也尚書之居此以種竹故遂命之曰食筍齋已而歙程侍郎恩澤壽陽祁相國寯藻常熟翁尚書心存相繼居之又西入一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牆後於池而艾蕭拒戶其南室之西南阿橋亦陊矣剝其草棘其垣陊者補之於是以妻子居北室其南以爲退休讀書之所而食筍齋設坐以待客猶相國之舊也澄懷園本國初賞臣索某之墅　世宗時以賜內廷翰林園之周一二里而近而小山環其外其中帶以曲池山蓋纍池時畚土之所爲也園之西南濬扇子湖之水以注於園中而其源蓋自玉泉之山故水清而甘園之爲廬凡七而皆臨於池之上予之居水獨前後匯故同居園中者與予皆隔水相望自予居出門而右度石橋並山以北循池行二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園之西門出門而左亦並山稍東而北度石橋循池行二百五十七步以至於園之東門池之中多芙蕖多芡慈姑鯉魚大者二三尺其山多樗多柳多柏多高榆多赤棘予居之南山有柏四柳一而榆最大鶻營其顛其北山有杻二柳二柏一樗一楮一而榆之大如南山杻最小其大者纔逾丈然程侍郎獨喜之嘗爲之著賦或曰侍郎時杻特大今其存蓋枿二五而北室之庭有棠棣丁香合歡之花杻亦謂之檍亦謂之橿亦謂之枌指而俗謂之牛筋木以侍郎之爲賦也故予遂以名其居謂之曰枌指之館而予友王戶部錫振復爲之書以表之故予遂爲之記[illegible]

楊性農懷德府署題名記彝珍字性農湖南武陵人道光庚戌進士有移芝室集

郡之有守也新故相仍前後相禪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其治行在人耳目褒譏閒錯胥不得以力取且免如其政臨古絕尤上計最遷擢不以限民未能忘德譜其治蹟之班班者刻石樹之五達歷殊世久遠猶能誦說其人不衰若墨而虐其民民發怒如水火訕者唾者訐者不謀而起俾不得終其任去裁轉轂聞輒草土木卒遂不能舉其姓氏有志之君子審乎此其亦可以決所去從也見姣者於市急欲歸而修容遇蒙不潔者則掩鼻而去之若浼夫移是情而用之其美惡之在昔人者雖上下相望於數百年之久皆可於己考鏡其得失是又能自得師之一道也長白葆芝岑太守兩守吾郡盜適蕘革民響翕然茲修復郡署署舊有題名記昉有明洪武初至嘉靖而止太守虞其意續而增之匪特章往也風來也將以出入省覽見某也有聲施畀來人某也獨無述於後世勤勤乎自反自克於二者之閒必求充其忿好之心以既於實而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非卽此意與益歎太守之過人遠矣是爲記

閻季蓉石門縣學田記（閻正衡字季蓉湖南石門人生員官訓導）

有明一代之制惟學校最爲純備自漢唐以來未有能先焉者也太祖陟自側陋察天下之變階於秀民之失職故建制藝以造士使人壹其耳目心思於四子五經之書而事雜言龐者不得與也尊學官之選優其廩糈高其遷除遇之以賢人長者之儀而使不敢自棄於道德廉恥之外故方其盛時冠帶薦紳之徒爭自濯磨勵飾碩行標映海內及其衰也朝雖崇任姦回而直言强諫之君子更仆遞起其窮而在下者柄持清議排譏宵醜當是時廷杖之慘酷緹騎之

驕橫日陷衣冠於塗炭之中而不能少貶東林復社之日其流風遺烈可謂懿哉不幸社屋鼎遷淪胥以盡而感憤激發於君國之難者陷膺穴脰視死如歸至不可選紀蓋自東漢節義之隆未能與比並焉嗚呼豈非教澤之懿有以慎人之深而牢結不可解於衷者與　國初斟酌明制而益損之其程類也寬其著令也嚴使士植身黌序之林卽不敢儇然自肆於繩檢之外可謂矯枉而得其正矣然爲學官者爵輕而餼寡出則趨拜承迎於牧守之前而內或妻子饘粥之不給士之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常不樂爲而姑取庸冗罷駑者以充位焉其生徒進謁於門牆擁臯比畫籍籍斷斷然較量錙銖毫末之閒以苟同於商賈後雖欲誘勵而督勸之其勢無由士出於貧約傭筆墨所入僅足自活而又罄其半以贍學師其力有所不暇故遊手失業者溷焉無所依往往溷列於市井刀筆之儔以自汚其行有司操三尺法南面盛氣以折辱之垢首蒲伏冥不知怍無他上之所以待士與士之所以自待均出於禮義廉恥之外雖峻文苛罰以驚動之而亦無能矯革也吾楚自軍興以來髦傑朋起　聖上廣厲學官之路增置弟子員士旣沐浴於膏澤而邦之縉紳髦老亦願斥其槖囊之贏以資學官之養而佐生徒之饔飱者吾邑當荒殘僻絕之地遲積至今始克有成予旣嘉其有以助　國家長育之方而培師儒廉介之誼因爲序著學校盛衰之本末以詒人才消長之由使採風者有所覽觀焉

（道勤倣半山）

王鼎丞山右救災記

踰太行而西南界中條北薄邊塞襟汾帶河皆古冀

州地堯舜之舊都叔虞文襄之餘烈於是乎在其民好深思遠慮崇節儉善居積風俗之醇著自往昔聖清有天下沿明制設行省於太原而以巡撫專治之統州郡十有九連城百數歲輸賦稅鹽課銀三百八十萬有奇而大同平定遼潞澤東踞太行之脊首尾相屬幾二千里皆依山傍麓羊腸峻坂矗立霄漢巉崖刻削古樹糾錯迴谿幽壑宛蟬雲棧迤北則甯朔代忻山益高地益寒霜雪層積百卉早凋穹石浮沙難施耕耨獨太原平陽以南地稍平衍沃壤隩區居之十四五焉冀土既多磽瘠居民樸質忠信奉公惟謹偶值歉歲未敢以災上聞中歲所入不足自贍逐末者日益衆不憚風濤之險山海之隔貿遷服賈輕去其鄉而大農因地擇賦他省催科或課至八九分於山右則必取盈自咸同以來邊陲多事京營兵餉臺站支銷以及本省留防之軍西征諸營之協餉率責望於山右罄帑藏所蓄不能遍償或至請讓相加帥斯土者內迫部議外懼邊功之隳於垂成補苴遷就苟免於過斯已矣其不暇計及度支之虛竭民力之拮据者亦勢使然也　今上之二年秋九月宮保威毅伯曾公由東河總督移撫晉疆越明年夏五月履任視事於時亢旱為災已歷二載隴畝龜坼萬樹赤立炎風熇日燎原爇野小民無所得食掘草茹根析骸而爨溝壑填委里舍無煙百里之內不聞雞犬聲但見荒墟落月照耀白骨鳥鳶飛鳴而啄食公具疏馳驛詣　闕言狀朝士駭異以為山右頻年豐稔不虞驟至於此　天子軫念民依允公陳奏　優詔報可乃發東南漕米數十萬石帑銀數十萬兩以賑之公度饑黎且五六百萬衆　國家費用不貲民猶無以徧及乃手書告貸東南各省其言至痛楚不忍卒讀聞者皆感慨泣下爭醵廉俸解囊橐惟恐後時下至傭夫販婦殊方異俗皆若疾痛陷溺之在其身不期而相赴銖金寸帛思效毫末之助於是銀米輻輳饋餉絡繹饑黎全活無算公猶懼民氣太傷瘡痍難遽復前後疏陳數大端曰蠲免錢糧曰籌借籽種曰清釐荒地曰併丁於地曰均減差徭曰裁併冗車　上嘉納之四年五月天大雨七月又雨中外大悅咸慶三晉之民出水火而登衽席而頌公之經營荒政感孚至遠其功德近古所罕覯也當公之用兵東南霆摧電激所向披靡雖古韓白無以過及大功既成渠魁就殲　天子肅謁告　廟班爵酬庸於是功高毀積謗議稍稍興起矣今公一出而值百年未有之災救億萬垂斃之命薄海內外頌聲洋溢以視世之拘文守例自詡為龔黃者其設施為何如也昔諸葛武侯韜略冠一時而陳壽謂為短於治軍今公之治民察吏超出尋常萬萬而世但豔其武功悠悠之論其不足以知大賢也久矣是為記（磊落盤鬱文品雅潔其頌曾忠襄公處尤彰特識）

王晉卿重修子雲亭記

往者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盛稱司馬長卿揚子雲為漢代忠正之士且為文昌言以辨其誣世之儒者多疑之文章之難知久矣以班孟堅之才之美其分合史記往往不違子長之旨封禪書所以刺時政也故不列於禮書而孟堅乃改封禪以為郊祀夫郊祀果非禮乎陶元亮痛晉室之亡故詩多假事隱辭以抒其忠憤而能詩如杜子美乃譏其責子為不達道嗚呼若二公者其於文章之事幾可以無憾而識

譏乃至淺戾如此，況其又下焉者耶。司馬長卿果以封禪爲盛德，爲文以獻諛取姸於上，則不當於死後始上之。故樹柟書獨以此爲尸諫之書。法言稱漢公之懿過於阿衡，夫稱之曰漢公而以阿衡況其勢位，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試語人曰：爾勝於盜賊，强於虎狼，則人必不以爲褒諛之詞，而以爲詈譏之語。子雲既爲文以美新矣，而曰劇秦以爲美，是何異以勝强於盜賊虎狼之譽人哉。古之善爲文者，譎言而隱辭，美事而誅意，屈原、宋玉、枚乘之徒，其所以諫其君而致其身者，莫不皆然。然世之灼知其意者，蓋千百中不獲其一二焉。善哉班氏之言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誠以二子者譎言隱辭，美事以誅其意，後世乃以爲實然，據爲典要，豈非所謂大謬而不然者哉。以伊尹之聖而五就湯、五就桀，微子之去，箕子之收，比干之死，而孔子皆以爲仁。管仲之事桓也，雖賢若子路，不能無疑，而卒死衛國之難。聖人不責子路之死，而獨許高柴之智。若揚子雲者，惜乎不得聖人之論定，然其書具在，夫固有曠然俟之百世而不惑者。樹柟自服官西蜀，即訪求司馬長卿暨揚子雲氏之故墟遺迹，而成都縣署東南隅有子雲亭者，庳卑狹惝樸，不足爲享賢昭敬之所。吾友扶堂由蒲江知縣調補成都之二年，吏民浹和，葺墜提舉，化朽剷蠹，有瑩無疵，乃慨然以衙署陋敗，斬材伐石，重治而新之，凡八閱月，堂楹改規，既宏且固。十月之初，又易向之所謂子雲亭者，增高二十四尺，闢幾尺，攀登其巔，可以覽全城之勝。工成之日，諏吉妥神，用昭祀享，衆賓翼翼，舉觴歌詩，僉曰：祉哉，君之於子雲氏，可謂烈矣。賓退之後，乃屬樹柟述其構之顛末，刻之石，並昭辨其志，爲後世之不知子雲者發其覆焉。扶堂名鳳全，荊州駐防鑲紅旗人，今四川所首稱賢吏者也。發微闡幽，意誼深美。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五

箴銘類

曾滌生五箴 幷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創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輿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懾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騖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閒言送日亦攪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蹈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曰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曾滌生忮求詩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汙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詬忌乖氣相迴互重者菑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爲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芬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饜志亢神愈忲歲燠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諸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塗奚事生嗟愾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願乎外 右不求

此公晚年閱歷見道之言其於聖賢知命樂天之旨深矣而有得詞意淵實直與衛武公抑戒張子東西銘相配不當目爲泛泛箴銘之詞已也

汪容甫亳州渦水隄銘（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嘉慶中拔貢生，有述學內外篇）

乾隆四十三年河決儀封考城由渦以注於淮亳州首受其水田廬城郭蕩焉踰年水宿不去於時儀徵江恂待罪是土乃集其僚佐士庶謀曰州之城西至於鹿邑東至於蒙城渦貫其中若帶然自城以外爲保八十有一而在渦南者五十有二是其地於三垂爲大且州治在焉渦之北方殫爲河恃渦以洩之是不可防也今立隄於渦陰水循隄而東西南之田可得而食則皆曰善二月之吉天地和調日中而永土墳而剛時以興事可以經遠版榦畚築艾獵慮其事大下小上敬仲作其功地防理孫匠人因其勢遊波寬緩待詔陳其策監於成憲則罔有愆役不踰時是曰如志其廣四丈外糾半之以其糾爲之崇東自支家林至李家灣西自草寺至河礓瘤隨水委宛長千五百八十丈越月水復至僅漫及隄之半南境大穫舉州食之不能盡於是亳人曠然知隄之利也年穀順成衆飽而嬉坊與水庸是祝是饗營室昏正乃圖後功自河礓瘤爲隄西抵楊家橋接於鹿邑長五千三百九十丈盡亳之竟與渦爲緣廣與崇皆視前隄富衞其居貧利其食是故任力而不勞施財而不費後雖有水患亳勿與知焉惟　天子惠保庶民恤然若將不及自河始災出入二載所振貸以萬計封疆之吏奉宣　德意無敢不共而恂展布其四體大懼隕越以速官刑當水之始至輒假便宜發粟與帑以急民命大府矜容日有賞譽東隄既成據以入告勤民能事之褒章於　王言明年　省方南國蒙　恩召見曾不浹月連擢右職遂忝方面無望之福愧於非據既將去是州遂爲文紀其功日財用基址以告亳之民與後之守是土者而系之以銘其辭曰

河水洋洋溢於南土哀我殫人逃死何所集於中澤離彼曠野閔茲鳩雁厥匪兕虎爰爲大防以固吾圉百堵既興式歌且舞父誡兄勉應我鼛鼓抱若弓輪磬折參伍明神相之於渦之浦是涸是淤長我禾黍官不失職厥爲民母歲埤增之栢楊是樹民得其饒以生以聚用刻此銘俾紹厥後

李次青昭顯真人廟鐘銘

皇帝卽阼之十年太歲重光協洽夏六月大旱百川且竭羣籲於昭顯真人上下奠瘞以明潔越四日大雨萬民斯悅迺謀答神庥百其辭弗愜卜建廟曰吉民用和協未五月廟成翼翼業業迺召梟氏作大鏞考休烈不窕不摦弁後應法銘之曰

其萬億年永瑲用若金甌之网缺

高陶堂石鐘山銘（高心夔，字碧湄，號陶堂，江西湖口人，咸豐己未進士，江蘇知縣，有遺文一卷）

湖口負山爲縣阻臨大江石鐘山踞其北隅下與城屬自明季城圮更二百餘年莫之繕完莫知石鐘山之爲險者大軍既克九江今太子少保兩江總督曾公再起視師論奏湖口重鎭宜城以授今兵部侍郎彭公而檄知縣事候補知府岑君蓮乙縣人按察使銜記名道屈君蟠監植因民之材徵力士之能者遂經始咸豐九年己未四月期而城成洎庚申十一月池甯賊馳四百里襲湖口與祁門援兵爭道山口市樓櫓矗繕人吏疑沮內江水師副將丁君義方勒兵入保會大風彭公乘舢板從黃石磯來省城守時守兵當攻者十一然賊固已氣沮宵遁矣一城之蔽厝江湖於堂奧捷應彰彰且彭公之來也大江昬冥巨

湏廢山岳船中人大恐彭公意氣益銳卒存此城難矣天塹之險專於水師開通東道實始湖口經營湖口莫盛於彭公高心夔數之曰偉夫諸君子之勤也地勢下江海而秀高陵錄者善容翹者善舉凡有氣以充之有督師諸君子以與有是役湖口之險以具是故一城而已而利在國家吾聞丁巳九月八日彭公帥內江礮船拔梅家洲明日水陸大舉克石鐘山山洲翼江而壘賊殊死阻禦四年矣游擊蕭君捷三之励師屯吳城彭公代將崎嶇拊循併命以規長江之利東攻卽首湖口豈不以險哉今民耕者還其疆祭者循其壟歌謳之聲與茲山無極矣彭公宴游之頃臨乎江城抑猶拊衿傷懷吁嚱慷慨思所以居成功勸來者光輔我　聖清僉曰宜爲之銘其在工宣力者別有書銘曰

帝憂南紀昪斧元戎有醜逋誅穢我土邦元戎莅斯賁爓　皇武沃燋以江菀枯以雨嶄嶄維巖棲阻於天嶂翦夷斯侍郎桓桓熸山擠嶄天壁匪高奪江飛援鶩舟於濤悍鞬之存忠信之繫孰爲況瘁而聞不至川陵委輸阜成方垣昔勞而逭今胥而安匈潯掖鄱舍荊歕吳巍萬斯仞攸詹畢圖旋旄長麾侍郎其東河海旁潤歌舞予同　皇威旣宣有建無攻作固於民敬勖良宰

頌贊類

楊性農蕩平粵寇頌（幷序）

聖清奄宅率土日月出沒霜露所被靡無不提封版籍地廣物豐萌生蕃蘖苞於五管負險懷惡婣爲左言反易天常毆引庸品久則附著稍衆屬宰牧非才曲加含貸未嚴所督流衍愈滋漸肆鴟張殺掠人吏敢拒大順數挫　王師遂乘勢席捲蹂湘灘擾江漢陷吳會轉渡河而北以窺畿輔會伏莽之戎乘虛覷隙相因並起中原千里鞠爲戎墟兵甲紛紜十年不解　顯皇帝以反側未戢天討有稽　馮几彌留猶殷南顧　皇帝紹休聖緒祗承　兩宮皇太后懿旨特任元臣俾總師干以張撻伐其軍行進止舉不制於中憑　國寵靈次第收奪失土乘而蹈之覆其穴巢殲刈醜虜殆千億計其餘猶復逋死假息經時閱歲卒訖王誅中外咸歡　一人有懌乃告　廟飲至播降　恩言曰猷惟予二三同德率我有衆徂征顯有丕績予惟爾嘉錫爾圭授爾鉞往卽於大藩爾尚圖功攸終其有休於奕世又曰猷昔府實無餘乃榷乃算越我小民罔不供厥惟艱哉朕其恫鑑自今四方若無虞其已民乃蘇又曰猷越茲寇劉我民民罔奠厥居尚安輯之哉無任汙萊給耒與牛助之耕俾滋厥畝舊有繁賦其省之竊念兇豎怙亂已彌一紀　皇帝嗣纂洪圖卽底康靖眇古論功江漢常武之業遜茲何遠猶復時勤　清問察民疾苦務崇寬大蠲煩苛以與民休息期於乂而安之凡海內圓首方足無不含和吐氣卽遐方琉屬殊鄰絕黨之域亦當企踵向化如嚮時用固我丕丕基於有永臣愚不自揆竊欲導揚休美昭之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清膺景命　重熙其光遐覆無外　帝紘高張雨風長養妥苞莠稂背其亭毒肆猘而狂蠹發邕管禍延湘漢每擣其虛勝以不戰乃將干城軍容始變中宵石隕天幾不旦有杞有梓貢於楚墟如拔彼茅載連其茹朝則提戈夕猶繙書賊褫其魄望風而逋觿彼鬖幢虜矢如雨未竭鼓音流血及股飛笴縱燎張其

一炬若燐飛蓬爐無遺字四出侵暴守有完闉維特維防百夫其身左蛇右豕中峙孤軍援絕力窮風雲爲昏維軀生羆穴有江東遝負天塹據倚金墉頓兵其下十萬環攻曠以日時師老無功嚐克視師乃命台衡錫之弓矢令其專征莫敢或伐落彼驕榮有集維彥咸遂其能桓桓節度功成反手旋復金閶直指鍾阜乃角其前乃掎其後大將石頭進逼牛首長圍式築飛走悉窮嗟彼枯魚泣於釜中夜墮天狗其聲隆隆占言破虜遂成大功猶有遺類負越之隅聿擾耕牧莫之或濡伐彼橘乾如摧朽枯靡有越逸復滋邊虞謀無遺誇舉操勝算雖出羣策實由　宸斷仰承　文母下爾夷曰猗與　委裘竟夷大難道映先天亂撥崇朝於爍其師　聖武孔昭天步克清氛祲日消威加有截彼荒其條

宦莘齋瀛海名人頌幷敘　宦懋庸字伯銘號莘齋貴州遵義人著有莘齋文鈔

夫識高於往者道契乎神法變於古者思窮乎聖若夫人雖別於華夷域無區乎中外論性以合天而契設教以前民爲用斯亦義乘時爲消長道與運而通變苟非至人其孰能與於斯乎夫虞夏殷周遞代而嬗伊文周孔形道爲上遐哉邈乎華夏信莫及矣若夫秦漢遞降異人代出以云制器亦有專門故平子始地動之儀元室神刻徧之器諸葛創木牛之製公輸倐飛鳶之好莫不騁厥奇思闢其意匠雖雲蒸霞蔚羽儀上國而以非一王之所尚故歷久而傳失維茲含髮戴齒而靈性攸同歃血茹毛而食色不異式肇東來之法因嬗西方之美歷代英君誼辟遂得因而驅策而乃鞭韃黑海虎視歐羅其究也陋羲和之失官補考工而成紀家御列子之風戶鑽燧人之火化羽毛齒革而底於富強列地水火風而謂之四行大無外之規模宏方寸之容納何嘗不縱橫而講盟會佳兵而爭雄長斯亦古今之至變而中外之莞樞也閱譽鉤稽舌人之說景行嚮人之傳述來觀任布指知寸既循名而核實皆有稽而可徵爰作斯頌以景厥隆云爾

大地運行無偏無頗蝙生上哲翼彼歐羅雲蒸霞蔚鬱爲羽儀武功文治稽古則過匪曰實過賢哲孔多首彼得羅歐北英奇初學大雄繼入舟師荷蘭潛迹戰瑞勝之波羅冰雪烏拉松榆闢境窮髮四部羈縻索倫立石介別華夷水陸形勝百世之基巍巍繼起曰拿破崙霸圖肇興海上連橫業承路易好武佳兵滅荷廢西取葡連英幷意割普小大並侵伐俄之役天厭厥凶全軍飢凍大潰而東盟維也納易橫而縱流之荒島勞而鮮功爲笑千載有始罔終維華盛頓英所自出少長孤寒母教而立資兼文武杜門卻迹苦英苛政思所變易血戰八載美乃成國遠宗揖遜堯舜及功成身退讓於有德任人立政版圖式廓威廉第一德之令辟忍辱負重合日南北白首舉兵任俾麥克果虜強鄰藏疆是復五世令終克享天祿畢司馬克賢哉相君深沈大度爾茲一人大俠士字綱羅虎臣弱法強普保茲令名　毛奇虓虓用兵若神粉版白堊介畫縱橫目無彼虜胸有甲兵出其緒餘凌吳蹴孫專門之學邁茲古人　殘破之局雖實尸之曰地亞士效弈置棋諾諾諤諤前事之師不幸而中厥智乃奇游說列國顛而克持民政卒變雪恥有基盈庭浮夸於國奚裨論久而定力破羣疑垂裳端拱尸祝亦宜維多利亞女中之賢通商上國海上爭先

馳驅輪舶利盡東南持盈保泰匪禮勿愆全有印度
涅白磨堅君德巍巍巾幗爛焉荷蘭虎哥米利惠頓
實創公法萬國合并曰性曰例輕重斯稱維繫昇平
大局弗愆匪徒清議實事則盡守而弗渝例重於性
曰富拉頓始造輪舟曰塞明頓斯泳斯游水火二力
節宣其流萬里杭海心與目謀聖人可作不廢厥猷
詎云刳木亦既方舟德輝底斯美國之彥亦既行水
毋乃廢旱山峒煤空洪鑪鐵熇輪車之利行遠斯見
權利是收富強基擅繡壤綺交鱗塍脈貫瞬息千里
實極其便可崙好奇乘舟西邁加勒海灣廣漠斯在
巢處穴居近於寒帶大破天荒易素而繪繼厥蹤者
爲墨瓦南再得大地曰新荷蘭五洲之名於是列焉
榛狉之俗穢墟是探闢莽除穢賴茲後賢冰寒於水
青出於藍澳大利亞別有一天維利碼實泰西之英
亦有同志謂南懷仁浮海東來學擅天文七分六日
朔虛氣盈貞元啓運佐世名臣絕學千古貽茲令名
氣機之用創自高斯卞和被刖數則屢奇吳斯得侯
出獄繼之至塞法利因心是師牛國民者變通其機
至於瓦得童年而寤句股畫地人笑其迂卒通微妙
賢聖是希乾隆二電曰堆曰池始意大利嘎喇法尼
有佛爾塔理推其餘但氏葛氏厥事益治萬里之遠
瞬息文移普利天下神化攸宜出幽入冥鬼神通之
思慮所及奇而不奇始化學者曰韋而司類分萬物
原質是稽質點相引愛力推移惟蒲陸山繼之而治
專論生長補闕拾遺曰布里克曰里必格辨其顆粒
加之大熱或遇空氣化散元質分界既定大含細入
亘古未聞娩於聖哲矯矯諸彥命世之英各宣猷爲
克盡乃心功無與二世不虛生折衷樽俎流播藝林
况茲華夏冠冕羣倫頑廉懦立高山景行由茲奏雅
旗常勒銘筆力遒勁頗類半山按英國名將公爵威靈登一千八百十五年生擒拿破崙第一於比利時之侯得魯至今華夷聳然威名不在毛奇下法國名人賴賽穠司首倡開挖蘇衣士河以通阿非利加大限山海道之險廉費八千萬金磅之七年卒發亞細亞阿非利加兩洲功在地球此二人皆應稱頌

梅伯言楊忠武公贊

在嘉慶初川民跳呼井絡南山是穴是邪天兵四臨
北合南遁公以宿威首執楚俘提兵陝路斬馘搜孤
死士百人愛同肌膚攻堅截流壓賊如雛遂專閫鉞
以訖天誅滑賊逃死以城自恃張其螢網距我星壘
公揚天雷士崩岳碎聚其梟狼萬肉一炙屢奏膚功
忠謹不回　帝重公器封疆可寄武人制軍漢臣破
例公督陝甘子亦開府　恩榮巍巍不亢以俯元臣
來朝　天子數嗟念其勤功與其耄耋稽首歸里
帝錫繫祉形在紫光美謚加禮哀榮冠倫可謂終始
百戰如公以牖下終凡百有位視此精忠

梅伯言陸母林孺人像贊

常州陸祁孫先生有賢母曰林孺人既卒除喪惟先
生思慕之不忘設像於室事亡若存以像之設不能
得於古也乃錄其德行焯焯者數十事示年家子梅
曾亮命爲之贊且敘其不可已之情事曰像之設蓋
起於周秦之閒婦人有像自西漢始像之興其嘗尸
之廢乎或曰是其於先人稍不類則恐天下之人適
有類乎此也是未明乎尸之說也夫實有是人而非
吾先人者尸也而吾心猶有可以先人之之理若天
下人適有類乎像者理也無是形也而吾心先人之
豈反不得爲先人乎嗚呼禮有殺於古而隆於今者
今爲厚從其厚可也於禮婦人無主今有主吾以後

未有非之者也父在母厭尊今無厭尊唐以後未有非之者也彼情之所失者厚而名之所託者尊故非之者予惡名而不敢辭君子曰先王之禮情不勝義後世之禮義不勝情義不勝情者私也私而值乎親則君子之求致其情者所樂因也獨傫也歟哉贊曰閔縣孤生林太孺人嬪於恭城君常州陞門恭城君之斂命服莫安曰從今職毋僭舊官祁祁守禮駭淚如砥夫棺在舟濡足不起愛子惟一折萋弗惜曰榮辱於先公莫斯爲亟令子者何祁孫先生文章滿家嬈於東京舉於庚申官於合肥嗚呼孝子今誰子答不子能答傫亦罔知子曰有知我母之儀

莫子偲王節母贊（莫友芝字子偲號郘亭貴州獨山州人道光辛卯舉人揀用知縣有郘亭遺文）

王太夫人方氏子懷侍郎茂蔭之祖母也年十七歸歙王封翁某封翁遠賈于潞河五年不能歸而卒太夫人年二十八耳逮事祖姑十年事姑三十年撫子婚取有孫而子婦卒又撫孫及就傅數十年極事畜勞瘁情理當太封翁初卒翁之昆弟會族人書二百金券付以資撫孤迨子將冠即還其券平居足不出戶行不履人跡食不茹人餘湯餅之屬不與人共釜爨人咸笑其迂與娣氏親愛惟見于堂不入其室至五六十猶然外家中落當家計窘促時則力夜作易升斗以遺父母姊妹四人不能自給者必量力資之六十時給帑建坊曰吾數十年飲冰茹蘗初不知有此類事唯念念懼稍有差失他日不得爲神耳茂蔭官戶曹歸省誡之曰吾始望汝輩讀書識義理念不及此今天相我家汝宜恪恭盡職無躁進無營財賄吾願汝毋忝先人不願汝躋顯位致多金也卒年八十四贊曰

貞媛懷清冰蘗在躬其潔白艱苦蓋罔或不同唯太夫人禮意性得別嫌明微動契聖則孝于姑祖姑育子翼孫一瑣悉篤摯若未大遠於人不食殘餘不踐履迹濡餅不共釜親嫂不入室人皆怪其迂而守死不忒棹楔有煒太夫人有言吾苦節歷世初無此類知閔惟懼稍差失異日不得爲神猗古至行忠孝貞烈匪迂曷堅堅乃獨絕獨絕之精誠如神明然人而思爲神而胡不完有孫名卿許國貞專爲國柱石臣庶答太母艱

辭賦類

張皋文游黃山賦

黃山者靈圉之閒館有方之鬱林夫其奇瓌譎麗超絕列巘蓋象崑崙閬風方丈蓬萊又其幽扃宮別杳冥冉旭凝霜仍雪閟自太始舉世罕能登陟是以容成宅其陽浮邱棲其顛軒皇鍊其鼎玉女流其函鸞鶴翔其林芝英挺其阜予與桐城王灼濱麓客遊茲邦因往探焉故復麤覽誕略朱遂冥尋然於高則窮蓮花之崇於奇則蠡雲海之怪亦足以極茲山之絕觀方侯承解纓絡結廬神隩故聊託篇翰以誌勝懷左思曰登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其所未覩蓋闕如也

迫區中之隘陋兮覩寥廓而神攄行周覽乎八極兮騁辟觀以鞠奧崑崙荒忽莫可躋集兮奄息汜濫舒節乎三天子之都朝吾躋夫容溪兮規容成之高臺鬱巖巖之崐嵲兮拂穹隧而上迴連岑吁其块圠兮徑曼羨以延屬轡崇嵷以撇天兮歷隴罷陀以頹谷霞嬰雲汩軼以滄蕩兮從容紆縈以相逐時固

未臻乎黃山也忽丹嶂之岑嶙兮類翠嶃以覆起浮巉削而菶敷兮勢振騰而不已心炯炯而上假兮目眇眇而無倚何風引而欻去兮慶不可乎彌摸夕信從於招提兮浴神瀊之湯湯陰火煽薄於巖幽兮伯儒無忌奔以回皇疏煩想於游蒙兮霍然飆除雪然雲揚乘凌兢而絕太陰兮與真靈乎相將橫窈窕以互折兮俠飛泉以高趨闇幻景之恍惚兮有空相之偃蹇旋室窈窱以嬋娟兮柍桭屢翳而相扶廳真卓錫以遙佇兮狀䫏類而睢盱羌尋眴而無見兮悵天閟之不我舒厲磊砢而百轉兮穿鄭岁以上征雲霏霏而襲予兮石氣疑瓢而愈清岑嵒雜遝以差錯兮衝夜隱倚追以縱橫堂防絕限崛以嶻路兮愕眙怵臭梁以扡攘入鬼室之謎濞幽杳兮出雲窟之峷寥窈冥摶谽谺之膠盭枝梧兮尋光景之晻曖鐙暝稍定氣而回眺兮盡天都之巍巍下嶙峋而刻削兮上洪紛而錯崔嵬翹擻烈孤以獨舉兮屬重陽而下邇形精遠若不知其所柢兮盪空青而無依嶺嶧絡繹而以騰凑兮龍鱗霞駁煒以林離天扉石室儵以高隮兮亢鳥騰乎將吾止之獨櫓而不可卽兮心個個而不怡仰穿溟涬兮上出彷徨傾臺兀兀兮俛視崢嶸震慄徙倚兮一升極目天表兮洋洋蓮華敷蕚以右起兮翼天都而雙標爭奇角詭兀不相讓兮峻嶒嵬崴据以夭矯紅采翠氣交曳而並麗兮叢合欲欻半散以招搖披桃花而屬夫容兮前雲門而槪道遙往往高松負石以成質兮壁走樛枝以還會東西蜿蜒徙靡而卻負兮蛟螭蝴蟉相詭而異態沐琉仡之霜雪兮礦禪通之汍瀾猿狖仰眴而不能攀兮離朱目眩而不能紀流視翠碎靡何㬎㬎高低泥茫嬰積參差鬱挑天地芊芊霏霏似驚瀾之濤涌於海門兮如蟺蜒之冢列於庭階也於是脈奇遷崇崒蓮華之巔而造焉峰嵸屼而陟槳削兮回兀婁而踐巇鬱風磴邅褱以狎波兮石齒盱睒以碭突逶巡二一分以側足兮目眩轉而兢忽詘轄折枝熊經以卻立兮浸淫啞呀攀以中必雖荊忌之慓佼疾迅兮猶廮廮而氣失爾乃石扇飆砯兮掩杳玲瓏曾宇履襪兮宛渾交通參差蔽虧兮壹陰壹陽枝撑刻削兮神樞而鬼工淹回旋而詰屈兮龜乾坤其若蒙欻嚗涌而上出排閶闔之蕩蕩軼遊氛於鴻濛凌虛無而獨立兮貫倒影而高屬倚瑤光而部衆神兮梢豐隆而扶屏翳馮蔑蒙而下矚兮汨修隳於一氣嶂二屹鑽列瑣碎而不可詰兮宕冥冥其容裔攬九海而撫八紘兮吾乃今日窺天地之所際揭吾下夫崔巍兮降雲梯之嶕嶢委邐累折以規轉兮阮隤稽而若顛得底平而出天壁兮乃馮冢而極巔圍羣象於寸眸兮騁衍振陳宮以巃嵸巔摩菌藹之卅六兮屹元君於雲閒郤睨巨壑兮欻淫幌漾漾兮奪精偓之人兮威粦紛何爲乎揚靈嶕圭笏兮相翔吹參差兮杳冥潘湟陸離班以屯塞兮振曜督蠻瀾以煌熒四顧塌扎華華縱縱怪物神鬼紛羅交馳巨鼇沒吻以舒舒兮卻鼠鼠而護踞踆猊研磷以奮臺兮作首目之酡酡巨靈高掌於雲外兮勢爪踢乎華袞女媧幼眇以流睇兮被長佩之粲縿百怪獸猊以璽對兮儼睽睢而睽睢羣岳岳以嶷嶷兮睢顧盼以駱駃卒駭悚以驚魂兮中慆悵而意迷會嶄崖突日夜出雲翁沛葬鬱烟烟熅熅紛飆起而屬天兮汩混會而渾庉爾乃輕飇乍起宕拂四表淫揚鷙奔泮渙層擾紛紜邅迴以下降兮綢

繆周盤轇以旁繞穹窿糾撓皇以回薄兮紆鬱漫衍敷以綿邈圓宇廓以淸澂兮柔祇盪其漫漫匝帀頋洞千里而無極兮州裨大瀛倒灌而外環於是紛莈惝怳渼渼沜沜陰淹曳巇闔闢旋窅瀇洶洶其交會兮滂濆澮而紛屯嶄巖桀嶢怒起而涌出兮吸濞潚率迫隘而復還鯨廻鯤擊若光而若滅兮變化夭嬌矜以龍翰倏蟠蜿像揚光以出入兮忽若鮫人水裴飄麗以眇曼三山滉瀁欻在水下兮渺不知其所遷崪中起而突植兮又象碣石之孤騫滑眩譎幻倏忽而萬變兮畢不可乎究原於是目駴意蕩志慢神疑忽兮改容微波不揚輕塵不飛直際天極浩乎瀰瀰沈沈溶溶鮮鮮離離喜喜兮旭旭天闔兮洞開翠爲幓兮朱爲旗金爲闕兮銀爲臺仙車九葩兮紫蓋委麗鮮扁舟翕兮紛緼輝光炫耀兮陸離暘麗然而與神俱兮廓蕩蕩而高馳曳寫霧而遵逝兮厭浥襟之英英披蕪蘼之蟠纚兮宿嶼嶇之松聲幽人爲我揮琴兮（儀徵江鉦字麗田隱居山中）過素女於太淸山鳥更唱而赴曲兮流仙樂之泠泠紛吾窮此遐覽兮輿無友而爲期揖松僑而儷游兮戴羨門而與之歸逝散髮以消搖兮遺氛氣乎獨來乘日月之精照兮綴雲虹之采粜左格澤之炎精兮右屬卿雲乎崦嵫蒼虯顥鶴赳螑以相待兮世硃赤醴煜爛以凝滋餐六氣以呼吸兮羞五采之璚枝庶遠遊之輔舉兮聊發軔乎自茲

張皋文黃山賦

余既作游黃山賦或恨其闕略非昔者居方物別圖經沐浴崇障羣類庶聚之意也乃復擴采梗概爲之賦云

丹陽之南巒障之中有黟山焉是曰三天子之都上絡斗紀下樓衡巫外則率山崔嵬於近作嶂陪以大鱅屬以匡廬廬江出其西漸江出其東千源萬派經營淡瀹各走相譊宛潭黯黮回縈隘巘迫觸韜轄逆肋孫理梢窅出峇勢若矢激不可迫覽雷出電追轉石異聲闔沛汨淢泙龍鏗訇漻繆谽谺磕磕悲鳴鏜鞳穆羽將殆代更蕩漾瀺灂攘觺不蕆文錦鮮礫瑩瑩煌煌若此者數百千處然後溪閣會流交注羣輪湆湆潼潼上合彭蠡下達曲江爾其大勢則岎岭嵯崇糾纏嶱崎積沓匝帀陰陽藪虧夫容菡萏倚天無茄形精互輝灼若朝霞其會高則上出閶闔平睨寒門頫視一氣空如下天其窮陰則涸沍寥慄昧不見太陽乃有因提之雪循蜚之霜其石則壁辟刻削峀桀增積摶離別追重壘弁峩將頹復稽附麗躡蹤蹤横駴盱震心營魄勁質斑采炫燿龍鱗隨物成象百怪千端若有鬼神突怒凌厲單不知其所原增巖重岫謻曖窈冥環梯複笮臨施巃玲陽光邈暉疑自地竭不見天形或乃澒竈金鼎威粜玢璽匡牀方几羅於其庭霞文碧篆守以六丁爾乃覽其支絡周其宮别於前則雲門豁開兀峙高闕夫容桃花紫石丹沙壘障擣盎青鸞石人儦儦茷茷爰有溫泉是之自出天都巍巍歸然特雄蓮華右起爭隆匹崇紅杳交錯洪紛馮戎羣峯來朝若環紫宮其上則有仙屏石室醴泉之池日精月魄藏華發奇其左則天柱屼屼探珠參差軒轅上昇仙樂天衣青鸞白鶴岎嶙崢嵘九龍鱗泉消搖之溪堪嵧溶洗千態萬狀瀵冥百尺輝黛沈颷列如繁星揮布莊堂於中乃有錦鱗獅蓍石班無雄納魚兒啼其石則有飛龍雲際容成浮邱石牀布水聖泉飛來松林采石紫雲翠微蹇鮮互跳蹈

翔相追其谷則乖龍老蛟蟠蜷淵處千瀑亂入冬夏
潨雨鴻扶延延雲轉雷聚丹臺中填是曰天海會撰
乘皺嵸崒嵸泉森冢㟪厭嶄障貢其隍絡繹臯杌藹空
流光耗霞欲焱髦紛前翠彩翟潑般嶒旁於後則仙
都岧嶤師子臺喬丹霞石琴屬以始信叢石筍植緣
卒而起箭簪嶂帖傑池未已爾乃其木則有木蓮九
照神州無偕檀杻翁柏海桐辛夷楓樹桎椰樅桂黃
楊枒杈交柯魁瑰紛揚馮陵藩京鬱鬱葺葺上矗重
陽喬羽毳坑旁御日月中稽風聲樠槭叫囂無時晏
甯頹根陰幹出火自照煇煇熒熒其下乃有白虎蒼
豹素蜼元熊山閭一角醜鹿人从倏來報往驚嘷羣
訌玃父喜顧獮子猿公蒼髯修頗接幹迴叢透脫牢
落夭掉無窮其上乃有雙鶂獨鶴列仙之乘碧雞流
離雍雍嚶嚶頻伽之鳥引曲赴節若調乎簧笙其松
則枝梧節族膚石蟠雲蛟螭倒投之而鰭鱗仰矚撇
烈不見柢根奇瑰易貌視之無窮察之無端其下乃
有琥珀威喜伏靈石脂蘊精闕采僊靈是資草則鋪
於披靡軋芴蔚對靡蕪突蘇茹藘薜荔瑇瑁翠雲龍
修雲霧春芳隱隆秋馥霍濩萸花散榮翕習蔓茗青
碧翠紫菲菲菁菁熠燿煌扈不可紀名粵有大藥黃
連山精餘糧大苦茱芐回芸赤砂石乳紫芝九莖石
藍之花千年一榮神農未知俞跗未更若乃黃柑丹
杏桃栗杜檽枇杷棠梨若榴木蘭棭子林檎鋪芳裂
芬林禽崖蜜松肪出焉爾乃其懸磴突駥揭孽側足
庚嫂犯峷坌踏确嶨仰冠傾隊俛跖窈窕震震慄慄
萬端異類氣奮汗馳怳怳魂隊進不敢征退不得喙
悠忽招悵目不敢睞蚑息扶服熊經鳥申然後得屆
焉若其淩鴻濛貫倒景憩涵泫息滓溟浮恍惚超虛
無爛昭昭神靈居沆瀣涌瓊英充僊佺所征紛扈疊
融聚穀公樂呼爰士雙於是天雨新霽蔚薈朝隮曀
魍魎坱圠滂洋四旋褱泯懹隧馮銼陵夷東泯扶桑日
之所出南濆炎風西淹蒙汜極北冱積冰漫漫汨汨風
至波起天地岌㠊狀若浮海說於碣石沄沄積讒化
為魚鼉鱷鯨奔鯢獮拔續翻土囊鬱勃萬響怒叫驚
禽悲獸跖魂哀嘯鱗鱗隱隱不知處所顛眩忽荒皆
在水下翔陽震盪涌波漂輿浮彩下爛絢耀上升天
紀地緯確扈煌熒九光十影轉互代更蓬萊閬風昆
侖曾城琪樹建木瓊瑚琳瑤戴勝虎齒雜陽流形芒
芒無端隨望而生絪縕元黃憯將會儵漂蒙龍睨天
辟靈之霏霏鎮高邁橫淩九坑杳天外於胥樂兮發
蒙蓋 弘麗溫雅揚子雲後千八百年無此作矣

張皋文鄧石如篆勢賦

倉籀既悠蟲鳥茫晦秦斯改文小篆是紀大書刻山
封石頌德摛華絢爛後藝是則佐隸趨簡迺及分勢
六書載淆八體亦廢二漢綿延厥緒弗墜金刻石碑
莫究莫追般般石鼓發於陳倉嗜曰籀譌庶有憲章
在唐李監載紹厥武我聞其書蟲蝕鳥步傳刻世貿
厥真亦抎嬰姿嫮妍維篟斯仞鍾張之法代傳代工
曾是轟文弗軌弗蹤倚輿鄧生好古能述振茲墜風
佚此藻筆俗學紛緼辭之廓如古人不見誰毀誰譽
聞諸蔡邕篆勢有賦旁涉僞作辭繇凝露用範用閑
岈思詳觀敷摧彬粲永光藻翰其詞曰
畱兮風回縱兮電追楚兮梢雲之冒松樠澥兮百川
之墜堆圮潊兮逆折豁閉而東歸猾思下烝丞神上
落經緯中彌颿芒用作突植立以離偶乃翕趨而俛
遝窈窈冥冥若首若驚若麟龍將睨以須震覽幡幡

嵾嵯若陽若陰似柔柎實榮不可見風或衡運規旋或孤出介入或來而忽往或闢而不翕或主組黻佩或瓦碎冰渻縱横絪緼絡繹繽紛遠而望之若異類崪曅並出顚首目之縱華卽而察之若慈母字子斐回還轉煦嫗而相分何分銖之足算豈金鐵之作僞振藝林之絶塵追軼軌於秦始嗟作者之難覯信知道之寶希舉梗槪而略論願執簡而同歸

張皋文七十家賦鈔序

凡賦七十家二百六篇通人碩士先代所傳奇辭奥旨備於此矣其離章斷句闕佚不屬者與其文不稱辭者皆不與是論曰賦烏乎統曰統乎志志烏乎歸曰歸乎正夫民有感於心有槪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其在物之變化天之漻漻地之囂囂日出月入一幽一昭山川之崔蜀杳伏畏佳林木振硪谿谷風雲霧霿霆震寒暑雨則爲雪霜則爲露生殺之代新而嬗故鳥獸與魚草木之華蟲走螘趨陵變谷易震動薄蝕人事老少生死傾植禮樂戰鬭號令之紀悲愁勞苦忠臣孝子羈士寡婦愉佚愕駭有動於中久而不去然後形而爲言於是錯綜其辭回牾其理鏗鎗其音以求理其志其在六經則爲詩詩之義六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六者之體主於一而用其五故風有雅頌焉七月是也雅有頌焉有風焉烝民崧高是也周澤衰禮樂缺詩終三百文學之統熄古聖人之美言規矩之奥趣鬱而不發則有趙人荀卿楚人屈原引辭表旨譬物連類述三王之道以譏切當世振塵滓之澤發芳香之鬯不謀同偁並名爲賦故知賦者詩之體也其後藻麗之士祖述憲章厥製益繁然其能之者爲之愉暢輸寫盡其物和其志變而不失其宗其淫宕佚放者爲之則流遁忘反壞亂而不可紀譎而不觚盡而不觳肆而不衍比物而不醜其志潔其物芳其道杳冥而有常此屈平之爲也與風雅爲節渙乎若翔風之運輕赮灑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萊而注渤澥及其徒宋玉景差爲之其質也華然其文也縱而後反雖然其與物椎拍宛轉泠汰其義敲轢於物芴芴乎古之徒也剛志決理輐斷以爲紀內而不汙表而不著則荀卿之爲也其原出於禮經樸而飾不斷而節及孔臧司馬遷爲之章約句制奡不可理其辭深而旨文確乎其不頗者也其趣不兩其於物無彊若枝葉之附其根本則賈誼之爲也其原出於屈平斷以正誼不由其曼其氣則引費而不可執循有樞執有廬頡滑而不可居開決宧窔而與萬物都其終也芴莫而神明爲之橐則司馬相如之爲也其原出於宋玉揚雄恢之臨入竅出緣督以及節其超軼絶塵而莫之控也其波駭石咢而沒乎其無垠也張衡盱盱塊若有餘上與造物爲友而下不遺埃壒雖然其神也充其精也荼及王延壽張融爲之傑格拮撥鉤孑菆牾而俶佹可觀其於宗也無蛻也平敞通洞博厚而中大而無瓠孫而無弧指事類情必偶其徒則班固之爲也其原出於相如而要之使夷昌之使明及左思爲之博而不沈贍而不華連犿焉而不可止言無端厓儻倪以爲質以天下爲鄞廓入其中者眩震而謬悠之則阮籍之爲也其原出於莊周雖然其辭也悲其韻也迫而憂患之辭也塗澤律切荂敷紛悅則曹植之爲也其端自宋玉而榜其角攉其牙離其本而抑其末浮華之學者相與

尸之率以變古捐捐乎改繩墨易規矩則佞之徒也不捐於同不獨於異其來也首首其往也曳曳動靜與適而不爲固植則陸機潘岳之爲也其原出於張衡曹植嬌嬌乎振時之儁也以情爲裏以物爲襮鏤雕雲風琢削支鄂其懷永而不可忘也奎乎其氣煊乎其華則謝莊鮑照之爲也江淹爲最賢其原出於屈平九歌其擁抑沈怨泠泠輕輕其擬脫浮宕而歸大常鮑照江淹其體則非也其意則是也逐物而不反駘蕩而駁舛俗者之囿而古是抗其言滑滑而不背於塗輿則庾信之爲也其規步矱變則揚雄班固之所引銜而拄礙惜乎拘於時而不能騁然其志達其思哀其體之變則窮矣後之作者槪乎其未之聞也

汪容甫廣陵對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中謁大興朱侍郎於錢塘侍郎謂中曰余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于此嘗覽朱育對濮陽興語憙其該洽度後之人不能也吾子客于故實而多識前言往行亦可以廣陵之事詒余乎對曰中幼而失怙未更父兄之訓長游四方又有昏瞀之疾故書雅記十不窺一何足以酬明問抑聞不知而言不知知而不言不忠二者中之所不敢出也昔者黃帝迎日推筴分天以爲十有二次南斗牽牛是爲星紀七政會焉布算者於是乎託始而後歲月日時咸得其序揚州之域是其分野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建業而廣陵卒專其名其占應之昆侖之山實維西極河出其北江出其南自麗江至于高闕其距八千里萬折而東夾廣陵以入于海而邗溝貫之江河於是乎合焉于辰爲維首于水爲歸墟故廣陵者天地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稱嘗求之人事稽其善敗之迹比于矇誦其庶幾乎夫秦滅六國楚最無辜當陳王首事而死楚地之衆未有所屬其有矯命項氏引兵渡江以爭天下遂戰鉅鹿西屠咸陽則召平首建大謀以報秦仇也漢室傾危董卓于紀百城拊心莫敢先發其有區區郡吏無爵于朝而義感邦君結盟討辠升壇慷慨必死爲期則臧洪說張超起兵糾合牧守以誅賊臣也祖約蘇峻稱兵犯闕幼主幽厄京師塗炭其有固守孤壘大誓三軍力過賊衡以保東土西師乘之遂殄狂寇則郗鑒董率義旅犄角上游以匡晉室也桓元負雄豪之名藉累世之資挾荊州之衆乘晉道中衰本末俱弱易姓受命人無異心其有手梟逆徒協謀京口旣克建康偏師獨進凶族盡夷乘輿反正祀晉配天不失舊物則劉毅舉州兵以平桓氏光復大業也侯景反噬二宮在難諸鎭不務徇君父之急而日尋干戈甚者望風請命委身賊手其有居圍城之中無謀人軍師之責而倡義勤王有死無二則祖皓來嶷襲斬董紹先驅檄討景爲梁忠臣也武氏淫虐人倫道盡臨朝稱制唐祚將傾其有控引江淮奉辭討賊功雖不成其所披洩亦足伸大義於天下則徐敬業舉兵匡復殺身亡宗以酬國恩也且夫武氏之立勣實贊之敬業旣心在王室又以蓋前人之愆忠孝存焉侍郎曰敬業不直趨洛陽而覬金陵王氣固忠臣與中曰兵者凶器當唐全盛之時武氏積威所劫海內莫不聽命敬業舉烏合之衆起而與之抗故欲掃定江表厚集其力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發謀之始義形于色握兵日淺未有不臣之迹安可逆料其心

而備責之哉春秋賢反經禮毋剿未至推斯義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侍郎曰善願卒聞之曰藝祖擢自行閒典兵宿衞受周厚恩幸主少國疑倒戈自立其有前代謗親不樂身事二姓繕兵守竟城孤援絕舉族徇之則李重進以淮南拒命握節而死下見世宗也宋世積衰元兵南伐勢若摧枯列郡土崩不降則潰其有孤城介立血戰經年洎行在失守二宮北遷而梵詔斬使勇氣彌厲忠盛于張巡守堅于墨翟則李庭芝乘城百戰國亡與亡也當明季世流寇滔天南都草刱姦人在朝方鎮擅命國勢殆哉不可為矣其有上匡闇主下撫驕將內攬羣策（督師開禮賢館士多歸之）外抗

天兵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則史可法效命封疆終為社稷臣也故以廣陵一城之地天下無事則鬻海為鹽使萬民食其業上輸少府以寬農畝之力及川渠所轉百貨通焉利盡四海一日有變進則翼戴天子立桓文之功退則保據州土力圖興復不幸天長喪亂知勇俱困猶復與民守之效死勿去以明為人臣之義歷十有八姓二千餘年而亡城降子不出于其閒由是言之廣陵何負於天下哉侍郎曰卓哉言乎若陳郡袁氏世有死節之臣矜其門地不與人伍今聞吾子之言天下百郡洵無若廣陵者後之過者式其城焉可也抑聞之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此數君子者劉毅材武故有戰功鄒公名德雍容而已自祖皓以下敗亡接踵意川土平曠非用武之地與其民脆弱不可以即戎與若其建名立義類多守土之臣又虞翻所謂外來之君非其土人者也子其有以語我中曰蔡澤有言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必若所言求之前代功成名遂抑有人焉孫策用兵彷佛項羽既定江東威震海內舉十倍之衆叩城請戰陳登出奇制勝再破其軍由是畫江以守吳雖西略而北不益地尺寸則匡琦之戰為之也金人乘百戰百勝之勢挾齊南下其鋒不可當韓世忠要之半途多所俘馘諸將用命同時奏功戰勝之威民氣百倍由是開府山陽屹為重鎮而淮東久不被兵則大儀之戰為之也李全聯京東以為餌通蒙古以為窟屢賊帥臣厚索禀賜乍服乍叛十有六年朝廷姑息有似養虎既連陷州縣進薄二城太清之禍近在旦夕趙葵建議討賊身肩其事輕兵迭出所向有功由是長鯨授首餘寇悉平迅掃淮壖復為王土敵國寢謀宗社再安則新塘之戰為之也二者保竟御敵之功至壯也非地不利人不勇也苻堅強盛禹迹所奄九州有其七傾國南侵目無晉矣謝元以北府之兵邀鋒陷陳使數十萬之衆應時崩摧秦因以亡由是再復洛陽進軍臨鄴國威中振尊謚曰武則淝水之戰為之也開皇始議平陳賀若弼獻其十策已而潛師濟江據其要害直抵近郊于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魯達忠勇人有死心而弼力戰摧鋒破其銳卒禽其驍將由是陳諸軍皆潰新林之師鼓行而進江左以平則白土岡之戰為之也朱溫雄踞大梁并吞諸鎮悉其精兵猛將二道臨淮當是時淮南不守錢氏馬氏必不能自立溫之兵力極于嶺海地廣財富則難圖也楊行密朱瑾決計攻瑕梟其上將偏敗衆攜長驅逐北由是保據江淮奉唐正朔閱十傳世終梁之亡不能得志于吳則清口之戰為之也夫晉之與

秦吳之與梁皆非敵也然舉一國之命決機于兩陳之閒小則兵敗將死大則國士若是矣又況南北區分垂三百年一戰而天下合于一以此行師其孰能禦之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廣陵有焉若夫異人閒出邦家之光前之所陳固猶未盡爲其事之不繫於廣陵也則請備言之桓靈之際常侍擅朝朝野切齒劉瑜以宗室明經身侍禁闥協心陳竇議誅宦官仰觀天文傳其速斷謀之具違并隕其族而漢業亦衰同姓之臣與國升降屈平之志也王敦專制朝政有無君之心戴淵忠誠盡心翼衛及戎車犯順石頭失守雖偪凶威抗辭不撓主辱臣死卒蒙其難正色立朝人莫敢過而致難于其君孔父之義也武氏始以色升浸成驕橫來濟諫之上官儀謀廢之納君於善繼之以死比干之仁也龐勛既陷武甯泗爲巡屬又當長淮之衝在所必爭辛讜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冒圍求救往反十二是時賊兵北及泰山南至橫江主帥既戕官軍屢衂而肘腋之下一城獨完苦身愁思以憂社稷申包胥之哭也黃巢豨突京師僭稱大號乘輿播于遐裔羣盜蠭起跨州連郡唐之政令不復行于四方當此之時天命去矣王鐸連十道之兵總九伐之任承制封拜以繫海內之心王師既奮賊遂走死而唐祚之復延者且三十年二相干位諸侯宗周共和之政也宋氏武功不競西夏跳梁宇內騷然當扆旰食張方平建議赦其舉而與之更始由是元昊請臣而中國之民得以休息及熙甯用兵再進苦口謀臣不忠遂成靈州永樂之禍而神宗以此飲恨而終王者務德而無勤民於遠祭公謀父之諫也故廣陵自周以前越在荒服其時人士未聞於上國秦漢而下始有可紀然當三代盛時忠臣烈士之行事所震耀于天壤者先民有作舉足以當之此亦才之至盛已至若政事法理經緯乎民生文學道藝立言不朽里閭耆德孝子貞婦一至之行蓋以千百計非國家之所以廢興存亡者則皆略之考其事迹則如彼語其人才則如此雖桑與梓必恭敬止故君子尤樂道焉夫子許之侍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矣古者誦訓之官掌道方志以詔觀事王巡狩則夾王車故曰山川能說可以爲大夫吾子其選也朱育之對何足以當之中謝不敏退而發篋謹錄爲是篇

董方立　西嶽華山神廟賦 并序

董祐誠字方立一字蘭石江蘇陽湖人嘉慶戊寅舉人有蘭石齋駢體文

華山者招拒之下都顥紀之時囿以晉陽扃陰肇察萬物雲飛雨灑汜布上下靈示烝蒿權輿生民故有熊會其羣神姚媯覲其西后夏經嬰以珪璧周禮祀以兵舞其廟制肖奕萌柢有漢世歷千祀饗格弗隳蓋以憲章元穆奠軌星宿絡始四九金德之統余遷軾西征謁禮其下見夫層構崱屴幽宮旭卉目眙神詭震濇永日爰託篇翰爲之賦云

伊大化之挺埴息一無於二氣圜精運而上羅方祇摶而下墜寓神皋於并州配少陰以執契鬱華嶽之靈囿秩西宅而司屬於時白藏受謝神該效律萬物芸黃其華黝黯其實乃崇明禋報本反始百儀百瑜或縣或庪書有望秩之典禮有生犢之祀盛致美之敬恭疏爽基以卜時爾其畛域則參井之交兩戒是經旗斿散其華鉞質寓其靈封狼敦圉而瞰暘朱鳥頡頏而秤猶東有嶒函重險黃巷之隘詰屈偪仄穹

隆堂防出坎入窅一陸一陽西則廣邃高陛邈迤洞達八期九逵方軌轇轕馺㕘輕鶩辟勞輻轢南則崇山岩嶙結霓隱天重甗累鬲曲崝宛壇率岆屬英譎摟詭連犖爾上截句胡矗援巨蹠盤蹻嬰踢紛敲夫容崙苕嶭嶭猗猗日月繫其房的枋北斗而爲茄北則洪水湯湯太白所都滓渭嶓洛異源同輸磧錯礙礐㻋薄墳爐溫汾潦遙規轉萬趨摯匡踏堆爐湏澎滓孫紆厥躍雷訇火沸灝溔沖瀜瀜漉湧潗滭踔寸卻奔溜踵至濛濛戢戢天滿無外　爾乃審曲面勢構極甄三遐陸博罝萬象一含故觀其郭郭之制則亭亭苕苕隱隱轔轔岸峉崙嶷嶕嶢嶙峋脾睨密比辮華洪紛崙蚤肉而不鱎帿牙抱而成輪增盤層高靡迤澶涴蠡旋蝸縣倨角作銑嚳然風折宛爾雲轉上則角樓崔嵬㟏坫積冓二四八六環己共戊疊累重叠弁互駢填上下刻附東西掘延陽烏運於清宸見陶羽之翾翾乎眺俯矚無地有天如閶闔之于北辰鼓鐘之衞帝館也乃憲紫宮太室匡衞十二以爲祕宮承龍心於明堂帶壁壘於上墉高閎有閌闖以祝融五門並啓蹇產鞠崇慓闕中企流火凝冬闢素閶於皋稽艴青陽於谷風門臺訬以岑嵉躔重陽而踞峙承駁㲈於上柴飁猋悠以紅翠五鳳秋其振翰邈霄霓以容裔櫺星金城複閣重闈飾以大朱堊以石脂鬱乎若翬飛鳥跂霍繹而紛泊又若鱗葺齒次埴堁而參差於是陰陽壹壑蟻璘回旋龍詭豹論橫揭旎融樽樽晉晉連拳而爲正殿挐貳抗梁以濯漫槐檜奔霤而㰍㰍元龜礎柱而贔屭神鹿擡節而態驁枅栭紛糾交閱積沓莘莘總總周盤磼磄若齒密而疊琥㮄支附而膺合敺遺風以下追蹝岑累而相扉陰嶒衙衙㯳流負阿明月承吻窅宖倒華髼楶綷梲反蔕荂葩閔以若藻雜以芙葭離寶春井翕翠秋波重屋四注綿以榱梠浮柱承欒綈纚縷縷綺垂繭縹四極炕罟睍寬鞹轢屈巳交午絡皮簷與方連錯鉤互於寶藪爰有牝戌牡甑蓋戴傑池𤜵𤜵黼粲六章流離登天光於朏明曳冤延而孕奇建木四照秀華金支瑱玗璘㻞翡翠威蕤珠被齊光熉黃紛披宛軒孔翥倏眒回飄闉爾爾散膞成朝蜺瑰珍詭狀惟意所移故悲須摇從望而迷排飛闥以仰瞰心愕怡而怫愲神泛濆於宋膺怵猥猥而莘隧復奄留於棼橑魂稠嶽以掣曳攀琥檽以跂竚密窕杳其無際降旋庭以常羊又坱圠以靡既離朱瞭而眴眛都盧僄而駢躓　爾乃顯靈正位方亓敘倫崇金天之穆皇象泰壹之威神龍衮邃延昭明二辰弁瑤光於綦會組約約於衿袴繡旆騷殺而裔雨葩瑤琴麗而莽雲威震震以輪輪赫㰝欲其若存五精帥摧八神拱侍句芒龍棄禺彊蛇珥蓐收典鉞紅光所司禺兒袪衣以嬰趉方皇犇野而睢睽師師遝遝二八連臂豐隆鼓車以夾坐馮夷從風而爲衞於後乃有溫房涼館閉宮邃圍瓁金綴珹琥蘭架宇蒼瑱設門羅以珠羅玉女精悅而遞代金妃要眇而參伍大帝之靈于焉與處　遂乃曾臺巉㟳以旁延石磴嵲嵬以上屬峨巍迫側岨㮚𡾰珏獶爪㸚牙宖宏鈘覆鏤重足累蹠鍧鍧扶服踆則首剽跪崿飢巇阽灑瀉萃䩷詘駴悖沮汗滲漉喘絕復䟒蹠卻蟹仄拾級而登者蓋以百計迺貫倒景絕大鴻超野馬浮蟻蠓舒息轗節蹴乎萬壽之宮神岳嶈嶈爛熠真靈𩕳會龕函天辟杳冥日夜出雲光景煒煥千變百殊晷刻岐形或雷霆坌落匹溢駱

驛徽奔象逸半散邃遏太行恆山浮混碣石或斜屈椅宻虯結鷸立左招右索推嶉翕集專專歎歎似有於邑或份郁氤費景炎扈煌赫戲叛換羽旄殷芒還照濛汜啓明銑光或神昧鬼杳霾曀黝曖造象太極赤萌表裏胚胎殷卮汩若下海或猗儺宛嬗綽約脩嫮乍首乍背明睞微睔忽如有思曲障回踞或㳹鬵噴勃頫艴惆怫土囊崩車渭鬱颭飂賁星霣芒魚路淚騰然後沖漠潸深收華閟曜歸神元始藏象大嬦希夷頎洞嫗毋萬竅其左右則飛閣流丹中庋仙經碧簡赤文守以六丁五千三洞洞元上清兆朕太元延康赤明神策百二華蓋黃庭虫虛非馬亢倉無名金虎白龍參同元英先乾蘊氣後坤返形真誥祕符煥乎層城迺有馬明修羊叔翺子先葛越壺公洞明自然西河歌而嘽咺仲甫飛而躡蹻韓衆駕鹿以子蜺茅濛馭龍而婉僤元方黃髮而遨嬉毛女纖纚而騰騫實列仙之攸宇總無上於諸天於是降陛道步中唐泛眺四周帀巡回皇乃有氿泉涓澮潰泠紆餘互望神之虹梁象雲漢之荷衢翔陽浴其東界全樞淚於西隅觸礩成沼過竅爲渠晶沙雪離鏡萍星鋪頒首積尾讙聲喻喁外有神荼鬱壘之殿朱索茭葦魁頭四目甲作凌遽黃父閃倏聖母楷耕父糧靈保儛歌赫拉蠱殃若乃豐碑穹崇欒石之府輿夫御香祭器省牲易服之所耽耽翼翼闢鬠祚主式禮苾芬竈華振古揚搉庶彙明共犀生茳端渾竟不可殫名木則松㮽樅檜貞朮守宮鼠梓虎目白棪赤桐森尊罧蓼輪囷離奇騶鬫喬擻扶疏瘣魁散鬯枒杈梢擢茈虒刺天垂陰閟地迈陽作鯸句羽之而聶㸹藪中扇風調竽笙簧軼茂鄧林齊蔚榑桑結根太始稟元攝提歷蔀揚華閼妨魋支邁奇齡於九頭何周秦與漢隨奚有陰火兔伏遊氣成絲琥珀感喜神菌華芝燭耀乎其下鳥則舞鶴二八獨鶬雙鳩烏鵲白鵬曰鷫晨鵠颯沓混淡奄薄繽翻暮有鶙鶩鵁離狂鴠肥鵂鬼車十翼奇鶬九頭魋伏龜行怪歌哀謳聾耳乎其上竹則綠篠筤篁周以楯闌抃根桑節春筍冬𥫗窋上稽露疏中閎雲櫹移郯曲阡眠檀欒單體纖肌冰爽霞鮮筅目空實同稱異源草則萍蓷汎蔆離靡蔇茂帛帛布布異茹淩糅攢榮凱葉習翠菲青雚扈般輪幡纚精瑩采純緣陂爛錦被町蝶芬玻鬱馚馞薰馨藥則黃精赤芩勤母文無細辛大苦薯蕷茈胡千年之苓九節之蒲燭瘤辟癘泄暑調寒桐君俞跗舌爽未單果則三色之李五沃之桃紫夾燕支緋碧紬縹來禽日結文杏沙棠猴查燕梅擘甘蝉芳若榴別房而攢丹嘉柿迸蜜而飛霜百物蕃育形性恍芒蓋天地爲廣大也惟茲山秩其成絪縕元黃將受厥明負反景於西海傾六幕而函精歇緒荒末開顧隆期值九六而遭晦應五百而光飛是以商秩漢祠視三而升七唐宗感生而震夙明帝夢遊而悚慄秦璧返而新墟終胡謚而莽涤晔明爽於嘉兆邈元會而若一於赫　大清凝命開禎粵若　聖祖下武配京當龍飛之六七握神矩而時巡致殷薦以精禋儼上赫而下明謨睿慮而摛藻紀隆祥於天慶登格皇穹榮鏡萬靈故師牧數其光奕葉闡其業嘉瑞阜殷而廟皃有赫也遂作頌曰巖巖崇居格嵽嵲兮鍾宛㝷篠龤闇邃兮緼𦃬周張神旍霜霧兮蒙籠混成回元氣兮咲肹豐融麗萬世兮瑰瑋戢𢧐皐文而上之

龔定盦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庳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黭黭汩汩浼浼汲汲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暫舒萬民勳荼於是王乃凭窋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纚纚結乎城岡倏星辰招鸞翬卽之温温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挐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綿乃飀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是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愔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噤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醲乎自然之域巫易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眞求媾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瞥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覩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别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葅餅道德藥餌雲霞濟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娛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眞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婿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龔定盦戒將歸文

予幼遘厥心疾兮背吉祥而嚮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莫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兮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儛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通塞萬岐之恆由兮乃谿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温温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尚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婞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强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遻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灝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予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貽諒空蒙之不我搆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芳香而誰御兮复澄照以長辭忞毀桀以譽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盡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愎而之形骸兮乃瞵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紜紜諒鬼雄之彝濁兮終結懇而徒勤嗇靈慾之沉沉兮倏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圜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隆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獰而詐汝義何孤而非繫兮情何予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暫百猝之笑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夆雙兮曰禍福在予貢嫽戾之淒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戉律兮分神化軀樓

人睫兮據人斸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霽兮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推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兮黿偟偟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旣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搆光景聚兮屏營寂怒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遊不歸慈所韋兮空首稽首禮則眞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遊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道爾靡有言兮

鄭子尹隸對

客問曰邑之隸橫恣有年矣今一二賢令長力思摧其鋒以懲其前而卒未之悛者何也曰子不觀家之豢犬乎我之蓄彼責以防賊脫或子來爲彼所齧彼計必杖已縱而匿番椒甘稍親爲子肩謂何不防罪反在客期期彼來必卽寸磔子去彼來屈伏潛藏窠人終夜狺狺狂狂及日對之怒歸渺茫畜隸者何以異於是也客曰妻悍出屋牛瘦易牧子奚爲哉必是之蓄曰斯犬也以言足食不若羊彘以言可玩不若狸狌雞鳧之娛意惟是狡獪兼其猛厲捧首晝眠喙常拄地微聞足聲倏起聸逝㓒夜驚賊啓戶膽縮羣猴不前彼猲四逐尚有餘力爪地撲撲子欲易之必取剔伏則蓄犬奚爲歟且吾嘗觀其噬人亦非無因友如君輩衣冠至門屢招方來童子代閽彼方起敬妥尾圈豚二黨舊姻歲時來賓入門甫嘵聞呼卽遵徐伏客畔候骨舐脣戾頸媚睨亦知爲親若夫龜視蛇行施施兢兢自門及堂喜彼無聲忽暴摸腳血流於脛又有頻來鄰子狎之帖耳謂彼可恃試蹴其尾彼瞋而起㖂焉一嚙衣裂踝穿忍淚爲喜由此言之犬亦何罪之有雖然有教之犬犬夜司其職無教之犬晝齕過客焉得不責怪其主人也客笑而起曰吾以爲必任其恣睢也主人亦有責乎然則爲主人奚若曰繩之則曲卷餓之則乞憐逐之則藩籬無衛肆之則咆哮戲噬而衆人詛怨夫國猶家也子試思子之於家欲牆雖卑而無踰戶雖閉而不懷於蓄犬之馴暴其有關乎其無關乎淸心寡欲中鮮居積四洞八空破銅爛鐵則無所恃犬雖猛何從檢及塒廁一夕數起兒書女織聲不絕耳則無幾勞犬備員而已然後提犬之耳告以至誠不受揮叱責在必行彼於畜類善知人心不見夫戲犬者乎猴冠而騎逐鉦應麾喝首入鑊卽徐磨而中規奇技淫巧且唯以隨安見犬之不可以正教也客倦而臥隱几長嘆曰亦盡矣君子自反惟士爲然子身之不瑕而口多擇言顧善論犬哉送窮乞巧之倫

王壬秋湘哈密瓜賦幷序 王闓運字壬秋湖南湘潭人咸豐丁巳補行壬子乙卯鄉試舉人有湘綺樓文騈體文

哈密瓜貢自西域登於　玉筵非近貴大臣莫得受賜其名震於本朝通於四海文人詠頌以得嘗爲幸誇其鄉里者蓋不可紀余以公車留於京師從故大學士第中與分半蒂又山東巡撫見餉一枚探求其味玩其香色至五六日旬時矣旣歸鄉井因暑盛削瓜追思其事恐後之迷者隨俗而稱方今天下多事夷狄侵陵若道不由庚此瓜將蒙穢嘉號遂作賦謝之其詞曰

漢武皇帝旣席盛業功德沕沸冠於禹湯乃作上林苑三百餘里珍木瓌果載籍之所不述者駢闐排闥萬樹一行亭有南越之桂苦有蜀蒻之醬甘有王母

之桃酸有蒲桃之漿五味淫溢滌酲解涼方朔不得竊欒大不敢嘗乃以夏日避暑建章使大官進冰尚食副瓜絺巾既撤玉盤方舉帝色有不懌召上林丞榜之一百趣召博望求於西域役死者數萬得瓜一石橐佗負載千里一息至於御前蒂尚未黑水若浮匏刀若晝雪香散四坐味已入咽甜若嚼霜爽而無屑寒若照膽鏡肝肺瀝瀝煩豁氛靜其品第一羣臣見者皆呼萬歲議功立名因帝寵嘉越來自西以諡此瓜三千年後徧於四遐有東有南望塵奔爬中國聖地長養精華燉煌故邦產無餘租違我　神清受命化覆無外漢之絕徼曾不出砌於是驪山博士論瓜之業有逃於發機者遊於夷中好為遊說稱道瓜美以風夷類椎髻高鼻深目醜種習　皇帝之仁義棄弓戟而荷耡耒率其婦子種壅耘𥟍以博士掘於溫谷欲救其敗故瓜熟必十月然後入內名從主人號曰哈密如野獻芹口慘鼻螫而　皇帝受之以柔遠國時賜近臣示不遠物而已爾其為狀則猥瑣宛轉擁腫卷曲墮似敗絮重贅多肉皮則不堅不柔非青非綠以為黃翩又不可熟甌則甜比敗蜜厥氣生腥榨之無漿含之不冰黏滯輭澀狀譬膠餳圃中南瓜正為可兄曾不自恥而貢於京則有膏粱餘子食無正味問其地產而轉自相貴乞分十一爰祭爰餽或田舍諸生宦若侏儒榮其得賜懷持歸家反復璺傳曾不敢咀黑腐敗壞猶欲為菹又安敢毀譽乎夫名賈高族依託附屬沙漠朽壤敗土磽确藤蔓牽引鉤帶樛葛習慣併陋倔起阡陌罷牛憊馬籠挂繩絡車及擔路因緣而進者家家以為隨珠人人忘其魚目或棄底瘠萎糞士未除髦酋上疏薦登御廚他國劣種微感地氣同車而進不脛而至而狂稱昏蒙輕薄之士望風承旨探頭側耳搖脣嚼齒尻高足痺目未及見舌未得舐手未及捫口說其美使老圃迷惑婦子咨嗟栝樓入土匏瓜渡河東陵故侯矧敢疵瑕瓜乎瓜乎不亦過乎若一旦　天子彈五弦之琴求解慍除渴之用玉盌金刀以待苞貢則此瓜將承屏塞外為田夫所羞種泣而自責愧而入竇

李㤅伯答僕諸文 李慈銘字㤅伯浙江會稽人光緒庚辰進士戶部郎中有湖塘林館

駢體文

先生客居作文守歲呼僕淪研僕倚屏睨先生叱之僕起而許官窮至此官文是祟誰使官幼識字不忒哦詩上口聽經能背誰使官長作文無害鏤膺周秦胝手漢魏不今是逢而古爲媚思踞若癡意迷若醉官今已壯所得者累官之西家佻兮崽子偵倒杖杖乳臭青紫官之東鄰烏獻家兒丹豉布算猗贏埒貲官有薄田歲豐以豢二載不治責稅荒草官應詔科字必俗釋六上不收二十髮皓官既世贊皆贓郎休以專而塗以首而邱二云胡是歆而仕之求二云胡是銜而都之游鷹春則鳩橘淮而枳謂官此來當殊厥趾詎今匿景畏晝於市結舌四坐俛頤百氏剌毛已鬱徑丈絕軌上車袪書平頭綠韝而我於官互更禍衰五陵驕卒錦韉大馬而我於官薄笨驂舊官窮至此官猶有家樂和舊坊面城背涯堂庋殘具門停鈞車養親課稻娛賓蒔花官今壘尿進退何擇局蹐疾貧以至今夕而猶文爲文將奚適官固耐窮我請自絕先生聞言囅然而笑謂僕且退爾無我嬲我心太虛白雲在天爾斷速改請以來年因端筆以為之文曰吾拙吾力吾獃吾識吾飢吾寒匪吾文是職乃天之

所以全吾真而養吾逸

哀祭類

汪若文鍾廣漢哀辭 幷序

檇李鍾淵映廣漢年二十餘裹所著書數千言來遊京師介其友葉生元禮凡三至吾廬既相見數與予辨論六經諸史之原流詩歌古文辭之利病與自唐以來諸大家之門庭曲折口哆目張洋洋纚纚夜漏逾四十刻而猶不止予欲儆之以所不能知而廣漢性甚敏識甚高俛仰前古蓋其不知者無幾也使稍抑其盛氣而加深思焉則進於古人也不難顧別之旬日而元禮來告廣漢已暴卒矣夫士死曰不祿短折亦曰不祿今廣漢兼此二者其可哀也嗚呼豈造物者故畀之以才而又不欲其成且立邪豈豐於此必嗇於彼固有默焉司其進退予奪者邪豈亦聽人之自生自死自壽自夭於其間雖造物不能有其權邪洵乎其可哀也已或謂廣漢血不華色又其面豐上銳下以相法言之皆不壽此則非予所得而測也姑爲辭曰

文木雖美遇匠則斲櫨梨果蓏實盛則剝是而所是非而所非氣壯且銳持此安歸故曰毋以物傷生毋以身殉名已乎廣漢其亦知之邪使其有知又將誰尤

姚姬傳祭朱竹君學士文

嗚呼海內萬士於中有君其氣超然不可羈羣余始畏焉曰師非友辱君下交以爲吾偶自處京師君日從語執拒相諍卒承諧許或歲或月以事閒之淸辭酒態靡不可思余與君訣乙未之春有言握手期我古人君之屬文如江河匯不擇所流蕩無外內叅怒濤驚復於恬靡小沚澄潭亦可以喜世皆知君文士之碩莫見君心堅如金石不爲勢趨不爲利眯吃口竄辭遇義大啓嗚呼今日士氣之衰天留一人庶卒振之七年江瀆日思君面已矣及今終不可見嗚呼尚饗

張臯文祭金先生文

嗚呼六經同歸其指在禮誰歟明之北海鄭氏經唐涉宋大論日蕪天鑒 大清篤生巨儒乾隆之初婺源江公刊榛兌塗灑流就東厥其繼者休甯之戴先生起歙並歡聯佩戴君宏通衆流並泳志修年短厥緒未竟先生精研思約理積掉頭庌廡壹奧獨闢既啓其室遂周其藩桴宋梏楅既固既完箋禮九篇以鄭正鄭惟其臣拔是謂篤信一義之發遡於睫眸先生不言千載其幽較其所成於戴蓋多婺源之傳岱華比峩古人著書感發不遇先生不然顧志養素早年獻賦入贊機衡對策鑾坡聲震 殿廷 帝嘉其文冠之上第再命持衡愼簡俊乂翩然高蹈有邈若飛不事之功其成則巍杜門養疴二十一年既定禮堂其人未傳景行實行高山惟仰昊天弗遺後學誰放伊蒙寡昧一言獲褒春風所噓不遺薪蕘二年在門莫窺美富既困耽驅乃始自咎獨持緒論以當衆歧端策恐驟瞻途識夷丙辰之春再謁几席先生欣然曰子可益則理其穢則論其淸恢之拓之以崇以閎閔其飢寒恤其生事割宅以居推食以食歲在己未孟春北征先生餞之肴核既盈酒酣執手曰學實難嗇不知道䌷其帨鞶前賢後生氣求聲應弗章弗傳孰美孰盛挹河知源測景知光今我老矣非子曷望疇昔之歲殷勤與書問子所學今則何如勉子舊

聞告我新得使我暮年快覩奇特惶恐再拜負愆此言匪敢怠荒乃爲俗牽逝將歸來返我矩矱庶幾籍湜果不畔去恭聞易簀命僃作椷寫不成章筆絶意咻嗚呼微言遂絶於玆哭寢此日傷心曩時具存者書莫繼者事命我以意曷敢以二尚羈塵鞅罔遂驟奔軨錡不親奠斝弗存南望一慟告玆哀衷言有弗宣哀其可窮先生之靈其曷不鑒未知後死斯言勿玷嗚呼哀哉

梅伯言祭陳石士先生文

嗚呼我公名德世師匡蓋莫罄言伸其私我初見公碁局之側謂爲達尊長揖自攝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隨園賦詩二客一叟庚申同舉別面反久愯然年丈造門致恭自此視我與猶子同深友疎客誓我愔愔人或貌應公言愈深慚欲起尼口不可禁於時辛巳壬午之閒我初入都羇路顛顛推轂於泥期居人先躓珵莫振拜公南旋公淚承睫我悲在顏依斗望京別者四年弔禍商文宇過萬千主試江南撤棘過舍拊竹摩松問屋所價謂玆結鄰同臘共蜡跳踉童甥索扇乘暇憐其幼聰書語褎借歡留五日朝盤暮卮東田之下潮溝之西逐蓋追輪詰曲城陴留書滿囊汗走童奚戊子之秋闈中提學書告期會十月望朔緩舟詠途金山之焦僧帽對著閣榜松寮屋翩插江開簾捲濤萬馬過枕海神上潮圍樓大櫟葉黃於瓢波水四伏山聲刁調惠山捨舟泉石蜿蜒杏山朱魚遊目分寫別徑過市名園暗通怪花神叢穿透陰蒙從我騎危坐笑不從囊棊提局命擇幽敞酬答累公我得恣覽胥門別歸閩書隨至外孫遠來繼者愛婿於我廬旅久不自它豈我致然公誠不訛時遭母憂劬勦莫伏厚恤孤凶非意所望再見京師壬辰之冬意滿莫敘歲除怱怱使浙二載返發貌豐文酒從讌冀無玆窮公疾始作言笑坦坦自意無他屬我勿返執手於榻爲計深遠越日再見言詞苦危曰我爲文子知我師孰宜去留筆專子持苟念生平當嚴勿欺我笑慰言此興早計後今廿年事當見畀我言則然我悲難制公手持我跡闇揮涕子忍乾愁不我救甚公竟永逝嗚呼哀哉我歸實難不歸何依摶摶之天博博之土骨肉以外恩自公數我今之來凡百靡就豈專毒予見公入柩銜恩述哀惟其靈佑尚饗

吳南屏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　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而余頗亦好事顧心竊陋薄時賢以爲文必古於詞則自我求之古人而已奚近時宗派之云果若是是文之大阨也而余聞從梅先生語獨有以發余意又讀其文數十篇知先生於文自得於古人而尋聲相逐者或未之識也余自是益求之古書自道光甲辰又九年咸豐壬子余復入都則梅先生已去官歸金陵而粵寇之亂大作明年金陵陷聞先生得出丁巳余寓長沙孫侍讀子餘告余曰梅先生以前一歲卒矣余於先生才數面而與先生遊京師者稱先生語未嘗不及余余窮老於世今且避徙無所而先生亦可謂不得志以死者其才俊偉明達固非但文人而趣寄尤高以

進士不欲爲縣令更求爲貲郎及補官老矣而歸又逢世之亂可傷也乃爲之誄曰

才何以今不施名何爲今大馳獨爲文章之人今世安難而有斯嗚呼哀哉伯言父其文之好耶其志之傲耶其又以逢天之忌而卒於顛倒者耶

胡詠芝祭李迪庵文胡林翼字詠芝湖南益陽人道光丙申進士官至湖北巡撫加太子太保謚文忠有遺集

烏乎我公一代純忠仁者之勇儒將之雄公生之始惟嶽降靈正氣爲骨厚德爲形曰忠曰孝積之百年積久而光篤生名賢生有奇骨敦厚如勃肝膽沈雄口舌木訥樸如新息曉成大器誠如涑水腳踏實地公處於鄉幽潛不彰曾公倡義乃起戎行惟羅惟謝與公頡頏率其子弟赴難豫章初戰不利謝公先亡臨淮代將西平視師吉水廬陵延望公應公應既至所向披靡遂由衡桂至於巴陵旣定湖湘進克鄂城縱橫掃蕩二千餘里半壁山巔十萬賊壘公所部兵五百人耳前鋒始交勝負莫測公師躍入十盪十決岸豬江紅飛毛灑血采石順昌詎足擬此湘軍之雄自公伊始公乃不矜粥粥無能言簡意重淵默雷聲山不言高海不言深潯陽渡江馬首遂東弋陽大戰信州奏功義甯轉鬬來援於鄂余時困厄氣羸力薄鼓聲不鳴賊氛甚惡公來生我生我楚人倚公爲命以至於今百戰奇勳芒刃不頓萬賊嬰城寮蝸自困乃建長圍以斷賊饟妖祲夜落將星無光丙辰二月羅公云亡哀疏入告　天子改容誰堪大任授公元戎以我卒伍隸公麾幢軍謀鉅細一稟於公公處權謀接士以誠公審賞罰制事惟明萬幕無譁六轡不驚軍律暇整莫與之京困獸猶鬬羣梟來援公所經綸動中機先既決長渠遂取城闉以定江漢以復蘄春時方饑饉野無青草五月無糧一飯不飽公軍於潯強寇在門人或譁爭公軍無言人之欲食誰不如我公往撫之如腹自果人之欲衣無衣則寒公往煦之如纊自溫匪法所制惟德之純饒貧尚義君子之軍軍勢不恤我心獨悲置吏無狀使我士飢嗟我有位無卽於荒毋曾私橐以裹行糧黽勉同心貧也何傷狐嘯於城兎藏於窟盜口之氛六年莫遏蓋抱獨勞奇謀自靖渠塹十重湖連千頃鐵騎雲屯戈船夜警天設四張檻獸莫虧賊在彭湖狼狽相需一夫當關如虎負嵎公有奇計潛師夜趨聲言宿松返旆石鍾將軍天人莫測其蹤賊在蘄黃蟻附蜂張批亢擣虛以救潯陽公兵渡江肆應不違軍興九年額兵虛設無正無奇不缺則折曾之解紛勢禁形格執掐其背執搤其吭彭湖之戰惟公如方賊陣如蛇彝左拂右賊性如犬利進鈍走惟公兄弟角前掎後斬黃之役功乃不朽百道并攻萬雷齊發江沸濤騰山城迸裂公麾先登一鼓殄滅執訊獲醜焚巢掃穴九江之功於今爲烈惟　帝念功車服以庸毋舉其肘專奏九重毋撓其權大官是棠哀此皖民攰往拯之兵怯賊狂攰往治之公拜稽首受　命不辭公性至孝望雲思親書飛雁帛淚墮綸巾公讀家書疇言施如義先君國恩後庭闈王事多艱無念爾私公聞有命感泣嘆欷公之專征一軍四分眷念江楚公心獨仁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賊多不敢違　君四城既下遣無留者急援廬州何其速也狂賊十萬乘我於危血戰千里力盡而疲我聞其時星隕如雷愁雲四合毒霧爲霾胡天不弔罹此閔凶　帝曰吁嗟王臣

匪躬儀萬斯民巷哭相從嗟我輩人毋喪玆里黃土未成大變突起出山非禮在山非義涓埃無補金革無辟始聞公死將信將疑中夜徬徨若忘若遺公豈死邪吾人何依斯人不出吾誰與歸疇昔之夜大風拔帷天容慘淡沙石亂飛我公主止冠帶巍巍笑言既洽顏色若怡握手勞苦歡若平生忽忽自驚疑公已薨欲言未言悲不自勝公曰否否我豈其死討賊之事在吾與子餘音在耳荒雞初鳴蹶然坐起憂心怦怦雖死猶生公之忠魂魂今歸來括此黎民與公共命覲顏尚存釃酒爲奠靈淚爲詞英靈如在尚其鑒玆尚饗（此文載湘南文鈔）

曾滌生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奪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囂囂春官名揭如森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瞑達朝上公好士雖汪與曹大風蹇口吹女羽毛砥筆權府有銛如刀饑擘力逐一虎衆猱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散門昨蟲之市窮鬼噴沫姍數奴恥雖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淚在喉匪屈匪阮嗜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犹夷所臠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談寅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瞠兩眸曰余乃顛灑膽相要斧門掊鎖嗟余不媚勸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達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謝子有淚輒遺辟卑酒肆袒肩載號責魚大噉宇內兩譽授我猝郎九十其訓韓[illegible]之體[illegible]義闡文百合[illegible]精研符充其言[illegible]我時譏評君曾不愠我行西川來歸君逆一解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詎敢相下骨肉[illegible]朋[illegible]豺許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痏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闢其舌君則不然噤則如鐵鋒棱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與戎昔余箴諫君嘉我忠曾是不禁而丁我疑傷心往事淚墮如糜以君教誨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酹子一觴庶鑒我悲

曾滌生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僞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剽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閻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達開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達開授之僞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積水以西岸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懷與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繼淪沒圍瑞州者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踞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蹂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湘中聞難走武昌乞師以援

江西於是與劉騰鴻峙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鏖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二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舁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愔愔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寖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痊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庵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強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黃安桀血皖中逵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時時與李君深語諫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旰上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萃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壹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命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冒退師以圖全營壘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併命同殉又不冒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

嶢嶢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維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蠢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羣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壞鐃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二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菀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剗潛剔桐羣舒是懾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既山頹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餉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嚶嚶孃壘墨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實負弟茹恨終古

原注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眞白眉辰君謂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沅卽沅甫也

左季高祭胡文忠公文

維咸豐十一年良月宜祭之辰太常寺卿左宗棠謹以豕一羊一酒醴之儀致祭於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侍郎巡撫湖北提督軍務胡公詠芝尊兄大人之靈而長言以申其哀曰我生於湘公產於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我甫逾冠獲舉於鄉見公京師猶顯文場縱言闊步氣豪萬夫我罵公譽公步我趨羣兒睨睨詫爲迂怪我剛而褊公通且介諧謔雜遝不忘箴言庭誥

相勉道義是敦公官翰林我塾鄉里中閒契闊蓋數
稘耳公守黔中我居晉鄉歲比不登盎無餘糧使來
自黔械金貺我欣欣度臘返旁舉火光豈之交盜起
蒼黃紅巾白梃踰嶺下湘我治軍書入居湘幕公帥
湘人建牙於鄂六七年閒湘固鄂完我司其賸公任
其難江漢滔滔用武之國公總上游以規皖北前羅
後李楚之良也公帥以聽位高心下曾侯饒饒當世
所宗公與上下如雲與龍養士致民恤農通商斂此
大惠施於一方我方憂讒圖隱京門晤公英山尊酒
相溫公憫我遭俛焉若聾憂蘊於中義形於色我反
慰公何遽至此天信吾道猶來無止流連經時辭公
返湘有　命自天褒事戎行載旆東徂數摧賊氛公
聞則喜謂我能軍我嘗戲公吾豈妄耶憂虞方殷謬
語相夸安慶既下黃州隨之桐舒壘克復徽與池賊
萃吳越猶癰斂口協力並規庶殲群醜何圖我公積
勞成瘵中興可期長城遽壞書來訣我勞者思憩君
等勉旃吾從此逝啓函涕零亟致良藥蒼頭馳賫七
日至鄂使還告我詳訊寢食公臥射堂屏退婦稚血
盡嗽急膚削骨峙頻聞吉語笑僅見齒　鼎湖龍去
攀號不遂以首觸牀有泣無淚嗚呼公乎而竟已矣
彭殤淵跖均之一死況公名業震今鑠古絳灌無文
隨陸無武勞臣斯瘁歿乃暫逸委形觀化祛煩已疾
君子曰終得正斯可以此哀公公應笑我悠悠我思
不甯惟是交公弱年哭公暮齒自公云亡無與爲善
孰拯我窮孰救我禍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
我死何弔追維疇昔歷三十年一言一笑愈思愈妍
公之嗣子我外孫夫今我於外罔恤其孤公之先塋
屢思攻卜執紼未能莫相負築遺文無多可以鋟盡
章疏瑣瑣關係　國故當以覈時譏之校讎上之史
館藏之名山我當力戰罔敢定居玟兹公志以實公
譽儦遂生還梓洞柳莊當展公墓藥當福郎公嗣子靈
輀西返不獲走送陳詞酹酒聊以志哀有酒如池有
淚如絲盡此一哀公其鑒茲

鄭子尹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嗚呼釋氏論人四大合成當其散時無影無因雖則
云然是氣非理氣則有終理則無止孔曾顏孟周程
邵張惟其理存至今不亡雖我舅氏我知不朽歿後
思之愈覺寡耦生順歿甯乘化以遊今日高堂明日
山邱我未及死情曷能已痛念靈輀啓期在邇雪中
謀食負病而行孰知更病幾不能生以舅之故拚命
馳歸骨立如柴吾亦自危幸撫公棺是天我憐所謂
理者止如此焉吉日至矣公何與歸薄酹于前鑒我
病軀師第一生舅甥一世便此永隔悠悠天地嗚呼
哀哉

汪梅村招魂

歲在彊吾日躔天黿汝歿既周始召汝魂曰魂兮歸
來無上天些閶闔試蕩頻齊煙些魂上征兮將登卑
視世隸些魂兮歸來無入地些上下四遊無定位些
魂兮木強不能絜楹如人意些魂兮歸來無徂東些
鯤人夷宣妖妄同些魂懸衡數不能爲叢些魂兮歸
來無適南些錦繡珠翠縣夫骭些魂甘撲泊必厭其
貪些魂兮歸來無西征些王母印度怪臘管些魂距
釋道守正不行些魂兮歸來無北轍些元冰寒門六
月雪些魂無見聞孤發其拙些魂兮歸來無適山些
羊腸猿徑爲道攀些魂不羇時趣往適艱些魂兮歸
來潛九淵些曾娥叔雄導汝前些魂知孝父二女比

肩些。魂兮歸來宜依死母些。剛毅木訥質自守些。時巧佞給憊厥心而棘口些。魂兮歸來宜入城些。嬈嬈汝妹視汝無生些。魂往從之怡素行些。食草相讓鹿呦鳴些。汝僉耐貧茹荼蓼而適情些。椒漿紙錢麥飯盛些。相憐絶望泣同吞聲些。魂兮歸來夢依吾些。汝守吾訓自殺其軀些。慘褻吹齎若吾愚些。惡泰持盈黽勉有無些。憤時嫉邪如焚濡些。閉戶自精圖史娛些。青梁文繡之不義防炭塗些。執爨擀濯縫紉俱些。持勤補拙事爭趨些。吾以此賢汝世或殊些。魂兮歸來聽吾言些。汝生一而死十死非冤些。汝早孀兮死之原些。成禮半月無子孫些。黃巾赤眉遭時屯些。威姑持門無田園些。老父尚志圖籍樊些。母氏劬勞羅郭蕃些。母族斬焉鮮弟昆些。硯田筆耒弗飽弗溫些。失愛後母涼無恩些。方柄圜鑿莫攀援些。惟娟爲奴戚夙數些。艱夷日夕饒與熏些。求汝之生草無根些。豈汝之辜戴覆盆些。天帝方醉几昏昏些。守禮而殃不足論些。天策轡首地天翻些。泉台廣博括無垠些。汝祖汝妣于彼存些。有妹有弟敘卑尊些。重曰。徐墳之原高以崔。徐壟之潭湍以回。魂兮思父江之隈。往告汝妹偕以來。嶔崟崎礒峯四圍。芟亂薜蘼草木腓。汝父竄伏生理微。其米則珠薪則薇。天荊地棘毒霧霏。霜寒翼短莫能飛。銷鑠痰傷土德機。余壽弗贍汝安依。衣苫帶藻停亦稀。紀季之義叔可歸。顛沛癃疾寒苦饑。夕強排遣晝嗷欷。果再逢修蛇封豨。致命遂志蘆之碕。涼飯一盂汝少嘗。教汝朴弗費汝機。淒淒淚雜衣履瀎。來可追既往不譏。鳳仙木犀萮苗肥。偕書在几畫作扉。孔曰忘憂顏庶幾。魂兮歸來是耶非。

附殉烈兩女傳長女淑近字子徵次女淑蘭字子平幼皆從余學於四子書外授以詩毛氏春秋傳左氏禮小戴記劉中壘列女傳司馬公通鑑及加減乘除術皆能略涉大義而長女於左氏傳次女於九九尤深長女最好學尤耆史傳余家藏書二萬大千餘卷於七略略備詞章外恣其涉獵女徧讀其中至忘倦沐次女不逮也然諸女皆事余孝惟余言則聽自余母蘇太孺人暨其母先後去世家無婢庭院灑炊爨鍼紐之事皆暨其三妹分司之書佐余補李契壽南北史志表及通鑑地理致正今地形致草本長女筆也余讀取徒歲謀食江淮閒往來書疏會計牽文女主之諸女儉素能寒苦操作不事婦女鑒擇惡晉不信僧巫釋道鬼神無徵之言不知儒佞巧詐淳薄之行皆余之言也長女適上元庠生吳棨曾黃身末踰月吳游鄰下明年卒於鞠女奉姑守志楊秀清之亂女欲投水死其姑止之方奉姑出亡匿淖化鎮京徐墓村事姑不敢失禮咸豐六年五月十八日向帥節爲賊攻破女閉亂卒投水死次女字範氏未嫁遣楊逆亂累自經繩絕不死遂偕繼母居臥陸歷地雨足奮瘡身木僵猶側闔行五里至長女河畀以致命歸遂僵臥不食死時咸豐三年九月十日也論曰方賊破時次女以其弟奔疾才五月宗祀所繫力轟其繼母不死辜程晏公孫枓白事時余爲道州赭擁置城外生死未知也及余歸詰里人爲老民女保抱其弟甚至賊婦蒙難者強其後母福歸兄不借赭答之女怡然諸代賊婦答之五十而答饒婦不持兄者百時弃疾尚存也弃疾痛女遂死長女之姑嫁賢竭人也書詔室人云姊女累求自盡吾憐而尼之日殺遇非禮吾與若儕亡無獨死也姊者金陵婦人相親重詞也而卒死於戲余無子首邱無日死無恨恨而女藁葬不能省視爾長女瘞徐壇村塘側次女瘞城內虎踞關山全貞堂後門外封而不樹皆賊境內也

汪梅村祭曾文正公文 有序

維同治十一年二月戊午兩江總督湘鄉侯相薨於位士民哀悼若喪私親樊然述德歌相俱廢某等不佞辱爲知愛厠諸賓友之末以謂公之碩德偉烈著於史氏其文章緒論耆俊皆能記纂獨其前後論建胥本以人事君之忠非身受其闓澤者不能言之翔實無遺也因本見聞所及而附於騷賦之誼云

元黃滲贕八柱絫只。精氣汾穆積日星只。岱嶓高深壞涓盈只。位職何在在畢能只。皋夔啓沃元凱升只。勤華敎聖繇壽成只。贊禮講德御遐英只。先後前武陳遺則只。禹湯踐敎正四國只。閔綱細目備繩墨只。求賢審官輔王德只。經綏略越點尚播擁犀只。沿湘達江賂邑城只。蝯蟲潰敗天方酲只。說士至聚膺櫓槍

平只（平準）鋼鐵桑土先民程只（後書）紅女春蠶（蠶繅）慶春耕
只（勸農）黍稷稻粱荒不驚只（米穀）熒熒秉穗完其貞只（士族）
四民志士惠淵淳只文武離虞蕭典型只惟勵爪陋
贊　帝廷只滌蕩其汚穢還秦淯只搜儲翹秀廣無
界只百寶騰躍霽光怪只筆舌曉艷等麗拜只（播奏）擭
畜六爽圖王會只（通商）三司百城荷冠蓋只（保寧）翁芟鎬
糈害計會只（權量）發蹤指獵決勝敗只（營務）繪脂豪杰建
旌旆只（營官）開弓矯矢課殿最只（武課）　月質成讞信嚴申
誡只（發審）稽犨宮寮勸所屆只（保甲）入校討捕探允戒只
（城門）律學討論吏無害只（吏治）良洽灌畔精器械只（軍械）召
徠輪墨合中外只（洋務）鉤氟舟車算刀貝只（鉅書）琉璣閟
皐濬溝澮只（開河）杞梓瓴甓建廢瘖只（工料）祠宇市廛後
官廨只（工程）杵石範土若圖繪只（琉璃窯）　補苴創制成大
快只疇祉哉壺卦占泰只武功崔巍啓文昌只載弁
執豆朝上庠只（文廟）鞞羽鼉鼓儀而張只（雅樂）繅帛璧玉
聘俊良只（書院）持衡較藝采蘭芷只（書院）爲求老屋及大
毓只（求遺書）剛柔經史闢書倉只（備書）宋元槧刊精以詳
只（書局）表彰忠烈姓氏芳只發凡起例綱在綱只（忠義）登
崇儁乂及老蒼只杗桷枅櫨梲棟梁只樛散如某備
列行只大匠所顧獻明堂只驥足東斷復何望只亂
曰蓼乎憬鄉然失悲憂窮蹙合萬室嬰失母兮士之
殊俗辭親壓民謂蒼穹兮胡不仁甫離爲栗涉青春
奪我乳哺存其身揮涕西望湘水濱烏乎哀哉尚饗

張廉卿祭胡文忠公文

嗚呼惟公之生淵岳孕精渥洼神馬自天來下不識
豹騊聊假九野歷塊一蹶謬乎來歸鳴玉和鸞中於
天機始迹黔徼擾音蠻夷雖厥發黍易我漆猛功施
譽流斄震風揮兗歸豎貳洊膺封圻江流東瀉羣兇
披猖　帝假一臂掃賊之亢西睨悼慄屢晦而傾獲
輸豺狼百萬崇墉堅城老窟賊所根柢高步戡之一
剗千里皖鄂連壤莽莽相屬昔也如燔今也如沐任
將選吏治兵治民爾賢爾能我弟我昆弊政昏俗牢
關深根手抉其扃萬目一新如寐斯覺覩日在晨公
昔茲茲楚人實倚閩公之喪愕焉失恃臨殁遺憾逋
寇未殄疏薦忠賢碁布重地禱茲來者嗣我之志憂
國之盡死生罔替藐焉小子纍辱公知送喪不及有
涙如縻瞻望遠道馳辭抒悲尚饗

張廉卿祭曾文正公文

烏乎欲自嬴劉芒芒百代光岳之精錯櫟散壞絜任
校今百靡一遘姚姒子姬邈乎曾再孰謂並世欻遘
我公謝罷冠倫奮起湘中遂度千載昭古比隆維公
拯學三代與期六經百家窮源泯涯導達漢宋藩決
塗夷於天地人靡隕不窺炳爲文章遷雄諾唯維公
經務洞治之機曰惟五禮哲王之遺及兵與食國之
大謀古稽而合今施而宜千聖之心俯而思之公之
得人爲天下憂文武錐公麾轟旆旌義冠大業耆彥
賀會旁達羣碎靈足褒者若金鏡曜容於一冶公發
龕亂再造九區忠誠憤鬱雲龍廿扶手提萬衆摧蕩
匈奸南捷楊越北極女水西指昆侖東至於海六寓
寰開天海清泚老涕濡嬉絕蘇居起凡公樹立橫被
八垠紛千萬億橫目之民怙公若父嚴公若神豈謂
我公歸若浮雲獨居深嚬莫暇其津衆之所賦公之
所哈公跂莫至晨皋暮伊畢蔓其邁戰戰其危贊元
消沴滑運密移天眷　聖清庶其予回孰謂我功我
其敢知孰謂我罪我其敢辭公乎卓越重惟在斯徵
烈之多匯公楝牀人之不諒云公遂逝吁嗟近古嚕

則躋茲如何奄忽天實罔極 九重震悼萬姓雨泣
矧我小子靡所比似薄陋滯拙世之所棄辱荷公知
區區文字譬海納川我乃涓澮暇日請謁公屢色喜
評推古今往往移晷矜我誨我確我砥翼我熹我
畀我無已我屬别公昔冬之季孰云幾日遂隔萬世
天下之慟一身之私哀來無端涕隕如縻公乎有知
其鑒予悲嗚乎哀哉尚饗

王壬秋弔朱生文 幷序

同治四年春二月望王闓運於真定逆旅逢同縣舉
人朱君之靈因以所攜之酒酌奠其靈而爲詞弔之
曰
悠悠天地有生有名孰見其得但見其爭嗟余六載
再旅於京今逢朱子昔弔唐生惟子之里乃余舊鄉
後先同舉齒輩齊行生不相識死不相傷何心邂逅
相見道旁見子云何惟僕惟馬二一羸負棺搖搖於野
風吹綠楊霖雨大還回此曠懷潸然涕下惟此乙丑
南士赴期或困於漢或躓於淮惟余與子不顧而馳
我生而返子死而歸歸歟歸歟名身孰親閭子之來
杭海通津父子離别以病託人亦窮於藥亦徧於神
藥不醫死神豈通問遲速之期子又奚吝無恤無親
於友於殯無畏不歸余送子櫬余情好悲獨往無聊
奚與之子奚莫奚朝雖未相識髣髴而要河之瀰瀰
江又滔滔慈親倚閭靡靡怛咤寡婦在帷情念新嫁
人苟有心魂斯無化曷其奈何永襲長夜歛子一尊
告子一言生不如死富不如貧貴不如賤古有達人
往來虛無以究其根烏乎哀哉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六

敘記類上

汪若文書沈通明事

淮安沈通明字克赤嘗爲前明總兵官任俠輕財好從中原士大夫游士大夫皆稱之數與賊戰有功順治二年先是有巡撫田仰者素習通明之爲人加禮遇焉至是見明將亡遂屬其家通明而身自浮海去通明匿仰妻子他所會　王師渡淮購仰妻子急蹤迹至通明家且并捕通明是時通明已散遣所部杜門久矣捕者凡十餘輩合謀圍其居通明走入寢室飲酒數斗裂束帛縛其愛妾負之背而牽騎手弓矢以出大呼曰若輩亦知沈將軍邪遂注矢擬捕者皆逡巡引卻通明疾馳與愛妾俱得脫餓居蘇州變姓名賣卜以自活未幾愛妾死意不自聊入靈巖山祝髮爲浮屠已復棄浮屠服北訪故人於鄧州通明故魁壘丈夫也美須額以飲酒自豪又善度曲每醉輒歌呼鄧州市上聞以曼聲雜之酸楚動聽一市皆以爲狂而彭公子鑑其州人也素有聲望於江淮間方罷巡撫家居獨聞而異之偵知通明所在徒步往與之語通明默不應已詢知爲彭巡撫乃大喜吐實公捉其手曰君狀貌稍異必將有物色之者非我其孰爲魯朱家邪引與俱歸公亦豪於酒日夜與通明縱飲甚歡居久之遇赦始得出通明少以勇力聞嘗與賊戰賊射之洞腹通明急拔矢裂甲裳裹其創往逐射者竟殺其人而還由是一軍皆壯之今且年八十餘矣膂力雖少衰而飲酒不減少時任俠自喜亦如故也始居蘇州變姓名曰申宗耿及爲浮屠又名元弁劉吏部公勇曾有序贈之至比諸前宋姚平仲龍伯康云夫明季戰爭之際四方奇才輩出如予所紀乙邦才江天一及通明之屬率倜儻非常之器意氣幹略横從百出此皆予之所及聞也其他流落湮沒爲予所不及聞而不得載筆以紀者又不知幾何人然而卒無補於明之亡者何與當此之時或有其人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至於廟堂枋事之臣非淫邪朋比即闒茸委瑣懷祿耽寵之流當其有事不獨擧若人之肘也必從而加媒孽焉及一旦僨決潰裂拱手無策則槩誣天下以乏才嗚呼其眞乏才也邪詩有之誰秉國成不自爲政此予所以歎也

胡稚威王大夫述

甲辰二月予自杭以舟而東有上虞人求載者狀甚遽叩之乃對曰吾大夫王君卒次歸喪京師吾將從邑人祖焉語終蹙然于是詢之曰子之君亦奚政之惠于若士乎訟息乎獄罄乎刑不施乎盜賊徙去乎利興而害剔而教化徧洽乎則默然哂遲然應曰否否然則子之情如喪親愛而不能已其若何曰吾大夫爲治訟卽不息而聽以平獄卽不罄無濫且有恤也刑不得不施而愼又從其省者盜賊或聞發擒于庭治而論勸之時時悛吏胥不得奸武猾不得暴催科無有迫當事無有慼是盡心於民彼利之予而害之去教之行而化之及果令一人責耶吾固好游今天下割省大小十五審以至焉郡百數十州邑幾二千守長廉惠未數聞其貪黷殘鄙接壤聯境符出一孔求吾大夫之政以賢于盜祿血國豈不謂遠哉如必子之所云古吏之良也于今其奚獲焉予聞而喟然夫三代而上非賢且仁者無以涖官故其政均而民不知所頌三代之下所以爲治者旣衰若兩漢循

吏猶多以養民導俗為務後世益媮選舉衡乖詭要重者雖玷位無罪善諂賂者而牟贓曰才是以民誹不服具贍而窘若王大夫于虞非有異施家感人說己懼若來者之難似然孟子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其信然乎吁

胡稚威書李晉福

李晉福者事景州諸生趙遵譜為僮崇禎中　大兵入塞破畿南郡縣略地至景州晉福方隨遵譜行野外倉卒被擄去家人未知也去數日晉福潛自兵中還言狀遵譜家皆痛哭旋呼晉福已不知所之意其亡去也後二歲遵譜忽自歸家人且歡且愕以問遵譜皆晉福所為晉福初以被擄告其家即從遵譜出塞外備歷危苦遵譜初見俘時本乘馬馬為人奪與晉福徒既行居塞外久之有騎過遵譜識為己馬直奪之騎者怒拔刀砍遵譜仆地流血幾死晉福負歸土舍中求藥裹創僅乃獲愈遵譜性戇負氣不能為人下晉福戒曰若此且速禍當忍俟之脫可得歸幾不然猶幸免為人戮而尚欲如家居態乎兩人在兵中日益習其弁校試問晉福晉福詭言遵譜吾弟也兵中嘗呼遵譜有所役使晉福輒曰彼小弱不任為代遵譜役兵中既多喜晉福者後稍弛其防晉福乘閒乃遣遵譜亡歸竟得至家遵譜歸一年晉福亦逃入塞見遵譜持相泣也遵譜於當時無晉福者擄死久矣晉福崎嶇不顧患難死亡以從遵譜卒能全而脫之而己亦免焉彼所謂古烈丈夫之風者耶

梅伯言書李林孫事

郟縣陳伯瑜任俠士也嘗於巡撫某公座大言曰某某處教匪當起時乾隆六十年矣天下乂安坐中皆搢紳先生大吏官屬也大譁以為妖人嫉某公即座上執之伯瑜曰執我易易耳若何者而釋無何川楚賊果起官吏皆驚禮為上客時賊衆已蔓延然未入河南界河南路四通輕徒鳥舉不可制當事者尤是為憂而浸淫聞賊自襄城來文武吏皆他出守禦獨布政使馬慧裕提空名守城實無兵用伯瑜計得襄城李林孫以五百人破賊襄城時賊已大至臨水欲渡聞伯瑜以二百五十人鬭兵也戲觀之未及戰而後陳纍林孫以二百五十人出其背賊前後相紛拏殺傷過當乃遁去林孫已破賊襄城其鄉兵聲聞梁楚閒林嵐乞其兵守盧氏賊帥張潮兒來攻衆號十萬可二三萬嵐卒不滿二千莫敢進嵐謝其衆曰公等皆林孫人徒死無益指大樹曰我官也死是閒耳衆怒曰誰無面目者致公為此言今日戰有不勝賊而生者撞大石破腦死嵐拜衆亦拜遂戰賊幾殲賊走且詬曰我識若我識若林嵐者河南省試用知縣後為安徽省同知有蓋方泌者為陝西商州州同亦善使鄉民常敗言笑如平常衆怒曰見人父兄子弟死反笑為固不可解也方泌曰賊小勝驕矣我報父兄子弟仇戰必勝珍寶盡有之我故樂而笑也衆氣振復戰乃大勝方泌至前戰地呼亡者而哭曰好男子不見吾殺賊而死也因伏地哭不能已衆皆哭汪士鋆曰吾仕來梁楚閒問所聞李林孫者見之襄城逆旅中年六十餘矣而溫厚長者士鋆與言言形勢王相用兵奇正之道皆不省曰大豪傑無他得人心耳

梅伯言書楊氏婢

楊氏之寡妻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

夕呼其婢不應者二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叱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我婢妾方持鬟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儁承

吳南屏書謝御史

謝御史者吾楚湘鄉謝薌泉先生也當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權焰張有寵奴常乘珅車以出人避之莫敢詰先生爲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答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車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燒其車曰此車豈復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觀讙呼曰此眞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歸先生文章名一時喜山水乃遍遊江浙所至人士爭奉筇屐迎飲酒賦詩名益高天下之人皆傳稱燒車謝御史和珅誅復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歲河南裕州知州謝興嶢以卓異薦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見時唱陳名貫畢皇上問曰汝湖南人作京語何也興嶢對言臣父謝振定歷官翰林御史臣生長京師　上忽悟曰爾乃燒和珅車謝御史之子耶因褒獎興嶢家世勉以職事明日　上語閣臣朕少時聞謝御史燒車事心壯之昨見其子來甚喜未幾　命擢興嶢敍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見時吾鄉人士在京師者盛傳　天語以爲謝氏父子之至榮也又幸薌泉先生之生於其鄉而以相誇耀也敏樹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樹又記在都時有郎官當推御史者語次因舉薌泉先生之事郎官謂曰薌泉負學問文章又彼時清議尚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旣弗如而時所重者獨官祿耳御史言事輕則支朋笑重則恐觸罪一朝跌足誰肯相顧盼耶且家口數十安所賴耶余無以進之嗟夫昔之士風人情猶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榮孰不欣羨而顧其有是孰知當薌泉先生罷官時同朝行輩中必有相侮笑者譏毀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樂者且使先生官不罷其進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終以不振獨氣節重江湖閒耳然則先生之燒車之時亦可謂計慮之不詳盡者耶

鄭子尹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六年□月九日昧爽奉先府君之魂帛先孺人之神主從祖曾高三世之主自堯灣寓宅遷於望山堂珍斬衰苴絰杖率一妻一男二女各服其服從以次安而畢乃哭於門外之次哭吾父也而因哭吾母哭吾父母也而因哭吾祖曾哭吾父母祖曾而因自哭吾身蓋痛吾母之借居終世而不及見斯堂也痛吾父之及見構架而又不能待數月入居之也痛吾祖曾自後之子孫遂長爲斯里人而其墳墓遂棄之兩日程外也痛吾身飢寒困苦之餘始僅依先人墓下奠四仲享獻之居而行年四十已衰茶如六七十歲人而凡善吾子贍吾弟收吾諸從使永保有斯堂者知復能盡遂吾志否也哭無常聲繼之以血匠者曰入宅吉事也而如此若非宜者嗚呼吾能無痛哉吾又奚知吉與不吉哉書之榜於堂以紀來居之始

薛叔耘書桐城程忠烈公遺事并序

贈太子太保記名提督忠烈程公學啟發迹在安慶授命在嘉興而其下蘇州一役功最高雖三尺童子聞其名莫不敬悚余嘗病官書載公戰功雖具而公之雄略偉節有未詳者謹再撫拾所聞以俟作史者采擇云

公幼不喜讀書亦不事生產然倜儻有大志粵賊陷桐城聞其名購求不得乃執其父以招之其父貽以密書曰忠孝不兩全汝可爲我一出伺賊之瑕得當以報國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詣賊而父得釋僞英王陳玉成奇愛之稍任以兵事俾屬僞將葉芸來守安慶芸來倚如左右手娶以女甥高氏今尚書威毅伯曾公之圍安慶也陳玉成自江南大舉來援果爲楚軍諸將所折挫圍益急芸來分其悍黨授公俾出駐城外爲犄角公私忖圖賊數年迄未得間今其時矣遂以其衆降官軍日呼賊黨出降賊窘且愠縛公妻子於城上公率降衆導官軍晝夜環攻未匝月而城拔賊衆殲焉曾文正公自祁門來公進謁文正奇之使將千人而未大用也會今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員率師赴援上海乃命公屬李公東下李公既巡撫江蘇僅有上海彈丸地賊糾黨數十萬來攻李公督諸軍大創之又至又大創之凡三卻悍賊而公之功爲最多賊自是不敢窺上海公領偏師進克旁縣十數李公察公才可獨當一面漸令增募其衆至七八千人使洋將戈登以常勝軍三千人與俱進逼蘇州公批亢蹈危力爭要害稍翦城外賊壘僞忠王李秀成自金陵聞警赴救累戰皆敗當是時李公遣諸軍由常熟趨無錫以斷賊常州之援秀成以謂無錫道不通則蘇城危乃大會諸酋與我軍鏖戰無錫境上喪其衆十萬復遁入蘇城拒守適李公由滬至蘇督軍破婁門外石壘長城燬賊營略盡公亦盡奪蠡口黃埭滸墅關諸隘水陸軍三面傅城賊衆兇懼是時秀成之黨惟僞慕王譚紹洸所部皆粵賊每戰猶致死自僞納王郜雲官以下皆有貳志副將鄭國魁與雲官有舊雲官密致款於國魁爲介紹於公公與國魁及戈登以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賊黨謀殺公雲官苦止之公與雲官等約爲兄弟俾斬秀成紹洸以獻諸酋不忍於秀成請圖紹洸公與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貴相保匿惘不告必死於敵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輸誠有渝此盟必死於兵誓畢各歸其軍既而秀成察雲官等戰不力覺有變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軍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屬紹洸執手泣別曰好爲之無幾相見遂率死黨及其孥賄乘舟皆走官軍以西洋炸礮攻城賊益不支越三日紹洸召雲官等焚香設誓雲官使其從者刺殺紹洸遂據紹洸僞府夜開齊門迎降公令鄭國魁以二營入城時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賊獻紹洸首公親入城撫視精壯猶逾十萬降酋列名者八人曰僞納王郜雲官僞比王伍貴文僞康王汪安均僞甯王周文佳僞天將范啟發張大洲汪懷武汪有爲方歃血誓死生乞公請於李公求授總兵副將等官署其衆爲二十營仍屯閶門胥門盤門齊門雲官猶未薙髮公欲無許恐有變乃姑許之而密白李公請誅之李公謂殺降不祥恐嘉興常州賊黨聞之堅守不下公固爭之曰今賊衆能戰者十倍於我粟支五年即令瀕城拒守我軍攻之非數年不下徒多殺士卒與脅從之民無爲

也僇八人而全數百萬生靈之命不亦可乎人責鬼譴某自當之公不從某言請公自爲之某不敢與聞軍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爲之毋僨吾事公乃復入城與雲官等要約以李公命盡許所請勸令出城行參謁禮明日日方中李公臨公營雲官等詣營請李公受謁公分軍守婁門且陰遣營遮其歸路李公見八人者慰勞周至漸引其從者宴於外肅八人者設宴帳中稱有公事遽歸大營俄而礮聲舉營門閉婁門軍亦舉礮應之八人者相視色動回顧從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聞大呼殺賊蒼頭卒百餘人挺矛直入八人者驚起止之曰願見撫軍惟命是聽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將死皆頓足曰乃爲程某所賣公自婁門馳入雲官僞府以雲官之令召賊酋桀黠者數百人皆誅之俾賊衆盡繳軍器賊衆皆慴伏聽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傳令誅止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壯願歸農者資遣歸鄉里能戰者編入營伍得其貲財積粟以贍軍蘇城大定李公由是遣軍分道攻拔常州嘉興以壓上下游之賊賊備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繼恢復論者謂不克蘇州則金陵杭州不能遽拔微公設計招降則蘇城不下下蘇城而羣酋不誅則後事未可知而淮軍亦不能盡銳出征迭摧堅城也夫始約而終背之其事譎而不正無以服羣酋之心然公亦若願當其禍而設誓者公所謂不有其躬以狥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轉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偉而忠孝之忱亦於是盡矣公之進薄嘉興也涉自浮橋麾衆登城死傷甚衆城上發礮飛鉛貫公左腦暈絕舁歸營部下將士奮攻入城遂殲賊衆而公創甚歸蘇　温詔詢公傷狀賞賚稠疊李公日一夕往問候及將出視師公猶爲李公籌軍事流涕執別創漸合留敗骨爲梗瘖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傷腦及喉舌不能食飲遂以同治二年三月庚戌卒將卒之數日口中嘵嘵皆蘇城降酋事時奮拳作格鬬狀忽瞋目叱曰汝等敢從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瞀以至此也公廉於財馭軍紀律嚴所過肅然目不甚知書而行軍披覽地圖指撝不爽銖寸或以事怒將吏旋覺其誤立起自責任謝不飭故得人死力每遇敵登高望之卽知其壘弱堅瑕偏正分合隨宜應之臨機果斷赴敵迅疾每爭一隘必斷賊援師絕糧道動中窾要其將略殆天授也弋登初與公爲昆弟交每戰必偕及誅降酋弋登詈公誓不相見聞其卒乃哭之乞於李公以公督戰時二長旂攜歸國爲念其爲遠人推服如此蕭敬孚云此篇詳敘下蘇城事而克安慶事次之以其爲公奇績所在亦卽平定粵賊全局所繫也近見各書於此事或不甚詳或雖詳而未能挈其綱領無以感發人意及讀此篇吾無間然始知偉人偉事必有偉筆以達之乃可傳之不朽

薛叔耘敘曾文正公幕府賓僚

昔曾文正公奮艱屯之會躬文武之略陶鑄羣英大奠區宇振頹起衰豪彥從風遺澤餘韻流衍數世非獨其規恢之宏闊也蓋其致力延攬廣包兼容持之有恆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鑒爲世所宗而幕府賓僚尤極一時之盛云竊計公督師開府前後二十年凡從公治軍書涉危難遇事贊畫者因偉則太子太傅大學士肅毅伯合肥李公禮部侍郎出使英吉利總理各國事務大臣長沙郭公嵩燾筠仙郭公原籍因避家諱改書其郡下從此例兵部侍郎巡撫陝西長沙劉公蓉霞軒雲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練則四品卿銜內

閣侍讀長沙郭崑燾意城候補道長沙何應祺鏡海
武岡鄧輔綸彌之歙程桓生尚齋主事甘晉子大直
隸靖河道溧陽陳鼒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許振禕
仙屏四品卿銜吏部員外郎嘉興錢應溥子密候補
道長洲蔣嘉棫蒓卿定遠凌煥曉嵐淵雅則知和州
直隸州長沙方翊元子白江蘇按察使中江李鴻裔
眉生四品卿銜刑部主事歙柯鉞筱泉候補道黟程
鴻詔伯旉候選知府陽湖方駿謨元徵江蘇知縣溆
浦向師棣伯常出使日本記名道遵義黎庶昌蒓齋
知冀州直隸州桐城吳汝綸摯甫右二十二人李公
功最高公之志業李公實繼之郭公劉公與公交最
深所議皆天下大計凡以他事從公遊迮入幕或驟
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則太子太保
大學士恪靖侯長沙左公兵部尚書衡陽彭公玉麟
雪琴前布倫托海辦事大臣漢軍李雲麟雨蒼權福
建布政使護巡撫事益陽周開錫壽珊候補直隸州
贈太常寺卿雲騎尉長沙羅萱伯宜安徽布政使
權巡撫事新建吳坤修竹莊甘肅甘涼道合肥李鶴
章季荃碩德則兵部尚書總督兩江開縣李公宗羲
雨亭兵部尚書總督湖廣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
部侍郎總督東河河道南昌梅啓照筱巖前兵部侍
郎巡撫安徽衡陽唐訓方義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吳川陳蘭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撫山東桂陽陳士杰
俊臣光祿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鳳清才則太僕寺
卿瑞安孫衣言琴西監察御史烏程周學濬縵雲前
知建昌府江陰何栻蓮舫候補直隸州湖口高心夔
碧湄雋辯則候選道陽湖周騰虎韜甫前湖南布政
使劍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撫廣東望江倪文蔚

豹岑前山西冀甯道東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
左公彭公功最高李雲麟聞公下士徒步數千里從
公皆才氣邁衆練習兵事而受知於公最先凡以宿
學客戎幕從容諷議往來不常或招致書局並不責
以公事者古文則瀏陽縣學教諭巴陵吳敏樹南屏
前翰林院編修南豐吳嘉賓子序候選內閣中書武
昌張裕釗廉卿閎覽則前翰林院編修德清俞樾蔭
甫芷江縣學訓導長沙羅汝懷研生諸生新城陳學
受藝叔知永甯縣當塗夏燮謙甫江蘇知縣獨山莫
友芝子偲舉人衡陽王闓運紉秋秀水楊象濟利叔
刑部郎中長沙曹耀相鏡初出使俄羅斯參贊道員
武進劉翰清開生知易州直隸州陽湖趙烈文惠甫
樸學則海甯州訓導嘉興錢泰吉警石知棗強縣桐
城方忠誠存之候補郎中海甯李善蘭壬叔舉人江
甯汪士鐸梅村候選道石棣陳艾虎臣諸生南匯張
文虎嘯山德清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其子壽
曾恭甫海甯唐仁壽端甫寶應成蓉鏡芙卿候選知
府金匱華蘅芳若汀候選縣丞無錫徐壽雪村右二
十六人吳敏樹羅汝懷吳嘉賓名輩最先敏樹與張
裕釗之文所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闓運李善蘭方
宗誠張文虎戴望皆才高學博著述斐然可觀凡刑
名錢穀鹽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諸大端或以專家成
名下逮一藝一能各效所長者幹濟則蘇松太兵備
道南海馮焌光竹儒徐州兵備道歙程國熙敬之候
選主事海甯陳方坦小浦候選教諭宜興任伊棣香
候選知縣江甯孫文川澄之勤樸則前兩淮鹽運使
涇洪汝奎琴西候選直隸州漢陽劉世墀彤階候補
道瀏陽李興銳勉林候補知府衡陽王香倬子雲敏

贍則監察御史武昌何源鏡芝江西知縣忠州李士棻芋仙候補同知宣城屠楷晉卿候補知府富順蕭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務剸繁應瑣雖其用之巨細不同亦各有所挾以表見於世凡福成所書與共事及溯所聞而未相覿或一再晤語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無所稱者不盡錄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從事參軍記室之屬故英儁之輿半由幕職唐汾陽王郭子儀精選幕僚當時將相多出其門降及晚近舍實用而崇科第復為壹切條例以束縛賢豪而登進之塗隘矣惟公遭值世變一以賢才為夷難定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門自文梓楩楠以至竹頭木屑之屬無不儲其成之也始之以規矩繩墨繼之以斧斤錐鑿終之以礲磨文飾其用之也則楹棟榱棁椳闑扂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迴乾軸而變風氣也昔公嘗以兵事餉事吏事文事四端訓勉僚屬實已囊括世務無所不該幕僚雖專司文事然獨克攬其全譬之導水幕府則衆流之匯也譬之力穡幕府則播種之區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餉事吏事之責者罔不起為時棟勞績隆然夫人必有篤乎天下之才之識之量然後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僅八年於未及同遊者知之不詳然於公知人之明與育才之心竊有所睹矣謹詮次公賓僚姓名并敘其爵里著於篇而於所未知者則姑闕焉

原註伯兄撫屏云此篇脫胎漢書公孫宏傳贊品評確當布置精嚴驟視之若不過撮敘人姓名爵里細玩之乃純有關繫之事亦純有關繫之文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七

敘記類下

湘軍志曾軍篇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蓋湘潭王闓運筆也文質事覈不虛美不曲諱其是非頗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近世良史也大體皆善今錄五篇

軍興而養兵之利害盡著諸帥臣則稍稍召募而江忠源以楚勇顯然兵妒勇益甚所屯則私鬬戰敗固不救反陷之咸豐二年冬湖北大營患潮勇橫恣罷遣之歸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婦衢市所至焚殺愚民以為官兵不如寇則姦人倡為議謀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挺起矣曾國藩既奉 命幫辦巡撫團練是時湘鄉先立練局請主其事辭毋憂不出且自言行軍用兵不素習已而武昌陷湖南大震始至長沙與巡撫張亮基治守禦且上奏曰團練之難難於捐貲湖南行伍空虛以練兵為要務自軍興以來二年有餘糜餉不為不多調集大兵不為不衆而往往見賊逃潰未聞有鏖戰者所用兵器皆大礮鳥槍遠遠轟擊未聞有短兵交鋒者其故何哉由兵未練習無膽無藝故也今欲改弦更張於省城立一大團擇鄉民壯健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又曰湖南會匪自粵逆入楚大半附之而去然猶有串子紅黑邊錢香會成羣嘯聚如東南衡永郴桂西南寶慶靖州萬山叢薄為卵育之區有司亦深知其不可遏特不欲其禍自我而發相與掩飾彌縫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今鄉里無賴之民囂然而不靖彼見夫命盜首犯常消搖於法外也見夫粵匪倡獗而莫制也遂以為法律不足憑官長不足畏若非嚴刑峻法無以折其不逞之志臣欲純用重典以鋤強暴即良民有安生之日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今之急務在使通省無不破之案而盡除大小各會匪則滌瑕蕩穢可期也有曾經搶掠拜會結盟者請即用巡撫令旗恭請 王命立行正法內姦既清外寇雖至無能為已於是立三等之法重者斬次杖斃小者責釋之而已不以煩府縣獄又手書告勸鄉人士耆老雖幼賤身自下之必與鈞禮有所布告皆通啟自名每牒府縣招致賢俊牧令雖怙舊習然親見大人尊官與鄉民諸生為等夷亦稍稍悟悔官民否隔頗詢地方利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湖南欣欣鄉治矣國藩以十二月壬辰治軍事三年正月丙午朔丁未寇棄武昌下犯安徽江寧湖南不受兵乃益招募教練兼令營兵防城者月六日合操撫標中軍參將塔齊布日閱所部軍訓練有法諸州縣亦時稟承國藩言所與除有上言胥隸貪恣輒捕治斬之其行館即訊者經三月殺五十餘人文法吏大譁張亮基移督湖廣未幾移撫山東署湖南巡撫潘鐸引疾去駱秉章復來以國藩所行異於羅繞典及諸團練大臣心誹之然見其所奏輒得 褒答受 主知未有以難也二月常寧土寇起以劉長佑將楚勇五百人湘勇二百人往未至其縣團丁討定之陽山寇竄宜章大庚寇入桂東殺汛官以張榮組將七百人往衡山土寇起三月劉長佑破平之永興安仁茶陵時有寇發輒聞而兵隨至姦軌破散五月洪寇分黨圍南昌江忠源往援因乞師湖南以羅澤南將湘勇千二百人六月辛卯起行道醴陵忠源弟忠淑將楚勇千壬辰起行道瀏陽署鹽道夏廷樾將營兵六百人湘勇七百人丁酉起行

道醴陵援軍之行也國藩念營將積微不可用純用書生爲營官率皆生員文童以忠誠相期奬然未經行陳故以楚勇百戰者偕楚勇尚剽銳營制疏略乃命千總張登科領湘勇二十人爲前哨戒忠淑登科曰哨探必百里至瑞州待湘軍而行忠淑狃其家軍稱勁旅心笑曾公怯驅而前中途譌言寇至譁而潰走姦民諜驚之棄軍械餉銀退保義甯留十餘日乃進七月壬申湘軍至南昌則戰城下書生爭奮搏寇寇陽退鈔其後軍敗營官附生謝邦翰童生羅鎮南易良幹羅信東戰死澤南收衆入城於是國藩聞之以爲湘勇果可用雖敗敢深入官兵不如也江忠源初至九江奏請增兵國藩與書曰今日之極可傷恨者在兵敗不相救而已蓋調發之初徵兵一千而抽選數營或數十營卒與卒已不相習統領之將又非平日本營之官遂乖然不能以相入至於兵與勇遇尤相嫌恨桂東之役三廳兵尋殺湘勇於市江西之行鎮筸兵殺湘勇於三江口傷重者十餘人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足下前奏調雲貴湖廣兵六千募勇三千合爲一萬自成一軍夫六千之兵必有一二鎮將統之其勢不能相下而將弁中又多卑庸無足與語者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劘而後可以言戰也忠源未及用而江西楚勇以索賞復潰連銳者皆棄去江軍遂弱九月敗於田家鎮是時湘營制營三百六十人中營羅澤南將之左營王珍將之右營鄒壽璋將之塔齊布將兵勇成二營周鳳山儲玫躬各將二營曾國葆將一營國藩仍欲充廣至六千人合忠源所將成一萬爲義師而已居湖南有寇乃佐巡撫治兵故多與軍民政事長沙協副將清德自以爲將官不統於文吏雖巡撫例不問營操而塔齊布諂曾國藩壞營制提督鮑起豹者昏庸自喜聞清德言則揚言盛夏操兵虐軍士且提督見駐省城我不傳操敢再妄爲者軍棍從事塔齊布沮懼不敢出司道羣官皆竊喜以謂可懲多事矣提標兵固輕侮練勇倚提督益驕適湘勇試火槍傷營兵長夫因發怒吹角執旗列隊攻湘勇城上軍皆踰堞出城中驚譁國藩爲鞭試槍者以謝乃已俄而辰勇與永順兵私鬬辰勇者塔齊布所教練也提標兵益傲怒復吹角列隊討辰勇於是國藩念內鬬無已時且不治軍卽吏民益輕 朝使無以治姦軌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讙曰今如命縛詣轅門標兵洶洶滿街國藩欲斬所縛者以徇慮變猶豫未有所決營兵旣日夜遊聚城中文武官閉門不肯誰何乃猖狂公圍國藩公館門公館者巡撫射圃也巡撫以爲不與己公事國藩度營兵不敢決入方治事刀矛競入刺欽差隨丁幾傷國藩乃叩巡撫垣門巡撫陽驚反謝遣所縛者縱諸亂兵不問司道以下公言曾公過操切以有此變國藩客皆憤怒以爲當上聞國藩歎曰時事方亟臣子旣不能弭大亂何敢以己事瀆君父吾甯避之耳卽日移屯衡州已而湖北事亟總督吳文鎔故國藩坐主專倚援湖南奏調湘軍有 詔令曾國藩赴援駱秉章供支其軍巡撫亦以寇棘故手書謝國藩且召之同守省城王珍時將湘勇聞援鄂自請增募合三千人先往十月武昌寇去江忠源擢安徽巡撫兵少不能進侍郎宋晉請發湘軍援安徽時新

募壯勇分擊土寇未嘗休息合會軍餉乏絀器械旗服樸陋又方議水軍造戰筏守湘初無意勤遠而鄂皖羽檄日至月三四奉　詔促出師乃議遣王珍珍旣得請餉省城不復啓國藩後又罷行國藩議合併湘勇爲十營汰珍軍珍大怨望國藩初本倚珍爲大將旣以軍新集技器麤脆遠出遇寇憂必敗而珍頗易言兵度其才氣終不能爲下乃聽珍別將十二月江忠源死廬州四年正月總督吳文鎔敗死黃州國藩知時事愈危勢不得出十全於是改營制以五百人爲一營其非湘鄉人各領鄉軍者隨所統爲小營凡陸軍五千餘人爲十三營水師五千人爲十營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器用工匠米炭雜具及員弁丁夫水陸萬七千人建旗東下留羅澤南屯衡州鎭土寇　文宗以國藩一人兼統水陸軍心憂之特詔貴州提督佈克愼自黃州還赴其水營詔總督台湧會其師時寇已圍武昌台湧方居德安而寇黨分犯通城崇陽入湘陰趣甯鄉巡撫先遣王珍會曾軍俱下寇沿洞庭者皆退走陸路遊弈自如二月庚辰遣儲玫躬拒寇甯鄉雨雪步進欲與寇爭城壬午未至縣十許里縣故無城垣寇已據治所官走免衆議止待後軍玫躬奮曰自軍興寇破城百數皆待其休息或飽掠棄去耳今舍營兵起義勇柰何聞警咨趄卽部分其五百人分三道向甯鄉寇方散掠遂乘攻之市中寇各求門出走玫躬止營郊外休士會食而躬率十餘人行衢巷撫難民寇先出者不知官軍至方還縣見街中橫屍大驚復出東門乃反遇玫躬相犄塞門玫躬遽前搏寇寇前後刺之玫躬及十八人盡死寇不知主將死奔相告此來者以數百人敗數千衆今止營待後軍不可當也卽夜引去合蒲圻寇衆俱去湖南境內解嚴省城湘潭初聞寇破甯鄉大懼及聞寇去知由玫躬一戰道路交頌儲石友云甯鄉人見其戰者尤感念卽日爲立祠蓋自此湘軍重赴援人人稍知樂戰死矣國藩前軍至岳州王珍先屯岳州城見寇退議進兵崇通寇大上三月寇先由蒲圻犯岳州乙巳敗王珍於羊樓丙午塔齊布復通城其日王珍退守岳州鄒壽璋屯城中謂珍曰城空無食不可守也珍不聽戊申寇至壽璋率所部退保南津會水師而別將還保城城空軍十一日不得食王珍縋城走衆亂國藩遣礮船迎師免者千餘人潰死大半俱走保長沙寇衆乘之遂據靖港距省城六十里再犯甯鄉敗湘勇三營營官伍宏鑑戰死塔齊布自崇陽還奉檄援甯鄉會寒雨行三日未至甲子寇陷湘潭是日國藩下檄塔齊布改援湘潭使者以爲軍在甯鄉行半日遇之乃在中途距湘潭反近塔齊布亦未知湘潭已破喜於憑城保大縣以自固四月己巳朔軍長驅趨湘潭將入城乃知寇先在勢不得退寇聞有官軍至亦卽發兵拒戰迫相遇塔齊布不得退則馳陷陳軍士皆出薄戰寇自起與官軍未嘗短兵接相顧愕欲退其後隊望四山多負仗者以爲官軍大至則先走因相蹂官軍譟呼觀者皆譟呼遂大破之追至城乃還立營其日長沙惴惴居賊中人自以爲必敗國藩集謀攻守皆曰入城坐困宜親督戰或議先靖港奪寇屯或曰靖港敗還城下死地矣宜悉兵攻湘潭不利保衡州卽省城陷可再振也水師十營官皆至推彭玉麟決所鄉定鄉湘潭五營先發約明日國藩帥五營繼之夜半長沙鄉團來

請師曰靖港寇屯中數百人不虞我可驅而走也國丁特欲藉旗鼓以威賊已作浮橋濟師機不可失聞者皆踴躍國藩亦憂湘潭久踞思牽之改令攻靖港庚午平旦至水急風利礮船逕逼寇屯寇礮發船退不得上纜而行寇出小隊斫纜者水師遂大亂陸軍至者合圍丁攻寇寇出圍丁遂反奔官軍亦退爭浮橋橋以門扉牀版人多橋壞死者百餘人國藩親仗劍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過旗者斬士皆繞從旗旁過遂大奔國藩憤自投水中章壽麟負之還船日午還至城下而湘潭大捷報至先所遣水師距湘潭十里聞陸軍戰勝鳴角發礮直上塔齊布軍三日三勝壬申寇散走水師盡燒所掠船寇大敗走靖港遂俱走還岳州湘潭既復國藩以軍不精練悉汰所部留五千餘人因留長沙造船增調羅澤南李孟羣陳輝龍將水陸軍圖再舉上奏自劾而駱秉章及提督鮑起豹自上其功　文宗詰責提督即日奪官　詔塔齊布以副將署湖南提督方事之急也布政使徐有壬遽室走達日明日與按察使會詳巡撫請罷遣曾軍語侵妄甚巡撫語有壬且待之及克湘潭國藩猶待罪俄而得　溫詔且超用塔齊布文武官大慙沮有壬詣國藩頓首謝城中防兵閧代大將皆驚服以爲　天子明見萬里塔齊布受提督印則徧賞提標兵得軍功六品牌者二千人使人人知新提督無修怨之心標兵大讙平寇功由此起五月甲寅岳州屯寇陷常德六月己巳寇陷湖北省城時方治水軍未能救也塔齊布屯湘陰新牆待水軍庚辰俱進攻岳州甲申水軍渡湖丙戌焚寇舟七月戊戌朔寇空岳州城東北屯城陵磯倚江水陸相犄角癸卯國藩舟發長沙壬子至岳州癸丑水師二營敗績語在水軍篇乙卯塔齊布挑戰禽斬寇帥曾天養戊午寇攻羅澤南營出戰大破之澤南初合軍未嘗出攻寇寇以爲怯塔齊布數激挑澤南澤南愈益閉壘至是開壁大戰遂以勇略著聞名亞塔齊布及今並稱焉閏月戊辰朔城陵磯寇遁走荊州將軍官文等遣軍將會水師於螺山塔齊布羅澤南東攻崇陽己丑陸軍破寇屯於羊樓洞八月己亥復崇陽己酉國藩進屯金口辛亥澤南等進屯紙坊癸丑會於金口澤南請沿江東岸攻花園寇屯至大破之塔齊布伏兵洪山要寇路水師順流燒寇舟於鹽關漢關鮎魚套丁巳皆破之戊午燒寇舟於漢口盡破之己未寇棄武昌漢陽遁走署總督楊霈方屯德安一日而聞捷六日捷上聞九月辛未國藩奏至京師　文宗大說詔國藩署湖北巡撫戊寅又　詔國藩督軍解署任以前已奪官　加賞兵部侍郎銜且以下長江克金陵爲褒勉當是時湘軍銳甚而武漢空虛楊霈度不可居又貪因人功自請合兵分三道己當北岸攻蘄廣濟塔齊布等率湘鄂陸軍趣南岸攻大冶羅澤南率湘軍攻興國所至寇散國藩督水軍舍蘄不攻順流直進期會於田家鎮　詔戒以孤軍深入南北軍強弱不相當寇將併於江北又　詔江西巡撫以黃州寇必據九江湖口相蛾聚當先設防楊霈陳啓邁不能奉行國藩急於殺寇帥軍自進田鎮者張亮基江忠源敗地也鎮當江北諸山峻峙江南大山曰半壁二面斗絕山下富池口江水南趣繞山折而東故舟行依田鎮以避湍三年官軍失半壁山而敗至是寇踞山作五屯引湖濟之北自田鎮至蘄四十里沿岸築

城鐵索䌫江自半壁山屬之田鎮以遏舟師衆號十萬十月己亥塔齊布東攻富池口羅澤南西攻半壁山方作浮橋通兩軍寇出千餘阻豁我不得橋寇以舟渡數千人列南岸山左舟中寇數千人登陸列南岸山右山上五屯盡出衆可二萬我軍懼有逃者三人李續賓馳追斬以徇澤南戒衆分四隊令曰待令而後戰先動者斬寇三進三退澤南鼓之突將斬寇大旗將二人衆奔乘之寇反走阸於山自顛死者無算北岸來寇奔舟舟亂相推排覆溺十餘舟我軍登舟寇輒自投江操舟者股栗不知有維楫於是擲火盡燔之遂奪半壁山縋崖斷鐵䌫六寇既失山因作大筏傍岸以固鐵䌫江中橫大筏三盡鉤小船節節相牢連斷其一節明日復合用彭玉麐計分四隊椎燒其大鎖寇遂崩潰語在水軍篇田鎮既破斷城寇亦退走廣濟塔齊布等渡江辛酉寇逆戰破之復東攻黃梅寇連敗大懼悉驍悍謀死拒分屯小池口大河埔孔壠驛及黃梅城北相首尾每屯分四五營十一月丙寅朔攻大河埔汶城北屯皆破之復黃梅癸未寇自孔壠來逆戰破走之於濯港己丑進攻孔壠燒其屯水師乘勝薄九江軍城下與寇聲相聞寇併力踞湖口城與九江相犄角我軍屢勝貪戰冒礮丸犯鋒刃以相誇塔齊布以大將頻獨身陷陳受石傷水軍恆度寇壘闕礮丸墮倉中可掃莫有退志塔齊布既屯九江南門日仰攻士死傷相繼羅澤南攻湖口苦戰不能克夜夜自戒備至不能寐聞者爲之寒心

文宗尤以爲憂屢

詔楊霈陳啓邁飭臬司都統副將領軍者及安徽諸軍併歸調遣湖北江西兵既不足用安徽軍亦無由會合湘軍已深入方日謀所以勝十二月丙午水軍三營越湖口攻姑塘寇出小舟燒其坐營遂陷鄱陽湖不能還湖口寇反渡江復踞小池口周鳳山往爭敗績己未寇出小舟燒國藩坐船水師遂潰五年正月丙寅朔己巳楊霈軍退漢口於是安徽九江沿邊寇盡上分三道東陷黃梅廣濟追楊霈至漢口中道自小池口沿江陷黃蘄復分黨從富池渡江西陷興國通城崇陽咸甯通山且掠江西武甯率遣數百人或千人所至脅衆至漢口者後楊霈二日至黃州者後霈四日故霈不敢入省城走保德安湖北巡撫陶恩培故湖南按察使嘗閉衡州城拒程矞采又請奪曾國藩軍者也至是恃總督在外不識守備城中兵才二千人徵兵半途聞督皆潰去相驚以寇至湖北江西方千里旬日騷然矣始寇之起所行無留難其踞省府脅取民財穀而已行道掠人夫不用則遣還未嘗增衆及屢敗乃結土寇屯城鎮頗收拔悍鷙者而石達開陳玉成用事寇乃盛於此時矣湘軍萬餘人水陸分爲四李孟羣等水師回援武昌塔齊布留攻九江羅澤南入江西國藩收蕭捷三等水師三營屯南康澤南奔命往來復弋陽克廣信收景德攻義甯雖戰勝攻取非東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載塔齊布以五千人留屯議者以爲頓兵無所用武而

廷議多言不可解圍光祿卿王茂蔭奏尤切

詔亦命留攻相持半年九江湖口兩城寇懾伏終不敢犯大營七月乙酉塔齊布薨於軍周鳳山代將十一月寇陷臨江瑞州移師去未幾而敗語在江西篇塔齊布之爲將雜用兵勇皆得其死力雖號姦猾者隸其部下勇毅恆先人每出戰部曲從者度非驍勁敵十人已上輒鞭之使還嘗獨

拒追寇全軍還營而已一騎陷寇地投宿民舍老嫗涕泣上食爲匿馬稻秸中明日按轡徐還軍中服其神勇老師堅城卒以憤死鳳山以資級領衆自是所部弱矣湖北三陷死三巡撫故胡林翼傾身以結士倡勇敢務權略而鄂軍興

湘軍志曾軍後篇

咸豐九年秋江西湖南寇漸平湖北巡撫胡林翼方治軍餉以平寇爲己任而寇帥石達開由貴州窺四川湖北餉倚川鹽四川又饒富獨未被兵議者皆以防蜀爲言且以曾國藩久治軍無疆寄爲未竟其用林翼頻說官文合奏請　詔國藩援蜀翼　朝命授以總督　詔唯令督軍無後命林翼又議客軍孤縣愈非計安徽寇合捻寇蔓廬壽將爲楚患乃改議留國藩合謀皖分三道各萬人都興阿楊載福循江攻安慶國藩出太湖取桐城林翼自英山鄉舒六袁甲三時屯臨淮聞之以爲今楚軍大舉而安徽兵弱將驅寇北犯宜由光山北趨蒙城具奏以聞　詔官文國藩林翼計萬全謀定而後動國藩上議曰竊號之賊與流賊異今之洪秀全踞金陵陳玉成踞安慶私立正朔僞稱侯王竊號之賊也石達開由浙而閩而江西湖南廣西貴州流賊類也襲張諸捻分合無定亦流賊也流賊當豫防以待其至堅守以挫其銳竊號者當翦除枝葉攻所必救自洪楊內亂凶燄久衰徒以陳玉成往來江北勾結羣捻故皖北糜爛日廣江南賊糧不絕臣等以爲廓清諸路必先攻金陵攻金陵必先屯滁和取滁和必先圍安慶誠能圍安慶攻廬州略取旁縣使其備多力分何敢北竄哉且不特不敢北而已並不敢東顧江浦六合蓋竊號之賊未有不竭死力以護其本根者也中原腹地蔓要於皖固不敢謂石達開必無入蜀之虞而就大局論緩急臣自宜回軍援皖以速蘇民困十一月國藩移屯宿松是時蕭啓江援四川張運蘭還湖南獨朱品隆唐義訓易開俊張岳齡等從而湖北大將都興阿養疾荆州李續宜告歸湘鄉多隆阿鮑超新貴重皆樂爲林翼用憚國藩嚴國藩亦不樂二將皆推林翼節度悉湖北軍圍攻太湖十二月多隆阿又撤太湖圍屯小池拒援寇援寇號十萬潛山太湖寇踞城者號數萬軍事危險多隆阿意氣自如國藩憂之乃悉發己親軍圍太湖語在湖北篇十年正月壬辰湖北軍大破寇遂克太湖潛山二月寇陷杭州三月杭州寇退李續宜至宿松定議分三道圖安慶乃遣朱品隆等進屯集賢關多隆阿進規桐城而續宜爲後援以助二軍閏三月曾國荃來領安慶軍江南大營軍潰四月蘇州陷　詔加國藩兵部尚書銜署兩江總督胡林翼喜國藩得大用與書曰兵事當布遠勢忌近謀公言南岸分兵一由池州取蕪湖一由祁門出徽甯一專守廣信防江西此皆內軍也取餉江西而惟議釐捐以餉漕歸巡撫愚又以爲隘矣以湖南北爲兵之本以江西爲籌餉之本待三省協防而後謀吳非一年不能夫吳越人之毀譽怨望雖不必問而吾等悲憫之懷與吳越人仰望之苦最難爲情也吳督之任以包攬把持恢廓宏遠爲用鹽漕得人何事不濟不患貧也蘇常失守以後督撫鹽司或死或未死或已補或未補進賢退不肖此其時矣今宜起兩軍一出杭州一出揚淮先調屯守之平江軍五千馳入杭州拯其急而取其財而令次青募五千人繼進

拘守廣信無當也杭州失駐衢州杭州存進湖州此平吳之先著已霞仙季高當各募六千人爲皖南揚州之用或爲江西之用爲隨征之用少荃可治淮上之師合水陸萬五六千人而以多都將馬隊幼丹宜奏爲西藩二李或甯藩或蘇藩則兵餉一家矣大局安危視公放膽否耳近者葉督兩廣而不知廣西爲何人所轄何督兩江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矣福爲皖撫而割南岸棄以予浙江又割淮北棄以予袁公其日蹙百里宜也徽甯猶完布置粗定當鼓行而前與懷桐之師會於當塗然後湖州軍出於蘇常揚州之馬歛於江浦林翼雖孱弱不覺其言之汗漫也急脈緩受大題小作則恐或不濟國藩得書壯之然其再出也行兵持重必無後顧而後動謹官守和衆心以懲補前失不能用其議將進甯國猶惡其險乃移駐祁門乞鮑超全軍以行而自將朱品隆張運蘭合萬一千人五月戊申渡江六月癸酉至祁門檄李元度募軍三千左宗棠已奉　詔襄辦則令領五千人鮑超方還夔而張運蘭在郴俱期八月會兵丙戌　詔國藩補兩江總督授爲欽差大臣時曾國荃留圍安慶與多隆阿李續宜皆爲湖北軍袁甲三屯淮上自爲一軍巴棟阿爲鎮江軍李若珠爲揚州水軍王夢齡署漕督爲清淮軍薛煥署總督爲上海軍甯國張芾屯徽州爲二軍江長貴將杭州軍米興朝張玉良收潰軍退杭州猶稱江南大營軍周天受屯防廣德皆王有齡主之爲浙江軍皆各專奏不相咨稟寇踞蘇州則東犯松江西陷金壇南破嘉興杭軍退敗而高湻寇復南出廣德池州寇東掠旌德涇蘇杭人皆謂國藩宜援杭湖論者或以爲輕騎至淮揚則不制於寇而業已至祁門則又以爲宜急據甯國當前敵遣左宗棠等攻廣德指南陵合陳大富軍與楊載福水軍相連待安慶克而合師國藩歎曰夫言之甚易行之甚難今進無所往勝無所益何爲而輕舉乎八月　召張芾還以國藩兼督皖南軍令周天受聽調遣戊辰甯國陷天受死壬申以李元度爲皖南道將三千人屯徽州張芾軍萬人分防諸隘實不任戰守軍餉久乏倉卒遣散以索餉譁居城中國藩先議守徽使朱品隆覘地形品隆言非精兵二萬不能守而元度前守貴溪有功自許能守之國藩又以元度新軍不能野戰故浙江請援不赴俾憑城以自固元度至三日土寇散軍結連甯國寇而旌德寇遶績溪闌入叢山關元度急請援大營時鮑超假歸無統將張運蘭方攻旌德前後爲寇所絓乃以散軍四營往至則寇已大至四營潰還走休甯徽州城中軍皆大奔元度遂南走開化癸未徽州陷前皖南道福咸死之國藩急檄運蘭還而促鮑超赴軍自太平南還屯漁亭寇益西趨陷休甯將攻祁門大營軍中大震凡前言祁門可屯者皆更請國藩亟去國藩度寇必東南窺空虛乃咨左宗棠率新軍屯樂平寇果分陷淳安嚴州九月庚申鮑超張運蘭合攻休甯寇敗之十月己卯南陵寇破黟嶺防軍陷黟縣城庚辰運蘭分軍拒戰不利鮑超遣宋國永往攻寇寇棄城屯盧村辛巳增軍大戰破走之十月廣東西新寇俱出江西前後趨建昌河口陷德興婺源池州寇攻建德敗屯將普承堯十一月連陷彭澤都昌鄱陽浮梁以左軍屯景德唐義訓自祁門救建德水軍守湖口鮑超還助左軍寇復敗徽防嶺內軍入黟分黨掠玉山

休甯寇出攻漁亭環祁門無安土屯軍皆斂兵自守十一年正月左鮑軍合拒寇於鄡建界敗之遂收建德左軍獨攻寇婺源前軍陷伏中戰不利乘夜引還鮑超渡江援安慶圍軍二月移建德屯將陳大富軍合左軍屯景德寇從鄱陽東侵左宗棠禦之金魚橋未戰寇襲景德破之大富赴水死大富前孤屯南陵有重名自拔出頻移屯未嘗令當敵至景德十日而死皖浙諸軍將如大富者已號能戰然其戰守猶不及張運蘭等故寇恆避湘軍祁門介寇中寇去大營二十里輒引去豈盡虛聲哉習戰不習戰之異也國藩之駐軍祁門本倚江西糧臺景德鎮轉運水軍礮船護餉以爲萬全至是前計盡虛左軍退樂平國藩親屯軍合二萬人糧運二十日不至衆乃爭言取徽州可自立又言可取餉浙江先是休甯寇無故而甯遯張運蘭久屯休甯城寇亦不復來故疑徽州寇弱易攻三月庚寅國藩自將祁門軍進至休甯徵黟防軍會師癸巳進攻徽州大雨軍械多散失甲午還休甯戊戌復進庚子寇夜出驚我軍軍八營潰辛丑還軍各還所屯國藩留休甯誓死守時左軍破寇樂平寇益遣黟歙黨往尋戰癸卯寇悉衆攻樂平城左宗棠亦悉衆出城擊之無部分淮視來寇隊分軍短兵接寇大敗遂走廣信趨浙江去甲申國藩留軍屯祁門自將親軍五百人出駐東流於是婁雲慶唐義訓防漁亭張運蘭守休甯朱品隆在祁門左軍往來廣饒鮑超軍專赴急禦巨寇裁自救不復論進取而寇每縱橫馳突動行千里北則自英山出破蘄黃遂北踞德安南則攻建昌撫州陷吉安瑞州西出義甯援崇通東則越衢州陷龍游湯溪踞金華掠遂昌至義

烏破處州卒莫知其所爲議者以爲謀解安慶圍或又以寇無略特乘虛擾掠以爲戲要宜急破安慶攻金陵如國藩初議五月戊子鮑超至安慶攻赤岡寇屯力戰破之禽寇將劉瑲林傑城下以示城寇瑲林陷蘇常爲前鋒自恃其勇欲以孤壘遏官軍既伏誅曾國荃軍勢自倍鮑超移攻宿松因援瑞州是日徽州寇襲陷黟縣梗漁亭休甯軍壬辰朱品隆等合攻黟寇退走丁酉追寇嶺外庚子徽州寇棄城走得寇聚米供二月軍食左宗棠移屯婺源甫至汀州寇出德興迎戰敗之七月丙申多隆阿桐城圍軍大破援寇於挂車多隆阿與鮑超皆湘軍大將寇與戰必悍黨多隆阿亦自持威重不喜人節度不求人自助亦不輕助人故寇大上江西湖北一月陷二十餘城鮑超疲奔命則以李續宜軍游擊李續宜者名尤重於多隆阿鮑超及行軍忽南忽北殊不遇寇更奏調援蜀將劉嶽昭自助而浙江亦奏起李元度將軍援浙由平江出崇通寇乃東南走於是寇帥陳玉成合羣寇屯挂車謀覆多隆阿軍多隆阿擊走之寇退屯石牌絕其運道議者復請徵鮑軍多隆阿笑曰吾運道不易絕比吾軍糧未盡賊已走矣庚戌鮑超追瑞州寇至豐城壬子寇走撫州八月丁巳朔曾國荃克安慶嘗石牌之破寇也寇分黨襲國荃屯後攻戰六晝夜屯堅不可入程學啓復攻城外寇破三石壘國荃弟貞幹作屯菱湖合水軍絕寇糧陳玉成屢敗不得進乃相率遯走安慶既復　文宗崩胡林翼薨　穆宗立以彭玉麟爲安徽巡撫移前撫李續宜撫湖北皆辭　詔還續宜安徽己未多隆阿克桐城庚申鮑超至撫州寇走貴溪辛酉超奉檄救江北遂還軍是

日水軍克池州丙寅鮑超至南昌聞安慶復復還撫
州寇復得廣東新寇合大衆將西丙子鮑超軍至貴
溪寇東走追奔六十里平寇壘七十進復鉛山多隆
阿移桐城軍擊寇宿松黃梅廣濟蘄李續宜收黃州
劉嶽昭收隨嶽昭軍遂西九月曾國荃進攻無爲克
之戊申克運漕鎭甲寅爭東關克之國藩移駐安慶
多隆阿將二萬人收舒城廬江進攻廬州李續宜部
將蔣凝學等將萬人屯六安霍山左軍屯婺源張運
蘭等屯徽州李元度新軍出廣信寇悉赴浙江而皖
北寇聚保廬州國藩軍分守安慶樅陽廬江無爲及
運漕鎭東關不足乃令曾國荃益募軍六千謀進取
而左宗棠議大舉援浙鮑超朱品隆等合軍進攻甯
國凡五道並進軍勢沛然矣 天子新卽位羣臣爭
上書言事多推湘楚軍功以爲偏裨皆可督撫因益
重國藩傾嚮諭江西浙江江蘇巡撫 詔國藩兼制
浙江巡撫提督以下統江浙四省唯都興阿袁甲三
不隸部中國藩皇恐三奏辭不聽始議援浙以江西
湘軍將屈蟠王德榜段起及水軍孫昌國徽防將張
運蘭悉統於左宗棠而以廣信漕糧奏令宗棠徵收
餉軍又分河口景德婺源三局釐稅益之於是苗沛
霖攻破壽州脅巡撫以要權遂踞霍邱懷遠以窺鳳
潁十一月杭州陷寇分犯徽州張運蘭先以疾歸其
弟運桂領軍城守朱品隆唐義訓選軍赴援品隆義
訓常合屯不相能及俱出軍隙益甚品隆至城下寇
來戰軍將不支義訓案兵不相救國藩聞之大怒遣
讓義訓曰湘軍之所以無敵者彼此相顧也湘軍將
雖有隙臨陳未嘗不相援故有晨參商而夕赴救者
私怨情也公事義也爾獨不聞知乎朱鎭危急三促

出軍而不肯應是亂湘軍之制而湘軍由此敗壞也
不急攻者將誰咨汝吾行軍十年視將士如子弟至
於執軍法以誅敗類必有餘矣又下檄品隆問狀義
訓品隆慚懼相悔謝同上書謝請自今輯睦於是一
月七捷徽州圍解國藩以軍勢已振 朝廷鄕用專
而浙江全省地被寇江蘇士大夫朝夕請師乃奏薦
左宗棠李鴻章蔣益澧李桓各授巡撫布政使又請
命大臣督己軍餉 朝命副都御史晏端書專開
稅局於廣州沈葆楨前屢 召不出至是超擢江西
巡撫乃起視事而湖南巡撫毛鴻賓亦國藩舊交故
吏及湖北嚴樹森貴州韓超皆胡林翼所薦用駱秉
章督四川劉蓉以諸生徑用爲布政使李續宜劉長
佑則本起湘軍於是西至四川東至海皆用湘軍將
帥則皆倚國藩爲重略如胡林翼書所言包舉把持
者東南爭務於功名矣同治元年二月曾國荃新軍
至安慶左宗棠軍入浙收開化三月上海具輪船至
安慶來迎師以李鴻章率湘軍將及新募舒桐軍往
應之鮑超克青陽國荃克巢縣含山和州鮑超克石
埭太平寇衆反正者萬人攻涇縣克之曾貞幹克繁
昌南陵張運蘭克旌德國荃合水軍進攻沿江諸寇
屯丁卯多隆阿前軍將雷正綰等攻廬州城東南門
石清吉等攻西門寇將陳玉成將援寇屯城東多隆
阿攻其旁壘以致師玉成特勇悍率衆二千來鈔官
軍正綰迎擊交綏寇退據城北浮橋城寇先聞多隆
阿至皆兇懼惟倚援寇自壯及戰開北門出大衆謀
合擊東門軍方出城玉成退則驚以爲敗亦北走玉
成遽斷浮橋過城寇使阻水反拒城寇愈驚相蹂躪
城散走石清吉等梯西南以登城內外寇爭走於是

合燮之斬賊數千計俘八百四十七拔民男女七千餘人廬州復陳玉成走壽州將乞援苗沛霖沛霖聞玉成敗恐襲奪己衆又畏多隆阿之乘己也反欲取陳玉成自效玉成至屯軍肥水南苗沛霖陽稱疾遣其黨伏謁迎入城具牛酒犒二千人者玉成入導至館而閉城阻其從者玉成初不疑既登堂見几上陳桔鏁乃悟怒罵曰苗生反復我死行及爾乃自速誅邪沛霖遂囚玉成及從者二十人獻於潁州勝保營而招誘餘寇寇或降或散去當是時多隆阿之名懾憚羣寇壽潁弭伏江南聞風相驚動國藩飛書約會兵多隆阿素以文官不可親且己不識漢文而亦惡儒吏即報國藩言軍事權宜專一以徵示不與曾國荃同處國藩具言如先約一聽公指撝官文揣多隆阿終不欲東而四川德安諸餘寇俱入陝西先已奏遣雷正綰赴援遂再奏令多隆阿自往陝撫及京朝官亦日言關中帝王都天下最要 朝命屬多隆阿命下官文益自喜當 上意決意遣之合軍江甯之謀不復聽矣國藩獨歎曰多公威名太盛寇知不敵則必入南山老林此所謂驅麋捕鼠者也與書官文言江南財賦比秦中何止十倍賊數衆多何止百倍曩者楚軍有大謀惟以書問往復不先特奏取朝旨以相壓故國藩不奏爭而上議於左右宜且止西行以圖江南官文業建議不肯止多隆阿留五千人屯廬州而身將萬五千人入陝西 詔授爲欽差大臣後頻破寇竟死盩厔焉壬申曾國荃克太平癸酉合水軍克金柱關甲戌收蕪湖五月甲申進屯雨花臺自向榮和春以兵七萬屯守八年卒潰退國荃軍合水軍不滿二萬國藩以爲孤縣無益未可進國

荃議曰諸軍士自應募起義人人以攻金陵爲志今不乘勢薄城下而還軍待寇則曠日持久非利也若舍金陵別攻甯國廣德或取潁壽則將士見謂置於閒地須戰而意怠雖鮑張亦益厭攻戰將去公而歸耳逼城而屯亦足以致寇軍勢雖危顧不可求萬全國藩許之會左宗棠亦言宜薄城圍攻之勢乃定乙酉上海軍禦寇新橋大破之李鴻章之赴上海也其大將曰程學啓學啓先陷寇中安慶圍合歸誠曾貞幹約以內應爲效未及期夜率千餘衆叩貞幹壁門呼曰今事發與寇戰突圍至此追者即至矣吾所將皆精兵當入營助守不能釋兵公相信者開門納我不信急發礮擊我無兩敗也軍中大驚疑報貞幹貞幹屣履出視下令開門納其衆追寇俄而至亦遂還去學啓由此願效死貞幹卒則從鴻章是時上海結英法二國軍復青浦嘉定攻松江號南路軍學啓劉銘傳潘鼎新郭松林將湘淮人攻南匯號北路軍寇悉衆攻敗外國軍再陷嘉定則併南路窺上海學啓將千五百人屯新橋寇夜圍之數十重礮擊寇屍平壕踐而登學啓乃開壁突擊寇敗卻鴻章自將來救前後合勢寇大奔外國軍見其戰自以爲不如自此上海湘淮軍始振六月甯國援寇分三屯與城寇各踞一門鮑超先攻城西城西者城寇屯也城寇倚援輕進超設伏鈔其後寇誤以爲援至則反鬭官軍合擊大敗之追至城下寇退死守乙丑援寇發南北屯衆攻官軍城寇出結陳與相應超分四軍擊之宋國永攻南屯陷陳深入燒二壘寇退而北屯寇棄壘遽奔城外寇盡奔城寇收衆入丙寅城寇復出東門犯官軍未戰引退鮑超自追之寇不入遂東走超又東

追數十里寇乃反鬭超引軍作圍陳包寇寇將單馬突圍走餘下馬步從遯去得馬千匹俘寇裨將二百死者千計乃還軍攻城城寇皆長跪莫敢拒戰遂復甯國而甯國縣寇將獻城贖其死遂先驅克廣德既復二城或諫超曰甯國城未破而公自追賊至六十里城寇若攻公營進有彊寇退失所據此危道也超笑曰吾但知兵勢不知兵書蓋超之戰專剽銳其持重堅忍不如多隆阿而終未嘗敗沒其軍在湘軍爲無紀律然亦能相維繫乃竟以功名終云七月袁甲三請疾 詔李續宜代其事時續宜方以母喪歸語具臨淮篙徽甯大疫雨花臺圍軍亦多疾病鮑超等不能軍國藩憂懼以爲軍行攻取方利而天災咎重由己德薄任過恐致傾覆請出朝臣督軍以分己責

詔慰勉且以疾疫流行寇不能獨彊爲寬譬而彊將賢吏相繼物故軍中至無炊煙乙未程學啓克青浦李鴻章遣軍浮海克餘姚八月丙子克慈谿自上海軍出浙江江浙兵氣皆振閏月蘇常寇來攻曾國荃軍多發西夷火器相燒擊復穴地襲屯壘連十晝夜不休九月浙江寇復來助攻國藩急徵援兵皆牽制不得赴國荃以二萬人居圍中城寇與援寇相環伺士卒傷死勞瘁然罕搏戰率恃礮聲相震駭蓋寇將驕佚亦自重其死又烏合大衆不知選將比於初起時衰矣十月寇解去由九洑洲北渡敗李世忠防軍陷和含山巢其南走者合廣德寇西南掠績溪祁門徽甯安廬俱阻絕唯江上下恃水軍得相聯絡乃謀增陸軍徵貴州提督江忠義自廣西出江西視寇勢爲戰守以鮑超部將鄭陽和等隸李榕立爲新軍留李鴻章軍將張樹聲二千人助廬桐戰守召還李續宜遣軍將成大吉蕭慶衍等攻巢和又益募五千人與曾國荃圍屯自此統衆過十萬而左李各將數萬合湖北江西湘軍幾三十萬自餘援軍分布黔桂秦齊者又數萬連兵不得罷國藩日夜憂危以進攻江甯爲非計乃自行圍案視焉二年正月國藩自安慶出巡諸軍屯是時曾國荃屯江甯城西南江北則楊岳斌將水軍屯烏江皆當前敵其南則羅逢元守太平屯金柱周萬倬吳坤修守蕪湖而彭玉麟將水軍屯濡須在江北溧水高淳寇時來窺太平蕪湖運漕東關寇反出濡須上與和含山巢寇相響應劉連捷毛有銘等屯石㵎埠遏寇西南韋志俊守無爲城以通水軍其西廬江梁美材屯焉廬江北廬州石清吉守之舒城在廬州西南廬江西北蔣凝學守之舒城南桐城周寬世守之以南通安慶舒城西北六安

凝學分軍守之北防苗沛霖南通霍山爲湖北邊防蕪湖南則鮑超守甯國屯高阻山而劉松山屯城中易開俊守涇在超軍西南吳廷華守南陵在超軍西稍北在涇西北朱品隆先守旌德以救青陽故移守青陽在南陵西南又西則池州以瀕江近安慶無屯軍寇踞建平廣德甯國縣者西出陷旌德太平石埭南破績溪斷徽甯官軍徽州守將唐義訓恃左宗棠大軍爲聲援戊申朔寇圍涇壬子鮑超救涇入城屯軍癸丑出擊寇大破之追奔二十里甲寅超還屯二月國藩還安慶以曾國荃圍軍堅定水陸輯睦始罷退軍之議丁丑朔王可陞攻甯國寇燒其小淮窯屯鮑超分攻梅嶺廟埠屯皆破之寇犯休甯分掠建德西侵彭澤鄱陽東繞池州圍青陽和巢寇攻石㵎官軍自己卯至癸未圍益急捻寇復南犯蘄水辛卯寇

攻太平屯將朱洪章洪章戰敗南北岸同告急均檄
鮑超赴援超疑所往乃先石㵎未至寇解去掠無爲
舒桐廬江六安而還上海軍浮海攻福山寇屯破之
遂解常熟圍二月進克太倉左軍將劉典江西軍將
王沐攻寇黟復其城四月劉連捷蕭慶衍等合鮑超
軍收巢含山和曾國荃攻破江甯城南西寇壘九程
學啓克崑山五月鮑超等進攻浦口寇棄屯遯走遂
收江浦合水軍攻九洑洲四日破二隘奪洲屯語在
水軍篇蕭慶衍留屯江浦上海軍攻江陰劉銘傳破
寇屯二十七郭松林破寇屯三十五滕嗣武破寇屯
十三六月程學啓克吳江苗沛霖陷壽州奏劾軍將
蔣凝學及逗留成大吉等降責有差國藩以餉乏辭
總督　詔慰勉國藩李鴻章合奏請減蘇松太倉浮
糧　詔酌中定額除故明積欠李鴻章分軍二道程
學啓由崑山進攻蘇州李鴻章等由江陰進無錫淮
揚水軍輔之太湖水軍將李朝斌由吳江進太湖潘
鼎新等分屯松江上海常勝軍屯崑山爲前軍援徽
池寇自二月出江西中蹤建德鄱陽閒左窺景德右
出東流湖口江忠義未至席寶田先出撫州趨饒州
劉典自徽州來總諸軍諸軍將段起王德榜王沐韓
進春及寶田攻陶渡寇屯大破之丙子進春輕出遇
伏敗退寇復張趨攻湖口國藩先遣李榕屯湖口及
江忠義至壁堅山李榕新軍拒寇不利寇攻堅山忠
義出擊之傷寇帥壬辰浙軍將王文瑞復黟縣庚子
遣甯國防軍將何紹采及水軍礮船援臨淮蔣凝學
等防潁州霍邱七月丁未湖口寇退走都昌建德彭
澤鄱陽寇俱東北走圍青陽銅陵甯國涇皆被寇屯
將拒戰各相持八月乙亥朔劉銘傳攻江陰寇內應

官軍夜登城燒門樓餘寇突門走復其城丙戌李榕
援青陽敗潰江甯圍軍攻城南東西寇屯頻破之乃
遣鮑超還援而水軍將喻俊明及國藩護軍將喻吉
三合江忠義席寶田軍先後至青陽刻期攻寇寇解
圍走石埭超軍至南陵遂東攻建平庚寅程學啓攻
蘇州破東南寇屯四無錫寇貨輪船自助周壽昌燒
其輪船石埭太平寇頻犯甯國涇敗去乃詰朱品隆
請獻二城及旌德以自贖九月壬子收二城散遣歸
誠人四萬彭玉麟督水陸軍攻太平沿江諸寇屯進
高淳高淳寇將請歸誠十月乙亥收高淳鮑超楊岳
斌俱會師東壩寇震恐丙子易開俊自涇劉松山自
甯國合軍收甯國縣東壩寇開屯迎官軍辛巳收東
壩壬午連下建平溧水東壩既克皖南金陵蘇浙軍
勢相連鮑超全軍屯守之王可陞守溧水李榕守建
平歸誠人洪容海守高淳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涇及
甯國府皆分軍屯守戊戌李鴻章復蘇州蘇州之合
圍也程學啓軍所至輒破寇壘城寇諸將權不相下
相猜貳因謀反正斬異議者開門納軍然不交兵猶
擁衆號十萬己亥出城者八寇將謁鴻章受二品冠
服乃謁學啓學啓先已置人於坐數其罪悉引出斬
之報鴻章鴻章大驚懼學啓入城諭衆衆皆聽命或
頗散走而先與寇將誓約者曰副將鄭國魁恨負約
涕泣不食臥三日鴻章亦頗咎學啓輕發且曰爲已
甚君亦降人也學啓大怒還營將引軍去其營員奔
告鴻章鴻章復過學啓陽論他事笑語甚歡事乃解
庚子安徽巡撫唐訓方收懷遠辛丑苗沛霖突蒙城
圍被斫死十一月李鶴章等復無錫進攻常州以應
江甯圍軍程學啓出太湖圍嘉興以應浙軍潘鼎新

等軍先入浙收平湖海鹽寇爭應官軍所至輒下遂
收嘉善曾國荃益募新軍增圍師圍城官軍遂至五
萬人援寇還江甯城者皆不敢出左宗棠議以爲當
分軍攻廣德國藩以寇勢猶盛而江忠義新亡懼軼
蹂江西持不許李鴻章諸軍銳進深入宗棠復奏言
嘉興常州可緩攻　朝廷俱下其議二帥卒各主己
說守其便宜焉三年正月戊申甯國寇西南掠績溪
遣江北將毛有銘將六千人援徽州浙軍將王開琳
先還赴急寇疾走舍徽州不攻北犯湖口南趨景德
別黨由浙入玉山由閩入建昌均期會撫州徽州守
將唐義訓不能禦毛有銘未至以戰事委江西語在
江西後篇戊午曾國荃攻鍾山寇屯克之時東壩屯
重兵太平防輕移金柱屯軍助圍師及江浦盧江守
將皆先率軍會城下新募軍亦俱集乃謀合圍寇之
設守也環城多爲石壘尤重於北既於鍾山作大城
號曰天保又於山脊入城處作大城號地保官軍攻
城西南不甚懼至進屯明陵則出衆力爭之向榮和
春皆以此敗二年夏鮑超已作壘明陵前會當移軍
自平壘而退國荃圍攻幾二年破寇壘以百數終未
及城北及破鍾山壘移軍屯守更增築壘屯軍五六
千過北道餘元武湖阻水爲圍城寇糧運絕矣丙寅
郭松林等克宜興二月癸酉溧陽反正寇走江陰圍
常熟攻無錫李鶴章還守無錫郭松林援常熟寇皆
敗散程學啓急攻嘉興寇請降學啓瞰城中知其詐
攻益力陳士勇將何安泰學啓親搏戰薄城先登槍
子傷額遂克之學啓養傷蘇州創已合一日獨坐深
念有所忿誤發創口血溢竟死自學啓之歸誠經百
戰每戰料勝敗無所失或知當敗則戒諸將曰公等

皆不善敗吾當自餌賊某時敗某時期某所來援賊
可退矣諸將素憚服其能謹如約則如所言至其突
陳陷圍見者以爲神兵夷將戈登尤敬之及其死以
所建旗歸詫海國推爲名將焉江蘇之戰始上海終
嘉興功成而學啓死其名位亞於多隆阿矣辛巳廣
德寇棄城走湖州自蘇杭江甯軍並進論者皆以廣
德爲要害以官軍力不足不敢攻惴惴恐寇迸出
及寇棄去乃知其無能爲始議鮑超進攻句容其時
李世忠已獻還五河天長全椒來安六合滁州而鎮
江軍將馮子材等亦頗出兵助攻句容丹陽江甯寇
頗驅老弱女口出城以節食更於城中種麥刈草爲
糧庚寅左宗棠克杭州三月壬寅鮑超克句容甲辰
進攻金壇馮子材飛書請先攻丹陽乙卯解金壇圍
伏兵茅山待追寇寇果出中伏返走追奔五十里寇
不入城城寇反出走丙辰克金壇乃還軍援江西是
時浙江寇走徽州號二十萬徽防將毛有銘出戰輒
敗寇深入江西前隊至宜黃崇仁南昌戒嚴四月庚
午李鴻章克常州壬申馮子材復丹陽　持詔楊岳
斌督軍江西尋授陝甘總督又　詔李鴻章移師合
攻江甯捻寇自河南犯麻城議遣王可陞屯無爲李
榕屯桐城未行寇復踞廣德趨徽州者日夜相繼楊
岳斌鮑超皆西援乃以江蘇軍將劉銘傳屯句容鄭
魁武屯東壩五月壬戌郭松林克長興於是江甯圍
軍以城破可計日而李鴻章當來會師恥借力鴻章
鴻章亦讓功託言盛暑不利火器延不至　朝命促
會師數急曾國荃憂憤日約將士穴地隧城期必破
而龍脖寇屯所謂地保城者不得則形勢終不便乃
日夜發礮攻之己巳奪其壘遂作礮臺其上穴其下

又復城列隊十餘道並攻積溼蘆沙草高等城以疑寇使多備六月甲申地道成乙酉曾國荃令圍軍百營皆嚴備別懸賞募敢死將士待城破先入於是李臣典等誓先登者九將日午地道火發城崩二十餘丈寇反然火藥下燒我軍朱洪章等乘城缺登張詩日等循城據北門彭毓橘據東門朱南桂羅逢元等皆梯而登寇散走或出城或還保子城夜半縱火燒城中因突圍出走黃潤昌等露立龍廣山袁大升等循城南遇逃寇要擊誅斬數百張定魁等追寇及之湖熟復俘斬數百人城寇多自焚或投池井洪秀全已前一月死其子洪福年十八九餘寇挾之走廣德洪福刻印姓名下列眞王二字軍吏誤合二字爲瑱奏　詔言洪福瑱者以此江寗既復羣寇出掠者皆瓦解國藩奏上諸將功以所俘寇將李秀成言洪福已死於是浙江江西諸軍方欲張寇勢洪福又實不死李秀成者寇所倚渠首初議生致闕及後見俘寇皆跪拜秀成慮生變輒斬之羣言益譁爭指目曾國荃國荃自悲艱苦負時謗諸宿將如多隆阿楊岳斌彭玉麟鮑超等欲告去人輒疑與國荃不和且言江寗錢貨盡入軍中左宗棠沈葆楨每上奏多譏議江南軍會病疥因請疾歸鄉里散遣所部軍二萬五千人而克城功最受封爵者李臣典病卒蕭孚泗以喪歸大功雖成然軍氣憤鬱慘沮矣國藩本以憂懼治軍自幸平洪寇克江寗如初起兵時所望力言湘軍暮氣不可復用主用淮軍後以平捻寇然席寶田左宗棠仍募湘軍征苗回竟定塞外棱威天山烏覩所謂暮氣者耶自國藩始刱用鄉農代額軍招之則來麾之則去見湘軍者乃知軍利糈胡林翼左宗棠李璘章皆由此起故各係其用兵之地而獨以國藩本指爲曾軍前後篇

湘軍志湖北篇

寇興四年而湖北軍五潰楊霈之敗也實未見寇亂民一呼而萬衆瓦解省城初才二千兵及城陷時城內外防守軍萬二千見黃旗則爭縋城走外兵亦走水師固不任城守事省城潰自保而已寇至城下用縋城繩引而上城中唯巡撫陶恩培署按察使武昌知府多山及僕從五六人恩培先赴水死多山然城上大礮擊來寇礮不發拜祝之再然火煙出而無聲發憤自剄死布政使胡林翼按察使李孟羣皆將兵赴援屯城外副將王國才方馳入城城閉亦用縋城繩以上至藩署羣盜方會飲重門開列火以爲燎國才乃悟業已入因率親兵入暴斫之羣寇驚走且呼街巷閒有出者輒爲官軍所斫俄頃而定城中居民固未復業至是早盡逃國才惘惘不知所爲則登城招水陸軍不見一人明日出城合林翼屯語濮昂林翼心怍焉俄而寇大至知其事者交詆國才奇功遂傳言國才於道獲寇諜得口號呼門而入爲譏嫉者所蔽惟及見國才者知其實焉咸豐五年二月乙丑

詔胡林翼署湖北巡撫林翼前知鎭遠黎平治盜嚴二年冬以御史王發桂薦奉　詔赴湖北未至總督吳文鎔敗死留湖南將黔勇二百人碌碌未有以自見曾國藩征寇奏以自隨湖南巡撫駱秉章方倚幕客左宗棠以決事宗棠故善林翼奏留防岳州捕誅崇通姦民斬刈過當已而曾軍克田鎭合兵圍九江林翼以湖北按察使領千人從攻湖口比於湘軍爲最弱及寇上陷漢陽率千八百人還援守便宜不

入省城于時布政使夏廷樾爲總督所劾免 詔補林翼布政使及巡撫殉城死而林翼遂署巡撫當是時江漢上下兩岸寇充斥巡撫號令不出三十里屯金口倚水師自保增募二千六百人合王國才等軍號六千而國才屯沌口皆恃荆湘餉給軍無見糧寇亦易之不攻也楊霈者以結交得朝貴權假防北犯名屯德安號萬人縻餉自如四月楊霈退走德安西安將軍扎拉芬來援戰死平林市西 詔奪霈官以荆州將軍官文爲總督五月壬戌剏授都統西凌阿欽差大臣攻德安官文泝漢至襄陽復乘破船下漢居潛江天門聞號北岸軍西凌阿久從僧格林沁軍無統御才力不能援武漢惟水師屢克蔡店漢口及漢陽寇屯軍去旋陷林翼念相持無已時八月壬辰自將四千人渡江思合水師取漢陽不能進屯奓山戊戌寇至林翼督軍出士卒要餉出怨言强之戰未交綏譟而大奔林翼憤甚索馬欲赴敵死圍人見巡撫意色惡反旋馬四五轉向空野乃鞭之馬馳不能止薄江乃遇餉船諸營官聞巡撫在集潰卒調王國才合屯大軍山辛丑荆州運餉銀三萬至乃嚴汰疲羸奏調羅澤南軍令更增二千人還攻武漢於時水軍大將彭玉麟赴江西李孟羣攻陸軍置副將楊載福爲水軍總統屯嘉魚蒲圻閱益選精銳倡勇敢其所用皆以拔稺當破石爲樂巡撫禮下走卒偵事早還開營門自迎之羅澤南之在江西也日轉戰其巡撫恭倨不恆急則倚之緩則厭之曾國藩亦自以客寄莫能爲之主塔齊布薨江西事益疲澤南建議曰武漢者東南之樞紐也形勢百倍於潯陽今兩城久爲賊踞而崇通羣盜出沒江西湖南綠邊驛騷欲制九江之命必由武漢而下欲解武昌之圍必由崇通而入乃率所部及塔齊布部將彭三元等道義甯取通城義甯崇通聞寇雖號數萬衆皆烏合脅附見湘軍輒敗走九月乙丑復通城甲戌復崇陽林翼聞援軍深入躬往迎導衆議兵少不宜先進林翼曰以難事諉客兵非也且廉恥安在勝當戰敗亦當戰己卯進六營三千人鄉蒲圻而援寇自武昌鄉義甯衆數萬適遇官軍軍敗寇復進敗湖南防軍於羊樓澤南分兵爭羊樓而躬屯崇陽崇陽敗寇恃援復還屯壕頭欲襲澤南軍澤南遣彭三元李杏春往攻之癸未援寇自咸甯大至三元等軍少營陷乙酉德安寇棄城南趨 詔奪西凌阿官官文兼代之官文先聞奓山敗自沔陽還鍾祥至是移屯德安 詔詰責官文遷延澤南失利令籌援兵會林翼等三面攻寇丙戌澤南合軍拒寇於羊樓大破之十月癸巳蒲圻寇至又破之癸卯林翼自嘉魚來勞師合澤南七營軍共十三營西攻蒲圻寇聚二萬衆分五屯四柵作浮橋據白羊水以通咸甯林翼用蒲圻舉人賀霈若計出間道由公安畈據城西北鐵山寇出不意盡失其險辛亥澤南精兵攻城東林翼軍攻城西北且循水防遏以牽寇援寇踞城壘堅不出士卒仰攻多傷澤南令軍士積芻薪將燒其柵寇反以火器禦之火發寇驚奔破其五壘其夜官軍馮山鳴鼓角以驚城寇城寇遂走蒲圻復十一月庚申剏林翼澤南合兵東攻咸甯庚午咸甯復辛未水師克金口甲戌林翼等會水師於金口其日王國才進屯沌口乙酉澤南五營進屯洪山林翼將四營屯省城南五里墩城寇從高冠山望澤南築壘不出戰城外寇大壘八小壘

二環四門見林翼軍至出拒戰澤南襲之破大壘一小壘二李孟羣軍亦薄攻漢陽水師往來江漢南北每戰必捷而官文前軍攻漢陽者與南岸軍相聲援都興阿將馬隊護水師水師夜燒寇船未還都興阿露立達旦羣帥和輯戰士始奮矣六年春正月江西寇患愈亟陷七府城議者交章請調羅軍浙江湖南巡撫皆以為言　文宗以武漢功可期持不許言者益衆　詔官文等通籌利害澤南念曾國藩艱危義與同死生而垂成功不可棄日夜憂憤督戰益急自正月至二月大勝數十小戰百數寇嬰城待援士卒多傷官軍每戰輒薄城下寇隧穴城為突門二月己未寇開城迎九江援黨澤南率師要之寇奔城追之突門開直衝澤南軍軍不能退澤南躬拒之三退三進軍幾潰火槍鐵子中澤南左額血霑衣猶踞坐指揮乃得收軍還乙丑創發卒於軍軍中哀泣江西湖南聞之皆歎息失氣　詔以巡撫例贈卹而李續賓領其衆續賓初建議分屯黨彎絕寇糧壘成自守之與洪山屯相犄角既代澤南仍屯洪山以游兵巡黨彎埠角閉寇守益固而江西請師日數至義甯寇復犯崇通九江寇合興國大冶土寇自武昌縣進至葛店謀襲巡撫大營林翼以江西待援分軍四千一百人以劉騰鴻劉連捷等將之曾國華總其事國華國藩弟也四月丁酉援軍遇寇蒲圻乙卯戰於羊樓丙寅再戰皆破之劉騰鴻功最騰鴻自此名顯五月

詔責官文林翼遷延老師林翼上奏言臣頓兵城下五月有餘日糜血肉之軀與礟石為敵傷士水陸軍三千餘人羅澤南及都司周得魁等將弁百餘人李續賓乘馬中礟墮地者數矣夫兵易募而將難求四月以後乃禁約伙攻分兵咸蒲以取義甯四戰皆捷分水師以清下游直達九江臣自率五千人扼武昌南路李續賓領六千三百人扼城東路分剿北路水師六營下駐沙口水陸之賊援絕路窮下游九江興國陸賊萬餘分道來援冀可夾擊臣即豫撥二千餘人戰於百里之外且臣歷觀前史李左車之告韓信尚以頓兵城下情見勢絀為戒戰易攻難自昔已然矣臣之才力何足言兵惟材有限而志無窮萬一變生他路禍出意外臣亦不敢退怯苟且自取羞辱

詔報曰歷述艱辛於事何益國體具在亦應寓慎重於其中蓋自是　文宗知林翼之為帥果有異於廬揚江甯諸將而林翼亦益感激發舒始有志於天下非僅規營湖北而已五月賡訓方等敗九江援寇於葛店六月寇自樊口增召戰船復犯葛店以蔣益澧總六營往逆戰破之追奔至樊口合水師燒其船入武昌縣城遂渡江攻黃州十日不能克益澧聞援寇踵至議回軍丁銳義爭之曰夫兵勢宜遠料敵有方援賊之能已可見矣我屯黃州則百里義民有所歸心賊之上犯有所牽制後路大營相為聲援且能戰不在近能守不在遠今若旋師賊必躡我躡我必戰戰此可乎諸將皆以縣軍為憂銳義乃獨上書陳兵勢巡撫壯其議終以衆論撤軍還　詔果以撤軍為非云益澧與續賓皆澤南弟子續賓名望日重嘗論事澤南前守益澧曰香泉欲何從益澧愠亦字續賓曰迪庵乃欲相詭耶及續賓代將益澧屯魯港寇大攻之請援中軍續賓報曰力不能相救守走唯公意益澧大沮即升譙樓撤其梯唯置旗鼓下令軍中曰賊勢盛吾死此矣諸軍欲走者自去衆驚愕相顧溝

壘死守寇攻一日引去益澧於是告歸不待報而行七月官文遣舒興阿舒保等將馬隊四百人渡江援寇既上於青山魯港閉增十二壘相持十六日水陸合擊破之馬隊追奔至葛店寇懾於馬乃大奔自是水陸馬步相輔軍勢日盛十月襄陽土寇起鎮道發兵討捕敗績以唐訓方舒保等往隨州土寇起以鮑超文明往軍至寇遯湖北湘軍鋒銳甚乃益募陸軍五千水師十營增長圍困武昌十一月丙子寇開城遯走其日漢陽寇亦東走丁丑李續賓等分三道追寇武昌縣水師馬隊追寇黃州江夏鄉民亦爭起要寇戊寅復武昌己卯復黃州庚辰復興國水師復蘄州民兵復蘄水十二月乙酉復廣濟壬辰李續賓率湘軍及巡撫軍九千五百人陳師九江城下都興阿楊載福合鮑超陸軍六千人屯北岸小池口自塔齊布羅澤南去後正二年而圍復合胡林翼知平寇之要不在攻戰既克省城則奏蠲江夏等四十六州縣田糧以蘇民困復牙帖開鹽釐以裕軍餉又上奏曰自古用武之地荊襄為南北關鍵而武漢其咽喉也武漢有警則鄰疆震驚南服均阻控制無術昔周室征淮師出江漢晉武平吳久謀荊襄據扼長江惟鄂為要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夫善鬭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審其勢今於武漢設立重鎮則水陸東征之師恃武漢為根本大營有據險之勢軍士無反顧之虞軍火米糧委輸不絕傷夷疾病休養得所是則平吳之策必先在保鄂明矣湖北之失在漢陽無備下游小挫賊遂長驅且東征之師孤軍下剿善戰者必傷久役者必疲傷病之人留於軍中不但誤戰亦且誤餉若以武漢之防兵更番迭代彌縫其闕則士氣常新軍行必利請於省城設陸師八千人水師二千人日夜訓練本境亂民隨時征討則我常處其安而不處其危矣湖北牧令多不得人其已被擾者卅餘州縣元氣傷殘而良莠不分其未被擾者卅餘州縣官讎民而民且讎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禍之所由起也士氣之不振民心之所由變也凡下與上交接之事諉之幕友官與民交接之事諉之門丁夫州縣之所謂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也今日之所謂小賊即異日之大賊也五年大熟州縣乃或報災經臣駁斥在案六年大饑州縣轉不報災經臣駁斥在案以豐為歉以歉為豐是害民生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粵寇之再至而將盜弄於潢池也地方吏治撫臣專責今欲嚴禁陋習與羣吏更始請　皇上敕下部臣暫勿拘臣以文法資格行之數年或可改觀今或疑武漢兩城公私凋敝城周廿里設守為難臣以為蚡冒藍縷以啓山林衛文作都訓農通商是在行之以儉而訓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而何益或又以為武漢收復軍行貴速督撫將兵攻取為急則前者收復已二次矣況今江西七府俱淪於賊四年之冬僅失九江旁軼橫出可憂方大都興阿楊載福李續賓均已東下臣宜留鎮省城與督臣通籌全局整飭吏治　文宗嘉納焉方南北岸之分軍也督撫未相見將吏各有所統頗構同異官文以將軍受任拘於滿漢論者復為林翼陳楊霈崇綸故事林翼歎曰師克在和此何時哉既渡江見總督下令僚屬曰督撫相見前事冰釋敢再言北岸將吏長短者以造言論罪官文聞之大讙林翼又以鹽釐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費兩人約為兄弟故

軍政吏治皆林翼主稾官文畫行有言巡撫權重者
一無所聽而巡撫亦謹事總督推美受過湖北富彊
基於此七年春正月襄陽土寇陷房竹山保康興山
遂陷宜昌奏奪統兵鎭道及四縣文武官增遣巴揚
阿合唐訓方軍討捕二月曾國藩以父喪歸委軍事
於福興文俊等　詔遣按察使李孟羣援廬州安徽
羣寇窺羅田蘄州黃梅廣濟蘄水謀絕九江官軍孟
羣將二千五百人道羅田擊英六霍山寇敗之遂克
英山王國才屯黃梅進攻宿松移鮑超防黃梅四月
李景湖等敗於羅田景湖戰死餘衆退保蘄小池口
寇衆出攻官軍屯多隆阿大破之燒寇壘二十一五
月襄陽寇平李續賓作長壕三十里塹九江城東南
寇爭壕擊走之增募親軍千四百人閏五月羅田寇
深入犯廣濟十里鋪南及武穴鮑超多隆阿等於十
里鋪作大壘羣寇於蘄東北望天畈作屯各相持伺
隙蘄東北官軍將領邢高魁等凡十營堅勇不及超
等林翼自出督師未至寇出蘄水官軍敗退屯巴河
林翼至黃州汰衰羸選精銳圖再舉六月李孟羣之
師潰於霍山廣濟寇出太白湖背攻官軍王國才移
營失火被燒死李續賓渡江合攻湖寇屯破之多隆
阿鮑超等攻寇於黃梅西破其壘四十八七月庚寅
舒保等攻寇黃岡東敗之丁酉再戰於上巴河何紹
彩李續宜唐訓方等分三隊寇先攻左軍紹彩力戰
續宜革山卷旗鈔寇中紹彩軍不利將退顧見林翼
立馬陳後軍士皆驚喜踴躍赴戰訓方等亦鼓譟乘
寇大破之平壘四十四進軍蘄水遂追寇及廣濟西
寇走宿松太湖八月癸亥遂克小池口林翼進至九
江九月己卯朔還武昌丙戌李續賓北渡江揚言攻
宿松其夜更南渡伏兵湖口北山是時外江內湖水
師阻于一江楊載福彭玉麟密期會攻梅家洲寇方
依岸發礮拒水師聞山後鼓角旌旗蔽山下則大潰
續賓夜半射火城中寇大亂空城走洲上寇亦走要
擊盡斬之丙申進攻彭澤庚子寇遯走復其城水師
克小孤寇屯於是林翼以統帥難其人懼軍出境而
爲福濟和春勝保所牽挂奏起復曾國藩　詔林翼
出境林翼奏以清釐漕糧爲湖北大政請留整理語
在籌餉篇八年二月六安寇陷麻城舒保等將防兵
屯商城聞麻城防兵敗退還增調鮑超何忠駿唐訓
方等四月壬子李續賓地道攻九江城克之城寇被
圍久以數千人嬰城種麥以爲食其守愈暇頻傷攻
城軍林翼駐武昌增募新軍更迭代歸將士千里如
家庭援寇別道內犯其屯防皆良將能自立不牽綴
圍軍圍軍反特往旁近助攻凡圍九江十五月寇壞
散出城者水師扼之俘斬無遺論功李續賓第一續
賓遂以能軍名天下戊午寇從光山犯陷黃安麻城
官軍分應之丁卯續賓自將援黃安五月丙子黃安
復戊寅夜麻城寇遯走壬戌蘄防將唐訓方丁銳義
等破走太湖寇於界牌　詔以安徽寇事亟將合捻
寇袁甲三勝保均號大帥兵力不足命續賓助勝保
唐訓方助甲三俄而閩浙寇並起議者至請移和春
往督師以續賓前援浙江布政使欲令赴本任倚以
平寇七月廬州陷李孟羣敗潰乃定議以續賓全軍
援廬州都興阿攻安慶起復曾國藩率江西湘軍援
閩八月林翼以母喪歸都興阿李續賓合攻太湖丁
巳克之進攻潛山癸酉克之乃分軍都興阿圍安慶
續賓攻桐城九月己卯克之戊子進攻舒城寇遯走

續賓進兵三十二日深入四五百里寇城壘望風潰破軍無留行而都興阿率鮑超等軍擬安慶不能進羣寇又新破江北大將德興阿陷六合殺翼長溫紹原渡江陷溧水張國樑奔命勝保屯定遠日夕待援

朝廷憂皇專恃續賓軍或議曰今久行軍疲屢勝則驕克城留屯不足以爲聲援不留軍則後路空虛且阻塞必敗之道也宜還桐城合都軍攻安慶則水陸馬步相輔名將精卒咸萃於百里之內功必可成續賓以受　恩深名重恥退且念攻城非旬日期欲出奇壁廬州蹈寇瑕遂不用其計而發書湖北請益師續賓弟續宜將四千餘人屯黃岡唐訓方將三千人道英山援淮北未行林翼已持喪還葬官文得書笑曰李九所鄉無前今軍威已振何攻之不克豈少我哉徧示司道皆以續賓用兵如神無所用援續賓雖請援亦不肯留軍示怯㥘則進三河三河距廬州五十里寇築大城環以九壘十月甲辰續賓悉兵十三營先攻九壘大戰皆破平之俘斬七千官軍傷亡過千人衆懼乃增調後軍未至寇帥陳玉成連江浦六合廬州衆又乞援捻寇招潁壽光州羣盜合十餘萬人日夜奔赴聲勢匈匈續賓遣輕兵迎擊於樊渡不利寇益進軍半潰辛亥合圍圍官軍三十重連營數十里將士狃勝聞敗先自亂續賓自搏戰不能進還營閉壘門七營已先陷寇來如牆續賓歎曰今敗矣令軍中日見月照地而走軍皆束載而待月出續賓終恥於潰圖謀復固守軍已動遂大奔續賓馳督戰軍不復成列遂陷陳死曾國華何忠駿從之皆死國華從瑞州軍罷將赴部選官聞續賓能留學戰未半載而及於難續賓既死餘衆猶堅守丁銳義初領義中營營潰銳義突陳入續賓大營集餘衆誓同死寇環攻三日夜水火俱盡營破銳義死軍士死者數百人自餘營官皆走免五千人盡潰潰者衝寇出與寇相掎行數里寇殊不覺連大衆易亂而難整如此云潰軍至桐城桐城防軍俱奔寇乘之前留防四城軍皆潰不旬日四城復陷都興阿等撤圍退屯宿松起復胡林翼仍巡撫湖北十一月鮑超多隆阿拒寇宿松東北大破之軍始振十二月壬寅朔林翼受印武昌己酉出駐黃州壬子奏卹三河桐城死事道員孫守信等及副將李存漢以下三百二十人劾營官敗軍者總兵以下八人其失律戴罪者懲責以差以糧臺餉軍遲疾自責請戶部主事閻敬銘來主之戊申鮑超拒寇太湖北二郎河寇自此沮九年二月都興阿請疾以多隆阿當前敵將馬步軍五千立蔣凝學爲大將合鮑超唐訓方軍萬五千李續宜屯黃州軍六千依林翼大營寇帥陳玉成還江浦捻寇散掠河南留太湖寇數萬相持不進是月李孟羣師潰廬州西孟羣陷寇中自盡死孟羣初起有名略既獨將頗貪多兵不問餉所出雖將萬人勢益孤弱軍中喜用方術士有族女號仙姑肆五兵後戰死湖北人頗神之及陷寇悲歌誓死尤爲江淮所哀思三月寇帥石達開自江西犯湖南南界衆二十餘萬五月大發水陸軍援湖南凡萬二千人齎糧千里不煩湘餉六月援湘大將李續宜破寇寶慶解其城圍寇遂南走援軍還八月多隆阿破寇石牌石牌當安慶西南寇作大城與太湖相掎官軍攻城潛山安慶寇分道來援馬隊要擊敗之冬十月大舉攻寇太湖增余際昌等九營助戰守奪潛山之天堂奏移曾國藩屯宿松

林翼移駐蘄南視師太湖十二月移駐英山安徽寇知官軍名將銳意東下則大懼安慶寇帥自出城乞援陳玉成合捻寇號十餘萬勢張甚都興阿養疾荊州多隆阿新貴重諸將不樂出其下李續宜稱毋疾留湘鄉曾國藩弟國荃新克景德至黃州留之領軍不可亦南歸鮑超復求去而多隆阿稱疾唐訓方等陳說軍事各殊異林翼憂之廢寢食內計諸將獨多隆阿沈毅權宜出於一欲下檄令圍攻軍悉受其節制曾國藩懼軍事遂決裂力言其不可或又言天堂軍孤懸宜移屯林翼國藩一日一書相謀議久之不決與書多隆阿多隆阿輒不報林翼曰兵事喜一而惡二三屈我以申人今日是也天堂拊潛太背天險不可棄今地利已得破賊必矣徑上奏以所統軍悉統於多隆阿李續宜未至亦名隸之以風示鮑超諸軍大驚曾國藩得其客文憂疑屢日多隆阿既爲統帥遂撤太湖圍檄鮑超屯小池當前敵移蔣凝學軍爲超後援己屯新倉更在南國藩林翼危之業已聽多隆阿乃遂增兵寇循潛山西太湖東傍山三十里連營百數丙辰遂攻鮑超營丁巳多隆阿率凝學攻寇營以救超大戰傷亡七百餘人破寇壘十三己未寇分番攻超裨將蘇文彪段福壁守營礮丸中牀几至傍壁食以避礮丸六日夜國藩盡發宿松屯兵九千人以圍太湖撤太湖圍軍唐訓方三千人援小池林翼益調麻城防兵以千人益新倉以二千五百人合圍太湖國藩林翼又合兵二千人防羅谿埠官軍後甲子多隆阿自督軍護鮑超運道乙丑晦多隆阿以己軍入鮑超左軍屯合蘇廷彪軍出休諸軍裹創扶傷勇氣百倍十年春正月辛未多隆阿令唐訓方移屯鮑蔣兩軍閒以己右軍屯鮑超左軍營旁而令蘇廷彪還屯列隊拒寇且曰急作壘右軍壘立成訓方軍築壘甫四尺寇已至訓方苦戰多隆阿堅壁不救半日訓方軍敗退屯新倉林翼先遣金國琛將五千五百人合余際昌軍爲九千人出天堂謀夾擊所謂山內之軍也自除夕入山險冒冰雪行十日乙亥至高橫嶺望官軍寇屯皆在目中寇來攻敗去丁丑多隆阿益千人屯小池己卯復益五百人國藩益三千五百人屯新倉兩三日山內軍鳴角發礮山外軍亦鳴角發礮應之寇乘霧移屯近太湖辛卯多隆阿將五千人鮑超三千人唐訓方二千五百人蔣凝學四千人朱品隆二千五百人列陳攻寇小勝壬辰平旦分三道東攻小池西攻羅山中攻東堰東堰者寇屯也而陳玉成精兵據羅山既合戰多隆阿併西中軍自將攻山閒寇亦大出衆當之馬軍突而前寇少卻小池寇分四道鈔官軍鮑超唐訓方合擊先敗之遂合軍燒寇營東南風大急燎及山腰寇棄屯走二十里軍械委積燒屯館柵壘數百俘寇三百人斬馘以萬數其夜太湖寇遯走甲午潛山寇遯走於是論功休士林翼曰潛山知縣葉兆蘭結民兵立五營爲官軍轉運使天堂屯軍得自固功第一免論失守罪并超擢兩階奏獎安徽宿松等四縣民團二月分蕭翰慶等六千人援浙江未至杭州陷閏三月江南大軍潰退四月蘇州陷　詔曾國藩署兩江總督分鮑超等兵萬人屯祁門起都興阿將江北軍分兵千人李續宜曾國荃既至軍乃復進國荃領萬人圍安慶多隆阿領萬人攻桐城續宜領萬人屯青草塥游擊廉援七月戊申多隆阿攻桐城西北不克寇倚桐城

率安慶又知官軍精銳在桐城設守甚固城西北求雨領勢臨城寇作石壘環以二丈石壕與甎壘水堡相輔己酉多隆阿躬率三千人出領後陽列騎兵攻城夜半領後軍闇登寇馮壘自以官軍不能近雖據領上無益未之備也多隆阿令二千人合築礮臺三比曉臺成瞰寇城壘在目中寇驚以爲神功辛亥列隊移礮置三臺於是石壘及城寇俱伏匿知困矣十月甲戌寇援桐城號十萬多隆阿先屯桂車待之寇帥陳玉成增壘不戰多隆阿曰賊始至而閉壁此欲老我師也然以援城爲名而不能戰寇衆心不能知其機而形勢已餒矣宜悉衆合擊之破其一屯餘衆自走癸未建旗鼓率十八營分三隊薄攻之寇出戰敗還屯多隆阿喜曰賊將走矣飛書告李續宜約夾擊時寇勢猶盛癸未之戰斬八十人耳續宜軍屯新安渡寇又不出丙戌突攻續宜多隆阿親往援之寇復自退丁亥多隆阿謂續宜曰賊易與昨戰可知也請與共殲之戊子分軍自桂車掠寇屯而北續宜自新安渡掠屯而南寇不能守則出戰兩軍奮擊之俘千三百人拔出難民萬四千平壘館百四十追奔二十餘里玉成走廬州李續宜回援未至乙丑寇陷蘄水丙寅陷黃州分圍麻城掠黃安孝感黃陂武昌大震李續宜舒保等渡江拒之寇上掠雲夢德安隨三月寇分踞漢南悉精銳趣蘄廣濟還宿松辛丑寇至太湖多隆阿遣軍審之戰不利衆曰急發大軍拒之多隆阿曰賊新勝氣銳其來不攻我而亟戰以怒之敗矣令皆還保大營寇亦疾趨入安慶丙午多隆阿移軍集賢關壬子諜言援寇復至桂車還屯高河甲寅寇自桂車列隊耀兵而退多隆阿曰此示假道不欲戰也然後冀我甚宜示弱以誘之設伏兩山隘戒之曰賊敗必過東東起大呼西起應之過西東亦如之勿遮道勿留行令突騎數百躡賊曰聞呼聲而進追不得過十里乙卯親率羸軍誘寇寇進則走寇分二隊以大衆攻大營以少半追敗者至新安渡伏發斷寇後退者還擊之寇潰而東東山伏鼓而呼西山應之東西呼聲動天地追騎馳至寇大敗爭走攻大營者亦收衆退皆走廬江胡林翼以李續宜軍弱奏增調駱秉章援蜀軍自安陸屯隨續宜屯灊口進攻德安四月陳玉成窺青草塥空虛以爲桐城軍不能遠戰復分三道來侵多隆阿分五隊拒破之　詔多隆阿以副都統幫辦官文軍務曾國藩自徽州移屯東流五月江西寇犯崇通西南邊屯軍潰遂陷興國林翼時疾病歐血強起還省城李續宜亦移屯城外於是江南咸甯蒲圻崇陽通城大冶武昌皆陷湖南軍北援寇還江西六月丙戌晦寇自蘄出太湖七月庚寅東犯潛山連屯五十里以逼桐城多隆阿曰安慶寇危急今不急救而致死於我此所謂聲東擊西者也我能勝之則安慶自破何爲而使賊必戰即稱疾三日不出寇來攻出擊者輒敗還丁酉寇乃引衆攻大營多隆阿自起擊之寇頻與多隆阿戰識其旗及戰鋒銳甚後者悔其輕進稍稍引退衆乃大奔猶屯高河相持安慶之圍也林翼計曰用兵之道全軍爲上得地次之今日戰功破賊爲大復城鎮爲下古之圍者必四面無敵又兵法十則圍之若我兵困於一隅賊必以老弱者居守而旁擊橫擾乘我於不及之地此危道也然不圍城則無以致賊而求戰故分三軍一軍圍兩軍戰寇知不可敗則閒道上犯李續

宜信用失人僨候不眀反張虛詞以惑續宜南北馳驅不見一寇寇既得德安則以爲圍攻二軍搖乃南還哨馬繞太湖城以撼大營林翼居城中不動或諫曰湖北巡撫何爲而入鄰縣林翼曰帥府所在卽官守也此潛山太湖二城百戰得之吾居守一二年猶不患寇寇亦竟不至林翼既還鎭陳玉成復自英山繞宿松攻太湖屯軍登城設守三日而寇退丁酉舒保等克德安八月丁巳與曾國荃克安慶語在曾軍後篇胡林翼病益甚奏以李續宜自代戊辰　詔報可辛巳　詔曰安慶陷九載楚軍合圍胡林翼晝策督剿攻克堅城厥功甚偉加太子太保銜給騎都尉世職其日林翼薨多隆阿聞安慶克策桐城寇必走留軍收城自要寇宿松先一日至寇方從潛山西趨遇官軍驚走黃梅馬步追奔四百餘里廣濟蘄黃次第壹復聞林翼之薨回屯桂車湖北平

湘軍志水師篇

咸豐二年冬湖北巡撫常大淳奏言寇水陸攻武昌船礮充斥聞湖南大軍有廣西礮船江南水師有廣艇礮船及中小號礮船請調集江上下游乃可制遏賊勢斷其糧運　詔徐廣縉等飭行時武備弛徒存水師名無船也徐廣縉奏有盧應翔以礮船戰於長沙長沙人未之聞及　詔問乃知云陸建瀛防江有大小三版八槳船向榮奏遣張國樑率湖南礮船所謂湖南礮船者以民船載礮　詔徵登州水師船亦募商舟及寇破武昌東下連舟數千皆商舟也祥厚奏言江甯留船十以分防蕪湖梁山已足矣其不知水戰如此三年春九江陷向榮奏調外海戰船快蟹大巴百餘取海道至江南又調上海道吳健彰領拕罟戰船溫州總兵領頭艇等船備水戰而麟桂以練習船礮名及李德麟吳全美之徒稍有聞矣五月寇既北渡淮河南圍南昌御史黃經上書言兵勢始請吳楚蜀疆臣各造船練士乘流攻寇乃指名及湖南其時道路阻塞朝報不時至　詔飭駱秉章秉章以力所不及又凡言官論列例不行未甚省也曾國藩聞湖北之戰船敗於田鎭謀守湘乃試造木筏載礮橫湘水十月　詔國藩督練勇援武昌漢陽始命率船礮赴下游而國藩亦先於衡州治水軍訪船制皆不知其狀筏成不可用羽檄徵軍日數至人人以逗留爲疑乃歎曰今寇往來陽邏湖南北所費殆二十萬彼縱橫江湖非舟檝無與爭利害且成師以出當爲東征不歸之計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倉卒召募之衆執窳脆之器徒步三千里以嘗虎狼百萬之彊寇乎水師守備成名標者頗能言船礮事國藩亦自以意用商船改造爲長脣寬舷試發礮果不震而資費無所出乃奏截留大營粵餉銀八萬與水軍四千船二百其大自五百石及千餘石礮自二百斤至三千斤又推五日競渡船意爲短橈長槳如蜈足以人力勝風水奏徵右江道張敬修率戰船不果來而同知褚汝航奉檄代敬修造長龍戰船於湘潭先成名標於衡州造者曰快蟹三版閩越船制略備矣然非有法直以意消息屢改乃成其軍亦募操舟人爲之增設礮手其統將國藩自主之其裨將亦號營哨官純用儒生農氓或陸營弁丁其經營尺寸輕重之度數皆自處度之而總督吳文鎔頗與同心時相商定焉四年二月船成凡大小二百四十輜重礮船百二十輜重民船百水軍五千分十營設糧臺舟中

器物食用工匠畢備合陸軍五千發衡州浮湘東下軍容甚壯當是時吳文鎔以促戰先出敗死湖北水軍盡散而寇入洞庭步上犯甯鄉及遇水軍下寇遽退湘陰岳州皆復三月寇復上岳州防軍潰賴礮船以免丙午大風壞船漂損大半戊申以陸軍敗還長沙整軍寇遂上犯屯靖港及湘潭城敗我軍當是時寇若從湘潭上游乘春水攻省城及從靖港乘北風來攻皆不過行二十刻勢危急我軍聞吹角及火光皆自驚寇竟不來四月己巳朔塔齊布援湘潭戰勝報未至軍中議曰陸軍敗皆潰死矣宜及軍士心未散率水軍進攻水陸交爭冀一當於是議所鄉用水師營官彭玉麟定計全軍上攻湘潭四營夜發約明日國藩帥四營繼之比至湘潭十里止偵者還言塔齊布已大勝乃約水陸循城進攻盡收所掠商船百貨閱委彭玉麟計軍士貪虜獲必懈乃悉縱火燒船貨火延岸上光燭數十里寇先本在舟中者倉卒不得走雖亦發礮相拒不能水戰傷溺者千計城寇失計棄城走燒寇船之日國藩帥四營下攻寇靖港敗還城中大震得湘潭水陸捷書乃大定五月寇陷常德水軍船方艅巡哨小船莫能敵然寇益不敢入湘六月山東登州總兵陳輝龍自廣州來會師廣東游擊沙鎮邦從廣西道員李孟羣自桂林來亦將水軍水軍益盛庚辰發長沙甲午渡湖前隊營官褚汝航夏鑾彭玉麟楊載福鄉導官何南青將二千人遇寇湖中遂屯萬石湖丙申分五隊蘇勝將先鋒船趨南津夏鑾繼之彭玉麟伏船君山楊載福伏船雷公湖何南青建旗吹角列陳於後寇掠商舟載礮陳南津持不進三版小船趨港中寇爭出三版陽卻誘之寇舟連檣上玉麟等鈔之商舟旋轉不利戰退則相撞發燒沈百餘舟奪舟三十四礮十三其夜南津及城寇潛遁七月己亥屯南津庚子寇復上巨艑乘北風以壓三版三版斜進擲火燒寇火煙蔽江寇斫其舟工舟工愈亂遂敗去追奔七十五里奪寇大舟七十六自是寇不復上壬寅攻之雷鼓臺寇依崖自保進攻多傷會暮軍懼楊載福曰今退我船不滿百寇十倍我敗矣非冒死出奇不得免將乘三版衝寇屯直下彭玉麟中礮傷竟燒寇後舟寇爭還救乃大亂載福自此以勇略名與玉麟皆爲水軍名將而陸軍有塔齊布羅澤南塔羅彭楊軍中無與爲比壬子陳輝龍將後隊至南津聞彭楊等戰勝則以爲寇不足破癸丑自將攻城陵磯湘軍頗疑南風下水難退輝龍曰吾習水戰二十年諸君無以爲憂平日發礮遂行廣東軍旌旗鮮明刀矛如霜雪洋裝銅礮震山浦諸軍皆自失以爲不及褚汝航夏鑾請同行楊載福亦乘小船往觀戰沙鎮邦先進寇舟拒戰敗退輝龍乘拖罟大船至中流舟膠寇伏舟齊出鎮邦船已逼寇屯不得還諸小船來救輝龍水急風利反吹俱下寇依岸過我軍欲登陸則逼寇發礮恐傷前船寇爭來奪船汝航鑾鎮邦赴水死輝龍陷寇軍覆船礮盡喪寇乘拖罟還城陵磯拖罟者閩廣水師大艦也國藩初造船無之輝龍至乃造二拖罟其一以獻國藩其一自乘之既敗水軍損失大半然自此益知水戰利害閏七月戊辰朔李孟羣再攻城陵磯小利而陸軍大捷己巳楊載福等知寇將遁出要其舟寇皆乘小舟下走而鑾所得拖罟船沈之江中辛未悉平寇兩岸礮臺擣螺山倒口六谿口入黃蓋湖還收嘉魚復

蒲圻遂會湖北軍甲午進屯金口八月己亥王明山
下窺鹽關寇水陸圍之三版六拒寇舟數十突圍出
傷兩人耳甲辰楊載福巡沌口丙午湖北陸軍攻漢
陽關未戰軍潰李孟羣檥岸擊寇陸軍得不敗己酉
國藩來視師遂登小軍山望武昌漢陽寇屯寇來襲
敗去丁巳燒鹽關寇船二百沿江寇壘九戊午楊載
福等銜寇屯攻塘角遂至青山寇礮擊之三版人皆
露立櫂船徐進有俯首避鉛丸者衆目笑之以爲大
恥水軍之初立也謀避礮百方皆弗良至是諸言避
礮者盡絀寇從城上望見相顧失色縋而逃者日殺
百數不能止明日武昌寇棄城走漢口漢陽寇皆乘
夜具舟遯武漢之復不勞力由刱水軍使寇震怖無
策故千里無留行焉下江屯寇聞之兇懼以水軍不
可與爭鋒則據江險悉衆屯田鎭九月丙子前軍攻
蘄州寇憑城不敢出陸軍後屯韓源十月丙申期會
陸軍於田鎭寇壘連四十里夾江爲五屯據半壁山
鐵索𥶡江連舟承其下上作大筏列礮橫中流守以
礮船其下游寇舟五六千率掠過商民船以供運載
自江甯陷後通江諸城鎭無甯日以此也己亥羅澤
南等攻山大破之縋岸下斫江鎖明日鎖復續國藩
令曰水軍牽於蘄城斷寇舟城相掎角形勢不便宜
分船銜下游得至半壁山合陸軍而屯破賊必矣癸
卯彭玉麟楊載福順流移屯斷寇戰艦不能追唯發
礮與岸上礮迭擊哨官蕭世祥中礮死軍士多傷竟
下下十五里止乙巳斬舟寇乘西風走保田鎭丁未
進屯見峯距癸卯屯十六里田鎭九里玉麟載福閱
行入塔齊布軍謀合攻還分船爲四隊戒曰各有司
誤者斬待令而後動備鑪鞴椎斧炭翦於頭隊船劉
國斌孫昌凱領之昌凱故鐵工習冶鍛令專斷鐵鎖
戊申水陸軍大出玉麟戒昌凱曰毋發礮毋仰視直
趨鐵𥶡下彼筏上礮一發船乘流已下矣吾親爲公
拒寇舟遂將二隊出戰楊載福將三隊待鎖開留四
隊守屯以防寇鈔寇恃礮以爲船不能近𥶡及國斌
等直下玉麟艦進寇舟未及移環擊之燒二舟國斌
椎鎖下鉗鉗落筏空昌凱鼓鞴冶鎖鎖斷𥶡開筏上
寇潰走溺水被斫死者無算楊載福候𥶡開銜下下
游舟中寇愕不知何軍乃從篷上望之或有覺走者
舟連數十里走輒挂而止載福直進至武穴乃回船
擲火燒而上玉麟燒而下於是東風起載福乘風玉
麟乘流天明合軍俱還寇舟艤岸上寇已夜走斬寇
亦由陸遯走廣濟甲寅前軍至九江田鎭已破湘軍
水師名天下　文宗采其戰法手詔宣示江南北諸
水軍江南北水軍師艇船不諳戰續僦紅單拕罟船
皆待風乃行所至淹留而江西亦造戰船頗用湖南
船制以無將領輒敗退湖南在籍官丁善慶陳本欽
唐際盛李欒等始捐貲設船局而黃冕專製礮以應
征軍言船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鋒銳深入要利
卒以至敗寇距九江城於湖口梅家洲作堅屯二與
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陸軍辛酉李孟羣等攻城城
北洲壘木設礮旁維大舟小艇環衛之孟羣先攻其
大舟戰不利蘇勝鄭休中礮死李金梁船沈溺於江
寇既見官軍水戰法亦并力於水戰多造小艇依大
舟以出方冬風壯江水涌起戰船苦震簸寇又循岸
射火燒船軍日夜危苦思番休而陸軍以克城在旦
暮方日日言戰十一月戊寅塔齊布破孔龍寇屯己
卯小池寇遯北岸既得遂圍九江寇悉衆保湖口彭

玉麟等扼江與相持丁亥寇載火夜燒江外船李孟羣列隊待之火舟至鉤放溜中終不得近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傷相積寇亦殊死鬬其筏上作木樓憑樓發礮樓傾或飛投江中泅而走其堅悍若此丙午蕭捷三等以寇屯湖口梅洲堅實慮其掠鄱湖內犯通貲糧率輕船闖姑塘諸勇銳爭從之既入乃不見一寇會暮止屯寇職大船勢孤出小舟二十攻坐營都司史久立戰死寇小舟循官軍大船閒拋火焚快蟹九長龍七諸軍二版大半入姑塘無闘志乃夜還九江大營時楊載福養病武穴聞敗還爭湖口不利寇復北渡踞小池己未湖口陸軍亦退保九江其夜小池九江寇負小舟數十直犯國藩拖罟大船國藩僅而免水軍遂大亂入姑塘者方益進至南康聞坐營潰退還望湖口寇已作兩浮橋通岸往來捷三等乃遂取食吳城因襲都昌寇舟破之然無統將且輜重阻絕漂泊章鄱閒有船百二十人三千爲客兵而外江內湖水師分實始於此外江自己未夜潰俄而寇從廣濟追楊霈至漢口五年正月丙寅李孟羣以船五十還救武漢戊辰大風損船四十餘船不能軍乃令彭玉麟等泝江名援武昌而修船新隄國藩自是入陸軍未幾移屯南康就蕭捷三等取船江西立內湖水營而江西糧道鄧仁堃主製造二月寇陷武昌自是寇專力陸道故城陷不能救三月湖南益發新船百餘至金口彭玉麟募軍實之合舊水軍爲三千人與湖北巡撫胡林翼陸軍相輔四月王國才進攻漢陽將築屯寇前後鈔之玉麟望陸軍已被圍舍船登岸反鈔寇多斬獲寇乃散走六月楊載福自岳州增募船軍合先屯爲十營

內湖蕭捷三等增軍屯南康爲八營楊載福既至金口則議攻寇武昌以李孟羣所部弱留孟羣將陸軍守金口而林翼及玉麟先入漢攻蔡店玉麟以小船入沌掠赤野湖東而北絕漢至濁口順流東還北破宗關石壘南攻漢陽寇舟岸發礮不得近遂北攻漢口寇舟乃出泝流上欲鈔我夾擊之奪其舟九出漢口攻寇浮橋燒寇舟二百凡三日寇不出楊載福自外江來會師同出江屯沙口沙口者武昌下游二十里至沌口六十里還沌口當從武昌漢陽城下過載福之出也寇無備而玉麟從漢口渡江距兩城遠故寇礮不甚相及既空屯沙口不能助攻戰乃議還衆議由漢入沌雖迂遠其避礮宜易載福慎之曰丈夫行何所避浮江下泝江上乃爲快耳玉麟恥後之張帆先行寇先已密備覘我還路橫舟傍中流及城上礮礮并發諸軍但冒進不知誰生死礮丸飛墮船倉羣子以斗計擊沈四船中礮死者三百人礮擊玉麟桅折不能進望見載福自呼之載福船瞬息已去成發翔三版過玉麟躍入得免知其事者皆不直載福而玉麟曰風急水溜呼固宜不聞載福先已不樂玉麟林翼覲拜兩人和解之內湖水師既成而寇亦於九江造戰船悉仿官軍制四月自姑塘上犯敗官軍五月復戰敗之奪拖罟以歸拖罟者卽陳輝龍所造九江所失者也六月進攻湖口不利七月合陸軍攻湖口寇憑岸發礮蕭捷三中礮死八月乘流攻湖口南風急船馭陷寇壘下喪船二十一奏奪五營營官秦國祿等官而急召玉麟於是陸軍大將羅澤南援武昌而玉麟還領內湖軍李孟羣改統陸軍而楊載福領外江軍載福議以孟羣舊部多不可用汰羸怯

十之五十一月外江軍合陸軍逼圍武昌時玉麟當之南昌江路絕則道湖南趨陸行阻袁瑞寇四五百里行旅相戒惟通寇者乃得達玉麟敝衣徒步往從者數人行二三日皆懼不進欲上取贛則吉安亦陷非從廣東閩浙不可至南昌玉麟謝去從者僞爲游學乞食經寇關卡數十寇無覺者至南昌城門詞禁之問其實報院司皆大驚怪軍中聞其至氣自倍自十二月至六年二月外江軍數苦戰寇舟亦日益四月移屯沙口楊載福念寇舟來則依岸而其上下皆乘風船礮制法同官軍與我共長江恆避戰勢不可勝宜深入襲燒之則募軍士尤勇者奪千石大船實硝黃蘆荻施火綫約曰待近賊而發發則登三版以自救且急歸應募者三百人其夜載福設酒具五俎之食饗三百人躬自行酒勉之曰成功歸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兩階白丁拔六品實職無負我既出人相語曰觀此往必死也有悔者或潛去或又自奮曰壯士死一言耳櫂帆遂行逼寇舟南岸賞屯火發皆自躍登三版或遲傷火及墮水者死哨官一傷勇丁四十餘皆鼓櫂還載福親迎勞頒賞自是寇舟能戰者二百餘皆燼火藥衝寇空中墮江水及岸相積而前軍游擊乃直至黃州寇不復上旬日巡哨船掠巴河蘄州揚兵九江城下寇震駭援絕武昌漢陽坐困矣十一月林翼復大治戰船增軍至七千人合二十四營立船局沌口以時修艌其月武昌漢陽同日復乃移船局漢口載福遂同復武昌縣及黃蘄燒武穴龍坪小池諸寇舟奪大小戰船五十八十二月水陸軍圍九江內湖軍往來吉袁臨瑞建昌南康饒廣閒日有戰事以陸軍屢敗不得志然所在扼寇寇亦不能長驅江西亦自立水軍以劉于淳領之常屯樟樹爲省城西防七年二月國藩遭父喪奏言臣軍事以水師爲大楊載福所統十營彭玉麟所統八營合大小戰船五百礮二千請以署湖北提督楊載福爲總統惠潮嘉道彭玉麟爲協理　詔從所請五月湖口寇舟上犯外江軍出擊之乘風追過百里及還寇尾之別從扁擔夾出小舟要之軍敗哨官易景照等死者二十一人勇丁死者百四十八人喪船十八蓋水戰風水俱順則行急礮無準俱逆則膠滯不得進數以此敗非善戰者莫能操其機則順水取逆風逆水取順風將勇者勝焉閏五月寇從陸道上窺蘄黃分船守蘭溪巴河樊口陽邏沙口而大營屯官牌夾以攻小池八月小池拔九月始復攻湖口先是玉麟軍在江西歲餘無所得餉借領火藥亦靳之時內湖軍屢攻石鐘梅洲寇屯不下聞外江軍至剋期遣諜告九江圍軍合攻丁亥平旦玉麟率全軍分三隊出湖載福臨江口發礮應之寇併力拒湖內軍城洲兩岸礮丸如雨玉麟令三版先出大船繼之寇度船所經直石鐘山下有石崖高下與三版相當即鑿巨礮崖口一發中前船都司羅勝發斃玉麟令回船後者進有死者復回船後者迭進傷死相繼莫敢退或諫曰今驅士卒與飛火爭命非兵法也玉麟曰自水陸用兵于此五年精銳忠勇之士斃命于此千數矣湖北江西以此被屠戮者數十萬每一念之煎心且久困若不破此險無生理今日固死日也義不令士卒獨死亦不令怯者獨生矣鼓而進之寇匿下礮發火多銅焦礮者震死船銜尾直下出江與外江合軍歡聲動江水於是沿江寇舟失勢所在擲火燒之舟盡燔

而官軍船爲鐵綱牽絓篙櫓不利岸上寇復聚火槍擊水軍適會李續宜伏陸軍潛上湖口城背山揚旗鳴角下岸寇驚愕大潰二軍合屯其夜城寇破走洲上寇亦遁獲軍火子藥數十萬破船八十餘悉解江西辛卯乘勝奪據小孤山乙未載福攻彭澤庚子克之前軍至望江望江寇遁壬寅復東流癸卯過安慶舍城不攻攻樅陽壘破之甲辰破大通壘丙午復銅陵下至峽口見官船旌旗僞者言此紅單船定海總兵李德麟所將也丁未載福往見李德麟紅單船人皆聚觀以爲此軍將從賊中來疑不可信李德麟因言方攻泥汊縣賞萬六千金攻七月堅不下明日載福令李成謀攻之櫂而進逼屯擲火屯中寇久懈殊不意有軍至皆長跪乞命獲礮百舟五米六屋及所俘寇盡以與紅單船回船而還是月初和春方奏言泥汊戰勝狀至是湘軍攻克而江南大營不復言泥汊蓋諱之云十月戊寅朔載福還師丙午至湖口內湖軍先增二營爲十營分八營屯章贛留二營湖口丙申江西寇自鄱陽窺湖口援九江爲陸軍所敗還走池州前所復望江東流銅陵三城復陷八年四月壬子水陸軍攻克九江外江內湖軍要逃寇盡殲之

詔楊載福專征外江軍移屯華陽鎮分防二營屯黃州彭玉麟駐湖口五月乙未起國藩督陸師援浙載福復克東流進屯黃石磯六月撫定建德寇復其城八月戊辰國藩載福奏祀陣亡將士三千餘人於石鐘山內湖軍合陸師克吉安江西始平九月辛巳合陸軍攻安慶十月辛亥三河軍潰寇大上我軍分屯自九江至武昌十二黃石屯軍如故九年寇別部犯湖南圍寶慶湖南北大震分遣蕭翰慶王明山等四營入資水曾紹霖等二營防沅水左光培一營防澧水五月師行七月還江防九月寇將韋志俊以池州反正玉麟躬率內湖軍移駐黃石與楊載福合屯十月李成謀往撫池州寇衆叛攻韋志俊力戰擊走之收其衆萬人十一月徽甯寇來攻由陸登城池州陷拔餘衆還張谿十年二月浙江請援遣蕭翰慶攻將陸師三千合領歸誠人三千援杭州道甯國副都御史張芾奏止韋志俊軍杭州已陷新任巡撫王有齡以寇退復奏止翰慶等仍隨張芾收旌德石埭太平廣德已而浙事亟飛檄召翰慶而韋志俊遂率所部依水軍四月外江營官陳金鼇合江南水軍攻皋礮寇屯破之五月蕭翰慶遇寇湖州道戰死之餘衆入城助守江南大營潰蘇州陷以國藩署兩江總督國藩自宿松移駐祁門議立三路水師一淮揚一甯國一太湖林翼則議立衢杭水軍而無甯國然皆不果行其後乃立淮揚太湖軍遂復江蘇列縣云韋志俊從水軍復攻池州不克還攻樅陽收之六月載福奏遣江南水軍將李德麟吳全美還守鎮江分軍屯大通於時徽甯繼陷陸軍自顧不暇安慶雖合圍而寇窺斷黃國藩受命節制皖南軍而總兵周天受死甯國甯國餘民保南陵總兵陳大富血書求援不能救乃命水軍赴其急謀拔出城中軍民棄城不守載福念孤軍深入必俱危九月秋雨江漲躬率四營揚言攻蕪湖時寇方於南陵作壘斷北港以困城中蕪湖久無備偵水軍出度南陵不通舟即夜俱下赴蕪湖載福宿魯港半夜令曰視吾船所嚮而進先者斬旦令兩營屯港口已登三版令柁師曰往救南陵諸軍皆驚疑以統將先則繼進港左右寇小屯二三四處

愕出不意走保城下大壘壘寇大半赴蕪湖我擲火則皆出走載福叩城門呼大富曰今奉令拔城中居民可急裝入船令戰船軍皆步循隄退出民老弱先壯者後戰船軍後載福殿半日悉發逃寇走報蕪湖蕪湖衆還已暮矣寇呼譟來追載福獨持矛立隄上衆不敢逼比出港而蕪湖寇將舟至方與留防軍楊占鼇等相持見大隊船浮港下亦退走軍民萬餘人分載諸船還黃石大營給棚帳留二十五日十一月寇陷東流建德彭澤圍湖口分陷鄱陽都昌載福玉麟躬出戰守玉麟入湖口登陴雨立數日夜寇去遂分復五縣還南陵軍民於東流浙江議立水軍奏調營官劉培元培元先歸湖南領水軍在衡永防寇不果往自是東南七省皆自有水師戰船多用湘軍將及製造皆仿湘軍焉十一年春寇復犯蘄黃遂及德安頗窺彭澤大通閉獺江地以防竄輒退走玉麟又自率軍至武漢因巡江防會陸軍克孝感二月國藩移駐東流安慶圍已三年曾國荃將萬人濬前後壕引江水浮戰船互相倚寇帥陳玉成尤患之乃於菱湖北作屯以通集賢關且作浮橋通城載福率師攻擾之陸軍將曾貞幹築壘湖口以遏寇寇來爭戰且築寇亦更築阻遏水軍船從兩壘閒出士多傷四月王明山等入石門湖合陸軍攻赤岡下游屯軍李朝斌等頻攻魯港以牽寇援陳代支等入練潭與桐城陸軍相應五月蔡國祥破菱湖寇屯李成謀攻無爲青陽寇皆憑城不出七月玉麟會陸軍克孝感天門應城黃州德安載福假歸八月丁巳朔安慶復寇先越湖遯走故水師先登辛酉趙三元克池州上游蘄黃次第平林翼薨　詔玉麟爲安徽巡撫九月丁巳

王明山克銅陵無爲黃翼升新立淮揚軍輔李鴻章陸軍援蘇常道絕未得進仍合諸軍防江十一月丁未攻運漕鎮癸丑攻東關皆破之以陸軍少留屯不進玉麟奏言臣起自諸生居戰艦十年與水勇枕工馳逐風濤封疆大吏進退百僚深懼弗克勝任　詔敦促赴官再辭改水師提督明日又　詔曰彭玉麟有節制之任武職不足資統率著候補兵部侍郎載福避　御名改名岳斌以母病再請假　詔促令到防同治元年二月李成謀等合陸軍攻巢戰於銅城閘雍家鎮皆捷遂復巢城陸軍乘勝攻含山和克之蔡東祥別攻濡須克之李成謀成發翔蔡東祥等三軍遂合陸軍攻西梁山燒其鐵鎖寇不戰而走渡江攻魯港克之陸軍復南陵玉麟進駐銅陵四月壬申玉麟將外江內湖淮揚三軍十八營盛兵攻金柱關陸兵因襲太平復其城夜攻金柱克之癸酉分遣王明山攻烏江李成謀成發翔取蕪湖黃翼升襲東梁山皆克之玉麟悉調上游水軍集濡須五月癸未玉麟督彭楚漢王吉喻俊明成發翔王明山從溧洲會陸軍攻江甯城西頭關破之寇憑洲作二壘玉麟分遣八營逼壘寇礮落船中乃遣軍持火登岸伏葦下入夜火起宿葦枯根延燒新芟燎一洲寇走出因襲燒其壘奪礮數百斬寇無算玉麟自乘三版至下關諸軍方收隊見小船紅旗直上訝之時昧日初辨色王明山未起哨官廖德茂迎候言明山連夜戰初還坐船玉麟領之已而陸軍將來問克壘破關狀見玉麟在則怖懼不知所言廖德茂往報明山明山聞捷喜又謾罵曰諸蠢奴欲急滅長毛歸餓死耶德茂言統帥夜已至下關乃驚起往謁玉麟紅旗小船已去

久矣故凡戰載福玉麟在或前或後水陸將士皆惴惴莫不盡其力初陸軍之進兩花臺也寇鈔後斷運道糧軍報不通軍中譁擾至是頭關破以水軍護糧由江路進陸軍心始定自和春潰後至此官軍始再至城下卒以合圍其先無水師故也癸巳黃翼升領淮揚軍越寇屯赴上海因奏翼升署江南提督長江五千餘里外江內湖軍分戍孫昌國等長屯江西猶隸於玉麟七月李鴻章奏言紅單船不足用淮揚軍皆長龍三版分船四十防三江口其餘入松江泖澱諸湖然於海面風沙性不諳蓋始有意於輪船矣八月淮揚軍拒吳淞寇敗之平七壘又攻澱湖北岸石壘破之奪舟二十徽甯寇負舟越東壩謀爭金柱舟蛾集固城南蕪湖玉麟馳入湖拒之寇遶出花津岳斌往拒之九月乙卯戰關下郭明義中礮死戊辰七營合陸軍攻花山彭楚漢等先據上關渡絶浮橋玉麟令曾泗美舍船助陸軍俱進金柱守將羅逢元自後乘寇大戰破之寇敗趨橋遇楚漢列船則大潰辛未破花津寇屯戊寅成發翔等戰石臼湖奪寇舟四十艘克灣沚下游寇乃乘間自浦口北渡陷含山巢和是時廬州新復多隆阿不欲隸曾軍因 詔書援陝則北去故廬桐空虛玉麟屯濡須而寇復踞運漕鎭在其上游岳斌防蕪湖日奪東壩寇來舟十月淮揚軍出青浦破寇舟於白鶴江更立太湖軍十營李朝斌爲統將黃翼升攻寇福山大破之初寇將駱國忠以常熟反正寇起大衆圍常熟官軍往援隔太倉不得進故合陸軍從福山入與寇相持十二月玉麟克運漕鎭旋收含山巢和二年二月淮揚軍進攻福山七十餘日擊破來寇解常熟城圍三月分遣歐陽利見王東華合陸軍克太倉崑山吳江五月玉麟岳斌合陸軍大隊兵攻九洑洲過江浦寇望風奔潰收其城遂破浦口屯屯寇奔洲洲寇閉不納多投江及餓死者九洑洲爲江甯對岸重鎭寇築堅城以遏長江集戰艦環巨礮數十護之自寇據城向榮和春師至洲寇必全力走江北及甯國以誤我及曾國荃欲合圍而都興阿馮子才日言九洑危險朝議憂疑含山之再陷也降人李世忠負敢戰名以三萬衆扼九洑不勝故洲上寇壘愈高堅旁列數十屯列舟籙洲亦自以爲牢固於是玉麟陳船上流分二隊南從秦淮向下關北遶永安洲向草鞵夾更列軍爲南北後應而岳斌自督戰以枯荻灌油燒屯舟因燒旁壘凡襲燕子磯破之胡俊友中礮死洲寇不出明日岳斌遣陸軍伏叢莽中搗洲要分船夾洲上下更列軍鄉城中關拒援寇乃散遣三版遶洲伺隙則登寇分三隊發火槍傷死者數百人至夜玉麟令曰洲破乃還師否者傳餐而戰喻俊明成發翔王吉任星元更番夜攻或有乘暗得登洲者衆譟而登皆冒礮爭上踐屍而進人忘其死九洑洲竟破萬餘寇無一脫死者獲馬三百餘匹悉送陸軍中捷未上江北爭飛書相慶 詔問狀且訝其速克焉七月安徽巡撫唐訓方有事苗練以臨淮無水軍遣丁泗濱將船八十護糧運奏調淮揚軍 詔令岳斌自往國藩以長江事重大留岳斌李鴻章言蘇松之戰水師功爲多亦不能遣淮揚軍八月福建寇入江西窺湖口彭澤旋敗走遂掠池州圍青陽喻俊明往援又急檄江忠義陸軍出江西來援玉麟來視師圍解甯太寇連屯高淳溧水謀襲蕪湖陸軍弁攻新河莊玉麟馳攻水陽岳斌

來會師克滄溪鎮逼高淳降寇守將遂收固城鎮克
東壩降建平溧水寇將解散萬計三年春　詔頻問
國藩以楊岳斌彭玉麟宜分上下游或內外江以鎮
撫湖北江西四月奏遣玉麟駐九江以上控湖北浙
江巡撫左宗棠以岳斌爲未盡其用且密陳其才堪
督撫癸巳　詔岳斌督師江西兼防皖南未幾授陝
甘總督岳斌之貴先玉麟及玉麟改提督　詔有統
率文岳斌自恨非文官常見於詞色還江一　奏事被
　詔令由國藩轉上當時論者皆以岳斌功高勝玉
麟遠甚數息於文武積習諸文人又自恥持常談亦
交訟岳斌稱其才德至是被顯命督師專征衆皆欣
欣焉五月黃翼升還統外江軍內湖軍將孫昌國克
貴溪岳斌至南昌陸軍大將鮑超已破江西寇無所
爲則奏劾江西統將席寶田以違節度奪三階六月
乙酉江甯平戊戌　詔論國藩功以刱立舟師爲首
八月進長江圖岳斌督陸軍赴陝西黃翼升爲水師
提督　詔玉麟駐安慶國藩奏今議立長江水師當
周歷區畫五年正月甲子國藩玉麟奏言瀕江五省
戰事大定前募水勇請改爲經制水兵我朝綠營兵
丁五十餘萬乾隆四十六年議增缺額大學士阿桂
上疏力爭之臣國藩於咸豐元年亦疏請裁兵五萬
自洪楊倡亂捻回繼變皆倚勇丁以集事　國家養
兵歲費二千萬今直省勇丁合計三十萬以外而經
制之兵仍未能減非長策也大江水師船至一千餘
號礮位二三千利器不宜浪拋勁旅不宜裁徹奉新
口糧修補船礮經費於長江酌留釐稅量入爲出計
提督一員總兵五員營官副參游二十四哨官都守
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兵數萬二千兵餉雜費月五

萬有奇自荊岳二州至崇明五千餘里立六標分汛
計船七百七十四營二十四副將營戰船四十二參
將營三十二游擊營二十二自提督至外委各給坐
船長龍設大礮六三版大小礮各二設火藥局於安
徽湖北二省城設子彈局湖南省城設船局漢陽吳
城草鞵夾因奏事宜三十營制二十四六月軍機大
臣會奏依行編章程六卷入方略垂示後世頒之天
下水師既立而國藩移督直隸玉麟告歸黃翼升爲
提督七年長江盜劫多有軍士不習舊械時議疑本
奏裁兵而更增兵兵歲不用則罷精與舊時水師營
等兵不可久長江水師亦宜罷其年國藩薨　詔徵
玉麟召見補兵部左侍郎詢長江事宜復具疏三辭
侍郎　詔每歲一巡長江於是黃翼升請病去而李
成謀爲提督玉麟所至則江湖肅然改觀作長江水
師剛彝百條上之著於令岳斌先已罷陝督亦被徵
　命巡江恆多引疾事專於玉麟歲有劾罰然舊部
宿將皆衰老新補兵稍復知戰言輪船礮利者益多
矣

湘軍志營制篇

軍興調發而將帥莫知營制被調者輒令綠營將官
營出數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軍將
士各不相習依例領軍械鍋帳鐵斧槍矛皆窳鈍不
足用州縣發夫馱運載軍將拱手乘車馬入於公館
其士卒或步擔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門居人惶怖唯
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壘壁不及肩負販往來營門
監雜喧譁十軍而九有能者因宜約束自爲風氣諸
將雖欲畫一率非所統無所行其禁令唯綠營軍稍
整齊而驕橫貴倨言語不相曉其死亡輒當奏報又

各有責將督撫莫能統尤不輕調發所發者多綠營額軍其弊如此民聞徒知其擾累莫肯憐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讎掠於寇所不至之地而懸民避官逆賊之議起矣楚軍起於江忠源其時以三百人從烏蘭泰不能成營制後忠源官尊師衆第從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國藩既請練軍長沙奮然以召募易行伍盡廢官兵使儒生領農民各自成營撲攷規制今古章式無可放效獨戚繼光書號爲切時用多因所言變通行之未幾湘軍大效而王珍羅澤南胡林翼各撰其軍營制爲書珍自序甚矜詡所作謂不可使賊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軍名輿雷以誠俱屯揚州城下雷營終夜擊柝燎火治守備琦善營寂然闃靜無火光人聲他日以誠過營琦善微諷之曰公營中甚暄盛以誠不悟徐曰凡夜守設火賊得窺我吾擊刁斗則不聞外聲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戰士呼譟甚勇席寶田誦孟子書識之曰先生之號則不可軍中以呼殺爲號子故寶田云云由此觀之良吏兵書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曾於琦善席寶田軍事變化焉可言乎自湘軍衆盛人人知兵新募軍規制一日立就領軍者不必頒條教所謂楚鄂湘軍章程至今將帥皆無其書而淮軍本倣湘軍以興未一年盡改舊制更倣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水軍之立尤困於思慮船一槳一版位置失宜輒絓礙不可行及後成功率取木輕料薄爲先寇平後無行陣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務於闊厚是故今之湘軍非昔也況其將帥昔愚而今驕昔懼而今傲昔戇拙而今諞柔雖復用儒生將農人則所謂儒者不儒而農者不農曾國藩之所爲咨嗟於暮氣者耶軍興名將推塔齊布劉騰鴻李續賓多隆阿而郭嵩燾服羅澤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澤南弟子也澤南亡有續賓及珍珍死則張運蘭冗闒沈默卒以敗死然則澤南殆可謂名帥非但名將要其言戰在續賓下遠甚而續賓諸人存則勃焉死則忽焉舊部各將無豪髮之効又況讀其書觀其迹者乎本湘軍所以起爲救額兵之敝也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爲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至今湘軍尊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猶可用也觀將能否但於列隊時號三吹軍士肅肅蠟綴而出則勝負可見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營制不可誣也

凡立營十人爲隊八隊爲哨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擡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擡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爲營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礮二四六皆刀矛五爲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於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其書記醫匠或有或無營官主之其費於公費取之營之用器哨隊備之其軍器立營時給之壞敝營官修之於公費取之唯鉛彈藥繩帳棚得以時領營官給十帳八夾二單哨官二帳一夾二單親兵隊二帳一夾一單哨隊二帳皆單凡營帳單者八十夾者十八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率百人而卅六夫營夫無過百八十亦無得闕不足行而索夫軍有司誅之其當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備戰器百五十人督長夫護用器前有探馬後有押幫各從其營無有或錯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發未

晡而息行所至爲壘營官相其地準之以繩從而爲壕壕丈五尺復壕土爲牆厚一丈其崇八尺牆壕容二丈遠其餘土隊爲一棚棚有竈廁廁有外內外廁四之內廁一之火藥有窖以葦塗之塗皆孔之其軍市設於繩牆壘外其壘近市則嚴其門禁午夜籍之出入無驗識而誅之夜號之字營官授之守夜之卒營五十人寇近則百人以更爲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長察之五更咸興朝暮練操以聲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則病止懈則散軍雖强久頓必荒甯驅市人勿將舊軍屯兵待戰是謂自亂作壕之法外內重設外壕廣六尺深八尺內壕半之環而溝之必有橫涂相距二丈壘牆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內涂作牆如城其高七尺子牆半之牆厚六尺左右二門出入謹之見敵則併力無事則長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長其行難以晝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築營壘餘十二刻而後昏暮則神暇形壯可以待敵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軍家之大忌也

初欲立水師湘中不知戰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載礮將以截流又欲爲艨艟大艦皆不能旋運曾國藩令倣競渡舟設短橈長槳如蛭之足又得廣東船式作快蟹長龍三版三等船未幾水師總兵自登州至主作拕罟大船一戰而敗語在水軍篇其後水軍益利所至克捷雖被礮傷死船餘一二人猶足勝寇然後知水軍爲全過陸軍而用法益得嚴初議避礮依近代兵書法張魚網溼絮牛皮簾牌船丸輒洞中之又編竹如細鱗施絮革人髮密覆之船丸來勢益猛及戰而楊載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壹當礮衝而進於是礮失勢而士氣益勇故凡言畏礮者怯將也不待接戰敗軍而廢之矣曾國藩以懼教士以慎行軍用將則勝自將則敗楊岳斌鮑超以無懼爲勇以戒慎爲怯自將則勝用將則敗論語曰臨事而懼師之言也記曰我戰則克將之言也爲將者功名成富貴得則知懼矣知懼必敗水師爲甚彼不勝其懼故也接流爭先小舟爲彊船有三等無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進退百船雖退一船可進其輜重則有公船暴風掀波三版必摧則保於大舟大舟不可戰也快蟹長龍以備指揮敗則棄之而以三版歸此江湖水師之恆也戰於海中島夷之利耳中國無故而與爭於海非所聞也水軍雖亦有刀盾槍矛無所用精槳拕礮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槳十人拕一人頭篙一人礮手二人礮置船首尾旋而發之礮一發舟一頓則進愈疾矣亦或置腰礮爲觀美臨敵無所用之長龍槳十六人櫓四人餘如三版之數快蟹槳二十八人櫓八人艙長一人頭柁各一人礮手六人凡快蟹長龍船各一三版船八而爲一營營官領之蓋三百八十八人而成營其船人或稍增要本茲制作營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橫流要避暴風無令相撞軍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後長江水師章程編於方略大略準此其帆桅篙櫓槳礮隨時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載無篷版各施夾帳覆船軍士又私造長龍編爲公船以食以居故軍容唯水師爲壯而應對便辟多逸少勞亦始於水師云

湘軍成馬隊至湖北乃有之恆用北將東以湘營制而多隆阿以此顯初以三百七十八人爲營四人爲棚六棚爲哨後討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爲營

營五哨人各給一馬唯馬夫火棚夫無之又有步隊十人立什長別為一棚以供雜役營官長夫八公長夫四十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先鋒官五員哨官十員給藍夾帳十四白單帳三每棚白單帳一馬棚帳一凡白單帳六十六藍夾帳十三馬棚七十二長夫八棚白單帳八其馬初從口外買之官價匹銀八兩多病道斃後或隨所至而買補焉歲百馬病斃更易無過卅六餘各令乘者補之又別儲朋馬銀月可百餘兩以備買價其銀出於雜費營官掌之

凡營官一員月給銀二百兩不計官位異軍持起亦不相統或令受他將節制輒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屬也一營則哨官四員日給銀三錢月支銀卅六兩哨長四員日給銀二錢月支二十四兩什長卅二人日給銀一錢六分月支百五十三兩六錢親兵七十二人護勇二十人日給銀一錢五分月支四百十四兩正勇三百卅六人日給銀一錢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兩二錢火勇卌二人日給銀一錢一分月支百卅八兩六錢長夫百八十人日給銀一錢月支五百卌兩凡一營月支口糧公費銀二千九百十七兩四錢小盡之月日給扣建月給不扣水師之制依此為準頭篙柁工依哨長艙長依什長唯無長夫而哨官倍之故水軍一營月支千九百十一兩二錢

馬隊依前制營官一員月給銀八十兩哨官月給銀十兩八錢先鋒官月給銀六兩親兵馬兵月給銀四兩八錢步兵什長如親兵之餉步兵月給銀四兩五錢火棚長夫如步軍之制凡馬月支麩豆銀二兩每營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營月共支銀三千六百六十三兩八錢

凡統將得專置營官營各獻助公費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三千人又公加公費銀百兩夫價銀卅兩統五千者倍之統萬人者三之萬人則廿營營助百金并之則月三千金此湘將之廉者也楚軍之制於所統營各置司籍一人則軍闕未補者或竟闕者或除名者餉皆入於其將軍械修補之費不與焉故將五百人則歲入三千統萬人歲入六萬金猶廉將也唯多隆阿統萬人而身無珍裘靡葛之奉家無屋子無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誠有所不暇也劉長佑軍士輒取足額席賓田爭之以為徒自弱必不能戰所謂廉將者非斅於用之足貴也然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豈所謂以利為義者耶而昧者徒取戰勝不用文儒則冒死之將汩廉捐恥日趨於亂

續古文辭類纂卷二十八